紫栢大師集序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無其才夫聖人矣又何才與道之別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才者人也予嘗披歷代祖圖於少室其人無不魁傑有奇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栢大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圍之腰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晉接者不言而意已消學徒瞻依者未施棒喝而魂慮已憺與向所見圖中諸宿若或睹之蓋真其人哉神廟戊子已丑間大師駐錫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先師馮具區先生深談不二因築精舍舍於楞嚴廢址時灌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東南淨信聞風趨向施物填委無何杞梓丹青栽栽暉煥不啻還舊觀而已大師偕高足開公創列規條期爲百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刹不啻累百而稱清規楚楚遵蹈不踰尺寸者必首楞嚴也大師涉濤江禮育王躋雪棧瞻峨嵋躡氷壑朝五頂足跡徧天下而後之京輦以弘法故示滅園扉所被顯晦大小鈍敏諸機益廣而語言亦益散[illegible]其所說法觸著信口所錄以示人拈著信手絕組紕蹊綫之迹而波瀾橫溢起沒自在吞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儔求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金沙于潤甫大夫赤心白行混俗而扶大教宛古淨名麗蘊之流其於大師衆領最深契誼最篤遇所攄撝輒錄藏之迨乎歸寂聞有手筆落人家者不遠千里必力致之二十年餘裒然成大帙矣近則謹書精刻以寵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

就李竹嬾居士李日華沐手撰書

是以吾貴其合且也大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不可謂非佛日崦嵫時努力

紫柏老人集序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著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麁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宇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若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即楊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

又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輯爲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峯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絶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嚙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竪鎚拂然足跡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便休弟子掌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往來於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緣所聞最多如庵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凡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匡廬必主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慈長松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併屬弟子仲霖潤甫結集成帙予久沉瘴海適爲師了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爲法門深契故出其稿稽首請校而梓之予三讀其言喟然而歎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扳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大事因緣耳噫初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人也覩其發强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於毫端如巨靈擘斤真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勦絶命根即此可當金鎞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悟超絶語工典則其所著述自目之曰紫柏老人集蓋非墮於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柏大師集

自法席久塵祖燈無焰求其擔荷大法振揚宗風摧情魔于百戰枯識海于千流我明自楚石以後紫柏大師一人而已大師洞徹自心皎皎孤映語言文字從心光中自然溢出一經拈指本妙見前至其慈悲熱腸淋漓痛切無非欲學人積劫無明當下氷銷究此一大事因緣耳噫初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師不離文字亦指人心其揆一也烜嘗見侍者握管旁立大師衝口而出侍者奮腕疾書猶苦不給一紙既盈復易一紙如泉噴地琅琅不停自非見地圓明了無凝滯曷至此乎噫有文字有未始有文字學者繇文字悟未始有文字則妙膳上味人人充滿如但作文字會也何異指餼說飽豈療枵虛雖然凡心未鐫聖解難窺即請于大師日用着眼集中拈出毘舍浮佛一頌謂包括大藏透徹禪源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時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書於匡山五乳峯下木石菴中

此此所以孤風絶侶佛意祖髓在在逢源也
即晚寄園中洒然夷適死生利害如撼空虚
照用之妙前齊古德矣夫人人本有心光不
知照用以致墜失而大師慈憐迫切代爲指
授片語単詞皆拭垢還光之助於此逗得消
息方是紫柏兒孫至利根男子畧沾涓滴立
見風湧雲蒸騰驤變化超然默契迥絶意言
即一部語録無隻字可得矣亦荅先生數載
討論獨任流布使紫柏心光如日華月彩注
射千古先生之光豈不交映互攝融成一片

弟子賀烺熏沐拜書

明 憨山 德清 閱

法語

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故文殊師利以文字三昧輔釋迦文而用揀擇之權於楞嚴會上進退二十五聖獨選擇觀音當機無有敢議其私者觀世音雖彌陀輔佐亦以聞思修入近乎文字三昧故釋迦文佛亦退三十二億恒河沙菩薩獨進觀世音豈非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歟若文字三昧不以音聞爲體是猶花不以春爲神豈直真花也哉蓋文字根於音聞音聞根於覺觀覺觀又根於無覺無觀者佛意欲一切衆生因有分別心入文字三昧因文字三昧入音聞之機因音聞之機入無覺無觀無覺無觀既入則最初有分別心至此不名有分別而名無覺無觀矣夫無覺無觀者所謂正因佛性也正因佛性既變而爲情苟不以了因契之則正因終不能會也了因即音聞之機之異名也學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文殊文字三昧與觀音音聞三昧皆不在文殊觀音與釋迦文佛在我日用而已故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柴水即老龐文字三昧也神通即老龐音聞之機也惟吾自偶諧即老龐了因契會正因佛性者也即此觀之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了因即音聞之機之異名也學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文殊文字三昧與觀音音聞三昧皆不在文殊觀音與釋迦文佛在我日用而已故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柴水即老龐文字三昧也神通即老龐音聞之機也惟吾自偶諧即老龐了因契會正因佛性者也即此觀之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吾恐晝餅不能充饑也且文字佛語也觀照佛心也由佛心而達佛語則聖人出無量義定放眉間白毫相光而爲文字之海使一切衆生得沾海點皆得入流亡所以至空覺極圓寂無觀者所謂正因佛性也正因佛性既變而爲情苟不以了因契之則正因終不能會也了因雖能契正因若微緣因熏發之則了因滅現前而後已若然者即語言文字如春之花或者必欲棄花覓春非愚即狂也有志于入流亡所者當深思我釋迦文以文設教所

以然之意如其明之即文字語言可也離文字語言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師曰娑婆世界與十方衆生世界皆根于空空復根于心故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第衆生膠固於根塵之習久積成堅卒不易破故諸佛菩薩先以空藥治其堅有之病世之不知佛菩薩心者於經論中見其熾然談空遂謂佛以空爲道牓其門曰空門殊不知衆生有病若愈則佛菩薩之妙藥亦無所施空藥既無所施空病一生苟微佛菩薩之妙藥則空病之害尤不細世以佛門爲空門者豈真知佛心哉或以曹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橫計於心便謂我本來無一物又有何塵埃可染請自審察我既本來無一物人舉手揖我我隨喜人以手戟我我隨怒現前喜怒又何物乎如此物不能直下爆破則礙膺長劫有在敢謂橫計者本來無一物即曹溪之本來無一物乎佛菩薩說法如良醫用藥如良將用兵藥與兵豈有常哉但察病人與敵人情之所在何如耳苟得其所在之情則藥與兵如庖丁之解牛矣故世以佛門爲空門及掠曹溪本來無一物者皆刀折而牛未解者也佛菩薩知衆生迷心而有空迷空而有身心迷身心而有前塵前塵即世界之屬身心即衆生之性性能應物則謂之心應物而無累則謂之類然世界與衆生離空則無有根空離覺心則亦無根故佛菩薩教衆生始以解空終以悟心心悟則空與世界衆生皆不可得所謂大覺心者譬如浮雲相盡不待舉目而明月在前矣浮雲則空有之譬明月乃喻固有之常光耳或進曰由塵而達根由身心而達空由空而達心乞師指其甲只今心在何處師笑曰汝若無心設此問端又是何物進者罔措師曰將心問心指心不知心是汝錯是一物人舉手揖我我隨喜人以手戟我我隨怒現前喜怒又何物乎如此物不能直下爆破則礙膺長劫有在敢謂橫計者本來無一塵國皆依空所生汝有日自知在不惟衆生國土與虛空皆在汝心即大覺心離汝心亦不可得進者稽首而退

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與情而屬心統之故曰心統性情即此觀之心乃獨處於性情之間者也故心悟則情可化而爲理心迷則理變而爲情矣若夫心之前者則謂之性性能應物而有累者始謂之情也故曰無我而通者理也有我而塞者情也而通塞之勢自然不得不相反者也如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則不遠復之謂也相遠則不知復之謂也不遠復根於心之悟也不知復根於心之迷也故通塞遠近悟迷初皆無常者也心悟則無塞而不通心迷則無近而不遠也

嗚呼心果何物乎能使人爲聖人又能使人爲衆人聖人與衆人亦皆無常者也顧我善用心不善用心何如耳心之爲物不可以內外求不可以有無測內求不免計心於身內外求則不免計心於身外有求則不免計心

於聲色形骸無求則不免計心於寂滅虛空如是求悟心者皆不善求者也故曰離心意識參若然者若攀緣心不歇則情根終不枯情根不枯則心意識終不能離心意識不能離則神不凝神不凝則不一不一則不能獨立不能獨立則有外有外則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故觸不可意事不免勃然而怒遇可意事不覺欣然而喜喜怒交戰寤寐無停要而言之不過總爲心意識撥弄壞了也故真參學者寒不知寒饑不知饑勞逸相忘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方此之時知得心意識無坐地處如是積久一旦根塵逈脫常光現前至此則心之內外有無非內外有無皆憑我說雖說黃皆自然與修多羅合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是也古德有云不是死中發活一番終是藥汞銀觸火必飛去矣又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皆親證實悟之樣子也年來禪學與道學之徒初不知心是何物便發口談禪孟浪講學一涉危疑便喪膽亡魂被境風吹壞了娘生鼻孔作不得一些主宰實不如三家村裏一丁不識不知但種田博飯吃人也

龍樹乃九地菩薩其破四性則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一聞而能思思而能精精而遺聞聞遺所脫所脫則能消能所既蕩雖處於境緣順逆之中應而無累則多生種癡人刀雖快利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器刀刃不以定慧觀照惟縱攀緣奔塵莫返流浪生死幻苦愈深了無出期此豈善用心者哉如柏經其斫削必皆成器此善用刀者也有等耳提面命不遭病者之唾罵無有是處

甘作護短之金湯嗚呼哀哉我知龍樹復生必不消病難坐愈加以聞誨生不受善之心

此必淚墮後生小子理惑心浮不知慚媿業

利根上智以心性之光照破根境兩俱無性定慧功成即塵勞而得解脫即情識而達智光如是用刀得非剖金削玉凡所成器堅完不壞滿盛甘露徧洒一切凡沾滴許熱惱清涼得無量百千三昧皆非外來以心性本有故也故曰善用其心八萬四千煩惱即八萬四千三昧不善用其心八萬四千煩惱即八萬四千塵勞萬四千煩惱嗟乎刀本無二善用則無割不成不善用者刀日就損

夫光有真妄真則照萬古而無待妄則粘六塵必須返照返照則妄盡真現真現則照萬古而無待妄則粘六

塵而發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
靜無有聽質通塞離而恬變喪則嗅與嘗如
糞中香氷中火合離離生滅滅覺之與分別
則有名而無實夫然塵之與根必相資而有
相資而無故因境生心謂之粘妄發光不因
境生而孤明圓照始謂之無待之光無待則
內外之情空有待則內外之情封情空性復
情生性迷故物能轉物者物爲入路之資所
以情不煩遣而空也老龐曰我見石頭始得
目前萬境俱融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
諧蓋此老以了知爲火燒空根塵有待廢而
無待全全則無外無外則更無纖塵爲我障
礙者也曹溪聞客讀金剛經一聞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即根塵解脫而靈光圓此謂之見
道未明道也故曰尊其所知則高明行其所
知則光大比來學道失宗見道與明道多混
談而不清甚且不免認情爲性所以長沙岑
大悲哀而說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
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
人此實爲天下認情爲性者頂門針也夫夫
乃男子之稱有男子之實所
謂假男子而實婦人也如曹溪初本賣柴爺
漢一聞金剛經便直下無疑此真奇男子也
夾山回頭舡子命斷則子疑父而父不得不
翻舡矣光甫汝既發心持金剛經於憎愛榮
辱交加之際若不能以曹溪所悟者痛治現
行則有待之情終難復性性不復則三塗一
報五千劫乃光甫所當憂者光甫勉之示光甫
漢大傅蘇廣上疏乞骸骨帝賜黃金二十斤
子孫勸立產業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
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
食今復增益之以爲羸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
欲益其過而生怨於是族人說服又龐德公
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荊州刺史劉表
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受祿後世
何以遺於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
表嘆息而去二翁皆世諦之賢者其所見高
明如此吾曹爲出家兒不乞食自活而貪人
供養橫受非禮究其咎之所自不過圖穿現
成衣吃現成飯耳夫惡勞好逸人之常情衣
不天降飯不地涌一衣一食皆必出自勞勤
人勞勤而我安享之計欲久享而無患者無
有是處蘇仲翁本漢廷老臣賜金而不敢獨
享與族人共之即其子孫亦不得有吾曹既
處四民之外乞食以資殘喘則外四民其誰
爲我檀施哉檀施雖士農工商之不同然寸
絲粒米皆出於勞勤也其勞勤而得之而歡
然惠我者爲欲求懺其罪與增其利益耳倘
我有僧之名無僧之實必不能自利利他他
生異世須改頭換面爲畜生身酬其惠施始
得如閻羅老子許汝滑稽輸頑瞞得他過則
天堂地獄五福六極之說皆妄語也如來聖
人豈爲此妄語誑衆生耶且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於此四者之中果然立得脚跟定何必
避城市居山林乎此就上一等僧說蓋其佛

知見已開佛悲願已發故也如此種僧豈有
供養之而不能雪罪與增利益哉若佛知見
雖未大開悲願雖未大發但能誦佛之言稍
解其義依解修行此種謂之中等僧如但誦
佛言不能解義惟恐玷法門勉強守戒此種
謂之下等僧此三種僧雖淺深不同皆非有
名無實者若人恭敬供養必罪消福長夫復
何疑外此三者皆髡民非僧也汝向來雖祝
髮而於僧之實曾反思無愧否僧實有愧則
外侮之來實自取之故老人特舉西漢蕘仲
翁東漢龐德公蕘上中下三種僧說以示汝
汝當剋其心忘其形痛哭讀二三十過則後
來做好僧從今日始（示隆東華嚴寺了凡）
予讀東坡觀音贊乃知東坡非迂儒所能彷
彿也東坡以為一身之微八難萃聚何異一
絲懸九鼎乎方此之時身不得忘而自忘身
忘而世獨不忘無有是處身世忘則根與塵
齊喪而無偶根塵無偶識自成智智照靈源
所忘流入向所謂火坑刀山猛獸毒藥一切
衆苦至此皆我入流之師也故入流不難了
痛不痛為難果當痛之際痛究此痛果生於
根耶外塵則無根果生於塵耶外根則無塵
外塵則無根根乃塵家之根根豈我有哉外
根則無塵塵乃根家之塵與根無二無二則
一一則無外無外則無待至此喚甚麼作痛
（十六）
若了不徹覺有絲毫之痛豈真無待哉但衆
生於此不徹了便與無待血脉斷絶無待血
脉斷絶則有待血脉自續矣有待血脉既續
昏散累之服水則饑饑則不能睡不能睡則
醒多而睡少也醒多而睡少心持半偈志專
神凝而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身心之執受
終將無地矣故曰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
偈萬緣空緣空則我無偶我既無偶緣豈獨
有偶哉噫至此則固有常光寧待生心而現
前乎潙山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真常
不拘文字文字根塵也即此觀之辟食服水
初若細事而收功之大如來見獨者難與言
也（示服水齋）
佛言凡三寶之地辦造飲食供養佛法僧之
所謂之香積廚故辦造飲食者三德不解六
味不辨蕪自己身口意三業不淨則辦食之
之而不勞矣
夫饑而食寒而衣此人之常情也一旦辟穀
而服水苟非有大於生死者吾欲求而得之
得之則死生雖烈而不能禍福於我如是則
水可服也如食雖辟水雖服而情根不枯忍
（新一）
饑妄想則服水不若吃飯為愈耳吾聞服水
之源源於智積菩薩菩薩以衆生不得道者
昏散累之服水則饑饑則不能睡不能睡則
醒多而睡少也醒多而睡少心持半偈志專
神凝而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身心之執受
前乎潙山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真常
不拘文字文字根塵也即此觀之辟食服水
初若細事而收功之大如來見獨者難與言
也（示服水齋）
佛言凡三寶之地辦造飲食供養佛法僧之
所謂之香積廚故辦造飲食者三德不解六
味不辨蕪自己身口意三業不淨則辦食之

所不名香積厨何謂之穢積厨矣何謂三德清淨柔軟如法是何謂六味淡鹹辛酸甘苦是蓋奉佛供僧之食若不精潔葷穢不揀便失清淨德若不精細甘和稍有粗澁便失柔軟德若不隨時措辦制造得宜忽畧縱情無未供流涎便失如法德又三德若無六味調和亦不成就蓋淡味爲諸味之體鹹味其性潤能滋於肌膚故味之調者必以鹽爲首辛味其性熱能暖臟腑之寒故味之辣者爲辛酸味其性涼能解諸味之毒故味之酢者爲酸甘味其脾胃故味甜者爲甘苦味其性冷能解腑臟之熱故味嗇者爲苦汝等即三德六味諦審觀察了知德之所以然與味之所以然之說加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勤勇善巧辦造飲食奉佛供僧此人功德假使以滿虛空七寶布施無量劫不生疲厭慳恡之心與相較量其功德亦萬不及一何以故三德無闕六味無失此等飲食若觸佛鼻若入僧口如嗅旃檀如飲甘露五内調和百毛暢悅身適心安

顯資色力冥資心力色力得資則身康健心力得資則神無擾身康健則進道有資神無擾則觀智易成凡飲食不如法則身多病心多擾身心既病且擾而能精進開悟者無有是處即此觀之修行人之性命實繫於厨中人之手故厨中人三德不辨六味不精謂之牛頭阿旁殺人無算如三德辨六味精更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如法辦造飲食奉佛供僧者謂之大慈悲菩薩故曰三千諸佛皆出在厨中又爲常住固有之虛靈也且此四十二字攝四十二位慳恡不尊賢敬貴當來得餓鬼報爲常住破費不察來處艱難當來得貧乏報又辦造飲食奉六根不謹九竅放肆四肢不淨當來得糞蛆臭蟲報如上所述皆如來所言若聞若見當生慚媿遵而行之愚癡必破般若必開衆罪必消萬福必集現在身心安隱當來得無上道登菩薩位佛言無誰厨中佛子當體佛心出苦有分在示厨

夫清淨本然則無方所云何忽生之後山河大地之名有名則必有實故西方屬兌東方屬震北方屬坎南方屬離華嚴善財童子遍衆知識何故畧三方而獨詢南方得非南方離卦在耶蓋離中虛虛則明明則文故曰離乃文明之象也夫文字語言必本於音聲音聲又本於自心之虛靈華嚴四十二字字字包含義理無盡誠以字本於聲聲本於心心乃我固有之虛靈也且此四十二字攝四十二位法身大士因諸大士皆處南方故善財不憚百城烟水境風逆順誓於百尺竿頭更進百步者蓋欲歷盡諸大士門庭故也嗚呼諸大士門庭豈易歷哉苟不能以理折情則死生禍福之關誠不易破即首楞嚴五十五位直菩提路自初信以至等覺金剛道後於四十二品無明重重歷煅無明煅盡而妙覺始圓亦不出以理折情四字良以理無我情有我善造道者能以無我折有我則有我日消而無我日光光則明明則虛虛則靈靈則通既通而靈則我曹求無上道之能事畢矣故善財餘方不詢而獨詢南方者蓋離心之譬也

亦心外無法故也既知心外無法則目前萬境頓融萬境融而謂我獨存者則此我何異龜之毛兎之角哉藏子如薦此始知問南非問南也乃問離也非問離也實問心也噫心不見心豈可以心問心耶悟則勿問疑則別

新一 二十

衆

予讀長沙岑禪師偈始知認識神爲佛性以虛空爲家鄉者不獨近世有之而季唐時已有之矣蓋此輩但知日用昭昭靈靈之識神便爲佛性殊不知唯見性者識神即佛性也而未見性者佛性即識神也即此觀之識神與佛性固非兩物若未見性則識神是識神佛性是佛性斷不可儱侗而混說也如混說之則聖凡不分悟迷不辨聖凡不分而白衣有妄坐龍牀之罪悟迷不辨則衆生邪正不明是故佛祖門中教有性相宗有照用或信性而不信相終陷斷坑或信照而不信用則情根難拔枉逞墮常穽或信照而不信用則情如水故以墜爲性理如火口解故潙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或信用而不信照則狂魔入心滅裂因果欺視死生以爲知解絶無臺釐之用要在行得一分是一分徒誇知解于死生關頭終靠他一點不得殊不知徒誇知解而不能行固是病若全無知解而滅裂橫行則其病更大故長沙老漢哀愍是輩而說此偈偈曰學道之人

新一 二十一

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蘇子瞻曰君子與小人之心皆正君子與小人之賢皆邪然君子能以理養心故心行而賢從之小人不能以理養心故賢行而心從之此正從邪也邪從正也賢行而心從之此邪從正則情消而理明正從邪則理昧而情漸流情消而理明則心將復乎性也理昧而情流則心漸累於物也心從邪則情根難拔枉逞墮常穽或信照而不信用則情如水故以墜爲性理如火故以燄爲性墜則必升於高明故污暗是賢之氣分高明是心之氣分心常近於理賢常近於情惟性也處於理情之間苟以正學之水澆灌之則靈苗日茂不幸以邪學之水澆灌之則稊稗日長靈苗心之譬也稊稗賢之喻也昔人有言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此詩意謂性變而爲情乾變而爲離坤變而爲坎矣則乾之一陽陷於坤之二陰坤之一陰處乎乾之二陽離心之象也至人知其如此故窮理盡性則坎之一陽可得復而爲乾也離之一陰亦當還其坤也予以理觀之則坎離既濟之說乾坤反覆之機本自了然何必疑滯而道家者流或以鉛汞名之至於龍虎梨棗嬰兒姹女種種名之者不過勸人於此道苟有志者自然不厭其名相瑣瑣困而求之困近

新一 二十二

忘忘則馳求心自歇馳求心既歇或於真人警欬之間一聞千悟則知性既可變而爲情情獨不可變而爲性乎情既可變而爲性則漸將流於情矣情如水故以墜爲性理如火故以燄爲性墜則必墮於污暗燄則必升於凡人而求爲真人亦非分外事也自是情習漸除道心愈固情習既除則離中之一陰將

還坤矣道心愈固則坎內之一陽終復乾也純陰消盡純陽復全則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金石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故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雖然此雖易知實難行者也蓋衆生情習純熟如油入麪苟非至明至勇者欲麪之出油不亦難哉

夫世界實有則終不可碎微塵實有則終不可合今則合微塵而爲世界碎世界而爲微塵卷舒無常而合碎不昧無常則多一情盡不昧則合碎機存情盡則理有而塗窮機存則情枯而事顯是故大地雖堅觀等輕雲一身固愛了如聚沫形遺則神全神全則念息念息則心有而無生形遺則身虛而有用無生則靈而無我有用則無我而靈夫近取諸身可謂親矣遠取諸物可謂疎矣故衣食親於房室房室親於田畆田畆親於衆有之地今迦文老人呼須菩提而問之曰碎大千世界而爲微塵可爲多乎須菩提聞末知本以爲塵雖有多碎之名初無多碎之實蓋外世界則無微塵故以世界觀微塵塵本無塵以微塵觀世界世本無世嗚呼世界於我可謂疎矣一身於我可謂親矣苟能因疎而悟親則飲食男女之欲豈待宰割身心竭力排遣然後清淨無累耶雖然衆生自無始以來計四大假合之軀必爲我有計四蘊合輳之心亦必我有執着不化堅如大地如油入麪欲其視堅成脆觀有即無而天機淺者固不易也如徐無鬼一見武侯便能轉其常情故使武侯熾然五欲之中無量熱惱頓化清涼此非我忘而物遺神合而形解者孰能至於此然不若點疎而悟親方省傷鋒犯手之喘即此觀之天機深淺則悟有先後故見過而訟輸於顏氏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顏氏非自知之明則過亦不易見非力行之勇則過亦不易訟吾與二三子多生有般若之緣適有此聚秋風既高行色搖搖此別之後志各堅牢自度度人泛舟驚濤一呼而上誰非傑豪三呼不應我涕沾袍念其同體無損秋毫背本逐末竛竮悴憔（示弟子）

夫知廢則覺全知立則覺隱隱則昧昧則無往而非障也至於色之障眼聲之障耳香臭之障鼻味之障舌觸之障身法之障心所以根塵汩然常濁而不清矣嗚呼我之靈臺本來空清以種種障之自是空者不空清者不清空者不空則於無色處橫謂有色無濁處橫謂有濁無身處橫謂有身無心處橫謂有心身心備則死生好惡不召而至焉此何以故以知立覺隱故也夫知也者已發而昧中者也覺也者發而中節而不昧中者也昧中則不和不和則何往而非率情也情有私而性無我故率性則何往而非靈古德曰無我而靈者性也既曰無我而靈所謂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此十二者果有障乎果無障乎有障則有我有我則不靈所以根根塵塵皆成我障唯見性者了知性外無心心外無法以故種種凡爲我障者不煩觀空而後空澄濁而後清所謂本來空清者如雲廓天布未始不昭然者也覺慈來前吾語汝若果能覺則無往而不慈矣慈則視物之生即我之生不覺則我生非物生物生非我生抗

然兩立兩立則分別起分別起則好惡不期
私而私矣私則謂我生可貴物生可賤戕物
之心莫知其然而生焉此心果慈乎果不慈
乎汝若知此則覺自全知自廢覺全則無不
照知廢則無不公公則自然無我無我而行
新一 示覺慈 二十五
慈此所謂覺慈也覺慈勉之 示覺慈
夫衆人之與聖人初非兩人也聖人人也衆
人亦人也然聖人則無往而非率性衆人則
無往而非率情率性則惺寂雙流率情則昏
散齊騁惺寂雙流則根塵空而不廢能所之
用昏散齊騁則根塵障而昧一真之體故我
永嘉大師於無門之中開此十門門雖次第
理實一條譬之珠雖有數線本一條故心通
理達者門無不歷雖淺深不同然其究竟不
越乎理即也天台智者大師有六即之科一
理即二名字即三觀行即四相似即五分真
即六究竟即此六即精而明之則楞嚴五十
五位真菩提路不煩偏探而其要領在我矣
覺皮來前吾語汝汝當諦聽此集乃永嘉祖
師心髓也始由讀讀而誦誦而持持而精精
則一一則獨立獨立則物我平等古今一條
矣嘻人爲萬物之靈不此精而他精非愚則
狂也覺皮勉之 示覺皮持 永嘉集
夫般若有三種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
相般若是也又此三般若名三佛性緣因佛
性了因佛性正因佛性是也嗟乎娑婆教體
貴在音聞有音聲然後有文字有文字然後
有緣因佛性然後能熏發我固有之光固有光開始能了知正因佛性在諸
佛不加多在衆生不加少如是了知諦印於
心然後於境緣逆順之衝榮辱交加之際以
此印光印破諸境根塵脫而常光現然後持
此常光普照一切自利利他願輪無盡則菩
薩能事畢矣即此觀之娑婆界中苟無文字
般若則觀照般若無有開發觀照般若既不
開發則將何物了知正因般若所以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五千餘言字字放光句句日月
又若明燈日月照不及處燈能繼焉是故若
人能持金剛般若經者終必見性如曹溪六
祖本是賣柴窮漢一聞金剛般若經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便即開悟又正因佛性如木中
之火了因佛性如火發而能燒木者緣因佛
性如鑽燧木木雖有火不因鑽燧烟終不生
烟既不生安能發火火既不發將何燒木木
若不燒終難復土故木也者欲升而不能終
升之物也然微土則無木木因土生火發而
木化元還於土此木之終也噫性變而爲情
猶土生木也情熏而復性猶木還土也覺聲
知此痛持此經至千萬遍持熟情消情消雲
盡則性天廓布豈待覺聲瞠眼然後始見者
哉覺聲勉之 示覺聲持 金剛經
眼前世界若果實有則真如未隨緣時世界
衆生初皆本無以初本無故終亦無有初始
與終既皆無有必謂現前獨有此情也非理
也譬如熱時炎日未出與日沒皆無此炎必
新一 二十七
謂是水計以止渴此鹿之癡也鹿若不癡安
肯奔逐衆生不癡安肯分別故法喻同觀兩
又若明燈日月照不及處燈能繼焉是故若
頭既無中間豈有理如函蓋合現在何分別
分別既不生光消影亦滅逆觀分別時能所
夢中雪開眼日在窓夢雪不可得量及所量

空根塵初不惡此理也非情也示開先
師曰自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則眼等與六塵和合從無始以來我不能須臾離者也蓋開眼與醒中色塵和合合眼與夢中色塵和合故也即此觀之則六根與六塵和合若醒若夢塵塵相受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無有剎那頃而不和合者明矣又眼根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有待之見眼根不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無待之見有待之見必緣明而有明滅則不能見無待之見則不因明而有處暗室中不異白日也故楞嚴經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本朝琦楚石禪師閱楞嚴經至此遂大悟根與塵初不相到但衆生橫計未消於無明暗中橫見明暗耳教中謂之非量非比量現量也此橫見以非量用之者以第六識不能檢名審實精義入神從由塵發知之知知奔前境故被好醜所轉如此知苟能了好醜明暗之影因根有相則明暗之影亦初本無性既了明暗之影初本無性則由塵發知之知豈獨有性哉行者於日用中能作是觀察以理折情此方謂之比量也如是觀察久漸成熟熟則見思爆落則行者始入相似位矣此相似位在藏通二教皆是佛位非菩薩羅漢位也在圓教但名相似位耳別教即七住位行者至此位則眼可以觀聲耳可以聞色鼻舌與身皆可以互用矣若然者則眼耳鼻舌身五根照境時若第六識未起則五根之精如鏡之光好醜雖明了無分別也此無分別者謂之現量故永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浮塵與意根皆指第六識而言也又非量者恣情橫見不能以理折情之謂比量者行者能於緣因佛性之海檢名審實實審則義精義精則理通理通則情不能昧我得比擬而用之至此謂之有心觀察乘理折情故以比量目之比量即無塵智也無塵智熟方得相似無心未得真無心也此理稍明教觀者皆能了了不待老漢雌黃饒舌雖然如是老漢此段熱腸自有大闡提知在又緣見因明之見雖謂之有待之見能以由塵發知因根有相互奪而痛觀之觀之有入則所不待忘而所未嘗有累於見精也但行者此觀不熟情屈其理理不能信所以智通之信不開故不能出依通之信恒被情屈也如善觀之則知明暗自相陵奪本與見精了無交涉故永嘉曰一切數句非數句與我靈覺何交涉老漢則曰一切明暗非明暗與我見精何交涉於楞嚴會上佛勅羅睺羅擊鐘驗常亦此理也蓋聞精初不因鐘聲生而生亦不因鐘聲滅而滅聲塵動靜自相陵奪亦與聞精初無交涉也第慶喜計現前能推窮分別之心未破於見精聞精卒不能了了故佛特勅羅睺羅擊鐘佛意欲借聲塵動靜起滅令阿難即動靜起滅處會無動靜起滅者如香嚴見潙山時潙山曰聞汝一問則能十答我問汝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香嚴屢答皆不能湊潙山之機乃乞潙山代答一語潙山曰我道得是我之三昧與汝有何交涉於是香嚴盡棄所學涕泣而行且曰我終身作箇長行粥飯僧罷了及

住菴糞除瓦礫適聞擊竹聲則所知頓忘洞契自心於是向潙山大展而禮曰當時和尚若爲我說破安有今日嚴有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噫如香嚴者所謂從緣薦得永無退失者也由是而觀則香嚴之所知即慶喜能推窮尋逐之心耳此心即由塵發知之知此知不忘則智通之信終不能入智通之信既不能入饒汝談玄說妙辯齊佛祖不通依通之信而已又由塵發知之知乃香嚴未見潙山之時能所心也此能所心雖潙山號稱大善知識卒不能使其忘之須待嚴聞擊竹聲自忘始得故此事決不可以情求者也蓋情求不出乎根塵妄想如能了達根塵無性則由塵之知亦自可忘也又香嚴謂之自誠而明若依教理折情治習而有所入謂之自明而誠昔有祖師問僧曰隔壁聞釵釧聲即是破戒汝作麼持戒僧曰好箇入路此僧得入與香嚴之入果同耶果異耶同則釵釧聲不是擊竹聲異則釵釧聲固不是擊竹聲然卒無有二也

新一　三十

行者於此辨得雌雄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六和合復成一精明捏聚放開任汝施爲若辨不得古人有一頌汝輩再咬嚼去果然咬嚼得破再來見老漢未晚也頌曰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 示開先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一

紫柏老人集目錄
卷之首
像贊　塔銘　附圖中語錄
卷之一
法語
卷之二
法語
卷之三
法語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
法語
卷之六
釋心經　釋金剛經　釋楞嚴經
釋昆舍浮佛偈　釋八大人覺經
釋十二因緣　八識規矩
卷之七
緣起　疏　序　記　文
卷之八
題　跋　拈古
卷之九
贊　頌古
卷之十
偈
卷之十一
雜說　字說　雜記　解易　銘　傳
卷之十二
書
卷之十三
詩
卷之十四
詩
卷之十五
歌

紫柏老人集目錄畢

紫柏尊者全集



大師自題

這個阿師　心直口快
走遍天下　園中自在

萬曆壬寅夏日題於棘丛會延慶
寺之慈標明季癸卯冬果圓寂
園中肯知某明驗云
弟子三炬盥手拜書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二九二頁上一行至本頁下六行紫栢大師集序，徑置於卷三十之前。

一　二九三頁下一行至次頁上末行紫栢大師集跋文，徑置於第二十九卷卷尾。

一　二九四頁中一行經名前，徑有目録、紫柏尊者道影及大師自題偈，茲附録於本卷卷末。又有紫柏大師像贊、達觀大師塔銘、祭文、紫柏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即卷第三十後半部。又有紫柏老人園中語録序、紫柏老人園中語録，即卷第三十前半部。

一　二九四頁中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一」。

一　二九四頁中二行閲者，徑作「憨山德清閲」。以下各卷同。

一　三〇一頁下一六行第八字「凡」，徑作「是」。

一　三〇四頁上九行「不通」，徑作「不過」。

一　三〇四頁中七行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

明 憨山 德清 閱

夫聖凡雖多途要而言之總不出乎四諦也諦謂審實不謬故聖人言苦必苦言集必集言道必道言滅必滅又四諦有生滅四諦有無生四諦有無量四諦有無作四諦故聲聞四諦與緣覺四諦皆苦集在前滅道在後蓋聲聞緣覺志在二乘惟獨善其身無有兼善之願故也惟無量四諦與無作四諦雖別圓固殊而並有兼善之願故謂之弘誓即此觀之聲聞與緣覺有諦而無誓明矣故曰有誓名大乘關誓名二乘何謂無量四諦以空假中三觀歷別而修先以空觀破見思惑次以假觀破塵沙惑末後以中觀破根本無明見思破則獲般若德塵沙破則獲解脫德根本無明破則獲法身德此三德者天然之性德也在凡不少在聖不多故曰性相近也自性變而為情則粗順之門開矣粗順之門開則近者習遠矣習遠而不返則淪墜受苦無休歇矣故曰習相遠也於是先覺者憂之務使

遠者習近即於粗順門中始開逆門逆也者蓋泝而上之之謂也上而底極所謂聖人與眾人無多少者我得全之矣我全而人不全聖人則又不忍故乘其全徧遊於萬化之中開物成務俾未識全者皆得其全故逆門之後有妙順焉然妙順惟別教菩薩與圓教菩薩有之聲聞與緣覺則有逆而無妙順矣蓋微宗則歸宿無本要知宗本大藏中有天台四教儀約有萬字若求而得之必誓讀而成誦誦而稍通其大意則四教淺深發心宗本又在我而不在書也

是時也先覺者知我可熏發矣遂量我何因緣而可熏發即以何因緣而熏發之如箭鋒相值啐啄同時巧力不得預莫知然而自符契之噫此非檢名審實精義入神者則能熏而適始適即此觀之身忘則心用周心忘則未始不周者周萬物而未嘗勞也以其未嘗勞而能勞萬物不勞於萬物耳故曰惟忘忘而忘無所忘者惟未窮而知變者能之

鄂州沙門明秀所節徑山節要果明白精到然其所作偈曰動靜參機要安排路更差今離情見處別有好生涯予不知情見果是何

物而欲離之耶殊不知擬欲離情見者是情見耶非情見耶是情見次離即初離非情見離次離無非情見之情見噫節要果精到矣寧知節要精到處乃是徑山茶飯非秀公之飲食也秀公速道速道如道不來非秀公節徑山乃徑山節秀公耳

緣生無生之旨稍通於文字般若者率皆能言之殊不知緣生無生特畫餅充饑耳曷能刮生死賊哉惟知而能行行而能戰戰而能勝勝則證之矣嗚呼證而不能忘則大用不彰大用不彰則帶果行因之妙與夫普賢常然之行幾乎息矣予以是知明道易而用道難決非虛語吾曹當勉之

性如水情如氷氷有質礙而水融通融通則本無能所質礙則根塵亢然此義有知有覺知則意雖了然觸事仍迷覺則觸事會理情塵自空迷則情之累也覺則性之契也累則二契則一二則有待一則無生無生乃性之常也有待乃性之變也常則無我而靈變則有情而昧故昧中之知知不勝昧所以道不敢習靈則習不勝覺所以不假修持而坐進菩提及是雖舍身命等如恒沙秖增有爲業耳良以覺近現量知近比量是以覺之與知成功殊也

所中有能所則不成能中有所能亦不成以所中無能能即是所能中無所所即是能此蓋能所不相遇故也如相遇則能與所兩俱不成非是佛法性昧智故兩俱不昧性斷血脉亦非佛法如不斷血脉而智又不昧惟親證者然後知耳

夫眼夢色耳夢聲鼻夢香舌夢味身夢觸意夢法而一身之微六根皆夢矣於是我大悲菩薩教之以眼觀音以耳聽色以鼻嘗味以舌嗅香以身攀緣以意覺觸是以六夢忽醒覆盆頓曉也即此觀之以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夢媒以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覺雷如二十五圓通以六根六塵六識與夫地水火風空見識迭互爲雷震驚夢者邇來世道交喪以雷爲夢以夢爲雷莫知孰爲覺者孰爲夢者既夢覺不辨不至於玉石俱焚不止也夫道學雖弊勝俗學多矣禪學雖弊勝道學多矣今有以道學爲名利之淵藪亦互而排之以禪學爲通逃之淵藪亦互而排之殊不知風俗無常以道學之則成道學之俗以禪學之則成禪學之俗道學與禪學之俗成自然之亦成禪學之俗道學與禪學之俗成自然高明者日多而污暗者日少即或假道學禪學以爲污暗者有之此亦嘉禾中稊稗耳必不成矣兩俱不昧性斷血脉亦非佛法性昧智故兩俱禾多而稊少也若惡少稊而欲盡去多禾豈仁人之用心哉　道學禪學

我大覺老人於靈山會上說妙法蓮華經總二十八品雖鋪張重疊法喻無明不過即粗會妙而已至於較六根功德之優劣又粲然若日星如眼鼻身三根惟八百功德耳舌意三根則千二百功德也據實言之舌根較之鼻身功德亦惟八百然其數演妙法則功高諸根矣所以如來加之四百功德者蓋賞之也倘不能說法而妄言綺語不真語不實語兩舌惡罵則其罪罰亦過諸根也故曰君子居其室一言善則千里應之一言不善亦千

里應之又曰言語禍福之階也榮辱之主敢
不慎乎又眼耳兩根皆離中取境鼻舌身三
根合中取境意根但司前五根落謝影子耳
五塵實境並前五識所司也然楞嚴會上如
來勅文殊選圓通之根彼二十四聖並揀而
不取獨取耳根正當堪忍之機所以長觀音
而後諸聖蓋因緣時節也豈諸聖果有慚德
哉昔有禪師問僧曰聞隔壁墮釵釧聲即爲
破戒子作麼持戒對曰好箇入路禪師曰汝
向後可爲千五百善知識粥飯主去在若然
則普賢菩薩心聞洞十方又豈有媿於此僧
耶蓋當此方之機普賢不若觀世音餘方則
觀世音又不若普賢之當機未可知也良以
聖人說法如投夜光之珠於金盤之中而其
橫斜宛轉衝突自在雖聖如迦文亦不自知
也雖然更有一問心聞洞十方時爲方在心
外故能聞耶爲方在心內故能聞耶在外能
聞在內能聞以理推之皆無是處惟親聞而
實証者所知也故窮理盡性之學舍我如來
則六根優劣事圓理徹孰能究之乎小子何
幸入如來家培無上種稍不思報佛深恩非
夫矣子其痛勉之

長風游太虛萬竅競怒號衆人聞以耳菩薩
用眼觀是聲果有常圓通門難開嗟乎聲來
情則不異衆生故能以眼聞聲者聖人也以
耳聞聲者衆人也仲尼六十而耳順說者以
爲聲入心通道人常病之夫何故耳順則聲
無順逆皆率性之媒率性則無我無我則無
內外內外既無則出入者其誰乎嘻不出不
入盡眉混沌況出出入入哉覺情覺情覺則
性明無分憎與愛觸處本光靈自覺更覺他
相逢蓋始傾目擊不存存別後更惺惺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此佛於身與心皆
覺了解脫故身解脫則無生死之礙心解脫
則無煩惱之礙解脫即自在義也而一切衆
生不能覺了身之與心所以不能解脫生死
煩惱之礙若能覺破身心執受衆生與佛無
殊若不能覺破身心執受即諸佛亦安得自
在哉且道如何覺破身當細細觀察我身之
皮肉筋骨凡堅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涕唾
津溢血尿凡濕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温暖

凡熱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四肢百骸八萬四千毛孔運而無滯血脉周流能運能動者初從何有身觀既熟次當觀心我現前分別之心因他而有耶因自而有耶因他而有未觸境時愛憎不起因自而有若無境觸心無愛憎於自於他反復推究謂因他生謂因自生以理折之自他之情枯極無地自他之情既枯將何物共而生心耶若無因能生何火中枯豈無因而能生心耶若無因而能生不共無水石不生草鹽中無淡兎何無角龜何無毛耶龍樹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龍樹之偈又毘浮佛偈之註脚也釋毘舍浮佛偈

吾嘗靜而思之天下未始有吉凶也吉凶之生生於毀譽耳故毀我者則人凶而我吉譽我者則人吉而我凶又毀譽生於好惡好惡又生於未始好惡者吾故曰天下未始有吉凶也雖然吾嘗以未始有好惡者觀天下之吉凶皆龜毛兎角也若以吉凶觀未始有吉凶者則未始有吉凶者無往而非吉凶也若然者吉凶初無所從顧我所觀何如耳故箭穿石虎魚躍氷河苟不以未始有吉凶者感氷與石則氷魚與石虎豈能隨我而變之哉如君子不宿怒於心正此道也但衆人昧理則以絮裹爲藥衆生有以黑暗爲病佛則以光明爲藥故衆生犯病無量而佛施藥亦無量耳如靈山會上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則此光似生必因前境而生既因前境而生則我現前之好惡本前境之好惡與我初無有涉也譬方萬八千土玄沙備公亡僧偈則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臨濟則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各無親疎之人我心坦然或親疎忽至則我好惡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禁矣謂此情我心各有一無位真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由是觀之則此光出沒初無常處法華云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則此光似有常處矣何者光照東方而餘方不照故也雖然光照東方而不照餘方者非不照餘方也蓋如來之意舉一方而欲九方反也或謂臨濟無位真人光無常所玄沙法華光有前後予應之曰經既舉一方而九方反則眉間之光未始不圓照十方也眉間之光子謂之後光乃子妄生穿鑿前光腦後之光有前後也但佛祖之意衆生苟從一光而入則圓照十方之光明未始異也

如大海一滴之濕未嘗異海之味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況一方從光入而諸方不爲三昧乎予故曰衆生事無常佛事亦無常衆生病不一佛藥亦不一曉禪人倘從此入則東光之名豈但一方而已哉禪人勉之示東

光

夫達磨之始來也一槩斥相泯心不立文字義學窠臼徹底翻空彼義稍精而信力深者競大駭之遂誣祖爲妖僧百計欲害之祖經六毒忍死而得可祖即順世而西歸矣夫義未精信力深必以佛語爲塋根一旦聞斥相泯心不立文字之聲剌然入其耳則其驚駭而已得受用而誣祖此自然之情也若義精而信力深者則以爲我祖何來之晚耶亦理之自然也若夫少疑而老信以至朝入暮出者此又矮新二十一人觀塲隨聲悲歡者復何怪哉然相果應斥心果當泯文字果宜屏黜者如是則心外有法矣予聞得心者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即此觀之則心之與相及語言文字果有乎哉果無乎哉蓋鼻祖意在奪情而不奪法也情奪而法存是法即鼻祖所傳之心也是故凡夫計諸法爲有二乘計諸法爲無爲達磨西來一字無豈有轉八識成四智之外道計諸法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皆情也非理也於是真常光中四謗之坑設矣倘不得存注久之則轉識成智之柄在予而不在曹溪也蓋識雖有八能檢名審義精而入神新二入神以致用者皆第六識之事也即七識雖號因中轉亦坐轉非行轉也豈五八獨坐轉耶所謂行轉者權在六識以此識三量俱通心所總攝故也又轉識成智轉心所而不轉心王如八識心所有五前五識具三十四心所第七識但十八心所耳獨第六識五十一心所備統而無遺也所以轉識之柄必在此識故此識熾然分別我我所法即緣生之前彼不達此義者以爲得心之後再無一事矣茅也熾然分別我我所法即入無生之利器也又轉識成智根稍利者於逆境不難轉惟觸順境則受境轉而不能措手脚矣或根鈍者於逆境初不易轉如能拚命挨久轉得後觸順境轉之不難也若大利根人於逆順境緣如湯潑雪無往而不自得耳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

張乖此便是大利根樣子也遍來黑白之徒器識浮淺成羣逐隊噇飽飯暖衣以爲佛法雖有宗教之別不過如來與祖師發明衆生本有而已忽有人把住拶曰君本有果發明未發明耶即怒曰這箇魔王偏解無事生事則達磨所傳之心及楞伽治情之具予知其必曰此亦駕空鑿虛耳我窺破久矣又何煩勘我哉果如是而五家綱宗之說彼聞而不信不亦宜乎

四微合而地大成三微合而水大成二微合而火大成一微立而風大成四大合而世界成故得般若菩薩能碎世界而爲微塵復能合微塵而爲世界若屈伸一指了無異同之見異同之見不生則何往而非入法界之門故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由是而觀則異同之見是六根纔動之機非一念不生全體境界也但凡夫不了世界初本微塵合成及碎世界而爲微塵又不了微塵初本世界碎成所以見世界便生一合相執於法界門終不能入如見世界而不生一合相執見微塵而不生多散相執則迎賓待客俯仰周旋喫飯穿衣屙屎放尿無往而非法界也若法界入法界法界見法界示法界法界悟法界總是名有多一而實無多一也如實有多一則多多一一者豈能多一哉

若人有三皈而無五戒則因正而福不全有五戒而無三皈則有人天之福而無出世之因故異類有聞法之流人天有不信之黨惟三皈五戒全有者乃感人天身而諦信正法又有半皈半戒者所以有半疑半信之流此四者謂之四料簡凡皈依佛教者若未明四料簡此等衆生凡種福慧之因決不正當今汝等既各發心皈依佛法僧三寶及受根本五戒此非細故乃千生萬劫邪正之開頭偏圓之根本故不可不嚴審精察

堪忍衆生之機苟不以聞思修三慧熏發之則其佛知見終不能開矣或謂德山臨濟之徒未聞其以聞思修三慧使人開佛知見也若其所用棒如雨點喝如雷霆使當機者於一念不生未入陰界之地神而明之而已若必以三慧熏發之而當機然後開佛知見者恐三慧於未入陰界之初無地可着耳此乃知其終而不知其始者也昔汾陽昭禪師有問鳥窠之侍者何以見鳥窠吹布毛而即大悟耶昭以偈應之曰侍者初心發勝緣尋師訪友爲衆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如以汾陽此偈觀之則此侍者於多劫之中不以百千諸佛所藉聞思修三慧熏發之久未必一吹布毛而狂心頓歇也且久則熟熟則化於將化之時乘其化而發之譬如箭鋒相值豈巧力之所能預哉夫巧力不能預之地不惟聞思修無所着處即雲門乾屎橛與圓通死猫頭亦無着處也予故曰彼知其終而未知其始者也如知之則不疑臨濟德山之棒喝與夫聞思修三慧有所相懸者也又聞而不思亦有開佛知見者此神而明之者也非思而明之也蓋思而明之屬比量則其佛知見終不能開矣或謂德山臨濟之徒未聞其以聞思修三慧使人開佛知見也若其所用棒如雨點喝如雷霆使當機者於聞而明之屬現量又現量之聞非心聞也乃神聞耳然初心有神聞而明之者乃百千萬

人中亦不多得也惟以三慧熏發之者則百千萬中多多愈善也故法華曰若人稱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號不若稱觀世音菩薩一人之名號謂是故也又達耳謂之聞注心謂之思思明而能力行之謂之修子願吾曹聞而能思聞則有終也思而能修修而能入則二者皆有終矣反是則聞思修三慧雖我觀世音菩薩終日夜逐一耳提面命亦何益之有哉如以臨濟德山之大機大用混我聞思修三慧此所謂自不能始而責人於終者也此非狂而喪心豈有如是之妄人乎若以身受戒身乃四大成四大有歸復則受戒者誰若以心受戒心乃四蘊成三陰本受來受從前塵有前塵達本空則受曾無得受既不可得彼三成鬼角諦推心受戒如石女生子若以合而受身心既不立將何爲物合吾以是知以身心受戒者不得戒本戒本不得終難永持何以故非性戒故性戒須貴悟明非藉相受汝既受吾戒吾戒即性戒性戒爲諸戒中王大經論中廣明斯旨梵網經中亦貴明此但季世比丘皆爲魔氣所熏痛諱舉此吾雖不敏以力任是事常以此獲謗流俗逆思達磨六毒南岳思八九毒況余小子以道以德較彼二祖何啻天淵敢不消歸自己乎

聖人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象以寓其意使學者玩象積久智訖情枯意得而象忘則書與言不能盡者我得之矣一得永得千古無疑死生迭更是非交錯而我所得者光潔堅固了無汚染損壞也所謂象者如龍象乾馬象坤如大鵬象止觀如童男童女表真諦如長者優婆夷表俗諦故表即象也象即表也象則託物寓意表則借事顯理故意得則無象非意理顯則無事非理無象非意我不欲忘象而象自忘無事非理我無心會理而理自冥象忘則意難獨存理冥豈事能礙者乎夫事不能礙理則觀精而止深觀精而止深則意不存而象無待無待則無外所以天地雖大萬物雖衆虛空雖無邊畔然皆不能逃我無外之用者也是故我欲天地萬

物作虛空我欲虛空作天地萬物譬如一指屈信我欲信即信我欲屈即屈我欲不屈不信即不屈不信我欲即信即屈即屈即信而信屈不相遇信屈即不相遇至於千變萬化卷虛空入萬物粉萬物爲虛空如已指屈信初無難也而衆人執虛空無形執天地萬物有形所以有形者不能作無形無形者不能作有形苟能於無形有形之執以觀精察察此執情爲從自生爲從他生若謂自生則非他不自若謂他生則非自不他非他不自則自無自體非自不他則他無他體自他之體各各觀察察精理開理開情釋情釋執空執空心淨心淨用圓所以我欲有形則虛空受役我欲無形則有形奉命推其所以然之說始因觀而入止終則即止而用觀因觀而入止功在玩象而得意即止用觀功在意忘而象無待故也故學者有志於道則止之與觀苟不精研玩象則意不得意不得則象不忘象不忘則意在意在則止不深止不深則不能即萬化而寂寥此意甚遠非身心可到惟

即身心而忘身心者似可彷彿示學者精研止觀

夫衆生執受皆本無常但隨所觀時復現行故以八萬四千毛孔觀一身則一身執受直下爆落以一身觀八萬四千毛孔則八萬四千毛孔執受亦當處銷融此就正報而觀也若以衆多微塵觀三千大千世界則三千大千世界執受亦爆落無存以三千大千世界觀衆多微塵則衆多微塵執受亦銷融無得此就依報而觀也若以法界緣起而觀依正二報則依正二報皆稱法界性而交徹冲虛所謂依正執受與夫根本無明皆即大智大則無外智則常靈無我常靈則隨宜故毘盧遮那如來順本垂教爲三塗衆生而說人天乘爲人天而說聲聞乘爲聲聞而說緣覺乘爲緣覺而說菩薩乘菩薩乘性本無生智願無盡然非無所依者也唯華嚴大經直轉根本法輪凡有所依倚者皆圓攝頓融總入法界令其徹底無依動寂任智不落情量即於生死煩惱海中稱性治染染盡淨除聖凡坐斷文殊爲牛普賢作馬大行常然事無礙而後已此名佛知見此名最上乘此名塗毒鼓此名金剛子耳其聲則命根立斷吞入腹直至毘盧而侷出即此觀之善觀依正二報者則執受皆智而不善觀者則本智不出唯識唯識無體不出法界故以法界觀人題約語後語乃知山人以天台匡廬竹林方廣譬毘盧境界以人間世譬衆生境界山人以爲毘盧境界與衆生境界初無常規苟達緣起無性則染淨無非智光以此智光洞照法界則法界初亦無性豈但緣起無性而已然達緣起無性則入事不成就三昧唯圓達二性無界無性則入理不成就三昧達法性則事理不成就三昧如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豈待眼孔定動然後見哉賢哉山人其知此者乎讀天關山人棗栢論

凡見心外有法者皆謂之外塵邪執如聞佛說法不悟佛意亦外塵邪執也況餘聲色乎故牛頭即躡博陵意緒答曰境色初發時此即緣生也色境二性空此即無生也本無知了不知塵本無體自心所變反執塵爲實有塵復生心則徧計熾然心復生塵則意言境起菩薩了知一切境界意言變起意言無體不出唯識唯識無體不出法界故以法界觀唯識則意言之境不入則唯識與法界皆無入路矣又凡夫被外塵所轉既無知緣者則心與量與知皆無生也蓋不照本則根塵寂滅故曰照

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
不逐謂覺因暗生覺生暗謝暗謝覺湛心無
所緣所緣既無湛亦無寄未生前本無色心
養育惟廓然無念凡色心養育想受皆言念
生生實無生故曰起發未曾起是時不惟衆
生無地佛亦難泊此蓋以理折情融事爲理
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驟雨天地爲
之尚不能保其終且久況天地之下者乎然
天地之道未窮而密變故萬物雖處乎變化
之域而萬物不知也如一歲之道冬未窮而
變春春未窮而變夏夏未窮而變秋秋未窮
而變冬冬終也終窮也昔人有海日生殘夜
江春入舊年之句此亦未窮而知變者也如
一身之道生未窮而變少少未窮而變壯壯
未窮而變老老未窮而知死知死則死不能
窮我矣死不能窮我則生豈能悅我哉夫死
既不能窮生亦不能悅而我以生死爲舟航
遊於禍福之海適當飄風驟雨之驚是能驚
衆人耳焉能驚我乎夫三皇以道化天下道
未窮而變德五帝以德治天下德未窮而變
仁義三王以仁義治天下而不知變故窮於
仁義也仁義窮則五伯乘其隙而以智力劫
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是故有身有家國者不
知此則身不能修家不能齊國不能治也然
未窮而知變者其惟聖人乎

夫幽明之故鬼神之說死生之道皆變後事
也而世人輒憒然如滇粵之民談舍元殿裡
事至於鬼神尤深疑之顧第弗究心耳誠由
鬼神以究極於性情由性情以究極於魂魄
夫既究極於魂魄知以理治情之爲魂恣情
滅性而成魄則幽明死生一切瞭然矣雖然
死生本乎有身幽明鬼神本乎有心衆人惟
昧其本故莫烈於死生亦安焉玩之以苦爲
樂是以大覺老人哀而拯之教以四大推身
四蘊推心推之既久身窮心了則身本無身
心本無心無身之身則大苦永超無心之心
則靡幽不燭古龍勝於此又特地一槌其偈
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若使有
生生不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爲無因不
生有老死偈旨皎如日星不

待窮搜堀思然使衆人道其所以然往往瞠目如見父諱推其所蔽特不能原始反終耳苟能之則知始不本於終始何所始終何所始未嘗始也終何所終未嘗終終也始終不惑則喜怒好惡吉凶禍福死生成敗果有所以然者爲之耶果無所以然者爲之耶至是則所稱極天下之難明者譬如明鏡湛水見我鬚眉又何蔽耶夫無欲則無生無生則不煩所資故有生必有所自資生亦有所本是以孝親忠君之途闢矣如達身爲患資爲患媒而以四大觀身則患本可拔也苟拔患本資生奚藉以是之故親雖至慈君雖至嚴皆謝而不顧慈始弘焉嚴始重焉雖然情爲化母羣有皆子能即子得母即母而得母之父則弘慈重嚴亦非反常之道也

二十三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湯火則畏燒煮雖強驅之而不肯入五欲湯火燒煮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竟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臭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卧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何哉

新二

逆究常光初無聖凡之地以其有覺無外自作夢緣實無從無待成待始乎三細終乎六粗粗細有常衆生豈有覺路常光不變昏動之機何生故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起滅雖殊法本無二譬如泡生於水泡外無水水生於泡水外無泡又如風中鼓橐光裡揀明誰爲能揀誰爲所揀孰爲內風孰爲外風孰爲是水孰爲非水故名此法真不思議夫不思議者非不可思議以不思議之外別無法思議不思議故然一切衆生善思不思議法良久曰我知之矣我初乞銅值貧婆施錢一文僧強受而嫌其薄即投之寺河既而僧再鑄而孔不滿我必投身洋銅與之俱化亦甘心焉時有異人曉僧曰鍾不圓滿無他故以公昧却最初檀越信心之施故也僧熟思文時我嫌微投之寺河於是遂斷河吸水水利利莫大焉以有利之利爲利利莫微渺何以故無利之利稱性而發有利之利因情而施稱性而發妙契無生因情而施醉夢緣生則與無明爲前茅比徑山刻大藏有計利而不計法者則以爲與和尚刻莫若自刻費少總施國城妻子得益甚小良以無生則無待緣生則有住無待則無外有住則有所無外則更無有能壞無外者有所則有能若壞其所能亦隨壞故住色生心者終受色壞不住色生心者色不能劫然無壞之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有住之情可以圖度易以算料昔有一僧造大銅鍾若干斤出門偶值貧婆問僧何往僧曰乞銅造鍾去貧婆信手施破錢一文僧強受而嫌其薄即投之寺河既而僧乞銅數滿鍾鑄七火而當鍾要處即有一孔僧怒曰我鑄鍾心亦誠矣七火而鍾孔生如再鑄而孔不滿我必投身洋銅與之俱化亦甘心焉時有異人曉僧曰鍾不圓滿無他故以公昧却最初檀越信心之施故也僧熟思良久曰我知之矣我初乞銅值貧婆施錢一文僧強受而嫌其薄即投之寺河於是遂斷河吸水水涸得破錢擲向所鑄七火銅內一火而鍾圓矣悲哉無心之施則與不思議合刻畫而捨則與無明爲前茅比徑山刻大藏有計利而不計法者則以爲與和尚刻莫若自刻費少

而易成且得我利者皆我眷屬僮僕有計法而不計利者則以爲我但施錢與和尚刻藏渠真實爲我刻經我將無作有必所甘焉且佛語無妄我必賴刻藏因緣借緣生而植無生之因終當出苦顧不偉哉或謂計利者不若計法者達觀道人則不然計法固勝於計利者然皆出有心豈若貧婆聞僧乞錢之聲未竟信手將一破錢施與謂之有心貧婆初不作較量功德多少念謂之無心則木偶人不解布施靈山會上我大覺老人拈花示衆惟飲光破顏微笑達觀道人向無公道處作公道斷以爲貧婆與頭陀當并案結欵如是則計法計利者自知負墮也

金湯大法不越乎折攝二門折則佛祖猶有所訶斥況其他哉惟攝一門網羅怯弱之機盡矣雖然若未得佛祖之心則佛祖亦不易罵如德山以大藏爲拭瘡紙布裩和尚以文殊普賢置裩襠之間不聞諸方具眼尊宿訶之者脫未得佛祖之心孰同肯首邇來大人不現魔外充斥無論黑白微有知解便謂已了於古德機緣之中綱宗不別明暗猶豫得爲虛名甘昧自心強橫批判逞一時之情結長劫之業此所謂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譬如紙花終難結果吾知其這點虛名終須亦自打潑了不若自附怯弱隊裡雖未得佛祖心且信佛祖語精嚴奉行敢保萬無一失如未能匹莫學走多少穩當匹未能而強走吾知其墮坑落塹終有日在黃龍心始了此事故其筆頭三昧生殺縱橫折攝自在

貪之與瞋固俱是毒然莫若癡之毒尤甚夫何故吾心不癡則貪與瞋無所從起及貪瞋既起癡而不覺貪則如海吞流瞋則如火燒山造無量黑業受苦長劫難以芥石喻之既究苦之所以然則離癡無貪與瞋苦自何來然癡生由乎不覺不覺復由乎覺覺既本覺緣何生癡耶以其覺外無覺能覺本覺故本覺亦不能自覺本覺若能自覺謂之始覺則可謂之本覺則覺外有覺矣而本覺之義安在哉以此觀之唯本覺不能自覺所以癡生癡生起貪與瞋而貪瞋之極苦報必酷酷則難堪難堪必究苦毒之所自來始了知貪之與瞋初本乎癡癡復本乎本覺本覺則無所本本無中邊安有內外靈然而無我無我則誰受其毒靈然則癡本自無既悟此理以理治情情窮復本本復而哀諸未復者乃乘智願之輪究轉一切碾斷癡根同登無上然後乃快此聖人之心也故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

夫念息塵忘故忘而無功塵忘念息故息而無力無功無力故道成無作無作之作違順解脫違順解脫根塵熾然而無待以熾然故則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故一針一線之施功雖細而不昧以無待故故細而不昧之功功齊等空之福即此觀之能所未忘則根塵乃鬼獄之師根境脫落則能所乃無生之導何以故稱性而修我不欲忘而能所自忘因情着力我欲忘而根塵愈結所以得其旨也熱惱凡夫不異道中之聖失其旨也離欲聖者取笑道前之輩是故有志於出世者必先知而後行則功不虛棄不知而行雖舍身命等

恒河沙數終成業苦者也

即用而酬數外無知故離數無知離知無數

數未嘗數故何數非知知未嘗知故何知非

數如是了知自然能所不立而用不昧故曰

即用而酬初無聖凡用處無疑雖涉死生好

惡之場知本不累累則非用也故宗門貴用

處不昧不昧即照到耳約教而酬雖等覺亦

有所知愚兩種不能破盡至妙覺則無愚可

破矣此論說到不拘用到也若伶利作家待

渠問時伸一指反問渠知此指否彼曰知則

曰識得一萬事畢更問甚麼頭數不齊頭數

渠若不薦我且出身去也右紫柏老人說老

婆禪誑嚇禪雖不知是甚麼心行疑則叅取

法無可喻法若可喻法亦喻也惟聖人知法

不可喻而種種喻之者不過一時方便耳若

喻以空空雖無際而不能出生一切若喻以

地地雖能出生而有邊畔若喻以水水雖融

通而有枯竭若喻以風風雖鼓舞萬物而有

息滅若喻以火火雖明能破暗不可攖觸觸

而附物則生離物即滅若喻以樹樹雖能種

種花果而離地則根無所托若喻以蓮花雖

花果同時而離水不有若喻以蘇蔔蘇蔔雖

香秋風忽生香亦隨盡若喻以摩牟夜光兩

者雖蓋世奇寶而不若法之虛徹靈通也至

於喻以龍喻以師子喻以大人喻以王喻父

喻母喻大喻小喻長喻廣喻方喻圓喻曲喻

直喻動喻靜喻屈喻伸喻待喻無待要而言

之百喻千喻法不可喻也余故曰喻者聖人

一時應物之方便耳是以執喻而難法不知

法者也

夫根之與塵初非兩物衆人不了橫計成迷

如以慧眼觀之見雖非樹離見無樹樹雖非

見離樹無見以離見無樹故樹有而非存以

離樹無見故見有而無我樹有非存雖萬象

縱橫而無物當情見有無我即熾然分別而

無我當物根之與塵往復觀察兩無所當而

衆人於兩無所當之場境分好醜心存愛憎

萬死不知得非開眼作夢者哉

夫婬習不難克難在知婬之所以然所以然

明則能尋流而得源矣流譬心也水喻性也

水本靜而流動能了動外無靜則心可以復

性也心既可以復性率性而治習猶殘雪撲

紅爐之焰習豈能久停者哉雖然復性不易

者雖蓋世奇寶而不若法之虛徹靈通也至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為之則罪大

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為惡雖有邱山之罪而

君子咎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

心有心為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

為善者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觀有心為善

尚不可況有心為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

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為天下先而不敢

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

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

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

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子受性疎放嬾於拘檢雖為比丘忽畧繩墨

本圖有益乃反致損如內典之於外書滿字

之於半字凡百安置必有倫次以不知故每

犯顛錯及閱大藏經始痛悔而改之永不敢

以外書加於內典之上以半字越於滿字之先何者經云不辨半滿忽畧內外凡所生處於般若種永不清楚及遭面貌不端嚴報萬曆壬辰於龍泉寺燈下偶見案上衆書堆疊不辨內外甚驚怖之夫苟欲拔苦非般若爲迅航迷津曷渡非智慧爲燈燭重昏寧曉故有志求無上菩提者脫般若種子不清如蒸沙爲飯縱經累劫即名熟沙終不成飯因書此以自警云

迦旃延有慧辨善說法要於大衆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扣隨應以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念佛求生淨土之義義在平生持念至於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但知娑婆是極苦之場淨土是極樂之地譬如魚鳥身在籠檻之內心飛籠檻之外念佛人以娑婆爲籠檻以淨土爲空水厭慕純熟故捨命時心中娑婆之欲了無芥許所以無論其罪業之輕重直往無疑耳倘平生念佛雖久及至捨命娑婆欲習不忘淨土觀想不一如此等人亦謂念佛可以帶業往生淨土以義裁之往生必難故廬山先造法性論次開白蓮社非無以也蓋法性不明則情關不破情關不破則身心執受遺則所忘所忘則聞盡以如是三昧熏以悲智治往劫之染習陶鑄衆生之黑業一切衆生終不能消釋以執受未消釋故於飲食男女之欲根斷不能拔所以口念彌陀神馳欲境中亦如我等此願不成誓不成佛然於六根之中菩薩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如先以破身心之方教之漸習而熟則能了諸大菩薩數等微塵非有慚德迦文揀而退之而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知身與心皆非我有此解若成則身心執受雖未頓破然較之常人高明遠矣破身心之方莫若毘舍浮佛傳心前半偈最爲捷要或先持千萬過五百萬過三百萬過持數完滿徐爲持偈者開解之自然身心橫計便大輕了此計既輕即以持偈之心持阿彌陀佛專方便可作則諸大菩薩豈無神通智巧哉予初不知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即此觀之則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毫釐有差便不恰好矣雖神通智巧於恰好中莫能作小方便如少時似與觀世音有大因緣不然予初不知後始空何以故乘解專想故古德曰先了身心非有此智既開專念佛求生淨土九人念佛我敢保他無一人不生淨土者此義亦本廬山先造法性論開衆生知解次建白蓮社成衆生之行而來也

予聞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修三慧自入教他入由聞而思由思而精由精而遺聞聞遺則所忘所忘則聞盡以如是三昧熏以悲智治往劫之染習陶鑄衆生之黑業一切衆中亦如我等此願不成誓不成佛然於六根之中菩薩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娑婆之機又此以音聞爲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數等微塵非有慚德迦文揀而退之而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即此觀之則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毫釐有差便不恰好矣雖神通智巧於恰好中莫能作小方便如方便可作則諸大菩薩豈無神通智巧哉予初不知少時似與觀世音有大因緣不然予初不知想西方至捨命時則娑婆欲念不待着力然

大悲菩薩為何神予將祝髮忽生變心自思曰我不祝髮亦可修行何必祝之須頭光然後能修哉衆助緣者聞予言皆為之變色率多不樂時予偶睡睡中見一老僧立於東南空中遥指西南一無所言予因指掉頭則見西南有一舟滿載黑白異口同音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聲入耳五内清涼悦豫難狀急走欲登其舟然竟不及而夢醒謂助緣者言夢中之異僉曰公既發心祝髮中道而輒變公與觀世音菩薩有大因緣菩薩因現比丘身而為公説法予曰了無一言但手指而已何曾説法衆中有曰菩薩以指為舌説法已竟公自不解耳予聞此音而祝髮之心始判然無惑既祝髮之後以予多生習染兼受性精悍雖為比丘於如來繩墨之度不無忽畧此豈獨自心了了亦難逃大悲他心道眼之所照燭也嗚呼予祝髮將三十餘年於萬曆戊戌三月初二日停舟於襄河之岸適有二三隣船皆進武當香者自莫違旦焚香誦經似若不輟且皆異口同音呼南無無量壽佛聲入睡耳子不覺寸裹剌然此我三十年前將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即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即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强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强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黄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為僧學無上道則長劫當墮阿鼻地獄異哉武當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即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即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强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强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黄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為僧學無上道則長劫當墮阿鼻地獄異哉武當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即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即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强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强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黄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為僧學無上道則長劫當墮阿鼻地獄異哉武當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即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即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强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强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黄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為僧學無上道則長劫當墮阿鼻地獄異哉武當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即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即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强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强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黄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為僧學無上道則長劫當墮阿鼻地獄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〇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經無（未換卷）。

一　三一三頁中一一行第九字「入」，經作「人」。

一　三一九頁下卷末經名，經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一終」。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三　　新三

明　憨山德清閱

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苦長刼淪墜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越乎瞥然一念果能念起即覺覺之不息雖至愚之人可以鑄三毒爲三德猶已指之屈信耳況聰明者乎雖然愚者欲寡智者多緣多緣則精神不一而照功有隙故反不若愚人之專也由是推之於世故之中非智則不利惟於學道智爲大障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曰既以智爲障道而念起即覺非智乎曰智無二體用之克念則謂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之爲言如大夢忽醒智之爲言如夢中之計較也故覺之與智少有不同耳

古人云自訟此言少通文義者未必不能了了然觸好惡關頭便昧却了也故知見愈多行門愈廣反爲障道之賊此賊不滅雖與佛同胞無益英靈男子能於好惡境上如急流撑篙相似篙篙不失則萬斛之舟輕若鴻毛矣且道好惡之流怒如奔馬若何着鞭咄直於好其人知其惡惡其人知其善好好惡惡此知較然不惑如明鏡當臺妍醜交臨本光常淨便是篙篙不失的樣子也雖然亦有好惡不能瞞者但知而不能行不行之弊非外魔障礙乃我多生我相現行爲之祟耳此祟現前即當於我有仇之人觀想其相以其兩足加我頸上口呼我名而罵我手搥我頭而恨我爾時反照自心起惡念否若有念起即當於是人作父母想作如來想直待我之惡念消融譬如陽回大地層冰頓釋則逆境之賊破矣爾時自信戰功可立又於順境之賊更增勇猛凡所愛者必以天下至公之理痛折私暱如折之不斷即作仇想此想現前愛魔自滅如是頭頭不肯放過愛魔之窟破之何難乎或曰但以心外無法觀之善惡好惡境界自然不可得矣何必瑣瑣碎碎作這等体工夫耶噫慧勝而無實行者是不知事障還須事消理障還須理遣故患弱病者不可進之以瀉藥患實病者不可進之以參苓若然者慧勝而無實行果勝乎哉果不勝乎哉知此可以言自訟之効也

夫止觀無門即以昏散爲户昏散無地即以明淨爲源是以善造道者必以止觀之火煆昏散之鑛煆之既精精成定慧故聖人反復乾坤而不亂定之力也徹窮萬有而不迷慧之功也若然者凡則即明靜而爲昏散聖則即昏散而成定慧如土爲器善作者即成上器而不善作者即爲下器耳究始終而推之上器土也下器亦土也然上器以盛宗廟之饍下器以貯輿臺之食譬夫聖凡皆性特苦樂天淵耳故凡不可不仰於聖苦不可不慕乎樂仰聖在乎明道慕樂必須斷苦明道貴悟自心斷苦必先絕惡雖然自心未悟則出苦之志豈堅出苦志疲則惡緣之本寧易拔哉以是之故自心不徹難與言止觀之作略者也

凡煉心者必以話頭爲椎輪然而有有心話頭有無心話頭有心話頭則初機精進者有無心話頭則無功任運者有有心話頭於現

行時即伎倆窮矣惟無功任運者生則於昏沉睡熟之際死則於悶絕息斷之時如水清珠雖汩汩乎濁流之中而光耀炯然也余以是知尋常世所謂散心稱佛者臨命終時冀其得力不殊一星之火欲沸滄海豈不愚哉

夫嗜羶臭者不可與語芳潔也執狹小者不可與語廣大也然而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身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心也而天下自古自今自男自女自賢自愚皆以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執嗜而不厭何哉良以皆未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之心乎故曰心山鳥獸蟲魚之微亦莫不慕此而厭彼矣況首出萬物至靈至聖者乎雖然此身之羶臭狹小吾不件數而示之此心之芳潔廣大吾不若揭日月以明之使其昭然共覩天下豈能即信之哉噫此身之羶臭狹小自足至頂自內至外周觀悉數地則皮肉筋骨水則涕唾津液黃痰白痰赤痰又若血之腥尿之臊屎之臭蛔蛲百蟲蟠屈宛轉伸縮浮沉於五臟六腑之間以爲高天厚地嘉山秀水奇花艷草瑤宮金屋珍饈寶味皆樂之而不厭也以臭爲香以穢爲潔以苦爲樂竊謂是足以爲極樂矣寧知天地之外更有他樂耶由是觀之人爲萬物最靈者而嗜執至羶至臭至狹至小之身曾不知覺何異乎彼之蛔蛲百蟲蟠屈於葦囊之中以爲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而竟弗悟者哉且皮肉之類感土而有濕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凡有感必有還還則所謂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皆不可得也況嗜而執之者乎豈不即化羶臭狹小而成芳潔廣大之心乎故曰心山育功德流馨萬由延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知此始可與語心之芳潔廣大矣紙盡姑置之

古人之交朋友也取其長而舍其短就其賢而矜其愚長則補賢則師是以心愈誠而志愈堅德愈茂而身愈下下則受受則廣廣則大大則無極無極則不窮不窮則能常矣故反愆而責已者進德之基也舍怒而尤人者召禍之始也冀其不窮而能常惡可得哉

心無好惡好惡由情故情有愛憎而境成順逆也是以遇順境如登春臺熙然與之偕忘觸逆境不啻乎白刃撼胸與之偕死嗚呼人生若夢憎愛如雲夢有惺寐雲有聚散惟所以能惺能夢者如太虛焉故知太虛者何妨雲之聚散乎今有人於此好其人推之層霄之上惡其人陷之重泉之下吾知其寸虛無寶天光奚生哉

眼光照境初無憎愛不爲旃檀先照不爲狗糞後照是謂平等光也此片平等之光在佛祖分上一喜一怒一哀一樂無往而非本光於凡夫分上熱惱雲中時一迸露而現行力猛即復蔽之故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所謂雲之與扇者即五蘊坑中煩惱執着也故善造道者能於好惡難克之際此光迸露之頃着眼窺徹不被現行所轉是謂豪雄少不精彩癡雲頓合始作觀照則力費排遣如一夫當萬幸克者幾人哉於光露之時一肩領過積刼無明當下冰消如兵不血刃天

下太平矣

南印度香至國王施無價寶珠供養般若多羅尊者時國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彼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此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

尊者歎其辨慧又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爲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圉而已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爲寶楚王孫圉不以白珩爲寶是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雖然華竺不同邦而風軌未始不同故以寶爲寶者照惟盈丈以人爲寶直照千里震旦鼻祖菩提多羅知寶外無道道外無寶惟時有通塞用有行藏既而少林壁觀九年得一神光華聯珠貫以色爲聲聽之以目頓使心精遺聞珠體獨露靈焰爲燈光傳無盡象先而不曜畫後而圓照不曜近昏圓照近智重以悲承之則燈又化爲高廣大車矣是車也竪窮三際橫徧十方兼載凡聖包舉古今由是而觀則魏王之乘小大何如哉故曰化家爲國者不知道化心爲道者可以兼忘天下予以是知萬物一物萬神一神唯善用其心者何物非神反是者何神非物何物非神雖靈山重疊眼絶纖塵何神非物雖靜默淵澄心多窒礙又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又曰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然此寶復有解寶行寶證寶忘寶唯解寶者則知尊其所知矣行寶者其寶光漸將完矣証寶者寶雖已完不忘則用不全故惟忘寶者乃能用寶也嗟乎寶之所以然寧易知哉如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證中道廢弛證而不能忘如人在甕如魚在陸且未能自用況能用物乎

萬物浮沉出沒苦海雖人天有異橫豎不倫長刼迷墜情爲其根情之所起以迷自心心靈徹照極循動動則有昏昏又生動昏動交加如轆轤下上靡有窮已究實言之情本於愛愛滋貪疾貪而不足遂生不悅好惡無常互生互滅於如意境係戀躭湎如醉如癡害當頃刻猶自嬉嬉以相忘故耳大都不忘則一體生異忘則異體如一有二有對有對角立角立之際抗然爾我微逆即知惟於順境相忘之至異而如一一則無對無對難覺又衆生最初受生由愛而來順境滋之任運冥合所以逆境易覺順境常迷能於順境照之不昧則愛源漸竭瞋波亦停瞋不自瞋由愛所生愛既漸除瞋豈不滅譬如伐木既截其根枝柯自墜瞋愛交損亦復如是

地無邊際皆吾足履聲無邊際皆吾心聞地乃所履心乃能聞所履者死能靜不能動能聞者活而恒活故萬聲不昧巨細了然恒故聲自起滅聞者不遷譬諸寶鏡光明圓滿象

觸即照妍媸難瞞唯其照而不情叢應無迹無迹之妙應不留影所以從古至今彌照彌閱吾心本光普應萬有有未嘗關足之履地其亦如然吾言地死指物之權耳根既妙身根亦圓足不自顯因地以彰地不自露因足以知猶若交蘆兩虛相倚頓悟足地能聞亦爾

夫人之所以有生死者以見思未斷耳見則五利使也思則五鈍使也歷三界九地而言之故所以有開合也五利使者謂身見邊見邪見戒取見戒禁取見是也五鈍使者謂貪嗔癡慢疑是也此十合言也開則天台四教儀註中可尋備覽也此十斷盡藏教果頭位也圓教七信相似位也果頭七信二位賢聖便能六通縱任無遠山壁由之直度矣斷此十惑初修空觀空分別我法二執二執即十惑也亦開合有異耳惟圓教修進迥異常途而一心三觀圓修滿進最初行者存志意在直破根本無明不在見思塵沙也然而觀志堅猛任運而進見思粗惑帶落之也如壯夫入陣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也然刀頭展處王之左右任運而傷者未嘗不有也王者根本無明也左右者見思惑也見思如盡將破塵沙矣然而非空觀能破惟用假觀此惑可破塵沙之爲言者言其不明者多也不明者何法耶謂世出世法世則經濟王伯天文地理陰陽筭數吉凶消長文武雜秩萬物所由周知根本出世則三學六度十方塵刹佛土或設法之軌度生之儀種種方便三十七品及八萬法門等一皆通徹則塵沙無明斷矣此菩薩初斷此惑徧遊十方國土承事十方諸佛一一問明一一印正了無餘疑自是而後鳥亾鵠白莫不知之矣此假觀工夫不過博訪先覺無事不知也言無明者謂觸事面墻也塵沙既破將破根本無明矣根本之爲言者言其能爲一切衆生惑業根本故也此根本無明最初本淨本不覺故迷而循動三細生焉此三細者爲見思塵沙根本見思雖有良師父兄善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塵沙是其枝條枝條雖則先斷根本猶在行者此際惟以中觀之斧破之然此三細於稡嚴經中分爲四十二品破之四十二位者謂十住十行十廻向十地等覺後心兼前塵沙無明故曰四十二品初住菩薩以中觀力四十二品中斷最初一品無明而入初住即能王百佛土封疆矣一佛土封疆一大千是也一大千者即積一千箇天地謂之小千積一千箇小千謂之中千積一千箇中千謂之大千而初住菩薩如此大千佛土能王一百矣夫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未始爲道障而所以障道者特自身自心耳故昔人有言勤勞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智即妄心也身即妄身也夫妄心者託物而生者也妄身者假物而成者也然惟真心物生不生物滅不滅真身氣聚不聚氣散不散物者何前塵之謂也氣者何四大之謂也所謂妄心者觸境生情好惡代謝從生至老從老至死綿然不斷於不淨處躭湎味着如自髓腦執吝不舍雖有良師父兄善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然棄舍改惡遷善猶至於結恨者不少也此者此際惟以中觀之斧破之然此三細於縲縛之中從縛入解縛之中從解入縛縛解解俱無所著縛解俱無所著故名爲解脫

謂人頭牛耳又有勞勞勤勤深謀遠慮以養生爲計者貧則冀富富則冀貴貴則冀壽壽則冀仙情波浩浩無有窮已此謂癡衆生也究而言之如此妄念終朝汩汩畢世辛勤不過最初一點妄心不能空耳我故曰飲食男女聲色貨利非能障道也障道者惟此妄心也此妄心又名智者何哉以其善謀能畫故也若能廢此妄心從前種種勤勞如湯消水洋然蕩矣然能廢此心者非真爲死生漢子英靈豪傑未易易也金剛般若經中須菩提首以降心爲問者蓋知此心苦海源頭生死根株故也此心一廢智識銷融所謂真心者如浮雲散而明月彰矣明月照世高低遠近四海百川行潦蹄涔處處影見然未嘗有心也惟悟此心者雖凡夫而即佛矣不悟佛亦凡夫也妄心真心並陳於此有志出世者留心焉妄身真身不暇言矣

能所分而不斷者良以能本非所所本非能能所不自所能不自能中所故然則能不自能所不自所能故所由所故能則功屬於所矣由能故所亦功歸於能矣功屬於所則獨立者所也功歸於能則獨立者能也凡謂獨立者能也則獨立則有待故曰獨立則無待故曰不分不獨立不分知此則得實相之用矣實相者毫無滲漏之謂也

古人云難易相成是以難即易之機故畏難者謂之自塞易機易者靈而常通之謂也通即易易即變變則神

大智道人每曉人曰世之迷倒者莫甚貪欲而貪欲之起起於前境前境雖衆惟男女色相最爲妖嫚男愛女色觀女如花女愛男相觀男如寶綿着生愛雖白刃甘蹈湯火可赴敗名喪德玷俗戕生亦不暇顧矣殊不知揭好箇入路由是而觀在身則爲妙觸宣明在耳則爲妙聲宣明一根既然何根不爾又四大師曰願和尚與信祖信大師年十四衆粲大師曰願和尚與信箇解脫法門粲曰解脫則且止即今誰縛汝信遂大悟於言下古德有言曰磕着撞着無非入路良不我欺也

師曰坐靜有三品曰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者但能舌拄齶齒關謹密雙手握骨外肉骨而觀其空外空而觀無生夫無生者衆聖之所宅萬靈之所始故曰惟得始者可以善終如不窮其始而死雖金棺銀槨藏之吉地謂之善終可乎

若有任安得有滅惟其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所以能作作止止任任滅滅也有人薦此則三世十方五蘊十八界拈取絲毫許向人前拋擲吾恐黃面瞿曇亦無辣手

楞嚴經曰妙觸宣明此語開剖本光無剩矣第學者思致不妙往往當面蹉過昔有堂頭問僧隔壁聽釵釧聲即破戒戒作麼持僧曰好箇入路由是而觀在身則爲妙觸宣明在耳則爲妙聲宣明一根既然何根不爾又四祖信大師年十四衆粲大師曰願和尚與信箇解脫法門粲曰解脫則且止即今誰縛汝信遂大悟於言下古德有言曰磕着撞着無非入路良不我欺也

師曰坐靜有三品曰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者但能舌拄齶齒關謹密雙手握

拳夾脊天柱挺竪不欹以信力爲主或持半偈或持佛號及呪上有嚴師慈護下有法侶夾輔是謂下劣坐也平等坐者初以識破根塵識三界爲主於三界始末洞悉無疑臨坐時視身如雲影視心如網風別無作手若能堅勁昏散痛癢自然剥落或一坐半日或兩三日飲食不進氣力仍舊是謂平等坐也增上坐者始以洞徹本心爲事或以古德機緣關技癢者自然疑結不化若負戴天不共之仇我不欲嗔悶而嗔悶塞破虛空直得依正聖凡合下盡翻窠窟有此等志氣力量累足蒲團以刻超刦而無超刦之心到此時昏散無渠栖泊處盡十方三世都盧是一箇話頭迥迥然在前塞煞眉眼忽然心地有爆荳之機不生欣喜何以故渠我故有今適相逢有何奇特是謂增上坐也

小人與君子處莫之然恒有不快君子之心此正小人之情也如小人幸而自知此情痛力克治則不煩歲月便覺與君子處則快然與衆人處則惕然矣從此以明勇爲前茅克治弗已將來與衆人處則快然與君子處則惕然也如至此更克治之不休則又非深於悟自心者不能耳

天機粗澁佛語即障萬苦駢集而天機深者皆導師也故曰善用其心觸處緣因不善用心頭頭障礙如威音之前未有佛興而因緣無地則威音之師畢竟其誰殊不知苦即道師何用別徵然威音之後亦以苦亦以樂亦以不苦不樂雜示而爲熏機又萬不同也惟威音非苦煎逼雖天機深覺亦難開覺開則一切緣因皆從中流出此威音果上之用也思之則凡有疑滯可觸類而通矣

凡夫之知周乎六尺聖人之知無外不了然凡夫之知離無外不了之知則知無所本如喚六尺之知必爲自心則心惟六尺而六尺之外毫無所知如洗蕩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終不得矣如不洗蕩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亦終不得矣故曰即能知不得徧知離能知不得徧知離即離非不得徧知即離即非不得徧知此聖人萬古不欺之言也

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下而不能高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引接

夫眞心明淨本自圓照照極昏生瞥成業相由是轉現頓興冥然能所然而智相未起猶無分別因不了現相從自心生妄生分別分別即智相也智相即是意識種種愛憎千態萬狀變幻無常妄分疆界若無意識而眼耳鼻舌身之五識雖各寄根各守分限然皆無分別既無分別五本無五則眼耳等識言一亦可言五亦可六根不能互用總因意識橫計眼則能見耳則能聞等意識若空則眼耳識等終日見聞未嘗見聞以無分別故凡有分別即有能所能分別者是心所分別者是境心境角立物我紛然故迷波明淨所以一箇精明分爲六用眼乃見色耳乃聞聲情塵交互妄生妄滅無有了期故眼離明暗則無見體餘五亦然見體既無誰明塵相塵相既無見體亦無塵見雙亡元一眞心此箇眞心情生則轉爲根塵情空則根塵元是眞心根

塵眞心迷之成二悟之元一只此一名待二
乃有二若不有一何所寄譬如説箇不可得
待有可得有此不可得始有可得若無不可
得可得亦何所寄則前所謂業轉現三相及
智相復歸元眞蓋迷元眞而有此等悟此等
而顯元眞此等元眞不是兩物譬如一箇醒
人少有昏生雖聞外聲又不明了雖不明了
又聞外聲喚他作醒實不明了喚他作昏又
聞外聲到此境界謂之昏醒相半有人喚之
則隨醒邊無人喚之則隨昏邊既隨昏邊外
不了境内不作夢昏然而凝能所未成少頃
入夢能所則有初者謂之證自證分二者謂
之自證分入夢則分能見者謂之見分
所見者謂之相分法喻叅合理自曉然
色生處即是空生空生處即是色生萬法雖
廣無越空色苟能洞達色空則無塞非通無
通非圓圓則理徹事窮佛祖聖賢便可同一
鼻孔出氣矣
根塵非物妄想成迷妄想元空根塵成滯余
以是知根塵非妄想而不有妄想非根塵而
本無不有則山河非礙本無則念慮非知山
河非礙則無往而非身念慮非知則無往而
非心無往而非身則塵塵剎剎皆功德之聚
無往而非心則念念心心總妙應之機情與
無情本來一片佛與衆生元非兩致是以衆
生笑語即如來圓極之談諸佛梵音即衆生
誣諧之語或謂我但按指海印發光或謂我
謦欬涕唾皆西來意眞不我欺自是衆生不
了自心非幻成幻直下知歸本來成現雖然
彼眞主卒然相值則所冒偏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睜眉努眼高談濶論孰不自謂聖賢豪傑之
徒一朝撞着箇沒面目漢子將無孔鐵椎輕
輕敲擊未有不眼目動定支吾不及如是而
安望其能知四難之旨乎
皮裘子曰外離無合外合無離離由合生合
由離起以離推合合無所從以合推離離無
所自至人知離合無我遂推至於遠近無常
古今無待也是以先天而生不爲老後天而
降不爲少近取諸身既其然矣遠取諸物未
始有二道焉於六塵之中就觸塵推之如此
倚唯悟徹心光者信手便用若定上座從臨
濟來或問如何是禪河窮到底定即掬住擲
向橋下有同行者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
膿直教禪河窮到底定可謂信手便用者矣
如是之用出世即名爲佛經世即名爲儒養
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户者譬猶賈舟自無
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
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
彼眞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户者譬猶賈舟自無
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
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
彼眞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户者譬猶賈舟自無
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
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
彼眞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户者譬猶賈舟自無
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
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
彼眞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修行易而悟心難悟心易而治心難治心易
而無心難無心易而用心難如倚門傍户者
不可與語此也學佛者倚傍釋迦學儒者倚
傍孔子學道者倚傍老子離却倚傍露地上
立脚如師子王往返遊行跳躑自在了無依
倚唯悟徹心光者信手便用若定上座從臨
濟來或問如何是禪河窮到底定即掬住擲
向橋下有同行者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
膿直教禪河窮到底定可謂信手便用者矣
如是之用出世即名爲佛經世即名爲儒養
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户者譬猶賈舟自無
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
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
彼眞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户者譬猶賈舟自無
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
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
彼眞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
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
修行易而悟心難悟心易而治心難治心易
而無心難無心易而用心難如倚門傍户者
不可與語此也學佛者倚傍釋迦學儒者倚
傍孔子學道者倚傍老子離却倚傍露地上
立脚如師子王往返遊行跳躑自在了無依

然受杖楚者不能究痛之始終則不免魂驚骨駭酸楚入心雖息斷形消神遊氣散而能知者尚抱痛取生生陽世矣而痛猶歷然或自祖而傳於父自父而傳於子子孫相繼積五代而痛始化嗚呼衆生積情積成堅至於賢女化爲貞石萇弘血化爲碧推其所以然之故始從迷性爲情情積而萬化無恒故變化者不出乎有待有待始終之別名也智者知其如此直推痛於未痛之前於既痛之後始終了無受痛之地正當痛時以勇乘明應念化痛爲樂痛化則在有而能無樂存則在無而能有在有而能無可以卷舒塵刹於毛孔在無而能有可以展毛孔而吐山河也故曰善觀察者即一塵而入佛智乃今以觸之一塵始於離合相推延而至遠近古今靡不達也況入塵塵三昧者哉

新三 十八

一切寤時於有色處則見色於無色處不見色此天下之常情也一切夢時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此亦天下之常情也惟達道者以夢時無色處見色之情驗寤時有色處見色之妄皎如日星更有何惑哉

夫馳情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鑑朗照而造極彌容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善用之或執有或執無知有知無所謂真知也真智慧火觸有有壞觸無無壞矣

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境有之心凡有而聖無惟無生之心聖凡共有凡有而聖無者有待之影也聖凡共有者無待之光也向上一路則又非無待有待可能彷彿惟本色衲子鼻孔在手所以生殺自在聖凡交馳正與而奪正殺而生夜光在盤其宛轉橫斜衝突流轉不可以意得之惟其不可以意得者不可以即知求離知求非即非離求

新三 十九

因送亡僧骨入普同塔問大衆曰此把骨頭與天界寺佛牙且道是同是別同則凡聖不分別則心外有法速道速道衆無對良久曰一入普同僧海裏慈悲波浪潑天香

神發悅況醉無上醍醐者哉

包萬物者天地也包天地者泰清也包泰清者知是何物有物則不能載有形無物則功覺無限清涼不求而足殊不知饑渴之初有何所存知則不疑疑則不知不知而不求其知終不知矣人爲萬物之靈知愚知賢知寒饑渴者存焉但肯徐而察之如池開水滿

月忽現前豈待傍人指點然後見哉雖然衆人以飲食男女生饑渴自衆人而上者以功名生饑渴或以義理道德性命生饑渴雖復高明與卑暗之不同而饑渴之前者未始不同也故君子急以聞道爲前茅

夫空色一條而或兩之兩之者人自兩耳所謂一者果兩乎哉然一若不兩則萬物奚源兩若不一則衆人絶梯聖之階矣故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梧桐壯風芭蕉壯雨梧桐芭蕉産於地而風雨來乎天如風雨不資乎兩者之善壯則飄風驟雨乃知其威而微細時桐蕉雖有若無也故曰天不資地無以生地不資天無以長夫有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尚必相須而能成其體故毛蟲羽蟲荀無雌雄則其化也易窮今有人於此進道德而退勢利殊不知微進則退無其母微退則進無其資若然者道德勢利初非兩物也惟善用者勢利皆道德也不善用則道德隱然流而爲勢利昧者不知也是故道不足則以德濟之德不足必資乎仁義仁義不足必流於刑名惟聖繼聖則不流降是吾不得而知焉

古之憂天下者以飲食男女爲大欲思欲治之殊不知憂其一而不憂其二者也夫飲食男女若無能知則相悅之地甘味之本無由矣能知之不憂而憂所知是不知類也然能知難破類油入麪以其習熟成性苟不能洞明本心以無我而靈者治之則油終不出矣今天下號稱講道者不知能知是賊豢養無法又力滋培之所謂無我而靈者亦終屈而不伸矣更有甚者認能知爲主人公爲見性爲良知噫喚奴作郎何其甚也夫螻蟻之知能周芥許鵬鵬之知能周數千里然究其所從名有大小能則一也故曰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非聞道者不能焉如龍聞以神蛇眼聞牛鼻聞根易而聞不殊則能知者可以類推矣

一身九想初皆强觀强觀力熟應念俱見見脹則惡見壞則恐恐惡難堪計棄此身如厭死蛇腥臭逆鼻魂夢殽觫況復眼觀行者至此欲覓淫心等焦穀芽如石女兒十方推求五內徧搜一切毛孔徃復搜剔臭穢薰蒸淫念何地惟求一死乃快吾意一想力成慾海頓枯若彼諸想一一成就何穢不滌穢想既爾淨想之因初無定相一微之忽忽而隨流流而不返計臭爲香由忽積刹由刹積時由時積日由日積月由月積歲由歲積刼由刼積迷如油入麪情不復性麪難出油一迷永迷覺路昏黑愛欲爲命升沉萬端六道板築三塗習熟刀血火燒飲食衣服苦痛無量徹心入骨聖人哀之教即此想强觀不淨不淨功圓顛倒習化即蛇而龍即凡而聖長揖苦趣生死縛解無我之樂樂無有盡逆推其功由一想始

觀照般若佛與衆生同體是實相般若此心本來喚識不得喚智不得故曰説是一物則不中柰何無性隨緣瞥生一念自爾之後三細六粗次第名焉所謂大圓鏡智者法身上用平等性智在凡夫時名染污識此染

汚非是外染汚謂其計八識見分爲我究理言之見分實非其我以其橫執而計之爲此識體此識體以我爲主即生癡見慢愛謂之四惑此四惑不比六識煩惱動心發念乃生乃是莫知然而然凡觸境界自然而憎自然而惡此習最細又喚做俱生無明此就染言也若就淨言之六識作法空觀即七識法執自伏如六識作二空觀久六識自轉爲妙觀察智久而精進觀力漸猛即七識我法二執溶然冰銷成平等性智至於八識及前五識化爲大圓鏡智成所作智此二智在果上一念相應時轉不涉階級者也前所謂三細六粗者八識之異稱也由是觀之莫愁八識不成成所作智但要六識成大圓鏡智五識不成成所作智此二智在果上一上著得力見得透日積月深自然轉識成智

新三

六識既轉成智不坐頂墮加功不已七識自然轉平等性智此二智在凡夫最初發心出

二十三

世一念至於第七地是其收功也至於八地九地十地及等覺皆無功用到也

比來佛法大患患不在天魔外道患在盲師資七大錯耳一者以爲禪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在教乘上我且問你安禪師讀楞嚴破句悟道永嘉看維摩經悟道普菴肅禪師英邵武皆讀華嚴論悟道你謂唯禪家機緣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豈非大錯二者以爲知見理路障自悟門道不從眼耳入須一切屏絶直待冷灰豆爆發明大事始爲千了百當一得永得我且問你當世黑白中誰是有知見理路者你若果檢點得一個半個出我也不管他悟道不悟道敢不惜之只恐亦不多得一日王介甫問蔣山元禪師曰教外別傳可得聞乎元曰公有障且以教海資茂靈根更一兩生來乃可耳今人去介甫遠甚尚未解爬先學走豈非大錯三者以爲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爲病豈非大錯五者人生未必無欲有欲能制而弗隨非賢者不能又有縱而不制者頗籍多生慧種稍涉獵教乘或得一知半解即眼空一切以爲古人造理不過如此本來無事何必別參於此着子最爲穩當我且問你淨土染心人生逆順境風之中又東飄西蕩作不得一毫主宰我且問你古人見得即用得着你這般沒頭腦即見得用不得尚未夢見敢無慚無愧莽撞說大話徒招苦報豈非大錯六者三教中人各無定見學儒未通棄儒學佛學佛未若全淨心生者心既全淨何往不能生淨土若全淨心生者心既全淨何往而非淨土奚用淨土爲如是以爲念佛一着子能勝參禪看教豈非大錯四者有等瞎公雞聞眞雞啼皆倣效作種種聲以爲動念即乖本體思量便落鬼家活計況復有

新三

二十四

言乎我且問你此等見識爲是解爲是行解則何乖動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飯熟後方能酬一轉語亦不乖本體諸大禪老皆許其悟徹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非鬼神通之心開而明也思量何傷觀音聞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爲病豈非大錯五者人生未必無欲有欲能制而弗隨非賢者不能又有縱而不制者頗籍多生慧種稍涉獵教乘或得一知半解即眼空一切以爲古人造理不過如此本來無事何必別參於此着子最爲穩當我且問你淨土染心人生逆順境風之中又東飄西蕩作不得一毫主宰我且問你古人見得即用得着你這般沒頭腦即見得用不得尚未夢見敢無慚無愧莽撞說大話徒招苦報豈非大錯六者三教中人各無定見學儒未通棄儒學佛學佛未

通棄佛學老學老未通流入傍門無所不至
我且問你你果到孔孟境界也未若已到決
不作這般去就若未到儒尚未通安能學佛
佛尚未通何暇學老老又有一等人謂佛家道
理先是義利關頭便見不明白何況聖道且
二十五
其書汪洋汗漫卒不能摸其邊徼不如各守
已道却不省事我且問你你悟佛心否若悟
佛心心自無疑無疑則無悔無悔即入信今
你不愧自已天機淺陋反疑佛經豈非大錯
七者在家出家之人較唐宋黑白天淵不同
唐宋時人若裴休蘊軾於宗教兩途並皆有
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讚揚吾道猶夜光照乘
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粲然與佛日爭明即吾
曹或與之酬酢若韜光禪師荅白樂天偈寂
音尊者酬陳瑩中之古詩亦自風致有餘至
於碑文經序雖長篇短述不等然與修多羅
若合符契非真得佛心者孰能臻此至本朝
自宋濂以來能以語言文字讚揚吾道者不
道全無敢謂亦少蓋唐宋諸公與方外人遊
俱能超情離見裂破俗網置得失榮辱於空
華之中心心相照如兩鏡交光相似故其遺
風餘烈後人自不能附贅嗚呼以情求道所
謂首越而之燕也去情求道所謂離波而覓
水也若人於兩者之間別有出身之路不涉
由以理照之則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以情分
別則物我抗然難以消釋橫謂見前分別者
我心何疑見前所分別者彼物何疑物我橫
執積執成堅堅塞十方何徃非執辟如蜂蜜
初無中邊嗚呼此執之累我遡流窮源自無
始以來至於今日猶漬水於冰冰日漸厚堅
者不化而厚者愈堅如是積習堅於大地厚
於須彌若欲破蕩苟非了悟本心目前無待
於境緣逆順中痛以無待之光智慧猛火燒
然力深則此習千佛出世終難化也靈潤法
師野火四來無逃避處同行逸散潤師即作
唯心觀禦之以爲火宴自心豈有心能燒心
之理此觀稍入火即潛息此乃破蕩堅習之
樣子也如是而塵自忘而念自消塵忘念消
本心始全以全應物物無不順物無不順雖
應無應應而無應則古今中外誰物誰我即
如以我周旋於我我外何物以物周旋於物

物外何我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蓋自遠而習近者之能事也如得近者駕近以接物則此道光大矣示學者圓顱方服頂冠束帶謂之黑白之徒此兩種人或由儒而入佛由佛而入儒或終不相入或相入而變化無窮儒亦可佛亦可此之種種遡而上之云何忽生之前譬如大火聚上無一可泊泊則焦爛不旋踵矣故曰衆生攀緣之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由是而觀以攀緣心學出世法出世法皆攀緣也以無攀緣心學世間法世間法皆般若也今有人於此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惟衆禪究話頭足以見道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則永嘉讀維摩經而悟六祖聽金剛經而悟普巷肅看棗柏華嚴論而悟天台智者讀法華經得旋陀羅尼三昧如此樣子難以廣舉又宗門機緣皆諸祖舊案苟得其人據案則典刑可步賞罰可行照用不惑綱宗在握於喑嗚叱咤之間棒喝雷霆之下偷心頓死活句縱橫苟不得其人所謂千七百則葛藤翻成魔繞一遭纏縛萬刼難解何以故見刺入心故古德有言曰文字語言葛藤閒具本無死活死活由人活人用之則無往不活死人則無往不死所患不在語言文字葛藤顧其人所用何如耳又外語言文字而求道者即語言文字而求道者世人謂之宗教宗教既分各相非是一則以爲宗可以悟心教惟義路義路惡足明自心哉殊不知精義則能入心我心也到此田地即佛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義之別名故宗門大老有大機大用苟不入神機用何自故曰解得佛語祖師語自然現前真萬古之名言也常黑庸白菽麥不辨雌雄未識妄自謂文字語言我不必求之離文字頓然超悟者吾始快心如此之流眼中親曾勘驗十個卻有五雙都懷此見不化管取佛語終不精佛心終不明兩者既無所入復旁搜曲問雖黃諸方某善知識如何某善知識不如何一旦利害當頭死生信急如何不如何亦總記不起了況能死生自在乎故曰憂不深不免忽畧病多太細求猜刺鬼在我願一切黑白賢豪教不可不精宗不可不明教精則佛語我語也宗明則祖心我心也到此田地即佛入儒即儒入佛終不相入無可無不可自知用處誰槩動得汝雖然猶是途路之勞向上一着猶未夢見在示法屬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二一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二」。

一　三二一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法語」一行。

一　三二五頁上一九行第一五字「中」，[徑]作「由」。

一　三二七頁下二行「禪河」，[徑]作「禪和」。四行同。

一　三三一頁中八行「揣摹」，[徑]作「揣摩」。

一　三三二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四　新四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問汝一歲之前多少歲數汝答一歲之前父母陰陽交會如未交會又問汝父母兩家念頭不動則陰陽交會境界又在何處若曉得父母念頭未起時則汝之歲數多少必定知得下落如這一點不曉得便是買檀香雕佛佛終不解放光若透徹了這一點即狗糞雕佛也解放光破汝覆盆之暗且人生幾何苦多樂少生死不明一息不來驢胎馬腹又恁麼撞去了可不哀哉古德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我則曰出得頭來休要問五千劫裏細尋思　示鍾生

師問子今現在之身惡得而有對曰假借四大而有問曰四大未聚之先子身惡在對曰身本無有問曰四大既散之後子身惡在對曰亦無有師舍然大笑曰子求身於四大未聚之先既散之後皆無有獨現身假借四大而有以理推之得非兩頭無而中間有乎兩頭既無中間獨有恐無是事子當熟推之先有中間而有兩頭耶先有兩頭而有中間耶倘推之精熟觀智剖開子然後再來爲子痛究子心又復何在如究身未精即乃究心心終不精故曰審名以精義精義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東方聖人西方聖人必由道也故顏子則隳肢體黜聰明老氏則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東方聖人也則又聖凡不辨始覺無功矣安有是處哉　示李聖奉

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不二遶順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普賢普眼金剛藏彌勒清淨慧威德自在辨音淨諸業障普覺圓覺賢善首法菩薩等共入神通大光明藏嗚呼是大光明藏豈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獨有之而一切衆生果無分耶雖然一切衆生迷無我靈知而認攀緣有我之知爲自心是以貧女宅中之寶藏窮子衣裡之明珠現有而不能用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此我婆伽婆之語也昔人以具易證真淨文禪師呼爲糞臭奴以文字義理障自聖凡無門門啓迷悟迷悟無本本於自心自心不明以耳聞聲則信以眼觀聲則疑矣雖然以耳聞聲則好惡皎然以眼觀聲則好惡何存於此了知毫無疑惑方信不惟大士能以眼觀音人皆可以眼觀音也嗚呼前境不化而融能根不解而脫此邊解也如融與脫功若不昧則境與根未始非本也功若可昧

本心佛語猶疑而不信妄改聖經則其所悟可知已故曰不涉情解當處現前凡聖路斷則所謂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爾時向甚處安著用光曾參道人於長松蘭若且自願持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始而讀讀而成誦既成誦已則持之不假卷帙用光能泝而上之初則假卷帙再而棄卷帙成誦誦而能持持而能精精而能入則所謂神通大光明藏者與婆伽婆諸大菩薩磕頭撞腦時果有分別耶如簡擇得出則不妨他日流水野雲桃源城市驀然撞着始能商量賢善首老漢流通之句時光能幾聲色關頭神通光藏脫被埋沒則生不若不生也用光勉之體之示那用光

夫華嚴大典雖文豐義博實雄他經然其大意不過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謂之理法界一念既生謂之事法界未生不礙已生已生不礙未生謂之事理無礙法界如拈來使用不涉情解當處現成不可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盡之權謂之事事無礙法界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證此總謂之四分也又事理無礙法界自大典東來幾千載而黑白諸豪傑莫不以爲此經是根本法輪皆研精殫思疏之論之至於事事無礙法界則如子聞父名終不敢稱謂縱有強發揮者亦不過以理融事事始無礙若然則大雄氏於事理無新四礙之外設此法界豈不徒然也耶又帝心之與善慧或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等語乃不過旁敲耳夫帝心善慧皆文殊彌勒再來彼二大菩薩於事事無礙法界亦惟旁敲不敢正言今子書乃至於無量生如能直下返照達本忘情情忘則煩惱根拔煩惱根拔前所云患之所自是經於青山白雲之間可謂大有勝緣也者知子前三法界可以智識通之末後一界子若不離智識而求之則終難入矣且離智識而可求之則土木偶人亦可求之矣何待子求子若求而未通未通之處正好猛着精彩拚命求之如命根忽斷則子所書之經譬如塗毒鼓擊之發聲有心無心聞者皆不旋踵而死死後復活再來印可未晚也示麟禪人

有無難必法則自心即是初非有無可限者也又心不活心如水不洗水何以活之能悟此即佛醫耳如有疑即不可放下疑極更疑疑若忽破方可論醫示陳醫生

夫饑寒之於榮辱貧賤之於死生天下莫不以爲患嗚呼知其爲患而不知患之所自是之謂迷迷則不覺不覺則不能返既不返則自生至死莫非背本而行殊不知一生背本乃至於無量生如能直下返照達本忘情情忘則煩惱根拔前所云患之所自肉煩惱骨煩惱嘻皮煩惱抽則六通縱任無礙爲山壁由之直度此謂枝末無明盡也枝末無明盡其靈用尚乃如斯況骨肉煩惱盡乎此三煩惱世人名尚不知惡知其理理既不知惡知其道而所謂德者尤不知矣夫名者義之筌也義者魚也義有衆多會而通之之謂理理而行之之謂道行而功忘之謂德今欲治身心而名義不辨毋乃徒役其名徒役其名計治而有效不亦

癡乎即如有身則有饑寒之迫次之榮辱再次之莫大乎死生又有心則有好惡順我則喜逆我則嗔自是而後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我大覺聖人示之以毘舍浮佛偈如讀而成誦誦而推義推義會理理會可行行則有

證 示寶
上 人

夫貧者思富富者思貴貴者思安逸安逸者思不死殊不知從思有生從生有富貴貧賤勞逸以至萬有諸苦不可勝窮也故欲濟苦海者必以無思爲舟楫而彼岸始登焉然思不能自無必假聞道以無之道不能自聞又必假緣因爲之汲引乃可聞耳夫緣因者誠諸佛之母衆聖之資以相好爲因緣者如觀德人之容而鄙吝自消之類是也以音聲爲緣因者如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之類是也又

新四

以聖教爲緣因大善知識爲緣因善友法侶爲緣因以逆境爲緣因以順境爲緣因或以精進勇猛剥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寫大乘聖典爲緣因故曰佛種從緣起如是種種緣因雖皆聞道之助唯最後刺血爲墨書

六

經緣因最爲超勝但衆生身相執重蚊蠅微而唼之尚不勝怒而拂焉使之不去不已況以利針刺指血流心驚而能挺然忍痛得終勝緣苟非素常信心堅篤識見超羣者豈易爲之唐貫休尊者題楚雲禪師血書法華云剔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部文十指瀝乾成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法燈當痛歌此詩數十遍則身執自輕矣身執既輕此經不過五千餘字書之奚難哉 示法燈居士刺血書金剛經

夫吾曹於日用之中不以無我我所之光照破交錯憎愛之境雖處幽閑寂寞之濱無異乎馬足車塵之地也故曰但自忘懷無往不

妙 碧雲寺語
如 奇等

寺讀東吳支謙所譯阿彌陀經始知諸佛頂光有小大不同有七丈頂光一里頂光百里

新四

頂光乃至千萬里頂光唯阿彌陀佛頂光殊勝無量攝山栖霞寺寺背有千佛嶺嶺有巖龕如蜂房蝟穴高低曲折累然布列其佛身量亦有大小差別先是齊徵君明僧紹請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感天雨四花夢覩佛

七

容於是徵君據夢所見覺後令鑿山成像若干尊功未半而徵君逝矣其子某臨沂令繼父志完之自齊迄元將千載其間寺之興廢佛之成毀皆因緣會遇耳金兀术屯兵攝嶺將戰禱佛冥佑及戰敗績怒令諸將曰佛既不福我祐賊佛即賊也當毀之雪憤以故巖龕像設無擇大小並遭損或身首殘缺以至耳目口鼻臂腕錯壞見者悲之予雖不敏敢藉如來寵靈并素巷禪伯蒼方丈之獎愛願修補之禪伯之孫名海印者實聞子言即願捐軀圖之嗚呼徵君之奉佛兀术之毀佛奉佛心也毀佛亦心也用之善則光流萬世反是則惡塞虛空虛空有壞惡名乃滅慎之哉且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情消常光獨露肯心自許矣此光有七丈至有千萬丈及無量國土者非諸佛道別是皆因中所願不同也海印來前子東西南北之人去住無常姑書此以遺若其勉之

書示
海印

一蝨在耳鳴若雷震一蚤在懷攢唼不寧況乃四大毒蛇盤糾一身人不知怖非喪心病

狂土木形骸者孰能堪之至於四蛇相鬬力有强弱勢有輕重火蛇乘勝則心骨蒸燒風蛇敗績則四肢不舉土蛇質重水蛇性寒一有中我寒痛酸麻精神恍惚苦楚萬狀雖名曰人與鬼無異病後思之可懼可驚是以毘

第四

耶城中淨名居士示疾說法指四蛇爲大患

八

呼五欲爲鴆毒彈偏斥小歎大褒圓會籠入妙百千伎倆淨佛國土成就衆生若然者病與不病顧其人用心何如耳善用其心大患鴆毒即廣長舌相喚何物作病文子不遠數千里抵燕京一旦遘疾將若不起仰藉三寶光被得再生之路病雖漸愈而長途南還秋高木落悲風慘慄行者依依此時能思病中苦惱較今者秋容溢目杖屨飄然不急於此中求箇無疾病方子作箇自在無患人則愧淨名老漢多矣文子來前吾問你正病時有不病者麼文子不能答道人叱咤曰隔江見影橫趨去先後無心分別他文子薦得四大毒蛇未始非四等慈也

示寂言　文子

淨法界身本無生死皆爾情動十界昭然由

九

粗而精由苦而樂則地獄界因十惡所感餓鬼界因慳妬所感畜生界因癡婬所感人界因持五戒所感修羅界因修善兼嗔詐所感天界因十善所感此六界謂之六凡聲聞界因四諦所感緣覺界因修十二因緣還滅所感菩薩界因修六度所感佛界因修無上菩提所感此四界謂之四聖若由精而粗由樂而苦則不能入佛界者在菩薩界不能入菩薩界者墮緣覺界不能入緣覺界者陷聲聞界不能入聲聞界者墮天界不能入天界者墮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涔之蟲之慕滄海哉乃有一種癡人厭浮生有限壽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

新四

起處當知自己所入所墮之界如掌中見紋理條然明白如於十惡境上生心即知是地獄界因於慳妬境上生心即知是餓鬼界因於癡婬境上生心即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十

十

境上生心即知是人界因於嗔詐善境上生心即知是修羅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即知是天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即知是聲聞界因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即知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即知是菩薩界因於無上菩提心即知是佛界因然而地獄苦有輕重餓鬼饑有淺深畜生癡婬有厚薄人道有富貴貧賤修羅有强弱天人有優劣聲聞緣覺有巧拙菩薩佛有差級是皆衆生日用業力所感如鏡照面好醜宛然然地獄衆生欣慕餓鬼餓鬼欣慕畜生畜生欣慕人道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涔之蟲之慕滄海哉乃有一種癡人厭浮生有限壽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

新四

十

能發無上菩提之心乃至直超菩薩境界況天之與人修羅之與仙乎如在人道中不能發無上之心培佛種子則不若地獄中能一念發菩提心衆生遠矣且地獄之苦不爲極於癡婬境上生心即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苦女身之苦最爲極苦雖貴爲天子之母自

謂受福無上殊不知訪道名山叅禪佛海不若貧賤男子多矣何者女人障礙無事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一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但發肯心訪道名山亦由我叅禪佛海亦由我遊行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横自在去來隨意以此言之則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明矣然要脫女身亦不難但能信得善知識言語透徹反邪歸正旁門小道一頓併掃朝去暮來歡喜煩惱忙閒動靜昏沉散亂種種關頭毫不放過惟以毘舍浮佛頌爲根本話頭於一切逆順境上綿綿不斷歷歷不昧持誦將去如是做工夫做得三年五年若無效驗當來若不脫女身不惟我之舌根當破則十方諸佛廣長舌根亦當破也我發此誠實語汝等不能信受不能以十界照心警策日用墮大地獄現身招苦總怨不得善知識咄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示法燈）夫一心不生有無莫待況有聞見者乎雖然一心既生矣六根既備矣舍是而有入者未之有焉故至人說法或以舌根演之耳根入之或以身根啓之眼根入之以至鼻與諸根循環而闡其微無常而納其妙若然者則凡悲歌感慨唾罵譏訶棘林瓊樹衣冠禮樂鼓吹笙簧飲食男女是非好惡戈矛交加鼓而進之金而退之寂寞雲林喧囂市井皆如來廣長舌相也有入無入顧其聽者何如耳萬曆歲在癸巳春三月十有一日夕陽在峰爐煙凝翠虛堂若鏡心眸澄渟時開郎趨入肅拜而立齋頭有身根說法眼根聽受舌根說法耳根見納之語予不覺舍然大喜曰吾子可謂知言矣因援筆書此以廣其義焉（示道開）聖人設律所以防奸邪祖制綱宗所以防魔外是以是凡是聖若不打這箇圈圈裡過得縱有些微見地皆非正因故巖頭奯禪師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年來去佛遥遠真子簡出在處逐隊成羣胡吼亂吼若遇箇作家拈大明律一條據贓問罪直饒你古佛再來也須納欵況小根魔子者哉雖然如是且道末後又作如何話會天上樂有盡人間苦不窮百年如曉夢莫待醒來空

老漢挂搭清涼山中一日浣禪人白曰浣患熱病幾三月時浣母視病勞頓不堪怨而祝曰這厮何不早死於是浣知母慈不及佛慈多矣老漢不覺愴然久之乃謂浣郎曰汝知言矣然而猶未盡善也佛慈之於衆生雖天覆地載空包萬有亦難喻之況情愛之父母乎父母觸惱至極則怨心猶生衆生觸惱如來遠經塵劫猶且委曲方便慈護之不暇不至成佛終不已也由是觀之佛慈母慈豈可同年而語哉（示浣禪人）

萬曆辛卯仲秋三日達觀老漢被業風吹到一處名曰華嚴菴菴前有流水菴背有青山青山與流水廣長舌相寒時老漢問浣禪人曰此菴名甚麼對曰華嚴菴老漢從容就上一拶我聞華嚴有四法界一曰理法界二曰事法界三曰事理無礙法界四曰事事無礙法界且道理法界現前時事法界在甚麼處事法界現前時理法界在甚麼處事理無礙

法界現前時事事無礙法界在甚麼處若謂理法界即事法界事法界即理法界此便抹界前兩重法界了也只成得個事理無礙法界若謂事理無礙法界則是釋迦老人開事事無礙法界成個有名無實去又四法界中前三法界特爲後一法界作前茅耳是以前三法界饒你透徹了第四重若過不得不免逢緣觸境種種嬰障礙去此種種障礙亦非天降亦非地湧亦非人與亦非境礙其病根只在事事無礙法界關梭子卒未能掉臂過得此個關梭子非但今時學人透不過去昔有一座主內外淹博於黃面老子所說一大藏教無不指掌明徹於孔老百家亦無不詣極自謂經世出世無不了當且有一條好熱肚腸病天台賢首慈恩三宗及外教侮慢佛法互相冰炭擬作一書折衷三宗墻塹內典適有一禪人問曰我聞座主欲折衷三宗不知座主是誰家兒孫座主曰本宗賢首禪人曰杜順是華嚴第幾祖座主曰是第三祖禪人曰此老有個頌子曰

壞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敢問座主如何理會座主舌大而不能答禪人曰此是你本宗關梭尚透不過敢折衷他宗乎由是座主發憤參方去達觀老漢即今爲現前大衆再下個註脚使人人晉取當下了徹雙林傅大士乃彌勒菩薩化身渠亦有箇頌子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謂傅大士頌子與杜順老漢是同則彌勒菩薩乃慈恩之始祖也杜順亦文殊菩薩化身乃華嚴第三祖也而慈恩本宗相宗華嚴本宗性宗性之與相從來冰炭不相入者如何說同若謂是異相宗如波性宗如水波不離水而有水不離波而顯如何說異又臨濟有個四料揀一曰奪人不奪境二曰奪境不奪人三曰人境俱奪四曰人境俱不奪汝大衆且道四料揀與四法界是同是異謂同則餙你華嚴四法界重重了徹於臨濟四料揀中又透不過謂異則臨濟所傳佛心也華嚴四法界所詮佛語也豈佛心與佛語自相違背者乎老漢生平不耐扯葛藤今日只爲現前大衆於華嚴四法界中如盲人摸象相似乃老婆徹困如此雖然永嘉大師有言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盡碎嗚呼聖人慈悲之心豈啻天覆地載而已豈啻慈父慈母而已但衆生不悟自心故不知佛心既不知佛心安知佛語宜乎於四法界中撞頭搕腦左滯右礙過在未明自心耳且道如何是自心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咄莫道是兩重公案疑則痛參去

師問本公居常人謂色身有壞法身不壞且道夢時法身在否本曰在師曰夢時身與醒時身同否曰同曰醒時身有壞否曰有壞曰夢時身有壞否曰不壞曰醒時身既有壞則夢時身應同有壞夢時身既不壞則醒時身應同不壞弗爾即不可言同如何甄別

師問本公凡作一字少一畫可成字否本曰不成曰有義否曰字既不成安得有義曰畫全成字否曰成曰有義否曰有義師曰且如身字有幾畫本曰六畫曰義在那一畫本無語少頃進曰義在六畫師曰均等六畫不均等六畫以成其義曰均等曰總均別均若總均則義總在初畫餘五無義別均則畫畫有義散則不成本無語（二段俱示本禪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能制大欲者則可與言無上覺道也夫欲之難制甚於毒龍猛虎於是覺帝顧命之際阿難請問佛滅度後四衆人等以何爲師如來勅曰我滅度後凡我弟子以波羅提木义爲汝大師能若是如我住世無異由是觀之則波羅提木义既爲佛子敢弗欽承通來去佛時遥豈惟山陬海隅僧徒不遵戒法即名山寶地不知波羅提木义是何骨董嗚呼自心清淨戒根本潔自心空寂定水本澄自心明徹慧光圓滿一念之忽無端强照所謂本具戒定慧迷而爲貪瞋（十六）癡矣自是從生至死從死至生死死生生纏綿業網升沉靡常或鱗甲羽毛天冠人服苦樂萬種皆曰無明故曰隨順無明墮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若然者無明智慧辟若一指之屈伸耳予奪皆由自心焉用他力顧其人自肯不自肯何如耳果自肯發心雖至愚之人渴而知飲饑而知食男而知女女而知男既辦肯心即將此知知身非有知心惟名身心解脫則逆順境緣千差萬別皆發揮我自心之光也到此時節智慧尚無地可寄況愚癡凝乎予以是知人無愚智但在發心不發心耳故智慧之人肯心未發亦與牛馬無異現前大衆已往所作從此無論既經拈闡以來斷須共遵佛勅杜絶女人無令入寺女人既不入寺自然德香清遠泉石生光亡者得生善處生者俱獲禎祥少遠佛勅死者愈墮生者滅亡現前大衆各各要知好惡必以波羅提木义爲汝大師無得怠慢無貽後痛（示覺山寺僧衆）

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往淨慈衆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照問恁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異日照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盖照喜其俊邁後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前解往衆焉蒙印可師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心解脫則逆順境緣千差萬別皆發揮我自心之光也到此時節智慧尚無地可寄況愚癡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嗚呼汝看這滅翁老子六歲即知有此事見佛照發之見松源了之及出世爲人一機一境片言隻語生殺自在魔佛膽落辟如淮陰出師霍光立朝節制典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故曰衆須實悟須實悟用須實用汝三

人既皆割斷世緣同心行脚老漢雖不敏有
幾句淡話布施汝等前途作個主杖子也須
知好惡始得用去第一句斷得盡第二句做
得徹第三句隨分過能於第一句中薦得不
唯可與佛祖爲師要見滅翁老子面目亦不
難第二句薦得管取汝等天上人間受大快
樂去第三句薦得又不若即就目前隨緣度
日亦好何必水雲萬里討甚勞頓雖然古德
有言汝有主杖子與汝主杖子汝無主杖子
奪汝主杖子且道爲甚麼如此咄妙德菴中
辭我去兩行熱淚爲誰流

此三則機緣皆是古人了大事之邊廬也
雖然行在中途卒風暴雨忽然到來亦可
以作個躲避苫架免得淋頭澆面去汝三
人既取斷得盡第一句則念佛持呪誦經
總屬第二句中不知一切果斷盡了我問
汝等茫茫行脚畢竟以何爲主杖子辟如
樵夫入山不持斧子漁翁入海不持網子
將甚麼斫柴將甚麼捕魚汝等黑樓莽撞
如此竟不自知可笑可痛老漢憫汝等愚
癡忽畧特着當家的持三則機緣授汝等
前途作個主杖子大須要知好惡如旃檀
不知其香狗糞不知其臭逆境不知忍辱
順境不知厭離忠言不知爲我阿諛不知
害我如是行脚縱行到頭白老死有甚利
益由是觀之莫若不出門好雖然男兒自
有冲天志肯落尋常流輩中畢竟此三則
非危乎危果非微乎微乎危乎危乎微乎
有人於此苟有志於道德功名之域不能尊
其所謂微者寧惟所願弗克將靡所不至焉
噫萬類紛紜唯人最靈不能重此而重彼非
夫也（勉馬大之）

夫火非膏不延膏非薪不熾或者以火辟神
以膏辟精以薪辟形故精竭形腐則神不留
矣若然者火未嘗不在微膏與薪則相不可
顯故曰相火者火之皮膚也若所謂性火者
豈可以耳目聞見之所既哉第貴神而明之
耳

古人以衣惡衣食惡食則謂之能甘澹泊大
率惡衣不過櫚蘇之類惡食不過糟糠之食
吾雖不德夏則喜着櫚蘇冬則樂服布裘食

則糟糠菜根荳查靡所不甘至於斷食或一日兩日或三日習以爲常畧不經意嗚呼吾雖如是不知後之居喜福者果能踐吾之志否如能之則叢林自然秀茂鸞鳳自然翔集法道自然興隆山門自然無事噫青山流水可以怡耳目貝葉蘇燈可以澄身心天子不得而臣之諸侯不得而友之一介匹夫而能臻此者皆佛光所被也可不自重乎

自佛法東來天下但知有佛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僧殊不知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及十二部經皆以僧爲本源也故曰僧者佛法所從出而本源不清則佛之與法有若無也乃僧之本源則又基於性事二戒性戒者洞明自性決了無疑即名性戒事戒者初則根本五戒中則沙彌十戒後則比丘二百五十戒五戒者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十戒者五戒後續增不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牀不故往聽音樂不手捉金銀生像等不過中食二百五十戒者茲不暇述是名事戒通來世道交喪凡爲僧者事戒茫然不知況望其洞明性戒乎涿州石經山爲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像蹴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爲草莽金碧化爲泥塗究其病源在吾曹性戒不明事戒不持故耳老漢實於此山有大宿因感慨今昔不能坐視於是命諸檀越贖琬公塔院已贖自隋以來高僧骨塔二百餘座已復思業既失而歸復復而無所守不若不復乃集東雲居西雲兩寺住持并執事僧等撞大鍾撾法鼓次告以根本五戒者培事戒之鏡基也尒等自今而後各宜懺悔前愆改往修來於毘舍尊者琬公尊者諸護法靈聰本寺護伽藍神等授以毘舍浮佛傳法頌聞性戒之本源也則性戒有日明於根本五戒勉强受持能千百五十戒五戒者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十戒者五戒後續增不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牀不故往聽音樂不手捉金銀生像善知識委曲提拔性戒事戒果能如車兩輪不相干不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自已分上了不相干不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脳看畢竟是甚麼不得作世緣支撑亦不得作佛法會取久而恍然自省則其工愈倍矣如或雖欲行脚求心不息緣念紛然今日某州明日某縣奔南走北目盼心馳至於白首終無成就直須按下雲頭捨着性命歷艱經險面皮若生鐵鑄成遇樂逢歡心志似純鋼打就心不到境境不到心如是則有少許行脚分耳

夫利較名則名高於利名較身則身復親於名身較心則心又密乎身心較性則復爲彼種種本故曰窮理盡性嗟乎性若可盡則欲盡者果何物哉如金剛與泥人揩背而痛癢甚奇但未有知之者殊爲土地恨也示陸季高

夫玄黃無咎咎生於情情若不生觸目皆道故情有理無者聖人空之理有情無者衆人惑焉古德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又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由是而觀則得心者千差皆如膠境者一眞紛擾嗚呼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所謂一法者果即心而有耶果離心而有耶果非即非離而有耶學者於此苟能諦審觀察觀久緣熟爆然心開則離亦如即亦如非即非離亦如若然者無往而非如新四

矣豈可以萬盡之哉萬如當痛持戒珠無爲五色糞之所埋沒勉之勉之示萬如禪人

夫情未變之初謂之心心之前謂之性性體本具明靜二德以性體無外不能自覺故強照生強照生則明靜之德變而爲昏動矣昏動既作則萬法生焉而變化莫窮也故名無知覺者謂之依報謂之器界有知覺者謂之正報謂之衆生此自本而末也又謂之順流謂其流逸前塵陷於根界夫根塵既備有待鏗然似不可解矣蓋由昏動昧之動散也故又謂之昏散鳴呼昏散果何物哉置我於生死浩然之中顛連長劫痛苦靡窮竟不能擺脫消解使我現前日用之際如處覆盆之下如溫飄風之中無須臾明靜者非天地非鬼神爲之祟究其所以必使我常明反昏當靜動既作則萬法生焉而變化莫窮也故名無知覺者謂之依報謂之器界有知覺者謂之正報謂之衆生此自本而末也又謂之順流謂其流逸前塵陷於根界夫根塵既備有待鏗然似不可解矣蓋由昏動昧之動散也故又謂之昏散鳴呼昏散果何物哉如流蓋逆無明流而入法性海故曰隨順無明二十四

不能又曰聞道易明道難又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眞萬古之名言也苟非喪心病狂者誰不信入依此而行功不虛棄終歸無所得則昏散名定慧不名明靜者聖人蓋欲不忘復性之功也此謂之逆二十五

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此理眙著雖至愚者舉逆順楗槩示之亦必了然況智者乎又常居飲食後不覺昏沉要睡此斷不可縱情必當以散動倒治之則醒醒後雖熟睡可也其治散亂法亦同良以衆生日用不昏即散不散即昏昏散散散昏自無始以來本靜不靜皆昏散主之也有志於收放心者苟不能主昏散而受昏散主則收放之功終難建矣故曰欲收放心先究昏散之所以然治昏散者百病輕減亦不易老究其所以不過要昏散之權不屬昏散而必屬我要醒則醒醒之不得要睡則睡散之不得始試之於飲食前後終徵之於即昏即散而明止觀由在彼然昏散之所以然亦不易明如能明之止觀而治昏散昏散復本則所謂明靜之德則由情而復心由心而復性如掌中見紋理不待召而至也如問性體待汝鑄昏散成定鏡中見眉目自此乘明治情譬如挾天子而令諸侯孰敢抗命故曰率性治情非見性者慧後再爲汝道未晚也示陸季高

龍乃鱗蟲之長其亦有君臣男女雖深雲重
嶂之中而出沒往來大都無常是故吾菩薩居
此當一切起居屙放尿赤體不淨之言宜
一一戒之則護衛信心自然之理其必不忘
者也反是則能久處而無魔事未之有也嘻
住茲幽勝受此清祉眞片時直抵百年可不
自重自大哉 潭柘示法侶 新四
近日人命干連今日舍利臨筵且道誰福誰
罪開沉吟師咄曰黑暗女功德天善用之福
無邊 西雲居示道開

風鼓萬物泉行地中樹動即知有風物潤即
知有水豈必待眼見風與泉然後知哉人心
固有之光初無內外匪屬生滅無我而靈眼
資之而見色耳藉之而聞聲鼻假之而識香
臭舌借之而味不昧身意二根憑之而始有
覺與知也濟上曰汝等諸人各各有無位眞
人在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總不薦
取而取我求實一何愚癡長沙曰學道之人
不識眞祇爲從前認識神濟上則以六根門
頭昭昭靈靈者即是佛性無煩別求長沙又
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指爲識神佛性則
無我而靈識神則有我而昧濟上乃法海老
龍宗門匠石豈不辨佛性與識神耶長沙仰
山畏其機峻呼爲岑大蟲豈亦不能辨識神
與佛性耶此兩重關去聖時遠無論黑白菽
麥不知每認識神爲佛性斥佛性爲識神是
此非彼是彼非此即號稱大善知識與老道
敎瞞參宗則受宗瞞敎與宗並是出世清淨
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
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
何是綱宗即臨濟雲門溈山法眼與洞上密
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
握則兵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
矣故綱宗一明即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
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敎家綱宗如不明理事
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種種義理都
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鉗鎚學
人死其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鶻臭布衫
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
敎是拭瘡疣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
雖然如綱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
也何以故心外無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
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眼爲眼見性則以
心爲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泉潤大地
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何
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
出故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
既發心求無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敎則受
敎瞞參宗則受宗瞞敎與宗並是出世清淨
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
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
何是綱宗即臨濟雲門溈山法眼與洞上密
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
握則兵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
矣故綱宗一明即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
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敎家綱宗如不明理事
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種種義理都
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鉗鎚學
人死其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鶻臭布衫
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
敎是拭瘡疣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
雖然如綱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
也何以故心外無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
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眼爲眼見性則以
心爲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泉潤大地
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何
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
出故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
既發心求無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敎則受
敎瞞參宗則受宗瞞敎與宗並是出世清淨
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
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
何是綱宗即臨濟雲門溈山法眼與洞上密
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
握則兵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
矣故綱宗一明即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
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敎家綱宗如不明理事
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種種義理都
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鉗鎚學
人死其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鶻臭布衫
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
敎是拭瘡疣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
雖然如綱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
也何以故心外無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
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眼爲眼見性則以
心爲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泉潤大地
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何
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
出故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
既發心求無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敎則受
敎瞞參宗則受宗瞞敎與宗並是出世清淨
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
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
何是綱宗即臨濟雲門溈山法眼與洞上密

知則心不明且被情奪將恁麼當眼見性乎性亦不難見難在于不能自重能自重凡所施爲自然不敢苟且比來黑白雖號稱譚禪講道咸不能憂深慮遠總來苟且圖个口解脫便了所以識神佛性九箇到有十箇辨別不出識神佛性既辨別不出則率性與率情所以然之說渠安能明了率性則無往不妙率性則無往不麄何以故率性則無往而非無我而靈者用事故率情則無往而非有我而昧者用事故又率性若未見性安能率之如人渴不見水又飲何水惟見性者然後能率性能率性則無始以來一切染習種子現行無擇境緣順逆自然任運而消故曰見性人習氣不消而消不修而修古德曰識得主杖子與汝主杖子一任挑雲掛月撥草瞻風識不得主杖子奪取汝主杖子直教汝扶籬摸壁去此即率性與率情樣子也亦綱宗中不得不料簡者脫不料簡則佛魔不辨矣又率性不昧則始受用得本有光明受用得本有光明謂之密以此密能料簡防閑魔外謂之印曹溪因惠明問曰此外有密意否曹溪曰密在汝邊若始光問萬佛此外有密意否萬佛則曰玄沙破砂盆是密意臨濟乾屎橛是密意雪峯滾毬是密意曹山木蛇是密意潙山水牯牛是密意耽章和尚墮字是密意始光若謂破砂盆等是無義路句此乃近時魔外見解如此若謂別有義路且道畢竟如何是他義路如於此透不過去則樹動不識風地潤不識泉可知矣風與泉佛性之譬也動與潤識神之譬也譬喻乃象之小者也始光如能玩象得意則識神與佛性一任安名賞號了無過咎如意未得則句不活句不活則不能洗光佛日且道佛日懸在何處咄除却覆盆求燭照斬頭覓活太癡生 示始光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四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三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三四三頁中一〇行「常明」，徑作「當明」。

一 三四五頁中末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二終」。

北本柏尊者全集卷第五　新五

明　憨山德清閱

原夫無事生事薄福所致薄福所從從于般若不明故曰愚癡者招畜生報畜生則去餓鬼不遠餓鬼去地獄不遠此從高而下也若從下而高則由地獄升至餓鬼由餓鬼升至畜生由畜生升至貧賤人由貧賤人升至富貴人由富貴人升至學般若人以此而觀從高而下不過隨順愚癡從下而高不過隨順般若而般若愚癡初非兩物譬如波之與水耳比來清平世界忽構此大謗大疑大危雖復邪黨橫駕由理而推亦是我曹日常世出世路頭交遊不甚清楚皆坐庸常坑中憂不深慮不遠憂不深慮不遠自甘坐于庸常坑中究竟所以根不重般若之故是以無端招此疑危今既推根究本知其所由若不等一痛切捐頭目腦髓莊嚴般若境緣順逆煆煉般若捨身受身于出世常爲佛種前茅于世中常爲忠孝前茅如是痛悔如是立志是爲正觀若不如是即是邪黨非佛眷屬非忠孝

一

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楊都好學家貧無貲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詹呼之不至哀號動隣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楊都好學家貧無貲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詹呼之不至哀號動隣

新五　一

二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能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率意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游州獵縣上則以爲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一領重衲以爲如是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句没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種子又莊嚴般若之中唯刺藏一事最爲肯綮有識無識直下易見者無俟吾言示弟子

新五　二

無上菩提一生不克則再生再生不克必至于無盡生克則始已而志不逮梁朱譽如求石女生兒層冰中覓火燄安可得哉邇來去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游州獵縣上則以爲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一領重衲以爲如是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句没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之弊一至于此者大抵爲師者最初一念斷

新五　三

不真實爲生死出家爲弟子者最初出家一念亦必不真上下既皆不真豈有不真之師而能教真弟子哉豈有不真弟子而能親近真正之師哉用是觀之祖道下衰固其所也若幸童真出家即居名山又得親近諸大耆宿于清涼山朝薰夕炙等閑吒叱鞭扑之間轉常情爲智光移染習爲淨習所讀者皆佛祖靈篇若不能外形骸以道自勝積微成著受滴爲海徹已躬大事大報佛恩則生一日

不如蚤死一日也（讀顏氏家訓示修閒）天上五衰未足爲苦人間八難亦未足爲苦至于幸而爲人乃受女身是則爲苦故諸佛菩薩以女身爲鴆毒坑爲惡蛇窟鴆毒坑邊不幸失脚慧命立斷惡蛇窟中不幸共宿毒氣入心雖有盧扁亦難救療是以古德有言曰寧爲貧賤男子莫作富貴女人何以故女身爲天下猜疑之本毀謗之媒故名山道場村墟精舍或安禪講佛子所聚法雷震天慧日光耀諸佛慈念鬼神護持貧賤乞兒往來求食無有阻礙凡諸見者生憐愍心起周濟念如有女人暫入道場一切見者聞者不推其來意如何即皆生疑卜度人既生疑因疑起謗因謗集禍道場以此光輝頓滅法雷以此消聲僧衆以此人不敬仰譬如毒果一枝三蒂滋藉而成由是觀之則貧賤男子勝於富貴女人萬倍無可疑者故女人學道先須審察自已若身若心有何心行今受此身此身何故致人疑謗于此兩者推究明白即知前生心多欲念今受此身此身既因欲念而有欲念如花此身如果若欲無果先斷其花雖然衆生業重習深知而故犯以故鴆毒坑中終難出離惡蛇窟內甘自長眠豈但女人不能翻身奮出堂堂男子猶且視之若登春臺不思厭離若眞心學道欲出生死者聞我所言必痛哭流涕莫能自已如聞之若不聞吾知其驢胎馬腹鳩鴿鳥雀斷一肩荷負有在然雖如此我豈忍坐觀成敗亦不免發一片好心爲汝作一種出苦方便諸方便中唯有觀身一著最要緊先觀我身皮肉筋骨因何而有涕唾血脉凡諸濕者因何而有凡諸煖氣因何而有凡諸動轉因何而有於此觀察生路漸熟熟路漸生一旦了知我身堅者感地而有濕者感水而有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一一次第還其所感則所謂鴆毒坑惡蛇窟畢竟安置何處于此透脫不妨以五色糞爲廣長舌說法度生有何不可難道男子个个三頭六臂而女人必不若耶某奉讀此言當痛哭流涕精進做去若不爾者學仁代汝求語亦有干係我尋常開示女人絕少因學仁哀求多次書此遺汝轉授行持凡欲出離生死先須知苦苦若不知不免認苦爲樂既認苦爲樂矣則終莫返一迷永迷出離何期何以故蓋不知苦是第一重迷認苦爲樂是第二重迷因樂不返是第三重迷故從迷積迷迷終不解然女人之苦較乎男子苦更重大若要次第剖析其苦雖以大地爲舌虛空爲口亦不能盡是以女人而不先知苦痛拔苦根則枝枝葉葉長到何時而枯且道如何是苦根苦不遠秖汝見前此身便是如直下識破此身則一切不如意事觸將來便不須大排遣自然燒心之火不撲而滅矣（二段俱示女人）大鑑悟後即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牛頭悟後則曰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百千三昧不離當處二大老皆千古宗師也一則如此一則如彼同耶異耶同則兩言若反異則既皆悟心之大老豈不同也哉而黃檗又曰如兩頭捉汝不著則可以免苦樂形相也如黃檗所言則兼遮二大老之言而言也以情而

觀三老之言似難消會以理通之未始不符契焉夫如來藏性或以空言則一塵不立或以不空言則無法不具或即空有而言則曰空不空如來藏也大都稱謂雖則種種實而言之即人各本來面目也以此面目可空可有可不空所以受名別耳然此面目凡夫迷之瞥然而成三惑聖人悟之頓然證三如來藏也夫三惑者所謂見思塵沙根本無明是也以見思故則障空如來藏焉以塵沙惑故則障不空如來藏焉以根本無明故則障空不空如來藏焉余友念公其高足名曰性藏或以蘊眞字之者蓋不知此性有三藏也如以蘊眞之義配于三藏可當不空如來藏耳而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皆遺之矣余以是知字性藏者不知性者也或曰大鑑亦言本來無一物此豈舉一而遺二耶予應之曰大鑑指一隅而欲人以三隅反也予改以順南字之以舍藏識中有覺義及不覺義故如人三觀圓修則見思斷塵沙破而根本無明由是終拔也故斷破拔則與藏識覺義冥順不違遠則不覺矣不覺所謂遠門也順無明而逆覺義故曰遠門南則虛明之位也喻心覺也藏子果能遵我言而躬踐之即三如來藏者可坐證也白刃撼胸則目不顧流矢蓋勢有緩急也如榮辱之與生死事非兩人而緩急先後當諦審所宜直下便判則諸俗套不煩洗滌而自除矣

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者良以心術無常憑之有地故滯有則觸處成垂憑靈則圓照無礙照身則四大所轄照心亦四蘊所成了其所轄身執自消之照將之照心四蘊無常無常無主無樹一任寒暄本無榮落既觀達此旨逢緣觸境順逆關頭秉志堅精拚命赤身捱得過便是功夫功夫漸熟會色即心色既是心心不防心孤明獨立觸有成功開物成務即智運悲不沈枯寂即悲運智不染塵紛如是行持由微而著則五十五位眞菩提路非四禪四空可匹也

賊死到不改所以握拳透爪嚙齒空齦固其所也吾曹衆禪不透蓋無二公志耳如有其志悟道一生可辦心術無常操之由人是故以道德操心者不知有功利以功利操心者不知有仁義推其所始雖道德功利發軫不同然皆不外自心但志之所存有殊耳道德操心則榮名尊寵總是驚媒無非階地功利操心則榮名尊寵總是驚媒有所得也故學道之人于境緣不可意處最爲大幸于大幸中不生覺照逐境漂流謂之昧心昧心之人雖日與聖賢同席款接何異盲人頭戴杲日計爲大夜者哉大都但莫瞞心心自靈聖以靈聖之心處不可意境時如殘雪逢春自然融化豈待轟雷裂地然後消釋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以玉攻玉成器殊難良以兩俱温潤砥礪無功故處可意境時心境相忘忘則失照雖有嚴師良友痛加明誨翻滋狎習狎習既成譬猶嬌兒不畏父母心既無畏敬從何生無敬無畏益從

何得故曰逆境面前鎗順境腦後箭面前鎗易躲腦後箭難防且世道轉衰師友之風頹然不振久矣所謂嚴師良友者豈易遘哉能以不可意境爲師友皆地則何往而非嚴師良友也

新五

情識浮沈乃致四大增損能智光獨露虛恬迴遡縱有宿滯無有鼓者焉能作害 並示中甫病中

八

男子家頸腰有鐵非道義所鑄豈易屈伸既屈其身心光不剖如雲覆月幽蔽精神於是非曲直之間好惡升沉之地弗能挺然獨立 示賀知忍

知而甘昧一息不來杳成千古滯魄悠悠出期希有可不哀哉何不踢翻窩臼頓斷情根若利若害若逆若順惟心光炳露等視浮雲一朝願克笑傲家山顧不樂乎

示知忍

聖凡無窮依正無盡升沉萬變情與無情卒不可以智識知算數了然皆以名言爲體也夫何故蓋有名必有義有言必有意所以聞水火之名則濕之與燄不待召而至矣聞毀譽之言則喜之與怒亦不待召而至矣知兩者之如此則凡凡聖聖正正依依實外名言而不可得也噫名言不知果何物哉而依正聖凡皆以之爲體故居其室出一言善則千里應之出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由是而觀凡立名立言苟不端正其原見理之澈莫若不立無遺禍也故曰名言也者迷悟之紹介

九

新五

也可不慎乎

或者以趙州無字爲話頭歷年既久自以爲生死順逆念即話頭話頭即念無往而非一片或者又聞而舍然大笑曰彼若果能話頭一念打成一片面目自然殊乎常人眉宇間光霽若清風朗月使牛馬鷄犬觸而悅之況人乃萬物之靈者乎此等語當與愚者道不可與智者言大抵參禪之訣心地果然順逆莫識大體不以端緜資本惟兢浮華所謂緜成片則悟在旦夕之間矣今人看古人機緣猶泥人摸象手無知覺安知象之肥瘦哉嗚呼此等人以名聞利養爲膏肓之疾以生死大事付之馬足間者也楞嚴經曰大妄語成墮無間地獄非此謂乎

示弟子

緜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夫禮者身之緜也緜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道哉自大覺應世迦葉而降雖宗教支分而禮則一耳大人俱沒典刑廢弛凡後塵之徒莫識大體不以端緜資本惟兢浮華所謂緜者摧折盡矣汝等念報佛恩東力于茲凡見晚進未識大體者切懇勤奬勸之使其緜端則本華根固則本壯毋愛人以姑息宜愛人以大德是以遠別近聚晨昏相見務要行列弗苟長幼有倫先後據禮勿得恣情老漢浪跡江湖足音半寰中矣在在頗多感觸故草是語出家者既然在家者寧獨畧是乎哉密且順其俗習快其眼前聖賢知其習不易化機與之浮沈陰以理折其情容爲調攝功久力充則習自化彼受調者亦忘其所以然矣故禮五易而同俗人之慶不賀喪不弔此聖人之苦腸也雖然苟不以無上慈光燭其幽爽則滯者終付之於無拔矣又豈人子人臣之本心哉夫欲燭其幽爽莫若爲人子者淨自三業爲亡者持毘舍浮佛偈最爲簡益

示弟子

藏侍吾至勤但觸名分紀綱猶多汗漫況其他耶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不正則分不定分不定則禮不可立人而忽禮尚弗敢況爲佛弟子而不端此則剃染奚爲 示黑白諸弟子

元石問曰陸老先生當今大居士也精勤大道已非朝夕今以年老抱疾而曰念佛持呪并參祖師機緣俱不得力則一生辛勤幾于虛費其所以不得者何故弟子於此深懷疑悶乞師開示以爲將來修習佛乘之鑑

予發此問不惟直陳自疑亦開奬黑白深矣夫禍福莫烈于死生真僞難逃于所忽此老金湯法門有年數矣凡觸利害關頭不以世情生顧忌惟知護念大法苟非內有定見重以多生願力寔顯相資孰能臻此哉且好名之心賢者不能卒忘今抱疾頹然而臥卒然而問忽然而答譬如晴空霹靂旱地雷鳴可與智者道難與衆人言子當默而痛思必自知此老用處于不聞青山白雲漱石枕流二三十年抱究枯坐設偷心未空皆爲大障我如是而問彼如是而答有偷心耶無偷心耶有則決不能如是而答無則實念佛持呪參禪三者俱未得力願子再深思之或恐自見 答吳元石

身有大身有小身心亦爾以大身爲身者則能挈天地整萬物以小身爲身者則能周旋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貴恒之故曰立心不一家不能則一身尚不理況功名事業哉然則大身吾固有之或者迷而不覺小身乃恒亦恒則吉不可量 示元信

大身失矣夫大心者智周萬物而不勞妙洞象先而非始蓋有始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惟無始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光貫十虛靈達三際處方寸而包空彌太虛而入芥故曰談禪之士雖求之于紙墨十年之功不若求之於心性一朝可敵也王安石謁周茂叔一旦少睡即嚼石蓮以破昏及其學問大成至達君子之所務也是以白首窮經然燈精法代不闕人雖求之何必卑卑求人乎自是讀書徹于入衆大政自謂孔孟不足多致君堯舜不軀方寸爲心認一漚而背全潮高培壞而忘泰岱者則勝多矣余生余生痛惜時陰即夜繼晝勤勤補鈍緣文字之皆級究佛祖之心髓理精慧開以特厚爲炭扇以慚愧之風信火熾然勇而能恒則鑄小心爲大心化小身爲大身譬如投片雪于紅鑪擲殘氷于春海皆不合意唯恣執拗俱逐之究其初心志非足難慨然以經世自負一切賢才程能獻策不大學非不博心非不遠卒于壞宋元氣而自招不美之名大都學問雖淵博于心法不

曾悟得一番譬如學大匠者規矩方圓曲直未不了了而疾徐之節未應手故不免傷手之患耳規矩方圓法也疾徐之妙心也執法而不妙悟自心能成大器未之有也無論若儒若道若釋先妙悟自心而博達羣書謂之推門落臼自然之妙用之出世則謂之最上乘以之經世則謂之王道此眞學眞才也再次由博而約博則學耳約即心也此又其次也至于讀書雖多臨機無用如葉公畫龍望之非不頭角宛然遇亢旱欲其雷雨無有是處故先約而後博禪門諸祖十中七八先博而後約自古及今一切座主十中一二耳佛者既然儒老之徒大抵亦皆如此于約言之此心愛人即仁施仁得宜即義於義合節即禮于禮通變無滯即智于智誠恪克敏即信以此觀之五者妙用本在吾心而不在于書也且道一心不生僧耶老耶儒耶於此直下廓然無疑在儒謂之眞儒在老謂之眞道在佛謂之眞僧不然則皆聖人出而大盜生賊物現在據款結案罪難免誅誰敢拍大妳誰

嚇小兒故學問量人根器斤斧隨機十人十成反是成希矣汝自今而後當先熟永嘉集勿讀註次則讀肇論再次則讀圓覺已上既熟當熟四書白文及老子道德經則六經三藏若博若約工夫成熟自知好惡矣或曰王安石乃宋之大儒韓生乃刀筆庸吏以此教之未必能克始克終我未敢保余則應之曰我聞師子捉香象全力捉兎亦爾或曰先曰以心法微耳此書既熟當熟七經白文一切對句自今亦不必屑屑待諸書貫通之後方始聚精會神一兩三月天機所動自然水到渠成如此發軫必出人頭地反是逗落俗格之前以此囑汝汝須珍重　囑傳爾庚

敲打自然得矣世人以爲教跡不同妄生分別見小而不大識近而不遠執粗不詣精所以之望汝作大法城墊或未可知自今而後變習氣須從憎愛關頭捧命做去惡其人必須知其美愛其人必須知其過此三個須字能負荷擔得長久世出世事畢矣永嘉集天下奇書文簡旨豐熟此則大學中庸骨髓無勞

挽之卒難可畏可畏茲焚香燒燭于大聖人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無邊三昧故陸亘大夫取正于南泉曰肇論甚奇天地同根物我一體南泉對曰庭前一枝花人雖見如夢相似大夫罔措天花道人偈曰香滿金鑪花滿瓶余乃順水推舟亦曰此一句子具無邊三昧妙喜有言若是眞將軍何須武庫中種殊不淺也然汝父母愛之太過汝又賦性精悍且多聰明若克明心法薰炙聖學則後

粧花一鑪香布一箇漫天大陣以虛空爲鼓以妙高爲抱摑而進之管取是聖是凡剎那敗績故曰權衡在手生殺自由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既曰觸事而眞無相者虛空有相者天地大塊之間殊形異狀有情無情若愛若憎世出世法道雖不同總謂之事所謂眞者在七經百氏之書未始不具至于般若靈篇華嚴上典相爲表裏古人有言禮樂前驅眞道後啓即此言之會萬物歸已者書無內外理無精粗都來一片心光曾無別物此片心光在大學即謂之明德在中庸即謂之天命在論語謂之仁謂之孝謂之政種種名目標榜不同而仲尼所答弟子所問問者器有方圓答者水本無常水若有常安能順器方圓聖人有心安能應事種種恰好大道無情運行日月雲雨無情普滋萬物此心孟子用之祖述周孔集義成浩此氣在春秋則折衷是非在周易爲太極爲八卦在書爲允執其中在禮經條貫品節皎如日星在詩情動於中天機觸發歌咏不足則舞蹈之此心在樂爲韶爲濩昔孔子在齊見牧牛童子視端而目正喟然嘆曰此必聽韶樂而出者也丘驅之晚矣且道韶之妙何如乃令牧牛童子聲入耳根神凝方寸天花一字即是魔說是以佛祖眞子乘願而來可道人當下知此則四海雲濤千山松韻未嘗非韶樂也此樂在法華謂之實相在華嚴謂之四法界在楞嚴謂之大定在圓覺謂之大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既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即是色空不可得色即是空色不可得空色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紬絹從荊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剌那剌又入拈得那剌這剌又入剌剌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子自家絆倒在荊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倒要我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是魔說是以佛祖眞子乘願而來可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顆顆成圓興穆興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既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即是色空不可得色即是空色不可得空色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紬絹從荊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剌那剌又入拈得那剌這剌又入剌剌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子自家絆倒在荊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倒要我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是魔說是以佛祖眞子乘願而來可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顆顆成圓興穆興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既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即是色空不可得色即是空色不可得空色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紬絹從荊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剌那剌又入拈得那剌這剌又入剌剌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子自家絆倒在荊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倒要我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是魔說是以佛祖眞子乘願而來可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顆顆成圓興穆興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既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即是色空不可得色即是空色不可得空色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紬絹從荊棘林過可以爲杖蠭毛可以繫風余共天花道人昆季等慧炬光中饒舌至此噫聊城月即燕山月光照天池色不同再聽香花童子偈塵勞

即是法王宮（示興穆）

離一念之前者則刹那不可得離刹那則十世古今不可得是以微塵頓剖大經現前大經也者豈惟釋迦如來之根本法輪亦是過未諸佛根本法輪此輪吉水曾乾亨不知何處持來施與廬岳黃龍寺心悟禪人悟復施與潯陽邢楙學達觀道人聞而異之遂命悟即持此輪現與楙學且囑之曰此輪若不有方山長者轉運發揮則大經微塵豈易剖哉嗚呼華梵緇素自漢明迄蕭梁隋唐之世特羣拔類登覺苑而稱雄者代不乏人惟是根本法輪以無師智自然智根本智差別智四智縱橫首尾鈎鎖即近示遠即大示微果樣高懸普使初心曉達取法啓圓因期圓果而因果不能籠罩是以大心凡夫一蹴龍門頓入智海手把猪頭戒珠光淨遣順莫測魔外聞之而心驚二乘觸之而習化舍我長者其孰能之今長者棲神之地造輪之龕荊棘叢生狐干喧擾安得如宋丞相商英張公者乘願輪爲我光復之則某心死矣三敬無忘斯

（新五　十八）

囑（囑刑楙學）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嶮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恣情識則爲阿鼻前茅以能所宛轉觀身身爲所觀心爲能觀所觀者若無能觀爲之主宰惟血肉匡殼耳烏有所謂知覺哉既無知覺於我何有咄以智治國國之賊（示弟子）

汝生前以耳見我相貌即今汝以眼聽我說法聲音此汝多生善根所致遭此清勝因緣汝若當下會得我一句兩句豈惟覓女身相不可得保汝神超淨土不難若會不得此段風光汝當用心諦聽女身過患之苦天上人間五衰之苦地獄之苦饑寒凍餓之苦求不得苦脫不得苦苦雖無量不能盡說要而言之諸苦之中女身最苦未知人事時雖苦未深重纔知人事時折旋俯仰進退屈伸一動一止忌諱千端回互萬種高不得下不得輕不得重不得舉步少高坐處少低言語聲重莫非都是回互自家一段本來真實光明都被這些忌諱蒙蔽了我如此開示汝只要你

（新五　十九）

舉一而知十因有言得無言之意汝若果知苦意即曉得千條毒蛇纏身不甚爲苦無如被這肉塊子假模樣籠罩羈係無片刻露光明處汝曉得我開示汝意頭必然悲徹心魂發大誓願汝若再受女身寧受碎尸分骨之刑斷不再受此女身何以故碎身分骨之苦不過一兩箇時辰挨過了便罷此肉塊子帶累牽纏積情縛愛從無始劫來牽制於今猶不痛醒假如現前子死身喪這一條情根綿綿愈固千劫萬劫只是割不斷這割不斷處苦根深厚稍無福力不知又落在那一類中醉無明酒遊恩愛園眠卧火坑鐵牀豈有了日我此等語無半箇字是假的若半箇字假我舌根當破諸佛菩薩亦是說謊的了你仔細思量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自誓恐汝信不及汝若信得及咄五漏身中荊棘種彈指蓮開極樂池雖然如是去路尚遥看汝丈夫徐琰分上贈汝一千般若金銀定使汝頭出頭沒無有乏少之苦（示亡靈白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世不患之盖以飲食

男女之欲醉之耳如稍省之雖至愚亦患之況智者乎雖然有其病必有治病之方方得而能力治之則患不難也敢問其方紫柏道人舍然笑而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四句偈此古佛之遺方也若能誦千萬徧則死生之根不待拔而自斷矣（新五 示張茂才）

二十

未生已生是異是同異則未生已生定不相即同則未生已生初非兩事如何有常無常會而難通果定不相即則未生離已生而得名已生亦離未生而有號同而究之異而推之常無常義終無歸宿謂之有名無實豈有眞勝義諦有名而無實乎（問懷慈常無常義）

簡則近無易則在平心無事而神棲于平雖萬怪叢輳千險迭至直以空平應之超然有餘矣忽細故掛心神泊感慨即鴻毛飛前橫以爲大鵬垂天耳又烏足應他事哉故曰能平險阻能知險阻有以乎（示元信）

世有三教而道統各有所宗儒尊孔氏道尊老氏惟我釋以三乘度人即四十九年所說經典皆有直指人心處而仁見爲仁智見爲智但後人止以文字推求始失其旨則其斬盡葛藤頓超無上者惟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一派然遡其始自釋迦文佛覩明星而悟道迨拈花微笑迦葉得傳至梁大通年間達磨航海東來爲震旦祖宗門一派始流傳後世令英靈漢子各證無生既而宗分五派派各其源有號臨濟宗者曹洞宗者潙仰宗者雲門宗者法眼宗者派雖有五總使悟性明心各昌正教其與初祖東來之意一也若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眞如性海寂炤普通天下謂之臨濟宗派予慮十六字歷世易窮遂從眞字左駢岔十五字曰眞法元在解契恒靈慈門師子大吼雷音右駢岔十九字曰眞三聖秀昌原遠茂勝光日月昭萬古嘉福佛運長自今而後支雖有二而派則合一總期宗風不墜源緒無訛續薪傳之一燈繼徽音於古昔則在後人之克繩無怠云（法派宗派說示慈航渡子）

二十一

根塵識三者全謂之人或謂之餘於是三者能洞然窺破則當處不見有全人矣凡一切榮辱死生皆刃也欲使刃之不傷莫若不見全牛爲嚆矢耳盖刃不傷牛亦不傷牛若不傷而牛本不全則刃之游亦寓言也嗟乎以神爲刃游于象先太虛不到之地亦可以宰制矣況有形者哉（示元復）

牽近縛滯近塞縛則纏綿難解塞則壅遏不通是皆無生之理不明緣生境界成熟也殊不知無生緣生初無兩條在衆人則謂之緣生在聖人則謂之無生緣生則身心鏗然無生則性天廓徹即此而觀外身心而窮性天管取終古不旦故曰牽滯不難破難在於窮理理窮則無往而非高明矣高明則自然事到即了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無他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觸處無昧耳大都牽滯習重病欠明勇明則觀照精密勇則不墮現行鑄情而復性子其勉之（再示元復）

二十二

大凡學道人一切都不障礙只是奈何自家身心不下却難果然眞正男子直下究竟此箇身心是我的身心如何却奈何他不下畢竟要見障礙在何處這些子實能覷得破十

方諸佛底臭孔即是民部底臭孔儻卒未能薦得聽貧道醉夢中說一上葛籐與民部聽去此身此心若要將就奈何他當觀何由而有此身何由而有此心蓋此身不過四大假合此心不過四蘊湊成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受想行識謂之四蘊即就民部皮肉筋骨種種窒礙的便是地大痰唾血脉津液便利便是水大偏體煖熱之氣便是火大動轉助民部趨走運用者便是風大或謂舉動運轉皆是心力與風大何與殊不知中風的人要舉手舉不得要移足移不得難道他豈無心力如何手足宛然竟不依他使喚蓋關風緣故也此四件合則有身不合則此身何在民部於此切須諦觀我身之四大與外之四大是同是別外四大者脚下踐履的謂之地大眼前九江流的水便是水大日常竈裏燒的燈上點的及一切日色煖氣便是火大長江送客帆飽如飛林木動搖浮萍聚散便是風大此與民部別則民部此身又從何來蓋我之四大必感外四大而成此四大開而言之謂之五行合而言之謂之四大自古至今並無一人不感五行而生者豈民部獨離四大而有此身耶此與民部同則內四大即是外四大若即是外四大者豈有有智之人認踐履之土九江之水竈中之火樹頭之風爲自己身耶雖至愚之人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即輕身相既輕便把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教家糟粕未是衲僧死生窠窟子踢翻了也死生尚不能動其餘榮辱愛憎又安能動得此是學道人世諦中討便宜的方子果然依得何累可干惟四蘊有識此非强配乃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省身耶雖至愚之人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即輕身相既輕便把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教家糟粕未是衲僧活計即如古德問僧即心是佛乃是頭上安頭離心是佛乃是斬頭覓活民部於此討得个分曉不要取信於人自家直下透得自然無纖毫疑的影子此是衲僧的活計猶不是此遇境逢緣時憎愛念起諦觀此念從何所起若從我起未逢緣時如何不起若從境有法名之重重于大寶大寶不過一期之極嗇而能起耶這裏民部瞥然省得雖不謂之了矣以無明無阻之梯便能直登道岸得登道岸始謂之德故德者得也嗚呼道德無古今而包古今所以得之者雖匹夫非窮也不幸而失之即王天下非通也況官乃中人之邊廬乎又法名法親與俗名俗親斷不可同日語者又何來羞想想善惡未定忽遷於善忽遷於惡往返不定未能決了謂之行行遷流也忽爾判然決了是善是惡毫無所疑謂之識雖四者用處不同究其所由必因受有想因想有行因行

以俗名俗親形壽盡更生別姓豈可以今世
之名姓拘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刹也
而一刹之中罪福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
耳三定毋自棄勉之 示三定
鐵鉢雖堅彈之則鍠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
心空萬曆癸未 新五 與汝雲間南禪寺相別去歲 二十五
於清涼山坂忽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
个門頭得一隙之明矣我甚喜歡南禪親近
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間無一人寄
音言此觀音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默大
變之際請益聊城傅居士紺園齋中逆而思
之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
日復汝落草之辰衆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
同音異口勤禮水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
世之塵轉罪爲福轉愚爲慧大是好事亦當
自知慚愧無負已靈努力精進必以悟爲期
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昧
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
無利鈍發心眞而精進猛即得道快當如發
心不眞力行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
徒增知見培植我相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
多矣汝奔走四方孤蹤萬里弔影旅邸不過
以父母在堂妻屬在下衣食之費大不可緩
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
旨亦是爲人子大關頭處切勿嬾惰負青春
辜白日使父母生憂妻屬擔慮此點念頭便
是自心慈悲三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
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不長進未可定如聞
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 示如聞
吾以興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
行期迫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
聲時即壯行色法炮耳汝輩聲達耳根竟不
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衆目即如無常爲旗
鼓一衆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即明亦是拍盲榜樣
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峩眉山
怖於西方生決定信心何異戰陣而擂鼓鼓
之名姓拘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刹也
而一刹之中罪福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
耳三定毋自棄勉之 示三定
鐵鉢雖堅彈之則鍠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
心空萬曆癸未 新五 與汝雲間南禪寺相別去歲 二十五
於清涼山坂忽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
个門頭得一隙之明矣我甚喜歡南禪親近
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間無一人寄
音言此觀音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默大
變之際請益聊城傅居士紺園齋中逆而思
之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
日復汝落草之辰衆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
同音異口勤禮水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
世之塵轉罪爲福轉愚爲慧大是好事亦當
自知慚愧無負已靈努力精進必以悟爲期
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昧
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
無利鈍發心眞而精進猛即得道快當如發
心不眞力行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
徒增知見培植我相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
多矣汝奔走四方孤蹤萬里弔影旅邸不過
以父母在堂妻屬在下衣食之費大不可緩
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
旨亦是爲人子大關頭處切勿嬾惰負青春
辜白日使父母生憂妻屬擔慮此點念頭便
是自心慈悲三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
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不長進未可定如聞
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 示如聞
吾以興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
行期迫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
聲時即壯行色法炮耳汝輩聲達耳根竟不
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衆目即如無常爲旗
鼓一衆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即明亦是拍盲榜樣
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峩眉山
怖於西方生決定信心何異戰陣而擂鼓鼓

一法可伸者豈惟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念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子許空隙可容滅者滅亦如是故維摩謂彌勒曰一切衆生皆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惟諦了自心者情見漸破于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矣（示如聞）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奈何自家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愛憎交加紛擾靈臺渾濁片餉不得清寧總不知生死何招愛憎何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眞覓訣爲治身心或從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攢頭相授依憑扭捏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即爲究竟長年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毫釐竟治不得設臨顛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依舊生死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如着芒刺相似此盖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既不知身心來源即此身心障礙不淺如是不唧溜做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當日用中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閒在何則不知身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則見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勤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豈欺我哉且道身心來源處現前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合現前分別了了此點妄心不過四蘊攢就衆生顛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塵沙劫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傳薪蔓延無歇大丈夫真心學道何不猛着精彩拍胸自判發一片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逢緣觸境從朝至暮綿然無間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推來推去工夫純熟一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界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愛憎德修果然擔荷得眞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叅禪門中亦推爾不出德修聞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仙到叅禪門中皆是末事殊不知禪門向上巴鼻諸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何處盡在驢胎馬腹中（示胡德修）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癡認知覺爲心是謂愚癡且道愚癡現前般若在什麼處仰勞大衆助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繞靈三匝且道般若現前愚癡又在什麼處少江若於此聲中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未來心不可得咦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唱鷓鴣（弔沈少江居士）

孔子没發揮孔子者孟子一人而已夫何故盖孟子得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當如何求求諸孟子而已欲求孟子之心者求諸已而已自心既得孔孟之心得矣自心如何求當於日用中求也日用間人欲雖衆不出逆順昏昧放逸而已何謂逆凡不可意處皆謂之逆順則反是何謂昏昧觸道義事聞道義言不聳然奮爲因循廢棄皆謂之昏昧何謂放逸讀聖賢書全不體認做去見善人君子畧不收歛情馳欲境神思飛揚不生自返之心皆謂之放逸汝等於此四種關頭挺然精進做去即經綸宇宙整頓蒼生收功當世垂芳千古尚且不難況目前一第哉然求此放心

貴在知心起處起于道義竭力充之起于不道義竭力制之制之之要又在先悟自心自心不悟雖强制之終難拔根根既不拔工夫稍懈則人欲之芽勃然難遏矣必於穿衣喫飯處飲食男女處迎賓待客處屙屎放尿處百凡所爲務審此心爲生於我耶生於物耶若生於我生於身中耶生於身外耶生於身中如何不見五臟生於身外則與自已了無交涉如他人喫飯我必不飽也若生於物無我應之心本自無若無我應而物能生心則擊鍾磬於木偶人傍胡不見其生心耶心雖變幻不測出入無時然不出物我之間若離物我求心即如撥波覓水也若即物我是心又成認賊爲子也離不是心即不是心畢竟如何是心於此叅之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而悟則孟子求放心效驗不待求於孟子矣（求放心說示弟子）

新五　三十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五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四六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三」。

一　三四六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法語」一行。

一　三五〇頁中八行「不覺」，徑作「莫覺」。

一　三五一頁上一行「悟得」，徑作「妙悟」。

一　三五八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六　新六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汝見之與虛空者皆徧滿十方界不可揀空出見揀見出空盖空之與見必相待而有者故曰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者空不自有必待色顯故曰有空無體見不自起起藉空塵率爾照境如鏡照像初無分別故曰有見無覺此屬現量微涉覺知則墮比量矣（新六　一）

（示次公）

喜怒未形性本圓滿喜怒既形所發不過不乖未發則謂之和微有所偏則謂之不和和則吉祥駢集不和則萬戾勃興吉祥駢集則與佛祖聖賢同一血脉萬戾勃興則與小人種種惡類同一所習所習既深雖以天地爲鑪陰陽爲炭造物爲力毘嵐爲鼓鞴卒難陶化矣於是大覺借空水以洗之夫衆生所以爲偏戾者不過飲食男女耳得其正則爲吉祥不得其正則爲咎戾咎戾則所召惟苦苦則精神惶怖魂魄顛倒殊不知喜怒未發者與吾佛祖同然故戾於嗔者爲脩羅戾於愚者爲畜生戾於慳者爲餓鬼戾於惡者爲地獄惟天之與人吉以十善五戒耳此所謂六道者也然爲天不覺亦可以爲人爲人不覺亦可以爲畜若是衆蔽非以空水滌蕩欲復其眞未之有也而不覺有三一則見思二則塵沙三則無明凡血氣之屬皆坐此三者所以不得聖道於理不徹於事不融於道不妙徹則無往而不達融則無事而可礙妙則統空有而無累如是現成妙用各各圓滿今吾人日用之中好惡積億人我山高順之則歡然而悅逆之則勃然不快喜怒既生靈臺即昧靈臺既昧見色即受色迷聞聲則被聲惑若香若臭甜苦澀滑好惡影子斯皆由塵發知知迷成戾戾則乖眞一塊圓明六識破碎既爲識矣計身爲我男女相誑飲食相滋情波浩浩漱汨靡常於臭髑髏上妄想穽中作種種惡露天不能盖地不能載幽縶長劫變易形骸升沉萬態苦劇難言若人或遭蚊蠅所唼尚側掉而不安聞是劇苦而心不動者謂之最靈可乎以要言之一切劇苦始於不覺以不覺故於無身中妄執有身於無形中妄見有心既見有身心則堅者不覺是地濕者不覺是水煖者不覺是火動者不覺是風受者不覺因境想不覺因受行不覺因想識不覺因行故堅固執着能所八法于死生榮辱得失關頭小有所犯則心魂惶怖毛豎骨寒此無他病在不解以堅歸地以濕歸水以煖歸火以動歸風以受歸境以想歸受以行歸想以識歸行耳能力歸之則不覺成覺矣然正歸之際且道尋常所謂身心者畢竟何在於此洞達則可轉萬戾而爲吉祥化不和而爲中和身充八極而無患智周萬物而不勞此觀之門以空爲路千里始步空非是道道即家山且道窮子還鄉唱誰家曲調咦剪燈不借傍人力儘有餘光照十虛（示元廣空觀說）

（新六　二）

（新六　三）

在立則如候大賓在輿則如朝至尊此兩句書如不動舌根囫圇吐出敬容來善則善矣猶未盡美咄一片心光恒不昧虎狼羣裏總春風（示吳元石）任運徧知光本無待忽起分別能所亢然矣

今一切衆生欲復無待之光苟不從有待之中立大志發大心則本光亦不易復何故良以有待之知惟周六尺六尺之外隔一紙則杌然無知矣寧惟六尺之外隔膜而不知即六尺之間如髮毛爪齒之屬亦割剪而不知也如吾曹求無上道爲即用周六尺之知求之耶不用而求之耶若用此求豈周六尺之知能求之哉若不以此求吾曹脫廢此知即等木石求無上道若此可求則一切無情皆能求道矣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識神即周六尺之知耳如外此而求又坐無情求道之難卜郎痛究之 示卜生

夫心不以理養則所見弗靈猶魚不以水養則所長非龍至人知此兩者必須交相養而能事始畢故奉塵剎而不厭勤循一眞而非醉寂雖然初不以空寂爲自已不免受七尺之累不以靈知爲自心不免被攀緣之牽空寂故則死生禍福之橫來如雲觸石靈知故則好惡公私之倒置如風遊空果有志於大事此兩者忽而不痛痛而不恒恒而不化則繼往開來聖賢之種子斷矣若然者則天地萬物皆失依怙也豈有是處 示鐘法

昔毘耶城中有維摩居士以病說法度無量衆今桐廬先生亦以病說法能度無量衆乎若不能度無量衆則爲病所轉佛言若能轉 四 物即同如來我則曰若能轉病即同維摩如不能轉則維摩鼻孔在達觀手裏雖然且道此病從堅煖濕動有耶離四者有耶若從堅煖濕動有此病者則堅屬地大濕屬水大煖屬火大動屬風大彼四既各有所屬則此身果有乎果無乎有則病乃有地無則病根何在先生趁此時節須究病根所在則生也好死也好不甚奇特即生即死也不甚苦本何須說四大分張無不是好事噫身爲苦本何須說四大分張病屬誰 示項居士東源病中

夫鐘不撞鐘撞不自撞人不引人鳴不自鳴聞不自聞是須三合而後鳴五合而有聞此衆人之情也殊不知離三求鳴離五求聞三各既無鳴無聞豈合三五而有鳴聞則鳴鳴聞聞果有鳴聞乎果無鳴聞乎於此洞然了知則妄不待窮而自窮矣眞不待契而自契矣妄窮而眞契究其功能非大圜爲師非撞爲士非人能引則吾曹即緣生而入無生功何所自耶然求功於鐘撞苟微其人則鐘之與撞不能自鳴苟微鐘撞則人不能作鐘鳴往復推求求功於鐘撞微人無功求功於人微鐘撞亦無功也惟其能所無功功無有待功既無待謂之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先聖謂之內紹有功之功謂之外紹也嗚呼昧三則有鳴昧五始有聞如鳴不昧三聞不昧五則鳴鳴聞聞本無能所故無說而說法法豈有盡耶倘逢緣不薦必根境抗然因成失照則不免流入相續相待故曰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然坡公身爲宰官而說法自在若夜光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而衝突自如竟不可以四隅測也渠不得事不成就三昧理不成就三昧則不免口纔纔開事理鈍置或者誚東坡於文字禪說法多理障吾知其未夢見坡公在也 釋東坡法雲寺鐘銘示元一

生心心所行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衆生所集諸業及業果報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一切衆生所宜以三種輪教化調伏一切諸佛於一念中盡知法界一切衆生所有心相於一切處普現佛興令其得見（卷九）（二十二）方便攝受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普隨法界一切衆生心樂欲解示現說法令其調伏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法界一切衆生心之所樂爲現神力一切諸佛於一念中徧一切處隨所應化一切衆生示現出興爲說佛身不可取著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普至法界一切處一切衆生彼彼諸道一切諸佛於一念中隨諸衆生有憶念者在在處處無不往應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一切衆生解欲爲其示現無量色相是爲十佛子諸佛世尊有十種無量不可思議佛三昧何等爲十所謂一切諸佛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爲（卷九）（二十三）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現佛身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隨諸衆生種種心解現身語意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說一切法離欲眞際一切諸佛恒住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演說一切諸佛恒住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入三世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入十方廣大佛刹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現無量種種佛身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隨諸衆生種種心解現身語意一切諸佛恒在正定於一念中徧一切處普現去來今一切衆生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衆生所宜以三種輪教化調伏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衆生所集諸業及業果報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神通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佛事是爲十

第十一切智住下三門答解脫問初門明智障解脫智安事理故名爲住由離障故一切能知二無量不思議三昧者明定障解脫由離障故用廣爲無量體深不可思議故十種之中各先明在定後一念徧用三無礙解脫者明業用解脫智論云菩薩有不思議解脫諸佛有無礙解脫所作無障脫拘礙故故各於一塵頓爲微細作用若別答十問者一答出現二音聲三本願願化盡故四國土五即智慧能授菩薩之記六佛身七即種性云世界種入世化物（卷九）（二十四）之種應非世界海中之種以前有國土竟不可說不可說衆生受化調伏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諸世界種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衆生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神通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佛事是爲十

第十一切智住下三門答解脫問初門明智障解脫智安事理故名爲住由離障故一切能知二無量不思議三昧者明定障解脫由離障故用廣爲無量體深不可思議故十種之中各先明在定後一念徧用三無礙解脫者明業用解脫智論云菩薩有不思議解脫諸佛有無礙解脫所作無障脫拘礙故故各於一塵頓爲微細作用若別答十問者一答出現二音聲三本願願化盡故四國土五即智慧能授菩薩之記六佛身七即種性云世界種入世化物（卷九）（二十四）之種應非世界海中之種以前有國土竟不可說不可說衆生受化調伏一切諸佛能於一塵現去來今一切

觀來觀去察上察下一一如看掌文如鏡照面了了分明自然衆苦漸息執著漸消此皆觀身妙觀也故曰觀身厭有形也此身是箇苦種癡人執著智者實厭諦信諦信不可忽不可忽若忽了不依我作工夫用力觀察現在諸病相尋死去人身難得至祝至祝上來都是觀身觀不是觀心觀若說觀心觀之功德比之觀身觀其功德勝萬倍現前晨朝起來管種種事忙忙不得停歇心中猶豫煩惱不知一箇時辰起了幾番夜來夢中胡夢亂夢悲歡離合與日裏一樣不差是故令人精神枯耗疲倦了也若能識破此心從何處生查得他明白一切苦根拔斷無疑最初觀起先觀此分別好惡之心夢想顛倒從境生耶從自生耶若從境生我無知覺不生若從自生境不觸我不生此心又以受蘊爲根因有受蘊便有想蘊因有想蘊便有行蘊因有行蘊便有識蘊此名四蘊蘊者積聚義然此四蘊窮破了受蘊三蘊自然不生何爲受蘊領納前境曰受境有六種眼以色爲境耳以聲爲境鼻以香臭爲境舌以滋味爲境身以觸塵爲境意以五塵影子爲境故受有六受對六塵而言也窮破一受諸受遂消故曰以四大觀身即得眞心眞心即得眞身以四蘊觀心即得眞心眞身無死生眞心無好惡雖曰無好惡不同木石一向無知即如明鏡物來自照好醜雖分本無照心能作此觀非但現在福壽安樂成佛成祖亦不難也我說不虛猛生信心我說若虛我舌當爛汝不信心汝苦當受一切聖凡證明此語可畏可畏

夫殺盜淫妄飲酒食肉之習初無自性以無自性則能履憎愛之場觸生死之境此覺不昧如定風珠一投大海波浪漸停所謂五習不遠而復凡爲佛子者初心受戒貴先知此知此則名性戒不知則名事戒性之與事若氷水本無異同融則名水凝則名氷是故先知性戒則一切事戒無事而非性即如知氷爲水則無氷而非水耳智潭智潭汝發此心誠爲希有此點初心如初三之月終至圓滿雖然如是智潭若未知性戒且守事戒事戒積久熏炙覺性終有開悟之日事戒者有根本五戒培後戒之基根本五戒者一不殺生

初春正光居士送爆竹供養三寶因着淨人試火者三一一皆響如破蟄之雷忽憶佛令羅睺羅擊鐘鐘則有聲不擊則無聲此蓋常情之所計也若以眼聽之則擊時未嘗有聲不擊時未嘗無聲例爆竹放與不放聲與不聲俱兩頭語耳如坐斷兩頭中間亦安可得言者管取未夢見在夢時果乃無我則主出入息者阿誰若謂有我我在何處不解作夢卒然不知下落痛當屏息萬緣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討箇下落方好商量此事如若乘興而來興盡而去欲以有思惟心卜度此事縱有一知半解總是以網張風徒勞無獲道人念公遠

來且見懷有日所以不敢忽公好心特倏人
靜身自問公公當念老病不與人期時光不
可把玩得功名時不異夢中簪花失功名時
不異夢中所簪之花爲風雨摧謝慨花易謝
而醒醒後逆思夢中簪花夢中花謝及至覺
來簪者誰乎謝者誰乎醒來知簪知謝者又
誰乎以至推未有我時我忽何來既有我時
我不能轉物終被物轉畢竟病根在什麼處
若檢得病根出簪花也好花謝也好開眼妄
想也好合眼做夢也好不做夢也好見道人
也好不見道人也好贊道人也好謗道人也
好設檢不出儒也沒分佛也沒分此是眞實語如黑業濃覆便信不及若黑業
輕見此語聞此語孰不感痛 示馬新甫
千經萬論說離身心故覺有身心即是無明
不見有身心即是大智慧噫無明智慧初非 新六 十一
兩事但順情時身心現前情消時身心廓落
身心現前生死煩惱不待而來身心不見涅
槃菩提非求即證 示懷慈
生人之大累莫過乎身心所以聖人先治自
已身心之後然後開物成務譬如甕外運甕
不惟一甕可運雖百千萬甕可以命人運之
有餘力矣何煩自運哉衆人異此辟如身困
甕中而欲運甕雖一甕決難運之況多甕哉
又治身治心先務窮身心之始終然後能治
之如不窮其始終而妄治之終不能也然身
粗而易窮心精而難窮故先窮其易者作離
身之觀稍稍戒熟然後窮其精者則心亦不
難窮矣身者何義身以聚爲義心者何義心
以附麗爲義故曰離者麗也由是而觀先須
聚五行四大身然後成境未當前則心不能
獨立必境有以觸然後心有以附麗毘舍浮
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與夫聚而後有身附麗而後有心若合符契
但衆人不以文字語言會其妙反被文字語
言障礙所以通者成塞塞者不能通也如善
會之何塞非通何通非妙智燈來前吾語汝
汝當精窮身心始終之所以然所以然得則
治身治心若屈無名之指也但患不肯屈苟
肯屈之孰不能乎智燈勉之自今而後凡遇
榮辱風波牢把柁柄堅然自持莫爲前境所
轉則身存而無死生之累心有而無好惡之
偏慎之體之則千萬甕可運也 示智燈 新六 十二
饑火所燒可以食救欲火所燒難以色拔良
以食飽則不饑色無飽理故也此兩者雖難
易不同然皆同出於愚癡故曰愚癡不破飽
復還饑欲終難飽由是而觀一切罪業必以
愚癡爲母一切福慧皆出於自心明了自心又以般若爲母今有人于此視母爲路
人自以爲不愚者得非愚癡中之倍人乎
有能碎千金之璧而不失聲於破釜者
有心無心之別也故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
義難慷慨非有心乎從容非近無心乎仲尼
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夫禍福莫烈於
死生如知其說則禍福乃細故耳何謂原始
知生之所以然也何謂要終知死之所以然
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生何所忻知死之所以
然則死何所戚雖然衆人之情有我而昧昧
以性成堅逾須彌苟不得其道破其堅執亦
未易也子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至如來問

須菩提曰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子不覺置卷熱淚橫流夫何故憨我自無始以來堅執一合相計爲實有勞彼至人婆心委曲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 十三 新六 開我迷雲奪我執悋不異殘氷蕩漾於春海片雪飛觸於紅爐此恩此德深大難酬我既知一合置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若無也況世界亦可碎乎如來言世界微塵所成即仲尼原始也言世界可碎即仲尼要終也以黑白之徒習儒不閑儒習佛不閑佛致不遑會通焉嗚呼惜哉夫千金璧可碎破釜不能不失聲情也知大千可碎微塵可合而成世界理也情則有我而昧理則無我而靈老人願聖香自今而去痛以無我而靈者爲前茅庶不負如來聖人深慈慨切聖香痛勉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爲惡雖有邱山之罪而君子察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者爲善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觀有心爲善尚不可況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夫梧葉落而知秋葭灰動而知春梧葉葭灰非可見者乎春與秋非不可見之物則不可見者終不見之矣苟聖人不以可見之情見不可見之性則性終不可見也夫性不可見則我固有之全失固有之全失則我欲立於大全之中而運其末亦終不可得而易之道亦幾乎息矣易息而謂天地萬物存則天地萬物皆易外有也 十四 新六 雖至愚不信子以是知性有性之體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謂體用所從出也何謂用相所從疏具而無我心也善惡具而有狀情也夫心性之能彷彿者也然離卦爻而求與情易之道窮於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謂性者則非卦爻所能彷彿者也然離卦爻而求之則又離波求水也然如之何曰非予所知出也何謂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惡苦樂之情此相也苦樂之情未接靈然而不昧者此用也外相與用而昭然與靈然者皆無所自矣此體也昔人以性無善惡情有善惡殊不知性無性而具善惡之用用無性而著善惡之相若赤子墮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將生未生之間非吉凶有無可能彷彿者乃不知其爲心而遂認心以爲性所以性命之學於是乎晦而不明也即易之卦爻有謂卦寓性爻寓情此亦認心爲性者也夫卦六十有四而吉凶之情具而未著也具故非無也未著故非有也非無故則不可謂之性非有故則不可謂之情既不可謂之性不可謂之情故非有故非無也故非有也非無故則不可謂與情謂之心非乎故六十四卦心之所寓也三百八十四爻情之唐肆也故內外之情吉凶之機雖錯變無常然不出乎卦之內外爻之內外交之奇偶也內近親外近疎吉近善凶近惡親疎具而無我心也善惡具而有狀情也 十五 新六 夫心與情易之道窮於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謂性者則非卦爻所能彷彿者也然離卦爻而求之則又離波求水也然如之何曰非予所知之情此相也苦樂之情未接者也是何故良以性不知

性如眼不見眼故也
宗教雖分泝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教主若傳佛心有背佛語非真宗也若傳佛語不明佛心非真教也故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知身可愛之知知身不可得之知前知因身可得而立後知因身不可得而立前知如前步後知如後步前步若不起後步安得移前步續後步步似不斷前知續後知知似不滅初心作觀者此知不可忽痛究知源得知自歇照萬物不勞無不徹只此不勞者亦名般若德此德常現前逆順湯潑雪入死併出生自在不思議此後未及言能到終自知舌板搖脚跟無上法輪轉顧生寶而藏之俟汝受用得來方可示物（示聖堅）

名小利浮榮輕爵賺誤了也人人本來心光照窮三際（示馬子善）解等火觀等薪薪無火而不化火無薪而不傳是以大心凡夫即熱惱心頓開圓解之火即生滅之心漸副解火如凡夫初入信乃至十信生滅功完（新六）始登初住辦不生滅行至八住始得無功用行斯意眛久他種安知

無窒礙始不負爲男子漢出家標格設負之生不若死也全其體之則缺者全矣缺者全即屙屎放溺皆佛事也寧獨拈香撥火爲佛事哉（示全禪人）

手捉物戰已如以眼觀眼想此等境界如何下得手想久得入一旦十八界魔兵蕩除五（十六）蘊巢踢翻一安永安長劫作箇無事人去如韓信臼起今昔孰不以大將稱之然但能戰人不能戰已戰（新六）人易耳戰已實難戰人如以本白本白精進度日十八界未空五蘊濃厚（十七）膏肓之疾未瘳死生之夢未醒敢因循而偷活哉（示伏明叔）

男子立志必操從苦起業就艱難鴆毒浮華驪珠澹泊歷風霜而不變累歲月而恒新擴襟抱於愛憎之關蓄精神於榮落之際尊知而履韜壁而光尚友千古之先定理一心之內崑崙可扳拳石難傾汝果能之不負此晤若夫蔽日月之光於覆盆之下窮風雲之思於閨閣之間而能揚音於丹桂之叢奮翮於

黃埃之上安可得哉 示于洞前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無物累也嗟乎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父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辟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此泥淖非可臥之所也醉者瞪目而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

教理行果此四者爲黑白凡夫之模範也如黑白凡夫不以四者爲模範未有不遭邪小所網者邪則外道是小則二乘是教乃圓教理乃圓理行乃圓行果乃圓果如四帝陀五 十八

明典籍是外道教如阿含等教是二乘教如華嚴法華圓覺楞嚴等教是終教頓教圓教是故於邪小發心是邪小種子於圓教發心是成佛種子又佛性有三有緣因佛性有了因佛性正因佛性我雖固有必待了因佛性開之了因雖能開正因佛性又必待緣因佛性熏發之夫緣因佛性者非他物也即圓教所詮之理此圓理在凡夫分上謂之無明如以圓教理火熏發之則此無明以理火能熏炙之力而凡夫無明於不知不覺之中轉而爲無塵智謂之了因佛性無塵智非如量智也以如量智能開物成務接引初機以如理智非理外之智智本無功非智外之理契而無能故智與理理如春水智如遊魚水無養魚之矜魚無樂水之趣魚水相忘而養而遊自然與萬物共也初心凡夫如金銀銅鐵教理行果如大冶洪爐金銀銅鐵融而化之倘不假模範欲其成佛則圓理行果寫之像終不可得也故教必有師開理 十九

心凡夫依教理行果之模範如鼻祖西土相傳千萬明千萬明傳之於無盡燈錄是也

何簡即簡得經盡形壽受持不敢懈怠如受持經後佛知見稍開決不敢獨善一已誓必如一燈之明傳千萬明千萬明傳之於無盡此初心凡夫見性成佛則教理行果之窩臼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教理行果之窩臼早被這缺齒老胡踢翻了也且問雷雨居士教理行果窩臼既被老胡踢翻了也雷雨於尋常日用之際又將誰家窩臼棲泊宗別駕朱炎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心在何處江反問曰此身未死心在何處炎猛然有省呈偈曰四大不須身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首肯之雷雨於吳門天池山初晤時亦首問雷雨日用能分別心畢竟在何處屢問屢拶雷雨竟無有答詰朝遂別於天池只今天池風月依舊而問拶話頭不知得依舊否如得依舊豈有真積力久而疑團不迸破者哉又雷雨二次書來有王制臺求開示之囑制臺於理水未深不便裁書請益雖然書雖未裁而制臺菩提之心早發於語言文字之先矣此

語言文字之先之心即鼻祖東來直指之心
也如於此能直下信而不疑用處廓達則天
地萬物皆在制臺掌握之中何況西蜀一省
不霑制臺沛然之法利乎宋朱炎呈偈後不
久立化於多人之中啓無量黑白信心雷雨
居士能不忘吳門天池風月哉峨嵋風月又
豈在天池之上哉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
無寸土達觀則曰若人識得心心外無風月
修山主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
日事暗却本來人達觀又曰修山主但見錐
頭利不見鑿頭方達觀但見鑿頭方不見錐
頭利敢問王制臺與城都使君且道修山主
與達觀孰雌孰雄若辨得出則教理行果富
臼不踢翻也不妨倘辨不出即踢翻教理行
果寓臼管取此身直得無棲泊處偈曰峨嵋
風月與天池幾處歡歌幾處悲心外了知無
別法境緣逆順盡吾師寄示雷雨居士兼轉王制臺
偶與宇泰言及禪門宗綱因舉機不昧終始
如王太傳勘朗上座又如僧問青林轉轉接
拍冷然恰好朗公不得明昭謙代轉不免機
昧終始去也其臨機之際賓主酬酢如兩鏡
交光瀰滿清淨中不容他如涉一毫擬議即
片雲點太清矣這箇境界不可作人我會不
可作有心無心會觸着即應豈念慮可及靈
然接拍豈木女同倫此非見地乾淨保任圓
熟權衡在手殺活自由的漢子管取張良智
巧淮陰作略直得鄉關萬里把柄已在別人
滋養得道種如力量不甚大必須生處要熟
手裏殺活憑他脚跟波波地隨人轉去如此
熟處要生這裡見不眞行不力千生萬劫受
之流近來覓一箇半箇尚不可得何況眞沒
他累墜即如女色一端父母婚配本欲紹祖
力量漢愈加愁人且道如何得歡喜去蕭蕭
先血脉名教良規世間豈可少得有等人兒
夜雨蒙頭坐淚洒春風不盡哀漫山遍野野
狐精到處逢人瞎眼睛實法與人誠漏逗無
規說法轉悲零晏坐示仲來
迦葉菩薩問佛云一切衆生見妍是妍見醜
是醜諸佛亦見妍醜了然不昧如何衆生即
是妄想諸佛便不是妄想佛告迦葉云一切
諸佛但有世流布想於中不生執着一切衆
生於流布想中妄生執着所以被妍醜轉却
諸佛如鏡照物影像交羅有何妨礙此是教
中糟粕衲僧門下即不然驢胎馬腹教誰去
不是觀音即普賢信得及入地獄有分信不
及入魔隊有分若要兩家坐斷做箇出脫漢
子去朝朝夜夜夜夜朝朝將此身心着何處
行藏曾不離刀山示仲來
世間有兩種親眷一種濃厚滋養道種一種
濃厚增長惡習若是有智慧人惡習親眷亦
滋養得道種如力量不甚大必須生處要熟
手裏殺活憑他脚跟波波地隨人轉去如此
熟處要生這裡見不眞行不力千生萬劫受
他累墜即如女色一端父母婚配本欲紹祖
先血脉名教良規世間豈可少得有等人兒
女既有淫慾不斷藉此爲樂迷戀沒世終無
醒日堂堂男子被這臭溺孔斷送一生一慾
迷心萬理斯蔽子本從父母生一聽婦女之
言父母之言永不入耳君臣分上徃徃有犯
此過兄弟朋友不言可知色慾迷人如此惡
毒傾覆大倫不惟增長惡習纏綿靈識何日
得脫古德有言寧近毒蛇莫親女色毒蛇害
人不過此身女色繫縛塵沙劫波尚難解脫
惟有法屬之親轉多轉益滋養道種終當得
果明師良友不言世務但究眞宗以般若靈

津迭相洗灌耳根薰蒸了因正因漸着孜孜
永久一念相應大事了畢生死高超塵網頓
脫如華鯨入海永無羅網之患法友眷屬利
益如此世人不以爲重生死眷屬受害如此
世人皆以爲重如真學道人於此不可不具
眼不可不知好惡若不知好惡不是地獄種
子定是魔家眷屬如此等流夢見猶驚況聚
首促膝而論道哉仲來此理亦當謹慎自已
無過亦可將此化人較之粧佛造殿濟貧拔
苦功德愈多何者法屬興隆正教得行正教
得行魔風殄息菩提種子徧塵彌刹如春迴
大地百物遂生當來成佛眷屬衆隨弘大法
化必今日培植者噫用力少而收功多丈夫
不可不取示仲來

聖人本無常心衆生本無常習是以蚖蛇蝮
蝎無非大士之分身菩薩如來無非衆生之
本色聖人若有常心何殊木石衆生若有常
習則佛祖永無相續是故觀音神頭鬼臉凡
形聖容百千方便泛用隨宜一一皆菩薩悲
田所出譬夫十月在空影臨萬水豈思量分
別可測哉悟此則菩薩隨處出現矣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
善知識提携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
掙着不然是自要沈沒千佛出世也難救取

示衆

我聞如來三十二相凡一一福皆自受用惟
白毫相光此福不受慈惠兒孫享用無盡是
故檀越滴水根線臨當受時觀此白毫圓照
法界無論聖凡影現光中由是施者及其受
者俱現光內了無能所三輪體空不昧物我
如是作觀一切有爲皆成無爲受白衲禮佛
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徃徃不
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
一微涉動則吉凶橫生能洞照微光則禍福
災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
爆落但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
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熾然
習染漸釋如習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
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有據則習染雖久必
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者此一種人
自有闇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代渠
是道之說自然承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
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鼓
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生矣此一
心生又追惟徃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平
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
故沒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之風
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
常心開開而用之謂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
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
真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曰沿流
不可不取示仲來

聖人本無常心衆生本無常習是以蚖蛇蝮
蝎無非大士之分身菩薩如來無非衆生之
本色聖人若有常心何殊木石衆生若有常
習則佛祖永無相續是故觀音神頭鬼臉凡
形聖容百千方便泛用隨宜一一皆菩薩悲
田所出譬夫十月在空影臨萬水豈思量分
別可測哉悟此則菩薩隨處出現矣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
善知識提携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
掙着不然是自要沈沒千佛出世也難救取

示衆

我聞如來三十二相凡一一福皆自受用惟
白毫相光此福不受慈惠兒孫享用無盡是
故檀越滴水根線臨當受時觀此白毫圓照
法界無論聖凡影現光中由是施者及其受
者俱現光內了無能所三輪體空不昧物我
如是作觀一切有爲皆成無爲受白衲禮佛
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徃徃不
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
一微涉動則吉凶橫生能洞照微光則禍福
災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
爆落但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
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熾然
習染漸釋如習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
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有據則習染雖久必
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者此一種人
自有闇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代渠
是道之說自然承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
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鼓
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生矣此一
心生又追惟徃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平
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
故沒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之風
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
常心開開而用之謂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
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
真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曰沿流
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徃徃不
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
一微涉動則吉凶橫生能洞照微光則禍福
災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
爆落但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
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熾然
習染漸釋如習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
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有據則習染雖久必
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者此一種人
自有闇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代渠
擔憂蓋此一微不出四運故以四運觀之微

本不有何況有動何謂四運未微欲微正微微已是也一微若實有者豈假四運而名微哉雖然四運觀微微實不有則涉動之時於可意境便覺歡喜於不可意境便不耐煩此歡喜與不耐煩果體四運而觀有此兩者是不能觀有此兩者如果體而觀有此兩者是兩者習熟此觀習生故也如此觀力强兩者力弱則得力不得力觀者自知勝負故曰解不難而行難行不難而克終難克終不難而忘又難故惟忘而能用者則觸途成觀矣又道前道中道後有兩順一逆眞妄工夫不可不知者何謂妄順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是何謂妙順泝而上之緣情復性是何謂逆性復而悲同體駕慈航而拯濟萬有是此兩順一逆東方出聖人西方出聖人上古出聖人現在出聖人倘滅視而不信者皆天魔外道非聖人也

夫業未嘗不眞心亦未嘗不眞業之眞即心之眞心之眞即業之眞眞外無業與心心業之外亦無有眞即此觀之一切衆生於顛倒七趣之中本皆現證者也以衆生日用而不知於現證中橫生分別故現證者日用而不知也殊不知於日用不知之中實未嘗不現證者矣如心不知身則身本法身身不知心心即本智法身如鏡本智如光光依鏡有光還照鏡本無所能何事非眞今有人謂心不知業則業無待業不知心則心亦無待便謂罪福皆空我不可得殊不知罪福皆空待罪福未空者之影耳我不可得亦待我必可得之影耳是皆嗜欲情熟研眞理生說時似悟對境還迷者也如法華之妙法法即一切萬法妙即了達萬法之外初無別眞故曰借婆衫子拜婆年又曰妄想無性將甚知業業亦無性將甚知心心不知業能存而無我業不知心所存而本虛無我而虛所能不昧知而能行日用無生知而不能行日用愛憎日用無生陰陽雖巧不得加陶鑄之功於我矣日用愛憎根境雖無性情無往而不搖我精精搖則六合六合則一失一失則頭迷頭迷則心粗故曰心粗亂撞頭又仲尼心不死日用自然活顏回心死活不得故便不能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盖回日用之際回必知民民亦知回以兩相知故能所橫生活者死矣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

我乃生於可欲故有欲者不能不生生既生矣不能不死天下有欲長生者端以生爲福死爲禍故曰禍福莫烈於死生盖不知功德天與黑暗女我能一心不生彼將不待遣而俱逃矣然後同天下吉凶而吉凶莫能累也如是者謂之正因反是者謂之邪因又橫計心外有法不能會萬物歸已謂之外道以此觀之外心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如生生滅滅動動靜靜通通塞塞恬恬變變離離合合暗暗明明本一精明映彼六者流而不返近取諸心則爲生滅遠取諸物則爲明暗晝夜古今寒暑之多也而天機深者悟一塵泝而上之則餘黏齊拔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此指眼根脫黏而入也至於意根則緣知因法無法無知

不法自知則諸滅相永不能惑嗚呼使貪長生者洞悟此旨則痛悔向之所爲首越而之燕也

百尺竿頭蹈大木而驚悸大地之上履寸板而坦然此何故哉竿本不虛地本不實一切衆生於無虛實中橫計虛實故

皮毬子曰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宜也如地宜堅水宜濕火宜熱風宜動如堅者濕濕者熱熱者動則非義矣理則不然堅可以爲濕濕可以爲動動復可以爲熱熱爲濕濕爲堅蓋宜者可以不宜不宜者可以宜譬如輪之始終豈可有端哉故地水火風又名曰四輪然輪雖不可以始終窮外鐵則輪何所有義辨

夢悟醒迷聖凡途隔究其所自不過未達本源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即此而觀情未忘時不必以情忘情何以故情終不忘故如一達本情不待忘而自忘矣如體未合亦不必求合何謂體合無思契同也若然者知心即達本達本即知心明矣是故達本知心之人雖同衆人紛然於夢境然其達境無性知心無外愈夢而愈覺一旦夢緣爆斷覺影亦空故不同於醒迷之曹如本未達心未知雖其人忠信廉潔如伯夷叔齊其情執堅固過於須彌之難破也此難破之執謂之一合相

新六 天六

此一合相是一切衆生之痛瘡疤雖父母妻子稍觸其疤則無明之發烈如猛焰況他人乎聖人知此相之難破以爲須彌雖則堅固勝一切然以三千大千世界較之則須彌又太倉稊米耳故聖人一碎三千大千世界以爲微塵使衆生知三千大千世界堅固於須彌者尚可碎而爲微塵衆況我蕞爾之軀塊然之相豈能久留而不可壞哉且此世界不能自有其體必合微塵衆而成微塵衆亦無自體必碎世界而有故以世界觀微塵衆則微塵衆不可得以微塵衆觀世界則世界不可得世界與微塵衆既互觀而不可得則一切聖凡依正二報且道畢竟安着何處偈曰

兎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爲風臨機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五九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三六二頁下一八行「商量」，徑作「商畧」。

一　三六三頁下四行末字「良」，徑作「長」。

一　三六七頁上六行第一二字「哉」，徑作「則」。

一　三六八頁上三行「華鯨」，徑作「華鱗」。

一　三六九頁上四行「歡喜」，徑作「懽悅」。

一　三六九頁上五行末字「是」，徑作「果」。

一　三六九頁中一八行第九字「情」，徑作「則」。

一　三七〇頁上一二行第八字「可」，徑作「果」。

一　三七〇頁下一行「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六」，徑作「卷終」。

明　憨山　德清　閱

地水火風空見識與覺聞知名爲十大究其所自則十大不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阿賴耶此言含藏蓋此識能含藏覺義不覺義與見相二分若地水火風空五大乃因此識相分而建立也見識覺聞知五大亦因此識見分而建立也又此識本自無體體本不動智而有也何以故以不動智本無性無性之義古今難明此義唯楞伽大士於華嚴論發泄殆盡矣然學者心識粗浮論雖曾閱了知此義者不殊麟角焉子雖不敏試且解之蓋此智智外無智了知此智有性無性又智不知智有性無性於此不了即名無明無明即屬生滅無明無性即屬不生滅以生滅與不生滅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此二和合而成阿賴耶識此識覺義即屬生滅氣分攝又覺與不覺初無別故以本智無待無外故要須本智隨緣於緣生中樂極苦生苦極思本思極心開方始知我此極苦本極樂來極樂本有待來有待則物我亢然相搖而成苦樂今我悟有待初本無待於無待中求樂尚不可得安得有苦由觀物我相搖之夢譬如醒中笑夢顛倒雖夢熟餘習未能頓除以我所悟無待無物無我廓然而靈者治夢餘習譬如春陽之照殘雪雪豈能久留哉即此觀之八識不覺義具於心實在緣知證發心易蓋先起信發心但在現知故也

引滿能招業力牽蓋七識爲源耳若動身發語獨爲最又此六識粗相分也若前五識皆八識相分即氣分也非相分之相分也此種種識妙達法界緣起無性俱不動智也雖然先起信發心難證發心易蓋先起信發心貴在緣知證發心但在現知故也

吾嘗因照鏡見已之影吾作何狀影亦作何狀既而究能作吾狀者畢竟是何物吾瞋狀即瞋吾喜狀即喜始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九竅至於五臟六腑八萬四千毛孔長求短求內求外求精粗皆狀惟能狀狀者具六根有根虛竅有竅虛毛孔有毛孔之虛狀即是色虛即是空若能狀狀者屬於空色便與空色爲一則空色不知空色何以故一不知一故也一若知一一是所知即是能此成二矣一義何在吾種種求能狀狀者始悟其初不屬空色耳渠既不屬空色豈可以內外古今遠近求之哉雖然能空色而爲內自我七識又爲六識後半細相分之

粗於能求之前者故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亦不自知即此觀之則能求之前者斷不可以智識窮功力到惟契無生者自知也

昔有一僧平生爲常住務擔閣了修行一日鬼使催捕僧曰煩鬼使奏聞閻羅乞假七日修行雖死無恨鬼使曰奏准則七日後來不准即至矣僧修行七日後鬼使復來勾當前案則覓僧不可得矣噫死生亦大矣此僧七日精進雖酷烈如閻羅王尚奈何伊不得況陰陽造物能陶鑄耶汝等既發心持偈若精進之心不如此僧決斷縱持七百日無益也

中印聖人其名曰佛其所設教凡攝衆人必先三皈然後授與五戒三皈者謂皈佛法僧是也五戒者即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也其意以爲不皈佛則出世無主不皈法則開悟無門不皈僧則教授無師故三者闕一不可如三皈雖備若不嚴持五戒則樹德無基不殺即孔之仁不盜即孔之義不邪婬即孔之禮不妄語即孔之信不飲酒即孔之智此五者凡學出世法者既授之後無有破犯則謂之優婆塞蓋有實然後有名也又皈依佛佛者覺也皈依法法者範也皈依僧僧者和也覺而不範如但知土可以爲器若不經模則器終不成如範而不和如有模範道現地獄相時如來之身畢竟在恁麼處現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毘盧遮那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虛發大誓願之藪其初入門既非真心則既入之後靡所轉根本法輪於一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不爲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難波及無過之僧及真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真僞凡見髡其首者即謂之僧殊不知首髡而非僧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真僞也倘一忽之則啣寃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寃始解耳汝既皈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韋馱尊天現在戮害汝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真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下罪不容赦

示譯人三皈五戒

毘盧遮那佛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吾於此禾嘗不痛心也何故既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則凡血氣之屬尿放尿一動一靜無一刹那頃不在此光之中如何十惡熏之則地獄相現乃至緣因佛性熏之則現如來之身且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毘盧遮那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虛發大誓願之藪其初入門既非真心則既入之後靡所轉根本法輪於一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不爲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難波及無過之僧及真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真僞凡見髡其首者即謂之僧殊不知首髡而非僧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真僞也倘一忽之則啣寃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寃始解耳汝既皈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韋馱尊天現在戮害汝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真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下罪不容赦

示轉根本法輪者

成智心徑圓通安有是處吾與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願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亦漸死耳設情不死夾帶修行謂之野干種何哉以其自生至死若靜若動若穢若潔若精進若懶墮無非情故故曰萬物浮沈於生死者

情爲其累焉且道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舉揚是佛是魔皆蠱毒非魔非佛總寃讐直饒棒下畨身漢未入黧奴白牯流

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大地身心不可得顧朗驅烏曰古德說得是我說得是汝莫瞞心試說看朗曰皆說得是又問朗曰汝曾讀楞嚴經不曰讀曰汝讀楞嚴經記得佛告阿難我常說言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朗曰記得曰汝再試說看我與佛及大德三樣說畢竟那箇說得好朗曰檢別不得曰汝這儱侗蠓蟲作這個解管取他生異世改頭換面償他信施始得何以故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舵故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如佛解祖解與極玄極妙古德謂之閨閣中物如打疊不淨早晚上床下地終不免礙人脚手在 示正朗

稜稜鴈塔標雲外混混龍泉續洞宗二檜芬芳五燈圓照此等家聲寂寥久矣皮毬道人每念及此未始不痛心扼腕冀大振祖道且嘗慕申包胥爲人彼覆我存赤心耿耿無須臾斷盖疾惡習重來自多生或謂佛祖聖賢盡虛空爲量遍法界垂慈何示人不廣乃爾道人笑而應之曰若豈不聞生處要熟熟處要生夫疾惡不重即向善不眞向善不眞則觸境逢緣利害相關處脚跟便立不定故五持與五犯當知犯持之際申包胥哭秦庭光景若不現前決定敗績矣人天小善持志不眞尚不能成就況出世無上菩提乎萬曆丙戌春皮毬道人由路南達燕山距都城八十里爲古潭柘幽勝絕天下瓶錫因留之隆冬未已春風忽動千山煖回萬壑氷消則峨嵋之興油然而生諸檀越有相慕而不捨者躡跡重雲大開祖帳悲歌薦茗感慨竹風皮毬亦悵然囑曰若等果向善心眞秉持初志堅克有終豈獨人天小果決定成就出世心燈定當續焰雖然不談六經安知王道不讀佛書豈知佛心柳宗元信不我欺或者聞言進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其膠柱鼓瑟也且言說害道障蔽自心有不可勝言者今之緇素不求之經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鈔不求之鈔而求之音義少林實宗風所繫比來委靡更不堪觀大都以秘要爲直指以評唱爲資托以頌古爲過路以機緣爲剩語是嘈嘈之徒號稱叅禪者不求之機緣而求之頌古不求之頌古而求之評唱不求之評唱而求之秘要嗚呼語言之爲害一至於此而道人復示人以語言文字豈非救火而油之也皮毬道人又笑而應之曰豈語言之爲害哉特求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葛藤皆佛祖深遠廣大之心叅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語則語言文字乃入道之階梯破暗之燈燭今乃宗教陵遲祖道蕭瑟咎在棄本逐末重輕輕重如習教以佛經爲本明

宗以機緣爲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爲本以戒
行輔之以學問大之視浮名爲游塵視金帛
如糞土秉志堅貞憎愛關頭死生以之管取
宗雷大震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槁者潤不爾
蹉法王之座披如來之衣傳我佛之言者所
謂狐嗥耳焉足爲法門輕重一時開侍者暨
慧輪中光覺天浴慈田湛鎮潔明宗俱列祖
帳之前共獻此茗受者進者皆非小緣人人
當生悲感之心誓期出世無以富貴爲懷決
以道德爲本學問資之自然此別之後有志
者必遂若等不見潭柘之祖塔乎碑銘琅琅
餘光烈烈使我讀之而殞淚拜之而毛骨寒
彼其未得道前皆臭凡夫耳既得道已師範
人天流芳千古如此之名名終不朽如此之
功功蓋天地上之人天下之螻蟻皆受其恩
澤較淮陰夷吾彼皆生死之因此乃無墜之
本奇男子必以吾言爲不謬且道萬里長途
臨行一句作麼生雞園兢秀春風暖柱杖橫
擔日月行龍泉別泉示
言無廣畧義無淺深顧其人得旨行持何如
耳是以善星比丘雖聰慧過人不特博通大
藏亦無書不窺以心術不佳遂招生陷之報
如摩訶比丘蛇奴乞士唯持摩訶般若一句
苕箒二字尚記不全皆生身得果以其天資
淳朴一念萬年神凝方寸用志不分所致也
雲衡梅禪人一朝辭紫栢道人於清涼山中
將由燕京而圖南乞一言以爲資糧道人囑
之曰若所持誦禪宗永嘉集言畧義要此永
嘉大師已驗之方依之行持必然出苦道人
何言而禪人猶低首長跽不起復次囑之曰
衆生日用無往而非昏動菩薩日用無往而
非止觀諸佛日用無往而非定慧謂之三耶
則外昏動本無止觀外止觀本無定慧謂之
一耶則昏動不即止觀止觀不即定慧果一
之耶果三之耶若於一三之間未能判然了
徹豈唯永嘉集不能資汝出苦一大藏教亦
皆長物矣何況非法又巖頭豁老一日有僧
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豁老喝曰是誰起滅
其僧得旨而退今時有一般野狐魔屬便道
我會也起滅者是某甲本來佛性嗚呼哀哉
如此妄會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萬吹
徧世間滅佛種族滿眼皆是禪人來前設於
巖頭句下未能徹去且依永嘉大師此集行
持終不悞汝勉之勉之示雲衡梅禪人
夫鉢之爲器翼三寶備六德何以明其翼三
寶蓋徹此則僧無所資僧無所資則慧命斷
慧命斷則佛種滅矣彼其能清能容能儉能
廣能尊能古則六德之謂也古由佛授尊由
天獻廣則普利一切儉則過中不食容則施
受精粗而福利平等清則舉世不忍以葷投
之如是而吾曹敢不寶重哉嗚呼去佛日遠
魔外克斥髡其顱而毀其容僞其僧而眞其
俗至於祖宗標格法道綱常破壞殆盡反以
操瓢爲便捷而安之若鉢則視爲滯貨皆棄
而不持矣既作佛子凡百所行須遵佛敕故
特爲提三輔而申六德使吾曹即名制器即
器昭義得義崇古振頹波而迴末俗斥僞衆
而集眞流共扶慈化并報佛恩茲囑萬佛庵
陳寶林居士歸而制之或萬或千儘自心力
承荷無忽此風一扇能克終始吾眉山轉塵

當有可觀也（示陳寶林）

離重雲而孤明獨露映湛水而素影全彰此等解會總是撥波尋水外塵覓地是以古人誚之諸方所示佛性皆半生半滅的老僧這裡方是全不生滅或者詰之則曰彼皆以色身有壞法身常存豈非半生半滅乎老僧這裡即臭肉團便是金剛不壞之身故與諸方不同據皮毬道人觀之則這老僧也未夢見金剛不壞身在且道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咄日月升沈施大照舉眸休自昧清暉（示顯光居士）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審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吾以是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雞犬既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雞犬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也大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內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刺足則足知刺胸背則胸背知至於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知若離毛孔一紙之厚雖有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倘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隨而腐耶果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既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折之終難大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眞心不倚形而立即妄心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內外無所故豈有內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誘我者自不能爲待也噫物我無歸誰爲放者誰爲收者收收放放放放收收於此豁然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皋亦可牽之南畝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收不放亦可放放收收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既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眞儒老非眞老佛豈眞佛二生勉之（示毛吳二生放心說）

學道無他要要在偷心不生偷心不生則古德機緣言句中磕着撞着時以宿善根力大都悟入終易如偷心不死又無痛切精進之力復遭差別因緣阻亂之是皆多生惡習所致所謂偷心者不惟凡情即聖情不盡亦謂偷心汝忽觸病緣善用之即入道緣不善用即差別緣哀汝道緣多障附此勵汝（示沈季玉）

夫寒往則暑來夜往則晝來開往則合來而寒往則暑來以一歲言之也夜往則晝來即一日言之也開往則合來就一瞬言之也衆人以一歲爲長以一日爲短以一瞬爲短中之短也殊不知由瞬而日由日而歲由歲而成古今皆念後事也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長短路窮則所謂歲之與日日之與瞬皆睡中語耳豈大覺之境哉是故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夫覺則不睡不睡則無夢而衆人眼睡於色耳睡於聲鼻睡香臭舌睡味身睡觸意睡法塵一睡永睡長劫不覺根塵抗然識搖其中開眼合眼雖有寤寐而實皆睡也惟達

者覺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知初無知相本無相故抗然之根塵不待觀空而自泯故曰狂心頓歇即是菩提菩提此言覺也嗚呼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積執成堅各各不化以睡爲惺以苦爲樂顛倒夢想苟不鳴以大覺

十三

之雷則睡者終不惺矣且惺也者待睡而稱未睡之初惺在何處謂惺在塵是塵非惺謂惺在根根既是惺孰爲其根謂惺在惺惺不自惺江生來前吾語汝推惺於三知惺所在則寒來暑往暑往寒來皆汝眼開合又喚誰爲睡乎誰爲惺乎雖然轉得睡者然後可使惺耳倘轉睡未能則惺使江生去也江生勉

新七

之示江生睡惺

夫木具火性然不能自焚必須假鑽燧而烟始生然烟雖非火乃火之前茅也如鑽燧不休火必繼烟而至矣火則木盡成灰嗟乎木始由土而生終還於土此理勢然也衆生佛性木中火性也諸佛教典鑽燧之具也具有而不得其人則火終不發火發而木然衆生因佛教典熏發觀照之火焚五蘊木終歸性土此蓋即情而復性之譬也

去佛世遠祖亦不出時劫轉濁故修行人最初立念雖爲生死到頭敗闕者多大抵病在何處不在聲色貨利不在七情六欲只在當人一箇臭軀殼子打不破一點妄想心覷不透便被生死魔所役從無始來天身人身畜鬼之身羽毛鱗甲之身於苦海中改頭換面升沈無有暫止且道這生死魔及天畜等身即是吃尿屎要悟此心不知自責便被懈怠昏沈魔所蔽終不能到古人悟處如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方可

十四

說修行雲門出曰爲什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乾峰也只得呵呵大笑而已敢問孟修雲門話頭是何旨意乾峰笑處有何利害於此二老口角頭知些好惡所謂降伏其心辟如順風揚塵有何難哉於此放過不求了徹則

新七

前所謂苦海之中改頭換面升沈不止羽毛鱗甲請孟修一一從頭做將去石崖云三塗一報五千刼出得頭來是幾時

十五　示康孟修

降伏得下自古及今豪傑不少扶王佐伯成功業於涕唾之間百世芳名血食未有能覷透此點攀緣心者既覷不透豈能降伏得下故般若會中須菩提人天衆前發個問端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應住爲問住則且止畢竟

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諸仁者此一段經
有兩種血脉一是四聖血脉一是六凡血脉
遮箇關頭辨析不眞管取十人舉心動足五
雙錯了常住眞心性淨明體此便是四聖血
脉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此便是六凡血脉四
聖者佛菩薩聲聞緣覺是也六凡者天修羅
人傍生餓鬼地獄是也此十者又謂之十法
界言法界者法則共合界則各別此皆總是
衆生最初發心不等感果亦異若是箇大闡
提漢子直下一念不生轉身就父大事因緣
干了萬當舉箇佛字早是染汚且道十法界
者向恁處着落貧道此等說話也是鉢盂添
柄嚼飯喂人噦心不少雖然未是箇闡提漢
子也須循規蹈矩做來亦無大錯故末法修
行者切須明此兩種血脉始有商量好惡分
不然盡是說鬼話的人頭牛耳貧道與仁者
聚首此地莫非前劫因緣非今情識諸仁者
自今而去必當以四聖爲血脉莫以六凡爲
眷屬要以四聖爲血脉必要發四聖的心腸
且道四聖的心腸如何發起一念剖析得空

此聲聞血脉也即念體空此緣覺血脉也即
念即空即空即念歷落此菩薩血脉也
且道佛之血脉如何接得驢胎馬腹尋常事
寶座蓮花有甚奇諸仁者一念析空方接聲
聞血脉不知諸仁者逢緣遇境逆順關頭一
念析得空否一念若空則心與空相應心既
地獄不免在且道一念未生地獄天堂是有
是無有則墮增益謗無則墮損減謗亦有亦
無非有非無總墮謗數此不管你張三李四
照律問罪將去那管你承當不承當若要出
此謗類須會得水急偏留月山高不礙雲

南羽繆仲淳吳
康虞于中甫

豫章黃山谷嘗嘆息學者駸流忽源故以機
緣則驚奇而趨之曰諸祖西來意舍此無從
入矣以七佛偈則忽畧而不究殊不知舍七
佛偈則禪無源矣禪之流又惡自來哉七佛
偈似可以義解諸祖機緣似難乎義解以爲
義可解者終不能超情識義不可解者非情
識可入參而悟之則一悟永悟始千了百當
耳是不知七佛偈亦有義解不得入處諸祖
機緣亦有可以義解者大概學禪之法法本

無定譬如大將用兵有時以正勝敵有時以奇勝敵有時以奇正兼用勝敵有時奇正俱不用勝敵而學者必謂西來意在諸祖機緣而不在七佛偈何異用兵者必謂奇可勝敵而正不可勝敵得非癡乎若七佛偈學者果能精而究之方知禪不外偈矣於諸祖機緣參而不悟則恐又不若持偈矣千經萬論別無一事不過說離身心耳如學者身心執受之障不能離於七佛偈祖機緣不能悟入總謂之葉公畫龍倘眞龍現前吾知其必投筆怖走矣故吾勸出家在家有志於斷生死割煩惱者於毘舍浮佛偈能信持之持久熏熟則身心執受之障終有消釋時在又身執受消時菩提現前此二者教中謂之二轉依果蓋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噫生死既轉而成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到此時節則我更有何事我既無事可乘悲智輪運彼一切有事者都還無事之鄉此不惟山谷居士之願亦諸佛菩薩之本願也又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又顏子心齋坐忘則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肢體得非老氏以身爲患之意黜聰明得非老氏以心爲畏之意哉三教聖人皆教衆生脫離身心寧唯釋氏乎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身心未離則何往非礙身心一離則何往非自在歟恭聞過去諸佛諸菩薩現在諸佛諸菩薩未來諸佛菩薩皆以六種攝十方三世一切衆生無有遺漏未聞煉頂燒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攻臂焚身之說楞嚴有然指戴罪之條法華則以象寓意意得而象忘實不在然臂燒身也楞嚴然指實戴已罪非籍此以鼓惑愚夫愚婦者何名六攝一頓攝謂諸佛菩薩既已發心若於心於一切衆生作父母想隨力所能直以一切樂事饒益而攝取之是名頓攝二增上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多歷時數久久教化乃得成熟是名久攝五不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教化不久即得成熟是名不久攝如善財龍女廣額屠兒是也六後攝謂諸佛菩薩於前五攝之後攝取衆生於此生內即能成熟是名後攝又名最後攝無論出家在家凡有志於出生死苦海者如上六攝應當一一查考明白依而行之自然佛知見藉此而開觀行藉此而成如不遵諸佛菩薩遺教所知所行直饒你舍恒河沙身命歷種種難行苦行皆爲魔業何以故佛知見不開故勝進或諸佛菩薩化身爲明王聖帝即攝受人民如法正化不加非罰以財以法而爲饒益隨其力能教諸人民令修善法是名增上攝三取攝謂諸佛菩薩常以二種攝取衆生一者常以舍心以財饒益一切衆生令其離於貧窮二者常以慈悲心以法饒益一切衆生拔惡邪見教修正法是名取攝惡謂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是名十惡邪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攻

佛行不成就故佛之與魔譬如氷水不氷即水不水即氷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又煉頂燒臂博米飯僧固是好事然不若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身心觀熟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較飯有僧名而無僧實之僧勝劣曉如黑白佛言爲佛弟子不解佛語不行佛行謂之髡頭俗人故飯髡頭俗人與飯常人乞兒等若然者未知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妄以苦身爲行鼓惑愚癡衆生此非魔外而何哉六種攝示出家在家人

衆生靈知固有而不能用者第未知有耳如一知有日用便能惟吾自偶諧矣大抵知有的人知身身化知心心化所以處身心而解脫有餘也故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有無既爾則罪福吉凶獨有性乎

凡學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於相似般若路頭二宗通而禪宗不通如葉公畫龍形容龍之態狀宛若眞者然終不能致雷雨耳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清楚不免牽諸外典附會佛書且性宗一味虛豁靈徹塵勞中人少挹波瀾懷抱便覺超放即如讀莊子一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了若以爲極則永不求進凡見善知識敲打處便以爲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於治習路頭罔然不辨好惡者良以相宗不通八識混淆不知何識是現量何識是比量何識是非量何識兼帶三量轉何識爲智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既不知轉識成智階梯饒你於性宗七通八達只是畫餅充饑安能得飽於禪宗未能究竟則雲門打殺佛喂狗子南泉斬猫兒等機緣縱十地菩薩聞此等差事亦不免生大疑怖震旦國中自昔以來每有竊謂佛經皆是抽繹莊老六經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若使其於相宗中討箇分曉何至失言如此取後人之笑即如義學之徒或於禪宗生謗立言排斥總是爲慮不遠執泥心重於情識上通不去故墮此失且如現前一身於相宗究竟不清斷不知此身下落便識他不破識他不破便被他瞞飲食男女境上自然作不得主便見可欲既見可欲此心便亂心亂身惑縱使活佛終日耳提面命也化你不得盖此心此身都成了箇欲塊有何虛處可受醍醐要識破此身亦不甚難生前眼不攬色耳不攬聲鼻不攬香臭舌不攬醎淡身不攬觸則意根上便無待根既無待境寧有待境識無待當下寂滅寂滅現前一切順逆因緣頓化爲常光由是推之現前一身不過生前五塵落謝之影子橫計不消成此肉塊耳噫生前有五塵影子識不破乃結成現前肉塊子如現前肉塊子再識不破則肉塊陸續展轉無窮去也故不管你利根鈍根於三界二十五有之中要求箇出頭分最初便把肉塊子覷得粉碎始得肉塊子既能覷破有生之患根株拔矣此根既拔一切無累既得無累凡咳唾掉臂皆清淨梵行也以此梵行之光照彼魔外自然膽喪魂驚皈依之不暇矣雖然要覷破肉塊子也是難事苟於出世之心見未定而惑不決豈易爲哉又相宗之書無有通變師承學一分加一分繫縛故於性宗禪宗上和會不來若

於相宗精了即一切外書亦總是佛法故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外書非心而何我每常見此等病人多故不惜勞擾牽枝引蔓如此（示學者通性相禪宗）藏教利用急於陶凡通教利用急於陶滅色明空之劣習別教急於轉通人之狹識圓教全始全終吾如來初之本致也通人以狹言者其斷惑止於見思惟巧勝乎滅色耳別教功用殊特非通之例盖斷無明十二品也圓教則圓斷之矣凡內書讀之不以六即雙融了了不昧其濫魔外無疑也將此細議則不遷論旨可過半矣（示聞即）

諸大衆今日是臘月三十夜梅花色上添新歲爆竹聲中減舊年諸各屏息緣心諦聽慈雲說兩句淡話大凡人生死不切只被箇富貴貧賤忙迫閒散障了他富貴最極人中不過輪王天上不過摩醯首羅及至福盡五衰相現眷屬厭離威德不振死魔現前他豈不要强作箇主宰多享幾日癡福其如無常沒情直下請行到此時際與庸人何異慈雲見眼前齊頭整腦伶牙利齒談吐便便的漢子專心致志莫不以功名富貴爲極則眠思夢想必欲滿願方休他輪王摩醯首羅到頭也只是這等榜樣何苦并盡精神波波逐逐斷送了一生又有一等富貴籠罩他不得的以閒散爲懷陶情高尚殊不知天上人間最閒散者莫過神仙乘風往返瞬息萬里意有所向莫不遂心一旦報謝淪墜生死從前神通變幻種種逍遥一無所仗隨業受苦與猪狗同倫償他業債大衆上來富貴閒散撞了箇大年三十夜也都結梢如此貧賤忙迫又何足道此是三界裏苦樂榜樣又不知三界外亦有苦樂大衆肯信否若說不信諸佛誠言安敢不信聲聞斷見思惑盡永脫分段穢軀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之直度改身換質稱念即成豈不樂也然還有塵沙無明及根本無明在難免變易生死於佛性上未得洞然徹了酣飲寂滅濁酒觸事面墻如枯樁死漢相似豈不是苦此是三界外的苦樂障蔽了佛性不得受用眞寂滅三昧何況三界裏頭腥臊危脆之身結業顛狂之想戀此涕唾富貴果是皮裏有血眼裏有筋的漢子聞此淡話豈不面熱痛省尋箇出脫這圈櫃的活路大衆有一段極平常極奇特的事只自不知如何是極平常人皆固有本自現成只爲情封識鎖不得受用如何是極奇特不離此臭穢之軀即就煩惱業窟裏發一段堅固信心勇猛精進利害毀譽略不顧着辦了此段志氣然後見眞善知識將此懷抱直心告訴他必不辜你此點眞誠必指你箇尋活路的方法直下信受其言不得揣摩不得賣聰明杜撰即如初生嬰兒惟乳是念不知母之妍醜貴賤參禪的漢子也要如是盖人不本色心不純粹決做此等事不得果辦了此等肚腸繫住本參話頭不論日月孜孜綿密迥迥現前一片觸不碎的境界情關坐斷意識不行到此光景胸中覓一點憎愛了不可得何況軀殼上的死生這箇時節并着精彩拚命直前以悟爲期你眞心不退十方諸佛與權位天龍八部必慈憫冥加忽然透徹大事了當

殺活自由不妨就富貴以弘化示高尚以振俗若必以富貴閒散爲障道此又無繩自縛死結不少果到此地位即不離臭皮袋便是肉身菩薩與衆生抽釘拔楔點尺成聖縱步於毘盧頂上鼓化於今事門頭叱咤死衆禪豪傑之偷心棒喝敲落無明漢子的習氣若也如是不惟自了亦且爲人豈不特奇乎大衆如何是本參話頭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何道理有會得的出來吐露看若都不薦各各自便偈曰一念無明昧已靈昏昏埋沒幾千生臭尸殼上分妍醜虛幻門頭起愛憎深溺邪途誰解險飄流苦海不知醒莫言此是閻饒舌大要諸人出火坑

夫五慾覆盆心光不明有能揭之千古長旦不亦快哉故全生之德莫若襲明之功也蓋日沈則月襲其明月沒則燈襲之如日月燈三者照不及處苟微不明自發之光則諸暗相永昏我矣是故宗譜之設貴在襲明自飲光至於震旦鼻祖皆以不傳之妙拋擲乎衣鉢偈頌之間使天資高者即妙襲明明明無盡又譬諸無盡燈然唯濟北一枝光茂特盛似他宗莫及也雖然雲門洞山濈仰法眼之門出人亦皆奇偉又非後世黃口禪雜得而皂白者也

五戒精持須明三聚五戒者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酒是也三聚者一攝律儀即儀式是軌範之義持此戒者一者不得爲利養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嗔心打罵衆生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兼持無犯名上品五戒嗚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滿持或分持教本戒博則無善不攝故名此三爲三聚戒是故持五而不持三但紹人天難繼佛祖然戒殺而不能放生戒盜而不能布施戒淫而不能教人持戒戒妄語而不能愛語說法戒酒而不能勸人戒飲此名下品五戒反是名中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無犯名上品五戒戒鳴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滿持或分持教者若不發重大惡誓痛制心識偶觸境風現行力故染流易墮淨岸難登故古人自知染習濃厚於戒戒之下一一發大重誓扶持戒心使無飄忽今可既知浮榮危脆見幾而作掛冠祝髮自外及庶自庶求眞生生世世不受雜身常爲男子六根完具福慧隨願永作比丘斷見思後分身散影淨佛國土成就衆

生如是戒願豈可易發自受戒後苟不以惡
誓怖心願繩束縛戒實難持願實難發故戒
急願緩戒屬生滅戒急願急戒本無生滅如
能持無生滅戒則五戒三聚自然於境風逆
順之中任運無犯倘慮三聚廣博難持五須
精持三聚漸持如五不精持戒神嗔怒一戒
五神五戒二十五神如影隨形護持戒人刹
那不離如持戒不精神亦無時不怒
兩順一逆迷悟綱宗綱宗不明解行失準唐
宣宗大中五年召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
問曰何爲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名自性與
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
性起用如人吃飯不因一口便飽帝悅賜號
圓智禪師此兩順一逆綱宗之所券也大抵
衆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爲情昏動乃作萬
法生焉昏動既作明靜失眞明靜既失昏動
日深昏動既深靡所不至故瞥起一念念不
在上品十惡則在中品中品十惡不在中品
惡吝十惡則在下品愚癡十惡不在下品愚
癡十惡則在五戒滿缺之間不在五戒滿缺
之間則在猶忌修十善之域不在猶忌修十
善之域則在純修十善之天此六者雖升沈
不同苦樂各殊皆性變爲情而有也夫性初
本妙變而爲粗故名下凡粗必流至於濁濁
必受苦苦極必思本如人臨死生之際不號
呼父母必哀天叩地諸佛菩薩乘其思本之
時遂以緣因佛性熏之熏熟則解解則能了
知根塵無性孰爲物我此無物我者在堯不
加多在紂不加少堯能以解治染習所以人
欲日消天理日全如陽回大地消得一分氷
則一分水現前消得十分氷則十分水現前
水既現前氷不可得此名一逆水性融通在
方而方在圓而圓可以爲六合之靈潤可以
爲三冬之霜雪在天爲雨在地爲泉在流爲
江在貯爲湖在納爲海名雖多種實則惟濕
而已以其在方圓之器而器不能留礙如妙
覺聖人分身散影遍入諸趣開迷成覺鑄苦
爲樂務莫不濟然未嘗有累此名妙順又名
順性起用然順性起用中有逆而未全者有
逆而將全者有逆而已全者如已全不能忘
之則順性之用必不能稱性惟稱性之用方
能妙物無累徃大通智勝佛十刼坐道場不
得成佛道適坐此座即佛法現前以其忘而
能起稱性之用耳此一逆之中有聲聞緣覺
菩薩佛四法界不等蓋聲聞厭苦集爲染欣
滅道爲淨緣覺厭流轉爲苦欣還滅爲樂菩
薩雖圓別殊種皆以六度十波羅蜜淨佛國
土成就衆生佛則不然頓明自性雖臊臭凡
夫能於境緣逆順之衝一味率性應之如龍
用水如虎用風謂之有心耶龍虎念未起時
而風雲自生謂之無心耶脫微龍虎則風雲
不起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
非取捨處處沒張垂朱紫誰爲號卯山絶點
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雲門問大衆曰
柴搬人人搬柴耶小壽禪師以搪柴出市薪
忽墮地即大悟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
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陸亘大夫謂
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
如夢相似嗚呼葉公畫龍非不專眞龍現前

即投筆怖走若紫栢見南泉恁麼道打一摑云和尚腦後數行白髮曾見麼法樹來前紫栢受性不耐落索爲樹郎畧拈兩順一逆綱宗兼提古德機緣一兩則又自弄家風代陸亘轉一上語者不過愍樹郎不遠登山辭別壽母若不以本分事慰樹郎母子之心得非兒女態乎雖然本分事非徹骨英雄亦不易承當姑以三皈培母子出世之因五戒資人天之種三皈者謂皈依佛則不迷皈依法則不饑皈依僧食必正故曰非正命食不足以資法身慧命五戒者不殺則壽不盜則泰不淫則潔不妄則信不酒則智此五者有上中下焉上者治心中者束身下者戒雖曾受實或負名樹郎當斟酌上中下戒謹自擇之示朱虬庵

夫衆人爲欲噉惟聖人能噉欲爲欲噉則迷已而逐物能噉欲則無物不轉故曰若能轉欲即同如來衆人一涉欲境但知有境而不知有已惟聖人即欲無欲故能妙萬物而無累也

世間法精神不極我所不化終不能入其閫域況出世間法乎大都世間法帶情而入亦可得其精出世間法苟不超情而入直饒你苦心到驢年終無有入處故曰離心意識參若不離心意識凡所參者皆心意識也古人謂之用賊作家非但家破禍終不免

憨憨子曰吾讀棗栢論乃知清涼之疏華嚴也雖精且深然不若李方山之發揮無蹊徑可尋而天機深者以不可尋爲前茅研窮不已忽焉而入則笑謌於彌勒樓閣之中遨遊於無量剎海之上得事事無礙者如普庵肅英邵武輩自唐迄明亦不乏人也但於遭際有通塞故其所得者有隱顯於時焉如船子不得夾山則終陸沈於烟波中已夫華嚴法華吾大雄氏始終本懷也彼大經疏則有清涼論則有方山唯法華也既爲華嚴之終若不假手於天台則玄義之作其孰能之有宋寂音尊者作論論法華則以文字而拋擲不傳之妙於三周九喻之間譬如夜光之珠宛轉橫斜衝突於金盤之內不可得而測其方向也所可必者知其不出盤耳盤喻文字珠喻不傳之妙也或曰妙不可傳既不可傳孰知其妙既知妙而不可以文字語言得之則文字語言獨外乎妙哉如文字語言既在妙外則文字語言不可得而傳妙可傳也妙既可傳而文字語言不可傳者則粗者愈精精者愈粗矣子爲我即之憨憨子應曰精謂理也粗謂事也理猶水也事猶波也如必以爲文字語言非妙妙非文字語言是離波求水也離水求波也子悟波水之喻則精粗不待吾再告而知矣天台建六即六波也即水也有迷波者謂波非水也有迷水者謂水非波也謂波非水則凡夫甘陷無分之阱終迷而不出矣謂水非波則淺悟之徒不免坐於忽聖之坑也此吾天台六即所以建也六即者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證即究竟即是也夫理即也者謂聖凡共有也名字即謂其聞名知義也觀行即謂其能依解起行也相似即謂其依行得相似理水也分證即謂其能入初住得與眞法流水接也自是由等

覺而成妙覺謂之究竟即也是以知即外六則即無所得知六外即則六亦無所得能如是知者乃謂之圓解也依圓解起行始謂之圓行行既圓則所證獨不圓乎嗚呼藏通別皆金口所流出也不名之圓教惟華嚴法華諸最上乘經謂之圓教蓋根器異也如華嚴時非鹿苑時也乃至非法華時也豈如來聖人有異心異言哉如六即之建五位之設總謂理可頓悟事須漸除故不假五位陶鑄無始習染至盡則果體終不可證也陶鑄習染若不先頓悟圓旨則行屬有爲非圓行也唯六即即波外無水也唯即即六水外無波也然華嚴法華皆以象寓意能得意而忘象者指波爲水可也指理爲事可也指精爲粗可也指粗爲精可也脫泥象而不得其意雖清涼方山石門復出吾末如之何已

夫繩之爲網則水陸之命有所逸者未可知也以錢爲網則水陸之味窮矣夫味離舌無有舌離身無有身離心無有故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蓋其心既變其形不得不變也此非心能生身乎人苟能因味得舌因舌得身因身得心因心得性性得則孰爲物孰爲我故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又曰性相近也世儒不知性橫謂我性與物性不同遂因味失舌因舌失身因身失心因心昧性昧性則無往而非情所以被形用而不能用形耳既爲形用不過窮口腹之欲安知所謂性哉劉生倘薦此則戒殺不難矣勸劉生戒殺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七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七二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四」。

一　三七二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法語」一行。

一　三八五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明　憨山德清閱

聖人知三障爲患之大所以設懺摩法而蕩除之三障既蕩本心光圓本心光圓剛自利利他無往而不克矣三障者何所謂煩惱障業障報障煩惱障者何本心無欠以日用而不知此點不知即煩惱障也由不知而造不善即業障也既造不善則天地鬼神必厭之矣厭必誅誅則據罪結款宛必無赦即報障也如一心不生萬善不昧開物成務功高無累此又由不知而悟不知初無自性不知成智以智治習習盡神全則無爲而不可也假名曰聖

夫水之爲物也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天人則以爲琉璃餓鬼則以爲猛焰魚龍則以爲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窟宅無從舍窟宅則爲窟宅人間世則以爲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窟宅則波流亦無本矣衆人日用之塵勞在聖人則無非解脫也塵勞解脫果一物乎果二物乎一則熱惱之與清涼不同二之則舍熱惱而求清涼譬如離波求水安可得哉今有人於此欲以塵勞作大佛事苟未知余說終不免受塵勞驅役奴而爲主主寧不受命宜痛思之

夫凡聖無常悟迷似異諦觀當處本絶纖塵然未拔情根愛憎封蔀綿歷長劫徒自疲勞固有衣珠莫知是寶一朝指破富樂無窮八大人覺經辭簡理勝風致幽奧即衆生一念之迷如來大人妙開八覺有緣衆生苟得一覺定超苦海況兼得者哉陸太宰季子基志受性多思猶習不悟殊不知多思則傷脾脾傷土瘠萬物以土爲母母病而子豈獨無恙乎於是命其受持此經蓋欲以資覺思化思誠以行人一息昏散清即一念昏散清即一息佛一念昏散化無我無我則同同則無物物我既忘孰爲能思孰爲所思能所寂然一念之迷遂成八覺矣歟必誅誅則據罪結款宛必無赦即報障也如一心不生萬善不昧開物成務功高無累此又由不知而悟不知初無自性不知成智以智治習習盡神全則無爲而不可也假名曰聖

夫水之爲物也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天人則以爲琉璃餓鬼則以爲猛焰魚龍則以爲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窟宅無從舍窟宅則爲窟宅人間世則以爲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窟宅則波流亦無本矣衆人日用之塵勞在聖人則無非解脫也塵勞解脫果一物乎果二物乎一則熱惱之與清涼不同二之則舍熱惱而求清涼譬如離波求水安可得哉今有人於此欲以塵勞作大佛事苟未知余說終不免受塵勞驅役奴而爲主主寧不受命宜痛思之

夫凡聖無常悟迷似異諦觀當處本絶纖塵然未拔情根愛憎封蔀綿歷長劫徒自疲勞固有衣珠莫知是寶一朝指破富樂無窮八大人覺經辭簡理勝風致幽奧即衆生一念之迷如來大人妙開八覺有緣衆生苟得一覺定超苦海況兼得者哉陸太宰季子基志受性多思猶習不悟殊不知多思則傷脾脾傷土瘠萬物以土爲母母病而子豈獨無恙乎於是命其受持此經蓋欲以資覺思化思誠以行人一息昏散清即一念昏散清即一息佛一念昏散清即一息佛耳鳴呼茫茫苦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椎輪之下清一息一念昏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其功德信不可思議況夫多時日者乎蓋人貴自反果能反照自己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刹那有停

開爲八覺蓋欲一切衆生一覺永覺如分一燈之光光光無盡然此光在眼爲見在耳爲聞在鼻爲嗅在舌爲嘗在身爲覺在意爲知故曰分一精明爲六和合如一心不生且道八覺在甚麼處英靈黑白直下果知好惡則經所謂八覺者何異畫蛾眉於渾沌者哉

夫七情之與八覺果一乎哉果二乎哉隨順七情則苦海濤生隨順八覺則涅槃山寂於是大覺老人憫諸流浪即衆生日用之不覺

息乎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之不善亦不荒失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贊嘆有力者宜護持周給凡道場所在等心助揚之（煨昏散道場）

壽天無相相惟其心心生則吉凶可管不生則凡聖坐斷是以鑄天爲壽如土作塊成與不成顧我所作如何耳故以增上心持呪靡不成就平平心持呪但可敵天眇劣心持呪終未得效但植來因也（授元新持呪）

法立則不法者不立矣然不以智火鑄其情則法情並立矣大概聖人立意不過化其情而不化其法也蓋法屬依他情屬徧計如能即徧計而入依他即依他而入圓成即圓成而入破沙盆即破沙盆而入塗毒鼓由塗毒鼓而入深慈三昧海則凡聖之壚錘在乾屎橛而不在法立也故曰煩他萬象說法我且博聞耳法立薦此始不負石頭路滑之記（示法立）

相本無常隨熏而就是以過去善惡之業熏心則感現在苦樂之報如印印泥卒難改轉此蓋論衆人也若修行之士則不可定其修短縱前生所造之業應感苦報以其現在力行精進罪不勝功轉苦爲樂易短成修徃徃目見且驗之不少矣及讀南嶽思大禪師曲（四）

授心要印證明白皎如日星不復疑之其言曰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轉但可閉目假想爲之久久純熟即諸法隨念改轉如指屈伸了無難者故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仙人等能得即事改變無而現有有而現無也（新八）

方有出苦分若睡夢中不能念佛忘記了一（五）

開眼時痛哭起來直向佛前叩頭流血或念千聲或念萬聲盡自家力量便罷如此做了三二十番自然大昏睡中佛即不斷矣且世上念佛底人或三二十年或盡形壽念佛及到臨時却又無用此是生前睡夢中不曾有念頭故也人生如覺人死如夢所以夢中念得佛底人臨死自然不亂也（示念佛）

由是觀之以假觀熏心則法法皆假變易何難哉以空觀熏心法法皆空捲有入無相不可得何天何壽何罪何福以中觀熏心則有無離即陰陽不能籠罩神智不能卜度言相最爲簡便但如今念佛之人都無定志所以千百人念佛無有一兩人成就者不可如夜光神珠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雖聖似仲尼明如離婁孰能定其所向者乎故曰相逐心生相隨心滅有相無相生滅由心了心之人所以生死之際來如着衫去如脫褲畧不作愛憎見也（論相）

僧海洲參師問曰汝出家爲甚麼曰爲求出苦師曰以何法則求出苦曰我資鈍但念佛師曰汝念佛常間斷否曰合眼睡時便忘了師震威呵曰合眼便忘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

以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
歡喜既不能動死生境上自然不驚怖今人
念佛些小喜怒到前阿彌陀佛便撇在腦後
了如何能得念佛靈驗若依我念佛果能於
憎愛關頭不昧此句阿彌陀佛而現在日用
不得受用臨終不得生西方我舌根必然破
爛你若不依我法行則念佛無有靈驗過在
汝與我無干 示衆念佛

夫人之識心久混塵勞莫知返本欲即塵勞
契於覺性宜假攝持其方匪一寧有善乎諸
如來密因總持陀羅尼者也何以故隨根利
鈍逗教淺深非究竟故惟得持此呪不問愚
癡智慧咸得成就無上甚深希有以密因不
可思議故若開士信心觀照所持呪語一字
一句歷歷耳根心耳交攝無所雜亂於睡夢
中亦不忘失 新入 即持一遍勝百千萬遍能滅八
萬四千塵勞能生八萬四千道果所有功德
甚爲希有不可思量以是呪爲熾盛光王如
來所說本願功德故開士當持呪時應當九
禮熾盛光王如來合掌梵跪日持一百八遍

持一氣畢取氣可繫心故是以經云其誦如
雖謂當入心主持不少間斷也十二時中除
對人語言外初醒可持未睡可持行可持住
可持坐可持卧可持食飲可持便溺可持是
以持誦不得間斷大要以合口默持令音相
了然是爲眞實持呪當得四大安樂福慧增
長有所希求必獲如願若持呪時當以兩手
握金剛拳上下齒相匝舌拄上齒齦正中眼
常觀鼻依鼻觀心從心觀臍全體精力默與
呪會則冥契無功用觀法實心性得入之津
梁也願見聞者歡喜受持乃至堅固盡形壽
命信心不退珍重流通是眞佛子 示持呪

以嚴尊生則爲君子如縱情肆聲不寶所生
則爲小人矣夫寶生者貴乎重身重身者貴
乎制情慎言此三者惟君子能之

夫色聲香味觸法皆名塵而不名心者何哉
良以六者蔽蒙本覺如塵墮眼中不惟四方
易位即伸已指莫能見矣故以塵名然塵名
所根名能能所具則心不名心而名識也心
去性不遠識則遠甚故知道之士以心推根
塵根塵猶殘雪能推之智若鑪火方熾而殘
雪投之何慮其不化哉如推觸塵必究離合
所自所自既得則根亦隨塵而拔根拔塵脫
情化名性性既復焉然後於榮辱死生得喪
之塲千陶萬煉功深觀熟重以弘願熏之智
光爲導而大丈夫之能事畢矣一觸既爾餘
塵獨非復性之雲梯乎士不可不知好惡以
致流落異趣期再出頭難矣

問白毫宛轉五須彌何以作此觀曰墮體黜
聰可矣墮體則能外身黜聰則能外心外其
身身則無量外其心心則無邊以無量之身
無邊之心作此觀有何不成若局促於五尺
之身較計於方寸之心是以見小而忽大也

論觀白毫

比丘乞食本爲遠累累不遠則多擾擾多則
初心者不能無亂此吾佛之深憂也而後世
號爲僧者以乞食爲恥毋乃不思之甚乎又

世之號金湯者唯貴阿諛是以搖尾乞憐善解迎合之徒皆得知事體之稱由是而觀僧徒苟且不獨出家者之罪也亦在家者毘成之耳本朝取士惟以舉業僧徒試經之科寢而不行夫舉業者本無用之具藉之以覊縻人情消磨歲月則可若以之取人材裨治道（新ハ）辟如救火以油滋其焚矣僧不以試經剃染則佛言尚不知安知佛心乎不知佛心而爲僧僧何殊俗僧不殊俗剃染奚爲故亡佛者非魔王外道能亡之亡之者不殊俗之僧耳

論出家

夫人之多欲始必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欲不待遣而自忘矣吾嘗躬試之一日潞河舟中顧謂二三子曰吾與若俱安坐彼舟人徒步而牽我且食惡食吾與若豈惟安坐復食美食兩者相較慚懼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此心一生萬欲自薄寧假磨礪以損之耶雖然二三子與夫舟人或勞心勞力之不同人各自知焉

眼也者明瞥俱一而所以有見有不見者以根之所具不同也根有二焉一者浮塵二者淨色浮塵根者有形之體而無照之用也淨色根者有照之用而無形之體也所以死人眼未嘗不存色未嘗不觸而終不能見者形具而用不存也吾人之所以能見者以兩者（新ハ）俱存故隨觸而照隨照而辨也蓋色者眼之（九）相分以色之形於眼也而眼者尤識之相分以眼不能辨色必辨於識也故曰眼爲親相分色爲疎相分識爲見分三者合而觀之則分色爲宗久視爲資即燭火練魔水中無能也故眼中無色識蓋親相分中無疎相分與見分也識中無色眼者見分中無親相分與疎相分也夫三者俱無則根塵不對能所不分雖有色之可見而色豈獨如石女生兒乎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也（論眼識）

習頓空六者請轉法輪則得慧光圓滿七者請佛住世則得自他兼益之勝八者常隨佛學則得慧命長生九者恒順衆生則得寃親平等十者普皆回向則得事理障消如是十願王於日用之際凡遇境緣逆順痛心呼之日積月久自然化憎爲愛化愛爲憎憎憎愛愛愛憎好惡無常願王不動直趣妙覺有何艱險

達觀道人乞食足跡偏天下凡名山福地佛齋之業亦所不棄近寓潭柘山嘉福寺率二老道場靡不歷至其兩家之書亦頗涉獵然終必以無生爲宗久視爲資即燭火練魔水三禪人期服水齋一期既而輒改初轍因諸禪人根器隨其便宜或終其期或不克其期則命其讀大乘內典如天台四教儀求嘉禪（新ハ）宗集或者白道人曰既服水齋則內典非所急也茲廢水齋而勤文字般若似不可耳道人愀然對曰若無正知正見非但服一期水齋徒受枯淡即服千期萬期於正知見中有何干涉故灋山施衆僧小衣一僧不受且曰

我自有娘生褲在濶遂拗曰父母未生前穿甚麼僧無語無語之僧不逾年坐化至火焚其軀得舍利無算有信傳至濶山濶山曰縱有八斛四斗不若當時酬老僧一轉語由是觀之爲佛弟子若不以開佛知見爲急務饒你勤苦累劫非無漏正因也且水齋之報考諸大藏並無所出我輩凡所舉止必奉教而行可以利當世開來學今子必欲道人終其水齋者不過怕人疑謗耳殊不知道人自脫白已來濫入空門三十餘年大小叢林知識法師或於道人生信讚嘆或於道人生疑謗毀而道人畧不以讚嘆生喜亦不以毀謗生怒喜怒自彼與道人何預辟如浮雲觸石風游太虛於道人有何損益且道人要喫水齋時如因地而起起時如因地而倒要開水齋時如因地而起起倒皆在道人自起自倒與諸黑白本無相累既無相累或讚嘆或謗毀豈非畫蛾眉於渾沌鑿七竅於無始者哉雖然且道這老漢扯這一上葛藤爲甚麼咄好歹是非能眼聽普門大士現全身 水齋

夫愛人以大者則其所存也遠愛人以小者則其所存也淺遠則難窺淺則易見是以利霸者不欲王利王者不欲佛夫佛道曠遠發一願立一行動經塵劫一生不克則千百生不克必期於無盡生吾曹苟有志於佛道其所視人天之浮榮何啻置一毛於太虛哉今有人見淺而不見遠執小而謗大潭柘先生聞而哀之恐其斷佛慧命罪當坐墮必寡疑則生謗謗則招業或者告先生曰當願既未克功效不彰則所疑者必衆所信者稍順人情以收衆心使疑者生信信者開解不亦善乎先生舍然大笑曰謗不孤生必待資作其氣而堅其心審以文字般若熏蒸了因開發正因冀同行者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見開發實相然根器利鈍弗倫難以克願於是先生假水齋爲旗鼓藉枯淡爲熏蒸之因果紕繆者多眞正者寡矣況佛知見乎

外雲興龍象稀覯不惟佛種難培即人天種子因果紕繆者多眞正者寡矣況佛知見乎於是先生假水齋爲旗鼓藉枯淡爲熏蒸之資作其氣而堅其心審以文字般若熏蒸了因開發正因冀同行者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見開發實相然根器利鈍弗倫難以克願必寡疑則生謗謗則招業或者告先生曰當願既未克功效不彰則所疑者必衆所信者稍順人情以收衆心使疑者生信信者開解不亦善乎先生舍然大笑曰謗不孤生必待於讚疑亦無地必資於信今子欲我鑄謗成讚範疑爲信辟如惡屈而去其信也殊不知爲高人易而爲大人難所謂高人者不過持一小節小行砰砰不已者是也所謂大人者但願有益於天下後世雖蒙盜跖飛廉之惡名亦所弗辭況小謗小疑何足介焉大都衆人所執者情也至人所行者智也情如堅冰質礙多端智如清水方圓任器故我大覺聖人有四悉檀隨緣設化不拘常度亦如大將用兵使其由之而不使其知之知則情生情

生則利害隨之矣豈可以勝敵哉所謂四悉檀者一曰世界悉檀謂其有界限不可踰越也一曰對治悉檀謂其見病進藥也一曰爲人悉檀謂其隨機宜也一曰第一義悉檀謂其開正知見也又前三悉檀近隨情三昧後一悉檀近隨智三昧此四悉檀凡爲如來使者傳法弘道苟不知其端緒則中無有主外無法範或小觸境風便立脚不定矣又隨情三昧或易見隨智三昧則難窺難窺而生疑生謗固其分也子必欲先生解其疑止其謗先生非子安肯效子作無義事乎於是告者悶然而去

夫九橫而死言其不得天年而歿也然九橫中不應食而食不習食而食不量食而食不出食而食止熟而食皆致橫死者此橫死之常也至於不持戒而橫死近惡知識而橫死入里不時而橫死可避不避而橫死此四者又橫死之變也常則不驚不疑故犯者偏衆變則人情駭異驚疑生怖故犯者不多由是觀之飲食本欲資生而反致橫死者皆無明不覺而食故也如以覺照當先不唯不犯變橫即常橫永不犯矣故我曹滴水粒米未入口時必先覺照從何所來既入口中從口入喉從喉入腹化爲何物又我食此食果於世法出世法中有補有損也耶如是則縱食金色無色界心十爲度老病死苦速得涅槃故發心修禪此屬發二乘心即此十種行人善惡雖殊縛脫有異既並無大悲正觀發心邪僻皆非佛種故簡非之若夫正明菩薩行人修禪波羅蜜大意有二姑置弗論者蓋恐常人聞而駭怖怖則驚驚則疑疑則不信不信則生謗生謗則受苦受苦則爲怨怨深則結業結業則不可解不可解則終仇對於是且置之耳嗚呼發心修禪豈易易哉最初發心凝故曰戒緩乘急不是緩戒急乘緩眞是緩吾於水齋中作慧行行調治情習宛轉種種方便互相資用大抵慧行爲正行行爲助未及一七即覺身心輕利舊於經教中所聞有疑難而未釋者自然皆豁爾無滯并一切情習亦大廓落及以行行爲正慧行爲助磨礪多日終不若慧行爲正行行爲助得益之多既而自愧慧行薄劣於陰界入境藉觀入觀猶障礙多端相狀蒙昧遂復探

討天台智者大師所說禪波羅蜜摩訶止觀
併輔行等書以昭廓慧行且多識行行深淺
顛末蓋非獨便自己進修之補亦乃爲後之
喫水齋者示其最初發心務須先審因地端
正則不負聖人所誡是以掇綴十種發心邪
僻者爲殷鑒然水齋緣起考諸大藏未見所
據即其方法相傳一晝夜芝麻三抄棗三七
二十一枚分三飡服之終南伏牛皆以此爲
定式或以念佛爲話頭持呪爲話頭次者水
齋雖服惟隨自意昏散延日而已所謂慧行
行名尚不聞安知其義義既不知憑何作
觀觀既不作焉能入止止既不入攀緣豈息
攀緣不息則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則煩惱熾
然煩惱熾然則我相堅固我相堅固則於臭
皮袋上生大執着是以身心自相矛盾一動
一靜護刺萬態言無好惡順情則雖無益於
己欣然而樂聞逆情則雖有益於己勃然而
不喜聞殊不知凡學佛者必須先達患累緣
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
順化以求宗若然者如於臭皮袋上生大執
着於熱惱心中起諸護刺是存身耶是稟化
耶若是存身則患累終無期脫若是稟化則
情識不枯乾患累既無期脫則生死難逃情
識既不枯乾則煩惱苦海何時可出如是過
失患在知見不明知見即慧行具慧行則行
行可資無漏若無慧行終屬有漏有漏則同
前簡非中九種發心邪僻難昇易墜斷非出
苦津梁甚可怖畏是故若不解慧行行即
小乘見諦尚未知況始終頓圓之見諦乎故
服水齋不以見諦爲本終非正因雖盡形壽
服之於己躬下事了無交涉雖然若較諸奢
侈自縱而不甘枯淡者良亦可敬也又服水
齋北地多寒薑可隨意服之設大便不甚通
利則服蜜水由是觀之身心開遮惟如來大
人體悉至當故於律部中雖則就情檢制逢
緣亦可開遮如靴履裘毳遮比丘不許服既
以多寒國土仍爲開之後之喫水齋者可法
而來此土別無所求不過自既悟心悲他未
悟所以勿憚寒暑專爲度生而來然邪師魔
外百計千奎毒至於六即南嶽思大禪師生
身已證六根清淨之位亦遭中毒幾死而復
生彼皆聖人以弘法之故尚不能免況吾見
思未斬分段猶存設不卷口縮舌裂齦賣顏
則這條窮性命斷送久矣問曰師爲生死出
家如何怕死吾笑曰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
但臨期出脫看他便了（修禪波羅蜜大要）
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
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謂鏡燈滅而不
知行住坐卧放十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
覺知虛鑑萬象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
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
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
無盡之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之鏡日用不
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
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
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
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

況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有無窮燈無窮燈惟一燈也事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

示一

新八

十八

燈十鏡表　明理字

夫衆生無常隨所熏習熏之以五逆十惡則地獄衆生發現熏之以慳貪之業則餓鬼衆生發現熏之以愚癡貪欲則畜生衆生發現熏之以五戒善業則人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好勝詐力福業則修羅道衆生發現熏之以純十善業兼修未到地定則天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四諦之業則聲聞衆生發現熏之以十二還滅因緣則緣覺衆生發現熏之以三學六度之業則菩薩衆生發現熏之以無上菩提之業則諸佛發現矣由是觀之自佛而下九界衆生雖世出世聖凡之不同然皆未脫衆生之名自九界已上唯佛道中始脫衆生之名耳是以彌勒菩薩懸知釋迦緣化將滿繼佛位者以已身當之既將任佛職深慮一切衆生若不先以般若熏之培其智種則將來龍華位中內無智種雖外熏以無上法緣終無益也如地有種外藉陽和之力熏之則油然而各遂所生也於是彌勒菩薩乘悲願輪托生婆州雙林之傳氏現爲居士身廣化有情時梁天鑑年間也然居士深知衆生得道因緣唯耳目最要徑而耳目中又慮衆生識文字者少聞法亦復不多既而設爲藏輪藏法於中使一切衆生若見若聞若識字不識字以鼻臭之以口舌讚之以身觸之以意慕之母論其有心無心賢智與愚借此六根熏習植般若智種作成佛因嗚呼大士之心可謂極深廣大矣

輪藏緣起

夫身不自身因觸而身所以身即觸也身既即觸反而推之即知觸亦身也身即觸身不可得觸即身觸亦不可得身觸既皆不可得矣則識本無生識本無生即身之與觸亦俱無生也今有人於此解路雖通靈機尚昧所以說時似悟對境仍迷耳是以知識依通非佛知見內瑩發光眞名大智子以是知身之與觸觸之與識迷時成三悟後一尚不得何況於三三一絕待獨露常光遇物即宗不垂血脉理事函盖宗教同春枝有短長花心不二但善用其心者即觸途成觀不善用者觸事生迷也

不見可欲則無所愛故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

損益也雖然愛不可以自洗以聞道而洗之故曰聞道者靈臺常虛虛則明明則徹徹則遠遠則久久則大大則圓圓則備雖虛空之無際萬物之廣多天地之確牘衆妙之所出皆自道也道乃如是可不愛乎衆人則不然其所愛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悲夫

新八 二十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有解悟之知則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知則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道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問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知既不能及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即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沉西

二十一

夫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矣辟如一指爲佛事者有以慈悲爲佛事者有以嗔怒屈伸喻同馬屈喻異馬故正伸時伸本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知此則可以言同異無待矣

二十一

精神不凝而思謂之揣摩揣摩之患大矣杜靈機而生見刺故曰悟學廢於揣摩

新八

夫身爲榮辱巢穴心爲好惡根株如根株不拔巢穴未空入山則怕虎兕入水則怕蛟龍夜行則怕鬼入羣則怕衆凡愚之怕智短之怕長低之怕高近之怕遠或可怕不怕不可怕反怕究其所由有身則榮辱可以爲巢穴有心則憎愛可以爲根株能即身見空則何空非身即心了幻則何幻非照若然者榮辱好惡不唯可以爲解脫之梯航實乃眞爲大夜之燈燭今有人事善知識而生怕怕則神不安神不安則恍惚起恍惚起則心無所見身無所主終必因怕至於遠離善知識既遠離善知識不期然而近惡知識矣嗚呼華嚴經有十種事失佛法道最初即於善知識不生渴慕方便親近失佛法道且善知識機緣有多種不同有以慈悲爲佛事者有以嗔怒爲佛事者有以和光同塵爲佛事者有以叱咤棒喝爲佛事者有以恭敬供養爲佛事者有以守約爲佛事者有以多聞爲佛事者有以超放爲佛事者有以莊重爲佛事者有以人見喜而爲佛事者有以人見怕而爲佛事者故曰逆順皆方便而世之人循聲流轉觸相取着以爲某善知識慈悲某善知識貢高某善知識有道心某善知識太孤峻此所謂孟八郎漢皆作實法迴向不免被他明眼人鼻笑汝在又有一等人事善知識不以善知識見處爲重專以伺察善知識直達無心之過撫爲口實向背地裡對人說去噫若將生死爲閒事知識何須親近他須把身心拋腦

新八 二十二

後自然陸地長蓮華

凡學人沐浴當生大慚愧洞察所因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三聲方可入水蓋般若者一切諸佛之母稱其母則其子無論多寡皆隨之矣凡不明般若者不能生大慚愧不能洞

察所因何以故以智鑒不明不辨好醜故何謂生大慚愧當作是念我此身垢濁不堪而見地不徹行業涼薄享此淨浴何以克當何謂洞察所因當作是念此沐浴水衆力所成深山寒雲之中雪老氷枯之地柴薪汲運轉冷爲熱揣我有何行德受大衆心力即以沐浴一事入水出水毫忽不昧心光妙觸宣明坐入佛海至於飲食起居行住坐卧境緣逆順情隙愛憎若不生大慚愧洞察所因捨命時至管取九人之中有十人手忙脚亂在或比來凡沐浴時稱阿彌陀佛以爲話頭但貴音聲不斷即爲沐浴刀錢殊不知般若不明饒你佛聲不絶我知其大慚愧決生不起凡百所因決洞察不徹若然者吾曹沐浴不稱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是棄佛母也佛母既棄稱子奚爲粗識如此惟賢者正之 新八 二十三 沐浴訓

夫禪波羅蜜者其書有十卷大章亦有十乃天台智者大師所説也大章十者一禪波羅蜜大意二釋禪波羅蜜三明禪波羅蜜門四辨禪波羅蜜詮次五簡禪波羅蜜發心六分別禪波羅蜜前方便七釋禪波羅蜜修證八顯禪波羅蜜果報九説禪波羅蜜起教十結會禪波羅蜜歸趣而大章中第六分別禪波羅蜜方便章舉二子焉初外方便二内方便而内方便復生二孫初正明因止發内外善根二明驗惡根性大章第七釋禪波羅蜜修證章舉四子一修證世間禪相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三修證出世間禪相四修證非世間非出世間禪相而一修證世間禪相復生三孫初四禪二四無量心三四無色定二修證亦世間亦出世間禪相亦生三孫初六妙門二十六特勝三通明三修證出世間禪相生二孫初對治無漏二縁理無漏而對治無漏生九玄孫初九想二八念三十想四八背捨五八勝處六十一切處七九次第定八師子奮迅三昧九超越三昧大都禪書科判明白皎如日星善讀者得其科判譬如得祖而尋父得父而尋子得子而尋孫得孫而尋玄曾有何難哉盖此書由祖而父由父而子由子而孫由孫而玄曾凡三十五科也若夫修禪之妙階級次第委曲精盡由欲界未到地定入初禪未到地定由初禪未到地定入二禪未到地定乃至色無色定九次第定等或發有漏通或發無漏通至於三乘聖道靡不資之是以凡緇素之流有志於修禪者是書不可不精熟焉嗚呼世謂神仙之術可以長生久視譁而嗜之殊不知神仙固奇矣而最上品者不過享地居之禄耳如中下品者不過浮游深山海島之間渠安知地居之上有夜摩天夜摩之上有兜率天兜率之上有化樂天化樂之上有他化自在天他化之上有初禪天初禪之上有二禪天二禪之上有三禪天三禪之上有四禪天四禪之上有空無邊天空無邊之上有識處天識處之上有無所有天無所有之上有非想非非想天此盖就凡夫天中論層級耳至於非想之上復有四聖人天乃置而弗及者行恐大鵬若鳴凡鳥皆驚故也 新八 二十四 禪波羅蜜科判

長松茹退序

憨憨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

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歇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于明理明理不難難于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尊而訶譴之慤慤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病生復不畏死猶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之餘唯所退者存馬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溝陽有匡石子者謂慤慤子曰石兄來茲搆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厭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峴江濤生聲雜鐘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磬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人之存心乎哉慤慤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長松爲牛馬焉

長松茹退

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既無誰爲共者若謂無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氷

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火性無我寄于諸緣外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既如此彼六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今觸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亡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千年暗室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千年暗室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如來藏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然千年暗室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獨存哉

空豈能化慤慤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色今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寄故曰情爲化母萬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侶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如來藏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然獨立故譬如一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前固不同而全露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空豈能化慤慤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泝而上之何物非性五行相生復能相克天下好生而惡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克聞死不感知克生生聞生不盈

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惑也
夫出而不央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
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巖深壑之間何異市
朝
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
其無翼然筏與翼皆屬于木木生于土由是
而觀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
于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空
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
者相待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
我略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
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鳥能飛魚能游然徹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
能動故野馬奔于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
肆足之地容恕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
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棄則
君子聞道奚益于世
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
火也唯爲之于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
動而我本靜慎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窮
即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
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
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
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于無
欲嘻唯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下
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
生必生于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
曰學非是道然足以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
道矣
能病病者病冥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
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
豈唯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
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
知不垂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得
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情者有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之待也不
明待明明即不明聲即無聲情即無情故曰
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自心建故達心無
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矣
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
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顛倒天地有
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刻木爲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果無
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
一類諸何物能愚
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
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
空見形非形
龍爲鱗蟲之長孰不實焉然長而有欲則人
可以豢之豢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豢之豈
眞龍也哉
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
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
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
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
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
者可以契同耳
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眞見飛鳥則以爲眞鳥

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況有人人既不有則畜鳥飛鳥獨能有哉故曰眞待假有假忘眞隨忘若然者何眞何假

芻狗未陳錦繡飾焉既祭牧豎踐焉夫芻之爲狗芻不增多狗復爲芻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知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欲即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豆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焉

莊周夢爲蝴蝶蝶夢爲莊周此就有心而言也吾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萬物本閒閙之者人耳人不閙天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空無形毛能容之況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八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三九〇頁上三行第九字「信」，徑作「僧」。

一　三九一頁上一二行夾註「水齋後話」，徑作「水齋後語」。

一　三九五頁下一八行夾註左「科判」，至此，徑卷之四終，卷之五始，並有「法語」一行。

一　三九八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九　新九

明　憨山　德清　閱

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新九）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心有眞心妄心眞心照境而無生妄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眞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多種或以有爲境或以無爲境或以境或以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爲境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氏以身爲大患身無患無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則無身之所以然明矣夫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況于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無雖有罪福孰主之哉

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窮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網張風剪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無足跡善言者無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天下本無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無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無能匹者殊不知天地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無形何所從無形離有形無形誰明明也者有無一致之謂也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兮吾兮孰先孰後孰

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聖人滿天下有若無也

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無辨子焉

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辯周善辯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辯則失眞死則不靈失眞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

力得唯舍已盡人者無情不盡無道不得也
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
于此不以無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靈梵
和終無息矣
晝想之夜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刼萬古一
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今促今有今無今
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
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
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
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
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屢常遷於
國土
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
悅未常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于喜悅
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吾同衆人之儉儉
儉可以積福亦可以積禍吾同衆人之儉儉
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
焉故曰同人之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悔儉已者雖温飽而不懷也
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無媒
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
無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
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惑者横生
横死耳
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
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
衆人以爲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
根不搖識不嘗味天兩甘露地産甘肥孰知
嗜哉
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
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于公而
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
禄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無欲
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
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
歸者也生而不返流浪他鄉坱埳辛苦朝之
莫之弗得暫安如長風驅雲雲雖無心茫茫
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凋殘
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
天誰得見之
飲食之於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于此
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也
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
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
能調天下非誇也
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在地上
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
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
辭乃過壯之耳
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婦人殊
不知以人譬花譬人而能譬譬者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人揖讓於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

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桃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無代謝夫樹無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即題詩於館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爲眞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眞殊不知眞與不眞離心無塵塵尚非有況山水乎哉

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于人者也過萬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聰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眞聖人之心也耶

聰明也耶

孟軻言性善荀況言性惡楊雄言性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曰墨子悖孔氏楊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於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以妄排之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熟而訓因也訓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況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籍善則爲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于大壯者至泰且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憂深慮遠者孰能知此

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中庸之未發即易之未畫發而皆中節即易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

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

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眞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鐘然後爲福哉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於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新九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嗔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于止觀者未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於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飣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由何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哉

新九 合曰道者亦窈之之謂也

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色聞聲鼻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識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故以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母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字無三百而顯窓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束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暴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窓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强曰天曰命曰神曰立

根於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眞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於憎愛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已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言也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難不得其機而强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已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絶長蛇封豕之技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即無爲之異稱也無爲即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既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悖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畧其始之說行則薰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吾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唯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一盆之水奚異滄海海謂之盆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況於盆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通紅而告我者戇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具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惡能領旨乎

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緣生即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然而鴟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邱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狼猫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見何別嘻虎狼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十三

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光光則圓圓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非兩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本故曰霧騁成風不醒成雨三即一兮一即三兮三即一三何所有一即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於此欲堅於地濃於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咂我輒捫死之殊不思大道爲身蟣虱天地天地爲身蟣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

十四

靈焉而已即形骸而觀之蟣虱與人何異以爲杪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懞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偏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即外窮虧一喪兩則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可還見精也即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於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起五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

十五

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蟲主之吾饑彼亦饑吾飽彼亦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於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與以養生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於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鳴呼一徼涉動五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能善觀一徼者則於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徼非有唯一徼之前者固自若也

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徼塵可容萬方之剎者非龍非聖人孰能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新九　十六

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部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蟲豈有心乃蝕之乎蟲既無心寧有義寓於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　新九　十七　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始不嚴于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鼓惑愚者之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唯得罪於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畫屏花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

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

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熏之則
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
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熏之亦
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之但教而無
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
愚知覺固有即其固有熏之以教誨之香久
而至於熟則其至愚之臭亦熏而成香矣故
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夜夢地裂將欲逃之逃前恐前裂逃後恐後
裂逃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逃
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窓春夢頓覺
則床前後床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
裂者乃偏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偏計雖忘
依他不忘猶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
豈眞覺也耶 新九

十八

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宣明若然者
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受觸所轉
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于身矣寧惟身哉
待身者觸觸既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

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於踵則音豈易
領哉
豎而趍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
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
性之似也
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
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
所致也心既不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
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藐之藐之也者有心乎
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藐人乃自藐也如我無
心奚用藐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
忘勢之不暇何待藐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
飄飄羣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
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於諸侯之門苟不

十九

以虛心應之則 新九 無所不至矣

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
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敬則
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趍
于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大夫

也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耳殊不
知青松托根于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之時
爲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去
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
便羣蟄頓醒鐘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
則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
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
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
欺人者不能終
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
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不有
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
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
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
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
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
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

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强愛之强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況富貴貧賤乎死生根于有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甕中捉鱉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於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況見天地萬物者哉

滄海無際氷凝千尺一夕陽回氷生微響則氷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即成正覺盖衆人生於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氷之初泮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徹因源盖氷離水無體故也噫氷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絶然離氷無水離水無氷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意矣

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身有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是以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八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教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即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覺地乃大士之能事也

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果如此不唯衆人絶希聖之階即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熏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熏之聲聞大士之緣熏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以無作之緣熏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絶之妙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今有人于此能循緣業泝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矣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

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

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今有人于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爲夫約者心也心爲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即情也非心也噫惟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新九 二十三

古有道戰德戰仁義戰智勇戰道戰無心德戰懷恩仁義戰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戰乃所以强遂其志也或有没巴鼻戰者不得無心而敵敵則敗不得有心而敵敵則敗畏敗而不敢敵者亦敗噫惟雲門德山善戲之帥也

義井筆錄

師說你的性剛一日過諸般事如何忍得過去復問如何方忍得師說看得自家大自然忍得去復問如何看得自家大便忍得去師說話沒偷心便惹得許多好供養偷心情也無偷心性也處于情中而率性用事自古及今未始不遭魔外所害也然向後去害大則光愈大故君子常喫虧常得便宜師喚復你豎起拳來復豎拳師問你這拳是誰豎起復對是心豎起師問假若是沒了此手你的心何在復罔措師說你要在這裏自家查考看查考不出眞是苦復求之不解請師開示師曰人都愚在這裏終日將個燈點到這裏又去人家裏討火去

新九 二十四

不能忘利者必不能任怨

要想此身從何而有此身從何而去知其從何而有則知其從何而去

易曰羣龍無首吉此象也如玩象得意則活者在我活者既在我則死者亦活矣至此則大覺眞心本非有無可以形容得纔昧此心便有虛空世界矣是故聖人處于死生禍福之域而死生禍福不能累者無別奇特不過不昧心而已然此心雖在日用之中衆人不知不知即是無明無明者謂眞心本有而反情之言如達磨遺六毒南岳思禪師遺十餘毒蓋二老說話沒偷心便惹得許多好供養偷心情也無偷心性也處于情中而率性用事自古及今未始不遭魔外所害也然向後去害大則光愈大故君子常喫虧常得便宜師喚復你豎起拳來復豎拳師問你這拳是

新九 二十五

誰豎起復對是心豎起師問假若是沒了此手你的心何在復罔措師說你要在這裏自家查考看查考不出眞是苦復求之不解請師開示師曰人都愚在這裏終日將個燈點到這裏又去人家裏討火去

新九 二十六

無物無意則無我無物無我君子何怕多存物存我君子多不好宋之君子甚多只是各有其首首者我相也如各無意無必無固無

我即王安石與諸攻安石者皆君子也

要心器利無如甘澹泊要身器利無如閑勞勤

身在心裏所以運得身動心在身裏便運不動矣何以故如風箏在風裏所以風吹得風箏起如風在風箏裡則箏大風小小不能吹大也心是箇非裏非外的所以能裏能外他若是有裏外與裏外何異既與裏外無異自然裏外不能運裏外如裏外能運裏外金可博金水可洗水矣

心有知覺氣無知覺四大是一氣之變一氣是四大之復故莊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生生死死不過氣之聚散耳達人知其如此所以方生方死之間未嘗喜生畏死也不然則此五尺之軀便能拘限得這無邊無際之靈明矣

如人以手運筆筆始能畫達者由畫推至于筆由筆推至于手由手推至于心由心推至于無我而靈者無我則無外外者內之待也我既無外內亦窮矣內窮則外不能獨立內外之情既枯則無內無外而能內能外者現前矣圓覺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其此謂乎

心不自有因境而有此六塵緣影之心也如此心不能查考徹了則本有靈明之心終不現前譬如浮雲未淨青天不露又世人論身時却雜心說論心時却雜身說所以身心頭腦終是不清楚如身心頭腦清楚了則會生死身爲法身會煩惱心爲菩提心不異屈伸臂已指耳

人是有形之鬼鬼是無形之人謂人鬼有兩心無是理只是有形無形差別耳

學人先要斷嫋欲之道亦無多岐但能識破自身則眼前雖有西施之容子都之貌自然忘之矣然識破是明能忘是勇如明而不勇則多生染習如油入麪欲使之出亦不易易且道身如何識破得他先當推我未生之前是身果有耶果無耶有則何勞父母交姤而生無則既本原無如何無中忽有此身如是推究推究不已則此身一旦洞然識破了自身既識破了則他身不待破而破矣

外之情既枯則無內無外而能內能外者現前矣圓覺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其此謂乎

心不自有因境而有此六塵緣影之心也如此心不能查考徹了則本有靈明之心終不現前譬如浮雲未淨青天不露又世人論身時却雜心說論心時却雜身說所以身心頭腦終是不清楚如身心頭腦清楚了則會生死身爲法身會煩惱心爲菩提心不異屈伸臂已指耳

人是有形之鬼鬼是無形之人謂人鬼有兩心無是理只是有形無形差別耳

學人先要斷嫋欲之道亦無多岐但能識破自身則眼前雖有西施之容子都之貌自然忘之矣然識破是明能忘是勇如明而不勇則多生染習如油入麪欲使之出亦不易易且道身如何識破得他先當推我未生之前是身果有耶果無耶有則何勞父母交姤而生無則既本原無如何無中忽有此身如是推究推究不已則此身一旦洞然識破了自身既識破了則他身不待破而破矣

無我而靈者全矣極數則有我而昧者不能昧我矣以數不能昧我所以一爲多多多多爲一在我而不在數也如形骸假五行而成非數乎如心形骸成而不生形骸敗而不死可以爲數之主數乃心之奴也衆人則不然主反爲奴奴反爲主或者謂禪家但知性而不知命道家但知命而不知性此說非通也靈性也數命也未有能窮靈而不能極數者未有能極數而不能窮靈者設有窮靈而不能極數小乘是也極數而不能窮靈地仙是也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能爲萬象主者非靈乎萬象非數乎又有心統性情之說世皆知有此說知其義者寡矣夫情波也心流也性源也外流無波舍流則源亦難尋然此說不明在于審情與心心與性忽之故也應物而無累者謂之心應物而有累者謂之情性則應物不應物常虛而靈者是也由是觀之情即心也以其應物有累但可名情不可名心心即情也以其應物無累但可名心不可名情然外性無應與不應累與不累耳若然者情亦性也心亦性也性亦心也性亦情也有三名而無三實此乃假言語而形容之至其真處大非言語可以形容彷彿也故曰參須實參悟須寔悟涅槃經有王者庫內之刀是刀光潔明淨不惟削鐵如泥亦可以照久妍醜削鐵如泥非明乎利而明非天下至寶乎我心決斷是非利于庫刀照物妍醜明如秦鏡如見可欲則利者不利明者不明矣故大丈夫常要胸中無物眼前無欲胸中無物則心可以包太虛眼前無欲則眼可以窮象先雖然知則易行則難

求兎之角耶又身如中央地水火風如四方故金木水火若有我則不必攬土而成體土若有我亦不能爲四行之資所以土不自土四行借而成體四行不自四行爲土所寄如身不自身可以復還四大四大不自四大可以假借成身中央不自中央須假借四方而爲中央四方不自四方須資中央而爲四方噫知此說者則一理散爲萬事萬事會歸一理譬如鏡中見眉目掌中視文理復何疑乎夫中四無我理也無我而中中四四事也所以然者外事無理外理無事猶外氷無水無水外水也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蚩梠則不然若人會得理萬物一任閙我偏得清閒逆順無煩惱如二四六八十此倚數也非本數也

地水火風毫釐混不得似乎有我然合四者而爲身則四者又無我故知身若有我亦不能復還四大者則人有生無死矣又堅濕暖動如四方中央如身故外四方則中央不有外中央則四方亦不

有外堅濕暖動則身決不有外身則堅濕體動亦不有學者于飲食男女之場勝負不決猛作此觀自然理水日深人亦日淺矣

有我而昧者舍得盡則無我而靈者方得全復問三世一身有是事乎師曰有良以身一而世三如人行路路有千里而行惟一人謂路千里而人亦有千此愚癡之說也然此身非形骸生死聚散之身也乃法身也夫法身者千古一瞬萬刼一息豈但三世一身而已乎老人告汝曰三世一身此寔示未嘗死之機也不可忽之痛當自重設遇扶顛伏猛之事直肩負荷勿得支吾

兩人靜坐心皆清明清則無擾明則不昧無擾而不昧豈有待之心乎適然喜境現前則不喜心生不喜境現前則喜心生不喜境現前他只是喜豈能成不喜心耶三祖曰能由境能境由能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我固有之心則不喜境現前身與心礙皆我現前身與心礙而不虛昧而不明反執不過則好人何來故真金須火煆好人須境煉

煉

顏子隳肢體外形骸也黜聰明空妄心也吾心空則眞心露形骸外則法身全

離乃心之象也如玩象而得意則虛而明者在我而不在文字語言若一切文字語言都從虛明流出自然文天而機妙也唐李長者每以南無釋曩謨義文字之師往往笑之以為長者不辯華梵殊不知長者獨得華嚴事事無礙法界之旨既曰事事無礙即以梵語釋華言亦可華言釋梵語亦可以世間書釋出世間書亦可以出世間書釋世間書亦可以善言明惡言亦可以惡言明善言亦可言明則意得意得則至虛而明者常為其君一切染淨善惡華梵是非好惡皆臣妾也皆語言三昧也嗚呼心本虛而明世忽之而不究皆我現前身與心礙而不虛昧而不明反執各而不肯釋殊不知礙而昧者能釋之則虛而明者不待索而至矣由是觀之玩象得意之說苟非嗜欲淺而天機深者象亦不易玩意亦不易得復勉之壇經曹溪六祖所說也

曹溪初不知文字語言然聞金剛經而豁然大悟遂造黃梅得衣鉢而歸嶺南傳心宗于曹溪寶林寺自是天下稱曹溪焉其所說壇經至于性相二宗經之緯之錯綜萬態若老于文字語言三昧者也此乃悟自心虛明之驗耳人為萬物靈知有此而不痛求而求他謂萬物靈可乎

大丈夫得其機而已矣機無多少以用之不同故似有多少耳然象先之機即象後之機象後之機即象先之機則象後之機外象先之機是象後謂之多機則象後之機而機無別機以乘時應物故有象先象後之異也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九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九九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經無（未換卷）。

一　四〇一頁中八行第二字「楊」，經作「楊」。下同。

一　四一一頁下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　新十

明　憨山　德清　閱

復述姚少師在崇國寺自題其像曰看破芭蕉柱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師說芭蕉柱杖子身之謂也我若看破則心無累心無累則明明性可見矣凡見性之人龜毛可以爲拂拂可以爲天地卷舒太虛屈伸萬象在我而不在造物也此姚自贊也紫柏則不然芭蕉杖子即龜毛生殺縱橫意氣豪是聖是凡魂膽喪薰風吹落樹頭桃師問復姚老子有何長處紫柏有何短處若長短辨不出便是眼中無珠漢雖然紫柏只知天經地義禮也姚老子若跳得這禮字圈櫃出饒他三十棒如跳不出三十棒一棒也不饒紫柏左右視曰姚老子何在復目睜師曰不在者且放過他在者代受棒始得

復問人之性在母腹中時有乎抑在母既生之後一落地時方有乎師問你說性有邊際否性有古今否復曰性無邊際無古今師曰性既無邊際古今豈可以母之腹中立有性不有性論與既生之後有性不有性論楞嚴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滿慈問如來之詞也夫清淨本然猶水也山河大地猶氷也水則融通氷則窒礙既窒礙不是融通謂氷即水可乎然離水無氷謂氷非水可乎復問所謂忽生者果何肯耶師曰忽則非有心所及必欲窮忽所以然之說則忽似可以有心所測也雖然以佛性無常水可以成氷以諸法外眞常而不能自建故知氷可復水也又有我而昧者外無我而靈者則有我而昧者不可得也聖人知其如此先會物歸已然後開物成務無往而不達也夫何故良以外已無物外物無已無物則開物成務之物未嘗非已也外物無已則物不待會而已全矣然此理知而不能行則多生染習勢力漸自損減淨種功能終不能消行而不能證則固有之靈亦終不能全復證而不能忘則稱性之用終不現前故曰有大機必有大用

水寒極則成氷寒過則氷還復水性變而爲情情盛則陰極凡一切染習種子皆屬陰也照性成修則染習勢力漸自損減淨種功能亦漸增益轉依有六惟損力益能轉是初心者日用逆順關頭之利器也然非慚媿助其勝解則餘轉便不能入矣

師問復曰汝身之可把捉者皮肉筋骨而已濕煖動者皆不可把捉也可把捉者謂地大不可把捉者謂水或謂火或謂風總名四大有本四大有末四大本四大汝尋常所履之地所飲之水所食熱物所能鼓萬物者是也末四大汝身皮肉筋骨與濕煖動是也然末不離本始假借本而有身有身如不假本而資之身必敗壞此理甚明但衆人封于情計不能以理折情所以執身之習不易消耳聖人以心用身衆人以身累心以心用身者如口吐沫一吐不知有幾千沫星如周顛仙以一身而化多身也以身累心者計可把捉皮肉筋骨爲我之身而不知終非我有也此身始本不爲我有終亦不爲我有則中間所有者又豈我之有耶聖人當有此身之時即

不有其有故至于將死之時地還地水還水火還火風還風即以其所借者交還之何怖懼之有死惟其不怖懼則一點靈明凝定如泰山何得昏亂以故死累于其所借者而不累于其所未亂者況有此一點靈明在自然死者不死而復借本地大與本水火風大爲身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更歷千萬世而機不息也此說雖是然未知六塵緣影爲心所以然之故本末四大縱件數借還似亦了了觀其會物歸已則終成兩橛如能究徹緣影之心則靈明始凝又靈明凝定亦有淺深如斷見思惑得羅漢果斷塵沙惑得菩薩果斷根本無明盡者始得佛果故曰心數理妙孔老未知也

墨香庵常言

乳叅水則漓醪叅水則薄去古遠而人心澆故以不怪者爲怪謂怪者常也有法古之風者見之則以揑怪目之宜然也

或曰民性多暴聖人道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道之以其義民性多愚聖人道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道之以其信殊不知民性非暴可以道之於智民性非縱可以道之於禮民性非逆可以道之於義民性非愚可以道之於信若然者暴而道之以仁非妄可以道之於信若然者妄而道之以禮愚而道之以智妄而道之以信皆治之也非道之也治之如鯀治水道之如禹道水故逆其性者功弗竟順其性者績乃成若性本暴而道之以仁性可以道故暴者習也非性也

或曰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而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即欲活之之心耳微涉可欲瞥然失照一至此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技與道同出而異名耳故善於道者技亦道也不善於道者道亦技也若然者道與技果一乎哉果異乎哉

夫煩惱之與菩提濁波之與清水空之與色以道之於禮民性非愚可以道之於信果一物乎兩物乎忽而弗觀則三屈之與信果一物乎兩物乎

惑浩然反而推之則三德宛爾此非勞形役骨而可入貴乎於妄心忽生時窮其所自或牽於聲耶或牽於色耶逆耶順耶生耶死耶隨心生處即而體之極而窮之生於自乎生于他乎兩者合而生乎綿然無間堅然痛究至于智力無所加功情根無地可植越着精彩如饑狗之嚙枯骨細嚼則無味舍之則無聊嚙之嚙之又嚙之忽而精力之與枯骨能所命斷始不疑空不異色屈不異信煩惱不異菩提衆生不異諸佛矣噫能拚命者可以殺人能割情者可以入道雖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夫心術無常顧其所憑如何耳故憑於十惡則泥犁見焉憑於慳貪則餓鬼見焉憑於愚癡于五戒則見之人憑於十

善則見之天憑於四諦則聲聞道成憑於十二因緣則緣覺果就憑於六度則菩薩慈弘憑於最上乘則佛果圓滿至於憑於六經則謂之儒憑於百家則謂之百氏若韓非憑於刑名孫武憑于兵較之畜生之與餓鬼餓鬼之與地獄三者推其所憑雖皆不善此果報非因心也噫人爲萬物之靈如所憑果善則克聖奚難哉而韓非孫武既爲人矣不幸而所憑不善導天下以殺戮則其泥犁以爲園觀長劫遊戲吾知其不免乎或曰刑名以救德教之不備兵乃戮寡而救多皆仁術也子何俱非之對曰考之出世之典徵之治世之經未有不聞大道而善用者也如善用之自非聖人莫能焉

夫廓然無朕奚吉奚凶陰陽既不可以籠罩禍福豈可以雌雄之哉噫介爾有知萬物生焉是以觀爻象可以推休咎聽音聲可以定吉凶也若然者一心不生則三藏六經惡能筌蹄之乎

夫深山重淵蛟龍虎兕之所恃也多財高位富姓貴耀之所恃也然蛟龍虎兕皆不能免其患者以恃賈之耳雖然外天下者則不可悅以富貴外富貴者則不可辱以貧賤也噫恃潔而高世賈患而傷生者名乎非名乎若然者則蛟龍虎兕不爲暴富姓貴耀不爲貪而至暴至貪者非外天下忘富貴者乎

夫榮之賈辱利之賈盜人皆易知也而名之招忌德之招謗道之招毀知而未眞乎果眞知乎非眞蹈其闇者豈易知哉

天下皆慕富貴而厭貧賤皆惡饑寒而好飽煖殊不知非貧賤饑寒爲之地則富貴飽煖何自而來哉

夫旱極則水至澇極則旱來是以聖人履霜而知氷驗來而知往也若然者未至其極猶可備之既至其極極則不返備之何益

禍福豈可以雌雄之哉噫介爾有知萬物生焉是以觀爻象可以推休咎聽音聲可以定吉凶也若然者一心不生則三藏六經惡能筌蹄之乎

夫深山重淵蛟龍虎兕之所恃也多財高位富姓貴耀之所恃也然蛟龍虎兕富姓貴耀皆不能免其患者以恃賈之耳雖然外天下者則不可悅以富貴外富貴者則不可辱以貧賤也噫恃潔而高世賈患而傷生者名乎非名乎若然者則蛟龍虎兕不爲暴富姓貴耀不爲貪而至暴至貪者非外天下忘富貴者乎

夫榮之賈辱利之賈盜人皆易知也而名之招忌德之招謗道之招毀知而未眞乎果眞知乎非眞蹈其闇者豈易知哉

天下皆慕富貴而厭貧賤皆惡饑寒而好飽煖殊不知非貧賤饑寒爲之地則富貴飽煖何自而來哉

夫旱極則水至澇極則旱來是以聖人履霜而知氷驗來而知往也若然者未至其極猶可備之既至其極極則不返備之何益

凡爲之于未有一爲而萬成萬成而一不損損則萬亦何益以其不損謂之益矣

天招生死者身也招好惡者心也生死之與好惡聖人痛患之以其患之患無所患也衆人不患之故患患之耳今有人于此雖未能即去其招知招爲患之媒以其知之媒日踈矣予是知踈媒者雖未齊聖聖由是始也

夫惺之與夢晝之與夜天乎人乎在天則謂之晝夜在人則謂之惺夢故知此者天亦可也人亦可也若然者天之與人在我而不在造物明矣

吾嘗思天之上更有何物思地之下載我者誰乎思之又思之思不及處則不可以悲者無聲眞親者無情故聲容情生則天地悉備矣

大而我細矣予又豈可以言語形狀之哉雖然眞夫榮者夢怯怯者夢勇南人夢舟北人夢馬天勇者夢怯怯者夢勇南人夢舟北人夢馬天機深者夢山水雲物以其所嚮不同故夢之各別耳是以至人達此知天地可以反復山海可以移易死生可以遊戲故曰悟唯識者可以紹佛祖之位

或問余曰布袋和尚何笑之多哉曰怕人怪耳問者聞余言以爲紿而不信是不知圖大

事者慮必遠行遠道者輜必重布袋和尚與雙林傅大士皆彌勒化身也此老爲當來之佛任釋迦之東宮事非細矣若不深思遠謀則臨時悔無及也問者曰吾聞子之言若深告我者也苦僕根鈍識昏卒未能領略乞詳而示之子復謂之曰子知之乎傅大士制藏新十八輪布袋和尚以笑面對人蓋慮娑婆化周龍華將始若不預培衆生般若之因結天下歡喜之緣則臨成佛時機感愚癡衆生多瞋愚凝則聞法無益多瞋則行慈不普兩者聖人之重責重責不慮成佛何爲乎且衆生以十分言之識字者寡而不識字者多順之則喜逆之則瞋故寄廣長舌于輪藏結歡喜緣于笑面也若然者六根皆眼逆順皆春故以眼見輪藏者耳聞輪藏者手摸輪藏者身觸輪藏者意緣輪藏者若口贊若口毀皆於輪藏培般若用此既培之彼則成之故布袋之笑乃英雄之賣憨也傅大士之制輪藏乃豪傑之網羅也余故曰圖大事者謀必遠涉遠道者輜必重問者感泣而謝焉

凡善笑者必善哭善走者必善蹶是以飛廉惡來皆不得其死韓娥秦青世皆以能謳聞若然者則布袋和尚之笑非笑也屈原之愁非愁也子以是知彌勒以笑說法三閻大夫以愁得道也至于仲由結纓而死死非眞死新十九飛廉之與惡來非眞死可乎

窓前有松天上有月風搖窓影不知者夜見之疑以爲鬼怖而失聲求救旁人人曉之曰非鬼也月上窓明風搖松影耳何故妄怖怖者雖聞其言終疑着鬼至于黎明日上躬自驗之不覺失笑始悟非鬼也嗚呼窓間之影耳凡夫見之以爲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吾少時但知人有過不知已有過既長雖知人有過亦知已有過矣久之但知已有過不知人有過矣

水不自清人清之也人不清之水自清也譬夫心不自明人明之也人不明之心自明也噫雖不自明謂之無明可乎

心有四德常樂我淨是也常則無生滅樂則無好惡我則無主宰淨則染不得故得常者天地毀而不老得樂者衆苦交而超然得我者造萬有而無心得淨者處五濁而清泠雖然四者即心之有乎離心之有乎離即之有乎三者辨則四德可言也

一日忽覺身心超然從夕至旦此樂不失偶觸逆境便不超然也病在覺故如樂不覺則苦亦不覺矣噫覺之爲害也若是況不覺乎夫饑而得食渴而得飲貧而得富富而得官此四者其始得之也喜不可以言語形容焉況愚而得智智而得忘忘而得心其樂豈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夫人而無仰食者非奴則婢也故家有十人新十仰食者其相必不寒家有百人仰食者其相必殊衆至千人仰食萬人仰食者猶星中之月也其光明碩大可知矣於戲凡人仰之而食者財有餘故耳殊不知富有法財能博濟

萬古之蒼生者則其光明之普又非星中之月可並矣由此觀之世財可以資生不能資無生生則有死死則有盡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盡若然者資生之德有盡資無生之恩寧有盡哉故仰食于人者以自不能資生故也自既不能資生豈能資人之生乎如牛馬不能自生必資于人然後可生也故無人仰食者謂之奴婢乃貴之也非賤之也故古人嶌義學之徒謂之奴皃婢子良有以焉

或曰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我則曰人無聖賢之異道有聖賢之異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也

或曰道者說也路也殊不知有說則有聲有路則可行有聲非道可行非到非道非到道路則汝謂之無義路又何從而得非道也

或者愛畫花而不愛生花有笑之者曰愛假而不愛眞愚矣乎其人曰生花造化所化畫花吾心所畫造物乃吾心中之影子以影生者爲眞吾以心生者不爲假吾非乎子非乎必有知者然後可辨也

或者佗淫病而不能治至于病篤欲死良醫拱手焉吾因問病者曰淫從何生答曰淫從心生吾再問曰心從何生曰不知吾曰心尚不知將何生淫淫尚不生將何生病病者悶然而不應自夕至旦疑而不解疑重則淫輕淫輕則病減忽然悟心無生所謂淫與病者龜之毛兎之角也惡可實哉

或者愛畫花而不愛生花有笑之者曰愛假而不愛眞愚矣乎其人曰生花造化所化畫花吾心所畫造物乃吾心中之影子以影生者爲眞吾以心生者不爲假吾非乎子非乎必有知者然後可辨也又知喜怒哀樂者始可與言未發也噫未發果可言乎果不可言乎然而善言之者以不言言之言之不言奚不可哉

聲之與色果障道乎果不障道乎說者以爲聰明鑒而眞知喪矣殊不知風鳴萬松月照千峰聲乎色乎障道乎不障道乎此既不障則艷姬清唱豈獨障道哉若然者聲色惡能障道人自障耳人障道而反誣聲色何異張翁吃酒李翁醉也

龍之喜淵虎之喜林雖水陸不同然皆喜其可庇形也殊不知龍無欲虎無毒雖陸蟠畫出其誰害之人所以害之者以龍頷有夜光之珠虎能食人故也

或者以爲天之高自高也地之厚自厚也日之明自明也月之圓自圓也燈之光自光也殊不知離吾心則天失其高明而地失其博厚矣若然者日之明月之圓燈之光皆吾心之彩也噫人能知此可與言天地之道乎

平受爲苦樂之因苦樂爲平受之果三受互藉無有暫停如汲井輪循環無始忽憎忽愛者頭面又安在哉知此則可與言喜怒哀樂

忽愛忽憎憎愛忽窮現平受容忽攖逆順受容隨失失成愛憎是以無受之明如雲籠月光不能顯受盡雲空本月昭然此受不可以無功而遣不可以有功而驅無功則受豈自空有功則反資受地反復推尋理無所出若然者則受終不可空耶受不可空則衆生絶成佛之梯諸佛塞度生之路聖凡兩病學佛何益

新十

十三

天道憫疎畧人道貴周密疎畧者于人則不競於時則失利周密者于人則善競于時則多利競而多利者雖取勝於目前未必有益于身後也不競而失利者雖負敗於目前未必無益于身後也且人不勝天敗豈有常哉毛道凡夫初無見諦于諸逆順憎愛無常或我之所憎人之所愛或我之所愛人之所憎皆妄也然而離妄求真離波求水未之有焉故曰迷悟真妄如臂屈伸本無背面若悟者妄即真也迷者真即妄也所以能屈能伸者臂也能真能妄者心也故知臂者不可以屈伸惑之了心者不可以迷悟拘之

於諸欲境觀若險崖則染因爲淨之資矣於諸勝境不生欣仰則淨因爲染之隙矣故曰境無染淨惟精進者則觸途成觀也

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地非水無以浮水非地無以載靜推兩者之功卒不能折衷能折衷者可以爲師矣

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天下皆知富貴之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唯爾況大道乎

天堂之與地獄或者決以爲無殊不知富貴貧賤既有而不無奚獨天堂地獄無而不有也若然者羣芳非色滂沛非聲明矣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忍字爲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事過即忘之矣噫吾雖忘之受吾觸者安能忘之哉若然者我忘而人不忘未忘也須人我俱忘始忘也

夫見後而不見先者未可與語春也見下而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知主魚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況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矣

悟本心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促萬劫爲一瞬延一刻爲千古散一物爲萬物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爾況大道乎

夫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交蔽本來廓也若然者羣芳非色滂沛非聲明矣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忍字爲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事之際念不可輕起也如念起不當乎理即拔慧刀以刺之乃惡念消而善心長矣善淳而化之則幾乎道矣忍也如是可不儆哉

吾問王子曰仲由聞過則喜令名無窮奚哉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知主魚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況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矣

新十

十四

夫萬物皆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如悟本心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促萬劫爲一瞬延一刻爲千古散一物爲萬物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天下皆知富貴之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唯爾況大道乎

夫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交蔽本來廓也若然者羣芳非色滂沛非聲明矣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忍字爲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事之際念不可輕起也如念起不當乎理即拔慧刀以刺之乃惡念消而善心長矣善淳而化之則幾乎道矣忍也如是可不儆哉

吾問王子曰仲由聞過則喜令名無窮奚哉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知主魚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況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矣

新十

十五

夫萬物皆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如悟本心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促萬劫爲一瞬延一刻爲千古散一物爲萬物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尚爾況大道乎

羅籠五臟者形骸也主宰一身者自心也形骸可見而五臟可知唯自心非但人莫能知即自知自心猶已眼觀已眼也故介然有知物即生心今有人於此召羣愚而爲叛其討叛者不以誠而以詐豈唯叛不可討使天下失信自此始矣

我未嘗見有大無明人如有之千尺層氷一朝煖動即汪洋莫測也

若人以爲骨賤氣昏於大道不敢企焉殊不知鱗蟲可以爲龍羽蟲可以爲鳳善惡無常清濁無主勤勤于善而不息則近性近則順順則化化則虛虛則靈然虛而靈者即心而求耶外心而求耶即心而求則把柄在我不屬造物明矣若然者骨之貴賤氣之清濁豈有常哉顧其所習如何耳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以骨賤氣昏而不能聖此自棄之徒也既自棄矣雖終年日月與聖人爲侶亦不能熏之矣況下焉者乎

人爲萬物之靈雖五尺童子亦能習而言之及徵其所謂靈者何物雖大儒老衲未始不罔錯者也故曰事事尋常總不差相逢舉着便淆訛且道病根在恁麼處叅三十年來爲汝說破

天生日月不爲穿窬而張明地闢江湖不爲車馬而設險然行者之惡險盜者之惡明不啻吳越之讐也惟天廢日月地塞江湖則兩者無憾矣噫天廢日月則羣生失明地塞江湖仲尼不爲盜者之惡明而廢勞則教無不施常寂則道無不一道無不一如花在春教無不施如春在花果一乎哉果二乎哉

或曰子之道不能行因毀者之多耳曰吾道之不能行非毀者之過也過在吾修道之弗誠耳誠則感物必弘矣雖然昔人有聞乞肉聲而悟道覩桃花而識心豈既死之豬無知則指鹿爲馬證龜成鼈者天下皆然之哀哉

或曰惠迪吉從逆凶有是乎哉噫無是則日月可以使之墜江海可以使之枯矣今日月在天江海固然有是乎哉無是乎哉

或曰惠迪吉從逆凶有是乎哉噫無是則日月可以使之墜江海可以使之枯矣今日月在天江海固然有是乎哉無是乎哉

昔有指鹿爲馬證龜成鼈者天下不平之今則指鹿爲麟證龜爲龍天下皆然之哀哉

夫風之驅雲水之轉石何無心而有力焉情之昏性習之惑智亦若莫之爲而爲之其有心也耶無心也耶何力捍而莫能制乎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故向月則水注向日則火然夫水之與火果生于日月乎果生于諸人獻供既見之後花鳥不來天人絕響何哉

曰鬼神敬德而不知道知道則孰非聖人何花鳥天人之別哉

夫天理之與人欲微塵之與大地果一乎哉果二乎哉一之則衆人皆聖人也不一則是聖人設教爲無益也故知氷即水者氷非有也知水即水者水非有也水非有則理不礙事氷非有則事不礙理事不礙理則行彌十界而常寂理不礙事則知周萬物而不勞不勞則教無不施常寂則道無不一道無不一如花在春教無不施如春在花果一乎哉果二乎哉

燧乎果生于盤艾乎若生于日月則非諸燧水何不注火何不然若生于諸燧未向日月時亦何不注不然耶知此則可與語神化矣有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天地無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太虛包有無而最大者莫過乎自心自心如鏡之光兩者光中之影也故見光者則影無留礙執影者則本光常失本光常失則光用不顯光用不顯則影執不消安有即影見光者與之言自心之光乎

夫形者心之影影者形之影今有人于此圖影欲眞殊不知縱眞影也生形者豈可以筆墨圖之哉

或曰何物非心哉但因分別而心成物耳直不分別物物皆心也故馬顧影而不驚狐見侶而不疑初無二見故也

新十 十八

火可見此相火非性火若性火則周徧而不可見故凡薪傳則見不傳則不見者相火非性火也乃若云水性濕火性熱此則又以性喻義耳

以世眼觀人不足盡人何以故地獄衆生見丈六金身如黑象腿佛尚如此況其他乎

有我則我在天地中無我則天地在我中

如現前各人之身畢竟因何而有究其所歸父母情未動赤白決不流身何所有父母既情動四大隨感生精華非形質似形而非形非形任運長所以有此身由是而觀以父母情動爲因赤白二交而爲緣窮身之因與緣不過如此乃心之因則在我而不在父母父母雖交會我若無憎愛想豈無故投以是而推之因境生心則境爲生心之因感受氣分亦緣也

心力無狀取功名而試之此試之有也次忘身心而試之此試之無也有無俱試而弗醉始能妙萬物而神矣故曰能豪傑而未聖賢者執有心堅事所以遂也惟豪傑而能聖賢者有無之主也

新十 十九

噫有之主尚難立況無之主乎昔人有言曰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非獨立于有無之初而用有無者惡能吐此與淨瓶數枝花無生殘紅墮水面點胭脂亦是春深路惟心之外別無一法離心有法無有是處若知此者長于金屋死于泥塗籧篨爲棺何異驪山驪山秦椁鑿石千仞骨隣下天可謂深藏藏深穴深盜得致富由是觀之泥塗秦槨孰我孰若是以達人未死忘生未生忘死空中種樹春豈有邊花開結果實占大地

無生若可知爲有知知無生無知知無生有知則生已有生安知無生哉無知知無生既曰無知誰知無生若知無生還同有知

生無所立謂之行尸死有所負謂之債鬼

地大四塵成水大三塵火大二塵風大一塵故塵多者質重質重者力微唯心無一塵故力不可思議塵謂色香味觸也

一身之親莫親于皮是故以針刺皮悽然覺痛難禁焉然皮之親不若肉之親肉之親不若骨之親骨之親不若髓之親髓之親不若心之親故曰心生則種種法生今天下不唯不以親者爲親反以不親者爲親是以親親者終不親矣嗚呼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作聖人心作衆人至于大之天地廣之萬物皆

心之造作而世之號稱聰明有識者若問其
身與心之所從來皆莫知何說也此而不悲
更復何悲

夫喜怒無常其猶扳築而人情膠執妄結悲
歡是以讐如吳越愛如妻子一言相合即割
（二十）封成好一事相乖即背恩忘義悠悠古今率
（新十）惑于茲惟有道者知喜可使怒怒可使喜二
俱無常視同鏡像故好惡交前而心常閒也
一念不生孤明圓照六塵葑部本妙失眞是
以情波浩瀚業火焦然三界朽居并遭焚溺
唯徹見自心者知念不單生必籍塵起塵難
獨立必憑念彰反復推尋當處寂滅故神珠
在掌光非外來悟物除眞而不作用想也
四十八願彌陀如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
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衆生有思惟
心測度之即一願尚難擔荷況四十八願哉
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
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
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
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
（二十一）復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
印證之辭證之於理即之於事皎如日星夫
復何疑又衆生習俗庸鄙識不高明橫計六
凡之軀爲身方寸之心爲心無論貴賤賢愚
榮榮辱辱順順逆逆窮神殫慮嚴飾萬態自
（新十）生至死無須臾之休歇者特未能窺破此身
此心耳是以大覺聖人愍而哀之將至應有窮焉

墨光亭常言

宴坐靜室胸次寂寥若可以喻太虛忽聞聲
響即瞥然心生便覺方寸稍窒而太虛之度
不復有矣是以靜中所得難以應世應世則
失故曰不可以靜中求亦不可以動中求超
然動靜之外而不廢其用可也又曰動用于
一虛之中寂寥千萬化之域雖然會得做不
到者未易及此

好生惡死人物皆然以知覺齊故也（二十二）夫知覺
齊終當得聖故曰有心者皆可成聖戒殺非
怖罪也特不敢食聖人肉耳使虎狼知此竄
再害物人爲最靈嗜殺不止是人不如虎狼
也

萬呼則萬響以其空在故也人爲萬物靈以
惡言觸之即勃然而怒以美言獎之則春然
而喜千觸則千怒萬獎則萬喜今觸則今怒
古獎則古喜由是而觀則千呼千應萬呼萬
響者豈谷能然哉空能應也知此則怒怒喜
喜今今古古非有妙喜怒今古而喜怒今古
不能累者存則觸之將至應有窮焉

明可以破暗乎暗可以蔽明乎明能破暗明即自破暗能蔽明暗即自蔽何哉明非暗則功不留暗非明則勢不立故曰明中有暗不與暗相遇暗中有明不與明相睹

念果有生乎念果無生乎有生則生不生生無生則無生不生若然者則介然一念乃無生之梯乎

大凡逆境生則不過毀謗罵詈死則不過相殺相戮能觀身非有觀心如幻則罵詈殺戮何損何加故曰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此三祖之言也脫白驅烏率能道之然一心不生雖龐眉老宿或不易到況其下者乎

紫栢先生未能醒夢一如故開眼即醒合眼即夢夢醒夢交馳初無暫息有時即夢推醒夢中之境醒推夢雖殊然境不越乎逆順推來推去日久歲深忽然醒夢皆空而能醒能夢者乃憨笑而嘲紫栢先生曰汝開眼時推尋我合眼時推尋得我如老鼠入牛角相似我今跳出醒夢圈匱汝再能奈我乎紫栢先生震怒喝曰直饒汝躲根在醒夢之表亦是夢中誇夢也于是渠不答而遁去且道渠遁向何處去古德有曰蝦跳不出斗

夫已過之事猶醒中之夢也果且有乎哉果且無乎哉有則雖造物之妙莫能使之即呈焉無則猶計之若不能忘耳故至愚之人不忘昨殿也惟有道者能忘之

大黃之與人參藥中之春秋雖販夫竈婦無不曉然也如病犯在食大黃雖暴必甘服之者以其暴能泄積也今有人于此以暴言危計種種加陷于我我能春然受之揣習之積日消而不自知若然者則大黃未必非人參之地也

以思爲眼見身始終

聞爲思之始思爲聞之終思爲修之始修爲思之終修爲證之始證爲修之終如環輪相轉頗王無始度爲證之終如環輪相轉頗王無盡如大白牛牽最上乘車運豈有終哉

尚色者不知有身尚身者不知有心尚心者不知有性尚性者不知無性之性由是言之蛇而龍凡而聖尚而已矣是以尚尚者可以情通可以理執惟無所尚者謂之滿覺既滿既覺尚何加哉故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有識則藏破破則漏或漏于小或漏于外乃至滿于地獄等皆從識始

合眼即夢夢而求醒以謂已醒一切人境靡不現前殊不知謂醒之醒猶在夢中忽然大醒方知夢中之醒初非眞醒若然者夢由心有無心無夢醒由夢有無夢無醒予是以知介爾有知無心而不境廓然無思無境而非心夢今醒今心今境今如水洗水如金博金厭夢而求醒痛醒而求空此所謂把髻投衙誰爲訟主

智進全名餘度皆字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以煩惱山堅非定力不足以搖撼之無明根深非智光不足以照其無本徹其無體

周處志在斬蛟則不見水可溺李廣志在射虎則不見石可堅商卯開信利而不疑害則

出入于火而不見火可燒與夫從高而墜亦不見高可危予是以知水本不溺石本不堅火本不燒高本不危而或者畏溺而不敢入畏堅而不敢射畏熱而不敢近畏危而不敢墜者皆自溺自堅自燒自危也嘻知此則能出入于死生吉凶之域而無害矣 新十 二十五

凡菩薩欲成佛者必以四弘誓爲椎輪舍是而修則小道矣或者疑之曰煩惱斷不斷在我而已至于衆生無邊法門無量力有强弱識有愚智曷能槩盡之歟殊不知人但無恒心耳心果能恒則刦石可磨滄海可竭況其他哉且煩惱未斷則慧風不大多聞弗逮則法雷不遠故易之恒雷風恒盖非雷無以驚昏蟄非風無以鼓萬物夫昏蟄既醒復能鼓之非恒而何不恒者巫醫尚不可作能與有爲乎

莊周以爲魚之大莫過乎鯤鯨鳥之大莫過乎鵬人之巨莫過乎龍伯國氏此三者天下有情之至大者也殊不知應持菩薩以不見佛頂致疑由十方上窮三十二恒河沙而佛頂不見如故若然者則周所謂鯤鵬龍伯氏不異焦螟螻蟻矣而或者又以吾言弘濶勝大而弗信今請實之夫小大生乎有待有待生于有心如一心不生物我兩化覔無待尚不可得況有待哉

人因口腹以錢爲網窮舌根之味結報復之怨故楚子將死猶貪熊蹯竟不遑食而被弑噫子父尚然況受噉者乎

人心無常猶若水耳方圓隨器初無定體遇可欲境心則成貪遇不可欲境心則成瞋遇可欲不可欲境猶豫不決心則成癡故方癡時則貪瞋無地方瞋時則癡貪無源若境不觸心心不染境則所謂貪瞋癡三者會而爲常光矣雖然會不徒耳苟未了心境皆心如眼不見眼手不捉手會豈易易哉 新十 二十六

匹夫匹婦不達死生幽明之故凡有所感憤以爲一死永不復生往往甘非命死者豈少哉殊不知死果不復生則聖賢勞勤以爲善反不若匹夫匹婦之智矣聖賢以知生必有死不爲生累死必有生不爲死愚所以爲善而無倦焉如果死不復生則桀紂所爲之惡孰代其償責歟夫以是知堯舜爲善必不謬桀紂爲惡必大愚由是而觀匹夫匹婦有所不堪甘心而死者乃桀紂之餘氣也

有問皮毬子曰色即空乎皮毬子曰子喚何物爲色大之天地耶小之萬物耶若以天地爲色則天地外徧計依他而不有若以萬物爲色外天地則萬物復何可得耶夫徧計者謂于無色處橫計有色色計空消則橫計色影殊不知外色無空計色之計既消復計色影與計色之計何異哉大都衆生不明自心心外見法或起色見或起空見空色無常隨計所見譬如氷水本非兩物忽然爲氷忽然爲水衆人于無常忽然之中計氷爲質礙計水爲融通計質礙者固迷其本矣計融通者亦迷其末矣 新十 二十七 盖融通無性待質礙而有號質礙亦無性待融通而立名夫名者賓也非實也今天下宗賓而失實以離色求空爲拙即色明空爲巧拙拙巧巧情計橫生窩巢萬種見聞棲泊如綿着棘如膠投漆自無始以來

至于即今不以超情求入惟任情問道道變爲情故曰空色如子情爲其母又曰情爲化母又曰情爲有無母子以情問吾以情答蓋因情酬情情在子而不在我矣子若忘情始知我不以情答子也子未忘情我雖超情應子子亦謂情子若知此則即色即空之旨亦在子而不在我矣

皮毬子曰至顯而不可見者情也故深情厚貌之人父子不相測至隱而不難見者性也故見性之人聖人衆人無相疑也今天下恣情而忽性父生子而疑于子子生于父而疑父蓋恣情則習相遠也如伏羲氏生千古之上而文王仲尼生千古之下仲尼不疑周公文王不疑伏羲蓋不忽性則性相近也故曰凡百衆人以交神之道見之則于開物成務之際不生心而仁普不裁制而義當不威儀而禮明不變通而智不惑不盟約而信不爽此無他蓋率性而然也

應物而物不能搖謂之寂不搖者本無生謂之滅無生而應物應物而不搖謂之寂滅

夫但能周一身者妄知也徧能周萬有者眞知也妄知外眞知則如波離水也眞知外妄知如水不即波也然知有眞妄又何哉蓋知本無眞妄以衆人自眞自妄耳如天機深者常則安異則駭駭則疑疑則無主無主則爲知妄知不離眞知而有則妄自窮矣妄既窮則眞之待安能獨立耶噫眞妄情枯本知昭然于日用之間辟如春着花容不取則艷在目設生心取之而花神逝矣故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以此觀之則本化相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夫佛語本平常辟如地堅水濕火暖風動義本如是豈待剗去本妙之心思方始洞然哉雖然如庸常魔入其心肺至于世智辨聰者雖于佛語平常亦不易入也

蓮窓瓣鎖蓬蓬鎖子子鎖窓三鎖而斯藏苟無斯藏則生生無盡者幾乎息矣故能知此則無盡者皆在握矣既皆在握則聖聖凡凡

愚愚智智或生或殺柄不在人人安能見豈惟人不見自亦難見如窓知窓窓則不窓矣故曰鬼神可以知者念後之事也

常則安異則駭駭則疑疑則無主無主則爲變化所眩矣剛柔所搖矣故常也者破疑之利器也

鳥之所以能飛魚之所以能躍人皆見之而眼之所以能見耳之所以能聞人皆莫能自覺是以終身而見終身而聞終不能知聞見者是何物焉悲夫

蓬蓬而鳴者孰不知其風焉潺湲而流者孰不知其水焉而忽卷屋拔茅漂州蕩縣則不知其所以致之端也能知其端雖復旋嵐偃岳稽天浸地未始驚也

夫羞惡之心無恥之習猶吳越耳吳強則併吳越越強則併吳此自然之勢也如學者見理禾定操志非堅凡卒然臨事之際不覺不知習乘理隙一鼓而下理君敗績矣

老氏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子

則曰上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中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若存若亡或者以老爲是以予爲非非唯不得予心且不知老矣

亮公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嘆曰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聲于後清言妙緒將絶復興嗚呼良馬微伯樂則終困于鹽車至人微識者則没世而不聞浩然滄海豈唯一珠隤然泰山寧無異水我大覺聖人統九有而爲君宅大千以爲國智山崇峻教海汪洋之中則異木神珠斷不可以車載斗量能知其數也但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耳

自心清曠止水澄空不可以喻其至也得其至則餘欲自忘矣及一微涉動則吉凶不召而集吉凶既集利害盈前而患得患失之心浮沉于寸虚之館所謂清曠自心早埋没矣自心埋没則萬事無主唯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欲得見不可欲者則刺然而弗快心光既蔽羣暗雲生矣

我聞善用其心者五逆十惡皆菩提之康莊也而不善用其心者三學六度皆般若之仇讐也由是觀之青山白雲未必爲幽閒紫陌紅塵未必爲喧擾顧其人遇之如何耳故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公孫大娘之舞劍也不知劍之舞我手也我手之舞劍也劍兮手兮相忘而相用雖有聖智莫可測識況物我未忘者安能知此乎故曰技無大小能入神者乃與造化同功也由是觀之大之天地小之萬物物物皆手手手皆劍矣敵何自而入焉知此者可與言觸事而眞體之即神與

道不在心欲不在物心生則道失物棄欲自存是以建心求道者傷刳物制欲者狂譬之自刎而求生躭形而逃影吾知穉子見之必哀其傷而笑其狂矣今天下方將以傷狂爲指南道嗚呼明欲嗚呼止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一三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閲者，徑無（未換卷）。

一　四二二頁下六行第一五字「滿」，徑作「漏」。

一　四二五頁上九行第一四字「水」，徑作「木」。

一　四二五頁中卷末經名，徑無。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一　勸一

明　憨山德清閱

解經

心經說

般若波羅密多

此言智慧到彼岸非愚癡者所能到般若有三種如實相觀照文字是也實相般若即人人本有的心觀照般若即心上光明能悟達則心光發朗凡吐一言一句長篇短什足爲萬古燈明用除癡暗故稱文字般若

心

此經大部之綱骨如人一身雖有五臟百骸惟心爲主

經

訓常又訓路常則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路則凡聖皆所共由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觀自在即觀世音之別名此菩薩既悟自心以觀照之光深破晉毒不后二乘俯沒故曰行深夫晉毒即五蘊爲萬苦根株千殃之本衆生未能空此故縈纏苦厄如籃作醾於百沸湯中頭出頭沒絲無斷日菩薩既斷蘊絲故得空色兩融智悲並運若事若理譬庖丁解牛無物迎刃故稱自在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如來慮鷲子及一切衆生餘疑未盡復揭而示之曰五蘊既空心光獨露浮雲淨盡滿月當天則生滅垢淨增減皆紅爐點雪矣故悟真空之後豈但五蘊元空即十二處十八界及十二因緣苦集滅道亦龜毛兎角也雖然氷不自融春田乃泮霜不自釋日出乃消五蘊乃至十八界十二因緣等法氷也霜也觀照般若如春如日氷霜既化所謂春之與日何啻已陳芻狗故曰

也受謂無始以來從生至死眼見耳聞鼻嗅舌嘗身觸意緣皆吸前塵而生者想謂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嗟乎此段無得之光不特菩薩依之而無
罣碍諸佛亦依而得菩提佛與菩薩光非
有二而優劣迥然者何哉究光之始實無
優劣以光極强照照極生迷故覺迷迷滅
靈覺極圓者名之爲佛光雖圓悟迷習漸
除覺路尚遥名爲菩薩以本光言之非惟
衆生妄想即成佛亦妄想耳然未成佛者
若無妄想悟入無門故曰一切衆生由妄
想而墮生死亦由妄想而出生死由妄想
而墮生死者凡夫也凡夫不悟此身衆苦
根株此心攀緣賊媒放之不收游戲於六
根六塵如蒼蠅爲嗜所粘濡滯腥沫至死
不悟由妄想而出生死者或逢知識明誨
或讀佛祖聖賢經書始悟蠅爲嗜粘之咎
翻然悱憤乃慕鵬舉青冥若然則妄想之
心得非扶搖之風哉故未證悟者此片妄
想斷不可不堅不固有等愚癡凡夫錯解
佛祖聖賢之旨見說無我無人無衆生無
壽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及本來無一物
天理上著不得人欲等語遂牢記胷中逢
人高談危論以爲已悟如是之人誠可哀
憫且汝現前日用之間七情六欲三毒無
明如蛇如蝎誰敢觸著不幸而有觸之者
未有不遭螫嚙既自家毒氣須服清涼之
毫說甚大話汝欲消此毒氣曾未消得纖
藥始得清涼藥非龍肝鳳髓非善見空青
即是上來所謂此片妄想不可不堅不固
者是也果能此志堅固則七情六欲三毒
無明漸化爲般若光明矣觀想雖多以要
言之一曰空想二曰假想三曰中想空想
若纖毫不盡縱菩薩猶沉覺碍況凡夫哉
故曰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又曰因明
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
能昏所謂因明有見者匪獨三光之明因
空因假因中皆因明耳若不因明孤光自
發凡聖情消又說甚麽三觀一心一心三
觀即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
亦不勝贅焉然未到徹頭徹腦處此智慧
光明寸步舍離不得若背明而行管取斷
常坑中墮落有分在
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
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大哉心光智不可知識不可識陰陽不能
想之藥治骨毒然想藥雖三而不越乎一
念故達一念空者即成般若德念雖空洞
不廢羣有即成解脫德有無相即空色相
離不即不離一念相應即成法身德要到
無罣閡地位無恐怖境界直須三惑都除

能卓有無不能形容破障除昏凡聖無與等者謂之大神呪大明呪無上呪無等等呪不亦宜乎而般若有顯密自觀自在菩薩至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謂之顯說般若自故知般若波羅密多乃至菩提薩婆訶謂之密談般若又呪者如螺嬴之祝螟蛉念茲在茲似我之聲綿綿不斷則諸蟲受薰莫知然而化爲螺嬴矣諸佛如來以慈悲顯密薰一切衆生故一切衆生莫知然而化之嗚呼佛恩廣大誰知報者衣而救楚者誰哉

心經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夫智慧愚癡初非兩種彼岸此岸本是同源以其見有身心即名愚癡住此岸以其不見有身心即名智慧到彼岸也經則萬古不變之稱心則八部最先之主不變則凡聖可以共由最先則誰能舍此而求無上菩提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衆生未始非菩薩但不達人法皆空被苦厄所陷故名衆生若了達無礙孰非菩薩無往而莫不自在矣又方圓之器喻前境自有生滅垢淨增減如水成氷無非質礙學者知此則十二處十八界十二支及四諦皆瞭如也雖然境不能自空必假照以空之境空智在病去藥存終非本體藥亦洗之方盡染污故曰無智亦無得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嗚呼甚矣偏小習重之難化也如此故如

來種種告之令其深信奉者
密多不惟觀自在菩薩依之而
得涅槃即三世諸佛亦因之而
提尚恐其驚疑未徹再敕之曰
羅密多是大神呪是無上呪是
無等等呪神則威靈莫測明則無幽不燭
無上則更無有上者無等則更無有等者
聖人爲物至矣盡矣無可以加矣猶說密
呪以加持之予讀此經至是不覺涕泗橫
流莫能自止比因抱疾潭柘山中念雲間
徐太僕玠衛法勞勤釋此以慰益其道心
耳

心經說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者實衆生大夜之明燈
諸佛之慧命也梵語般若此翻智慧梵語波
羅密多此翻到彼岸蓋謂有智慧者照破煩
惱不溺情波生死超然玅契本有所謂登彼
岸焉心乃喻此經如人一身雖有百骸五藏
心爲主耳此經文雖簡畧實六百卷雄文之
心也經者古今不易常然徑路人得趨而進
也觀自在菩薩者謂此菩薩以如上智慧圓
照空有了無罣碍肇公云照不失虛則涉有
而無累虛不失照則觀空而不醉即有無而
離色空所以能有能無可空可色故曰自在
若夫衆生執有二乘尚無各偏所見不能圓
通便不自在夫智慧之與聰明大相懸絕聰
明則由前塵而發智慧則由本心而生故聰
明有生滅而智慧無依倚也所以不生滅耳
佛之高弟也聰明絕倫才辨超衆佛呼其名
而告之曰菩薩以智慧照徹五蘊大患永辭
長揖三界汝知之乎即色之空而不廢涉世
有已哉痛矣衆生佛本現成不肯承當衆生
分外甘自擔荷受此荼毒猶未省悟舍利子
觀之是心亦不可得喚誰煩惱人不怡此聞
譽則懽然爲順聞毀則戚然不悅此乃恣情
縱識不以觀行轉識而成智則將飄淪苦海
逆浪千尋出沒無常改頭換面橫豎羽毛宰
然妄想攀緣影子不過四蘊合成若以四蘊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
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者謂此菩薩以此智慧豈惟照五蘊空耳至
於十二處十八界莫不皆空矣何故謂五蘊
即十二處十八界佛以衆生根器

不同隨機設教有迷心不迷色者爲說五蘊有迷色不迷心者爲說十二處有心色俱迷者爲說十八界要而言之蘊處界三不出色心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者謂菩薩以智慧照之此真空之中非惟蘊入界本空至于十二因緣流轉亦空非惟流轉空耳還滅亦空非惟還滅空耳苦集滅道皆空也非惟種種皆空即此能空蘊入界三乃至苦集滅道之智亦不可得蓋所既不有能不單立故也十二支及四諦雖則聲聞緣覺巧拙有異要而言之真空之中無是事也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謂此經不惟衆生宗之度生死流而登彼岸直饒諸佛菩薩分真究竟亦必本此也此蓋讃勸流通此經使諸衆生依般若而進修庶不遭魔外眩惑也永嘉曰大丈夫兮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催外道心粟曾落却天魔膽大都有志於出世者如此力量如此風雲之思如此激烈之懷抱如大火聚使萬物嬰之直下灰飛烟滅可也不然則少見可欲而兒女情生矣或云師之論此經不分因果不列科章似乎儱侗不合古規恐不宜也余則應之曰我佛所說千經萬論五時不等不過陶汰衆生情塵洗滌其見地苟情塵盡而見地正則古規不合之中實合之也子胡多語乎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此亦讃歎般若尊重效驗耳然衆生流浪生死輪轉苦趣實非聲色貨利飲食男女牽障也特其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則見有身可得有心可碍有身可得則生死宛然有心可碍則憎愛熾然生死厚而憎愛深則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矣佛與衆生豈兩箇耶佛不過無死生無愛憎人耳衆生則有生死有憎愛佛也四大觀身者凡行人行住坐卧當以齋潔念頭田觀此身皮肉筋骨本屬地大血脉涕唾津液本屬水大暖氣屬火動轉屬風諦審觀察于我何扶根本無明直抵妙覺而後已雖三觀一心兼修並進然斷見思則空觀之力居多斷根本無明則中觀之力居首夫見地明而不修觀行者何殊有田而不耕也雖修觀行而見地不明又如盲人行路非惟不能還家我恐其將墮坑落塹也若人怕生死而厭煩惱無如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之旨此如來剖心剜膽指箇方便冀衆生即此臭軀殼上攀緣影中使即妙悟此身此心原一實相耳然衆生流浪生死輪轉苦趣實非聲色貨利飲食男女牽障也特其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則見有身可得有心可碍有身可得則生死宛然有心可碍則憎愛熾然生死厚而憎愛深則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矣佛與衆生豈兩箇耶佛不過無死生無愛憎人耳衆生則有生死有憎愛佛也四大觀身者凡行人行住坐卧當以齋潔念頭田觀此身皮肉筋骨本屬地大血脉涕唾津液本屬水大暖氣屬火動轉屬風諦審觀察于我何夫證有淺深淺則斷見思及塵沙耳深則圓

約公嶷執之而不舍離認以爲實何殊逐
爭臭屍焉如是觀久積習行深生處漸熟
處漸生至于練盡練之　字不可忽也苟非
真爲死生漢子逆順境臨便擔荷不起矣四
蘊觀心者先觀受蘊究從何有推而窮之爲
無因忽生耶爲託境生耶無因能生則前境
未感本心寂寥靈徹烏得有所謂妄想耶托
境而生則前境遷變心亦遷變遷變之心豈
真我心若真我心天地以之建立萬物以之
爲本若其遷變安能爲天地根蒂萬物之本
乎故知遷變者特攀緣影子耳夫真心則虛
生不生塵滅不滅照物而無累者也故毘舍
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
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此偈
世尊大慈全提緣起無生綱領也如能悟此
則心經之妙盡于此矣夫緣起無生者謂心
不自生生必由塵塵不自顯顯必由心惟不
自生心無性也惟不自顯塵無性也心塵無
性則無生現前無性心塵則緣生不廢心塵
既爾萬法皆然矣此旨在于華嚴則謂之法
界在法華則謂之實相或曰此經以破相爲
宗談空爲趣豈與華嚴法華同轍而語哉夫
華嚴法華皆顯示圓宗而此經密譚實相乃
右德成言非不佞臆度穿鑿也噫衆生疑情
不了此旨于無身中妄見有身于無心中妄
見有心殊不知無身之身形充法界無心之
心豈是高遠玄妙也
今有人于此志在聞道而欲兼善一切舍是
書而他求所謂夜行而棄燭非愚即狂矣大
抵道之不明世之難治皆根于我相我相既
立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悅之悅之而不滿所
懷即勃然而怒怒矣天機由是而塞好惡由是
而偏以故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盡矣以日用
而觀之則愛憎交戰于靈臺情識浮沉于竈
廁以今古而觀之七雄五伯之相戮漢唐宗
元之得失雖復盡善不盡善不可同年而語
及乎非武則亂不可定非智則國不可守要
而言之皆不出我相也是以真性日昧妄想
日濃質朴日漓世道日下故曰以智治國國
之賊有我治人物之敵夫賊之與敵雖父母
施之于子必不能行寧惟不能行將必反目
而攻之矣如來知我相之毒天下其害甚大

心經說
夫心經一書乃世出世間聖賢豪傑之神術
也是以得其旨者御大千而王天下如黠童
牧羊鞭策指揮之間靡不得其所者也究其
關鍵則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又此經之心焉
今有人于此志在聞道而欲兼善一切舍是
書而他求所謂夜行而棄燭非愚即狂矣大
抵道之不明世之難治皆根于我相我相既
立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悅之悅之而不滿所
懷即勃然而怒怒矣天機由是而塞好惡由是
而偏以故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盡矣以日用
而觀之則愛憎交戰于靈臺情識浮沉于竈
廁以今古而觀之七雄五伯之相戮漢唐宗
元之得失雖復盡善不盡善不可同年而語
及乎非武則亂不可定非智則國不可守要
而言之皆不出我相也是以真性日昧妄想
日濃質朴日漓世道日下故曰以智治國國
之賊有我治人物之敵夫賊之與敵雖父母
施之于子必不能行寧惟不能行將必反目
而攻之矣如來知我相之毒天下其害甚大

所以即一念而開色心即色心而開五蘊即色塵而開十二處又即五蘊而開十八界使夫衆生悟知身執心執俱本于我相我相根本又生于無明支支相緣苦集相起故達無明之所由生者則真性自朗達色心無性者則一念不可得達五蘊無性則色心亦不可得達十二處之所由生者即如庖丁解牛了無全牛矣以十二處觀現前此身亦無全身可得也達十八界之所由生者則知色心二法外則析爲六塵内則析爲六根中則即將現前分別歷歷覺知之心又析爲六識嘻非我佛大慈深悲則我相之根毒害之本衆苦之垢豈易拔易滌哉滌垢如寒濤漱石拔根如金剛破物漱之不已石必終易破之不已物必終空石易終穿物空我廢所謂若虧其一必喪其兩耳夫物我既忘則本心自露故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也若夫將此光照出世則覺路可登照世間則古道可復余故曰心經一書世出世之神術也般若總部其名有八文則六百餘卷惟此經又六百卷雄文之關鍵也此經之關鍵又照見五蘊皆空一句是矣照見五蘊皆空又本乎色心二法色心二法又本乎瞥起一念瞥起一念又本乎真心惟真心初本澄湛本無根塵物我而獨立于五蘊之先絶無所感則一念瞥起所由世界破微塵衆有名無實究竟兩者名實無

雖大智高明之士扣其瞥起所由生竟無有當情消性復即與六祖因善惡之情悟無善惡本來面目初無差別即此而觀若不能即名言了悟得名言染不得的不惟世界即一合相微塵衆亦一合相也何以故情未破故

釋金剛經

心外無法如來實語水外無波聖人切喻但衆生從無始以來名言習氣染深難化故聞凡着凡聞聖着聖聞有着有聞無着無聞生死着生死聞涅槃着涅槃聞世界着世界聞微塵衆着微塵衆本心即隱沒被名言所轉執而忘返埋沒自性所以如來於般若會上說金剛經即世界而破微塵衆即微塵衆而破世界堅習堅習既破微塵習除虧一喪兩一兩既喪本心頓露故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老即善惡的這箇無善惡的

名有多種曰本性曰真心曰佛性曰本覺等故天機深者不受名言所染能即名言而悟名言不及者如此經以世界微塵衆情上如來宛轉方便借微塵衆破世界有名無實究竟兩者名實無世界微塵衆有名無實借般若緣此非就地抽苗皆是多生曾親近諸佛菩薩來所以不期邂逅道人與世泊然初無他慕今更深夜靜白燭光中不惜口業世出世法將高就低種種譬喻委曲剖析此一分經雖衆位根器生熟不同或聞道人拈提或有所入或無所入解者自今日後由麤而精既精則必入神既能入神則一切名言世界微塵聖凡善惡把柄在自手裏彼名言安能轉我未解者自今日後必須要解始不負堯風中此翻邂逅且老病不與人期流芳不

可把玩世出世法各須努力

衆生情計不此即彼不聖即凡故曰聖凡情盡體露真常今世界可碎微塵可合則世界與微塵未始有常也而衆生於未始有常之間計世界爲一計微塵爲多不一即多不多即一酣計而不醒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死此生彼死彼生此究其所以不過我見未空隨處計着故如來曰一合相即不可說凡夫貪着其事利根衆生苟知合微塵而有世界世界果有乎碎世界而爲微塵微塵果有乎嗚呼此貴在自悟不貴說破所以如來於此經提無生之綱於緣生之中真深慈大悲也夫碎世界而爲微塵衆微塵果有乎合微塵衆而爲世界世界果有乎此兩者互爲主客迭相蕩洗而一多之情豈煩天風海濤鼓激然後滌除者哉故善用其心者終日處乎一多之中而一多不能累也反是者則不勝累矣故此經曰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而凡夫貪着其事者是不達一多無常主客無定故也如能達之則一合相未始非

天人師焉蘇長公有言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吾則曰一合相便是廣長舌也或者以長公爲是以我爲非以我爲是以長公爲非此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世界與微塵衆往復研之但有名言俱無自體謂世界合微塵衆而有謂微塵衆碎世界而有皆衆生橫計也然此橫計不無其因始大塊終古不旦夕

佛問須菩提曰若人碎三千大千世界而爲微塵衆是微塵衆可謂多乎須菩提曰甚多子以是知須菩提之意以爲不但多耳諦觀而察之誠乃有名無實故曰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復次世界之意亦有名無實耳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蓋微塵自無其體必碎世界而有世界亦無其體必合微塵而成故以世界觀塵世現而塵不現以微塵觀世塵形而世不形或計多碎相則多碎相現計一合相則一合相現多碎相即微塵之別名耳若當機頓了多碎相即世界之異稱耳若以智眼觀之則一心不待掃而自盡矣一多之情既盡則我固有之心光昭然現前矣故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

又此情緣一而起謂之一情緣多而起謂之多情緣凡而起謂之凡情緣聖而起謂之聖情故一一多多凡凡聖聖不過一情之橫計耳又曰徧計又曰前塵相想又曰六塵緣影皆此情之別名也圭峰科此段義謂證法界有味乎哉 勘一 二十

夫有卷則有舒有聚則有散有合則有碎此自然之理也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而爲微塵是微塵衆果多耶少耶須菩提承佛而言曰甚多夫碎大千世界而爲微塵以凡夫心量較之則不勝其多矣若如來所知則不勝其少也豈微塵多少之數如來不知乃待須菩提定耶蓋如來逆知一切衆生雖根有鈍利之不同而執世界爲一合相未始有不同者也但利根衆生一聞世界可碎而爲微塵則不待須菩提言多微塵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然後悟世界必非一合相奈鈍根衆生須待須菩提窓破其微塵多衆之執然後知一合相初本無合豈待碎世界而爲微塵合而始成世界世界既合微塵衆而始有者則世界當一合相住時住則一合相之執不待破而破矣何者多爲一體多破則一無體矣一多情盡則世界與微塵皆清淨法界也指何物爲世界微塵耶學者如此則我如來父子翻騰剖析之苦心方始知也如果知之則三千大千世界之堅初碎而爲微塵再合微塵而爲世界何異一紙卷舒浮雲之聚散者哉

釋楞嚴經

吾嘗讀佛頂經於七處徵心初有疑焉既而疑情忽消始知如來之心即我之心也吾之疑即阿難之疑也吾疑既消則阿難豈復疑難破味着此身計爲實有委曲翻騰而下根衆生執解未盡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再告之其事豈須菩提不知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待潛根立潛根則立中間立中間則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立開眼見暗則立隨所合處立隨所合處則立一切無着若然者則初徵內之辯爲六者之尤也得其尤則餘黨自滅矣且衆生之執情特執心在內之情難破耳如執內之情既破餘者何難哉吾以 勘一 二十二

是知學者謂六者難不謂初者難實不經苦心故也

夫明心是明何心爲明真心耶爲明妄心耶若明真心真外無妄更教誰明真心耶若明妄心爲妄心有心可明以明之耶爲無心可明之耶有心可明則阿難認能推窮者爲心世尊直咄之不許咄之不許者非不許也世尊之意冀阿難田機反照照此能推窮之心爲在七處耶爲不在七處耶若在七處則處處推心所在皆一無所在爲不在七處則根境都無心託何處良以阿難於七處徵心時推窮不精呈答未了以爲能推窮者固即七處推之無在然知無在之心又是何物若初計心在七處之心固依根塵而有二推之無在我已無疑但現前能知無在者又是何物此物字較之前物字又深一層矣前物字是離根塵而有之心後物字是依根塵而有之心雖直下推之無在而知無在者是必我心故阿難曰我以能推窮者爲心殊不知推窮之後則有在之心已了無在久矣然有在之心是託有境而有知無在之心是託無在而有託有在而有之心阿難已忘之矣惟託無在而有之心尚認爲心此所以佛雖咄之而阿難心終不死至於見聞覺知俱離而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故阿難心稍有肯處然終不能全肯者阿難似未悟法塵分別之影此塵此影即無在之異名故也如阿難果知此塵此影本無在之境牽引而起初無有性則分別此影者又轉而爲無塵智又七識亦名意識而與此識不同蓋名同體異耳凡一切衆生不以六塵爲前境作牽引識總不生若無六根雖生亦無所托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根有托識之功能心與識名異體同勿生別解嗚呼以根塵之初言之竟與紂無增減以根塵既立言之則竟與紂實壞懸隔蓋竟得之紂失之耳如緣見因明諸暗相求不能昏余悟此始知孔老非同道也乃同化也自是余之信心彌切實以成佛自期矣然此光又豈待成佛而有耶即吾現前日用未嘗不烱烱然在也特以橫計明暗之執未消所以籍明塵則能見不籍則不能見不殊白日矣而白日之中光亦無增焉嘉靖間有書華嚴經者以精誠堅至妄念不生情執不起能於暗室書經如白晝余不敢自秘願與天下共乃屬四明李生記之

根塵之初本光本自圓滿於圓滿中佛尚着不得況衆生乎以此光元無常性瞥爾不覺變起根塵光陷其中即名爲識然識有六在眼司色謂之眼識乃至在意司法謂之意識又七識亦名意識而與此識不同蓋名同體異耳凡一切衆生不以六塵爲前境作牽引暗成無見此便是陷根塵的樣子如不明自發此便是廓落根塵的樣子又陷之與廓本無常法若得緣因佛性熏炙之則根塵之初圓滿本光終必開解解則會行行則終證設已解不行習終不消習既不消根塵難脫如

解而能行不惟根塵逈脫即根塵皆復本光矣此事說則容易領畧尤難解尚難領何況行哉但得能行何愁不證既得之自然發願廣大良以同體之悲稱性之慈大且無待寧局於小如四弘誓十願王等皆痛同體而發者也道人口門狹小一時爲汝一氣吐不盡聊書此以作前茅程子宜知好惡努力精進緣見因明見初非緣明既非緣暗豈爲緣我以是知有日月燈之明則見萬物無日月燈明則不見萬物以理準之無有是處何以故以見暗在眼前者暗既在前能所昭然兩非交涉以暗較明明亦如是夫因明而見物明謝則不見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也不因明而見物雖一切暗相現前而我無待之見本自昭然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也雖然鴟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瞑目而不見太山又猫犬晝夜俱見晝夜俱見則與無待之見又何別焉夫猫犬根全則見根不全則不見惟聖人根全亦見根不全亦見至於頂亦見足亦見背亦見腹亦見周身四體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見者故大悲菩薩八萬四千毋陀羅臂臂臂有手手有眼良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設像以盡其意猶一人之身身有六根六根所待者謂之六塵今楞嚴會上大覺聖人於六根之中略舉眼根因日月燈光之明塵塵能發識有識則見此妄見也真見則不待主此不覺失笑你衆人且道笑箇恁麼如薦得不勞達觀饒舌既薦不得老漢爲汝說破此段經也不妨礙只如如來爲阿難老婆心切至矣何異大慧和尚爲某作箇方便指示大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達觀燈下看大慧語録非物云何非汝師曰大慧禪師一日問禮侍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禮答不得却曰望和尚爲某作箇方便指示大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

元真發本明曜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扳圓
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
由是六根互相爲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
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
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
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
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
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
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扳已內瑩發光如是浮
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氷應念化成
無上知覺師曰靈光寂照彌滿清淨中不容
他外此有法無有是處凡衆生見心外有法
皆瞥爾念生念生即有我有我則有限量所
以有內有外內則根識是外則依報是依報
是無情正報是有情因有是是有我我所雖
三細六粗生起次第有別究本言之原是一
箇圓常佛性以衆生念起之後了不覺悟膠
於根塵識託其中戀能戀所能即六根所即
六塵根塵能所疆界確然是以眼識則能司
色耳識則能司聲餘四倣然所謂由彼覺明
有明明覺覺明即是真心明覺即是妄心此
妄心即真心迷轉者非離真心外別有妄心
生既迷於真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根塵是所
黏識是能黏譬如眼識不能自生必由明暗
二塵引起纔有此識若無前塵識終不有故
心外見法者則有前塵有前塵則有妄識既
有妄識六根次第應用一點也差謬不得此
皆是情識封蔀故也若能當下照此一念原
無起相即念本無念尚不有安得有前塵凡
有前塵爲留礙者只是自家直下不能觀破
此念故清涼云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
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蓋有念即有自
他即有古今念化喚一尚不可何處有二由
是觀之天地萬物一切含靈不出我一念又
天台智者云一念具三千謂有念時念息三
千泯謂無念時行者真發菩提心者當於起
念時了不可得念息時洞照十虛所以這一
節經最初不過迷了真心有妄心因有妄心
即有根塵因有根塵即有疆界因有疆界便
不能互用靈通此就迷上說若離暗離明既
無見體難道就沒了見若沒了見即是木偶
人也蓋因明暗而有見者真心之照也此箇關頭正是迷
悟根本悟得來應物之識即是真見悟不來
真心之照即是應物之識却不是兩件因迷
悟斯有二致耳一根如是諸根亦然真心發
照則不托於前塵而起起不托塵此是離物
獨立而照獨立則心外無法心外無法不知
又喚恁麼作根塵故雲門云盡大地是沙門
一隻眼雲門此意即是經云今汝諸根若圓
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
相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器世間是
無情衆生是有情如何衆生悟了道一切無
情器世間亦化成無上知覺此箇窾子不知
在何處尋得這箇窾子着說無情器界成佛
亦可說有情衆生不成佛亦可所謂拈頭作
尾喚尾作頭權衡在手褒貶由誰到這裡說
無六根而有見聞亦可有六根而無見聞亦
可上來雲門的話頭有照處便有用在經旨
直饒會得只是一箇照用處又存乎其人六

根互用也不甚奇特會得從緣薦得相應捷之句即便受用得來也此節經雖由真起妄會妄歸真發許多作用不過自家日用尋常事耳以迷者謂之奇特又古德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這等說話只好爲未發心的人說若少有見的聞此定然粵笑不已既謂之靈光是活漉漉地說箇麼迥脫不迥脫且他本無畔岸這箇軀殼子不過三五尺長以三五尺長置之無畔岸之中且道是迥脫不迥脫若道不迥脫六尺軀殼子安能籠罩得無畔岸的靈光若道迥脫只今大衆莫不在軀殼上作窩坐這箇窩坐雖只有五六尺長若不是箇真正英靈男子且慢莫提起說他迥脫不迥脫若然如是畢竟怎麼樣好三途一報五千刼得出頭來是幾時

真心實不可以一體求多體得又不可以偏（勘一）體知亦不可以不偏測離一離多離偏不偏所以又能一能多能偏能不偏也今阿難不悟真心惟攀緣橫計故如來知其病處隨機付藥究竟言之了無實義亦無定方如難阿（三十）難云若咸覺者挃應無在既挃一處偏體多覺斷無是理如來就阿難計處難之意者挃一支而四支咸覺則挃者亦知不挃者亦知則可言挃者無挃矣何則以三支不挃有知則一支挃者可即無挃也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一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二六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栢老人集卷之六」。

一　四三四頁下五行「如此」，徑作「知此」。

一　四三六頁上一六行「鴟鴞」，徑作「鴟梟」。

一　四三八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二　　勤二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釋毘舍浮佛偈

夫外堅濕暖動而觀之則此身初非我有外前境而觀之則此心本無生處外心境而觀之則罪罪福福皆本無主也故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如來大慈豈欺我哉

宋黃廷堅號山谷有貴人以絹求山谷書自所作文山谷笑曰廷堅所作文烏足實惟寒山詩乃沃火宅清涼之具遂書與之復囑之曰寒山詩雖佳然源從七佛偈流出故山谷凡所行樂之地書七佛偈最多而七佛偈中毘舍浮佛偈尤為殊勝所以然者蓋過去千佛微此佛則莫能成其終現在千佛微此佛則莫能成其始成始成終實係此偈是故讀誦書寫受持樂說流布毘舍浮佛偈者十方三世諸佛併其神力現出廣長舌相讚歎是人功德不少毘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嗚呼一切不自在障初非異源故曰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但諸佛善用其心則無往而非自在衆生不善用其心則無往而非障礙然此障礙不從天降不從地生亦非人與以其見有我身則死生榮辱至矣以其見有我心則好惡煩惱至矣夫死生榮辱好惡煩惱皆以我身我心為本源苟有勇猛丈夫能直下拔其本塞其源則衆生之障礙未始非諸佛之解脫也八大人覺經曰心為惡源形為罪藪凡血氣之屬必有知夫患本無根根於身心所以顏子墮肢體黜聰明者拔患根也老子亦曰我有大患為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有由是言之身乃饑凍榮辱死生之樞也如以堅濕暖動觀身則患樞不待推而倒矣心乃好惡是非之樞如以物我同根觀心勞勤好惡雜毒之樞亦不待推而倒矣噫兩樞既倒身心情枯堅濕暖動即法身也能好惡為雜毒者即無分別智也以無分別智之魚游無邊際法身之海水不待忘魚魚自忘魚不待忘水水亦自忘魚水相忘而浮沈自在清冷之懷則魚與水皆衆先之紹介也剖塵居士勉之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覺與自在體用互稱

耳蓋覺則自在自在則覺故聖人體用圓融無粗不精精則一一則無待無待則無外無外則物我同根天地一體所以大不廢小體不廢用根兮塵兮根不自立由塵而椿塵不自立由根而賓由塵而椿椿果有乎由根而賓賓果有乎兩者既決物我寂寥故曰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故根不礙塵塵不礙根大用全而無跡無跡則物我何在知此謂之覺根塵不相留礙謂之自在若然者根未嘗有根塵未嘗有塵聖人善用其心故自在而覺衆人不善用其心所以自在覺翻成不自在障耳余以是知以四大觀身有身用而無身相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故此半偈誠破死生之爻象治心病之醫王也

夫身心之初有無身心者湛然圓滿而獨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畫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覺老人得之於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人天百萬聖凡交羅獨迦葉氏亦得之自是由阿難氏乃至於達磨氏大鑑氏南嶽氏青原氏並相繼而得之於是乎千變萬化鬼面神頭或以慈悲爲三昧或以嗔怒爲三昧或以苦行爲三昧或以語言文字爲三昧或以棒喝破砂盆爲三昧以至於滾木毬握木蛇斬蛇伏虎叱龍之類書不勝舉如上種種三昧世出世法交相造化使人鳴呼聖人與衆人初本一條夫衆生日用而不知而或知不知即名凡夫或知即名聖人雖然初心學人不以持偈爲梯航則惟以知不知乃凡聖分焉由是而觀知亦由我不知亦由我何天下知者寡而不知者多聖之分不過於身心巢窟翻得破者則解脫無方不能翻得破者則障礙長刼蓋死生無根以身爲根好惡無本以心爲本苟能以四大觀身身何所在前境觀心心從何起知身所在即身有而無累知心所起即心有而不生身有而無累生死何妨心有而不生應物何礙死生何妨則願輪常轉應物無礙則慧日常明雖然初心學人不以持偈爲梯航則苦海難度又持偈有上中下之不同上者以其天機深妙觸偈即悟中者惟持久始得心開下者由讀而誦誦而能持持而能熟熟則或以此生得入或以多生得入入則本同上達無異以此觀之根無利鈍能信者皆得出於今猶茫然無省勞他聖人右提左挈百計千方委曲施盡伎倆亦窮總不知覺古人呼病在何處良以有生以來計身心以爲我而身心之前者湛然圓滿妙物無累反昧之而或以富貴累而不能持偈貧賤富貴雖榮辱不等累無兩般且年光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一息不來便成他世凡百罪業是汝作者不免隨之隨而不離如影隨形天上人間太虛空中總無你逃避處如可逃得則一切佛祖聖賢之聰明不若凡夫之愚癡矣

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夫有生之患莫大於生死而生死之患惟至人則能超然無累下是則執不受其累然生死又本於有身老氏云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故出世聖人示此偈開悟是輩此身不過五行攢簇而成四大合併而有所言四大者地水火風是也此四何名爲大謂其無處不偏故稱之爲大此四大在身則爲肉爲皮爲筋骨爲血脉爲痰唾爲津液爲熱氣爲動轉今現前此身不過此等合成既合成矣衆生不悟非堅確然執之爲身故臨死生之際處利害關頭心神恍惚千算萬計不過要保全此個軀殼子殊不知此身皮肉筋骨感地而有血脉津液感水而有一切熱氣感火而有凡百運轉感風而有故智者不待間時方作此想於日用中常作此想皮肉筋骨原從地有血脉津液原從水有熱氣原從火有動轉原從風有此四大者一切衆生凡有血氣之屬皆所共有我何癡迷確然妄執爲身此想周旋俯仰進退屈伸常專注不斷漸漸純熟一旦頓悟此身何在故昔人有悟之者云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且一切生死衆患如箭我身如垛既悟此身堅濕暖動各還其本垛尚不有箭來誰受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也夫心有真心有妄心真心則聖人與凡夫無所間別也嗚呼生若定常老不可迫喜若定常哀不安有死本無來安有去離生死絶去來不離日用湛然常在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惟神而明之者可幾也此心不悟雖衣冠楚楚總是行尸走肉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悚然懼惕然省者非顛倒即着鬼迷矣妄心者感物而有受制於物故逢順境則喜逢逆境則嗔憎愛交加靈臺汩沒一受於心恨不即釋喜不即化此皆妄心也眞心雖然應物而本無心心初不有借心蕩境境不自留一四互蕩心境兼忘一身而爲無量之身身相不壞一心而慮周萬物寸抱本閒由一切不自在入一切自在達之者剎那可以超曠劫如其未達解脱幢即成行尸肉塊智慧津潤作苦海逆浪自古及今豪傑英雄打破這關捩子不得雖功高千古名光萬世於本分上事了無交涉故生時受生迷老時受老迷病時受病迷死時受死迷喜怒哀樂時受喜怒哀樂迷以迷續迷迷無斷日人爲萬物之靈而靈不悟

以靈續迷爲一切黑業本山高海積未有撼竭之時少知自反者安得不懼乎又靈如融通之水迷如窒礙之氷融通則在方而方在圓而圓窒礙則方則定圓方圓無滯之謂活方圓有定之謂死是故聖人居方勸三圓而方圓莫能滯以無滯故所以能通天下之情衆人則不然見方而被方惑見圓而起圓執所以在聖人即死而活在衆人即活而死故聖人謂之生人衆人謂之死人由是觀之自上古以來所謂生人者能得幾何哉爲聖不難難在通靈苟能通靈非惟身心俱靈大則虛空天地萬物之夥微則一介一塵一毛一髮靡不靈矣至於三藏六經諸子之流百工之技亦無不通故達身靈通無事可礙達心靈通無理可障化生老病死爲無上涅槃迴喜怒哀樂證大菩提涅槃菩提從身心得若無身心二果何階故曰此身爲塵勞山即功此心爲雜毒海一旦達身無已塵勞山即功德聚也達心如幻雜毒海即般若漿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自重甘爲死人不爲生人可悲

已

此半頌特十四字而已然大藏與一千七百則機緣九經二篇百家之要莫不備焉子若張而演之雖大塊爲墨崑崙爲筆天風爲手虛空爲紙莫能盡也故曰佛法有不思議力

既曰不思議豈可以衆生臆見揣摩而能知耶但當諦信受持則終自悟入夫信則誠誠則一一則我持頌之心了無所附麗如是積久則身心橫計一朝爆落則生死鑄而爲涅槃煩惱化而爲菩提矣此兩者謂之二轉依果所謂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然凡夫心識麤浮卒不能制之一處故須由讀而誦誦而持持而專專而一一則隣化隣化則將乘緣生而入無生矣

釋八大人覺經

夫覺與不覺如拳手卷舒耳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覺則如拳復手手復則提挈四生搬運三世衆太虛如芥子撚大地爲微塵舉無不成用無不至於今日莫能自在於死生憎愛之中者良

驗皆十指之力也若手作拳則十指屈而不能信矣信既不能安得有如上之用哉故拳譬不覺手譬了覺以此觀之諸佛不覺則不異衆生衆生忽覺則不異諸佛如屈指則拳信指則手而信之與屈屈之與信機在心而不在拳手也然拳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唯聖人因可見而見不可見故能以不可見役可見者所以可見者爲聖人之利而不爲聖人之害也而衆人以可見者爲有則不可見者則日用不知而不悟以不忘情故色者愈遠而愈疎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如一旦悟可見者即不可見之知不惟開而爲八覺即千萬覺可開也此不知之知在諸佛則名八萬四千三昧此八萬四千三昧在衆生則名八萬四千煩惱嗟乎煩惱與三昧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則衆生終難得佛無常則諸佛亦可以爲衆生如諸佛還作衆生則衆生又何必求得佛哉凡誦持此經者果知我現前日用不知之如來爲我開爲八覺我因八覺而晤廓之則八萬四千之覺在我日用不在諸佛言說也

子故曰拳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則不可見者果可以數量盡哉

釋十二因緣

所謂十二緣生者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此三支則屬來世又無明有迷理無明迷事無明迷理無明謂不了第一義有生老死此三支則屬現在之終未來之始也明則必循緣謂之行循緣則必分別謂之識了名之迷理無明迷事無明謂執現前四大假合之身四蘊橫集之心此是我身此是我心只此執着分別者順則懽喜逆則煩惱此點執受名之迷事無明故曰迷理無明未破決不能忘情以之觸觸則領納謂之受受必耽着謂之愛愛而不捨計爲常有謂之取取而執實謂之有有則有生生則有老老則有死自無明至老死謂之十二支此十二支爲一切衆生生死煩惱之窟宅亦是一切諸佛菩提涅槃之樂土也顧行人治之何如耳

夫十二因緣者謂因無明而緣行因行而緣識因識而緣名色因名色而緣六入因六入而緣觸因觸而緣受因受而緣愛因愛而緣取因取而緣有因有而緣生因生而緣老死定名十二因緣然無明與行則屬過去識乃過去之終現在之始耳名色六入觸受愛取乃現在之終未來之始也有生老死此三支則屬來世又無明有迷理無明迷事無明迷理無明謂不了第一義所謂十二緣生者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不了自心謂之無明既成無明則必橫計橫計實無其體但有虛無明迷事無明謂執現前四大假合之身四蘊橫集之心此是我身此是我心只此執着分別者順則懽喜逆則煩惱此點執受名之迷事無明故曰迷理無明未破決不能忘情以之觸觸則領納謂之受受必耽着謂之愛愛而不捨計爲常有謂之取取而執實謂之有有則有生生則有老老則有死自無明至老死謂之十二支此十二支爲一切衆生生死煩惱之窟宅亦是一切諸佛菩提涅槃之樂土也顧行人治之何如耳

夫十二因緣者謂因無明而緣行因行而緣識因識而緣名色因名色而緣六入因六入而緣觸因觸而緣受因受而緣愛因愛而緣取因取而緣有因有而緣生因生而緣老死定名十二因緣然無明與行則屬過去識乃過去之終現在之始耳名色六入觸受愛取乃現在之終未來之始也有生老死此三支則屬來世又無明有迷理無明迷事無明迷理無明謂不了第一義所謂十二緣生者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不了自心謂之無明既成無明則必橫計橫計實無其體但有虛無明迷事無明謂執現前四大假合之身四蘊橫集之心此是我身此是我心只此執着分別者順則懽喜逆則煩惱此點執受名之迷事無明故曰迷理無明未破決不能忘情以之觸觸則領納謂之受受必耽着謂之愛愛而不捨計爲常有謂之取取而執實謂之有有則有生生則有老老則有死自無明至老死謂之十二支此十二支爲一切衆生生死煩惱之窟宅亦是一切諸佛菩提涅槃之樂土也顧行人治之何如耳

開張有入六塵之用故名六入此兩支皆胎
中具若形位毛髮爪齒位又名色六入兩支
間開出也觸則出胎已後至三四歲時六根
雖對六塵未能了知故苦樂想未生名觸受
則謂從五六歲至十二三時因六塵觸對六
根即能納受前境好惡等事雖能了別然未
能起婬貪之心但名爲受愛謂從十四五歲
至十八九歲時貪於種種勝妙資具及婬欲
等境然猶未能廣徧追求但名爲愛取則從
二十歲後貪欲轉盛於五塵境四方馳求曾
無厭足故名爲取此五支雖在胎出胎之不
同總屬現在取則是現在終亦未來始先已
揀之此復略顯有謂因馳求諸境起善惡業
積聚牽引當生三有之果是名爲有三有則
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此三有又名三界生謂
從現世善惡之業後世還於六道四生中受
生是名爲生老死謂從來世受生已後五蘊
之身熟已還壞故名老死嗚呼此十二因緣
非三達洞明五眼圓照孰能至於此雖然學
不檢名名不審義義豈能精義既不精則終
難入神義不入神則實用無徵實用無徵雖
說時似悟對境終迷耳故一觸死生禍福之
機便作不得主宰以致名敗德喪取笑千古
退世人之信心即此觀之不以佛祖聖賢自
任則十二因緣之名尚不及聞況能檢名審
義精義入神以致用哉即太史公號稱博古
於三世報復猶疑而不了況其他耶如史遷
於十二因緣能檢名審義一心了知則三世
報復決不至失言取笑於後人嗚呼惜哉

八識規矩

前五識

性境現量通三性

此言前五識於三境中惟緣性境三量中
惟是現量三性俱通

性境者謂所緣諸色境不帶名言得境自
相也相者青黃赤白之謂名者長短方圓
之稱現量者謂對境親明不起分別也性
境屬境現量屬心三性者善性惡性無記
性也三性俱通以五識性非恒一故

五識同依淨色根

白淨色根者指勝義而言惟天眼能見蓋
落形質者是浮塵根豈能照物以有勝義
根在故能緣境言五個識同依勝義根而
起也

九緣七八好相隣

九緣者空明根境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成本依種子也眼識具九緣而生耳識惟從八除明緣故鼻舌身惟七除空明二緣故合三離二觀塵世

鼻舌身三識合中取境眼耳二識離中取境觀即能緣見分塵世即所緣相分

愚者難分識與根

此言小乘愚法聲聞不知根之與識各有種子現行以爲根識互生也不知根之種現但能導識之種現謂根爲生識之緣則可以識自有能生之種子故也小乘未破所知障於法不了故難分耳

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眞

佛有權本智有後得智根本智乃實智能親緣眞如後得智乃權智但能了俗不能親緣眞如果頭佛已破見思惑能六根互用變起相分復觀相空以不知前五及七八等識遂自認爲後得智不知後得智乃從根本智而得者小乘雖有如理如量二智特其名耳豈眞後得智耶即後得智在佛果中猶不詮眞況因中乎詮契也根本智無分別的所以不能親緣無分別理所以親緣眞如後得智從色根起是有分別的所以不能親緣眞如後得智從色根小乘以無我爲眞如斷了六識分別執便能六根互用以爲能親緣眞如

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輪時易可知

善惡無記三性現比非三量性獨影帶質三境俱通也比者比類而知非者情有理無比度不着也帶質境有二以心緣心中間相分從兩頭生帶本質生起名眞帶質以心緣色中間相分惟從見分一頭生起變帶生起名似帶質獨影亦有二一有質獨影五根種現皆托質起一無質獨影緣空花兎角及過未等所變相分是五塵落謝影子止緣過去五塵與未來變起五塵影子不緣見在五塵也

前五識隨八識轉佛位中第八識轉爲無漏白淨識而相應心所即成大圓鏡智欲爾現前故云初發則前五識即成無漏三類身者法報化三身中之化身也千丈大生又因形起影是來生受形種子今生若化身被大乘四加行菩薩丈六小化身被大乘三資糧位菩薩及二乘凡夫隨類化身則三乘普被六趣均沾以止息衆生苦輪也

○前八句明有漏後四句明無漏

第六識

俱頌其造善作惡不定之功能

分段身矣

(二)六識輪轉三界顯易可知

相應心所五十一

此句是標數性界二句是立名欲令衆生因名以闡義因義以會理會理以致用致用在作觀上說致用以體道體道以立德善惡臨時別配之

六識遇善境時與善心所相應遇不善無記境時與不善無記心所相應故曰別配之此特平平緣耳若增上緣則善心勇猛惡心所俱轉而爲善矣

性界受三恒轉易

六識於三性三界併憂喜苦樂捨五受恒常轉變改易也

根隨信等總相連

根本煩惱六隨煩惱二十善十一等餘徧行五別境五不定四共五十一亦相連性界受等轉易也

動身發語獨爲最

動身發語時於八箇識中行相最勝以有情故也

引滿能招業力牽

引引起也滿圓滿也言六識能造業招果發起初心歡喜地歡喜地因斷分別我法故此識於初地初心轉成無漏以斷有分別我法二執與生俱生此時尚未斷俱生猶自現纏眠無分別我法二執是任運綿綿故遠行地後純無漏觀察圓明照大千大隨惟八徧行五別境止通慧根本煩惱止具四貪癡見慢是也

第七識

帶質有覆通情本

七識於三境中緣帶質境三性中惟有覆無記性有覆者障蔽眞性通六識情故本八識也通情本故曰相分兩頭生

七識緣八識見分爲內自我七識是心本識亦是心所以說以心緣心眞帶質八識是其本質故七識既以八識見分爲內自我則八識見分即七識本位八識見分緣色即七識緣色也色非眞故曰似帶質問帶質是帶八識本質而生了然如何是七識的境八識能藏一切所藏一切根身器界我愛執藏八識便有境了這境從何來是從六識來也便知七識原無體位其相分從六八兩頭而生

隨緣執我量爲非

此識於無分別我法二執是任運綿綿故云隨緣執我

八大徧行別境慧貪癡我見慢相隨

大隨惟八徧行五別境止通慧根本煩惱止具四貪癡見慢是也

恒審思量我相隨

前五識非恒非審六識審而非恒惟此識恒常審推思察量度執八識見分爲我故曰我相隨

有情日夜鎮昏迷四惑八大相應起
既執八識爲內自我則有情恒處生死長
夜而不自覺以與四惑八大相應而起四
惑即根本煩惱四
六轉呼爲染淨依
八個識俱爲轉識惟六識作觀則諸識俱
轉故轉獨加於六識呼七識爲染淨之依
蓋六識有分別七識無分別有分別依無
分別起以無分別近無情故
極喜初心平等性無功用行我恒摧
凡一地中具初中後三心即入住出也此
識於初地初心斷一分無明便轉成無漏
爲似平等性智以因中轉也無功用行是
八地無分別我法二執至此盡斷故曰我
恒摧乃爲眞平等性智矣
六識到第八地轉妙觀察智如何七識初
地初心就轉平等智耶蓋六識到觀成後
轉妙觀察智初作觀時轉爲似妙觀察智
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
佛果位中現十種他受用身十地菩薩乃
所被之機也
第八識
性惟無覆五遍行
此識因中於三性中惟無覆無記性緣於
之時相應心所惟五遍行
界地隨他業力生
此識於三界九地之中隨六識善惡業力
而生以八識無記性故
二乘不了因迷執由此能與論主諍
此識最微細所以二乘愚法聲聞不信有
此惟以前六識受熏持種斷了見思執爲
如理智六根互用執爲如量智以無明全
未破故所以大乘論主反覆辨論證有此
識也
浩浩三藏不可窮
能持種子不失曰能藏受染淨等熏曰所
藏七識執爲我曰執藏三藏體用深廣故
凡小不達
淵深七浪境爲風
八識如澄湛之淵由前七個識攪前境爲
風與起波浪故
受熏持種根身器
此識能受前染淨熏能持根身器界種子
根是六根身爲內世界器爲外世界
去後來先作主公
惟此識爲總報主
不動地前纔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
第八地爲不動地此識初至此地纔捨能
藏所藏執藏至金剛道後乃等覺位異熟
者變異而熟異時而熟異類而熟金剛道
後斷生相無明異熟種子方空也
金剛觀智是智之名言其堅利能壞一切
無明有生住異滅異熟空則瞥起一念無
明空矣
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刹中
此識至佛果位中轉成上品無漏淨體號
無垢識與相應大圓鏡智同發起時普照
十方圓明世界
唯識畧解
夫搜剔陰陽之奧囊括造化之精洞洪濛之

源破渾沌之竅超儒老而獨高冠百氏而弘深舍唯識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夫唯遮境則識外無法簡空則非同有識簡心空遮境則識外無法簡空則非同枯滅是以夷斷常之坑塞生滅之路圓彰中道刊定因明魔外望絕凡聖共遵耳然識有八種有心王心所之殊苟非智慧空靈思量妙絕豈易窺其庭哉阿賴耶識等大略窮其所由生直以眞如照極反昧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謂之證自證分即如醒人忽爾昏作人語雖聞而不能了了謂之昏耶人語又聞此之謂昏醒相半迷悟之關也此等時節有人喚之則昏隨醒矣不喚則醒隨昏矣醒既隨昏而外不能了境又不作夢惟昏然而已謂之自證分此等時節位無能所冥然獨存也少頃頻夢種種悲歡苦樂據能觀而言謂之見分即所觀之所即相分或問曰見相二分前後生耶抗然生耶余應之曰見相二分謂之前後生者現量之中不許有無分別纔生分別現量滅矣謂之抗生則能所弗同也此四分乃八識之本故有志於此宗者不可不留神焉四分通澈則八識之綱思過半矣

夫八識四分乃相宗之綱骨也阿賴耶識末那識分別識眼耳鼻舌身五識謂之八識證自證分自證分見分相分謂之四分究本言之八識四分初無別體特以眞如隨緣乃成種種耳夫眞如隨緣之旨最難明了良以眞如清淨初無薰染如何瞥起隨緣耶於此參不已忽然悟入所謂八識四分不煩少檢唯識之書便能了了矣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禪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不宛然也欲其濟亢旱興雷雨斷不能焉是以智劣識强無漏位中智强識劣爲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識成智也大乘所緣緣義曰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禪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不宛然也欲其濟亢旱興雷雨斷不能焉是以智劣識强無漏位中智强識劣爲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識成智也大乘所緣緣義曰攝佛地一切有爲功德皆盡此轉有漏八識七識六識五識相應心品如次而得智雖非識而依識轉識爲主故說識轉得又有漏位言相應心品耶對曰唯識第十云此四品總皆上品果中轉也若第七識第六識則三品皆具三品者見道爲下品修道爲中品究竟爲上品故七六因中轉也或曰前五識成無漏相應心品現身益物何以先言第八成無漏耶以圓明初發乃第八識相應心品成大圓鏡智故其前五根即第八識所變相分能變本識既成無漏所變五根自當即成無漏矣能發五根既成無漏則所發五識遂成無漏何疑哉或曰既言八識轉成四智何故却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則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則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親挾者何謂前五識親挾實境者謂之實境變起者謂之假境假境者何即實境影子也影子者何謂前五識親挾實境

乃任運而緣不帶名言現量中也譬諸明鏡物臨即照原無心也纔覺妍醜現量已滅即落比量矣余是知假境影子意識所緣耳又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亦假境也今安慧宗中妄謂因中無漏五識能緣眞如殊不知五識成智必待第八識轉而爲根本智然後五識轉成所作智也此中目此智爲後得者何也謂根本而後得也以五識及第八識皆屬現量果上同轉故也彼謂因中五識未轉智而能緣眞如非妄而何縱於果上識雖轉智第能照俗而不能緣眞如故護法師曰果中猶自不詮眞況因中乎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二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三九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經無（未換卷）。

一　四四九頁上卷末經名，經無。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三　　勸三

明　憨山德清閱

緣起

刻藏緣起

嘉隆間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無遠慮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勸三）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歲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請不敢擅便又世故無常治亂豈可逆定不若易梵筴爲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縱經世亂必焚毀不盡使法寶常存慧命堅固譬夫廣種薄收雖遭饑饉不至餓死時法本禪人實聞此言但本公自顧力弱不能圖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間無須臾敢忘者也至於萬曆七年（二）子來自嵩少掛錫清風涇上去大雲寺不甚遠寺有雲谷老宿乃空門白眉也時本公爲雲谷侍者子訪雲谷于大雲復值本公在焉既而及刻藏之舉以爲非三萬金未能完此（勸三）衆生以財爲命豈易乞哉大都常人之情有傷其命雖父母兄弟妻子之間有不悅者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誰願之哉子曰小子何不見大若是乎但恐蘗心不眞眞則何慮無成且堂堂大明反不若宋元之盛哉宋版藏經亦有書刻者元板亦不下十餘副子慇圖之毋自歎老漢雖不敏敢爲刻藏之旗鼓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一則明耳一則聰聰之與明衆生之所本有者特無大法以熏開其心故雖有而不能用子謂衆生財與命同以故難乞殊不知以財爲重者則見有地獄既見地獄則痛想天堂矣由信而不解其意則尊之何益使方冊雖不尊重以價輕易造流之必溥千普萬普之中豈無一二人解其義趣者乎我又聞之我法如塗毒鼓於衆人中擊之發聲無論有心無心聞之者命根皆斷若然者不惟尊重供養者有大功德即毀之謗之徒終必獲益且娑婆度生以折門爲先攝門次之縱使輕賤方冊之輩先墮地獄受大極苦苦則反本反本即知墜地獄之因則改過改過則易輕賤爲尊重是以攝之不可則折之以折之之故則見有地獄既見地獄則痛想天堂而信佛故尊重與輕賤乃翻手覆手耳老漢但願一切衆生輕賤佛法墮地獄中因地獄苦發菩提心若然者易梵筴爲方冊則廣長舌相猶殊勝萬萬倍矣子何不智若此乎於是道開聞子言泣涕俱下跪而發誓曰（勸三）盬伸臂耳了無難色然猶未舉行也及密藏開公問法於老漢因而囑以刻藏之事開公謹奉和尚命若有人舍三萬金刻此藏板者道開願以頭目腦髓供養是人自今而後藏板不完開心不死由是觀之則法本道開不才老漢及現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

化身也

募寫大士緣起

夫聖人無常身以衆生身爲身如片月在空影臨萬水有見不見則水有清濁非無月也我觀音大士以聞思修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忘所獲二殊勝成三十二應使一切衆生心水清淨者隨緣而得見月焉由是論之則菩薩衆生初非有別以聞思修薰之即得入流忘所圓通妙應以貪嗔癡熏之即順無明流墮諸趣以故菩薩憫其同體即所自驗方救療羣有駕大慈悲分身散影隨類利益滇南清上人一日病幾死夢觀世音勸其念自性佛遂瘳由是發心圖大士萬身普施供養報菩薩恩信入意地情見乎辭余見其涕淚俱出而作是言因嘅焉爲之述此夫清禪人以篤疾爲水得覩菩薩清涼之月達觀道人聞其言即直下不疑則以不疑爲水亦復見之願諸淨信各各若我直下不疑則菩薩清涼之月在在而見雖然衆生業重不疑爲難且向第二門頭往生極樂共覩彌陀聞無上法音又普門中最方便處也

銕鉢緣起

大哉佛鉢其來遠矣過去諸佛不可數極現在諸佛皆親執持未來諸佛非鉢不食佛尚寶惜況比丘乎去佛既遠戒法凋零凡沙門釋子住家者多乞食者少而乞食者復率操飣不知持鉢所在名藍眞宇聚徒講演安禪集衆千指萬指未見有鉢食者夫鉢者聖人應量之器量我量物如函受蓋如黃鍾之律應氣不爽故卽飲食而調心心調而物化物化而善廣遠則兼利界外近則澤布寰中故皇靈鉢功就緒則上祈聖算下祝民康惟願正法昌隆魔風殄息繩繩法嗣萬古無殘

栖霞寺定慧堂飯僧緣起

佛法者心學也然紹隆佛法者僧也故薄僧者非薄佛薄自心也夫自心者聖賢由之而生天地由之而建光明廣大靈妙圓通不死不生無今無古昭然於日用之間即之而不可入離之而不可遺在眼而見在心而知境未對時圓滿獨立百工得之而技精聖人得之而道備不難而易見觸事而冥契而人薄之故日用而不知焉昔達觀頴禪師行脚時至吳中日勢稍晚投宿律居主者弗納師責

而歎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滅由是觀之頴公有道之士一宿不留何怒至此蓋非自安實痛佛法之衰心學之不明故也子以是知飯僧一事功德最大大以資培佛種小則廣植福因今栖霞禪堂主者雲峰徧上人有志飯僧惟是連歲薦饑力不稱願雲堂如舊青烟寂寞來者悽然余目覩其事心甚哀之既而爲其倡百人之緣一人歲施米十斗十年爲限無論豐荒緣不可斷嗚呼去聖時遥世道交喪識慮非遠所重者不重所輕者率重焉夫至重者自心也開明自心者佛學也傳佛學者僧也僧來而不喜薄自心也人爲萬物之靈乃不知重心學其可乎哉因書以告四衆云

積慶菴緣起

寒山子詩曰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世之高明者無論今昔皆味之而不能忘豈不以其天趣自然即物而無累者乎萬曆歲癸巳中秋達觀道人以問疾毘耶維舟當湖既而太宰陸居士疾少差亦放舟顧道人于案山之陽案山距積慶不十里許太宰公季子適與毛修之相視而笑曰案山水富而竹貧積慶水貧而竹富安得有神通者掬當湖之水注積慶老禪鉢中移積慶之竹于五老峯下顧不美哉子聞之曰道人受性慵懶亦無奇特神通不暇掬當湖之浪亦不暇移積慶之而氤氳盤薄怒拔于五峰之間世爲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山乃至宋大慧杲禪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迄于今則去聖彌遠世與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爲俗轉矣夫經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今不能轉俗竟爲俗轉豈非現成肉佛自作衆生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即此而觀衆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惟于無夢中作夢更于大夢中强爲已覺殊可歎耳昔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建一梵刹帝釋信手拈一莖草插已曰建刹竟比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遠千里來曲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燕山請開藏主并祈旁鼓修殿嚴像藏主航渡子稽首余前曰大師深慈爲此菴施筆頭三昧增光存歿寧弗拜謝

徑山佛殿緣起

雙徑冠世絶境也自崑崙南來翬翔萬里越天目而逶迤隱隱隆隆雄雌萬狀勢方奔舞直趨東濱而雙溪一阻則英靈秀傑之氣回而氤氳盤薄怒拔于五峰之間世爲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山乃至宋大慧杲禪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迄于今則去聖彌遠世與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爲俗轉矣夫經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今不能轉俗竟爲俗轉豈非現成肉佛自作衆生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即此而觀衆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惟于無夢中作夢更于大夢中强爲已覺殊可歎耳昔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建一梵刹帝釋信手拈一莖草插已曰建刹竟比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遠千里來曲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燕山請開藏主并祈旁鼓修殿嚴像藏主

已諾會病未至蒙大師代以幻余本公今復
遷化則向來所舉似同說夢故某與衆僧不
憚勞勤今更强顏來禮和尚所願不惜彈指
震大法雷破衆生癡夢成就如上勝事老漢
曰公等此來既不爲自求專爲祖道今老漢
有一轉語舉似公等公等答得相應即夢中
說覺覺中說夢恣我舌端無不可者試問帝
釋捕草建梵刹耶不建梵刹耶建則琳宮寶
坊了不現前不建則佛與帝釋兩皆脫空時
諸上人俱以默答老漢亦以默領唯喝石崖
旁觀不禁向老漢曰和尚不必拋擲古今廣
打葛藤國一大慧鼻孔要與和尚不別道開
法本雖皆夢中承當和尚大須覺中着到管
取徑山大雄寶殿刹那成就諸祖殘棋移星
換斗唯時王內翰于比部只解順水推船不
能逆風把柁擡掇喝石生兒并諸現前黑白
大衆擎跽而請唯願和尚發大慈悲勿孤負
喝石亦令某等各各願滿噫雙徑五峰江海
秀瀨陽江澈影重重相逢莫問誰家曲管取
聲聲落眼中

湖州府弁山圓證寺募四萬八千彌陀
緣起

夫四十八願者乃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
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王佛所發
之願也若以有思惟心測度之即一願功德
尚難信受況四十八願若廣大無極迂濶無
稽者寧不爲之驚怪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
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聖乎凡
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
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以此觀之
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證之於理
即之於事皎如日星夫何疑又衆生習俗庸
鄙識不高明計六尺之軀爲身方寸之彰爲
心無論貴賤榮辱逆順窮神殫慮勞骨弊形
奇智異謀嚴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自在
者不過未能窺破身心耳是以大覺愍而哀
之發廣大之願示無邊之勝照廓其心境使
一切衆生肅清慧日獲無身之身無心之心
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悲
夫人爲萬物之靈於此大身廣心宴然莫悟
局執於臭軀殼上甘陷于妄想夢中初不自
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人果靈乎不靈
乎余萬曆庚寅歲結夏於留都攝山棲霞寺
以七月旬有二日有斷手僧如林者來山白
余曰我斷隻手不爲名聞不爲衣食我聞西
彌陀如來有四十八願願依數請四十八員
眞實持戒求生西方禪僧僧各頂戴栴檀彌
陀靈相於晝夜六時精修淨業無限年月以
畢生爲期奈何事大力寡無以感人故斷隻
手以表寸赤願乞一大檀越捨千金爲我開
疏惟願大德決我凡心余聞其言愀然久之
乃謂之曰斷手不難捨財難耳若不聞衆生
捨財如割身肉乎苟手斷心僞願豈易尅哉
且連歲海內饑饉不勝有能慨然施千金者
恐無是處不若遵彌陀本願化四萬八千人
人各乞銀一錢積少成多以集事不亦可乎
雖然諸佛不可思議衆生亦不可思議余非
具他心聖人安敢妄言請以初願及次願拈
閻於佛佛許可者即奉行之斷手僧謹置閣

於如來慈鏡光中泣涕以捧信手拈之即得次願遂索余言掇叙發心大槩徧告十方媿余不能文不敢贅言於願尾堅辭弗獲免又雲臺居士余之故人斷手僧又居士徃所信者故書此以慰存没云雖然佛事人情初非有二顧其用心何如耳若如法藏用心即人情不異佛事也若衆生用心即佛事不異人情也余慨如林上人朴實真率能不惜形軀斷手自盟於四十八願願四萬八千人赴彌陀之果視余一瓶一鉢獨善其身何啻蹄涔匹乎滄海上人慎而行之天必祐之今太空公已爲四萬八千彌陀之領袖則見賢思齊者必雲然而和之矣赴願奚難哉

吳江聖壽寺緣起

即花尋春者春未必在花即水尋魚者魚未必在水雖然離花而覓春外水而求魚又豈可得哉故道不在迹道豈能自彰教不在人教豈能自弘如來之道猶春也天下名藍鼎[三]宇種種教迹則花也吳江聖壽寺肇迹吳赤烏年間今數千百載猶鬼然獨存于荒廢之餘趙宗伯聞而惜之適與道人及此因緣[十一]之創五百人緣集茲勝事蓋憐花存春之意也若夫教海濤生魚龍聽法又道人末後句耳

迎無量壽佛立像緣起

釋迦文佛成道已思惟所親未度而度衆生非師範人天之則遂昇忉利爲母説法以優闐王想佛成渇命三十二匠往地居天刻佛三十二相請歸優闐國供養此像教之始也萬曆庚子冬有始光居士自閩之杭訪雲栖耳還家安立淨室觀者雲集奇哉斯像謂之[勘三]像應其請像可再雕言不可食既而某迎像出山適當道蝟集買舟不得偶有一船泊于江滸迎像者問舟子曰舟可載人否曰否曰船不載人欲載何者舟子曰余以待佛迎像者異之謂舟子曰專欲汝舟載佛耳舟子欣然許諾舁像舟中禮供甚虔云此佛前一夕[十二]已徵余兩人夢矣至姑蘇又將易舟所易舟子夜復夢金人來舟中像至宛如夢中所見無不驚異蓋與前舟夫婦所得夢景正相符耳還家安立淨室觀者雲集奇哉斯像謂之木佛耶善使人夢謂之肉佛耶諦視之揣摩之則木佛也嗚呼木佛善使人夢世則疑之肉佛説法世則不疑如以唯心觀之木佛肉佛兩者未嘗非心也以末嘗非心之印印世之疑與信果有疑信耶果無疑信耶天機深者于此印了知不疑則大之天地多之萬物及于虚空皆納于立像一毛孔隙毛孔不窄天地萬物不多于不窄不多之中六塵内遂舉一塵問天下黑白此塵謂自生耶他生耶共生耶無因生耶黑白中有能轉此語者渠

臭皮囊不異立像供之無倦

募書金字華嚴經緣起

余聞華嚴大部有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每慮其廣大衆多不能於此生窮之矣及讀唐譯華嚴經偶得一偈勤三 十三 不勝踊躍慶幸偈曰毘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此偈總二十字而大部華嚴包括無餘毘盧遮那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願力周法界蓋法界有十謂佛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天法界修羅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餓鬼法界地獄法界是也然地獄以十惡五逆爲花餓鬼以慳吝刺剥爲花畜生以愚癡亂倫爲花人以根本戒爲花修羅以十善好鬪爲花天以未到定十善爲花聲聞以四諦析色爲花緣覺以十二因緣還滅爲花菩薩以三學六度爲花佛以萬德周圓爲花嗚呼東方出聖人焉西方出聖人焉上古出聖人焉後千百世出聖人焉凡所作爲未有無花而有果者也我無十惡五逆則地獄誰入我無慳吝刺剥則餓鬼誰受我無愚癡亂倫之行則畜生誰作我有五常始得爲人我行十善而好勝則不免爲修羅我能修定廣行十善則當生天我修四諦析色明空必得聲聞我作還滅之觀終登緣覺我行六度長刼無疲定成菩薩我三惑永斷萬德周圓必圓證妙覺此名實之徵也如我一念不生則十界無地凡焉聖焉不亦可乎於是發心募衆共書金字華嚴經一部併綸觀一卷如勝事夢感願凡書一字一言一葉一卷乃至十卷八十一卷者皆仗此因緣如因一花而得無邊之春因一言一字而盡入華嚴法界此禪人發心莊嚴此經之願也索予數語爲前茅予願凡諸黑白賢豪皆當見作隨喜然衆生舍財如割身肉苟無卓見隨喜之緣亦不易結禪人當作剥皮析骨刺血之想則一錢半錢不可誤用況多之則謂之事以波水言之則謂之理以波言之則謂之事理以波水事理無礙以水言之則謂之理以波言之則謂之事理以波水無礙以水波無礙以事理無礙勤三 十四 十五 善禪勉之

錢者乎善禪勉之

山東東昌府鐵塔隆興寺化緣文

東昌東郭二里許有寺曰隆興肇自洪武初乃祝聖道場也地勢幽朗高林垂陰古塔昂霄鐘梵流響或悲風塵而登臨者頻覺煩襟萬未始非春也荆棘蓬蒿六凡之譬也如花如枝四聖之譬也荆州府江陵縣承天寺有了初善禪人以爲古人剥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而流通此經欲凡有知覺者即文字語言而入華嚴法界善雖不能流通此經願以莊嚴此經爲佛事藉此少報四重之恩不亦可乎於是發心募衆共書金字華嚴經一部併綸觀一卷如勝事夢感願凡書一字一言一葉一卷乃至十卷八十一卷者皆仗此因緣如因一花而得無邊之春因一言一

洗然徘徊卒不忍去良以如來說法權實迭
唱或以香飯爲階梯放光爲舟楫寄文字以
傳心施棒喝而啓悟乃至樓臺礎日覺路鋪
金通而會之無非廣長舌之波瀾也大凡人
情無常善惡從境故以善境誘之則善心生
惡境薰炙則惡念起聖人有見於此弗吝弘
慈分身散影應質垂軀飾以奇特莊嚴廣以
無邊妙刹使夫衆生磕着撞着觸處善境冥
移其習密化其惡所謂鑄頑成仁陶癡爲慧
者也或者不達此意以浪費民財短之是數
二五而不知十也夫行一善則息一惡息一
惡則省一刑一刑省於家十刑省於里萬刑
省於國謂之無補於治道可乎隆興大殿及
文宮旁宇廊廡且以年深日久風霜蟲剥摧
頹極甚若不修整非惟祝聖失古即廣長舌
壞說法器殘而雷音亦無聞矣寺僧覺蓮課
公大概於茲乃謀諸侍御傅居士并一切黑
白賢豪誓續舊緒余甚敬其識卓見殊以故
綴數語代爲十方白云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爲文字所轉如悟言
說法身則不必離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烏
官聞羽蟲之音知其好惡吉凶馬由是而觀
則言說法身亦不外烏音有也眉山曰溪聲
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
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相哉鼻之所臭
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知謂之臭味法
身觸法法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靈雲
有香厨可以供饘粥晨昏禪誦異口同音擊
磬鳴鐘祝延聖壽願吾君明齊日月算等山
河五穀豐登蒼生樂業此林下道人寸志也
嗚呼一旦既廢熱惱之場復爲清涼福地游
晏之所今爲更始名藍微開即則曠古視聖
之壇幾爲有力皮矣雖然法界門中無孤單
法設微鶴林巢上人佐之寧即功成速若是
乎至於諸大金湯不避嫌疑不顧毀譽併心
護持始終如一雖給孤復生龐老再來不是
過也余固不敏感金湯護持之念開即鶴林
寒暑之勤倡善財五十三參之緣究五十三
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算數知
哉末法衆生福薄凡集勝事多難少易其其
勉之

楞嚴寺五十三參長生緣起

楞李楞嚴以嘉靖時倭奴之變寺因火之於
是清涼寶地翻成熱惱之場曠古名林遂爲
游晏之所識者慨焉萬曆間有豫章密藏開
公乞食城中以爲長水靈迹豈當久委草莽
乃不辭寒暑而舊物始復雖正殿緩之未建
然有靜室可以藏經版有雲堂可以安法侶
有香厨可以供饘粥晨昏禪誦異口同音擊
磬鳴鐘祝延聖壽願吾君明齊日月算等山
河五穀豐登蒼生樂業此林下道人寸志也
嗚呼一旦既廢熱惱之場復爲清涼福地游
晏之所今爲更始名藍微開即則曠古視聖
之壇幾爲有力皮矣雖然法界門中無孤單
法設微鶴林巢上人佐之寧即功成速若是
乎至於諸大金湯不避嫌疑不顧毀譽併心
護持始終如一雖給孤復生龐老再來不是
過也余固不敏感金湯護持之念開即鶴林
寒暑之勤倡善財五十三參之緣究五十三
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算數知
善知識無論黑白男女但聞緣發心見作隨
喜者請一人施米千升求充楞嚴十方聖凡

長生供養庶幾無負吾君資生之恩如來法乳之惠金湯護持之力二上人恢復之勞也

疏

刻大藏經疏

大覺示生順機緣而應質聖人制誥愍同體以垂慈大夢雷霆幽霄日月揭萬古之昏盖活羣靈之慧根半字滿字宛轉剖本有之光大身小身方便現圓迴之相道高則聲聞自遠義備則圓照無虧理不乖事開凡聖之正因色不異空杜魔外之邪見滋多生之淨種破五使之疑情曰深曰淺總就路以還家若見若聞俱立地而成佛是以補天地之玄化廣君親之至仁挽回薄俗之風啓迪高明之習舍乎大藏別覓眞乘何啻饑寒棄捐梁繡或以釋迦非我國之人而不從其法抑不思文王亦西夷之産奚以被其風渴不辨泉饑無擇飯迷方固當問路愈病必事求醫乃智者之所尊不智者之所棄從長爲善舍短稱賢泥塗可以致雲霄行潦可以通滄海故刺血爲墨者非無知而作剥皮代紙者必有見而然在昔固有英賢當世豈無豪傑是非曲直義理淺深譬夫九天之上而日星皎如萬鏡之中而燈珠燦爾然非韓愈歐陽修之排斥曷致契嵩洪覺範之發揮陽擠陰助權抑實揚天風起而雲翳消時雨降而枯槁茂爰自運有通塞法以升沉玄奘求經于印度必也唐文皇之朝懷璉鳴佛于洛陽宜乎宋仁宗之世況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於通訓則頒金湯之詔在會典則列墻塹之條故曰化頑凶而益王綱利善良而資帝道義林幽邃俗世罕聞王臣無愛無憎黎庶宜崇宜正捧王言之煥朗識聖鑒之淵微豈不以功高世憲道格殊方者哉用是吾道開法本不揆下愚遠追德意誓刻經律論之全藏願報佛法僧之至恩力微而滿願爲艱事勝而資檀須普或十函五函量緣而襄刻或一部兩部隨意而樂成大地慈雲普天甘露一字之功贊揚之莫盡半偈之益思議之難窮乃知常啼東請善財南詢皆重法以輕生亦知恩而報德直以身爲如來之牀座豈若手持菩薩之慧燈衆生造罪愚昧先之大士利生智光始也萬行波騰離般若則終歸苦業六通雲變舍漚和則俱墮偏空慈母周旋百至未喻佛子之用心良友曲照多方庶象至人之護念流通大藏希覯勝因或貴或賤共成堅固之緣無親無疎咸作難遭之想終期克濟永用宣流

廣諸祖道影疏

華鐘匪叩則音響不流寶炬未燃則寒光匿耀故歸依佛祖藉有刑儀即像道存雲傳貴廣願身星布影徧寰區譬一鐘聲多人夢破如分燈燄大夜常明矣洪武間黑白中好道者繪華梵諸祖道影自大迦葉尊者而下至國初耆宿百二十尊藏諸留都之南牛首山其精神慈注風度高簡非靈臺空清妙思通幽者未易著筆也萬曆巳丑開侍者省余於金壇于觀察北園且西發清涼道出石頭余曰牛首諸祖道影往曾于祖堂塵埃中檢得六尊若雲開月露光華照人咨詢其餘寺僧曰均藏牛首余懷此六寒暑矣弗能忘汝無

却勞披暑一行或可理也對曰謹奉和尚命隨策杖往果得靈相會太宰陸公見之喟然歎曰是當儼臨人天光映羣品奈何歲月浸久凋殘若是聖人未滅度時吾輩業重垢深不遑近事茲覩道影何啻親承得丹青家妙契其眞者臨寫十部散布十方永作供養分輝迸耀普照昏衢顧不大哉開侍者韙太宰議慨然任之太宰首臨一部金沙善雲居士于九部中隨寫一部餘尚未得其人開侍者跪而請曰願和尚疏是因緣令諸善信生大法喜合併勝心成此希有余曰善夫由心生形由形生影而善反者由影得形由形得心由心得道若然者則百二十紙和尚不動舌根爲天下人漏洩家風不少也

又

夫有自心則有虛空有虛空則有天地有天地則有山水有山水則有道場有道場則有諸祖有諸祖則有道影是以由道影而識諸祖由諸祖而辨道場由道場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測虛空由虛空以悟自心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若然者則大如天地雜如萬物皆諸祖道影也豈待索于僧繇道玄之筆端然後謂道影乎哉雖然凡心鄙劣未能觸途成觀須憑勝相故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瑠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粗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以此觀之阿難佛弟尚觀勝相發心況凡劣者乎故諸祖道影不可不廣也雖華梵殊土其天容道貌精光炳爍使人瞻之塵習頓空即相會心千古旦暮與諸祖周旋于大光明藏中微道影孰能至此留都牛首山藏諸祖道影一百二十尊以歲久紙故色勞將至零落于是某人誓願廣圖祖影徧流天下惟善男信女覩影開悟共証自心云

常熟慧日寺西方殿造像疏

聖人無常心以衆生心爲心大覺無常善以衆生善爲善衆生既有此心即具此善如心本不有善本不具雖聖人設教大覺垂形何異乎誇錦繡鼓琴瑟于聾瞽人之前哉是以聖人設教不可不周大覺垂形不可不廣也然教有淺深形有大小千變萬化染淨無常要而言之不過開衆生本有之心熏發本具之善而已常熟縣郭中慧日寺西方殿既已鼎新而像設未備果林禪人發心造阿彌陀佛像輔以觀音勢至二大士像意在爲緣廣普像雖三座願結萬人之緣人乞三分以訖其事有願獨造者禪人正色告之曰眞松最初一念意在緣普雖屬大檀盛心不敢奉命紫栢道人聞而嘉之遂述此以告有緣者流芳不可把翫老病不與人期逢緣勇猛見作隨喜慨然樂助結淨土緣培成佛種豈惟不負禪人最初一念亦人人本分事也此片勇猛隨喜之心本非天降亦非地生先天地而非無後天地而非有故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佛有事佛有理佛理佛聖凡平等愚智本具不因成佛而增不因爲凡而減惟有事佛必假緣熏而顯事佛既顯理佛

即圓事理無虧是謂究竟故曰佛種從緣起所以聖人設教貴乎必周必廣者以衆生染淨無常熏發成種故也果林禪人方將以彌陀之願觀音之慈勢至之悲普熏一切有緣如一燈光傳百千燈以至無盡所謂萬人緣者乃無盡燈之嗎矢耳

重建嘉興楞嚴寺佛殿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者畧則五蘊六入廣則十二處十八界也初長水璿禪師讀首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疑而不解及參瑯琊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師于是疑情頓釋歸構李疏此經譬夫禹之治水循其性而疏之古今稱絶唱焉茲寺自宋迄本朝時雖代謝慧炬常然像設莊嚴香臺靜宇昭映日月而諸方龍象道長水若必懷香入郭探尋靈跡戀弗忍去蓋璿師行化之地精神所存故也嘉靖間寺廢僧徒散逸珠林寶地掬爲邱墟余過而哀之無何豫章開即擁錫東來遂有恢復之舉既而諸紳先生高其義羣然和之誠通造物枯木爲之重榮甘泉爲之再湧于是禪室粗備香燈續明唯大雄寶殿尚有待焉敢告四方賢豪見善隨喜勝因宜培嗚呼璿師因讀楞嚴而生疑因疑而參瑯琊頓悟濫充佛子道業不修慧不勝癡致此重罰猶借毛族身分資生苟不仗佛慈口讀内典心清淨本然之心遂爲百世心宗之祖然璿師所悟之心豈外諸君子日用昭昭靈靈者乎特迷悟一間耳故迷之則清淨本然遂爲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未始不清淨本然也由是觀之即發願心一皮轉妙法蓮花經一部九皮九轉酬乳惟三願彼牛麂乘此法力解脱毛羣生人天界英特超朗福慧並深不忘宿命常思德本委肝棄腦竭生盡誠痛念我恩忘我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諸君子凡有樹于楞嚴者如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辯者施言藝者施伎有力者之金湯孰非究竟堅固者哉

匡廬忽搆瘧疾寒熱交楚神識煎惶將百日有餘幻質憔悴氣力衰微畏寒服皮兼飲牛乳皮則九麂牛乳百斤服飲之飲竊生慚愧濫充佛子道業不修慧不勝癡致此重罰猶有所辜敢不懺薦萬曆甲午八月之初掛搭

夫忽生之前我尚不有喚誰作業有業有酬是以造善則升造惡則墜墜極思本本于慈容然燈燒香朝暮勤劬無敢懈疲口讀妙法心注妙義身體蓮花三業清淨懺摩牛麂傍生罪戾如湯消氷現業往因應念化成無上知覺生生世世我爲其師牛麂爲子現人天身摧邪輔正轉大法輪震大法雷十方三世寡相資升墜無已某披搜聖斷罪福昭如凡

微塵刹海凡有情處願力悉充如空充滿雖
有聖智于色邊際揀毛許色相決不可得故
色充滿即是空充滿又如冰多水多泥多象
大水深濕深我發是願牛麪如船我如明月
船載明月歸宿無得不勝慚悚仰干三寶證
明謹疏 勸三 十五

本空上人住西庵飯僧疏

夫公私無常心忘已爲人則謂之公忘人爲
已則謂之私公則無爲而不大私則無爲而
不小故以廣心施一針則福德難量以狹心
施千金其福德亦有限也由是觀之則作福
聚德豈惟富貴者能之而貧賤者不能耶顧
其施心廣狹何如耳通江橋西百步許有華
嚴菴者乃太宰陸公司寇王公捐俸買廢菴
而延本空上人飯僧之所也五臺幷州二公
現宰官身猶爲客比丘計若此況吾曹乎佛
言住家比丘見客比丘來不喜若是我法滅
之兆夫喜與不喜公私判然我曹苟有把茆
蓋頭痛以佛誡警心則法將滅而復昌熾可
期也本空勉諸 勸三 二十六

代大衆止雨祈晴疏

伏聞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三言感格五福咸
臻茲者淫雨連綿田疇漸沒百穀將腐黎民
絶再生之望一人憂惶溥海增有死之悲溝
壑幾填之時性命未殘之際痛省水澇之災
目外無青光輝之錫心上有徵故衆生不貪
水澇無源衆生不嗔亢旱無本情遷而後有
凶吉心動而後屬陰陽今其等抉青有方塞
源有土仰仗佛法僧三寶威神之力君親師
三敬精到之誠合捐淨資營辦徵供然香諷
經禮懺兼洗人我之慾尊卑之罪伏願上天
俯察赦難解之刑賜易求之福天風忽起羣
陰掃盡而無遺皦日頓生萬物均輝而共戴
再願聖主算餘天地臣佐福等山河自然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合境之內比閭之間無擇
長幼共享安康 勸三 二十八

募寫十六開士道影疏

夫形之與影未始不相因而有也亦未始不
相因而無也然則有無之初有不相因而有
有不相因而無者存焉明矣世人徒役于有
無形影之間流而忘反以眞爲假以假爲眞
衆患生焉聖人悲之即眞假而設方便以爲
從有形可以入無形由有無可以入非有非
無入而全之則向之所謂存焉者昭然在目
也雖然形近乎有影近乎無近則易入是故
聖人形化而影留使天下後世即影得形即
形得心即心復性亦猶從有入無從無入不
無者也今有人誓寫十六開士道影三十餘
堂徧散寰內名刹供養之如片月在天影臨
萬水或因此而得復性則生是心者豈非大
慈乎哉說者以爲影不若形形不若心心不
似性何不即以性示安事影爲是不知由粗
可以得精由精可以入妙若然者則粗爲入
妙之嵩矢明矣達觀道人聞而悅之乃張大
其說以廣勸知此道者共成勝事云耳 勸三 二十七

盧溝橋資福菴募資常住地疏

盧溝橋東資福菴菴中守心老禪鑿土得泉
泉鳴如雷衆人皆驚不移時鳴止唯寒流湛
然來源莫測其深淺老禪汲之普施四方往
來渴之者然綆短井深慮不能久遂斫木爲

輪合輪爲轂利有用無以人役畜輪名般若
泉名福海人畜俱名菩薩老禪意者以菩薩
運般若輪汲福海水周濟十方無論貴賤人
畜有心無心凡沾消滴者皆得發明自心同
登彼岸托運華中親近彌陀達觀道人聞而
悅之悅而隨喜之喟然嘆曰大哉是輪軋軋
福海上下無常虛而不屈守心老禪以無盡
願力持之運而不窮則其功德豈可心思口
議者歟於是爲之倡一百七十人緣買地四
百餘畝用資常住使般若之輪福海之水潤
沾一切終古無息伏願見者聞者於此因緣
生大歡喜生大感激慨然破慳貪囊施如意
珠共成勝事顧不美哉

方山李長者像前自卜出處疏

伏聞佛祖聖賢凡出出處處必隨宜而然若
不隨宜則機不逗物於教於法於自於他皆
無利益某自惟發身於荒寒絕俗於倉卒乘
虛入實弄假成真此心此跡一切顛末人雖
不知自決了了且佛祖智鑒前無量劫後無
量劫現前無量事如秋潭無波湛徹三際徹
雲度空纖影弗昧自然某平生好醜皆在照
中然而未見地雖則無疑而現行思惑逢緣
觸境智劣識强每墮慾失自惟出處未即判
然何者顧在身命易捨於教無益於法無補
人乃以指爲燭然而供佛且誓曰喜若心眞
如是則出不如處也又念祖道荒涼陵遲不
忍受其恩而不能捐軀報德寸心難安如是
則處不如出也於是於某年月日躬詣長者
勝事必克喜心不眞勝事難成吾聞襄之僧
徒僉曰喜禪人然指修寺非爲衣食勝事無
尊像前焚香疏意拈鬮決之伏惟長者不吝
慈悲爲教爲法爲某判然一決出處敢不奉
終神其無靈予四月二十四日再遊檀溪適
值喜禪人察其眉宇知其心眞遂書此仰白
十方云

施堅固子及頂骨莊嚴佛像疏

恭聞七寶布施滿四方空福德無邊終歸生
滅全身頓捐等一芥子慧光圓極始契眞常
是故雪山菩薩不以微軀慳惜得法於形骸
之餘善財童子不以百城迢遥滿心於烟水
之聚倘非憂深慮遠願終難克必須誠竭思
窮道則易成然婬機不斷血肉化腥臊之物
欲習頓枯皮膚成香潔之珠心有粗精塗分
賤不能累者此乃富貴貧賤初無增減者也
此兩者知其修而不知其修者是謂福
人知其不能修者而初無所修是謂智人惟
佛與諸大菩薩始二嚴俱備檀溪寺昔道安
祖師率襄人修智福之所薀來凋落不堪有
眞喜禪人雖有志修建顧福德涼薄無以感
人乃以指爲燭然而供佛且誓曰喜若心眞
勝事必克喜心不眞勝事難成吾聞襄之僧
徒僉曰喜禪人然指修寺非爲衣食勝事無
終神其無靈予四月二十四日再遊檀溪適
值喜禪人察其眉宇知其心眞遂書此仰白
十方云

施堅固子及頂骨莊嚴佛像疏

恭聞七寶布施滿四方空福德無邊終歸生
滅全身頓捐等一芥子慧光圓極始契眞常
是故雪山菩薩不以微軀慳惜得法於形骸
之餘善財童子不以百城迢遥滿心於烟水
之聚倘非憂深慮遠願終難克必須誠竭思
窮道則易成然婬機不斷血肉化腥臊之物
欲習頓枯皮膚成香潔之珠心有粗精塗分
賤不能累者此乃富貴貧賤初無增減者也
此兩者知其修而不知其修者是謂福
微初借之時男女始兆故萬寶之海惟舍利

爲君堅固爲輔良以無生未達緣生夢癡若了緣生腥臊不朽天地毀而堅固無損世界空而舍利常光比丘可九頭首於釋迦如來及文殊普賢十八阿羅漢像設靈焰之中布施堅固子三十顆頂骨三十圓永安於主伴五腑之虛所願弟子可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升沈交加之際凡聖互聚之場見思未斷常以比丘身承事三寶如影隨形如光隨鏡影逢陰滅光受塵封吾此願心精持堅密非同光影滅處愈彰封時愈照幸而見思惑斷一切雜身隨類弘法無敢疲厭更願施我堅固者施我頂骨者我所積福慧皆迴向施者并一切衆生福等佛福慧等佛慧我願始滿我聞無論僧俗凡修福慧福慧十分國王得四分修者得六分何以故皇帝爲世主故作福慧者若不仰仗世主寵靈護持之德欲作一毛頭福慧終不可得是故修福慧者無忘君恩親恩師恩施者恩善友恩如忽略忘恩者寧惟作福慧難成即人身易失壽命不長百亾交聚萬吉自消我故追思種種之恩五內如焚一心悲痛代發種種願心伏乞十方常住三寶釋迦如來十二部經憍陳如尊者一切聖凡護法靈聰共垂證盟又願發願之後當今

聖主堯風永扇舜日長明四海清平萬民樂業生身父母光生於朽骨悟達於遊魂可再九頭首不勝慚痛謹疏

度鹿疏

伏聞如來明誨比丘不得服絲綿絹帛靴履支禦於是賈鹿皮若干張縫下衣一條聊防裘氈非同先患雖則律有開遮持犯之欵然內心終不自安切念鹿類生前黑業牽連死後慈門無路命殘箭網皮碎刀針今既用其氣分將來止畏寒苟不以皮革藩屏則江風夜露恐難爪葛難辭若不預期超拔作緣未必無階所以用一皮爲其口誦妙法蓮華經一部伏願仗如來之慈力妙法之威神鹿等開迷雲於刹那梯覺路於般若自知作佛如鑿井見泥發願度生即窮子得寶

祈雨疏

恭聞聖人無常心衆生無常習顧在感應奚住三寶釋迦如來十二部經憍陳如尊者一切聖凡護法靈聰共垂證盟又願發願之後當今

聖主堯風永扇舜日長明四海清平萬民樂業生身父母光生於朽骨悟達於遊魂可再九頭首不勝慚痛謹疏

伏聞如來明誨比丘衆生無常心衆生無常習顧在感應奚若則機教生焉譬如醫無常醫病無常病醫病相扣而精粗始辨故病以寒者治之以寒藥病以熱者治之以熱藥如衆生有無量病佛爲醫王亦有無量藥世有亢旱之憂如來則不惓實力地實力聖實力凡實力龍王有亦有天實力之應又此實力者非但如來獨實力龍王眷屬實力併一切鬼神餘部等實力所以雨不求則不降衆生不感諸佛不應然諸佛中有大悲雲生如來者深愍衆生亢旱之苦禾苗不秀則穀飯無本穀飯無本則衆生生機絶矣於是大悲雲生如來發願救之故凡有亢旱之處稱此如來名則如來大自在實力三昧之用率諸聖凡種種齊施實力轉枯槁而爲滋茂即亢陽而爲甘霖伏願大悲雲生如來不違本誓俯應羣機三草二木一切百穀普救焦枯並得秀實謹疏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五〇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七」。

一　四五三頁下一七行第一五字「六」，徑作「亦」。

一　四五八頁下一六行末字「形」，徑作「名」。

一　四五九頁下四行第一三字「飲」，徑作「餘」。

一　四六〇頁下末行第三字「之」，徑作「乏」。

一　四六二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四　勸四

明　憨山德清　閱

序

金剛經白文序

此經東來熾於唐迄於歷代芒寒色正皎如日月逮我明揚光續焰雖不乏人而金剛正眼若墮雲霧蓋常思其故學問尚理謂之所知愚所知愚不破則自心不得現前自心不得現前則心隨境轉糾纏莫解以有所住見求無所住心離經分析蕭統狐涎沁於識海而經曷由明乎欲經之明莫若直求佛心欲求佛心莫若持誦本文寞寞於離微玄妙之外堅精於死生順逆之關心心不斷如酵之於酪如麴蘗之於酒亦非有心亦非無心緣之中有忽然而成者故大鑑本新州賣柴漢耳非積文字義理之素偶然弛擔聞經心開因造黃梅取祖印而佩之號於萬世曰六祖夫非歷劫聞熏緣緣成熟之明驗耶昔龐蘊一日仰卧讀此經丹霞訶之曰非慢法乎蘊於左足加右足而已余讀傳燈録至此未嘗不流涕頂捉腕而痛不已也今删分數刻經本文如來之旨雲廓天布凡有知識者死生受持操大鑑之券以展龐公之用則酪出乳中決矣

石門文字禪序

夫自晉宋齊梁學道者爭以金屑翳眼而初祖東來應病投劑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後之承虛接響不識藥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築文字於禪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虛空學禪者不務精義學文字者不務了心夫義不精則心了而不光大精義而不了心則文字終不入神故寶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而無盡歎民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標榜具存儀刑不遠嗚呼可以思矣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未嘗非文字也清涼天台疏經造論未嘗非禪也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譏於晚近更相笑而更相非嚴於水火矣宋秦構難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遂投戈卧鼓而順於大化則文字禪之爲也蓋此老子向春臺擷衆芳諦知春花之際無地寄眼故横心所見横口所言鬬千紅萬紫於三寸枯管之下於此把住水泄不通即於此放行波瀾浩渺乃至逗物而吟逢緣而味並入編中夫何所謂禪與文字者夫是之謂文字禪而禪與文字有二乎哉噫此一枝花自瞿曇拈後數千餘年擲在糞掃堆頭而寂音再一拈似即今流布疎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爲破顏者

重刻智證傳序

大法之衰由吾僧綱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即三尺豎子掠取古德剩句不知好惡計爲已悟僭竊公行可歎也有宋譽

充覺範之心即天下有一人爲能讀此書直
究綱宗行祖令斯不負著書之意即未能洞
明此書而能廣其傳於天下以待夫一人爲
能洞明之者總未能即酬覺範之志亦覺範
所與也覺範所著有僧寶傳林間錄與是書
相表裏業已有善刻金沙於中甫比部復捐
貲刻是書三集並行於世亦法門一快事也
有志於宗門者珍重流通是所望云

麟禪人刺血跪書華嚴經序

吾雜華統法界之經也直指毘盧果海性德
圓融無礙廣大自在微細嚴以示衆生日用
現證平等心地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真
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觀夫佛等衆
生等刹土塵毛染淨等刼念往來三際等迷
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惟其所
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昧於一念之差究竟
有天淵之隔所以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故曰
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着
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含大千
經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
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人眼明不
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爲智普
賢操之以爲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帶之
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
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
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
火聚刀山之解脫卧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
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游刃微塵之利具也
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
德性彰德性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
其猶融會萬派吐納百川故德用無邊惟心
現量恒沙佛土即目非遥不涉途程而頓證
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
透出毘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
物物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此其麟乎休師
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遊者捨子其誰歟否
則暫閉閣門試請回途重尋曼室大士子行
矣無忘所屬

小板法華經序

此經不屬刻未刻亦不屬刻未刻所以衆
有餘如是則非智眼莫能見非大力莫能荷
今麟禪人用瀝血跪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
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
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全經
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
文字之間耶若因書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
妙用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
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
析骨爲筆剥皮爲紙刺血爲墨徒黷染太虛
揮洒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耶雖然
一枝葉落而天下秋回寸管灰飛而大地春
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
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
透出毘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
物物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此其麟乎休師
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遊者捨子其誰歟否
則暫閉閣門試請回途重尋曼室大士子行
矣無忘所屬

小板法華經序

此經不屬刻未刻亦不屬刻未刻所以衆

生與諸佛未嘗須臾離此經也然諸佛證而忘之忘之忘而用之故曰用觸事而真真則神神則不可測故曰此經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唐修雅法師謂此經佛之意祖之髓衆生之心由是觀之則修雅之言又可比丘之左券也雖然衆生日用而不知又豈能證而忘之忘而用之哉故不知此經者不可不知證此經者不可不忘之故曰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橋李鮑勝友昆季發心刻小字梵筴妙法華經與佛頂首楞嚴經法華根於無量義處東爲六萬餘言六萬餘言東爲二十八品二十八品東爲七軸七軸東爲如是妙法四字而已四字東爲衆生日用現前一念一念東至於無念無念即無量義處也此無量義處則十方三世聖凡依正精麤好醜報復因果皆無量義處大圓鏡之影像也鮑勝友昆季所刻二經筆畫精爽流布稀奇負笈擔囊行脚甚便於鑑照真不可思議功德耳鶴林菓公屬比丘跋之比丘素不能言姑書鮑勝友昆季刻二經緣起遺之然二經刻未刻二勝友於境風逆順之頃未嘗不流布也

小板楞嚴經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究竟堅固即法華觸事而真也第名異而實同故之恩一官盡瘁萬不酬一莫若舉揚洞上家風君臣五位曹山三墮使下劣者覩寶几而未得堅固定者徃徃被名言所轉耳楞嚴七處徵心與八還辨見佛與阿難主賓酬酢徃情消驚異者觸狸奴而心歇輝佛日固皇圖復奇險雖蘇秦張儀之辨設登楞嚴會上知莫是過也雖然曹洞家風綿密精深若非真叅實悟掉臂祖關者徃徃心粗膽大死在句下故賣油翁頌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見之域一涉無心無見之場其舌之卷神之喪不亦宜乎嗚呼無心則無不知無見則無不視於無不知之知無不視之視會一切聖凡好醜之事則何事不堅固哉鮑勝友昆季因緣曰大鵬無伴過天池師子將兒絶後隨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看此翁作略如此濟上謂之全機大用全機大用即兩個泥牛鬬入海之機也不是家裡人切不可向痴兒前說夢臨川受性踈朴甘澹泊如魚甘水昔舒王見蔣山元問向上事元曰公有障道者三近道者一賞舒王平生甘澹泊如頭陀耳

遠公五論序

夫論以不敬王者名果不敬乎蓋將折衷於至理而特申其情耳其情既伸則知方內方未夢見在嘻此一段家風寂寥掃地乆矣豈戊戌一陽初復連山之日重放光明當户之月倍加精彩異臨川謂天地君親師皆罔極之恩一官盡瘁萬不酬一莫若舉揚洞上家風君臣五位曹山三墮使下劣者覩寶几而未得堅固定者徃徃被名言所轉耳楞嚴七處徵心與八還辨見佛與阿難主賓酬酢徃情消驚異者觸狸奴而心歇輝佛日固皇圖復奇險雖蘇秦張儀之辨設登楞嚴會上知莫是過也雖然曹洞家風綿密精深若非真叅實悟掉臂祖關者徃徃心粗膽大死在句下故賣油翁頌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見之域一涉無心無見之場其舌之卷神之喪不亦宜乎嗚呼無心則無不知無見則無不視於無不知之知無不視之視會一切聖凡好醜之事則何事不堅固哉鮑勝友昆季因緣曰大鵬無伴過天池師子將兒絶後隨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看此翁作略如此濟上謂之全機大用全機大用即兩個泥牛鬬入海之機也不是家裡人切不可向痴兒前說夢臨川受性踈朴甘澹泊如魚甘水昔舒王見蔣山元問向上事元曰公有障道者三近道者一賞舒王平生甘澹泊如頭陀耳

遠公五論序

夫論以不敬王者名果不敬乎蓋將折衷於至理而特申其情耳其情既伸則知方內方

外並行而不悖矣豈唯不悖哉將使方內有
資方外弘通之益而方外有啓方內無生之
明有啓無生之明乃凡有所知者皆沾其靈
照有資弘通之益方外之實雖跡絶於物茍
欲行道必乘王者之運其化始廣也是故經
世能以出世爲宗謂之豪傑而聖賢出世能
以經世爲用謂之聖賢而豪傑若然者方內
方外猶波與水耳今有人於斯謂必撥波而
飲水其渴始解外水而能波其源始澄雖三
尺童子必聚口而笑況上智乎茲論五篇大
略階淺及深緣微而著在家奉法以體極爲
尊順化爲宅所以重君親也方外之士必以
求宗而超化超化則不貴厚生爲益求宗則
以息患爲功以至形神殊致形則有聚有散
神則無滅無生是以爲善必召餘慶爲惡必
有餘殃辟夫昨日敬客今日客敬我昨日辱
人今日人辱我如我前生爲善今日得樂前
生爲惡今日罹殃推而廣之一生既爾則千
生萬生以至無盡生靡不皆然也嗚呼孔子
作春秋托名於褒貶使後世亂臣賊子懼誅
而不敢肆橫夫名者實也借名而討罪天下
尚誡而生恐我樓煩大師特伸亮到之心精
剖無生之旨使夫高識之流即緣生而達無
生籍無生而廣治道小人知爲惡有報則其
遷善之心不待刑後而始生君子知爲善無
罪能爲之弗已則善化而造微微則妙妙則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有無既不能
彷彿其樊豈可以心思口議哉以此觀之東
魯之於樓煩名實可辨矣然此論不行世久
矣予甚慨之如日月在天浮雲蔽之使天下
不覩其光輝如摩尼在秘使饑寒者莫得濟
其欲於是授梓弘通凡有緣者如渴飲海雖
小腹與大腹固不同量恣其各得所飽也

重刻應庵和尚語録序

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圜
悟嫡嗣曰虎丘隆而隆之嫡嗣應庵和尚是
也予讀和尚住處州妙嚴禪院語乃知此老
有心開飯店爭奈米不賤饑者怕來噢飽者
又生厭若有人於潭柘句中理會得即要見
應庵亦不難若也理會未得見潭柘尚難況
見應庵者哉

記

造梅檀輪記

俟刻方冊大藏經成予願造梅檀輪貯之輪
之上下列四聖六凡輪之最下謂之心海蓋
四聖六凡雖升沈有異而離心別無建立故
曰離圓覺無六道舍圓覺無三乘圓覺即自
心之別名也大藏經五千餘卷雖淺深弗等
圓別迥殊至於權權實實千變萬化不過發
明我之本有心源耳若然則心海之大此輪
之妙轉而弗停流而無止正如夜光之寶宛
轉於金盤之中未嘗息焉但衆生見有身故
即生死浩然執有心故即愛憎橫起是以心
海之大迷而成小此輪之妙轉而爲粗若復
大藏流充寰宇使凡有心識者藉佛靈寵於
一言半句之下心海開通即粗爲妙則刻經
之功造輪之勝又豈凡夫淺見薄識所能思
議者乎老漢雖不敏願心既發輪影已成由
影而形將徧塵刹由一佛境至於百千佛境
應庵亦不難若也理會未得見潭柘尚難況
無量佛境此心此願亦隨

諸佛境昭廓我既昭廓願一切衆生如我無異雖然唯不能始終之爲難即刻經之際若觸可意不可意事此皆十方諸佛護念汝之深慈也無得錯會

微笑庵記

夫微笑者金剛王寶劍也是凡是聖嬰其鋒芒命根立斷故我大覺老人拈花於靈山會上能破顏而微笑者飲光一人而已至於風穴上堂拈飲光微笑勘諸大衆惟念法華接拍成令耳萬曆丁酉於吳江觀音大士像前偶閱大寶積經覺率天授記品觸着我釋迦如來微笑光劍是時也但覺根外無境境外無根根境各不相到直得一切凡聖窩窟不踢自翻然知根境不相到者復是何物嗚呼眼不見眼鼻不嗅鼻花不拈花香不聞香請試道看如道不得則達觀道人且不妨移名換字去也徑山寂照之傍有大白寮取楞嚴大白傘蓋意也恐後人妄會爲老氏大白若辱故用微笑易之凡我法屬若知易名之意管取立地凡聖情盡笑光劍新無擇有心無心百尺竿頭進步不進步吹毛劍上舍命不舍命道人但管盡法不管無民如是則此微笑光劍又爲塗毒鼓也咦大衆火速掩耳留取窮性命下五峰出雙徑震大法雷施大法兩也不是分外事各各珍重

長松館記

長松館在潯陽城中其地有隱然隆然之勢鬼神假之作奇供以徼福於有道之士今是館去廬岳不遠故山嵐潭霧每輕籠遲迴而不滅滅而忽明明滅無常馬昔山谷謂招隱風槩湖光山色朝莫萬態能陰而善晴若有招隱也顧予非有道者耳往年抱瘧松雲間內六合之外種種升沈情狀何異乎館之前後左右山嵐潭霧去來之無常哉

歸宗堅固子記

歲戊戌汪大參靜峰授實齋居士堅固子一顆已亥春饒州阮司丞遣皖山馬祖庵主圓通齋沉香龕一座供養紫栢紫栢以授實齋居士貯大參所授堅固子鎮撫歸宗居士曰汪大參無心於沉香龕阮司丞亦無心於堅固子兩無心而適相受如磁石針自然相吸寺時廬岳黃龍潭名修潔者奉來慈書至則願乞一言記之紫栢曰夫堅固不自堅固香龕不自香龕我謂之堅固則堅固現前我謂潯陽一悼匡石淹留累日復坐長松軒下經行庭除見山嵐潭霧變態恍惚不覺追惟過現交遊聚散之情與夫死生之變並不可以思惟心定其凶吉若嵐霧之幻化可見而不可執捉者也夫名與利衆人之所爭者也身與心衆人之所執者也然有變化密移之君握其機權而我人間世無論智愚貴賤皆不敢不遵其命者也惟未窮而知變者能棄衆人之所爭空衆人之所執則密移之君始不得逞其權耳即過現之機局既然則六合之

之香龕則香龕本具如謂堅固與香龕皆非心外物則分別未忘又謂堅固與香龕皆非心外之物則能以理融事未能觸事而真苟能觸事而真十方三世皆堅固子也盡空法界皆沉香龕也汪大參與阮司丞作如是施則一施一切施實齋居士作如是受則一受一切受一施一切施本無施一受一切受本無有窮受本無受受無有盡如是施何異虛空生風如是受何異鏡光納影所以劫石消而施受皆無盡藏也居士知此則金輪與法輪日用齊轉豈惟堅固子與沉香龕善能說偈哉松風水月瓦礫荊棘無非歸宗廣長舌相也

檀溪寺菩提燈記

我聞世出世間有五種廣大音聲能爲五乘之雷隨宜而震驚之皆從如來功德法力中流出也如罰十惡賞十善此震驚人天乘之雷也如達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涅槃寂靜無爲安樂此震驚聲聞乘之雷也如悟不由他狹視聲聞獨覺得道此震驚緣覺乘之雷也如叱咤二乘廣修六度不斷菩薩行不舍菩提心處無量生死而不疲厭此震驚菩薩乘之雷也如云此是第一乘勝乘最勝乘上乘無上乘此震驚大心衆生之雷也此五乘雷又名五菩提燈蓋雷能發聰燈能開明聰發則聞遺而聽無遠近明開則見徹而視無中邊矣若然者則一微之內十虛之外而無遺聰無遺明焉惟聰無遺耳可以觀色惟明無遺眼可以聞聲故曰寄根明發則明不循根明不循根豈惟眼可觀聲亦可聞香亦可嘗味此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何法非菩提燈非菩提鐘鼓聲哉紫栢道人聞居士之橫口如具鬚髮未除而攬我談柄聊記此以爲他日索柄之媒云

房山縣天開骨香菴記

夫聖人無常身以衆生身爲身譬如月無常影以百川澄湛而影現焉萬曆壬辰五月十九日涿鹿山雲居東觀音寺住持明亮等以修補石經山雷音窟中三世佛座下地面石石下有一石函函面鐫曰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刼明亮等見之且驚且喜遂揭視之內有小銅函銅函內有小金函金函內有小金瓶如胡豆許內秘舍利果三粒小大有差一大逾粟一如粟一細

逾粟而銅函外皆靈骨附焉嗚呼自隋迄明迨逾千載而舍利靈骨俱時復現豈偶然哉將非積年水旱弗調邊塞多虞佛祖悲憫示此希有爲和風甘雨殄滅腥醜之徵乎將非明主化瞋習爲慈波乎抑聖母崇信三尊所致乎予聞石經山自北齊慧思尊者鐫大藏於石以壽佛慧命隋靜琬繼之至元慧月終焉馬琬公圓寂靈骨一分塔於靈居寺背一分藏雷音窟中今者舍利亦充滿乎開方沉吟子之所藏也予問開侍者曰佛身充滿法界乎對曰佛與衆生本無差別寧不充滿予又問曰佛身既充滿舍利靈骨是必琬公門弟子振聲喝曰汝不聞昔有中貴登浙江阿育王山未進三門問笑翁曰舍利安在笑翁指松枝松枝遂放光汝若知此則舍利充滿與不充滿自知下落余又何言雖然洪鐘虛受靡扣不應幽谷無私有聲斯響故聖無常身月無常影水清則影現機感則聖應是室之建有年數矣而未得名侯舍利靈骨併光照臨始得名焉予與二三子皆得信宿舍利光中又得忍菴慧公悎季爲香飯主人何幸如之夫衆生骨臭諸佛骨香而果香臭有常凡豈成聖垢豈能淨予以骨香名此菴者了知一切衆生初無常性以其隨順無明而六道星陳若不隨順誰骨非香願登菴思名得名思意得意忘思思忘忘忘若然者豈惟是室爲骨香哉四方上下無往而非骨香也

陸太宰手印記

昔有一王生而勤善至老無懈但臨命終時偶觸逆境瞋心一生因此命盡即墮蟒身以善根力故身雖墮蟒自知是蟒求脫無由竊以爲幸得一比丘爲我說三皈五戒蟒身可脫也時有一比丘至蟒處不知蟒蟠林中忽聞有呼比丘者比丘異之此深山曠野樹林叢雜何人呼我躊躇四顧又呼曰比丘我是某王以臨終生瞋今墮蟒身願大德說三皈五戒度我脫苦比丘曰某王生而勤善至老凡歷旬日則左手第二指與大拇指相掐堅無懈死必生天豈墮蟒身耶蟒曰以我臨終瞋熾瞋主善伴伴必隨主故墮蟒身可脫於勤善力故所以若聞三皈五戒蟒身可脫於是比丘遂爲說三皈五戒訖蟒果死奇哉念力變通無常生而勤善死動瞋心故善不現新瞋受報及聞皈戒以新善熏力故善隨續瞋消蟒死而生天奇哉念力何其神乎即此而觀可知念無大小若因善生心雖事大而難成必當深思遠慮千萬方便委曲爲之若凶惡生心事雖微細必當直下克去所欲勿便成之自然此世他生人間天上受報光大德冠常倫凡所欲爲靡不克願何以故最初善念力故故曰善不可不勤惡不可不克當湖陸太宰生平信佛至於護法之際毀譽超然若信佛者即憎爲愛若不信者即愛爲憎但知護法事重而親疎榮辱了不關心故其當大病之中眉宇廓清神不爲撓其未病時以左手爲淨凡污染處決不用之惟用右手而已及病勢疑危不知日出爲朝日入爲暮凡歷旬日則左手第二指與大拇指相掐堅然若天生而不可解者苟非念力精處死生不入其胸孰能臻於此嗚呼左手果淨右手果不淨則一身兩手而淨穢亢然不同界以

跡觀之果如是也以理推之又大不然手無淨穢淨穢唯心豈有一人而二心乎一人既無二心則心淨無穢不淨果無穢不淨寧獨左手謂之淨將恐右手向謂不淨者未有不淨者也何以故一心既淨即從足至頂從邊至中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無不淨者故曰心淨則佛土淨此聖人之言也我則曰心淨則毛孔皆淨毛孔既皆淨安得山河國土不皆淨乎若然者太宰此印果死而不解其往生佛土必矣雖然可與智者道難爲衆人言也

經龕畫八部神記

萬曆辛卯余寫法華楞嚴二經畢龕上當繪八部眞形藉其威神以禦不祥使護持二經在在無恙而檇李楞嚴寺昱公適以華嚴變相來予觀之甚喜遂屬鄞山丁生雲鵬臨摹登龕布置精妙玲瓏莊嚴殊爲希有夫華嚴變相雖聖凡不同其主伴森然威儀具足至於即事表法玄旨幽朗如月在秋水不假言語使見者各各顯了不惑其中八部如阿修羅此言金翅鳥緊那羅此言疑人摩睺羅伽此言大蟒夜叉此言苦活毘樓博叉此言種種色莊嚴眼根鳩槃茶此言魘魅鬼乾達婆此言尋香各有其王統無量眷屬敬受佛勅隨處護法本有常光生佛不二隨緣熏炙現相不同故衆生一念起處各有所因如修羅多者諂詐迦樓羅吞噉資生緊那羅奏樂得食摩睺羅伽守護伽藍夜叉惱他活已毘樓博又主領龍衆鳩槃茶食噉精氣魘魅衆生乾達婆尋香奏樂如是種種感報不同亦顧其初心何如耳今一切黑白日用治習之際起念不一試一一觀察此阿修羅業耶此迦樓羅業耶乃至乾達婆業耶照其惡念起處以知見之火精進之風忍辱之治持戒之椎定禪之炭布施之水種種淬煉使一切染習之銅頓鎔無跡則孰非如來種族耶如是則八部靈聰各以見光爲廣長舌相況其秉佛護法肝腦塗地者哉圖而供養之宜矣

趙少宰施大悲菩薩記

夫一心不生手眼無量介然念起手眼用分無量則手可見色眼可捉物用分則手惟能捉眼惟能見以此觀之菩薩衆生手眼平等是以兩目兩手者能一心不生則圓用無虧千手千眼者介然念起則根塵互限譬如空谷無心千呼萬應萬呼萬應然呼者至勞應者無疲空谷虛而匪靈者尚萬應而不窮吾人靈而不虛者呼則有盡況虛而至靈妙萬物而獨立者乎其手眼無量諸根互用奚足疑哉乃有疑而未信者蓋執六尺爲軀方寸爲心故也殊不知見小者必失大見狹者必失廣大莫大於無身廣莫廣於無心故曰非無身之至無以示無量百千寶目妙臂非無量百千寶目妙臂無以示無身之至也故無思者可以契同契同者可以圓用圓用則熾然分別而不乖同體如用未至圓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皆非真忘也惟真忘者猶龍馬彈指之頃現身無常大則可以橫塞虛空細則可以芥子爲宮龍乃有欲之物業力凡用尚難思議況無欲者乎虞山趙少宰以白銅鑄大悲菩薩像手眼姿態妙絕天下達觀道

人一見而悅之赩現眉宇少宰曰師悅之乎對曰悅且謂少宰曰悅名固同悅心大別悅爲菩薩悅利益衆生是爲出世之悅也悅功名悅爵位是爲世間之悅也貧道固不敏公能以寶像施我不敏範而師之則所惠大矣敢不銘德少宰曰師還天目願以此像施於青山白雲之間不亦偉乎此像藉名山福地可以久安又得師爲之主則天目有主菩薩有所不佞之願也既而道人下天目聞菩薩猶未至潛豈少宰以空谷之心而應我吾以呼者之心以俟是像也歟雖然我以法界爲天目虛空爲大悲若然者像不出虞山未始不在天目也菩薩雖在虞山道人未始不在大慈悲父提拔照燭之中也恐忘所施後遂無聞負少宰之心施昧道人之初願故記

禮五祖文

蓋聞過去佛不得無生之心不得成無上覺道現在佛不得過去佛心不得成無上覺道未來佛不得現在佛心亦不得成無上覺道由是而觀我釋迦老人若不得迦葉佛心則不得有心成佛慈氏不得迦文之心亦不得有心成佛雖然迦文既不得有心成佛則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惟飲光微笑領旨是果有心乎哉無心乎哉於此簡別得出前則飲光兄之後則慈氏不敢弟之設簡別不出計有則常刺入心計無則斷刺入心斷常坑嶮自古自今遭其翳眼而墮者不知其幾矣是以諸佛菩薩興大慈悲示大手眼一實多名無量方便當其隨宜出世曰佛曰祖曰菩薩曰比丘曰居士譬如一味多食一莖多器識得破者即名得實識不破者忘實遺名曰佛曰祖曰菩薩等皆名也非實也所謂實者古德於無根舌頭直吐消息曰大衆要識本心否汝等各各現前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薦取則當下緣心頓歇脫復生心即鄉關萬里某以是知百丈不得馬祖之心則不能揚眉吐氣馬祖不得讓祖之心則不免家門枯淡乃知我震旦鼻祖不得多羅之心則神光立雪斷臂而求不知將何分付昔然燈佛授迦文之記迦文以無得爲得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龍湖聞禪師初參其師曰無上妙道可得聞乎其師曰莫謗他好聞曰從上以來光震華梵豈是虛設其師曰是實事聞公即頴然大悟而去曹溪呈我五祖大師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然者則某懸懸二十年若渴鹿思泉冀一接足則不勝有心矣有心則有我有我則有物有物則與曹溪本來無物之旨大煞違背矣雖然見義不爲非勇也某固不肖忝爲大師遠孫寧甘望崖退屈哉且道不退屈一句作麼生敢道大師不得我心則無以接曹溪曹溪不得我心則無以光茂兒孫直饒威音王佛設不得我心縱使百刦坐道場管取佛法不現前在若也我不得東村王大伯心即不能爲一切聖凡之巴鼻不惟不能爲一切聖凡之巴鼻亦不能接引端敬二字發菩提心及一切助緣隨喜若霖等可吐此心於祖前實不敢以緣勝生勝情緣劣生劣情二情坐斷本心自露惟願以此剖獻慈光之中伏願哀憐攝受

禮石門圓明禪師文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予自廬山歸宗寺挈開先壽公與吳門朗驅烏來臨川於二十九日黃昏舟次筠溪石門寺西隅者蓋取坤土表信故也夫信之爲物也大故出世法與世法微信則皆不成就如出世法僊殫五位則以信爲始世法經綸五常則以信爲終故信始終萬法者也夫出世法中自飲光微笑以來能以語言文字揚其笑者惟馬鳴龍樹而已然二尊者皆產於梵不產於華產於華能以語言文字大飲光之笑者惟谷隱東林與石門而已石門即圓明圓明即寂音寂音諱洪字覺範生五十六年而卒著書百餘部如尊頂法論法華譬珠論僧寶傳林間錄及智證傳石門文字禪此皆予所經目者也其餘湯慕而未及見焉石門十四歲講唯識論有聲十九參雲菴文禪師畢大事門當曰吾見雲菴之後不惟死生禍福皆我道具即語言文字三昧千萬言可以立就又拈楞伽經曰以自心執着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予即師所拈觀之但了心外無法則前境頓融法外無心則我相自化始能自信黃面瞿曇借噫前境融而我相化始能自信黃面瞿曇借我舌根說法於二千年前孔老借我舌根述春秋刪詩書作六篇鳴道德顛倒肢體則我殼漏子與妄想心已忘於春秋時矣故飲光一笑落萬古於聲中顏回一坐坐斷語言文字之路於身心之外若然者則飲光何長顏回何短故短佛而長孔老短孔老而長佛者其宗謂之法相宗若天台清涼西土馬鳴龍樹皆謂之法性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後世學者各專其門互相排斥故波之與水不能通而爲一此曹皆以情學法者也非以理學法者也殊不知凡聖精粗情有而理無者也凡聖精粗所不能盡者理有而情無者也至於甚者斥達磨所傳之宗謂邪禪其說曰自飲光以至二十四祖師子尊者爲異見王斬之安有所謂二十五祖與夫達磨者乎彼不知神光學窮內外立雪齊腰斷左臂置於鼻祖之前而乞安心使達磨果非聖人則神光之臂亦不易斷光能以理自勝外形骸而求食窺索火之則網宗肯綮照用生殺之機亦稍盡崖略矣網宗崖略不但宗門爲然即教家亦有網宗如天台清涼慈恩於佛所說法各有所判如天台有化儀化法四教之說清涼有小始終頓圓五教之說泝而上之五天則有清光戒賢此皆產於梵者也若谷隱凡佛所說經率以三分判之所謂序正流通也戒賢即唐奘師得法師也戒賢傳彌勒之宗其宗謂之法相宗若天台清涼西土馬鳴龍樹皆謂之法性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後世

法豈獨善其身者能爲之乎蓋其志在兼善萬世者也及光得粲則光爲二祖粲爲三祖三祖有信心銘其言簡其理精此非洞了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孰能臻於是粲授此銘於四祖信信授此銘於五祖忍忍授此銘於六祖能六祖本嶺南新州賣柴漢初不識文字語言一日擔柴入市有賈買柴適誦金剛經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誦聲未已祖即大悟及賈償柴直祖問曰汝所讀者何書賈曰金剛經曰此經何從來賈曰蘄州黃梅五祖處得來祖咨嗟乂之且曰奈我有老母在無人養耳若得十金安毋則黃梅可往也賈聞而異之隨施十金與祖安毋祖至黃梅忍大師知其根性猛利故當衆蓋覆之至祖得衣鉢而南遁後大闡達磨之宗長飲光之笑予以是知馬鳴龍樹谷隱東林與圓明大師皆即文字語言而傳心曹溪則即心而傳文字語言即文字語言而傳心如波即水也即心而傳文字語言如水即波也波即水所謂極數而窮靈水即波所謂窮靈而極數則法窮靈則法相法性之波也窮靈而極數則法性法相之水也故石門以文字禪名其書文字波也禪水也如必欲離文字而求禪渴不飲波必欲撥波而覓水即至昏昧寧至此乎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終不圓相宗通而性宗不通理終不徹事不圓則不能入事不成就三昧理不徹則不能入理不成就三昧雖入而不能用也若悟圓明之訣法乳恩深敢畏風雪天寒地凍即窮冬而登石門此心之痛惟佛與孔老必皆俯而慈攝者也偈曰心外無法聖凡生殺情枯智訖天機始活稽首石門心法洞達飲光之笑長而不歇天風怒號萬竅皆悅笑不在口聲豈有滅太虛爲顖大地爲舌不肖所悟圓明之訣法乳恩深敢畏風雪天寒地凍寒極暖發千紅萬紫如來所說但自忘懷無往不潔以潔開物物皆解脫以是報恩何恩弗答

祭法通寺徧融老師文

禪宗之域即出世法而融攝世法以世法而波瀾乎出世之法如春著花如花承春穠鮮亦爲稍更然於宗教未有開悟一日讀唐張子受性豪放習亦麤贛一言不合不覺皆裂火迸自吳門遇覺公棄書劍從剃染而舊習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病趣向真如不是邪時旁僧謂子曰公以爲錯耶若張拙錯或錯一字何下句亦而續之則飲光之笑聲或將傳於龍華會上未可知也雖然不肖何人敢大言如此苟無自信於心初不假於外者何不憚大川峻嶺

是趣向真如亦是邪曰罪不重科從此於禪
家機緣語句頗究心焉而於教乘汗漫猶未
及也及讀天台智者觀心頌始於教有入時
子有偈曰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
一念念没有無無洎萬曆元年北遊燕京謁
暹法師於張家灣謁禮法師於千佛寺又訪
贊講主於西方庵末後叅偏老於法通寺偏
尚汝是甚麼人對曰江南寒貧晚士曰來京
城作甚麼對曰習講問習講作甚麼曰貫通
經旨代佛揚化偏曰汝當清淨説法對曰即
今不染一塵偏下炕拽子衣曰汝道不染一
塵這好直裰向甚麼處來適旁有僧侍偏曰
直裰當施此僧遂施之偏見子內尚有衣大
笑曰脫去一層還有一層自是子往來偏老
之門觀其動履冥啓子多矣又有普照師者
卧法通偏室亦契愛子嗚呼偏老照師子違
慈範奄忽十九寒暑法堂塵積黃葉萋萋聊
具瓣香以表素思偏老有靈伏惟享之子聞
世諦有父則有子嗣微嗣則人類絶然有宗
嗣焉有恩嗣焉而出世法中則有戒嗣焉有
法嗣焉子於偏老之門未敢言嗣若所謂德
則此老啓廸不淺焉敢忘之茲叙脫白顛末
宗教所自於弔辭者蓋實有報德之思焉

悼廬山黃龍徹空堂師文

凡寄形於大塊間者無論智愚前乎千百世
後乎千百世羣羣而生逐逐而死豈可以數
計哉唯有道者雖物生亦生物死亦死然生
不以形勞神死不以神計形不以形勞神則
同生於萬物紛擾之中而其神常靜不以神
計形則神離形時譬夫人將澡沐脫故弊衣
折蘆渡江浮淮絶海出没於風濤百險一朝
登補陀若窮子還故山積懷欽渴唯慈父是
覲安知有身心哉於是觀音大聖爲之現身
不亦宜乎或聞而駭且疑之彼二上人者蘊
何德業菩薩特爲之現身耶是不知萬物一
物萬神一神以身心未忘力不能會眞始有
凡聖之隔苟能會眞菩薩與衆生未始不神
交也故嘗聞之能敬重自己佛性則一切凡
聖皆可以交神之道見之然則二開士親覩
我大聖之容如子見父本家常事奚駭之有
而清我地不可得而濁我前千百世不可得
而弊我後千百世不可得而新我又不以天
下共譽可得而光我天下共毀可得而掩我
貫性觀唯貴情觀如咸體咸爻初本一卦即
況於外榮乎某甲與堂師爲道義交比自峨
嵋順流東歸道出潯陽遥見匡廬不覺潸然
淚墮余昔與師共樂於此今五峰蒼然龍潭
湛爾而師已逝矣嗚呼孰知逝而不逝者師
乎師乎鑒我之寸赤乎持此經以保厥後乎

贈少宗天恩二開士禮補陀還燕文

燕之房山縣上方兜率寺隆澤二開士慕補
陀有年矣既包腰下黃金臺由潞河之彭城
同生於萬物紛擾之中而其神常靜不以神
計形則神離形時譬夫人將澡沐脫故弊衣
折蘆渡江浮淮絶海出没於風濤百險一朝
登補陀若窮子還故山積懷欽渴唯慈父是
覲安知有身心哉於是觀音大聖爲之現身
不亦宜乎或聞而駭且疑之彼二上人者蘊
何德業菩薩特爲之現身耶是不知萬物一
物萬神一神以身心未忘力不能會眞始有
凡聖之隔苟能會眞菩薩與衆生未始不神
交也故嘗聞之能敬重自己佛性則一切凡
聖皆可以交神之道見之然則二開士親覩
我大聖之容如子見父本家常事奚駭之有
而清我地不可得而濁我前千百世不可得
而弊我後千百世不可得而新我又不以天
下共譽可得而光我天下共毀可得而掩我
貫性觀唯貴情觀如咸體咸爻初本一卦即

體觀之其神未始不全也以爻觀之則不勝其紛紛矣噫安得人之忘身心而親覩我大聖於日用之間哉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四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六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四六五頁上四行第六字「總」，徑作「縱」。

一　四七三頁上七行首字「殫」，徑作「禪」。

一　四七六頁上卷末經名，徑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五　勸五

明　憨山　德清　閱

題

題金剛經塔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一畫至於一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鱗鱗曳曳宛轉橫斜靜對之如遠水孤峰流觀之則長空鴈序及其標塔棕佛忽然妙合則七寶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關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爲基不生用處爲用世尊未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鑒大師且從其註脚悟入而今此塔當機電掣豈無毒眼漢見鞭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經余竊有囑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敗舟經遂漂墮意其竟入龍宮矣一日其妻浣於溪畔見羣螺結聚沉浮行漾如水上燈毬怪而掇之羣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思議公案也

題東坡禪喜集

此集或以文章奇之無乃畧神駿而取玄黃乎殊不知作者力在自性宗通以不傳之妙拋擲於語言三昧尻脊無常聖凡生殺譬夫夜光在盤宛轉流利雖智如神禹曷能測其向方哉

題雪山半偈舍身卷

聖人一言天地卒難以覆載蓋大道所在耳身爲大患此男子能於千巖萬壑氷雪之間捐大患而貨半偈非至明至勇者乎

題普陀大士示現卷

拜者不至大士現身豈因至者我至身現豈關菩薩反復觀察合現無地於無地中海山霞生妙容慈肅見者淚滴海水可枯此淚無竭作是念人普門頓入耳擲波間眼閘鯨吼水陸空行圓通自在樂既無根苦非有蒂

題師子林紀勝集

鳴呼師子林榛莽久矣狐兎成羣白日青天作諸妖孽師子貪瞻不管今此集一出師子眞孔竟爲之辜痛矣痛則醒醒則吼請問見前大衆且道師子正吼時這一隊狐兎向何處着落能薦此師子林一旦恢復許渠來林中蹴踏自在去

題包生所刻楞伽經

此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爲根熟菩薩直明識體全眞頓成智用故佛於楞伽山說經者蓋山高峻下臨大海傍絶門户惟得神通者堪通之乃表心地法門非修証可能往耳楞伽此言不可往若然者則一切衆生終不可往耶雖然境不自境由心故境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境不可得心不自心心亦不可得心境既不可得則智山無待覺海無邊不動脚跟早登楞伽之頂總生心想頓入如來之藏矣僧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岩頭問僧誰起滅凡讀此經者果於岩頭句下別有轉身始來與老漢商量此經未晚

題坡翁文字禪

東坡老賊以文字爲綠林出没於峰前路口

荆棘叢中窩弓藥箭無處不藏專候殺人不眨眼索性漢一鏑其機刀箭齊發尸橫血濺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賊不是賊試辨驗看若辨得管取從來攔路石沸湯潑雪

題趙生畫扇

霧勢昏曉山形有無且不可以心測又豈可以筆墨盡哉然墨光之初心路之始必有主人存焉故達者知雲霧昏曉無常即倒山形等耳然後筆筆墨墨橫拖豎抹意之所到筆之所隨主客升降初無常位意果意乎筆果筆乎吾於容即扇頭得趙生矣

題師子端禪師語録

子客代之清涼山一夕夢一僧蒙師子皮自東而西斜陽在天光燭其面忽然啓齒口如血盆牙似霜劒夢切自計曰如彼者我當爲之及讀端師子語録驚其脱畧窠臼大用縱橫不從軌則果若金毛師子跳擲露地百獸聞風靡不腦裂者也嗚呼去古既遠宗門爪牙希遘率皆如妖狐怪狗輭暖委靡凡見可欲摇尾乞憐萬態迎合一充其欲闇羅老漢叱咤其前猶不暇顧況顧吾道哉至於由機緣而頌古作由頌古而評唱集由評唱而所謂秘要者行秘要行則後之學者評唱不知安知頌古頌古不知安知機緣機緣不知安知祖意夫機緣者活句

四

耳生殺自在抑揚莫測凡聖路窮是非藥病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唯了悟自心者即病爲藥即藥爲病即生而殺即縱而奪正抑乃揚正殺乃生以棒喝爲廣長舌以鐵釘飯木札爲供養臨機哮吼天龍欣悦狐兎魂銷若然者今之以秘要自謂正傳慢侮法道寧不成若干部先生即世五十餘年矣茲由同郡傳侍御光宅表而彰之余故亦得鑽研玄蕃秘典大凡男子立志不可淺近圖一時衒耀於俗黨但當務其深遠者精克而成之更百世之後或有同志者出焉其猶鑄佛以黄金

五

雖藏之於重泉之下異日必光達丹霄也即此言之大盜藏像盜惟一人而俗黨蔽高無世不廣故莊周有曰高言不止於衆心妙樂不達於里耳然精光所積雖天地莫能蔽之況人情私嫉乎哉

題畫畫卷

夫見畫不見筆見筆不見手見手不見心見心不見心之前者謂之見見可乎苟借畫見筆借筆見手借手見心借心見心之前者謂之不見見可乎雖然展卷則雲物縱横收卷則峰泉寥寂且道展收把柄畢竟落誰手裏得恁麼自在疑則輞川有摩詰可問

跋

跋麒禪人血書華嚴經

吾聞華嚴大經實根本法輪佛與大菩薩之

事非小根可堪故曰龍象蹴踏非驢可堪終始一念今昔一時因果一佛凡聖一性十方一刹三界一體正像末一法初中後一際當處現前不涉情解本自圓成非修所得故曰智由三昧觀照方便迷解顯得不是修成若夫悲願熏炙稱性而周事亦無盡或曰願終功廢則過去諸佛帶果行因豈不多事雖然一乘無修始終一念云云者蓋指果體而言也若在凡夫必當先悟果體根本然後法古佛之樣規行矩步始以信入次則歷行住回向地等圓治積生染習習盡功圓則毘盧能事畢矣經中首以善財問法徧參勝友五十三者蓋聖人所慮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像寓意使彼有志於一乘者斆意得像神而明之肉身現証無勞修得如法華以龍女成佛之像寓彼實相(勤五)以至三周九喻(六)重重旁敲與華嚴何別但下劣凡夫不信自心徒信佛語被文字所轉埋沒本光不能直下受用是非之僕榮辱之奴死生之伅好惡之黨顛之倒之奴主反位大用翻爲迷事無明大機總成迷理之障理迷則觸事皆礙事礙則於理終迷故華嚴之法界法華之實相名存義昧義昧則理無所會理無所會則道不終通道既不通到家何日既不到家安有所得無得則見必不定見不定則偏圓無辨邪正不分謂之知解之徒渠尚無分豈能現証而受用者哉豫章潯陽之廬山山有黃龍寺寺額今上所賜也寺衆有麒禪人有志於佛一乘顧惟天機不深受性魯鈍於華嚴法界率難通悟於是發願書大經全部意在青山白雲朝暮書而讀讀而禮稱懺洗過現重輕罪垢果其風有微善伏畏盧之寵靈雜華之熏發法界頓開入佛種性麒之告余也如此余嘉其有志綴華嚴大蹼如此余再謂麒曰若知舉筆飲墨向白紙上橫畫豎直之者念耶時耶佛耶性耶剎耶乃至除耶像耶意耶現前耶不現前耶嗚呼若能領此則須彌爲筆太虛爲紙大地爲墨書若經書衆有盡乎果無盡乎子若不會雖剥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汁與善財童子相去尚遠在況五十三勝友若能親近乎麒其勉之麒其體之

跋黃山谷集

此集如水清珠濁波萬頃投之立澄如摩尼寶饑寒之世得之主病即愈蓋此老不特尊其所知行其所知而已且能掉臂格外作師子吼者也觀其於寵辱關頭死生路上跳躑自在若夜光之珠宛轉於金盤之中影不可留如水天蕩漾於太清之內光無定在有誣先生謂列子中亦有禪語禪豈普通始來哉義路不可通縱無義路亦非禪也唯徹悟自心者即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矣而不識好惡者所贅語耳列子之言雖精密至到者亦可以義路通禪則不唯此非先生語不識好惡者所謂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耳余知其家裡人故跋數語

跋賀知忍刺血書金剛經

未刺指時指塞虛空纔刺指時血流大地指即金剛血即般若故罪無輕重半字能消福無淺深援毫即滿雖然澹菴居士未即世時不以此經爲常課則即世之後子雖有曾參

之孝爲書此經終與金剛般若血脉不能接續若然者居士即此經此經即學仁父子血脉豈以存没斷續哉我聞般若無古今金剛無内外有古今則有延促有内外則有親踈而未至蘊空者則念念生滅情塵膠執即蚊虻唼膚而舉身毛豎稻芒在眼而四方易位況以熱指刺於冷針鮮血迸流能無痛乎今學仁即流爲墨即墨成字至於句偈完兹一卷究其情悃與舍全身何異達觀道人見而哀之且感學仁精誠不媿紫栢書此附之經尾願見聞之者皆發是心

跋鐘鼓頌

聖人有身而無累有心而不勞以其無累故則一身可爲千萬身以其無勞故則一心可以窮萬法衆人則不然有身則有累有心則有勞累之勞之從無始以至今日死死生生榮榮辱辱好惡萬端改頭換面羽毛鱗角無所不經得爲人身忝在最靈極爲希有於希有之身不能聞道洗長刦之勞累與馬牛何異哉雖然勞之與累亦不可易洗若欲洗之須以此頌爲香水海久滌自除則衆人可至於聖人也智者思之

跋牟子言道章

莊子曰道惡乎在道在稊稗易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人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今有人於此三者併舉而問曰牟子之言道莊邪易邪余應之曰莊易且置敢問趙州大道透長安句果言道耶不言道耶若謂言道則其言不可以智識知義路得若謂不言道問道答道有何差別有人於兩問中知得好惡雌黄不謬則莊易之道譬如月在秋空朗然廓澈若檢點不出不但於趙州句中無有出身之計即莊莊易易總向癡人說夢耳雖然由粗而得精由精而遺聞粗之與精固亦遺聞之嚆矢哉

跋証道歌

漢留侯狀如美婦人本朝劉誠意亦狀如婦人然皆臨大事決大機若鏡中見眉目然當世無與等者永嘉大師雖雲外枯禪貌亦柔秀宋寂音尊者初讀其証道歌至大丈夫秉慧劒句寂音以爲此老貌必傑特威掩萬僧者及禮其道影始知體不勝衣貌如少年宣律師乃歎曰斷不可以言貌觀人盖此老平生踐履明白心智猛利故吐辭等刀鋸耳譬如香象擺脱五欲纒鎖超然而去真大丈夫哉邇來去聖轉遥人根薄劣凡所謂出家者皆産於荒寒昧略之鄉其父母不過爲兒女負重舍而出家爲其一身衣食之計非爲求出世而來次則逋逃之徒憲網張迫以我緇林爲其淵藪乃一時偷生之計豈有成佛志乎余浪跡江海三十餘年足跡徧天下在在處處所見緇流黄冠率飽食横眠游談無根靡醜不作汚佛汚老退人信心若使一宿老人肉目睹此安得不痛哭流涕哉夫子房龍門設不爲經世用出家求無上菩提當不在永嘉下風昔崔趙公問徑山國一欽禪師曰弟子出得家不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趙公心服之故曰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乃今狐兎成羣龍象騰逝則釋迦老子正當爲酒肉班頭嗚呼痛哉

跋大川和尚飯十萬八千僧卷

余讀諸居士偈言跋語雖喜其有順水推船之心痛其無逆風把柁之手且道如何是逆風把柁咄直下死生崄浪之中當頭榮辱顛風之際赤心不昧萬善常勤以舟爲命則并力支撐以國爲舟則同心共濟凡百情關氷消瓦解一切人我電掃雷轟方許渠向没巴鼻漢前雌黃佛法去雖然出身一句又作麼生鐵索一條誰鎖放嶺頭諸佛笑同牽

跋宋仲珩篆書金剛經

金剛般若兩者之堅利世所共知惟愚癡之堅利或未察焉夫愚癡不堅我當先破愚癡不利我當先犯今我頑於死生好惡之執牢不可破鋒不可犯是以威音釋迦先我得道也雖然愚癡不堅不利則般若無本矣故聖人以金剛喻般若良以金剛能斷一切一切不能斷金剛故也如般若能斷一切愚癡愚凝不能斷般若也此就知有者言也如未知有則愚癡能斷般若般若不能斷愚癡也由是而觀愚癡之與般若金剛之與萬物豈有常哉顧其人用心如何耳如先以知有爲前茅則般若如金剛如未知有强以事行破執則愚癡如金剛故金剛一物不惟能喻般若亦可以喻愚癡也此經有五千餘言疑二十有七吾曹果能善用其心則言言疑疑皆觀照之媒妁也反是則言言疑疑亦愚癡之紹介也如青黴本元臣榮國公本緇流而所爲如此果以言言疑疑爲媒妁耶爲紹介耶吾不得而知也宋仲珩篆書妙絶古今精容圓活神氣流注如春着花余雖至愚貪玩不知遷辯得非掉棒打水月乎則予亦不免多口之答

半山老人擬寒山詩跋

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若待指點而得者則非其天矣吾讀半山老人擬寒山詩恍若見秋水之月花枝之春無煩生心而悦果天耶非人耶具眼者試爲薦之

戒殺放生文跋

夫貴賤殊業物我同靈恃力殘生滋蔓惡習之悲鬼見魔悲鬼皆自心宛昧所成苟能逆順關頭掉臂徐疾過得所謂見魔悲鬼俱鑄爲文殊普賢矣嘻知即易行即難萬仞崖端談笑躑躅寒山拾得兩無功

物不遷論跋

予聞入無生者方知剎那故五十計較經有菩薩白佛曰我罪滅如何不見罪滅之相佛曰汝曹心能轉生否對曰我心若不轉生則不能與如來共語佛曰汝曹心轉生時見心初生之相否對曰不知佛曰汝曹既不知心生初相豈罪滅相汝曹獨知之乎即此以觀心轉不轉生相滅相皆不越一剎那耳而物非物遷不遷又豈能越之哉予以是知駁不遷辯得非掉棒打水月乎則予亦不免多口之答

憶載無始之苦本莫若戒殺若不戒殺
暢物結物暢我結結暢相乘如汲井輪循環
不已徃復思之甚可恐怖恐怖既生視物如
人視人如我夫殺機一動不惟殘賊同靈寔
則自斷命根作如是想何待佛出齒曰然後
戒殺哉 十三

跋宋猪齒曰化佛文

物物有佛物物不知以不知故通相噉食如
汲井輪長劫無已佛憫物故流慈齒曰猪口
出佛梵相圓滿狀若拇指亦如秋月光明顯
露若聞若見生希奇想俱大恐怖自是戒殺
等不殺已我發是願佛即現前非色非空非
凡非聖凡聖中出以是之故物物是佛云何
業醉佛心佛佛相食願是慈波注入衆齒如
一燈光分百千燈燈續分光光無盡物覩
佛光普照三世於此實語凡見聞者號呼涕
泣如猪正殺受痛即我作如是觀殺習頓止
十四

宋繡觀音經跋

禪人林白持宋繡觀音經一卷予拜而讀之
至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忽然疑生意會不快
及見無盡意菩薩聞佛贊觀音功德之利而
無盡意即解頸衆珍寶瓔珞持上觀世音菩
薩菩薩不肯受因佛勸而受之即將一分奉
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處乃豁然疑
消夫多寶佛過去佛也釋迦佛現在佛也若
無過去則現在無待若無現在則過去成斷
若無過去現在則未來奚立若廢三世則昧
刹那若昧刹那則一切聖凡之用依正之基
將何藉焉由是觀之蓋聖人本欲直示其肯
顧衆生機鈍不能神而明之故設像以寓意
便翫而得之則像忘而自契也知此則現前
讀經者與觀讀經者雖愚智弗倫皆周旋於
寂滅光中初無間隔此經妙麗神采具足針
針刺入圓通之境字字貫攝至道之真自宋
迄明六百載矣而字畫鋒刃鏗然若新非瀝
肝膽之誠孰能至此 勤五

跋怪石供

石本無怪怪自禹始迄於東坡居士豈惟不
以石爲怪直以石爲無上供養衆人聞而怪
之以爲天厨玉饌名花香果及珍羞異寶始
足爲至公以齊安小兒洛時戲石當擇師供
不以褻乎然莊生有云喜言不止於衆心余
謂無上之供自應駭俗雖然禹之所怪坡之
所愛皆未有樹也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
大地無寸土寸土既無又安有石哉則禹所
怪坡所愛總夢中語耳即達觀道人亦不免
開眼說夢在或有傍不禁的出來請問和尚
既無寸土只今脚跟在恁麼處老漢緩緩向
他道汝不聞金屑雖貴落眼成塵耶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吳强仲叙

未戰誰不勇臨戰誰不恐惟置死生於不可
得之地者如師子遊行孤踪絶侶然此不可
得之地非獨石門安樂場實一切聖凡所共
惟臨境不惑得受用之不然縱見道精深決
非將種若圓明老漢居縹緲濱九死而飲食
談笑如平時死生不入其懷眞菩提場中梟
騎耶 勤五 十五

又

石門老人有言曰成就世出世法者特一切
能舍耳此言雖若不甚精深細而味之苟非

蓋死生於度外者孰能與此哉今老人於桎梏之中而榮辱不能入其懷飲食談笑不異平日猶超然而自得也者非洞徹自心圓用自心者雖見地高出佛祖我知其觸境旗靡矣

跋半山老人擬寒山子詩

受持千百萬過心地花開香浮鼻孔鼻孔生香香不聞香善知此者則半山老人舌根拖地亦不分外也

書聖觀彌勒贊後

理水如海吾心如魚以海養魚化龍奚難更得觸不如意事撼之即如天風激海雲濤洶湧潑日震空空爲之殞墮則大用始得現前子思所謂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跋毘舍浮佛偈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今有人於此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譬如醉夫卧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泥淖非可卧之所醉者瞪目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雖然毘舍浮佛頌即醉夫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得何患其終不醒耶

跋寂音尊者十明論叙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火則畏燒煑雖驅之不入五欲湯火燒煑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盖計臭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臥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則負覺範老漢多矣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胡强仲叙

清淨光中無端强照於無身心處計有身心心爲惡源形爲罪藪源若不塞惡豈有窮藪若不空罪必無盡雖然心無善惡形未吉凶惡源未始不爲慈悲之海罪藪未始不爲功德之山顧其用心操行何如耳嗚呼介然有知知而不返惡流肆矣塊然有執執而不釋罪山崇矣唯有道者了心非有不待遺而愛憎自消知身本無不避患而榮辱自解故曰若人欲知佛境界當靜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我寂音尊者方羈縻於縲絏之中九死一生之地而能超然自得所謂生死憂患莫能入其胸中何術致此哉大丈夫既無經世之志則於出世宜盡心焉故曰盡心了知性知性即能用譬如龍能用水爲雲用雲爲雨故處水不溺行雲不墜耳予以是知有道者脫處死生憂患之域非惟覓憂患不可得且能用憂患爲廣長舌者也今以此叙作鐵釘飯供養一源宗禪人禪人知此予何憾焉

跋宋圓明大師別胡强仲叙遺愚菴講主

夫法本出情以情求法法不可得知不可得

而求之其感滋甚如范滂孔北海之徒其人品高問學廣亦奇男子也至臨患難則疑悔橫生賫悶而沒惜哉此蓋打頭不遇作家以情求道誤之耳殊不知道若可以情求則儀秦之流皆可謂聞道矣即寂音尊者童丱剃除聲已藉甚所至講席白眉大龍靡不推服然猶不謂之聞道及見雲庵文叟始了自心宜其歷死生波險之地譬若娑竭出海慈雲法雨遐被窮荒也邇來去聖愈遠吾曹軟暖不勝觀矣敢望其出情求法乎嗟哉上則托名宗敎次之奔走衣食而已率以爲敎之典要宗門活句是古人茶飯豈今人所能咬嚼自是一犬吠聲百犬狺之遂乃成風卒難移易惟愚菴貴講主情出流輩深痛斯弊亦恨挽之而未能焉子故重之贈以洪老送胡生叙且跋數語如此

讀法華普門品跋

予讀法華普門品至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不覺置卷嗟嘆久之衆生之大患患莫過於淫欲苟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佛言不妄今天下恭敬念[illegible]世音菩薩者在處有之乃稱名而離欲者何其寡哉則佛言亦有妄乎嗚呼淫欲恭敬初非兩物果能至誠常念菩薩即恭敬現而淫欲沒稱名少懈則淫欲現而恭敬沒如此境界深淺氣力生熟子亦驗之不得爲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之志然不得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覓牛話頭無擇山林城市境緣逆順持此參此若不得牛殫生弗已紫柏道人舍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覓豆腐之瞎貓乎當今能書者舍吾叔宗而他求豈不誤邪雖然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在甚麽處張草米書揮筆處細聽蹄響墨池邊

書東坡詩後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莫若任所之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此東坡靜照堂詩也嗚呼心外無法觸目其誰師聽法華經歌則若庖丁解牛公輸子之爲匠而縱橫逆順精粗巨細皆大白牛之全體也是牛也頭角崢嶸出入於吾人六根門頭咆哮蹴踏喜怒無常平田淺草綠楊溪畔黑白互奪使吾即文字求之而不得離文字求之而不得離即非求之而不得畢竟至於無可奈何此畜曇生通禪人每以奈何此畜不得爲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之志然不得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覓牛話頭無擇山林城市境緣逆順持此參此若不得牛殫生弗已紫柏道人舍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覓豆腐之瞎貓乎當今能書者舍吾叔宗而他求豈不誤邪雖然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在甚麽處張草米書揮筆處細聽蹄響墨池邊

斷則根塵不到主賓夢醒穿則十虛通達生殺機窮謂物即心而心外無物謂心即物而物外無心解用則賓不抗主自然接拍成令不解用則主逐賓隊觸處成乖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轉物一句孰能吐得榮辱交加分主客根塵誓喚作常光

二十

跋藕長公大悲閣記

魚活而筌死欲魚馴筌苟無活者守之魚豈然肯馴筌哉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盡意活而言死故也故口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予讀東坡大悲閣記乃知東坡得活而用死則死者皆活矣前大悲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中使人即文字而得照用也後大悲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外使人忘文字而得照用也若然則東坡之文字非文字也乃象也如意得而象忘則活者在我矣如所謂大悲菩薩具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毋陀羅臂豈菩薩獨有耶實我未嘗不具也但有照而無用謂之似具唯照用齊到者謂之真具故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非照乎知之而未嘗復行此非用乎然而必欲八萬四千寶目八萬四千妙臂以象照用其故何哉蓋衆生具八萬四千煩惱堅等大地非照何以破之非用何以轉之又曰窮源達本秋論語亦不見有非佛之言大都聖人應世本無常心但以百姓心爲心故凡可以引其爲善者靡所不至譬如良醫但欲愈病參苓桂隨宜用之至於奇症怪疾雖砒霜蛇蝎亦所不忌其去病一也後世三家之徒不達聖人本意互相是非攻擊排斥血戰不已是何異操戈而自仇也我聞莊衛魏公本朝盛德君子妬曹溪一鉢而不能容手碎之何示人不廣若是雖然大鑒本以虛空爲鉢天地萬物爲鉢中之食能稻糧饑饉藥草疾疫公亦鉢中食耳安食食食哉夫何故無能所故無能所則無待無待則獨立獨立則無生心措手之地嗚呼起公九原讀是跋寧不汗顏哉雖然且道如何是和事老人手段逆順境緣風過樹殘生不直半文錢

二十一

嗚呼善哉

跋曹溪碎鉢

程康伯書圓覺經跋

夫一心不生則聖凡無地物我同光是故聖

二十二

婆伽老漢直指衆生日用熱惱爲神通大光

明藏十二大士曲說如來神通大光明藏爲
熱惱自是父子情乖聖凡路斷康伯程氏旁
觀忍俊不禁於是發心手書是經積晝成字
積字成章積章成帙於一剎那中圓覺成就
遠而復順斷而復通父子歡呼接拍承令聖
凡雲集水到渠成紫柏道人適買舟於岷江
之干康伯氏於神通大光明藏中拈出供養
道人是時不以面受乃用背享直得丈殊杜
口普賢失跌況其餘乎雖然蟻蝨以頭顱爲
崑崙屈步以蹄涔爲滄海小大無常孰得孰
失

書周叔宗臨帖卷

禪家有離經一字即是魔說依經解義三世
佛冤書家有學書而死於法者謂之奴書觀
叔宗周氏臨諸家帖於縱橫變態之中法時
露焉譬夫濃雲雷動之初龍雖不見頭角暫
露而天機深者神而明之則龍之頭角不在
叔宗筆陣而在我欲得不得之間耳

跋石屋禪師山居詩

詩曰莫謂山居便自由年來無日不懷憂
竹邊婆子常偷筍麥裏兒童故放牛栗蝟
地鑽傷菜甲野猪山鼠食禾頭施爲便有
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己休

夫身心者死生好惡之鵠也鵠不忘則矢不
已矢不已則害我者寧有窮哉然害我者大
抵不出有心無心之域故至人去此不去彼
此去則彼無主矣主無而敵恣何殊矢射虛
空耶故此老以消歸自己爲歸宿旨哉言乎

跋東坡阿彌陀佛頌異其頌旨曉然如日
予讀東坡阿彌陀佛頌異其頌旨曉然如日
出大地光無不燭奇哉長公昔人謂五祖戒
公之後身不亦宜乎夫圓覺倒想初非有常
倒想在諸佛即名圓覺在衆生即名倒
想如衆生能善用其心孰非無量壽覺娑婆
孰非蓮華淨土必曰外衆生而得佛外娑婆
而生淨土此爲鈍根聊設化城爾今天下諳
其入化城則欣然皆喜延之寶所莫不攜眉
而去何耶

書某禪人募刻大藏卷後

夫大藏佛語也而大藏之所簽者佛心也佛
語如薪佛心如火薪多則火熾薪盡則火不
可傳火不可傳則變生爲熟破暗張明之用
幾乎息矣故傳火必待於薪而火始有用傳
心必合於佛語而心始無疑我心既無疑佛
心我心也佛心我心則凡有知覺者孰非佛
耶雖然衆生本佛奈何日用而不知謂之根
本無明譬如生盲之人出胎墮地雖長百歲
終不知天地日月是何物也衆生本佛日用
不知謂之生盲謂之無明不亦可乎夫生盲
之人一旦得良醫抉其障翳則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了然無惑矣衆生之無明若不得佛
語爲之金鍱抉其無明障翳雖佛性本有亟
能識哉如火未始不在也不得薪以傳之則
火不可得而用也故曰地二生火天三成之
三若不成則火雖在亦不可得而照物也如
衆生正因佛性雖在不得緣因佛性熏之則
了因不開了因不開則正因終不得而復矣
由是而言緣因佛語也了因佛語之所簽者
也正因則衆生本有之自心也自心固有不
待佛語傳之了因了之自心雖固有終不能

用也正如火在而不得薪以傳之火亦終不可得而用也是故有志於用自心者必先明佛語夫自心明則無往而非明矣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而永不能昏之人始可以開物成務矣予是知大藏一刺豈惟凡夫可以登正覺實治道中開物成務一大機也刺大藏之緣始今某將丐緣於四方馮太史跋其前予繼太史而復跋之者蓋念聚薪不易如薪聚而火不傳者未之有也佛語宏傳而衆生不明自心者亦未之有也某行矣無滯

跋法華抒海

余讀戒公法華抒海至全人即法處猛覺心廓目遺妙不越粗誠非思量分別所能解也夫蓮花象也妙法意也學人能玩象得意象未始非意粗未始非妙且道全人即法時阿誰玩象咄

書鶴勒那問二十二祖公案後

歲在萬曆癸巳春予客燕山碧雲寺燈下讀佛祖通載至此不覺掩卷而歎且覆而思之鶴勒往世爲比丘赴飯龍宮徧觀五百衆中無一人堪任妙供故不欲諸子同赴而諸子不解師意妄生人我師則勉强狥情携之赴會既而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仍感惠而從化嗚呼當爲最靈之物不以智照而以情較乃爲羽族而從化盖迷極而反覺也雖然至此而覺莫若先此而覺豈不勝哉時奇子問曰鶴勒如何不知鶴衆夙因二十二祖奚獨知之曰見道則無優劣損習則有淺深以深則洞照無涯淺乃光燭有限之故又問鶴勒說法九易寒暑鶴衆卒未解脫摩拏說偈將畢鶴衆即悟無生飛鳴而去何哉曰起信論云如來色心業勝故聞法者易悟由是而觀則摩拏道力過鶴勒多矣譬如撞鐘槌大則聲洪槌細則響邇奇子聞之躍然合掌作禮

跋蘓長公集

大眉山凡作文作贊作偈發揮不傳之妙縱橫誕幻使人莫得窺其藩籬者盖其所得衆生語言陀羅尼三昧於大雄氏未覩明星之前久矣故能從是處說出非來從非處說出是來從是非處說出不是不非來從不是不非處說出是是非非來長亦可短亦可高亦可下亦可淺亦可深亦可近亦可遠亦可凡其可者皆千古不拔之定見也定見如盤其語言如珠珠走盤中盤盛其珠而橫斜曲直衝突自在竟不可方所測如有生心測之者譬如以網張風以籃盛水也知其難測而甘心終不敢測者益非矣東坡氏豈三頭六臂異乎人者耶亦橫眉豎鼻無所異乎人耶但事理之障障他不得所以無不可耳又事理之障不能障他妙在何處妙在不傳也只此不傳者孔氏得之而爲萬世師老氏得之而爲羣有師釋氏得之而爲無師之師今有人於此能知無師之師住處則不可傳之妙許渠獨得焉

跋唐修雅法師聽法華經歌

夫心法本妙無間聖凡乃今在聖人則能六根互用凡夫則甘坐豐蔀之愚以爲眼惟能見而不能聞耳惟能聞而不能見殊不知凡

夫以徧計不了謂籐是蛇故六根似不能互用耳如徧計情消則依他本妙根塵無得能所不斷匪涉情解日用現證故曰佛法在日用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却又不是也吾大雄氏於法華會上三周九喻橫說豎說形容妙法可謂曲盡慈腸矣然終不若是歌拈提本妙使大心凡夫一讀其歌當處現前而法華富有六萬餘言演說妙法不爲不廣然皆死句也惟雅得活句之妙能點死爲活譬如一切鉛礫銅鐵丹頭一點皆成黃金白璧又如月在秋水春着花枝其清明穠鮮豈待指點然後知其妙哉

書楞嚴截流後

佛頂即自心自心即佛頂心頂互奪常光現前此五乳峰下鼻祖截流之機如講主以截流之筆發揮楞嚴大意開奭絶塵一歷眼根耳根洞徹夫頂既不可以眼見心又豈可以智識知哉雖然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皆頂也特頂不見頂現行忽起用處生疑逐日頂墮耳

跋五慈觀閣記

棗柏有言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由是觀之則一念未生之時謂之宗一念既生之後謂之用故宗之與用如一指之屈伸耳指未屈伸時指在而不可以見屈伸時指隱而不可以動靜識謂其動乎屈不是伸謂其靜乎伸不是屈屈之伸之各各獨立故正伸時屈不可得正屈時伸亦不可得鼓之則生鼓之前必有春不可得而生風不可得鼓者存焉雖然微宗本則四論無心微四論則宗本無身夫身也者心之郛郭也心也者性之郛郭也

毘舍浮佛頌跋

此頌四句二十八字包括大藏透徹禪源靡不釐矣但衆生浮淺憂慮弗深立志苟且見卵而求時夜見苗而求腹果是以讀者雖多獲效則寡耳子持此凡十五易寒暑而猶精持不休每觸逆順憎愛交加之地必以此頌爲前茅覆軍殺將亦不知其幾今人持未滿千萬過遂尤其不效復求效者持之譬如掘井去土三尺而無水尋易地而掘之復無水不投筆怖走也

書肇論後

夫心本無住有着者情情本無根離心無地故會心者情了全性者心空心空則大用自在如春在萬物風在千林其吼喚鮮明變化之態烏可以情智彷彿者哉肇祖五論之制宗本不遷等作何異春生萬物風嘯千林奎乎既能生而能鼓之則生鼓之前必有春不可得而生風不可得鼓者存焉雖然微宗本則四論無心微四論則宗本無身夫身也者心之郛郭也心也者性之郛郭也

復易之水終不得而精神竭渴終不解苟有志持此頌者能知掘井之喻而持之無懈若無靈效老僧舌根定當腐壞

八大人覺經跋

八大人覺經辭旨清遠如月在秋水雖至愚之人無煩指點皎然意了耳然是經去古既遠流行亦寡初因明東禪人手寫一軸東雖即世其上足世南持而示余余疾讀之不覺心開意朗既而命諸黑白廣傳之夫八覺之妙豈外衆生日用不知之知別有所覺耶如來大人憫諸不覺即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有緣者脫得一覺乃可以破長夜之昏矣譬分一燈之燄徧照世中則其靈燄寧有窮哉

又

夫人之在心猶魚之在水也魚之在水果知水乎人之在心果知心乎魚能知水則龍已人能知心則聖已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人爲萬物之靈生既不知所以生死豈能知所以死乎一不知則永不知永不知則無所知矣人而無知可不痛哉於是大覺聖人見而悲之曰奇哉衆生俱有如來吾已先覺彼猶不覺不覺則昏迷長夜終古不思矣是豈忍乎遂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雖則淺深階次所用弗同要而言之從凡入聖自覺覺他靡不滿也此經總三百七十一字言簡旨豐遮照精深有而能無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則大夢頓醒況得八覺者乎嘻覺則衆生可以作佛凡魚可以爲龍也元至正間雪庵溥大師號稱能書書此經若干卷流行海宇自元迄本朝將三百年於萬曆辛卯四月望日鶴林藥公偶得一卷於本寺明季禪房憲副包公乃鐫於石以壽其傳云

書寶積經偈後

寶積經偈曰四大假爲女其中無所有凡夫迷惑心執取以爲實女人如幻化愚者不能了妄見女相故生於染着心譬如幻化女而實非女人無智者迷惑便生於欲想如是了知已一切女無相此相皆寂然所知矣人而無知可不痛哉於是大覺聖人見而悲之曰奇哉衆生俱有如來吾已先覺彼猶不覺不覺則昏迷長夜終古不思矣是豈忍乎遂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雖則淺深階次所用弗同要而言之從凡入聖自覺覺他靡不滿也此經總三百七十一字言簡旨豐遮照精深有而能無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則大夢頓醒況得八覺者乎嘻覺則衆生可以作佛凡魚可以爲龍也元至正間雪庵溥大師號稱能書書此經若干卷流行海宇自元迄本朝將三百年於萬曆辛卯四月望日鶴林藥公偶得一卷於本寺明季禪房憲副包公乃鐫於石以壽其傳云

書寶積經偈後

寶積經偈曰四大假爲女其中無所有凡夫迷惑心執取以爲實女人如幻化愚者不能了妄見女相故生於染着心譬如幻化女而實非女人無智者迷惑便生於欲想如是了知已一切女無相此相皆寂然是名女三昧

跋蘇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

予讀眉山蘇軾供十八大阿羅漢頌愛其思致幽深辭氣誕幻發揮不傳之妙如月在秋水無煩指點朗然現前使人見之不覺心游象先遺物獨立也若非得無所得心者烏能

致是哉然以是知黃面老人并諸尊者離是無所得心亦無別奇勝或問曰無所得心可得聞乎對曰若不可得聞而問聞者又誰耶雖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知此則得無所得如啞人食蜜甜豈可以口舌窮之哉 三十二

書黃龍寺藏經閣毘盧佛記後 勘五

毘盧遮那此言光明徧一切處阿臭此言無間地獄謂諸苦具黑業徧一切處此義黑白粲然舉着便疑若謂光明果遍一切處則黑業不可遍一切處若謂黑業遍一切處則光明不可遍一切處若謂兩種俱徧不相妨礙者此又不然何以故千年暗室忽然一燈暗即隨滅光徧滿故唯石頭老人謂光明中有黑業不與黑業相對黑業中有光明相對噫宗風久衰此意寂寞徃徃舉似龐眉老衲取胡盧而笑況黃口禪雛吾觀華嚴文殊師利教善財童子一百一十城衆五十三知識雖多境緣順逆三昧無常或以殺業或以淫業如是種種作諸佛事要之皆助發毘盧光耳故頓悟石頭衆同之意則阿臭即入毘盧之門不然毘盧即入阿臭之牖蓋一切衆生無有定性以無上知見之香熏之則諸佛光生以四弘六度之香熏之則菩薩光生以十二因緣還滅之香熏之則緣覺光生以四諦之香熏之則聲聞光生以增上十善 三十三之香熏之則諸天光生以猜忌徼福之香熏之則修羅光生以五戒之香熏之則人光生以愚癡之香熏之則旁生光生以慳吝之香熏之則雄長長得非翦龜之毛哉我如來大人凡有所說皆喪我之前茅也若然者垂裳而天下治苟非我喪我不能焉或謂藥可以治病者其方者偶中病愈又醫之常者也惟良醫則不然直以病治病此下功也如無擇病與不病聞其風而喪我者此上功也嗟乎衆生四百四病皆客病也非主病也主病特饑渴兩者耳然兩者又本於有身身本於有我我故曰聞其風而喪我者上功也若夫五伯之爭長七雄之競雄使其果能我喪我則雄雄長長得非翦龜之毛哉我如來大人凡有所說皆喪我之前茅也若然者垂裳而天下治苟非我喪我不能焉或謂藥可以治病者

讀石壁經碑跋

萬曆歲在癸巳春余挂錫燕山碧雲柳樹菴今匡廬黃龍寺有僧謂宰官菩薩魯乾亨言曰黃龍藏經閣成未有司閣者僕欲造毘盧應華亭徐太僕琰之請也燈下讀唐藕州刺史白居易重玄寺石壁經碑逆思隋靜琬尊者刊石爲經積盈大藏竊校優劣不勝悲惋 勘五 三十四

夫重玄經惟八種而白公極廣長舌相讚之猶恨不能盡而我琬公刊大藏於石設公一登白帶則其讚嘆當復何如適開侍者賫大藏自三吳來令其讀之亦不勝悲惋因囑其

刋於涿鹿崖壁之上使觀者知琬公之功殆非清冕諸師可並萬一矣

跋東坡油水頌

薪多火多境大智大離薪離境火智無地是故達人就陰息影日中逃影離境覓智從上以來無有是處油譬本性水譬妄情火譬境智究此三者初非有一況有三乎性變爲情情變爲境了境須智即情逆用以功較之賞罰立焉毫釐之間名實難負智者思之敢不力行能力行者千古旦暮眉山長公乃是其子

書般若無知論後

此論文致婉密理路冲遠得之於心可以達六經徹大藏旁通百氏如登妙高羣峰該覽故用之出世度越諸乘稽證自心用之經世即事即理橫拈豎弄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是真實學讀而成誦誦而味之精了自疑永斷取決自心不由他印也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七七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栢老人集卷之八」。

一　四七八頁下一一行「題墨畫卷」，徑作「題畫卷」。

一　四八〇頁上一〇行「紫栢」，徑作「紫岩」。

一　四八五頁上九行第一五字「畫」，徑作「蓋」。

一　四八五頁上一〇行「故口」，徑作「故曰」。

一　四八九頁下一二行「石折」，徑作「石折」。

一　四九一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六　　勸六

明　憨山德清閱

拈古

凡佛經首有此丫乂然此字之義一切人天魔外皆不能知唯洞悟自心於一切佛經通達無礙者乃知此義也由此觀之則此字是一切諸佛綱宗也苟非佛之真子決不識此字義如汾陽黃犢偈雲岩寶鏡三昧臨濟三玄三要與夫四賓主句皆此字之訓詁也邇來大人不出典刑誰舉此所以佛祖之綱宗本具在而不知耳其不知者果不能知耶特其不畏生死之苦耳如其果知生死可畏唯佛祖典刑是究則知見漸開信力漸充疑情漸破而佛祖之綱宗舉着便知矣既知之則於一切古德防閑魔外之具即能舉而行之矣豈惟知之而已哉

夫衆生所以不得道者別無他障不過未悟現前日用能分別好惡之心是前塵影子認爲本來人此認一錯則千錯萬錯淪墜長刦皆自此起也故長沙岑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刦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快性丈夫窮此識神爲緣境而有耶爲不緣境而有耶緣境而有則此識神本自無體不緣境而有則此識神境未觸時本無窠臼而楞嚴會上佛曰一切衆生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楞嚴常住真心即此本無窠臼者是楞嚴用字即此認字是然楞嚴即龍樹四性開而爲七處徵窮阿難而阿難雖經七處窮討其攀緣之心必無所在而阿難猶認能推窮者爲心故如來咄曰此非汝心前塵相想佛可謂老婆心徹底矣然阿難執恡相想尚不肯舍至於如來飛光左右輪掌開合種種方便開曉阿難以爲手有開合見無開合頭有動靜見無動靜此非即客而辨主乎客譬開合動靜見譬亭主燦如黑白而阿難猶未敢認亭主爲主人確計過客是主翁是以如來假匿王觀河之見本無童髦旁啓阿難既而阿難至於認見爲物如來以爲阿難見精既同於物則如來見精亦物矣如來見精既同於物則阿難可見如來之見矣故曰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此如來以離物獨立之見示阿難悟入而阿難似未承當故如來又曰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蓋不見之相無待而獨立者也縱如來五眼自不能窺覿況阿難乎故曰吾見既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此離物之見非汝而誰又見若同物汝既見物物亦應見汝果如是則物我雜亂并諸世間不成安立此如來宛轉預塞阿難轉計之路使其情枯智訖攀緣心歇則即物無累之見迥然現前矣豈阿難果有如許轉計者哉偈曰攀緣心歇見精現前一肩擔荷豈有中邊用處本空何須離根根雖不離用合本源寄根明發如來自說寄非常住即根解脫根脫塵離圓明了知舉心動念照鏡頭迷

娑婆此言堪忍蓋此界衆生於八萬四千煩惱一一堪忍於心吝而不肯洗除故也若大心凡夫頓了八萬四千煩惱皆無自性則八萬四千煩惱不名煩惱而名八萬四千三昧

矣於諸三昧亦能堪忍於心則名菩薩不名衆生如但堪忍煩惱不能堪忍三昧則名衆生不名菩薩也即此觀之菩薩衆生初無常位苟達煩惱無性則衆生不異菩薩於無性中横起無明則菩薩不異衆生古德有言菩薩衆生本唯一心心迷則法法皆迷心了則法法皆了了則物我無差迷則是非横起且道如何是了的様子於逆境中能作歡喜想於順境中能作煩惱想此想成熟則逆順死生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矣

夫瑜伽之秘密與西天初祖教外別傳之秘密大有不同而瑜伽之秘密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若教外別傳之秘密無論凡小或因拈花而領悟或因棒喝而明心而悟入境界斷非未悟之人所能測知故名秘密予以是知瑜伽之秘密在佛則顯在凡則密惟教外別傳之秘密在凡則顯在佛則密何以故盖教外別傳之宗不惟不拘凡小即販夫竈婦一悟其宗便解横拈豎弄大震鼻祖之風若江陵賣米餅漢及凌行婆等所謂教外別傳之秘密在此等人分上謂之直顯則可謂之秘密則不免惹他鼻笑有分在故曰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則恐未夢見在予故曰瑜伽秘密在佛則顯禪宗秘密在佛則密此兩種秘密苟非宗教精深者決不可鹵莽舉似有招罪咎

肇論總有四篇本無則直示無生之體不遷即示物外無眞般若無知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所以知無知也不眞空則無物不眞無物不眞物果眞有哉涅槃無名所以即名本無名也然四論分門交相發光照我日用逆順之衝愛憎之口可意則心竅發悅不可意則毛孔生烟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然此障謂從境生耶謂從心生耶若從境生境本無知安能生障若從心生境若不觸心非有障推之於境境生無理推之於心心生無理心境既皆無理凡謂從境生障從心生障從非心非境生障此皆情之横計非達理之見也故讀此論者由讀而誦由誦而持持則精精則入神入神則根境若片雪之投紅爐我欲不化安可得哉果能至此方不負立言之心授言之慈也然後本無即不遷不遷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不眞空不眞空即涅槃無名涅槃無名即不眞空不眞空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物不遷物不遷即本無頭而尾之尾而頭之縱亦可横亦可交錯亦可分條亦可可不可不可無不可夜光在盤宛轉横斜衝突之際豈可以方隅測哉但不出盤我則不疑也洞微如知此則異日作吾道金湯舍子而誰歟洞微勉之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此四句乃是大師悟心之後消融習氣實效也前兩句謂調心之功貴在血脉不斷後兩句圓續本脉有恰恰用心無恰恰無心用則不免粘帶故也盖妙性獨立坐斷兩頭血脉綿然廓爾虚融習氣任運而消真體無心而契任運而消習忘而本無功無心而契體證而本無得無功則無修無得則無寄無修無寄口挂東壁且道説甚麼法細聽年年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此皆大師親曾

踐履過來的光景故其吐辭潭璞不露圭角模寫自受用境界何其切哉且道如何是血脉瞥起便是傷他無念佛即受殺傷殺之際血脉斷矣此箇竅子須是見地潔淨保任不虛觸着自知痛癢讀永嘉集示衆

信心銘曰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此四句只是一句一句了徹大事了畢若人果能了知能外境而不有我日用熾然分別之心即大智也果能了知境外能而本無則目前千差萬別之境一真獨露也夫兩段無常雖真不有一真隱顯兩段舒卷諦了無疑何貴何賤用處昭然生殺萬變殺則黃金失色生則髑髏生光明暗相衆權屬主張即言而了假名曰教即了通言假名爲宗宗教如花春在何處待汝思量殘紅滿地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子讀東坡書破地獄偈語恨其舌相不甚廣長吐偈意未盡嗚呼此偈豈特破地獄哉自地獄至餓鬼餓鬼至畜生畜生至人人至修羅修羅至天天至聲聞聲聞至緣覺緣覺至菩薩菩薩至佛是凡是聖一破無遺矣或謂破則不疑至破人天及界外無外則監無待矣此偈是南安巖嚴尊者爲侍者而作侍者前生爲牛以馱磚造寺功德獲報爲僧苦無聞性誦此偈久聞性豁然而開一切經書遂能記憶故名此偈爲智慧偈以誦之者多能發慧故也

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吃茶吃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芙蓉毓老行食龐居士擬接芙蓉却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還甘否老龐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芙蓉曰非關他事老龐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

本智普賢差別智一部華嚴經盡具其中誦之者多能生慧何以故大智根本智也大智發於心理成就矣然智既發於心則心已化諸善知識且道芙蓉老龐雙鏡交光之際機鋒捷出又如夜光之珠橫斜衝突於金盤之中卒難捉摸謂其東突忽復北突謂其中轉而爲智更從何處覓心若心有可覓則是心能見心無有是理故曰於心何處尋也無處尋即所謂無依也大智無依則橫無外橫無外則橫無待矣無待之智非理不成就乎理不成就則不礙事而事成就故曰成就一切義而無古無今則事又不成就矣無古今無所住也無住故監無外監無外則無待矣此偈是南安巖嚴尊者爲侍者而作侍者前生爲牛以馱磚造寺功德獲報爲僧苦無聞性誦此偈久聞性豁然而開一切經書遂能記憶故名此偈爲智慧偈以誦之者多能發慧故也

忽向西行是舉心動念耶不舉心動念耶若謂舉心動念魏老又道不是佛法若謂不舉心動念芙蓉老龐又非土木偶人有人直下揀別得出達觀當身爲床座供養伊若揀別不出饒你芙蓉老龐復生雪屈也須捺下雲頭聽達觀處分始得古人一機一境有縱有奪有生有殺故曰我與汝同條生不與汝同條死且道同死同生作麼生會咄雙鏡交光休擬議法輪大轉食輪中

東坡贊法偈以意爲根四句云法塵是五塵落謝影子意根所取非有實境何以故盖明了意識有初中後三分初分近前五識猶屬現量中分是六識正位屬比量後分近七識屬非量唯五識所取爲現量爲眞境若六識既非現量不過五塵之影耳故曰法塵以佛爲體佛是覺義現量所得在境爲眞境故曰法身永明云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此即法身也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外狀即浮塵所謂法塵也昔龐居士見馬祖頓融前境前境既融非法身而何故偈云風止浪靜也然法身離法塵無別有故又曰水無別水也放爲江河用則兼善也是大乘菩薩之作用非止自利兼亦利他且流通不滯也滙爲沼沚不用則獨善也是聲聞小乘之法止於自利而已豈有及物之功用乎風止浪靜浪即前七箇識也八識規矩云淵深七浪境爲風是也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此頌凡留心玄學者或喜其明白現成本無奇險或鄙其黏皮帶骨流墮識情殊不知劍無利鈍藥無貴賤聶政專諸用之立斷君相之命扁鵲華陀用之談笑中可以起死回生苟非其人雖鏌鋣善劍不若鋤钁之利腐草之效也於是感而重頌之頌曰牛頭南馬頭北覿面相逢還不識鄰寺金剛哭甚哀東村大姐叫寃屈若道予此頌與天童本無差別然領會天童頌子則不難領會予頌吾知趙州復起妙喜再生恐亦摸不着在況其下者乎若道予之頌子與天童大別然天童亦頌此則因緣予亦頌此則因緣豈一則因緣而有兩意耶諸兄弟這兩箇頌子若揀點不知好惡且謾道會禪也

自佛教東來方外高賓方內勝士簧鼓其道者代不乏人惟東晉潯陽廬山東林遠祖憂深而慮遠所見卓然以爲僧而不知其宗俗而不知其化則宗化混淆俱無所主乃撰在家出家宗化之所以然垂諸萬世使奉法之徒各知方向若揭日月於中天震雷霆於大夢有目者孰不覩焉有耳者孰不聞焉然而近世在家出家者有至死而不聞其篇目況其義乎嗚呼去佛既久魔强法弱邪說橫行正言蕪沒予每思至此不知淚之所從也姑命奇郎先錄在家出家論傳示有志於吾道者究心焉

老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芻狗之爲物也其未陳也錦繡以飾之音樂以獻之及其已陳也或棄之道塗或充之釜竈而已矣金剛般若經曰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

曰若見衆生有可度者即是我相人相衆生
相壽者相以此觀之則天地以萬物爲芻狗
聖人以百姓爲芻狗非不仁也不仁也者特
無我之異稱耳聖人豈不知芻狗束薪爲之
哉復以錦繡文之者以驗其無用而用也夫
無用而用物無而用不無物無而用不無雖
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未始有物也知其未始
有物而天地之用不無萬物之用競足此非
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度生
之用常然者安知不仁之仁仁大而無外者
乎

皖山永嘉並得教外別傳之妙貴在坐斷語
言文字直悟自心而信心銘證道歌則千紅
萬紫如方春之花果語言文字耶非語言文
字耶有旁不禁者試道看雖然花果礙春平
花如礙春春則不花可也知礙而春必花之
則春之癡矣春而不癡花果礙春哉如此則
語言文字與教外別傳相去幾許

無從而來蓬蓬如雷藉虛能遊觸物生號鼓
萬物而有聲無形去來了無其踪號之曰風
然不免生滅故非真風也夫真風者不藉空
而能遊不觸物而能鳴本無去來豈有生滅
靈山拈之頭陀微笑迦葉呼之阿難應諾當
面蹉過剎竿倒卻以至鼻祖西來神光立雪
少室風生玉樓起粟欲求安心心不可得斷
臂胡爲鮮血狼籍流入曹溪曹溪爲碧天童
頌而無聲三祖言而無語信心銘作虛空蟲
蛀自是真風大扇智火熾然無論有心無心
是凡是聖觸之則燒却面門背之則凍殺法
身使能言者卷舌有智者成愚儒失所以爲
儒老失所以爲老何其禍及自家念一聲佛
者直須漱口三日此皆真風鼓舞所致也天
童頌曰一段真風見也麽綿綿化毋理機梭
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此頌翻
騰家聲有損有益有雌有雄化真風而成古
錦驟糞拈來換人眼珠好心不得好報雪裡
送炭反道增寒達觀道人忍俊不禁口占一
偈一段真風見也麽綿綿化毋理機梭織成
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又有旁不禁
者進曰此是天童頌老和尚何故白日青天
之下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達觀曰我也
不管他天童不天童且道老漢鼻孔在甚麽
處道不出且禮拜吃茶去再來真風中雌黃
別白未晚
知三合而有鳴五合而有聞則根塵之垢不
待盪洗而後除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
古之至人有以眼觀音聲耳視色相即遠示
近即塞示通山壁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
無他道也其始不過知有待迷無待而成耳
有待即無待也既知之矣復能行之故有待
漸生無待漸熟熟則化化則同所以能於遠
中示近塞中示通也（拈東坡鐘銘）
迷性而爲情則油水莫辨即情而悟性始知
油水不可以同住同住水見火則起油見火
則湛然湛然者可與火一一則無敵所以油
不知火火不知油油火不相知而始能相爲
用水則與火不一矣所以見火則起耳火喻
誘情之境水喻染境之情油喻了境之智然
外境則情不生外情則智無地夫情與智初
非兩物以其被境所轉名之爲情了境非有

名之爲智是以智情同住如油共水情觸境則奔流莫返智了境則能所無生故智恒與理一情恒與理乖如油恒與火一水恒與火乖乖則成敵敵必有勝負如水不勝火則終必負敗而起矣即此而觀外境則無理外情亦無智學者知此便會老龐日用事無別頭頭自偶諧也老龐初發身於火宅沈家財於湘水妻子團圞共鍜無生根塵蕭然轉識成智生死大事一生了辦推其所由亦不過了達前境無性根識蒂脫乘理治情逆順無間動止一如知得徹行得到自然臨臘月三十日一家大小並應念而化宜其然矣如東坡作油水偈勝妙精絶非聞道而勇於行者不能也故有志於了辦生死者長公之偈不可不留意焉 拈東坡油水頌

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刼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神鼎曰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刼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這兩頌有人愛洞山日用之間境緣逆順鍜鍊自心鉗鎚猛窓有人愛神鼎眞到大休歇處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無非解脫三昧達觀老漢現前問汝大衆汝道洞山鼻孔神鼎脚根在甚麼處汝敢胡亂揣摩殊不知神鼎不打洞山爐韝中陶鑄來安得便恁麼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從汝朝即打暮即槌敢保貪瞋癡直待驢年也未調伏在汝等若揀別得出許汝會如來禪若祖師禪須把洞山神鼎置向腦後自家面前尋一條轉身路頭始得故曰只是舊時行履處相逢舉着便渠訛禪猶鄉關萬里若要會祖師禪須把洞山神鼎不知此等事如來謂之一大事因緣祖師謂之向上事苟非夙具靈骨有段英雄氣宇豈易荷擔近有一等杜撰禿奴拍盲居士以昭昭靈靈日用現成者領會得即謂之徹了何不自家向冷靜處細細檢點一上我之貪瞋癡種子果拔耶未耶果貪瞋癡即戒定慧耶老漢雖不與他共住然其果肯檢點決知他心上亦有不安處在只是被眼前虛名浮利籠罩了故甘昧心不肯向人露布醜處我且問汝一千七百則葛藤雖是古人殘羹餿飯如果能則則無疑還有則把未徹耶若有則則無疑還有則把未徹耶若有則當蓋渠從來不竊他人物故比來去古轉遠大人不出法道凌遲大可怖畏無論黑白或爲甚麼如此只爲自家面前不解得箇轉身路頭少不得教汝依門傍户去雖然如是殘羹餿飯饑者亦可點心大衆珍重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直言諸法如幻學者皆知之惟言自性如幻雖久醉於義海者未始弗疑也又不知痛癢而不疑者則疑之者必非不疑者所能知焉而洞了自性已到不疑之地者此眞不疑者也眞不疑者佛祖尚畏之況其餘乎圓成匪幻依他無地依他匪幻徧計無從徧計匪幻依他匪伏依他匪幻圓成曷契余以是知理不成就則隨緣之用不廢事不成就則衆生復性不難也

予讀端師子戒壇示沙彌偈不覺長嘆又之大都土無肥瘦水無清濁農人勤勞眞實做去瘦地亦自有收漁人耐煩守去清水亦自得魚因想海東曉公來中國求法夜宿渴甚顧傍有一泓掬而飲之甘涼異常明日視之乃髑髏坑也正噉間忽自悟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遂還日本疏華嚴圓覺等經大行於世又鴆摩羅什五六歲時隨母舉佛鉢竊念曰我身甚小佛鉢甚大不覺失聲下鉢毋問其故對曰適我生心鉢有輕重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夫復何疑今之學者未見知識法師先自疑曰此善知識果能開悟我否此法師果能教我否此戒師果自已持戒清淨否嗚呼君子吹毛求疵小人吹毛求疵而求善之心不若求疵之工此等器量做世間好人尚做不得況爲如來子乎端師子偈曰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果子喫莫管樹橫枝拈讀端師子偈

吾讀法華經知得六根清淨者則眼見三千大千之色耳聞三千大千之聲鼻嗅三千大千之觸意洞三千大千之法若掌中見果也雖然吾知而未得用者六根未清淨耳如一清淨則現前矣何疑哉於戲此用人誰不有以心而推其痛於即離離即之間往返觀察推究一旦察着痛處則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煩求觀音覓痛所在耳東坡此贊妙密超詣豈魯直少游輩所能彷彿哉予觀天童頌洞山病中機緣頌雖妙然不若此贊四稜蹋地也頌曰放下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子曰髑髏不乾則鼻孔不正鼻孔不正則箭鋒相值之機自然鈍置不少豈待人言之乎

東坡觀世音贊曰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安用呼菩薩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眞不二即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解曰夫一身之微八難頓集則難存而身心俱喪可知矣然身心俱喪而能呼觀音者身耶心耶是身是心則難存而身心已喪久矣非身非心則知痛而能呼觀世音者果有痛乎果無痛乎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嘗不喪也無痛則身與心未嘗喪也無痛者當即身心而推其痛復離身心而推其痛於即離離即之間往返觀察推究着痛處則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煩求觀音覓痛所在耳東坡此贊妙密超詣豈魯直少游輩所能彷彿哉予觀天童頌洞山病中機緣頌雖妙然不若此贊四稜蹋地也頌曰放下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子曰髑髏不乾則鼻孔不正鼻孔不正則箭鋒相值之機自然鈍置不少矣又解云自難字至種種觀察皆比量也東坡此贊但於盎生註中頭一難字若不忽略着力觀察則東坡贊自然有入直下髑髏乾

即智訖情枯之謂也活人髑髏與死人髑髏初無有異但活人髑髏情識未枯智趣未忘謂之臭髑髏死人髑髏以其情智俱枯古人謂之金剛髑髏即法身之謂也蓋情智既枯則我忘我忘則無物非道故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者體字即比量也神字即現量也痛咀嚼之

韓大伯點雪竇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香嚴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今有人以一念不生爲佛喜怒未發爲中此所謂枯椿舊處尋者也能舉一而反諸則明暗動靜通塞恬變合離生滅俱未形時若不是佛是中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翻成外說矣故有隔壁聞釵釧聲者曾亦得入即此言之則六塵皆韓大伯之古路也即六塵而不粘六塵者即韓大伯之兎也臨濟用其機而變其名則曰諸人赤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眞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自汝諸人不能薦得如上諸語皆古德禪老抖擻屎腸爲黃口禪雜說老婆禪也如其本分爲人露一些子不得何以故佛祖命根斷故況熱惱衆生耶故曰法堂前草深一丈良不我欺

大伯點雪竇公案

永嘉證道歌有曰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非永嘉之咎也人自咎耳故看教與衆禪雖皆是勝事脫打頭不逢作家教眼卻被義理塞殺禪心卻被野狐涎塗抹了殊不知凡尚義理古人謂之所知愚凡染野狐涎古人謂之識解依通蓋尚義理情終不枯情不枯一不涉文字義理問答處便茫然不知雌黃如陳操去矣道通之信則不然如迦那提婆以舌辯通之信非道通之信也依通之信說時似悟觸境必迷譬如汞銀觸火不得一觸火便飛走了直得無坐地處此所謂貪觀江上月失却手中橈即識解依通雖稍活潑初非義理窠臼可以靈没得渠然謂之識解此是依通之信非道通之信也依通之信說時似悟林間外弟子以利刃決提婆腹曰汝以舌困吾師我以刀困汝汝復能神乎提婆春然受之而且種種安慰教誨之提婆腸胃委地弟子驚號而至提婆誨曰彼自壞善根耳與我何預但悲其忿毒所燒終必墮苦我心果不瞋其所害則其墮苦之苦終當代受之更以甘露洗其腸胃我心方安噫婆之照用豈尚不能薦得如上諸語皆古德禪老抖擻屎腸退位產業皆順正法且道今非非想天幾人退位義理之講師野狐涎之宗所能較其雌雄者

哉又有所謂講道學者更不若講師與野狐禪矣故曰一盲引衆盲引得衆盲入火坑予故曰永嘉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雖然若是作家此兩句歌亦是殺人劍活人劍耳夫華嚴之小根法華之退席一者以爲華嚴攝機未盡則謂之未暢本懷一者以爲法華之退席即華嚴之小根也惡得獨以華嚴爲不圓而法華獨圓乎哉於是兩家之徒宗清涼者遂以法華爲未圓宗天台者又以華嚴爲未圓吾則紿之曰果以華嚴爲攝機未盡爾時佛說大經除諸大菩薩之外猶有八部等衆以宿世曾植圓因故亦得聞毘盧之音敢問復除異類聞經之外更有餘衆生不聞華嚴乎如有之何獨小根不聞經遂謂之攝機不盡耶又以法華之退席爲不圓者敢問除退席之下尚有餘衆生不聞法華耶如有之則華嚴之小根未必非圓也聞者無以應吾復諭之曰若知之乎華嚴無小根則圓能縛矣法華無退席則妙能滯矣惟圓而帶小妙而帶愚始見華嚴之圓非圓也法華之妙非妙也故曰證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及圓覺者如來也知此則知天台清涼矣聞者罔措而退

華嚴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化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眞如之性本自圓成不覺而動隨緣流轉故理不成就依他徧計即無自性故事不成就事理俱不成就所以理障事障皆不煩化而並消事理障消聖凡莫測故本色人拈頭作尾以尾作頭而頭尾端整生殺自在也我讀法華經囑累品不覺涕泗橫流也何故法華之妙至妙也衆生之麤至麤也以至妙之法欲至麤之衆生各各領解在大菩薩猶難焉故如來囑其弘法曰累之者誠然也

法華云開佛知見其旨本自明白初無玄妙若以玄妙求之則佛知見便不明白了盖佛意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佛知見知見既開則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攀緣無往而非佛知見也予以是知衆生於佛知見中開衆生知見諸佛於衆生知見中開佛知見耳以此觀之諸佛衆生元無定體顧其所開知見何如耳

無盡意疑音聲可以耳聞而此菩薩於一切音聲以何因緣獨用眼觀耶佛答無盡意但言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時一心稱呼觀世音觀世音即時觀一切稱呼之音聲而衆生皆得解脫無盡意即曉然領解不疑衆生以耳聞音聲則物我亢然故八難交臨衆苦齊刦刦我者謂之能我受其刦謂之所所以根境搖蕩業火焚燒究其所自以耳爲聞聲之地音聲爲耳識之牽引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苟能以眼觀聲則根無所待而境無能待作是觀時不惟衆生菩薩窠臼盡翻實乃凡聖路窮苦樂根拔然此等作用非知解邊事所以遇緣觸境無分逆順皆我入路之階梯也阿難以無着名心有四重過當因成假時已說不得無着刹那而相續刹那而相待至於相待假時已離不着三重矣於熾然有待之后而曰無着豈非四重過乎

夫待三合而執有鳴五合而執有聞此衆人也廢三而執無鳴廢五而執無聞亦衆人也

惟三五合而不執有三五廢而不執無者此非衆人之所知也予讀東坡法雲寺鐘銘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蓋一切文字語言皆自心之變也知其自心之變則合三而有鳴合五而有聞廢三而無鳴廢五而無聞譬如畫水成文成文水也不成文亦水也合心也廢亦心也既皆是心豈有心取心乎心含心乎知其如此可以爲詩可以爲歌可以爲賦可以悲鳴可以歡呼文字如花自心如春春若礙花不名爲春花若礙春不名爲花惟相資而無礙故即花是春也花可以即春塵亦可以即根矣豈根獨不可以即塵耶根既可相即又獨不可以互用之耶銘曰耳視目可聽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着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又此數句共六十字字若譬花句句若譬花理即即春也句若譬花義即春也然坡公此作文嚴義精苟非識妙者直以爲紙花耳何春之有蓋坡翁以爲吾所以得悟六根互用之義六塵皆道之妙苟微三合之鳴五合之聞推至於三五合而無鳴無聞者終不可得也故鐘以師名酬其德也有師而無座有座而不高廣何以大稱大則無外無外則臥士不可得矣此舉鐘而略撞非略之也實攝之也故撞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也如奪情不盡則至理終不精徹以人奪師士矣師士奪而人不奪猶未臻妙又繼而奪其人矣三者互奪則用存而功忘矣夫用存則情見自枯功忘則義路自斷義路斷而情見枯得全我性命之微豈昧三五而執鳴執聞者之所能也予初曰讀東坡鐘銘而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者非綺語也非妄語也有能讀予文而知東坡作銘之意則予又大圓師之仲弟也（拈東坡鐘銘）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九二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四九四頁上一五行「何虛」，[徑]作「何處」。

一　四九六頁下一行「達觀」，[徑]作「和尚」。

一　四九七頁上一六行至一七行「賴耶」，[徑]作「果賴今朝捉得伊行便打坐便槌」。

一　五〇〇頁中一八行「攀緣」，[徑]作「攀援」。

一　五〇一頁中卷末經名，[徑]無。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七　　勸七

明　憨山德清　閱

佛贊

釋迦佛贊

稽首無等尊本光何起滅在乎用不用凡聖始分轍不用但熱惱用之皆神力妙容三十二一一吉祥備功成賢刼時非三亦非五累足青蓮花慈風扇萬物此花觸風敢髻珠亦如墮彷彿敢墮間有意難爲語當處念不生法身爆然露若作如是觀供者眞佛子

釋迦文佛贊

妙容處處皆充滿譬若春光在萬物衆生日用苦不知忽知福慧本具足佛身非身盈八極吾人計身拘六尺佛心無心通一切吾人生心一切礙了得身心等兎角威光熾盛星中月見者聞者皆清涼況復聞見皆寂滅稽首牟尼無上尊惟願慈波恒澤物

阿彌陀佛贊

大道非一亦非二佛國如何有多種究竟願力初不同所以感報乃如是此去西方十萬億化主號曰阿彌陀往因發願四十八是故殊勝超一切生其國者皆不退我若發願相無量我即彌陀真骨肉彌陀之身壽無數萬斛芥子不可喻悲智不從心外生自強勇猛亦心力如是觀察了無疑我即彌陀最初師弟子既出苦海已師長豈墮于生死

入山佛像贊

南面之樂視同敝屣苟非至明見彼知此幽鳥絶踪雪覆千嶂寥兮寂兮那來情想爲什麽活馬將他死馬醫唤不是一凾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雪山苦行佛像贊

眼不見眼心不明心眼若見眼眼非我眼心若明心心非我心誰云六載苦行殷勤明星出時一覩悟道道若可悟亦可修證修證非道三學六度方便劬勞熏炙隨順轉識成智智成識空空即萬法萬法即空異相非礙拈頭作尾以脚爲手似乃顛倒不壞本相横計不了見手見脚事事執着如眼見眼如心見心如是見者大海撈針萬刼千生勞筋苦骨役心疲志曾有何益矍曼方便謂言成佛佛若可成斷非眞佛

釋迦佛雪山像贊　并序

有生最苦者惟生死耳生死本乎情愛情愛不斷萬刼千生酬償業債我不重汝苦行雪山覩星悟道但服汝一切情愛一刀截斷此非大英雄漢子安能把手心頭便判是故稽首贊之

本自尊貴作下賤相堆危岩畔宛死模樣人鳥絶踪雪覆千嶂寥兮寂兮那來情想爲什麽活馬將他死馬醫唤不是一凾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釋迦佛出山像贊

衮衣何似鹿裘安雪覆千峰獨耐看不是明星驚夢眼肯來苦海弄波瀾

一覩明星眼便花逢人到處撒泥沙六年苦行成何事惹得諸方口業加

慈慧寺毘盧佛贊

稽首無上毘盧佛光明熾然徧一切隨其分量各得之聖凡受用皆圓滿蟣蝨未始終於小修羅亦非必於大秖因瞥爾情生時如行巨海限牛跡是故世雄設方便範銅示此希

有身譬如雲淨中秋月衆星圍繞增殊勝見者聞者益清涼熱惱頓入不思議

廬嶽毘盧佛贊

稽首無上眞金色相好圓滿非有無江濤湖風廣長舌一切見聞難思議匡廬震旦勝道場今復駐此光明尊譬如寶盤得摩尼宛轉橫斜恒不息癡人若以方隅觀何異層氷覓火燄智者日用心湛然是故白毫常普照

無量壽佛贊

有生必有滅有壽必有數佛以無量稱必有其所以此去極樂國西方路甚遠但念佛號者必當生其土釋尊金口宣決定無虛謬生從不生有不生者非數非數爲數本是爲萬物祖此祖人皆有不悟乃不睹如頓見自心生滅不可得依此發誓願如阿彌陀佛佛佛願相紹光光照不絕是佛現前時狐疑湯潑雪

吳中泛海石佛贊 并序寄園中曹直指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塡王金像與旃檀像像設之靈奇則莫靈奇於阿育王銅像與吳中石佛[illegible]金佛不度[illegible]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沒大海浮沈驚濤螺髮繩衣跏趺於碧琉璃上現大希奇魚龍悲仰濟海入吳而獨應朱氏父子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則金佛度鑪木佛亦度火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眞心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全者則黃土與松枝皆隨感放光況我維衛迦葉二如來於無量刦與吳人有大因緣特此顯現令無量衆生起靈應想想則思思則悟悟則通通則近取諸身遠取諸佛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道於吳者無緣瞻仰予甚慨之乃屬丁南羽氏繪像以傳秋空之月無擇蹄涔二如來自茲處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花妙自佳因影得佛心佛心無中外應用雖不竭迷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酬願顯靈奇水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罪福亦不昧獄室名福堂檢名寔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堯春無中邊舜德寧促延朝暮禮二像披雲覩青天魚龍仰光彩虎兕融嗔顛吳水與燕山十五月皆圓

彌勒化身贊

河目海口心同太虛長風遊之其地有餘我心如此何物能轉布袋之中聖凡難辨

彌勒佛贊

世人多愁尊者多笑愁笑有常用無麤妙坦懷垂腹布袋生殺揑聚放開聖凡失着

善雲堂彌勒佛贊

天容道貌妙難思待到龍華見已遲迥脫根塵渾獨露頓空人我便相知面門生笑猶非妙肩背流春始是奇一禮一瞻增福慧常親寧不獲菩提

護國寺自來佛贊 并序

夫泥牛耕月木馬嘶風衆人聞而駭之茲像非金非石衆品合成解附荊楚之舟密換蠻夷之骨達者知而易感常徒昧而難

懷然其銷我爭於眞慈廓清涼於熱惱雖
不處王侯之位而德貫象帝之先梵名佛
陁此言覺者覺則無物非心不覺則何心
非物何物非心一莖草可以爲丈六金身
何心非物丈六金身可以爲一莖草噫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贊曰
江清先得月緣熟佛自來我若心水淨豁然
佛眼開自心垢未空怒佛無靈通病者飲蔗
漿橫疑黃連同一朝疾病除菜汁甜何如禱
佛佛不應佛安有親疎但將我心審果乃誠
未誠若使心誠徹無靈佛不情

彌勒佛贊

一切煩惱歡喜本若無煩惱歡喜離是知歡
喜無煩惱終必歡喜無所資我今稽首彌勒
尊笑口常開等海門見聞隨喜消人我通身
毛孔皆生春此春不向無心生智願成熟度
有情我若無情笑破口敢問心生歡喜否請
觀木人鳥不怕風吹手動渠不走尊者歡笑
誰不喜喜者大都此喜此若知此喜此外無
管教喜懼自然墮布袋開來寶不多相逢任
取博凍餓

枯木彌勒佛贊

生鐵鑄就黃金打成刺彫玉石慈氏五形何
如枯木不煩彫刺德相圓滿笑容可即木不
解笑笑則非木以木求笑笑如龜毛以笑求
木木如兎角有名無實無實無理理路不通
不慚高鳥豈有遊魚羨

毘盧佛及文殊普賢二菩薩十八應眞
贊

毘盧佛

毘盧之光日用昭彰以我未了法身似藏了
知成熟萬行功忘就位其誰喚奴作郎

文殊菩薩

衆生未達觸處惟情達則情枯詎多愛憎金
毛獅子跳躑靡停以此爲坐不行而行

普賢菩薩

萬別千差行無正邪入衆生見敷大悲花象
占十虛蹴蹋三車屠兒廣額是子恩家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左手虎口啣藤一枝藤疑屈伸指若無知稽
首尊者幽宵慧燈親承佛記照彼愛憎
生欣悅狹路相逢劉薩訶一切罪根方始拔

彌勒佛贊

胸中有些事肚皮大而窄此心等虛空胸部
窄而廣往來牛馬羣出入聖凡隊何殊風度
松寧異月穿水久行忽然坐仰目視霄漢既
不慚髙鳥豈有遊魚羨

毘盧佛及文殊普賢二菩薩十八應眞
贊

毘盧佛

毘盧之光日用昭彰以我未了法身似藏了
知成熟萬行功忘就位其誰喚奴作郎

文殊菩薩

衆生未達觸處惟情達則情枯詎多愛憎金
毛獅子跳躑靡停以此爲坐不行而行

普賢菩薩

萬別千差行無正邪入衆生見敷大悲花象
占十虛蹴蹋三車屠兒廣額是子恩家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左手虎口啣藤一枝藤疑屈伸指若無知稽
首尊者幽宵慧燈親承佛記照彼愛憎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雙手奉杖外心手無屈伸手指早是爲渠渠
若不薦我無奈何且收一足再放爲他
第三迦諾迦跋黎墮閣尊者
拂栽右手左手空閒閉允通離心無往還以
慈爲人人忽我真當面蹉過再來難覩
第四蘇頻陀尊者
撫膝左手有何所思握拳右手不見所持
握雖二人無二知口開非笑眼豁眉垂
第五諾矩羅尊者
我問耆年癢何因緣爲生於中爲起於邊邊
則同外癢非中先諦觀審察童子超然
第六跋陁羅尊者
手雖搖珠心不在茲眼視他處了然無疑大
顛舉似韓愈罔知首座叩齒雷同逐之
第七迦理迦尊者
面圓眉長神異難量眉作願繩繩牽法航度
諸有緣出此鑊湯月面日面圓缺無常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
肩露臂交袈裟擁腰看經跣足風致逍遙眼
目人天人天皆疑是何尊者蹴踏威儀
第九戒博迦尊者
雲山蒼蒼以石爲床趺坐右握指何抑揚林
泉無暑持扇思涼疑獨眼龍機鋒暗藏
第十半託迦尊者
項縮眼瞠注心讀經梵音嘹喨不許耳聽字
布白氈鴈飛秋空橫斜斷續影亂慧風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咬牙恨誰恨世人癡橫計身心不知捨離劍
眉橫空眼露殺機以殺濟生聖人深慈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身棲雲外目視人間見彼好醜冷笑銷閒笑
恐頷墮擎拳撑持小心太甚至人之癡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奉經遺杖奉杖遺經捨一取一心終不停兼
有德死後畫佛筆筆蓮花香風拂拂娑婆極
樂染淨無常循業發現實難思量彌陁之願
四十有八願願逗機當心一札善雲善雲豈
闕見聞好擲黃冠頓超仙羣歸無量壽長揖
死生車大蓮花何妨經行生爲死母憎死愛
生不若無生無生常生觀音爲友勢至爲朋
頭如擁腫抱膝軒渠鼻曲眼斜眉垂心虛心
虛無我豈有愛憎凡百笑言衆生慧燈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樹老藤枯心同太虛我忘我所樹即自余左
指伸屈爲誰說禪廣長舌相聲出右邊
第十七慶友尊者
松雲是身身是松雲耳目雖存本無見聞交
手奉杯儼如忘懷楊枝浸水不洒同倩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衣不覆肩足慵約鞋雙眸上視日月光霾杖
在右手功難左無心非有二用豈差殊
李次公畫接引佛薦見素居士（別號善雲）
佛身何在在在而圓日用不見封埋塵緣忽
然垂手欲接其誰居士善雲此心了知生前
有德死後畫佛筆筆蓮花香風拂拂娑婆極
樂染淨無常循業發現實難思量彌陁之願
四十有八願願逗機當心一札善雲善雲豈
闕見聞好擲黃冠頓超仙羣歸無量壽長揖
死生車大蓮花何妨經行生爲死母憎死愛
生不若無生無生常生觀音爲友勢至爲朋

七趣周旋應知重輕於此模糊辜負李生

調獅圖贊 并引

獅子一吼百獸腦裂此猛之至也獅子一躍百獸皆悅此和之至也惟猛不和殺物無辜至人知其如此故調而和之爲百獸師寬猛中節威而能和如冬之日暖然而春故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法窟爪牙晴空霹靂一鳴一躑若欣若戚我本無心天機淺深同條生殺明白浮沈結角羅紋交加難辨銅睛鐵眼蚤被貶轉

掃象圖贊 并引

夫根本差別兩智一心悟證淺深致有先後見性則莫大乎根本治情則莫要乎差別故古人有同條生不同條死之典刑明暗相參之權變雖然聖人設象要在盡意得意忘象則象爲筌蹄得心忘情則得無所得矣

十惡五逆窮之有性千魔萬怪孰返其正合下了知崐崘非堅色空無地白象現前習垢有餘是須掃除長松之下盆水涵虛主伴交映聖凡參差森羅海印在我雄雌

菩薩贊

文殊師利菩薩贊

千岩萬壑皆層氷一切衆生渾凍殺昨夜梅花放嶺頭紛紛蜂蝶承春色巴蜀雪消流水急無限魚龍生欣悅大智現前春光回觸着身心等氷釋此光曾爲七佛師復爲迦文之長子無名可呼稱文殊善財最初先見之一見百城烟水邊境界逆順不倒顛歸來雙手一物無清涼老漢重摩頂

普賢菩薩贊

稽首徧吉大尊者在在佛土爲願王普率羣生歸智海波濤浩渺不可測巍巍白象塞虛空譬如鉢中盛滿飯飯滿豈復容纖物象塞虛空坐何處菩薩到比不停思如鐘受擊聲答我萬行門中饒伎倆願王不動恒自在雪覆寒岩法界幽琅琅貝葉彈舌轉清音不許瞿曇聞牛頭馬面偏知已

禮北臺大文殊菩薩贊

稽首文殊智中尊不離萬法得根本譬如金師不廢器廢器獨露金之體善財一見難再逢遥伸金臂摩其頂此頂無分聖與凡清淨顯露不可見不可見處見妙相亦如出水妙蓮華妙容縹緲香雲中一切見者皆歡喜寶瓶藉此獸中王欣然荷負恬於几翻惜人爲萬物靈相參若個生悲戀有心來此禮菩薩解聞師吼輸英傑積劫情根當下消龍蛇混雜常自在妙觀察智誰爲母煙水百城老人祖率懷仰承菩薩力吐此微詞贊功德菩薩功德贊可盡何異晴空轟霹靂巍巍妙首妙吉祥惟願智光常照我浮雲飛盡空無際叶斗峰頭月孤冷盡在清光妙湛中瞥爾生心隔千里

提珠菩薩贊

珠雖成串不撥不轉得意毫微璇璣電卷春秋幾何提示無多耳處聞聲退之淆訛

大悲菩薩贊

螃蠏蜈蚣足多眼少橫行直走心事豈了衆人雙手目亦惟兩多藝多才皆出妄想物我雖殊有待之用同異未忘共而弗共我觀大

悲由聞而覺聲無逆順一聞脫穀穀乃謂塵
塵銷根拔初非先後寧有本末任運而周多
臂多頭頭臂具眼如清在秋無論智愚聞見
皆驚封我常執疑彼聖明四十八願一十一
首臂有承捉首無左右承則象智捉則象悲
悲智交運照無所遺無待之光熱惱清涼一
指屈信蜜無中旁念彼衆生即蛆螃蠏一切
有知三毒難解稱大悲名見大悲相馨咳之
間悟入無上無量壽聖大悲之君君臣願力
共拯迷羣如臂使指了無彼此正中無邪妙
物無累無累之慈惠物所思若求男女男女
大師因愛生信因信心通心通愛拔菩薩神
功

觀音菩薩贊

稽首大悲觀世音有大方便拔衆苦若人多
於淫欲心常念恭敬便離欲此言初聞不覺
妙久而味之妙無極自是衆生心識粗不知
菩薩救苦益淫業乃非一朝習元從無始至
今日一稱名號欲頓離衆生乍聞誰復信不
信以其根未熟根熟自然疑不起治淫觀門
既如是治嗔觀門亦復爾若人多於嗔恚心
當究嗔心自何始不知其始欲滅嗔譬如斷
流不塞源源若不塞流豈止未得其始嗔安
息我願普念觀音者於凡逆順憎愛中發憤
自强挨拶去一朝戰勝萬無異若作是念名
正念不作是念邪念耳豈有人爲萬物靈不
火聚毒藥沸湯凡百諸苦洒然都忘衆生熱
惱本自清涼即覺横夢認奴作郎勞彼至人
大慈多方以魚爲鼓聲震八荒縱爾闡提聞
腥亦喪魚籃
三災九横八難二求罪福無常圓通自在罪
若有主福不可修福若常恒罪不可洗兩俱
無力悲智圓成如見一花春非有際雲巒海
岸朽宅青蓮烟波渺瀰菩薩欲語海潮
春山方青桃花正開天男大士掛坐岩臺花
枝鸚鵡側窺童子唱酬本調誰領斯旨脚底
有耳耳中有眼觀一切音理豐言簡天男
無際海濤中雲山忽簇簇魚龍及蝦蟹猿狨
并麋鹿朝暮聽潮音共沾慈悲福人爲萬物
靈睹此應痛哭異類尚皈依汝曹徒碌碌浮
生若漚泡交臂顏已禿童子不長險衝波頻

仰伏刹那根塵空妙相春可掬着眼嵐霧合
陰森惟紫竹吳郎寄逸想大地梅花馥 梅花道人
畫像
衆生有苦菩薩救菩薩最初苦誰扳若使更
有所扳者痛思扳扳何窮已忽然智訖情枯
時海月雲山菩薩語猛獸刀林及火坑驚雷
電電慈悲鼓此聲寧分聖與凡一歷耳根無
不死是故觀音度衆生空華落影春光始 海月
眼耳鼻舌身此五本來妙瞥爾明了起五根
如膠盆一切好惡聲觀音以目聽有時則不
然耳聞不異衆由聞達無聞同入普門海眼
耳俱一境惟根不相等所證了無別歸源浪
分轍有能則有所所忘能亦滅能既隨所盡
忘功不屬能能盡所隨化功亦不屬所究竟
兩無功悲智妙莫測二輪碾大夜譬若杲日
出手尚多無數慈威寧有常眼不局面上掌
中亦放光倒以毛髮推手眼復過是世見大
悲驚驚則駭而惑誰知即惑者與菩薩無二
大悲
我聞菩薩心即是衆生性衆生與菩薩兩杓
同一柄若說菩薩度衆生總是當人顛倒病
若說衆生憶菩薩亦如斬頭求活命且道如
何即得藥病俱除血脉不斷觀音應現比丘
身補怛岩前行正令 比丘
真觀聖凡情頓斷大智現前菩薩 十六
觀利澤深三草二木皆蒙潤如是功德難思
議一切衆生願瞻仰衆生衆苦本無盡菩薩
願力豈有窮無窮願力度無盡譬如環輪尋
始終衆生正當苦迫時竭誠一念呼菩薩菩
薩聞呼以眼觀呼者衆苦即時脫若人知痛
知不痛不痛即是觀音力一根入流諸塵消
八難滿證圓通覺 寶輪
天風海濤不與耳交能用眼觀衆苦水消三
十二應十四無畏并二隨順一心不生無德
不備稍涉情塵鏡上有痕能所角立橫見疎
親以心取心陸地平沈水豈溺人人自溺津
自是是水水不消瞋八難之中風火殆險無
形割物假物逞威苟外薪空兩者勢窮風火
既爾水力亦同天機深者知此萬了未能神
會寧免顛倒吾言甚平奇討難曉達本忘枝
合下自了苦是導師勿得憎之離苦覓樂有
師無資襲明功墜並昧斯義縞縞白衣月豈
在指 觀音白衣以手指月
提籃示人踏入風塵此一尾魚明暗交陳馬
郎瞥地牙齒生津鎖骨挑後出水方新 魚籃
稽首大悲觀世音所求云何而得道惟願菩 十七
薩開示我使我彈指獲圓通圓通儻獲誓度
衆凡屬血氣有知者一一領之入普門菩薩
以身爲廣舌開示現前所求者汝若真欲得
我心我心只在汝日用在眼數與色塵合乃
至在意與法和汝能了色并餘塵塵爲復從
何處生若知塵塵所生處六根自無椿立地
根塵廓落一精明逈逈孤光埋不住一切衆
苦解脫師以眼聞聲山說法善財何處覓觀
音當問初求觀音人是人身外尋菩薩好堅
一株成兩橛曇郎化身端郎供曇端俱從我
口出我若不得菩薩心安能爲渠通消息善
薩若不得我教淪墜愛河終不了只今危坐
鼻根難嗅耳根識 石龍
會寧免顛倒吾言甚平奇討難曉達本忘枝

觀音菩薩能救苦未成菩薩苦誰救往反攄
之救苦功始終不見有功者若人欲識觀世
音能解此贊即菩薩衆苦自然不須救管取
即如湯潑雪
不以耳當而以眼當一切音聲若存若亡六
根秀茂片石昂藏是誰鼻孔大士眼眶六根清淨
稽首大悲觀世音隱勝現此稚子相周瞻七
丈有餘許狹習衆生猶生懼所懼謂其身高
大不信世中有是人吾因若輩說此偈使其
當處懼情消頓了吾身大逾彼請觀菩薩觀
觀者若有大小詎能觀以能觀無大小故是
則能照大小境即如觀空亦此觀縱觀天地
亦復然至於以觀觀芥子總是能觀之所了
能觀果小弗能大安可復觀天與地能觀果
大不能小亦復不能觀芥子吾以妙觀察智
尋能觀畢竟非大小能觀既其非大小虛空
天地莫可比是三大者尚乃爾何況七丈稚
子相哀哉癡兒不自觀逐境分別生恐懼若
人於倘能返研管取大笑諦信自現七丈稚子相
衆生有苦觀音救苦自無苦若自有
苦能救人自古至今無此理譬如薪火煎冷
水水熱火本不曾濕衆生墮落險難中恐怖
悲號求出離誰知自已悲號者一切衆苦不
能縛衆苦能縛悲號者水亦可熱火可濕若
人遇苦作此觀鑊湯爐炭常安樂救苦
普門不遠日用之中好惡顏色觀音之容能
專此觀物我本同火聚刀山春波和融纔關
思惟菩薩悲之以身爲船往來欲海結清
淨緣眼聞濤聲主客同玄水觀
禁直得隱空
衆人聖人初非兩心以不善用致有升沈水
若外月清而匪徹月若外水澈而有關互弗
相外能光能潔衆人昧之萬苦萃身達身無
待待者皆神以目觀聲拯諸迷輪水月
奇峰翠竹菩薩之眉眉解說法孰能聞之直
以眼觀對境心安刀山火聚不異琅玕外勁
中虛靈而我無開彼七趣悲扳三途以智爲
日霜雪消除我覓罪相女子之鬚六根互用
何往不洞洞在何處在我毛孔一孔一身菩
薩微塵散滿十虛月印萬津善財欲捉鸚鵡
笑人榮辱得喪孰假孰真蜜有中邊背岩無
春竹林
水外無心觀者何物心物苟辨水觀乃得
此觀時無擇色空十方三世汪洋冲融凡聖
垢除始圓妙容三塗八難無量劇苦恒作是
觀刀山樂土若作他觀樂土刀山冲融性水
苦海波瀾魚龍擾擾五欲是躭愛源異枯須
待驢年菩薩悲之以身爲船往來欲海結清
淨緣眼聞濤聲主客同玄水觀
雲濤無際中片月何圓滿菩薩月中坐恐怖
久已斷魚龍仰眉宇出沒無定時常念觀世
音濤聲入路奇陽壁墮釵釧相逢誰解薦蕉
得魚即龍防渠作雷電電比石火忙生心早
失光楊枝插淨瓶風蕩學低昂蒲團吉祥草
坐到何年了衆生界未空我亦和泥倒聲若
用耳聞眼根渾錯照水月
稽首大悲觀世音一切苦聲惟眼聞刀山火
聚成解脫是時何處覓迷雲長江浪高如雪
山我若無心水本閒衆河流急喻閃電就中
有路透長安長安風月雖然好頭上談光燒
杏早不藉三春出地雷衆生蟄夢終不了南

無最勝觀自在苦厄山中作良導
我聞觀世音初亦是衆生因過觀音佛教眼
觀聲音菩薩領教已音聲用眼觀生心觀不
就幾回多愁顏愁苦觀不徹觀久心忽裂心
裂知自遺知遺見亦脫知見雙忘時眼觀音
聲決向時無量苦今成悲智路路由普門入
回互不回互隔壁墮釵響入路知幾個觀聲
善根深見渠悅我心我見觀音聲朝暮常照
臨因聲薦此意便能投鉢針
菩薩衆生初無異同其心善用先得圓通我
用不疑太虛長風游行自在何物成封用稍
不善疑情橫現死生榮辱魔面佛面菩薩哀
之抉我障翳頓還本明光洞三際過現未來
氷河蓮開臂交徐行足不染埃水變琉璃魚
龍皆驚浮沈無所有眼如盲聲若眼觀琉璃
豈非善財氣急自恨鈍機
春在菩薩慈悲無倦左
肘倚石右手屈指伸者惟二二三之中屈伸
無住若以住求是謂死句活句在何桃花婆
娑花解說法法遍恒河聞者以眼頓出愛波

七稱觀音三稱四弘信手拈來尊字分明指
上有眼眼解觀聲自觀而疎衆苦消停性能
如是緣生無生刀山劒樹苦痛難承夜間摸
枕大悲現形交臂失之跣足徒行善財捕影
鸚鵡飛鳴在而不見楊枝瘢睛
謂此非實普陁是真隔垣釵墮入借聲塵聲
可說法色爲大師我無隱乎爾欠諦思三十
二應雌黃慈威德山托鉢杲日流輝眼界聞
鐘衆苦息機
雨餘芳草綠編草成綠玉趺坐玉溫潤萬慮
不煩濯此心空潭清垢靜忘邊幅見者意自
消饒舌非我事萬象解髙論聽者根豈具惟
舌相覆空說法無盡眼聞耳聾萬般煩惱六
月松風睡着善財面西背東
悲智之用衆生本全以我所故圓而不圓以
媒妁接引苦衆生普門作安歌淨瓶與楊枝
當面徒排設
熱惱清涼初無有常用之何如遂見短長菩
薩知此所觀異人聲聞於眼人則耳塵于眼
聞音法無淺深情關坐斷凡聖平沈以此爲
門門包虛空有形無形陶鑄此中造化辭巧
陰陽雖工一毛多身萬竅號風聲作佛事大

悲之宗智悲爲航願力無窮樹葉爲席妙容
盤膝屈信在心豈在形跡碧草蒙茸秋光何
密
衆生眼毒菩薩眼慈慈毒相反難爲相知毒
盈惡極惡極罪深萬苦交至始呼觀音觀音
能救理折難通眼界司聲千災頓融衆生知
此菩薩一同
衆生無明菩薩圓通兩者諦觀本非異同三
塗八難衆苦靡窮毒藥刀山生心成封拈來
便用用處渠逢渠若是我爲將喚龍于茲薦
取悲智冲融不涉安排自然適中重巖流水
舌相覆空說法無盡眼聞耳聾萬般煩惱六
月松風睡着善財面西背東
明發用無順遣夜光在盤自在而馳生心卜
度火燒汝眉菩薩哀之方便備施百千三昧
應身無疲片月在空萬影臨池本無前後豈
有參差刀山火聚解脫之機但覺畏怯線刺
牛皮

輕風生微波異草生巖阿菩薩自在坐心念衆生多瘦竹五六根擬中楊柳踈大地本清涼將何熱惱除天風生海角翠篠摩空虛楊枝亦解舞瓶水知湛如女人欲成男先將婬機枯婬枯心清淨定作大丈夫童真剖恩愛盡形守戒珠衆禪與學道魔外難擾渠忽開佛知見以眼聞笙竽分付董道人精進長髭鬚何必待來生然後出迷塗

六根不圓通情念不能空情忘念滅時六根元互用一作多佛事多是一根功八萬四千毛個個無優劣誰謂耳聞聲誰道眼見色聖凡無寸地何母子先後一念不生時本光常獨露圓通在蝮蝎普門屬蛇虎大士無功德何讚復何毀

以手爲目以珠爲聲虛空緁骨雜想無生泉石清幽寄此玉顏半跏而坐屈伸本閒鸚鵡覓食善財躲頑呼之不來不呼即還持珠以濤爲槎並泛海涯有力爭請唯然朱家魚龍哀鳴水族失爺既爲人有吾曹咨嗟人憐龍龕禱佛冥加凡彼濕生心開覺花人心佛心達本無差魚龍知此嚮嗟徒譁心佛衆生玉本無瑕吳門緣熟通立地嘉兩鉢雖破二尊靈遐見聞之輩數若河沙若毀若譽毒鼓誰撾有心無心鼓實爪牙癡子不解打草驚蛇蛇忽換骨風雨橫斜閃電光中雷師開遮石像鼻孔或隆或窒雪浪山崩楮上行艖水陸無虞聖凡一車運重致遠手抱琵琶有聲無聲趙州賜茶纔涉唇吻波浪如麻吳中二石佛稽首大悲觀世音於音聲中作佛事一切衆生受難時號呼痛切即赴救譬如淨月在天際凡有水處皆遍入水即衆生痛切心月即菩薩方便力刀山劍樹與鑊湯黑風鬼國漂墮處衆生命根將欲斷菩薩委曲爲之續或遭饑饉寒病疫子母不顧皆離析菩薩身化衣食藥令人歡喜復完聚衆生設受愚癡苦文字語言覩不悟菩薩冥以甘露水蕩除昏翳忽通達世出世法觀掌果了了分明永不惑菩薩威神感即應究竟俱我自心力我心痛切若不眞有苦菩薩救不得十四無畏及二隨三十二應衆功德若離我之痛切心向外馳求寧有濟我又諦觀此痛切極力推求不見有求之於苦苦無從苦若有所豈能滅我今號呼菩薩時一切苦楚成歡悅是知苦樂總無常衆生不了生順逆寵辱紛紛夢正濃幾度號呼喚不醒惟願菩薩愍我愚冥熏加被喚即悟悟後身心空裡花愛憎生死龜毛拂如是了知圓通失菩薩無地可站立無奈去作馬郎婦以欲鉤牽度衆苦譬如以毒攻毒疾疾除毒亦了無所何妨鬼臉與神頭順行逆行普利益我因房山一斗泉得覩菩薩相好身又於慈壽石碑上乞食曾禮菩薩相菩薩手提新篾籃籃裡魚兒若活狀蓮華艷冶襯光儀令人瞻之生佛想旃檀龍腦朝暮燒香烟靄靄籠樓臺供養富貴最無比善財龍女常歡喜惟有鸚鵡心不足猶道枯淡難棲泊誰知上方堦率寺岩龕亦有觀世音烟霞香火甚蕭索超然不厭於寂寞菩薩未得道涉世寧自在一旦悟自心解脫非障礙非身無盡身慈嚴相非一無心周萬物精照靡不徹身心本三昧衆生甘下劣無

苦中見苦非樂中求樂是謂顛倒想難入圓通覺

驚濤撼岱嶽巨舟不敢渡菩薩何所能蓮華瓣襯足去來若鴻毛飄然離恐怖蛟龍與黿鼉一切諸水族覩影生慈心劍輪忽停住南無觀世音智願廣無盡我既皈命禮願一切如我

本來一精明迷成六和合譬如水結氷窒礙非通達文殊選當機菩薩聖中首聞聲聲即心心不見心故心若能自見眼亦可觀眼如是頓了知衆苦皆解脫

開物成務聖人之能或經或權緣生無生威中有慈不與威相遇慈中有威不與慈相值如山出雲如月臨水如春着花三者同現不遇乃成不值乃靈惟成與靈力在無功大悲千手手手有目較此妙相手眼何寡寡爲多母多爲寡子多寡不到智者自了了則不疑此相即我我能疑我入道之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竹石而閒棲身世有無中則色之與聲皆可入圓通究其所以然眼觀音之功是故三塗八難衆苦雲從凡逆之與順如清風之度松

智海欲海初無有常心兮善用欲海發光倘不善用鑪炭鑊湯以蓮爲舟普門浮游即呼而應未分馬牛馬窺鞭影馳不待再牛拽大車所往自在魚龍鳥獸水陸之儔海印三昧靡影不收手中楊枝時蘸雲濤熱惱沾者百苦頓消以海爲盞魚龍在掌眼觀龍鳴晴空雷響

心火既熾境風扇之凋殘本妙八難險奇度一食頃如千百刦相驚寵辱成熟黑業勞彼慈母奔波塵勞等觀大地如一子驕求不得苦急于燒眉人間乏嗣天上共悲救苦尋聲了聲之前普門月滿我願亦圓求女得女求男得男自心現量菩薩之貪若問幾許手中數珠童男童女轉處自如

吾嘗觸逆境熱惱燒肝肺吾嘗遇順境喜悅發毛孔本來一吾耳苦樂何多種世以苦爲苦不以樂爲惡誰知苦不了皆因樂爲妁此妁弗能遣苦根安可拔縱使苦樂盡平受亦是刺是故觀世音哀衆生三者實爲諸惡源衆苦之所集於是設方便教汝眼聞聲入流成正覺獲三十二應得十四無畏上下二隨順廣菩薩悲智且吾正苦時猛獸與刀劍一時俱歷受楚痛莫能堪號呼吾菩薩忽想吾果痛呼者復是誰正痛又能呼痛呼兩不涉不涉而妄呼何異夢蛇咬方蛇夢咬時怖畏不勝急忽聞鼠翻盆蛇我奚得失

佛香庵旃檀觀音像贊 并序

析旃檀則無片不香分滄海則無滴不濕旃檀滄海以心爲母故得心者可以謂諸聖祖大地母馮生既逝以情觀之似水競東而不能返矣吾聞萬物一物萬人一人所以聖人知此而迭用之若然者此像既生馮生果眞逝乎贊曰

馮生果死此像不存此像既存馮生奚往如眼觀聲清機歷掌馮生有靈莫忽吾想

吳道子觀音變相贊 并序

凡畫之妙不難於可見而妙惟不可見而妙著焉爲難耳故妙而可見者易以平出

難以側形唯遠視而彷彿側出則非畫老逸想幻出焉能不即而親墨渝而神哉故曰妙萬物而無累謂之神神之所存雖至朽之物其生機觸心似不可掩此不可掩者寓萬物而靈隨寓爲君君之所在何物非臣歲丁酉余於董內翰家瞻吳道子所畫觀音變相三十二身其精神態度萬變錯出譬如夜光之珠在金盤之中流轉自在卒不可以有思惟心而計其所向也或無心而非木偶有思而非着想者其可以知此哉贊曰

逸想所寄非麤非精觀音其師寫我虛靈筆筆畫着緣生無生一身衆妙萬鏡一燈可悅難即欲離反冥窮其所以淵默雷霆不貴耳聞惟宜目聆普門窈窕意路難登菩薩哀之分光散形爲渠紹介招手呼名慈母聲咽兒終不應念茲心痛徒自滌零

髑髏觀音贊

觀音菩薩閒不徹盡日觀身與夜接觀去觀來見髑髏枯然只在我眉睫此時西施來作禮菩薩淫心了不起莫教出觀遭野狐眼中見渠生歡喜咄是男是女皆如此何必生心更愛憎

準提菩薩贊

一心不生萬用皆備手臂錯執超然無累衆生熱惱用處弗齊以呪鑄碧蓮數欲泥

唐貫休畫十八羅漢贊

第一

十方一珠三世一線尊者有心掇之豈轉大顛春秋韓愈綢繆咨問幾何立僧代酬

第二

背倚枯槎安知歲華半邊鼻孔落在誰家出賣日月破除大夜戀幽之鬼紛然驚詫

第三

師觀一切如母視子子感母恩脫韝懷美拳握策兩指矗天蝸牛生角雙塔燈懸

第四

握中何物佛祖不識左手倚膝口開可測默如雷轟聲在未聲若以耳聽離婁失明

第五

禮菩薩淫心了不起莫教出觀遭野狐眼中見渠生歡喜咄是男是女皆如此何必生心更愛憎

準提菩薩贊

一心不生萬用皆備手臂錯執超然無累衆生熱惱用處弗齊以呪鑄碧蓮數欲泥

唐貫休畫十八羅漢贊

第一

十方一珠三世一線尊者有心掇之豈轉大顛春秋韓愈綢繆咨問幾何立僧代酬

第二

背倚枯槎安知歲華半邊鼻孔落在誰家出賣日月破除大夜戀幽之鬼紛然驚詫

第三

師觀一切如母視子子感母恩脫韝懷美拳握策兩指矗天蝸牛生角雙塔燈懸

第四

握中何物佛祖不識左手倚膝口開可測默如雷轟聲在未聲若以耳聽離婁失明

第五

心外無法雲山此心是身果有定則難尋瞠目巖室即身非身有緣見者其孰弗神

第六

忽然相逢誤獨眼龍扇上青山流泉何窮屈伸五指二三無定恣口雌黃千峰鐘磬

第七

紺目澄碧萬象莫逃併握支頤恐難堅牢喔深如谷開口便淺不過三寸閉藏孰辨

第八

視身如雲雲豈異身鉢水楊枝衆生之春老松糾盤風雨所在無限龍蛇恣其變態

第九

飲啄之餘消閒梵書橫眸數墨自卷自舒白鸞鳥跡鴻飛雪嶺隨風斷續野水留影

第十

肘閣雲石手還在空袒肩持杖眼視飛鴻謂役神用其誰不備有無非酒飲者皆醉

第十一

此木童子有身無手藉師成功師手我有用處隨宜癢非在皮待爬而除問孰了知

第十二

以眉說法口吻俱閉舒卷自在長短之間偶將爲繩束縛虛空安置芥子江山無窮

第十三

口閉不開誰知齒缺舌根輕搖一任賞罰抱膝而坐屹如枯株欲昏未昏以此自娛

第十四

一掌五指屈伸無常如風玩柳枝豈主張謂屈謂伸始終環輪勞勤夢想尊者爾嗔

第十五

大悲菩薩手眼百千用既皆備照何不圓經珠與杖并治妄想念若未起一虧喪兩

第十六

指麾佛魔把柄在我雷厲風飛縱操皆可驢駝馬載並足還錢子奪生心虛空有邊

第十七

兩眉如峰兩目如海經在面前宛然有待一毛山河刦歷難窮謂遠謂近瓶之貯空

第十八

微塵既剖經始現前文句無多歷觀窮年了知在我不在于經兩者有常牛皮見星

又十八羅漢贊

第一

枯槎生花非耳不見額鼻俱聳春光何限屈伸有常機絶抑揚三直兩曲臂肱堂堂

第二

頭疑怪石髮如飄柳一手持珠以珠代口苴驚濶顖具體而閒顛倒佛頭依稀德山

第三

衣卸肩出碧眸注經此經甚深大夢雷霆文字非實實非文字獨垂一足兩手自恣

第四

視經垂頭肩背吞耳泉出地中湛然存紙嶺南老盧柴擔暫停聞經一句無所住心

第五

兩手支頷恐其墮地口開齒露眼迸心睡心睡身忘石無施剛石忘我足没入何妨

第六

一心不生我即龕巖波浪衣紋泉鳴翠巘眼雖不開光照六合明暗兩忘見精非雜

第七

以杖倚額額爲杖架一肩孤聳並足酬價杖額不同主賓何功唯肩與足空礙虛空

第八

琉璃與鉢内外洞然目注其中五臺現前白雲卷舒百狀千態故埋松根逞其自在

第九

歛肩抱膝畏果何所思我所思者心精思遺思遺而坐寬窄皆可石本無相吹毛莫躲

第十

腕爲杖主手復持珠更恐心放托經自娛秋空鴈鳴梵字叅差以此贊佛耆年了知

第十一

怒髮衝冠惟師不然刈茅非鑽一怒盡蠲三屈兩伸卷舒一手嗔爲佛事誠不請友

第十二

脳後無際梵馮高岩手中所握扇塵同函雲沸無心偶遮半面其誰作禮直見不見

第十三

面圓如楪五官併究分疆割界漂杵流血衆

部之君眉應不羣坐妨曲折行則拖雲

第十四

背若果有痒爬難除果然無背爬痒非虛徃

復觀察情枯智訖池成月來眼底見佛

第十五

眉揚目朗彈指肅然（勤七）即此爲舌法沾人天誰

爲虎子牙爪鋒利具而不張野干爭避（三三）

第十六

肩長無用聊可倚杖膝亦空閒承經何恙莫

嫌眉長飄拂岩龕不礙眼光湛如寒潭

第十七

抱杖伸指非三惟兩以靴藏足靴脫足爽風

致疎閒巢由之間髮鬚若存鼻孔蚤露

第十八

衣不掩胸心同虛空握拳誰擊開口漏風謂

手按膝膝無我人謂膝承手手原屬身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〇二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九」。

一　五〇九頁中一三行「迷輪」，徑作「迷淪」。

一　五一五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十八　勸八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唐貫休畫十六應真贊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一手持杖而手屈二指膝上閣經而不觀

杖穿虎口餘指開屈以此爲人喚渠何物頭勸八

顧異常隆而復窓巖底雙眸光芒難遮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雙手結印而趺栗一條拳拳握牢有心無心筆墨難描

第三迦諾迦跋黎墮闍尊者骨瘦稜層目瞠而眉橫如劍右手執拂左手按膝

第四蘇頻陀尊者趺坐石上右手握拳左手按膝眉長覆面

一手握拳一手閣膝累足而坐萬古一日面部少寬頭多峰巒若問法義兩眉覆顴

第五諾矩羅尊者雙手執木童子爬癢俄覺背癢手爬不能用木童子一爬癢停未癢癢無既癢爬除敢問尊者此癢何如

第六跋陀羅尊者匾腦豐顧瞠目上視手掐數珠

春秋幾何晝夜百八珠轉如輪聖凡生殺腦額欠肥偏頗所希眼光射空鳥駭停飛

第七迦理迦尊者宴坐石上眉長繞身面不盈楪五官分職聲色香味各有法則身無一尋眉長丈餘以此爲舌隨時卷舒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露肩交手注目視經

貝多展石橫眸讀之交臂露肩心有所思空山無人老樹爲伴風弄新條如柔如斷

第九戒博迦尊者側坐正見半面一手執扇拂一手屈三指勸六

巖谷

左手握扇右手握扇亦何有作是觀者雲山我肘

第十半託迦尊者雙手持經縮頸聳肩肩高枕骨目迸天裂經轉雙瞳清機漏洩風月無主煩茲耆年是龍是蛇逐句試宣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撑眉怒目手有所指

怒則不喜雙目如劍睥子流火晴空電閃凡有邪思指之即空本光獨露如日在中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擎拳拄頷開口露舌見喉而大笑

目動眉搖開口見舌以誠悟物擎拳曲折背後雲山流泉潺潺不以耳聞我心始開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杖蔡倚肩左手扞經垂頭而注視右手捻珠

降伏其心使心不閒珠輪指上經置掌間猶恐其放杖倚腹肩以經視眼心遊象先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六用不行入定勸六

巖谷

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神妙萬物蒼巖骨肉鐵磬誰鳴空谷傳聲呼之不聞不呼眼瞠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雙手抱膝而開口齒牙畢露脫去數枚

仰視齒牙

抱膝何勞頭顱岩巉縷開口縫舌相可描以
眼說法開合無常明暗代謝奚稟此光

第十六注茶半託迎尊者倚枯槎而書

空腰揷棱扇一握上畫日月

古樹苔垂指頻屈伸請問大士爲我爲人機

扇一柄匪搖風生無邊熱惱披拂頓清

達磨贊

航海東來唱傳佛心斷臂求之了不可得一

場懵懼阿誰受屈五乳峰前太煞狼籍皮肉

骨髓腥氣逆鼻只今聞着還云不識

旃檀乾闥婆神王贊

無生路絶有生門開聖人之權變化莫猜現

容威猛慈毋之痛凡有赤子愛如麟鳳

龍樹尊者道影贊

稽首龍樹尊無端現月輪若無那提婆敗闕

不堪聞且道者老漢末後轉身一句子作麼

生咄外道五千成佛去自家端只陷泥犁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 并序

嘗聞孫權初見會公疑其形服及求舍利

有驗遂建浮圖嗚呼人心多疑皆生於有

欲有欲則計利害利害未決疑從是起殊

不知一心不生凡聖平等本光圓滿利害

奚從衆生昧此聖人悲之不遠千萬里抱

夜光而投人人猶按劍痛哉

身非我有心亦無常身心之外更復何當三

稱如來血淚沾裳終古之痛爲誰着忙知公

者希公德難量舍利昭靈示現無方嗟予小

子濫墮僧行中秋之夜一接容光慈嚴流注

沃我焦腸此情此恩芥劫難忘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愍公 并序

三國爲英雄之聚亦刀兵之聚慈悲般若

無有入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稱如來兩

目流血舍利投瓶光燦六合澤綿千古是

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爲之動心變色即事

徵理知有佛而不疑六度既譯安般門開

無擇黑白得法眼淨與夫禪思入微者不

可計算皆我祖爲之嘔矣也茲愍山清大

師因弘法成瘴海善以慈心三昧普使朽

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

上曹溪以爲大師影響嗚呼曹溪肉佛所

現自唐及宋飲曹溪而得道者代不乏人

邇來曹溪涸矣瑤林蕭然又藉愍師以謫

成爲波瀾而曹源復活康祖分身髑髏眼

開恒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

淺深者哉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柁但解

順水推船爲之贊曰

康祖來吳清公謫粤髑髏大師金剛眼突瘴

海之慘骨刺魂驚大師得戍彌感聖明曹溪

蠱毒飲者皆喪大師飲之銷盡諸障指撮舍

利康祖之貪貪不爲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

命如單絲千里障嶺芒鞋踏遍雷道岩尭颶

風正高鉢瓶孤逝舌相昭昭南粤魍魎白日

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響有心應之康祖愚

癡章甫之國其誰不疑石頭之別肝膈氷冷

丁生吹火寫康祖影緣影得心心亡性寂大

用無常鐘以眼聽根塵主客收放夢醒掌擎

寶塔牢山之頂

漳柘山嘉福寺觀音殿足跡贊 并序

夫差雪恥而破越勾踐嘗膽而亡吳伍員

覆楚申包胥哭秦庭以復楚皆苦心志勞

筋骨積歲月忘寒暑而後其願始克今此道人以有情之踵磨無情之鏏鏏穿跡成雙趺宛然使後之見者毛髮俱豎涕淚交下懈怠之習精進之光雲逝日露以夫差等四子心力所積較此道人足力淺深其何如哉余感而贊之不惟見賢思齊願人人因贊生畜因畜生恒因恒生克贊曰

頂禮道人雙足跡身毛不覺忽俱豎無始懈怠習頓除覺天雲迸精進日逆想斯人初未逝朝暮殷勤禮大士心注聖容口稱名形骸屈伸安可計積日成月月成時積時成歲歲成劫如是積漸難盡言水滴石穿心力至譬如千里始初步又如合抱生毫末以踵磨鏄鏄漸易鏄易精進猶未已鏄穿大地承足底地穿有時人不見我獨了了無疑異因之耿耿生悲泣願我從今頂禮後精進爲足踐覺地境緣逆順湯潑雪又如利刀破新竹迎刃而解觸熱消在在處處常自在又願見聞此跡者刹那懈怠皆氷釋

自贊

以石爲屋初無成敗風塵負情水月償債寂寞心珠虛空眼界田衣拱默累足揑怪咦是教是宗俱不會衆生富貴有誰爭

或言汝廓落吾笑汝褊窄見善便歡喜見惡即不樂善惡未忘懷懷安可入無着又言汝了了自了復度衆信汝如活佛朝夕生殷重吾知汝見思尚在法空未登帶情說法誑諸聾盲吾聞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汝於兩者何者爲衡咦帶情說法情何物明暗相參作者知汝若是我世出世間種種好醜一點也瞞你

不得我若是汝一切逆順關頭死生路口如風過樹如雲觸石雖然如此也未必是老漢本色事若舉本色管取凡聖魂消毒鼓無聲在有人不知汝脚根立處橫搜豎覓究竟汝生緣何處但向伊道自笑行蹤如野鶴前岡飛倦有長松

渠是我今我何所存我是渠今渠何所留生心揀別今血脉斷流不揀別今儱侗宗猷枯木開花今頑石點頭當家種草今皮裏春秋咦相逢莫道無機智多少魚龍銀海中

汝這漢閒多管見人便勸學菩提更解談長與說短松江月誰能識今宵皎皎懸空碧無限魚龍吸影忙江濤滾滾潭泥出阿庵芳眼石灰湯水晶庵內離莫窟個中夢春浪急疊毒之家水莫喫知不知命根斷命根斷時何處立翻得身來夢已醒黃金總是虛空骨

牛首峰頭獻花巖畔不憚烟霞訪老儂因緣徃日曾相結浮玉雲金鰲月廣長舌相分明說江北江南春本同桃紅李白顏分別且道分別個甚麼誰家竈裡火無烟一任旁吹閒

黑白掉頭明月上陳侯即普賢清光本一樣
永寧暮鐘動幾回思鐵杖高踪不可追令人
殊悵快朗空不遠來碧雲索爾像信口叙嘷
昔持歸常供養
諸方禪和子誰不有生緣惟汝初不語水中
涵碧天無風浪自寂有影色本然若謂是僧
今依稀具髭髯若謂是俗今眼空鼻祖禪若
謂不可名假號何駢駢慣用明暗鎚鎚破無
底船且道船底破時向什麽處安身立命落
得智香薰法界吳江烟水本依然
陰陰紫栢覆枯禪一道神光照大千世上難
逢開口笑雲邊常得桃流眠
汝即吾今片月在天影臨千澗吾即汝今智
訖情枯泥牛作吼且道誰家曲調咄海山雲
盡花巖出光德庵前春水深
汝即我今全無覺知我即汝今妄想紛飛合
則非一離則愈疑縱有龍樹之明鶖子之智
亦難辨伊伊賦性豪縱腸肚儱侗繩墨不拘
利害如夢頗具英雄之心而無功名之志所
以難留於塵埃只宜放浪於泉石更有一種
傲性自謂佛祖是鈍根才料黨奴白牯堪與
交遊有時引教證宗引宗印教有時荊棘瓦
礫般般是寶有時珊瑚瑪瑙不值糞草一片
古頭褒貶無定是非亂統有恩處不異寃仇
無情處慣肯淹留最是喜怒不常如嬰兒模
樣我看你對人不設機關觸着胡談漢談惹
得別人憎愛自猶如癡如聾之喜歡若被一箇青眼郎君覷破我看你不
值一錢呵呵誰薦此權衡在手任抑揚要
人活兮死即死
朝供養暮供養喜怒無常情識浪但能直下
死偷心此是老儂真妙相紫羅袍舊袈裟兩
種看來何者佳旃檀狗糞分明在凡聖關頭
路不賒如此會無向背流水青山潭不昧只
此不昧火中蓮香光成戒月無瑕顙

血書金剛經贊

稽首金剛經般若最堅利一切有爲法無能
越此者若人見一字或復聞一句乃至四句
等功德難思議墨書不若銀銀書不若金金
書不若血娑婆震旦國有大精進女視身等
漚泡知心本幻化一念堅固信歷剌十指血
書此無上寶願彼見聞者頓空身心執持此
金剛劍斷一切憎愛如是妙利益不求人之
福回向般若海澡我五濁身穢淨七寶體童
真割世染皁過明眼師悟心爲佛子弘彼妙
法華聲震微塵刹無心及有心非緣培聖種
況我血書經果報窣虛誑

憍陳如比丘贊

瑤宮金闕視等微塵不以富貴而勤此身靈
山蒼蒼借石爲床心如虛空僧中之王田衣
被物異孔昂藏荷擔大法苦海津梁頭顱圓
滿螺髮火除欲覓一莖雪觸紅爐稽首陳如
比丘之祖續佛心燈光傳終古此光非月月
有圓缺不圓缺者苾芻當説説而不聞自沒
還雲煩他木石饒舌驚羣驚而忽省楊枝救
病瓶解忝禪奉如來命泉響千峰眼觀正令

竹杖贊

此君何來惱我素懷拄有撐無峨眉五臺手
如持杖杖不持手直下便見兩頭莫走

寒山拾得贊

兄持數珠弟握掃帚若問雌雄泥牛哮吼山林市城共覓無生取像會意撥粗得精

頌古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湛堂準禪師頌曰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卧緑楊陰頌曰蒼龍憒喜卧重泉頷下驪珠愈燦然借問有誰能抉得化爲日月照山川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脱草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設使南泉不舉刀草鞋何地賣風騷相逢若問兩堂客鼻直眉横總姓猫

猫兒未必值千金惹得堂頭亦動心信手一刀成兩段草鞋帶去血淋淋

黄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内無禪師麽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什麽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頌曰

年去年來噇酒糟迷花醉柳浪滔滔雙眸瞌睡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黄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内無禪師麽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什麽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頌曰

年去年來噇酒糟迷花醉柳浪滔滔雙眸瞌睡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糞換將去含笑臨行奉一鉢高擎異載不是旃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山解打鼓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垂垂白髮出堂來一鉢高擎異載不是旃頭親點破至今眼瞎未曾開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示衆曰習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糞換將去含笑臨行奉一鉢高擎異載不是旃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山解打鼓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垂垂白髮出堂來一鉢高擎異載不是旃頭親點破至今眼瞎未曾開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示衆曰習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年去年來噇酒糟迷花醉柳浪滔滔雙眸瞌睡聞絶

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頌曰

從來伯樂九方皐帶顧騭駙價倍高怕笑只因心有負一等不及野狐曹

又

江上貪觀浪勢高被人奉却手中挠孤舟風蕩潭無主一笑分明殺活刀

頌雪峰汝虎

光還自照心無恐汝虎誰知光正圓最苦者僧成異類人身一失幾時全

頌隔壁聞釵釧聲

耳外有聲無是事除聲有耳事還無燈前徃復觀聲耳五色糞中得一珠

頌五蘊山前一段空

有我時時背主公我無何處不相逢刀山火聚閒遊戲不負山前一段空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七斤衫子製青州半月沉江魚憚鈎怪底蒼龍終是別一歸何處解遨遊

臨濟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照天照地自汝諸人未能薦得頌曰

無位真人乾屎橛一名兩實使人猜他家自有通人在豈似韓盧逐塊來

又

浮山法遠禪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説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麽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説看説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説不相應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頌曰

目家痛癢自家爬重傷他莫怨嗟翠竹黄花隨處有江南江北路非賒

巖頭全奯禪師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山河大地頌曰

嬰兒失怙久飄零慕路相逢喚一聲知得阿娘腸斷處從教鐵漢淚須傾

陸亘大夫舉肇論向南泉曰肇公所謂萬物一體天地同根也甚奇特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頌曰

龍出援毫豈是真行雲施雨更謾人夢中説夢知音少花落庭前已過春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目家痛癢自家爬重傷他莫怨嗟翠竹黄花隨處有江南江北路非賒

巖頭全奯禪師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

知音秖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頌曰
臭口纔開驀一橈老婆無計雪腥臊便將赤
子拋寒浪惹得魚龍四海囂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槌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
座頌曰
瞿曇上座無奇特下座須知便不同就裏相
逢能委悉靈山誰是作家翁
又
聖凡雲集非無事有事如何口不開上座定
知還下座文殊椎破使人猜
又
虎踞深林不見蹤爪牙纔露失威風獵人弓
矢尋常在弦響須臾命已終
又
聖凡雲集事非常據座緣何不舉揚賴有文
殊解收拾上來下去兩頭光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印心於藥山
與道吾雲巖爲交洎離藥山謂同志曰
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
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攜至華亭
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
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
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
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是
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
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
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
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
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
子纔見即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
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
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
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
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
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
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
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
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
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
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
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
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三
十年在藥山秖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
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鑊頭邊覓
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絶山乃辭行
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
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
逝頌曰
父子寃讐結最深覆舟自盡孰知音朱涇水
月渾如舊幾度空過未了心
又
一副肝腸剖不留夾山猶自暗回頭風恬浪
靜船翻處蘋蓼蕭蕭萬古愁
又
贈君十五棒恨爾不知心昨夜華亭月朱涇
何淺深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過震旦至金陵
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武帝
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
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
使詔之曰莫道陛下詔盍國人去他亦
不回頌曰
蕭公豈是等閒人一見當頭便撒塵直得老
胡無措手折蘆火速渡江津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
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
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
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
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
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
不得下方過二十四恒沙國土有罔明
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
敕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
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入定從他近佛休陸行車馬水操舟罔明逞
俊輕彈指也是無愁惹得愁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
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
事繁頌曰
一戰那分雌與雄重新戈甲再交鋒瞎驢鼈
鼻相强弱畢竟誰家落下風
德山因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
老賊寐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倒禪
床頌曰
兵家勝負是尋常未戰人人手脚忙不識眼
前誰可將旌旗擬展早先降
湖州吳山端禪師抵鄣南見上方超和
尚有一尼師來參師云待來日五更三
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
驚而遂悟超和尚有頌曰堪笑吳山老
禿奴巧粧紅粉接師姑茫茫宇宙人無
數那箇男兒是丈夫頌曰
驀地牸牛見牯牛牯牛產犢牸牛羞從來蹄
角分明在今日溪山得自由
又

五更三點入房中一見紅粧計已窮蜂蝶紛
紛過墻去林花夜雨早先空
又
五更三點急忙來驀面相逢伎倆灰堂上師
姑堂下漢者塲屈事惹人猜
又
女人剃頭拜尼僧尼僧笑汝不知汝可憐特
地作人情到底臨時無用處
又
比丘尼接比丘尼橐鼓春風不可思甜有中
邊寧是蜜分明說破許誰知
頌摩登伽女經
怪底瞿曇老滑頭臨機縱奪有誰儔無端賺
殺憐家女嫁與祇園少比丘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每上堂有
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
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
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
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

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乃問大修行人
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
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
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
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
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
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
問古人錯祗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
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
與汝道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
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頌曰

前百丈後百丈白雲青山無兩樣夜行荒塚
不生疑野狐倒跨金毛上

又

不笑金毛笑野狐野狐伎俩金毛無鬼臉神
頭翻大智杖頭挑出看燒渠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
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
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瑯覺
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頌曰

纔出娘胎便惑人指天指地眼中塵相逢莫
與雲門道萬紫千紅別有春

又

未出胞胎事已多那堪笑裏弄干戈指天指
地誇尊大誰料雲門不放過

又

出得娘胎便不同人間天上獨稱雄桃花若
便隨流水誤引漁郎到洞中

又

出得娘胎氣便高指天指地駭兒曹雲門以
棒爲滄海惡水年年此日澆

又

韶陽度量不多寬一見渠儂眼便酸啞喫黃
連心內苦同行誰識苦中甜

師讀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處置
卷而歎曰本是泥裏土塊何乃衆生顛
倒支支離離鼓粥飯氣頌曰

風蕩釣舟一任吹去水清淺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即時觀其
音聲皆得解脫頌曰

纔出娘胎惑人指天指地眼中塵相逢莫
逆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叅頗易之
率然之怒拔劍斬木木斷頭落山河匪隔蔡
毋噬指順即心痛徃反不同血脉非斷衆生
號呼菩薩心感慈眼視之衆生苦息致知格
物誰知物格格物情通物格情塞通有解路
臭肉蠅集塞無滋味咬嚼莫測於莫測處聚
精并力冷灰豆爆靈機無極觀彼音聲彼即
解脫於未觀時萬苦交迫苦若有常解脫何
得既得解脫苦本無骨解脫有筋開物無門
水無筋骨能勝大舟水若無有徐鉉愕然張
豐失色不見龍潭龍豈有值於刹那頃電光
霹靂如是號呼眼根得入普門廣大凡無救
者入則安適

棲賢舜禪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
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爲郡所敬意所
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
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

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
時如何對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
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衆
似聰禪師聰爲代語舜即趨問曰古鏡
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
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
悟頌曰

古鏡休將勘我曹漢陽此去路非遥叢林濫
泊先開疏箇箇兒孫出俊髦

文殊問菴提遮女云生以何爲義女云
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
不生生爲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
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
所宜是爲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爲義女
云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云如何是死
以不死死爲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
其所宜是爲死義頌曰

了四初非有非有恰隨宜只此隨宜時是名
爲生義不了初非有染應非隨宜迷悟雖無
常盤珠毫弗昧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
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
前刹竿着頌曰

金襴之外有何傳喚應教他倒刹竿少實多
虛非得已飲光猶欠自翻船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
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
妄想執着不能證得頌曰

夫之人貪着其事頌曰

微塵世界本無差自是衆生眼見花試聽江
聲歸海上就中何地着龍蛇

高山流水少知音犬吠雞鳴調更深試向
前聊聽取恐將別有定盤針

六祖壇經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
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
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
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没
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
麼長頌曰

明鏡不照像謂光日日長此見問如何捕風
與捉響

明鏡照萬像妍媸了不妄此見問如何鏡光
可有長

金剛般若經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
是一合相如來說非一合相是名一合
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
夫之人貪着其事頌曰

微塵世界本無差自是衆生眼見花試聽江
聲歸海上就中何地着龍蛇

潙山問香嚴曰我不問汝經論義理種
種知見汝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
香嚴曰和尚莫替我道潙山曰道得即是
我三昧於汝何益於是香嚴泣辭潙山
曰畫餅不可充饑今生不復學識且作
箇長行粥飯僧遂去止南陽庵以休息
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
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
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没
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説却何處
有今日頌曰

父母未生頭角露潙山今日禮香嚴莫嫌此

語無分曉萬里雲空月滿天

三祖信心銘云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頌曰

若人忽睡問床有無床若不睡是人即醒床

醒人覺理致昭灼本法如是生心即錯

僧問首山念禪師如何是佛答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僧曰未審意旨如何曰百歲翁翁失却父僧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首山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頌曰

婢子奴兒久服勞主人何事反相高無端惹得隣家笑失禮從來慣打不防家誰知更有白拈賊就裏何曾放過他

趙州一日問投子大死的人活後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年老成精久自誇從來慣打不知拔續着燒窑

村王大伯不教剌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祖躬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顊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趙州一日問投子大死的人活後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婢子奴兒久服勞主人何事反相高無端惹得隣家笑失禮從來慣打不防家誰知更有白拈賊就裏何曾放過他

趙州一日問投子大死的人活後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年老成精久自誇從來慣打不知拔續着燒窑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參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纔回倍酬唱再來翻作眼中塵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又玄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頌曰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村王大伯不教剌續着燒窑

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祖躬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顊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自家歡喜自家嗔驀火燒心莫怪人若要羅籠不相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鼓聲中父毋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情不昧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骨肉歡呼縱樂忽人報言父毋及門初失驚悟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參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纔回倍酬唱再來翻作眼中塵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又玄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頌曰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村王大伯不教剌續着燒窑

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祖躬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顊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自家歡喜自家嗔驀火燒心莫怪人若要羅籠不相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鼓聲中父毋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情不昧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骨肉歡呼縱樂忽人報言父毋及門初失驚悟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參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纔回倍酬唱再來翻作眼中塵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又玄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頌曰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村王大伯不教剌續着燒窑

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祖躬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顊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自家歡喜自家嗔驀火燒心莫怪人若要羅籠不相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鼓聲中父毋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情不昧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骨肉歡呼縱樂忽人報言父毋及門初失驚悟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參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纔回倍酬唱再來翻作眼中塵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又玄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頌曰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村王大伯不教剌續着燒窑

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祖躬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顊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自家歡喜自家嗔驀火燒心莫怪人若要羅籠不相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鼓聲中父毋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情不昧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骨肉歡呼縱樂忽人報言父毋及門初失驚悟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杭州無着文喜禪師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參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纔回倍酬唱再來翻作眼中塵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又玄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頌曰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村王大伯不教剌續着燒窑

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祖躬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顊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踬倒汝麽師曰若踬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間遺跌話攔傳來笑不殘

自家歡喜自家嗔驀火燒心莫怪人若要羅籠不相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鼓聲中父毋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情不昧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骨肉歡呼縱樂忽人報言父毋及門初失驚悟遽

頌三毒四倒亦皆清淨

漢家功業起淮陰不有蕭何月下尋未必此人終得用相逢誰復是知音

法身頌

紫薇花醉罵荷花輸却荷花不理他惱殺紫薇誰抵命風吹楊柳亂如麻

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後有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頌曰

侍者解應不解會諸方解會不解應夜光宛轉金盤中當面阿誰擎得定

趙州關頌

蜀道雖難尚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舉目真如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嵩岳破竈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又

竈不附我我自附竈賴師敲醒不復顛倒竈雖已墮天豈非竈此墮彼成一線白皂用處無疑天竈神竈我臂屈伸臂竈墮了禮佛不墮誰起誰倒起倒自在自在萬妙一竈所墮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

佛竈衆生竈杖敲一時墮寶凡嗤狸奴聖凡巢穴固

又

嵩岳破竈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又

竈不附我我自附竈賴師敲醒不復顛倒竈雖已墮天豈非竈此墮彼成一線白皂用處無疑天竈神竈我臂屈伸臂竈墮了禮佛不墮誰起誰倒起倒自在自在萬妙一竈所墮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有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趁出院頌曰

數珠百八記春秋首座承風馬學牛三十藤

徐驅出院韓公有事挂心頭

又

大顛伎俩苦無多却被韓公活網羅算計總來難擺脫潮陽瞎棒肯遭何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初參雪峰密承宗印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里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惟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識

袒膊雖然是好心未央宮裏斬淮陰年年歲歲花開日長使英雄淚滿襟

頌輪王髻珠

夜明乂向髻中藏欲愛乾枯戰自强報捉歸來親頂受放光豈但照東方

頌百丈懷海禪師窣作心師不師於心好惡關頭那管他呼來喝去亂如麻奴兒婢丁家家有用處無疑我是爺

雙峰古禪師嘗受雙峰印記後到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云古侍者師回首霜云擬着即差是着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即前邁尋屬雙峰歸寂師乃繼續住持頌曰

洛陽公子醉豪華不看青山只看花松寺若能留得住老僧那肯惜杯茶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一日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乂向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之且置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曰

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曰依而行之且置甚處見我斬蛇僧

慕路相逢便一刀一條帶作兩三條住山東肚無煩筴毒氣從今當下消

又

斷處是性動處情蛇兒擔荷大英靈十方諸佛渠兒孫說與傍人誰肯聽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頌曰

楊岐弄蹄驢弄蹄石女生兒知不知一日追風千萬里歸來一日尚嫌遲

僧問興化奨曰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奨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頌曰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八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一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五一六頁上六行首字「杖」，徑作「槌」。

一　五一六頁上一六行「聳眉」，徑作「聳肩」。

一　五二二頁上九行第四字「悉」，徑作「思」。

一　五二五頁上一〇行「菴提遮」，徑作「菴遮提」。

一　五二八頁下卷末經名，徑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九　　勸九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偈

燈光偈

燈初未有光我點光始生光若在燈者無光
燈不明有人知此意無火夜能行弗信問觀音觀音笑不停

勸九

生日偈

自知今日出娘胎今日緣何娘不來來去覓娘無所得蓮花國裏一枝開

生無生偈

欲曉未生時先須忘已生已生若不忘未生終不知

示中甫

千妖百怪總相知心外何曾有一絲達本忘情生滅事他家種草認爲癡

夜行偈

星夜經行時前後步互起前步若至地後步不能起後步若至地前步亦不起前後不至地乃能起不已即此諦觀之足何嘗至地足既不至地空水亦可履空水既可履神通孰不具

示弟子　并序

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無生夫無生即非墮常無滅即非墮斷斷常不墮何事非眞故妙法者即觸事之麤也嗟乎麤妙豈有常哉顧其人所明如何耳是知凡緣所起因地不眞果終紆曲比來去佛甚遠龍象蕭條黑白之徒邪正不知菽麥無辨合掌禮佛心在狐狸剃頭爲僧志存俗諦以至千態萬狀不可名言皆由最初剃染之時因地不眞耳余每念此雖浪跡江湖將四十年初未嘗輕爲人祝髮命名非無慈心也良恐以小慈傷大慈耳其來吾語汝汝痛體之凡百脫白離俗者最初當審其因地發心眞正倘無委曲相決當披剃或吾遠近無定音問不接即懸老人禪影剃染授名亦不須執滯眞宜圓成其勝因勝因即佛種也因不勝即魔種也魔佛難辨其慎之偈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眞實難瞞頭上天分付春潮帶雨客歸來快上渡頭船

夢覺偈

夢中知夢將入覺中覺中知夢將證我空我既空矣孰爲雌雄

宿石鍾寺　并序

乙未三月紫柏道人有曹溪之役偕二三子因請留一偈以作庵子信宿湖口石鍾寺寺據山水之勝纔一登之萬有盡洗夫浮生聚散不殊漚花惟達人眞觀視聚爲散視散爲聚怨歌不廢而思本無邪二三子因請留一偈以作庵長舌相之前茅偈曰

湖口山上石豈惟千萬片征航肯暫收法句皆題徧片石一伽陀瞿曇開笑面遊人聽好音獨許眼根便萬竅忽怒號長波吼江甸我將生心會眷守已閃電夙慕石鍾寺寺逢僧未見轉經了不難彈指知幾轉千里步初始行行敢辭倦

獻旃檀偈

獻者是香香外無人能所路斷是香誰受受

者不可何況獻者如是觀香香即導師徹受
香者奚如枯木以是之故香總無邊等十方
空

釋廣百論

眼中有色識死人應見物識中有色眼識去
眼色隨死人如見物何名爲死人識去眼色
隨根境同時去據事觀不然能所反復推生
者不見色何況乃死乎理極情忘識
即智以智觀根塵譬如水洗水

擇仙偈

身見難消金石輕何須更願學長生試觀父
母情非有始見幽宵照世燈

贈周叔夜偈

處處春風處處花問君何地是根芽簷前松
曲數椽朽脫却袈裟更起家

觀穀偈 并序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又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子曰非但
埏埴戶牖轂然也即自身徐察之耳有
輪廓而輪廓有竅虛通耳始有用乃至眼
鼻口等獨不然乎雖至愚舉一根以倒之
則餘者自曉了矣偈曰

觀穀知一身觀身知天地是觀善貽廓至理
靡弗了至理本心有日用欠深視故用而不
覺是謂衆人耳直下洞了此軌非大覺尊大
覺吾尚得何況世中賁

究昏偈

譬如人醒時倏爾昏住起此昏從醒有是則
不名醒離醒有此昏一人寧有二往返細研
之昏根植何地於此忽然透疑情直下釋
然

旃檀幢偈 并序

去冬牢山主人謂余眞州吳生出所供旃
檀幢竪不盈尺割面爲門啓門而視中等
虛空千佛忽現主伴重重如粟黍聚立而
眥繞須彌目湛大海無不畢著巧奪鬼工
見者驚絕殆不可以智識測非目力能窮
也此夕吳生省余梵川燈前復及是幢且
詫曰安得天劃神鑱而於不盈尺具一世
界耶余喟然嘆曰吳生安知生不生
如知生不生則芥子可藏虛空牛毛可納
滄海而況是幢乎且蠛蠓以蚊睫爲世界
蝸牛以濡沫爲濤瀾此皆以小爲大也大
獨不可小哉故曰以小爲大小非大外以
大爲小大非小外小非大外則何小非大
大非小外則何大非小何大非小何大非小則一豆
之中間關莫窮何小非大則八荒之表密
邇非遠良以大小生乎情見情忘則何爲
而不可耶文子薦此則牢山之無風起波
若之承虛接響將非螻蟻拳宮之夢哉偈
曰

木不盈尺所藏無量凡聖雌雄不可情想如
心未生量包虛空微塵刹土像現鏡中一念
既起即落邊際知周五尺棄海認滴小大創
立鋒鋩難犯苟非忘我心碎形段文子最之
無往不吉我語尋常遵之獲益刻畫之功施
之三寶苟善用心何技非寶

孫仲來書經薦母偈

此法極微妙亦復極堅固微妙者資父堅固
者資母孝子未投毫亡者生善處況乃字字
句句績積成部各各自心力存亡皆獨露曰

用而不知摸鼻疑是鼓

爬癢偈

南泉庭前花紫柏背上爬兩者並舉似雌雄
看作家

蝨偈

成堆蟣蝨有誰知也解申頭與展眷若把法
身輕抖擻總教枯殼逐風飛

禮諸祖道影偈

衆人晝晝見影謂假見形謂眞智人不然知
形生影知影生心心無生滅安有古今以無
古今生尚不有況乎有滅不生非常不滅非
斷作如是說能如是察影影形形智德無闕

香供偈

心外無香香外無心譬如身手身外有手身
非已手手外有身決非已身身手不疑香心
了然以此供祖祖必欣受受非事理成就孰
住惟其無住施者之福寧有邊際以此薦親
親無不超以此祝君君無不福衆人半目睹
香非心聖人眼妙見香非香惟吾曹溪香心
無常兩者不就成就一切用爲毒鼓聞者耳
失失耳用眼墻壁觀樹香之所作無可不可
爲人之師爲地獄主香乎香乎栴檀非名孝
心爲指並熱千古端雍知此不柱爲子熏續
無窮烟霧其後

禮六祖法供偈

師本賣柴漢天機何其深一聞金剛句直下
悟自心既悟自心已胸中復何事迢遙向黃
梅槽廠充賤役用石墜腰間八月舂食頃米
熟機相投夜半入祖室密傳聲如雷聖凡若
鼎沸師聽不以耳直用眼觀取衆人則不然
廢耳聲不領是故應有住能所角然立惟應
無所住生心境無咎無不心何物更爲
待分別雖熾然譬馬見自影了知身出故時
見不驚異若見餘物影馬驚何足疑惟不見
餘物驚疑從何起自心取自心佛亦不印可

離心求法者曹溪水不濕大哉至人慮必以
誠爲本誠則偷心死心死性自靈靈則無不
照理事皆不成即此不成就能成就一切譬
如隆冬時萬木凍欲折陽春一夕回光輝無
不露是謂誠生明非照光圓滿吾師得祖心
祖心不欠少師心不增多得心本無得無得
而心傳永作世間眼重昏須臾旦吾曾讀壇
經得師心自知亦無得而得用處習爲障心
明力不遠於是恒痛泣仰憑冥熏慈既失復
乃得今獻法供偈剖析微知見於法苟不昧
乞垂慈印可

白茆遇虺并序

吾禮曹溪至白茆將買舟北還沿岸登舟
見一虺毒焰熾然怒目哄舌不覺失嘆嗚
呼云何忽生之前本然無二忽生之後乃
萬其趣是誰負汝汝恨不釋積而成毒形
隨心變受此毒狀無擇智愚見汝必殺吾
觀汝性與佛無異視汝如佛偶因不覺暫
時迷墮一朝知毒毒本無根根於無性無
性無我無人喚誰負汝既無負汝
恨何懷雖然一迷永迷迷而求覺苟不籍
佛祖寵靈慈悲熏炙方便旁擊則寐者終
難寤矣今有人於此有少忤懷遂抱恨不
解積而成怨怨必終報報則必復如我輩
人見此雖虺痛當自反反而有終必證圓

通大悲爲侶度諸愚蒙反而中止非虺不
已智者思之寧不毛竪偈曰
祖師之鄉産此雄虺見人不嚙嚙則必死慈
悲薰蒸翻爲毒具不善用心乃至此耳如善
用之一切毒具博施之資吾禮曹溪行至白
茫見此毒物内心自慌我若懷毒心毒形彰
自然之理何必商量籍祖慈力小毒必損大
毒敢藏言而不行必受其殃

示弟子

目前一切境皆自心建立離心覔一毫譬如
兎有角人不悟自心見境乃分別遂被好醜
轉長刦無時止或報人天身或受羽毛等強
弱互相噉如巳口嚙指又如善畫者畫出如
花女容顔世希有忽然生癡心乃謂是實女
相思病至死不悟自心出醫王何自來咄哉
呵病者自畫自生着何異口嚙口病者聞斯
語知離心無法非但此畫女凡聖法皆爾一
旦癡計消畫師本如故

偈

搜剔春光不見根雲來雲去石無痕夢中行
盡風波路醒後漁舟泊故村

又

落花芳草恣尋幽夜靜明粧獨倚樓自是老
婆心不死男兒何處不風流

又

桃源仙子昔曾逢別後重來訪舊蹤滿院好
花零落盡却於樹底覔殘紅

又

觀橋即我橋誰坐達境惟心境自空片月在
天光不斷夜涼長嘯水聲中

示病僧

我無病時初不檢情一旦抱疾宛延難屏火
燒我骨冷刺我心種種苦楚日將漸深非天
地與非鬼神使皆我自作作空病止此眞實
語諦聽逆思忽得病本了然何疑

吳江華嚴寺浮圖然燈偈示法鱗 并序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
永不能昏此楞嚴會上如來之語也此語
自古及今於中發明本光者豈少哉然而
有不發明者何故病在能信佛語而不能
信自心故也是以一切血氣之屬若不緣
明横謂不見殊不知知不見者果見耶果
不見耶見則見本無欠不見則誰知不見
由是而觀則本具常光包空衮有未始欠
缺在眼名見在耳名聞在鼻名臭在舌名
嘗在身名覺在心名知堯舜不能加桀紂
不能損然非逈脫根塵者亦未易薦取之
今有人於此憂是光物物本有奈何日用
而不知於是寄有象之明階入無見之頂
吳江華嚴寺有大浮圖空洞特立於江之
上凡邑之善信有志於背暗投明者皆割
其所愛易油然燈使光徹上下飛而宿者
潛而止者同悟本光紫柏道人聞而悅之
綴以偈曰
本光誰不具具而不能知以故名衆生一朝
知本具衆生即如來六尺勿謂短有佛時時
現百尺勿謂長燈滅光不見法鱗能知此燈
傳定無盡

觸塵偈

未打打巳如有疼兩頭無有中間生一切凡

天作此見是故輪迴不暫停若人靜心痛觀
察未打打已痛何在兩頭不疼以理
觀察難解釋究竟此疼了不疑正疼疼了果
非有

登耶舍塔

未聞耶舍塔本無嶮不嶮既聞耶舍塔心中
忽嶮生已登耶舍塔與初未聞冥正登嶮太
甚自決不能登是時究始末果嶮果是平

與智燈

犀牛昨日與君看頭角渾然不見還本欲無
言安可得誰憐田地草蔓蔓

紙花偈

人言此花假我謂此花眞紅白香欲浮作者
之精神於此觀天地離心無纖塵況居天地
者謾誇造物新智者見之智仁者見之仁通
塞本無竅萬事存乎人

讀觀心論

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念没
有無無

示元復

百千無量苦苦本於三毒三毒乃有名名曰
貪嗔癡我常受其賊憤欲搜其窟試覓於身
初身初不可得再覓於心始心不可得次
覓中與外空洞無物我及觸逆順時現行關
渠亦子非子拳拳不落空倦處斬然暢此暢
曹山墮凡聖絶心路人子若有功此墮皆可
測汝若不能薦童子木笑汝

皮斗偈

形骸如皮斗心識若巨燭光焰本無際皮斗
皁不明忽然揭皮斗光即滿天地此據橫計
言皮斗燭不同了達橫計空說甚皮斗異

示于潤父

羶枯神索胸中不樂此不樂者本無依託推
之於境境非能捉境何所縛推之於能能非
境牽能何所着於此兩者究而得宗事會於
眞川歸於壑壑事會於眞何事非能能不害能
仔細斟酌水歸於壑何滴不諾於此頓了苦
樂皆樂深慈曉汝丑午匪覺

元廣代木童子偈

試問木童子爬癢有心否有心難隨師安能
與師遘是時非有無寧復墮來去廣子無心
來吾適背困倦借代木童子信手搥不已若
說是有意直下情不生用處應不累請問誰
舁孔彌勒大頭垂釋迦山根直吾本人非人

示唐凝庵 并序

凝庵詣清涼參師師問曰曾看楞嚴否曰
看師曰楞嚴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
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如何理會答曰
見暗之見即是見明之見師曰明中則萬
境昭然暗中則一物不見如何喚得見暗
之見即是見明之見唐沈吟次師命侍者
滅燈以掌張其面唐不知師震威一喝因
示以偈

迴合羣峰裏其誰踏入來過橋雲不碍尋我

鹿犢猜一喝鳴千舌多生住五臺吹燈休接
劍直下夜光開

示馮驥子

有一物甚奇特可蛇可龍能風兩有人拈起
猶不識能識之則可得處處常有鬼神護不
勳九
護佛語不眞實又非銅又非鐵看來不如乾
屎橛雲門盡力道不全瞿曇到此難饒舌惟
有得此如意者任伊橫說與豎說

滅燈示六根互用

柱杖飛來一陣風燭光觸滅暗塵封誰知別
有通天路一道神光照不窮

示林白

一切世間音若以耳聞之能所角然立憎愛
迭浮沈自心未埋没如以眼觀之寂滅頓現
前所謂能所者譬如虛空骨癡狗情瞥生垂
涎橫咀嚼菩薩哀此流分身三十二凡有見
聞者隨類得悟入

丙申三月將結夏示朗麟二三子 并序

浮生閃電聚首難逢苟不究竟向上機緣
則結夏之所何適而不可哉冥必遠拳泉
而傍城隍耶故說偈冕志

透則自應同結夏若還不透夏難同一枝籐
杖橫肩上又入千峯與萬峯

聲聽偈

聲聽是一何異木石聲聽非一誰主誰客主
笠不辨情終不息長淪聲波復性何日

觀心偈

富貴夢不破貧賤根未斷兩者念後事念前
仔細看聖凡尚難留生死何欣厭憎愛交加
時是誰解敬慢於此薦弗能坐禪非善幹縛
脫分別起嫫母賣笑面

佛香庵觀月偈

一片清天絶點雲繁星不見見氷輪郎君若
問蟾宮信報道寒香馬鼻聞

其二

此身自笑是虛舟好惡從他一任浮縱使風
勳九
高翻却了主人贏得浴清流

其三

智光力大不思議世界須臾散作泥是事若
還君未信夢中榮辱瞿中非

聞豬聲

業識茫茫不解休愚癡爲水夢爲舟無明風
猛搖心海浪大帆開未易收

其二

收帆何必更商量歇却狂心萬事康自是衆
生心不歇歇心便是法中王

佛香庵即事偶成

觀宗父設齋特地太多事萬物有通情恐將
情折理此情化未能難入至人域我若以情
觀空山富寂寞白足肯輕移深雲睡正着畧
情平等觀法身何彼此委曲隨波浪扳爾出
生死竟不以此察盤桓損無益

醒夢偈

夢中地上走忽然地成水又謂水中遊忽然
水枯竭謂我空中浮忽然空消殞謂我無承
載恐怖求處所怖極忽然醒醒後觀種種不
異兎之角醒中觸憎愛好惡迭相攻攻戰情
忽破當處無我所醒夢念後事即念得無念
醒夢大導師我故稽首敬衆人不稽首不知
醒夢恩夫醒夢者識一識永不得萬古處幽

夕覆盆非故鄉迷暗豈春屬何爲戀不捨勞
彼至人咄

再過金壇東禪寺

寺前寺後行一田門外門內秋雲堆馬面牛
頭手握蛇會當以眼聽春雷

示法鐘

雲門老祖師忽問搬柴人畢竟柴搬汝畢竟
汝搬柴吾今問於子畢竟子走地畢竟地走
子雲門鼻孔垂紫柏鼻不反古今同一條莫
謂有生死地走痛究竟心開情自釋情釋地
與于離即用不虧大千不爲廣芥子不爲窄
虛空納一毛一毛包大地如是不思議於子
本來具日用暫不知知得笑不住

蘭溪示魏覺樗

初畫若有畫次畫則不就次畫若成就初畫
未嘗畫初畫未嘗畫縱使無量畫畫畫果成畫
不若人知此意是則庖犧氏離此頁庖犧何
異我頁我

示元廣

見海不能渡疑水惟信土信水與土等驚濤
穩可步吾語最眞實元廣生恐怖恐怖不生
見用處獨回護此根從何來以疑未斷故

示楊生

此經能背汝非汝經不背汝能背此經無經
將何背經汝痛心究畢竟誰能背若謂汝是
能無經汝無對經先汝在後云何認汝能若
謂經是所無汝經不立由汝而立經謂經所
非理兩者往復觀根塵當處剖

日用

塵寰終日覺忙忙那事原來總不妨舉步倘
能離背向更無岐路泣亡羊

拈花

因見一花故乃入無邊空一花既如是好醜
無不同以此觀世界雪點紅鑪中以此觀身
心兎角杖打風能得此三昧度世力豈窮愚
人反此故頭頭行不通誰悟不通者當處元
虛融

沐浴偈

稽首沐浴諸佛子赤身入水見長短温然清
冷宣妙觸香水海中同受用見有身相即鑽
湯不見身相亦燒煮願諸佛子作是觀沛然
涓滴皆般若施者受者功不虛是名沐浴妙
三昧

塵尾偈

吾當手捉白塵尾曰用用之不復思一夕獨
坐忽思之塵尾是所手是能所忘能亦不成
捉雖復手在無所用既而再思使手者手即
是所使者能手忘能使亦無用若人常思無
用者思熟無用用無盡果能妙達此境界無
煩悟道出生死

斷淫偈

佛無不喜惟不喜淫佛若喜淫水中生塵塵
以水洗塵從水生水不洗水塵豈能清兩者
匪惑淫火自停

示學人

等閒鼓此兩片皮汝即以我爲說法北俱盧
洲舌廣長溪聲山色分明語此即解聽彼不
聽棄彼取此乃心病心病不空聽法難北俱
盧洲路不遙如何有耳聽不入徒自千難與
萬艱兩片之皮嘵嘵時便謂聲聲我解知離

皮之外謂着耳面面相窺總若癡聾爾向後欲聽法北俱盧洲領妙機

讀信心銘

吾讀信心銘口倦默然坐坐時聞簫鼓音響直貫耳復作如是思耳若無虛空此聲何自入以耳例諸根根根虛空等根既等虛空空非有邊際以空等耳根根根周法界不壞亦不雜見聞嗅嘗觸及以意思想六用皆不昧不昧而等空能所無分別苟非大智人照必勞心力勞心失本明佛眼光即失分別墮能所慧命早夭折忽達兩無功血脉斷而續一佛續百佛百佛續萬佛萬佛續無盡無盡皆骨肉常作如是觀弘願與慈悲無煩外薰炙神力不思議

舫粟偈　勸九

達觀道人窮伎倆喜怒無常招譽謗順則懽喜逆則惱從來自狹而至廣試將老漢爲毒鼓逆順聞聲命根喪但恐譽謗不甚多多愈善度無量無量衆生譬如粟達觀老漢還同舫以舫載粟無多寡粒粒教他登彼岸智人以此而觀之譽謗眞實大方便毒鼓化作度人具苦海灘頭濟衆難濟難之人疎亦親豈有智人惡親屬惡親必定是愚夫愚夫謗毀當哀憫哀憫之心聞惡聲即如赤子罵父母父母聞之憐愈深寧暇生心怒赤子若人聞謗意不平當學達觀作此觀謗者聞之不生怒譽者紛紛何足羨喜怒須知不獨立相待而起成憎愛若虧其一兩亦空廓達常光無內外既而內外遠近既遺遠近既遺古今喪古今既喪誰老少無生無死眞菩薩吾勸世人誦我偈勝闍大藏經千轉豈惟功德不可思忌凍膿直作金剛聚金剛聚兮金剛聚揑不成團打不碎有緣得而善用之子子孫孫常富貴

弘法偈

夢中見海不能度孤立海岸日將暮退則還家路已遠進之無地足難措萬種徬徨進退難正難之時誰打鼓鼓聲未歇夢早醒開眼何曾有惱苦

又

醒中見海不能度回首西山紅日暮進前驚濤怕殺人退後已失還家路千難萬難在此時不知阿誰能救苦能救苦能救苦諦觀身心誰福禍福從來各有門一心不生孰爲主憎愛場中辨僞眞死生路上分頭緒以水洗水金博金日用分明善回互善回互善回互等閒不犯他苗稼塞破虛空老水牯

和蘇長公書焦山綸長老壁　附長公偈

蘇偈曰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每睡無所措歸來視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亦固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蘇子恁麼來法師恁麼住兩名白拈賊無舌能解語此意本平常遊人自多故譬如風狂子顚倒冠與屨既以苦爲樂亦將樂爲苦夢中苦樂事試問誰安措長鬣我自裁我裁我解處無端我疑我石火電光去我若不疑我

從他趣非趣忽逢明眼人未語心先許

看桃花偈

舊樹新花開共看此花不異去年顏誰知花笑人分別榮落頻經樹本閒

讀普門品偈 并序 勸九 二十

衆生三毒君以成性如油入麪欲壓而出之雖神禹莫能也今此經云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等既曰常念又曰便離則其辭勢義理卒難消會細而味之常念則無間斷由無間斷始乃便得離欲若然者運東溟之水救大明至勇者其誰能之且恭敬與懈慢勢不兩立苟見理未定染習力猛理不勝習十戰九敗如猩猩指酒而怒罵於怒罵中冥遭習轉不覺不知去而復返酒香染神神醉氣疲罵力忽成軟暖以口吸酒是時也不知有害不知有死安知有身余故曰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者復三毒而鑄三德非大明至勇孰能臻此偈曰

恭敬受持此經現前此經現前觀音說法眼聽始玄不以眼聽却將耳聞玄妙之聲成愚癡雲雲埋慧日長處覆盆讀此經者恭敬爲本無擇長幼佛性爾審作如是觀韋天護念 勸九 二十一

若已頭目愛惜無倦

心塵無性偈

心不自心因塵而心塵不自塵因心而塵塵而心喚誰作心因心而塵指何是塵兩者既悟萬法通眞

送悟慈省親偈

此身敢問自何來四大分明土一堆就裡有恩怎不得西風落本渡江淮

示禪人

流水松風總舌頭眞言萬古轉無休若將兩耳終難聽合調還須死髑髏

示申知離雄心偈 并序

夫雄心者有不雄者爲其母今有人於此不得其母而欲強制其子是謂子制子子崩雄鐘應母嚮指而子心痛皆以母召子也子孰不應求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子耶母耶知此者是謂得母

雄心若可銷聲伎片掌應須置伐嵩欲海萬尋終莫測愛源一滴竟何窮

書經薦父母入蘆山塔偈

我父生時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時我未歸一坏之土孰揜骨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邱山積邱山刮壞終有崩刮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光書此經字字功德難思議南無妙法蓮華經經中之王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黑業頓謝生佛國見佛聞法證實相如戰有功得髻珠願我亡父持此寶偏照十方欵無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耿石難化期酬至德無所從慶我離塵爲佛子深思婦人婬業重堅固難拔等須彌須彌可傾婬難斷津梁苦海須聖力佛說諸經度衆生皆先戒殺後婬欲先婬後殺惟楞嚴是故報母應仗此南無無上楞嚴呪消母淫業如天風片朐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 勸九 二十二

見佛聞法得自心一切萬法悉堅固我發此
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出苦何況書經報父
母若無利益我不實惟願二經入此塔塔亦
永永無圮壞風鈴宣說諸呪心有心無心俱
悟入又願因緣若至時放大光明照法界觸
此光者生孝心因此孝心得菩提一燈傳至
百千燈百千燈傳求無盡我願如是佛證知
法僧人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
誓說諸呪願護此經如護眼在在處處恒不
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讚我書經亦如是我若
成佛報汝恩如我今日報父母

碎甲偈　并序

天折地裂物莫不驚髮脫爪枯而人不覺
設或覺之則與天折地裂驚無不同者此
義甚微徐而思之思而知之知無不覺覺
無不驚驚則不忽不忽則復復則天本不
裂地本不折髮本不脫爪本不枯偈曰
機無精麤見者用之纔欲生心機則成疑疑
復不覺天裂寧知麤者如此細者轉迷根塵
廓落碎甲導師

豆佛禪師起龕偈

百戰爭山河埋骨只數步千斛豆念佛佛夢
今朝破凡聖情枯時根塵瞥然墮起龕佛威
神虛空合掌賀髑髏何處埋法身忽猛露豆
佛若有靈當面肯錯過雖然如是且道起龕
佛事畢還有出身路否咦從來心外無毫髮

掘土埋人心用心

空谷偈

萬人呼空谷空谷一齊應人谷若知萬兩者
皆有病病在心生時早出人谷境寵辱若萬
人驚若空有應瞥爾生欣戚驚亦早越境我
以比量智人谷理自定寵辱不重辨驚理人
流水解談經

豆佛禪師停龕偈

安樂巖前路不差紛紛黑白鬧烟霞須知今
日停龕處雨露叢林報覺芽

豆佛禪師撒沙藏龕偈

一把吉祥沙安樂潭中撒藏龕千萬年兒孫
常秀發

沐浴畢偈

入水出水中邊何在纔稍停思滿身白癩
示安公偈

安公患足疾紫柏施爪甲適然爬癢處根塵
頓廓落是時問病足利口請置閣此意頗平
常智者摸不着

問本亭偈寄峴巖鄭居士

清淨本然問本然瑯瑯長水舊機緣五峯雙
澗亭中客七塔一池為我嚴

空谷偈

皆有病病在心生時早出人谷境寵辱若萬
人驚若空有應瞥爾生欣戚驚亦早越境我
以比量智人谷理自定寵辱不重辨驚理人
谷鏡

粥偈

一碗道心粥勝飲人參湯米豈有兩般須知
在心腸細人不惜福徒自日損傷智者慚愧

重心田種日香

示匡石居士

分明大地本無塵水火何曾有異眞燈下研
窮悵然去朝中還是夜來人

弔沈母偈

地水火風處處有還緣假合成身首遇人亡
此遺生死是名眞得無量壽尊堂報盡還其
本地水火風不可混以情觀之有死生以理
推之無加損山高水深不改常桃紅梅白皆
配色一度花開一度春年年昆季增悲泣

次邸店偈

此邸喻三界嘉賓若驟兩忽散而忽聚明示
無生旨其奈翳眼人當面不遑視有問臺山
路出門驀直去

斷峯偈

古今不可得孰覓前後際生佛不可得孰立
眞俗諦爲有下劣故寶几與珍御爲有驚異
故黛奴與白牯皆隨衆顚倒曰此緇此素素
因緇得名緇非素無謂究竟緇素間了無眞
實義前後並眞俗言際亦如是窮際際不有
斷將安所寄直下心言絶眨眼涉思慮木人
相手萬峯頭石女崖前笑相覷

示僧

祖宗一片開田地無奈兒孫懶不耕口久歲
深荒沒盡苟非的骨謾翻騰

憩古岩偈

人生誰百年轉眼即來世浮榮鏡中花苦海
無邊際楚漢競雌雄只今成何事奚若守心
城護此光明地刦燒渠不然煩濁渠不穢靈
機統六門出入洩眞意勸君觀岩石龕內佛
是你苟非大丈夫未易承當去

示于中甫

直下寸絲渾不挂熱屎潑人誰不怕披毛戴
角解翻身跛跛蹕蹕活卓卓

觀射偈

空舍箭跡箭穿空空箭難分體異同若謂空
中無箭道分明箭過於空中空玄含箭難觀
跡箭妙穿空不見踪假使箭空微有礙如何
彼此得圓融

沐浴碧雲禪房覩羅什道影 并序

一光東照法被支那雖義有淺深乘分大
小皆金口所宣也至於譯經者流無慮百
餘家若夫文質精到逗機不爽無越什師
子素欽渴慈雨竊恨不得並世而生一奉
瓶錫萬曆歲在癸巳春信宿碧雲寺辱雲
莊禪丈爲予設浴既而慶覩什師道影於
其禪室再拜稽首而說偈言
稽首羅什師文字般若海澡沐如來言鮮潔
流法界愧我生末世不遑奉瓶錫徒瞻尊者
影痛生殷重想冥藉慈悲力援我出愚垢澡
沐知見水潤此實相印不待鑒乾土坐飽般
若漿無擇聲與色及以牛馬音戲笑與唾罵
土石諸荆棘皆語言三昧雲莊聚寶山松下
迸玉髓汲引繞階砌流入香積厨轉冷爲温
杲雜以諸藥草乘熱貯水盆直作香水壑愍
我行脚倦衣獘風塵集拋擲清冷中沒頭兼
浸足譬如春波裏殘氷蕩能幾妙觸宣明時
根塵不可得伸手摸虚空虚空寧有骨却被
什師見吟吟笑不止咄哉呼稚子莫以眼觀
眼眼若能自觀終非是已眼眼雖不自觀已
眼非不有子能如是解盆即廣長舌出没舌
相端不被舌相礙是謂如來使亦名觀自在
若人擬澡沐先當知此偈不知而費水功罪
誰復據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九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三〇頁上一行經名，經作「紫柏尊者集卷之十」。

一　五三七頁中九行第五字「而」，經作「無」。

一　五三八頁中一三行第八字「本」，經作「木」。

一　五三八頁下八行「一坏」，經作「一杯」。

一　五四〇頁中一五行「并序」，經無。

一　五四〇頁下卷末經名，經無（末換卷）。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　　勸十

明　憨山　德清　閱

偈

五常偈

南無仁慈佛愛人如愛己此心常不昧如來
即出世南無義氣佛愛人必得所臨事不苟
且立地成正覺南無禮節佛事事要明白長
幼序不亂世尊即是你南無智慧佛變通無
滯礙扶正不扶邪化苦而爲福南無信心佛
真實無所改一念與萬年始終常若一如是
五如來人人本自有善用佛放光不善佛滅
度我願一切衆死生與好惡務須善用心莫
被情欲轉生時佛不死死時佛豈滅不滅不
生處此是吉祥地

伍員申包胥

伍員包胥初爲莫逆一曰亡楚一曰存楚員
若忌胥豈能亡楚胥若忌員亦難存楚兩人
如鏡遞互相照本光不昧大用現前擔荷不
下擬心進退是曰野狐非師子種

不變隨緣偈

始從一塊金造出諸鳥獸鳥獸亡其本鬬爭
分彼此智者見之笑愚者見之怒笑則鄰其
癡怒則助其鬬我觀天下人助鬬何其衆笑
者萬無一惟願乘佛光怒笑俱照破逆順恒
自在

讀東坡贊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石子不思議神力大於維摩詰能將過
去毘耶室普令觀者如見掌三十二士不二
談口門滾滾川江注病夫無語答文殊耳熱
面黃口寂默聖凡乘隙亂雌黃到頭誰解知
明暗現成香飯圖一飽飽觀妙喜延復促師
子座高三萬餘菩薩更多容不隘方丈無增
衆不減如燈互照無相礙我觀蘇公更巧奪
劫掠夢中石處士復將維摩置腦後逞巳自
在神通句卷舒語默臂屈伸壯士寧費纖毫
力善使觀者駭且驚豈殊蝴蝶遺風雨紛紛
紙上尋入路競覓高堂避漂涡自笑老漢旁
弗禁一拳打倒眷山子奪得驪珠光更奇覆
盆頗教成曉國蝴蝶夢回春初霽毘耶城裏
人方語

陸太宰手印偈 并序

夫楓橋莫烈於死生而死生之前茅必發
端於老病老病疑危之際雖有孟賁之勇
神禹之智莫能施也今太宰臨老病疑危
之頃而神不撓手印堅持老病不能累望
其眷字而氣色澄明豈非一生心力精堅
之明驗乎逮觀道人因問疾目覩其事贊
嘆說偈曰

手印堅持衆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
能目覩是不能覩即壞不壞智者了然衆人
驚怪

題金壇龍山圓通庵四佛臺

一身千間屋猶嫌住處窄四佛共一臺欣然
各相得凡聖本來同迷悟乃成隔呵呵呵會
也麽桃紅李白春將半明月清風調不同

示某念佛偈

五十八歲前汝果年多少於此痛觀之多少
年便了了得好念佛未了念佛早生死從身
有離身何處討兩人未見我燈光如天曉還
家仔細參邪路爾勿造

慈音母難日偈

慈音今日生慈母得身輕般若煩誰轉金輪
說法聲能將毛孔聽日用顯威靈誰料慈音
舌金剛千尺丁

示石門故俛道人偈

來時無物去還同來去分明鼓橐風若使亡
靈知此意眼開眼合有何蹤

破生死心偈

現前分別心畢竟生何處若使生自心境無
熟為地境能生分別境豈分別境設謂相因
生兩無難成合合無不應理終入自然計智
者痛觀察癡人輕放過於此寬不究生死心
難破

示紀禪人　并序

紫柏元生往讀東坡觀音贊最愛其呼者
而說偈遺禪人稍為精進之助云

若自痛則必不能呼今聞紀禪人渡江之
千波萬浪一舟危勉強支吾能幾時試問命
險於險中排遣初雖自覺有力至浪愈大
根將斷處就中誰是大悲師

母難偈

風愈高則終不免被風浪轉却此禪人不
我娘生我我無生久負我娘一片情今日尹
欺之言也雖然從此不欺於逆順境緣風
波險處勉強排遣日久則信位可入也因

住山偈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
剪舊煤照心翻貝葉襯足護蒼苔久斷風塵
路何人問大梅

觀花偈

江上芙蓉開花含秋波奇風搖疑顧盼遊子
心魂癡花豈有子心子何不思以思思心
前自悟花汝師此意頗不淺心開輸天機

明暗偈

設不點燈暗則滿前忽點燈時明無缺圓暗
實有暗明何從生明若有明暗何從形每作
此觀根境蕭然蕭然之時濕無中邊水當寒
沍堅相難除氷當和暖融相本如明暗氷水
以類萬物一物得入物物皆蜜蜜有邊中佛
難分析分析不能攀緣自寂見徹觀熟死生
逆順宰割虛空千古一瞬孰為滅度孰為出
世乘智願輪而權而實權止兜啼實則自畢
明暗吾師曷忘其德氷水吾友敢別好醜舟
泊南徐楊枝吾肘無隱齋頭鎮江閘口奇郎
代筆知郎點首同行皆睡夢翻筋斗。

盧山黃龍潭募供佛燈油偈　并引

夫火不自傳必假於薪薪亦不自燒必假
於火然謂薪盡而火滅則非達人之見也
何者蓋薪有盡而火無盡故也若火有盡
凡有薪處則有火凡無薪處則無火矣今
則不然以方諸向月以盤承之即少頃而
水盈盤矣謂此水果從月來若微方諸則
獨月不能流水謂從珠來珠不待月珠何
不水出謂珠月合而有水此又不然初月
與珠各求其水水皆無自寧有兩無合而
有水乎世之君子果以格物致知之學不
為分外當徐而察之薪盡而火果盡乎方
諸與月果合而流水乎如察而久之誠積
將明一旦悟通然後知形而上者未嘗非

器也形而下者未嘗非道也若然者則我
日用之間迎賓待客折旋俯仰是非榮辱
境緣逆順身心勞逸穿衣喫飯屙屎放尿
寒則索衣饑則索食順我則喜逆我則瞋
者亦當徐而察之器耶道耶道耶器耶必
自了然矣盧山黃龍潭有金像毘盧遮那
佛毘盧遮那者此言光明遍一切處既光
明遍一切處矣何假於燈蓋日以照晝月
以燭夜繼日月之明明於無盡者惟燈爲
然聖人欲人即象得意意得象忘此又大
覺末後句也奇男子何必登黃龍覩佛像
然後開悟即共兜女團圞於燈燭光中夜
飲懽歌酣睡之後睡熟酒解微開醉眼徐
察此燈之光從油生耶從燈薪生耶火自
明耶倘於此際一旦悟光生處管取者醉
漢不須三大劫修行立地成佛在襄陽君
子不以達觀之言爲狂能采聽之則黃龍
化主檀越如麻矣偈曰

盧嶽黃龍潭乞油供如來不知誰有緣懽喜
捨淨財用買香潔油然燈照佛臺光明永無
盡聞見心花開油亦從水出水偏與火乖戰
爭兩不已水去油火偕此理甚微妙知行世
莫猜緣生即無生道器本同胎胎産無量佛
皆從光明來願諸施油者皆契毘盧懷

承恩寺十景偈

寶獅巖

尾拂青天首撼空等閒一吼怖毛蟲文殊老
漢騎將去遊遍十方塵刹中

臥牛池

不卧蒼龍卧白牛大千世界角尖收尋常懶
犯人苗稼雲影天光水草優

千峯菴菴

路在虛空不在塵白雲堆處卧禪人春來一
雨千峯淨樹杪泉飛五朵新

鎖鳳橋

鳳舞龍飛恐不歸石梁爲鎖永羈遲相逢若
問僧多少萬指森森繞硯池

廣德刹竿

旛動鈴鳴調豈同曹溪謾道不因風魚蝦若
許平田攏今日桃花舊日紅

五眼泉

五眼人人本自周無明地迸豁清眸若將横
目分凡聖兎角挑雲過別邱

涅槃臺

除却身心問吉凶分明宰割太虛空涅槃臺
上清秋夜萬里無雲月正中

成公塔院

寶地空林落葉多先師靈骨在洪波荷鋤擬
斷水中月輸我拋香禮上坡

洗心軒

覓心無得覓心方熱惱都教當處凉若使遊
人知此意松風水月舌根長

觀音塚

萬峯深處普門開道骨寧甘火宅霾大士果
然煬帝子麒麟何事産牛胎

照身心偈

身若即心誰是身心若即身誰是心身若即
心則生死何來心若即身則煩惱何在身心
了徹疑不生即此身心眞般若般若現前身
心空身心雖空身心在此身即是眞法身此

心即是眞妙心法身本來無生死衆生迷之
生死起妙心本來無煩惱衆生迷之煩惱擾
自達身心水即波尋常日用頭頭偕相逢不
是兜女戲身心不悟眞狗豕況乃人爲萬物
靈大事不明須怖驚怖驚日久諸佛憐變身
百戰將軍未肯降太虛空裏割疆場凍雷出
地醒殘夢別有梅花一段香

豬偈

養豬充口腹因愛結成讐豬若知此意終朝
不食愁愁兼與不食豬死肉有否願賴豬未
知肥肉過汝喉終來汝作豬還須償豬油此
理果弗謬勸汝養豬休

文薪偈

若微文字薪觀照火無附若微觀照火身心
薪不然薪然俄成灰灰飛身心盡湛然實相
燈光明無內外自燒復燒人一燈傳百千百
千傳無窮終古常若旦十方無夜時文字薪
功德是故有智者即文字得心心外了無法
文字心之光以光照眼根無色能待眼以光
爲雷音耳聞耳識空以雷爲妙香鼻嗅鼻無
得以香爲上味舌嘗嘗即智以味爲觸塵覺
觸身根遺生死在何處龜毛縛兎角以觸爲
法則五塵落謝影緣非因緣變分別變所緣
影影各具三種子習氣現雖經千萬刼六根
更無量四生七趣中浮沈難可數種子習現
等熏種影不亂不亂各有則故以法則名我
作文薪偈名緣因佛性熏汝了與正實相燈
傳永無論寃與親皆入光明海

釋中論偈 并序

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
時亦無去此偈明何義良以未去爲正去
之因正去爲未去之果正去復爲已去之
因已去爲正去之果用是觀之正去不能
自去必假未去而有去既必假未去而有
去去本無自性既了去無性未去已去皆
然譬如有中間則有兩頭智者了達此三
未去不名去已去不名去離已去未去去去
誰去去又離正去未去已未去不得離兩有中
間斷無有是處離中有兩頭亦無有是處我
以差別智徃返推去來龜毛與兎角有名而
無實於一法見徹於諸法不疑於諸法有疑
於一法未了若人有善根頓達是偈已一切
修多羅洞明如指掌拳手與屈伸卷舒得自
在

光明偈

無量光明藏隨緣用不同始終若有性事事
豈圓通

勉少年偈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
圮橋翁吾聞老屠叟與客宴笑問呼客客疾
跪客面無怒顏跪久竟無語仍呼客共餐客
疑敢問叟此跪何所以老屠舒徐言少年登
高科未經貧賤抑此跪若不忘平生用不盡
子房進履後圮翁骨已朽至今聞其風使人
毛骨竦跪者埋黃土相國付流水此跪無今
古聞者無不勇此勇過聲色聲色不能惑此

勇治夷虜夷虜不敢忒我願以此勇日用持
不忘在在極樂國

午齋偈 并序

予有泉石之疾久患未瘳偶午齋未訖山
水忽臨不覺眼根食色舌不廢味自笑自
癡說此偈耳

舌以飯爲食眼以色爲食舌眼一時食次第
非次第山水富烟雲菜飯醎酸具是同是異
耶本是一人事此中覓能所如人手揩鼻鼻
外若有手是他非是我此義初明白豈煩求
索得

病偈示通方

人人無病時自謂生鐵鑄及至有病日何止
軟如絮四大互增損衆苦靡不至所習佛知
見試之了無濟病中難作主臨死豈不錯一
錯千萬劫秤錘沈海底若欲出頭來須待馬
生角安得奇男子病時如不病寒熱交攻時
寸心安若海驚濤恣潑天濕性初弗改即此
不改者了達譬指掌開握與舒卷壯士屈伸
覓踪由何異層氷求烈燄我懸狗馬心已久
臂病猶羸劣夫病者如壯士相角勝與負愚
者亦可決況復有智人於此何疑惑知病虛
不有般若頓現前纔覺有微苦般若即隱沒
病苦與般若何曾是兩物清涼及熱惱剎那
順忽倒病根在[illegible]處病者自尋討一旦得其
根病愈呵呵笑

聞鐘偈

根中若有塵塵中若有根根塵既交參能所
互不斷根中若無塵塵中若無根根塵不交
參誰先復誰後眞妄各有路同行不同入入
則頓了知未入徒支離是事大不小大雄始
能了

禮四祖偈

南無四祖信大師童眞便知求解脫苟非夙
具靈骨來憂深慮遠何至此一朝狹路逢讐
老當頭一椎迸臭汗了知縛脫兩頭語黎奴
白牯常爲隊臨行接得無姓兒窮家破具從
他紹多情突地出黃梅賺殺牛頭負徹骨人
天自是失依怙抱贓叫屈誰相悉銜花百鳥
覓踪由何異層氷求烈燄我懸狗馬心已久
帶疾慈光一稽首惟願我祖憐弱喪死生夢
中頻拔濟

禮五祖偈

稽首五祖忍大師片時不計計長時山前山
後種松子松高引得鶴來棲鶴來弗解騎鶴
去有去有來非所慮長生固勝短生多莫若
無生死亦住一朝釋鋤拜牀下法道可得相
分付堂頭嫌老許再來只顧問娘匪問父賺
得阿娘肚忽大舉族紛紛爭痛惡一身子然
無所依敗堂冷廟延朝暮生兒便會道無姓
觸着堂頭心上病西來衣鉢總交渠赤卵咆
哮行祖令十方諸佛縮却項嶺南猶獠神通
廣獵人隊裏覓生涯七百高流空腹脹蜀道
難行世所知誰云傳法命懸絲我常深夜念
及此世間想淚沾緇衣今日濁港灘頭過離
娘墩前草如故西風落木行路難子母恩情
從此破

聖凡偈

兎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爲風臨機縱
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微顯台宗性惡妙旨偈

稽首十方三寶尊未來過去現在者我今哀
求請証明惟願冥顯有加被三際不離一念
有豈離三際有一念譬如一指有屈伸廢屈
立伸血脉斷染淨亦隨緣所熏隨緣善惡二
相顯顯者可見謂之修不可見者謂之性性
惟非性自不覺不覺不離染與淨了知染淨
既如是一指屈伸奚足病屈伸離指不可得
染淨離心亦何有心即本體染淨源源亦非
性寧染淨惟有悟心方決了決了始知台宗
妙台宗之妙在性惡性惡三昧三昧王一切
染淨橫自在皆藉性惡功德力盲師不見性
惡玄廢染立淨壞佛體弟子仰仗三寶力述
偈微顯台宗旨更願見者及聞者同悟性惡
利含識

臘月八日供佛乳糜偈

如來成道是今日成道畢竟何所得我等今
日未成道未成畢竟何所失現前大衆當痛
忝忝透乳糜用鼻喫莫憎此是孟浪言言
字字塗毒汁

蜂觸紙窻偈　二首

縱使千飛與萬飛心因境有豈眞知但將能
所俱拋却不假鑽研透不疑
來時初不有遮攔纔欲投明透便難若肯反
觀來甚處去來何路不天寬

示徐孟孺偈

掉轉頭來一拍時就中無地着思惟徐郎覿
面知歸處始信春來花滿枝

聖智偈　并序

若謂念未動是聖智則了得念未動是聖
智之知此了涉念耶不涉念耶涉念則有
空揣骨思之
念定不能測無念不涉念則念既不涉知
聖智昭然休更覓山河之外別無靈但能當
處尋生滅方信紅爐有剩氷

雷郎吃茶偈

念未生時誰吃茶寧知茶不自噇他就中別
有通喉路滴滴須教成露花

芭蕉菴聽雨偈

直謂重泉樹杪來嵯峩嚴壑起輕雷何須方
外尋幽僻城市雲林趣不乖
雨打芭蕉一樣聲聽來迷悟太分明桃花只
許靈雲見敢保盤山夢未醒

皖公靈跡

行盡千峯與萬峯飛泉響自半天中背巖有
路通幽處流水桃花問皖公

示宇靖偈

春來誰不愛花紅蕞地東風起太空艷冶凋
零一條看此心無處不虛融

逆順偈

嫘怒無常總是渠逢緣逆順遞乘除從教伎
倆翻天地幾度推尋失舊居

偶成偈

天上人間勢利同但將罪福判雌雄達觀老
漢偏奇猾慣解藏身兎角中

宣州興教坦禪師偈　并序

宗門武庫温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
銀瓶次有省出家號宣州興教坦禪師
怪底牛郎業打銀銀瓶磨次現全身廣長舌
相無多子獨許渠儂見得親

應事粘滯不覺失笑賦此
賊後張弓悔已遲更教賊後笑愚癡何當明
鏡無留礙妍醜難瞞不屬知
寄王元美
法身有口能噇飯大地無塵翳眼睛此事遙
知已相委願垂一語印愚情
悼王方麓先生偈
未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
頭難辨別還同竹筧勘癡禪
無題二十首
丈六金身賣酒標一朝爛醉醉聊如猫牡丹花
下春風裏多少馨香帶露飄
狂心未歇似猿猴日夜翻騰者髑髏一把無
明火燒却紫烟堆裏好田頭
莫待焚燒始轉頭正當強健好調牛皮膚脫
落全身白水遠山長任自由
水國微茫坐入禪六銖縹緲散花天只今靈
骨無尋處風雨蕭蕭送客船
踏來空翠幾千重曲折曹溪鎖梵宮欲問嶺
南傳底事青山白鳥水聲中
百尺危梁架碧溪行人到此莫思惟浪花風
捲晴飛雨掉得頭來已濕衣
懸空架地力難移怪石爲腔蘚作皮無孔鐵
椎敲便響禪流直下不須疑
道人無住不悲秋何事扁舟帶月浮白雪陽
春誰接拍石門流水暗相投
君家幾箇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任
教千萬斛此中一坐自全消
浮雲初不染虛空我後我曾先
流水青山笑我癡涉川絶嶺慣忘疲南來北
往緣何事一線眞機世不知
春來樹杪百重泉飽飯眠雲聽不厭若使陶
潛知此意何須弦斷始無弦
阿娘奶頭大如斗不食小兒見之走飲乳輪
他親所生一口未了復一口
廣長舌相覆虛空大地山河舒卷中若問人
天何處着歸宗口裏有拳容
凡當我處皆非我若無時我始全縱使虛
空爲辟喻虛空我後我曾先
故無論逆順境風扇中則念之生雖有心
擬禁而不起無是理也但起善念當勉力
而充擴之若起惡念當究此念是貪耶是
瞋耶貪近淫瞋近殺淫之爲過過莫大焉
殺之爲禍禍莫甚焉我清淨廓然之中而
忽生此不祥之念幸而有始無終則過禍
似可逃也不幸念起而始終之小則殺身
喪名敗德大則一墮阿鼻魂靈受罰一日

一夜萬死萬生卒難出離且我此身究其所自初本於父精母血雜而有之現前能分別之心初本於父母交媾之時不達前境唯心乃受境惑故男子投胎時於母作可意想女子投胎時於父亦作可意想既而此想身成之後不名想而名心矣此精血雜成之穢心主之後不名穢而名身矣故有智男女解作此觀觀久得力則於飲食男女之間雖境風扇鼓自然念不生也噫念果不生則向之清淨廓然還復入我手矣故曰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耘來方始休至此然後說栽田博飯喫無愧於心焉若未詣此祖翁田地尚屬別人管業我安敢妄想偈曰

羥臊交媾始成身中有貪淫即識神兩者若能看得破何妨寒凍作陽春

祖翁田地賣年深執券風塵何處尋見說豺狼與狐兎荒寒荊棘久成林

行昌刺祖偈

行昌刺六祖却被六祖刺世人誰得知豈非寃枉事

智識偈

五識攬性境是名因緣變行解猶未起名言豈能及同時意忽生五爲退殘客五退六既進六攬獨影耳由塵發知故此知非本有由知塵現容此容異晴空了知不了知識智競分路識則假名賊智則克家子熾然善分別我法執漸釋入流而亡所所亡能亦失能所無地時輾轢搖不息

示于中甫

國賊患在智心賊患在玄三乂乃見刺諸塵解脫源龍潭虎豹窟驚悸雪松邊

示于潤甫

六祖本樵夫悟心乃成祖此心是何物證之邁今古非獨釋迦然仲尼亦復爾如若道未聞雖生不殊死且道道奚聞最初從信入堅持久不惰自然人指路遵之直截行寸心勿回互世有毀譽風此是諸魔使遇之力愈堅始信眞寔做一點疑惑生無媒自招禍苟非英靈漢逆風難把柁

淨土偈

心淨佛土淨心穢此土穢淨穢既在心如何別尋理但觀心未生淨穢在何處此觀若透徹衆罪自消滅不待蓮花開香光從口發南無阿彌陀佛即自心覺覺即情不生情生成殺佛殺佛墮地獄難生蓮花國能使情不生彌陀自來迎蓮花爲胞胎永不作衆生念佛雖不難難破逆順關逆順關若破始面彌陀顏

自警

衆人關意處飲食男女耳我輩所急者治心藥貴止止時不由觀茲止非盡美止觀相爲師循環妙無已現前赤肉團善用初非累誰謂臭髑髏金剛堅莫比色生空匪殊波水謾彼此古德曾有言亡僧痛爲子當陽既不薦白骨爲汝死回首石樓癡覆舟華亭恥死生等戲具心了何足齒

吃水齋聞鼓偈

我昔吃水齋幾月分別輕身心有若無六根瀉鼓聲仔細推所以擊鼓道士耳此觀尚隔

河聲乃發於邇始悟念不生古今無異路遠
近分別起法身豈有阻六尺空中雲雲起有
無際聚散初無常何苦徒橫計橫計若不消
驢年出生死

脫女身偈　勤十

有身有女執無身執自消衆生久顛倒橫執　辛
身堅牢堅濕暖動觀女身等龜毛此觀若成
熟蓮花爲胎胞更將憎愛空心空境寂寥能
所情塵蕩童眞着方袍參禪與學道永無魔
外撓眞祥痛持偈女身當處超

常如寺偈

逆順本無性似有惟橫計若知喜即瞋步步
安樂地

示聞郎

鬼怕捺硬人識怕捺硬智強久自成熟忽契
無分別

示修慈

有我衆生我無我諸佛我眞妄我明白頓超
生死路

明暗偈

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一存一不存未合
波羅蜜生滅不生滅譬喻明與暗兩存不兩
遇乃合波羅蜜

斷婬偈　有引

夫言清行濁開眼說律合眼行婬覺夢雖
殊婬根無二故此根未拔生死難逃今世　勤十　壬
後世眼合眼開根塵主客授受無窮苟能
一念不起婬機自枯於衆生分中念起是
常不起是變於菩薩日用不起是常念起
是變常變無根隨習所熏熟則名常生則
名變名雖有換初無異同故能以戒定慧
之香熏而不斷則淨用現前以貪瞋癡之
水潤之則染用力猛故寂音尊者觀音贊
有曰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
此我尊者踢翻好醜窠臼而能吐言眞實
如雲盡長空明月顯露清淨光潔如此也

戒殺生偈

以心觀天地天地伯仲同以天地觀心物方
分雌雄雌雄生強弱強弱生戰攻勝負不相
下互吞豈有窮未窮能知變口腹戒肥膿

卧佛偈

睡者不忘石焉能卧石上石非忘睡者石則
有我相誰謂雙忘中鼻風吹樹響陰陽既不
到出入息難狀惟有本色人聞斯稱絶唱

聞雷偈

將雨雷先鳴轟然聲達耳遂即究聞者猶未
決能所所聞既無知能聞寧獨起若復合而
聞細推無此理能所既不有合者是何物合
乃且共生龍樹曾不許無因如可聞山河皆
吾耳往返研其因畢竟窮無始無始不昧聞　勤十　壬三
聞時遺彼此玄沙老古錐昔日曾有偈皷中
無鐘響鐘中無皷意鐘皷不交參句句無終
始

六識功能偈

第六分別觀生法功成本位粗相滅細相乃
通七識分生法以無分別觀觀之不已無功
成乘此無功鑄異熟異熟既融任運入五八
刹那同時轉聖人能事自此畢駕此無事自
在船逆順風波渡羣有究竟如上種種德皆
是六識作觀力餘識但坐不能行惟六能行
未始坐張翁吃酒李翁醉說與傍人誰肯信
三量三境攝心所以此之故功在六聖凡迷
悟六不行總是天晴地下濕

醒夢偈

紫柏老人妄想多夜來合眼夢不少夢中好
惡幾千般開眼何曾有莖草腦髓心肝命所
係夢中有人平白取解空未熟取時慳成就
慳貪多巧計直得計窮瞋發盡腦髓心肝宛
然具將觀具者等夢中死生榮辱恣遊戲

持華嚴偈　勤十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初轉根本輪此輪轉
不離四門理轉事轉事轉事理轉事事無礙最幽
玄拈來便用無廉纖離理無事波水同事理
互轉亦流轉若徹第四事事幽前三終未離
窠臼窠臼不離情不枯情不枯兮智不訖智
不訖兮覺爲礙境風逆順難自在理障事障
誰爲魔覺不爲礙事事快若能受持此經卷
洞達吾偈根本在且道根本畢竟在何處所
熱惱燒心誰着火清涼徹骨豈天來

長松館雪偈

明月在天雲障之障雲疎漏露明月幻作梨
花與柳絮鋪遍江山無空缺白象兜休烈蹴
境緣逆順蹴踏時金毛聞之亦腦裂三月桃
花笑路人主人於此心能歇

修補大藏經板偈

百年三萬六千日憂勤功利何其急若將長
劫較百年百年不殊出入息出入息中營勝
事苟非明勇誰能得功利不過周微生勝事
資我脫苦趣勝事之中最勝者續佛慧命第
一義慧命得續欲命枯娑婆鑄爲極樂土此
意智者獨了然愚者狐疑難信入吾偈不實
是綺語舌根生生常破碎

西子說法偈

世人盡愛西施美范蠡不愛却載去此意若
使吳王知伍員頭始留得住我聞西施美亦
愛愛情如火燒心裏無限精神爲此枯千排
萬遣無用處偶讀圓覺普眼章西施之醜難
掩藏三十六物仔細觀但覺其臭不覺香香
臭互奪本無地范蠡滿載明月光此光要使

照千古伍員頭斷日中霜萬花叢裏去復來
西施翻作說法王試觀捧心顰眉時芙蓉兩
岸秋波長得漁欵乃聲何奇耳根一染平空

雲居山復古偈　有序

青山無古今白雲有去來法運之通塞人
情之愛憎道場之興廢俱循業發現不可
以有心期亦不可以無心待者也予別雲
居二十餘年近憩歸宗金輪峯之陽一日
雲居紹住山過予問訊且曰雲居近有諸
緣山主肝腦塗地鼎建古刹予曰此亦循
業發現耳問何謂業予曰業命也又問何
謂命曰命用也又問何謂用予震聲一喝
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此是恁麼紹不薦

見聞歷歷自何來變復生心光早露此去歐峯三尺半杖頭日月照塵埃

示等觀讀楞嚴經偈 有序

有身之身衆苦所聚有心之心萬慮所縈惟無身之身形充八極而無慮無心之心智周萬物而不勞衆生日用不知病在外封六尺內迷方寸苟有智男子達封非封了迷非迷然後以一身爲無量身神頭鬼臉輔弼法門以一心爲無窮心奇媒異智通達佛法寄廣長舌於諸子百氏之岐使歸大道是爲眞報佛恩

讀楞嚴經偈

十卷楞嚴一柄刀全牛不見眼中毛試將智刃游心馬積劫無明當下消

讀東坡觀音讚

當年客少室飯訖乃經行柏根見短碑刺畫觀音形上有東坡讚讀之蚊上鐵徐而久味之一日頓了徹自是恣口門到處爲人說着山蘊長公覓佛心已歇心歇光自圓事理皆活潑戲謔與譏呵譬如青天裂天裂眼界高天外風景別如若自不見反笑人見拙

示周季華

衆生無明熾執身招死生聖人憫其愚教以一觀四見四了不昧一身不可得此滌凡夫垢非是二乘執又以一遣四四亦不可得一四俱不有直下無生智不可以數求不可以情會情數兩坐斷肉塊金剛體譬如手作拳祇何異幽宵懸日月大家苦樂光明中日用眼有此光若謂醫王與尋常見暗是何物

示知幾病中偈

祁寒溽暑羈旅不歸啖熱吞冷惟自知之境隨何異幽宵懸日月大家苦樂光明中日用緣錯迕飲氣支持苟弗以理消釋甚難逆順榮辱理遇本閒若以情遣紛擾無端喜則屬陽怒則屬陰陽易舒暢陰易結洗舒暢融通面目光澤結沈疑滯毒乘爲賊賊據肯膂痛不可勝究其所以惟業是生業生無地造者惟心心外有法聖人沈吟南嶽大師身忽腫脹求生不得求死無恙轉側靡停苦極覺朗知病惟業知業惟能推能之初無我而靈腫脹頓消獲宿命智過去善惡雲度沼沚纖毫不昧如見十指貴郎貴郎病臥一床正當病痛情識張惶智不可治力不可降痛痛痛覺能所中怖根境誰知根境覺路資水多水多我代渠觀根塵廓落病乃知識誘我得入奇哉奇哉我入賊出一塵正受塵塵歷歷自他無間維摩神力八萬師座總納丈

室大小相容位分不失問何宗旨端郎把筆
筆如寶劍聖凡失色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
生燈燭光中相問疾淨明茶飯自然香

示賀仰菴 有引

夫心無眞妄而眞妄名生良以迷無眞妄
之心而眞妄之名不得不立焉又有迷眞
妄之名而不求其實役役然巔毛白而執
名不返可不痛哉夫物必有名名必有物
名物不相負而天機深者即名爲梯緣而
上之終得其實實得心明則眞妄可辨矣
何謂眞無我而靈機燦然而分別與性不違
此眞之始也何謂妄流逸前境迷而不返
妄之謂也又妄身假四大而有妄心亦假
四蘊而有故妄身盈不五尺妄心周不逾
身今天下競以五尺者爲眞身不逾身者
爲眞心不知果眞乎果妄乎吾聞空無邊
際乃法身中影子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
一漚發吾聞聖凡依正亦無有窮盡依眞
心而建立故曰心外無法又凡夫迷眞既
久故眞生妄熟而於妄熟之中籍佛祖聖
賢師友眷屬緣因熏發了因初啓培而養
之境風順逆死生好惡交加之間以勇濟
明以明扶勇銳然而進精然而深是謂以
生滅心開生滅解和泥帶水究竟十信皆
圓解生滅之力也入住則力非生滅矣吾
天
悲憫汝兄弟身處塵勞腥臃之穽而能長
動十
齋不茹一切血肉眞火宅蓮花也乃說此
偈曰

因境而生因境而滅生滅無常憑境貿易從
無始來至於今日執此爲心認賊爲子自劫
家寶無時不爾失功德財一貧如洗背無生
滅隨順生滅十二緣生以爲窟宅欣欣戀着
莫思舍離不捨離中衆苦積集如影隨形怒
逐不去從劫至劫等汲井輪下上無歇如上
衆苦初本無地一迷本智幻出諸有無能所
聞聞者聞何物是故塗毒鼓有擊則有聲毋論心有無聞者
痛慚日用勿昧

弔顧諟齋偈

世有塗毒鼓有擊則有聲毋論心有無聞者
靡不喪若使無人擊聲亦無所有無聲而有
能化吾鼓則不然以名而爲之塗毒於名上
以傳而爲枹一人傳百人百人傳無盡如是
無盡枹援之擊茲鼓無論見不見聞者無不
死有人未見我但聞我名號誰知塗毒名聞

聲毒入耳毒入而不發決無有是處公曾聞
我名豈得不受毒以此因緣故公終偷心死
心死性則活性活執非佛吾是以知公已隋
諸佛數

悼藏主法本偈 有引

夫割股救人不若割股救親割股救親莫
若割俗亡身弘法何以故資我生者不能
使我無生生我身者不能使我無患老氏
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
有惟亡身弘法之德近則使我即大患而
爲藥草遠則使我鑄緣生而終契無生以
患爲樂智者所甘從緣悟入衆人所昧智
甘衆昧水中擇乳苟非明而勇者孰能鑑
此爾少業瑜伽既而遇大善知識割瑜伽
而從禪禪雖未悟而操介卓倫教雖未了
而弘法無懈惜其志有餘而氣不能持於
萬曆某月日大命將終猶謂法侶曰我今
生乏財凡作佛事則多難少易此去再出
頭來倘得作宰官身則刺藏不難也嗚呼
爲僧知僧貧而不知官貧爲官知官貧而
不知僧貧僧貧於財官貧於閒兩者所貧
皆非識心達本者也故爲官多受勞辱則
曰莫若爲僧清閒爲僧多受貧困則曰莫
若宰官如意殊不知勞勤莫先於有心大
患莫若於有身惟了心非心達身非身者
照窮萬有而不勞形充十虛而無患然後
終不了妄是賊賊必劫我寶我寶既劫
去主人等枯稿人爲萬物靈枯稿豈相較若
欲得真靜必先求動自此動爲我生此動爲
物起此動果我生物未感不有此動爲物起
物感木人無往復究竟動物我求無得物我
求既無橫謂合而有兩無合若可水可洗其
水水既可相洗已眼見已眼已眼能見眼諦
觀君自省

醒夢偈

夢裏寃親相逢喜瞋醒中無異奔逸前塵鼠
餓翻盆醒知非眞幻兼泡影喻此夢身露電
倏忽臂交故新仲尼哀之菩薩沾巾顏子未
見北斗厭僧欲爲官官貧汝知否俸薄不能
給合家餓如狗爲官得有財必從貪中來以
貪作佛事培福反培災賴有弘法願終與衆
人殊捨身復受身愼勿失戒珠戒珠如不失
薦坐忘彌勤肢陰聰點離雲月輪清光充滿
照絶邊中以眼觀聲普門圓通百川一月觸
處相逢念彼善財參尋未回離光覓月月被
生處自光潔所願終當克九原休泣血我若

雲霾身等夢幻泡影露電殼雖假合恒作是
觀一觀若成餘五自現見思消融是身舒卷
譬如白雲豈涉牽絆跣足經行脚跟具眼

墨畫偈

萬物本虛惟人自擾一心本眞逐物顚倒惟
物惟心悟之皆妙以未悟故成敵狂鬧惟大
覺人日用了了見物即心見心匪槁智周萬
有茲靈常皎即色入空廢器小道即空接粗
衆無不曉以觀墨畫賦此寄奧

伊峰偈

非縱非橫凡聖莫測譬爾生心雷轟耳側

持戒偈 有序

五戒名根本戒益人天聖凡之根本也廓
而大之則名沙彌十戒再廓而大之則名
比丘二百五十戒然皆以初五戒爲根本
故名根本五戒凡具諸覺而有生者如於
初根本五戒中不持一戒兩戒決不能生
人中故曰戒勝則生勝戒劣則生劣大塊
間所以富貴與貧賤斷非造物使然皆自
心所造爾古人有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
且問汝舉足向甚麼處去偈

喫人天路絕且問汝舉足何往牛馬胎中持
曰
五戒不持人天路窮舉足何往牛馬胎中持
戒不難難在重道苟能重道何戒不皎戒皎
根香香遍十方是凡是聖出沒香光如戒有
破頭頭死路我不敢言爾痛自悟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四二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五四二頁上三行「偈」，徑無。

一　五四四頁下一一行第五字「覓」，徑作「洗」。

一　五四八頁上三行第三字「留」，徑作「智」。

一　五五三頁中一二行「欣欣」，徑作「忻忻」。

一　五五五頁中卷末經名，徑作「卷終」。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一　賞一

明　憨山　德清　閱

雜說

匡石暴亡說

世有年志俱盛而求菩提一旦志不遂而暴亡或者便生誹謗驅烏子應之曰此亡者乃賞一廣長舌相也善聽法者即於此悟國土危脆而況微軀乎如雪峰指亡僧髑髏示衆曰此僧爲汝等却具實大衆如何爲取玄沙有頌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若然者則匡石先生之暴亡豈有亡不亡之竅臼爲能讖子作口實翻騰去耶

魂魄辨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孔子之言也而解者互有不同或謂精氣無知游魂有知或謂精氣與游魂皆無知也或謂精氣與游魂皆有知也是故學者所宗亦各不同焉然孔子之言若日月之在天而盲者不見豈日月之咎哉蓋孔子立言之意有順有逆有逆而復順三說焉而伊川晦菴謂魄與魂皆無知東坡與沈內翰謂魄與魂皆有知獨新建則謂魄無知而魂有知此皆能會通孔子之意者但解會易而孔子之意愈晦耳何謂順自性而之情也何謂逆自情而之性也何謂逆而順聖人以爲我復性而人不復則情不消情不消則我見熾然我見熾然則貪暴無厭爭鬪靡已故以復性之教教之使夫順者知順則原始反終死生之說可明也夫迷順而不知逆者恣情而昧性其生也爲魄死也爲鬼順而知逆者倍性而治情其生也爲魂其死也爲神魄之爲物而無心謂之神又曰聖人無復夫無復者謂性外更無情可治也如有微情不盡終非無復故曰微塵尚諸學賞一

猶未能精辨順逆逆順三者之始終所以理全而事略事略則波瀾波瀾則水缺波譬事也水譬理也故事不融而理終不徹耳子故曰衆人恣情而昧性則魄盛而魂衰君子則魂多而魄少以其聞道而能以理折情故也故魄爲鬼之因鬼爲魄之果魂爲神之因神爲魂之果因果精而魂魄鬼神之說明若鏡中見眉目耳夫何疑哉至於三魂七魄之說此衆人也魂多而魄少此君子也唯聖人無魄而惟神故其生也生不能累而其死也豈獨有累耶故曰妙萬物而無心謂之神又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應念明極即如來又曰微塵尚諸學化成無上知覺即此言之則易之爲書也深矣妙矣楞嚴之爲經也妙矣深矣昔張無盡賞二謂我讀佛經然後知儒是以非窮理盡性至聞道矣知道外無物無物非道也所以貴爲天子不以爲榮賤爲匹夫不以爲辱若舜與禹是也即此觀之伊川之說非矣新建之論於命者則魂魄鬼神之說始終逆順之淺深精而粗之粗而精之因之果之千曲萬折解情釋縛異其名言同其義理是而非之非而

是之無疑處使之生疑有疑處使之無疑此聖人之深慈君子之苦心也學者不可不知焉

示宇泰放光石說

天下疑信之生不生於事則生於理故生於事者惑乎理矣生於理者疑於事矣以此觀之信理而不信事而不信理所謂信非真信疑非真疑也惟即理而信事即事而信理者予又何言哉若夫孔陵之著草獎老之摩松事以理推理以事究情與無情之異皎如日星此石六稜而鋒銳體質光潔映日流輝產於峨嵋而他山無之說者以爲六稜以表六度鋒銳以表精進充三學而統萬行體萬行而治衆習習治則即事成理即理成事而徧吉之德備矣夫峨嵋盤礴千里空翠接天絶巘奇峰倚伏萬狀豈星星之石而備衆德耶曰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可分圓滿之月彼既如是此獨不然與

似完齋說

聖人不以長蛇封豕爲患而以一身爲患其憂亦深矣如章臺帶水阿房連雲極游觀之樂至死而不能返者可不哀哉松陵容即知身是患不重厚生唯不重厚生凡百所治特似完而已故堂不圖高內不圖實茆茨可以蔽形饘粥可以糊吻以古硯古書素心負骨薄金張之榮淡然自富紫栢道人適避風雨於斯喜其朴實所緝有野人之風題曰似完齋書此遺之

交蘆生書千字文說

夫畫本未畫未畫本於自心故自心欲一畫一畫生於心雖文成橫豎而詮義未始不同焉如鳥跡而變大篆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草草則復幾乎鳥跡矣何異中竺而變四竺四竺而變胡胡變夷乎故曰通其變者也因其變者乃衆人耳雖然始既知其母復得其祖則愚可以爲聖聖可以同愚故曰大智若愚子覩交蘆生手書千字文其字畫起伏縱橫變化有條而又不死於法果書者之能品耶

孝侯諡說

晉周孝侯逢大敵欲拚命一戰同僚勸曰將軍母老矣戰而不捷太夫人將安托乎孝侯曰我爲大臣必盡臣節今日之事既爲人臣又落死則變化亦有窮矣惟其卦卦無常爻爻本活所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情之性之是忠作兩條解之非也大抵以我見前之心安知有母哉遂戰殁朝廷嘉其忠諡曰孝侯由是觀之忠孝本一條學者以爲孝是孝忠之神之徃復莫測隱顯若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設不知活烏能臻此哉故盡力事親謂之孝盡力事君謂之忠心無異蒼頡覩鳥跡而悟字母梵佉婁不煩感而悟心忠孝者名焉而已故達心者洞了忠孝爲

一猶名者橫執爲二

剛說

夫子不剛不能孝臣不剛不能忠至於榮辱死生之際不以剛爲地即爲其眩惑不遑自持矣然剛亦未易言也必先於聞道聞道則識見高明即能了知天地萬物古先今後皆我自心影響影響由心而有心由影響而彰而影響現時衆人見之計天地萬物爲大小計形器虛空爲有無計一器所聚之塊爲我身計前境所生之影爲我心自此則靡所不至矣豈可以言說窮乎故曰剛也者五常性命之本也

動靜說

皮毬老人問黃龍孫曰昔人即動而靜其義安在孫曰靜在動上老人指座前牡丹徵之若此花芳穠時零落時豈非動乎謂芳穠自住芳穠零落自住零落以兩者各住謂之靜乎兩則非一一則非兩兩兩一一一兩兩譬如夢中見花開謝見花謝開開先謝後謝先開後謂皆各性住於一世即謂之動上即靜此愚者之談也智則決其不然何以故開謝先後離夢不可得故夢非自有必因想生想非自有必因未想不自有必因想顯所以未想爲想父想爲夢父夢爲花父花爲開謝父開謝爲動靜父言靜在動上者復爲動靜子子之言棄本太遠烏足徵之

觀戲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韋人一線長雅子自應爭詫說委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何曾識且向陽明之看戲戲亦道師衆人之歡樂何異傀儡故周穆王之怒偃師偃師析其傀儡穆王始悟非真人也今天下無論古今或衣冠相揖男女雜坐談笑超然若以頃刻散心迴觀我此身果籍何物而成耶設必由五行而有五行生克無常能有我者尚無常況所有者乎如是觀身身不異戲則偃師所作寧非廣長舌相哉

卓吾天臺

聞卓吾有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始心見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卓吾以未發之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始化其自叙如此夫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爲至固非矣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良以已發外未發則已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已發則未發似可取殊不知已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捨者也如已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已發未發既皆不可取又皆可捨乎故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執而不化洎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末蠱自取自捨於火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水亦豈藏龍之所益就假龍言耳如真龍則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木觸火皆不旋尾而化即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剩矣謂空可捨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尚不可以取捨彷彿之況有大於此者乎卓吾

皐吾果真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畫者耶

問本亭

本不可問可問則非本矣何以故本不問本故如本固可問何異水洗水金博金哉雖然善問者以未嘗問而問之答者亦以未嘗答而答之昔有僧問馬祖曰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智藏去藏曰我亦頭痛不能說問海兄去海曰我却不會僧仍見祖舉藏海語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僧亦憋懼而退天童頌此機緣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錐吾味天童此頌乃知文殊問維摩不二意摩以默答之此則有問有答者也天台崑巖鄭居士萬曆壬寅冬曾問清淨本然之旨於紫栢道人道人曰居士機緣未熟熟後再問不遲

憶夜光投人鮮不按劍翻思藏海不覺抴腕癸卯春冲禪人還國清寺紫栢道人先有問本亭偈寄居士且囑冲曰爲居士搆一亭於國清泉石幽爽處榜曰問本以見道人不忘居士問本之意也

落日懸鼓

衆生根鈍執重耳目似具聰明心實聾瞽聖人知其如此開之以名言不可即名言寓其方所示其象物此所謂以情博情以境奪境君由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若不親嘗知苦不易既知苦已即苦推樂樂雖未見理考不虛由是信力堅固作之不休命之與富貴崇高譬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溺嗹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終必克願懸鼓大義不過如此餘觀雖多方委曲調攝修習淺深次序歷然難混惟有志於出苦者用力不苟終必精深方知真慈初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忉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讀素問

吾聞得般若菩薩能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人神人在佛而爲大覺世雄在百家通爲其長各建旗鼓而鳴於世者皆菩薩之示現也子讀黃帝素問至其略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知道者不可掛以絲

三界說

夫一天地之間有四大洲東曰神洲西曰賀洲南曰部洲北曰盧洲而其疆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唯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賀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即西州較諸北俱盧州又天淵之不同也蓋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醯雞之匹大鵬耳乃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命之與富貴崇高譬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溺嗹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忉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髮不覺置卷長歎是書也非聖人莫能作焉
予以是知得其空者可以治其風得其風者
可以治其火得其火者可以治其水得其水
者可以治其地故地浮於水水資於火火憑
乎風風載於空故得其空者造其微矣微則
不可以朕兆求不可以將迎會若然者湛神
於空徹視其形部分經絡腑臟淺深猶處堂
奧而照萬有奚惑哉故良醫知守其機而會
其微神游無滯靡細不察地惟四塵水則減
一火又減一風則一而已矣一則累輕故力
用超乎三者地之堅水之濕火之燥風之動
凡有所偏而不均調者病矣空則非四者之
所囿故得空者始可以主乎四也四者有主
猶民之得君而世弗治者未之有焉
雖然得空之微能治有形不能治無形能治
無形非得心者莫能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
海一漚發所謂得般若菩薩者是也

金舌三目

夫自心靈通而循緣成相故金舌和尚截舌
以進唐文宗舌猶哦經如故帝異之遂謚金
舌和尚焉以火煅之而成金色故也三目
高僧左臂一目視物遠徹世多異之殊不知
人心本靈以五欲封蔀故靈用弗顯夫大悲
菩薩有千手千眼鬼車之鳥九頭異情由是
觀之聖凡猶一指之屈伸耳指喻自心屈伸
喻用故觀音善用自心而千手之執千目之
照亦大海之一滴太倉之一粟也鬼車以不
善用自心受斯醜報悲夫雖然蚯蚓截而兩
頭動蚊蟲喙而一心驚知此者可與言金舌
三目之異矣

蘆芽夜話記過

自古及今凡作史官者身及子孫不罹人禍
必犯天刑蓋人爲萬物靈雖賢愚不同轍不
過大槩耳其心曲隱微之際賢者未必無一
失愚者亦未必無一得大都世教檢人賢否
斷然弗能徹照既弗徹照則落筆註人豈能
無誤每見宋儒多犯此病惟出世大雄始能
無蔽所以然者蓋此老三惑圓斷六通滿證
眼徹無量世界耳聞無量世界鼻舌身心一
一虛靈徹照無遺譬如軒轅懸於太空六合
四維十方三世一塵一芥靡弗洞然自此老
而降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
動念皆不可私定藏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
中豈無差謬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
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既而思我非
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

寄聚光洞微作時文説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
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産百穀泉不可見而
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
花可見者也如水中鹽味水可見而味不可
見惟飲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
而青不可見如日出銜山月圓當户一半可
見那一半雖不可見决知非無也如空生處
即是色生此真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
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
等作時文既謂之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
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
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
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

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爲之紹介如雲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僞不掩真真亦不掩僞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青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戒貪暴說

古以爲官爲家爲公器故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今之人上焉者以爲官爲家爲恥辱下焉者以爲官爲豪客爵位爲綠林公然建旗鼓操長蛇封豕之矛而吞劫百姓習以成風天下無怪以此觀之則以爲官爲家爲恥辱者乃救時之良劑也盜賊以綠林爲藪兵刃爲權則易捕設以衣冠爲藪爵位爲權則難擒故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良有以夫雖然恃柄而劫生靈飽賂而藏軒冕上則聾瞽君之耳目中則同袍相爲扶護下則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生靈爲國根本劫生靈乃所以滅君也君滅則爵位誰與衣冠誰主若然者則盜賊自窮其藪自削其權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不爲聖賢而甘爲盜賊必至藪窮權削而終不悟可不謂之太癡極愚乎

法王人王說

夫大道夢而天地分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而受氣强弱之不同苟無王以主之則强凌弱弱受凌而弱者不能並生於天地之間矣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惡聞而洗耳說者以爲爲巢許易爲堯舜難堯舜當兼善之任圓通萬物之情設有一物不得其所雖南面樂不能解其憂此何心哉若巢許持獨善之見享獨善之福視天下若敝屣以形骸爲大患薄外而厚內此又何心哉梅西子持兩說折衷於紫栢先生曰堯舜與巢許孰得孰喪先生春然應之曰皆得皆喪梅西子曰先生言實未解乞先生揭示曰子知有世出世法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主其道者爲法王主其器者爲人王堯舜人王也其所設教惟尊天故每臨事必稱上帝即巢許亦皆尊天惟佛氏以法性無邊際設教以所性爲封疆以九有爲臣民九有者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聲聞緣覺菩薩是也而匹以堯舜巢許之所教猶蹄涔之匹滄海也然人王惟一而法王則四有藏教法王有通教法王有別教法王有圓教法王藏教法王修空觀而斷見思通教法王修假觀而分斷塵沙別教法王則空假中三觀次第而修能斷十二品無明証分真三德至圓教法王則究竟三德三觀齊修三惑圓斷所謂皮煩惱肉煩惱骨煩惱圓斷無遺直登妙覺而歸於無得嗚呼此大道夢而天地分所謂由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者也蓋根器有小大迷悟有淺深於是藏通別圓不得不設而爲四究之四即一也故聖人有冥權有顯權以冥權準之堯舜巢許皆不可思議者也若以顯權準之則堯舜巢許皆六凡之數也楞嚴有七趣雖神仙之徒亦六凡所攝寧堯

舜巢許乎夫凡之與聖染之與淨非無生也皆緣生也而緣生之中趣萬不同皆夢也非覺也苟能從緣生而入無生則覺與夢皆覺矣莊周曰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大覺者無醒無夢皆龜之毛而兎之角也今人每將方內之義以責方外之實由未明乎人王法王之道故也使責者果知世出世道則亦各率其教而已又何責之有哉

有土爲之長謂之人王有道爲之長謂之法王土有形埒則尊有所不尊道無邊際則無所不尊者也是故鐵輪不若銅輪之尊銅輪不若銀輪銀輪不若金輪金輪雖尊又不若帝釋與梵王之尊此皆就土形埒廣狹而尊者也惟法王之尊自凡及聖包無并有統十虛而無遺御萬有而無敝以道無邊際故無所不尊也無所不尊則不可以人主之法繩之矣故不土而君不爵而貴者謂之方外之賓今人必欲以世主之禮法羈縻方外之人至於羈縻之不能則便欲毀廢其教是以晉桓玄怒爲之頓消豈假口舌以諍之哉理不屈故也故人王以仁義爲理法王以性爲理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此觀之謂善繼性可也謂善即性不可也譬如謂子繼父可也謂子即父不可也蓋情有待而性無待也苟能緣情而復性之故不以情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順逆之理者則人王法王有所不尊無所不尊皎若日星又何待辯

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內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罄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內翰之駁新安豈內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諭之鹿門子曰大槩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汩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汩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況能通天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孔佛之心何啻天淵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無待故物物皆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誰當我攻予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皮孟子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不能易子之言也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

方便說

夫天地之始若使有名則名者其誰哉又謂天地之始本無名殊不知無名待名而有也故天地之始不可以無名名不可以有名名有無之名既窮則有無之實不待召而至矣實至則名不能惑名不能惑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寡欲名其無名則無名欲名其有名則有名以至亦有亦無名非有非無名皆我名之也孰得而使之哉噫有使使者我嘗疑積不散不散則聚聚則一一則精精則通通則無疑矣乃知名也實也形也聲也心也皆蘧廬也非主人也或曰敢問主先生應之曰汝不知所以爲客汝一日知之客未嘗非主也問者不解且跪而請曰解此有方便乎先生曰舉扇類月搖樹訓風以龍譬乾以馬譬坤而扇之與樹龍之與馬豈果風月乾坤哉但取其能譬四者耳子知此方便在子而不在我如子饑即索食渴即索飲饑之與渴是子之饑渴耶非子之饑渴耶是子之饑渴子當求子饑渴之前者是子乎非子乎若饑渴非子則索食索飲之情從何而來哉子能痛察於饑渴是非之間一旦心開主人覿面此即子之師也即子之方便也雖然先生有一方便又方便外之方便耳子能深思而得之則天地萬物皆我四肢毛孔矣故曰悟心之人無塵不通如若未悟無通不壅物無壅通壅通在我我能悟心大地非塵我未悟心虛空棘林子果有志於道當精

字說

覺林字說

萬曆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清凉山攜諸法侶謁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青石村休於寬師禪房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余謂二三子曰夫蘊者積聚義也四大積聚名身四蘊積聚名心有身則大患至矣有心則衆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奚啻避溺而投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之如醉夢不醒也二乘廢積聚而縛於枯槁沉空滯寂以爲至樂笑傲松泉目視雲漢聞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奚啻避溺而投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種火宅癡子呵之不亦宜乎通香來前吾語汝凡夫固可厭二乘亦勿取宜以大菩薩爲心始不墮斷常坑耳兹以覺林字汝蓋取諸聚處洞見積聚非有也譬如氷水馬方水之爲氷也則謂之積聚能視氷即水氷豈有哉支以根本智爲身之義香其勉之

思微字說

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一微塵裏轉大法輪靈山會上世尊拈花飲光微笑初微之與二微二微之與三微名雖同而實不同焉初則三假之始終次則依正無礙唯末後微笑此笑中有刀也故因成不覺至於相續相續不覺至於相待嗚呼心本無生因境而有者此非因成乎由此觀之因成即覺無生不遠因成不覺勢必流於相續相待也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所謂圓成者也即因成之初有覺存焉謂之圓成者圓則極成則住極則變住則壞亦自然之勢也所以達者知此能不遠復若流入相續相待則遠之甚矣可不慨哉思微來前思一微涉動境耶思一微塵中轉大法輪耶思飲光破顏微笑耶此三思微隨根悟入所以果熟香殊也如能悟一微而得三微此上根也如三微次第悟入而得自受用三昧者此中根也如一微難入非下根而何又有沒量漢用三微而三微不能自用故能遇緣即宗生殺自在如此流類則非宗教所能管轄又非天魔外道可能親近唯有緣者觸着磕着無不瞥地思微來前吾問汝微之始有微乎微之終有微乎微之始有微則微不生微微之終有微則微不終微始終推微既皆無地豈有兩頭無微而中間獨有哉思微能薦此則一微涉動境時境既無待微自何涉作此觀察是名正觀不作此觀邪觀無算

剖塵字說

夫空藏一粟芥塞大千衆人之所疑也兎角施名龜毛立號至人之權也疑則悶悶則死死則無我無我孰爲緣主緣主不有即物而虛虛能靈靈而通通則變由是而觀衆人不疑緣心不死緣心不死前境有敵敵則不虛能所抗立於太虛空中蠻觸恣肆一怒萬尸靡所不至於是虛者弗靈靈而通者權變乖真故曰微塵不剖大經終隱微塵一剖經畏虛空謂之有耶虛空名負謂之無耶經稱實虛所以淨名口杜如來喪言雖然一真失覺萬惑雲興苟非明而勇者以恒繼之則一塵之固崑崙莫喻其堅長夜莫喻其黑剖塵當念人爲萬物靈茫茫業海榮辱交爭年光易邁流芳難捉不幸失手既沉弗浮剖塵勉之

曇生字說

夫曇則不生生則不曇而曇而生墮字義成所謂懸河墻壁枯木花榮鳥但聞聲人惟聆響是以隔江搖手頑石點頭宗教濤驚聖凡交濕有分者悟在迷先白拈者覺非過後曇生禪人頗知忌諱入鱉腹而再出犯龍鱗而得生有佛處無故成仇無佛處有心作惡黃河雖險親曾洗耳少室未登亦解安心達觀道人愛其風致殊常行藏峭拔復以鱉餘警之曇生當痛勉焉

照如字說

心若不生何物爲待凡有所待必因念萌譬如影必從形離形覓影紅鑪片雪徒實虛名故曰一生二成此由性而情也又曰若虧其一必喪其二此即情而復性也雖然由性而情誰知所始即情復性誰知所終若曰知忘

則始終匪得則二乘不必回心向大矣若曰既有所始必有所終始則名生終則名滅生滅未滅自心非圓惟圓乃如如則照生猶若止水生澄天光雲影無不洞然此乃果上之德用也豈初心者能之哉今以照如字若若當照果修因因非生滅因圓克果果非自然嗟乎因果之妙世所罕知直以報復言之殊不知黃面老人設此圈圖本破斷常迷執初不爲報復設也報復乃旁義耳或曰宗門以戒定慧間家具老漢大没巴鼻喃喃以因果爲繩索束縛後學豈古德標格耶余曰來前爲汝注破其人亦知手脚惡匍匐而遁去

金了生字説

髙山出雲無盡以其本虛故也遠水同天無辨以其本清故也夫人之生也直直生虛虛生清清而虛者謂之本不傷濁而礙者謂之傷本矣是以了緣生即無生者始覺之功也昧無生而奔緣生者不覺之咎也嗚呼始覺與不覺果嘗有性哉不覺有性則始覺奚生始覺有性則本覺奚冥紫栢老人放浪江湖有年數矣閱人固不少然而能達無生者亦不多見有新安金氏樂生者與老人遊從最久故其於緣生無性之旨間嘗有所悟入也惜乎不幸短命而死行其所知不克其功所以光大者不遑現乎世今其侄字了生者老人蓋望其了亡叔所未了之公案也了生當貫貧賤之與吉凶譬如太虛塗彩浮雲過眼能幾何哉夫緣生摵摵從生至老百年旦暮一息不來復何醜好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分別好醜從何起以此而觀則一心不生萬緣頓泯離心之外覓絲毫許緣生了不可得喚何物作好醜耶了生果能了此始堪駕無生之舟泛緣生之海無擇朝夕來者恣其先登豈可以有心勘其有緣無緣者哉如高山出雲遠水混天果有心乎果無心乎清乎虛乎一乎二乎有知乎無知乎有知則分別未亡惡能契同無知即同木石復何貴之昔人有言曰萬物皆賤唯道至貴所以王公大人遇之則忘其貧賤雖然外水無天離山無雲又離水無波離波無水貧賤富貴果一物乎果兩物乎紫栢老人唯解穿衣喫飯橫眠倒卧寧暇分別同異而同異之辨付之了生爲我了之

玄藏字説

自摩竺入震旦爲義學萬矢達磨來文物爲玄學前茅義則可以名言求玄則不可以知識得既不可以知識得則諸方衲子號稱玄學者終無所得耶昔有僧問尊宿曰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宿曰向無寒暑處迴避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宿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則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階津禪人汾通名津字玄藏或以問紫栢先生先生曰獅子蹴人韓盧逐塊子若爲此喚玄名藏亦可指藏名玄亦可如不爲此義乃玄則不藏藏則不玄又曹洞家以黑象正位以白象偏位正位即知識不可得者偏位即臨濟家人境俱不奪者故曰善財參徧處黑

豆未生芽由是而觀謂玄名黑謂黑名玄謂玄名遠謂遠名藏無不可也法華曰法花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先生故曰謂玄即黑謂黑即玄謂玄即遠謂遠即藏謂藏即非思量者以此

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義學玄學初非兩藏由智識而入乃名義學離情識而悟乃名玄學如亮座主見馬祖而了大事此非由義而玄乎如晦堂心玄學透徹復從泗潭精楞嚴大意此非由玄而義乎津禪人苟薦寒暑之機玄亦可如未悟此生齋戒持律講誦經書崇飾塔寺真積力久一旦觸事而真道豈遠乎玄藏勉之

常如字說

夫天不常高地不常厚人不常靈如是則天不如天矣地不如地矣人不如人矣三才爲萬物之統而皆不如獨萬物如乎哉然而如者何爲也良以吉凶悔吝紛然而至本自如也此如在天可以爲高在地可以爲厚在人可以爲靈在萬物可以各遂其所生今有人於此如不如則常不常不如則乖真不常則累物真乖而物累謂之顛倒故二乘顛倒醉於空寂凡夫顛倒醉於愛慾皆非如也玄以常如字某人當於吉凶悔吝之中死生得失之際心光弗昧終始常如則此說名當其實矣常如勉之

金仲堅字說

夫五金精而最堅者莫堅乎黃金故金堅也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現何煩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博而約者非約也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參求知識淘汰見地以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智固已發明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全差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又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自拈花微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爲義理窠臼使神而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理而爲禪機也使狂慧與夫世智辯聰揣摩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能會神而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不上又止之此何異死水乎即此觀之艮之又艮不但死水而已死水而臭者也予故易金仲堅字仲如耀則照與寂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寂與物通則形充八極而無患也雖然知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之易而忘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之易而忘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現何煩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博而約者非約也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參求知識淘汰見地以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智固已發明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全差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又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自拈花微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爲義理窠臼使神而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理而爲禪機也使狂慧與夫世智辯聰揣摩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能會神而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不

可思議之深心也而或者反謂禪家慣設隱語以欺人何失言至此耶良以巳眼生盲遂謂舉世不覩日月也豈日月之咎乎盲者自咎耳仲如倘知此則生盲障翳豈不可抉之哉仲如勉之

無所字說

震旦鼻祖少林壁觀九易寒暑有號神光者斷臂求祖安心祖索光心光諦思少頃索而無物對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光斷臂謝祖昔人爲法忘身今汝之求不下昔人夫覓心可得則有所覓心不可得則無所明矣大槩所之所生必由乎能能之所起必由乎所心苟不安能未忘故能未忘者以有所故所之爲咎能爲媒故覓心無得則所無媒所既無媒能豈有妙徃返推究能所都遺知都遺者復爲都遺之能都遺成所亦勢然也莫若一心不生根境陸沉有所無所不生之影影不自生則生乎形未生爲形已生爲影影可見而不可捉謂有可乎形則可捉矣嘻無可捉則兎之有角龜之有毛截角爲弓以毛爲弦以無我爲箭張而射之有無之鳥喪是時也有所耶無所耶無所來前吾語若若身假四大而成若心託前境而有四大是身何物非身哉前境是心心豈有知無所若能痛而思之思極情忘情忘則智枯智枯情忘則所者在無所不在紫栢先生矣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五六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一」。

一　五五九頁上一〇行「藏頭白海頭黑」，[徑]作「藏頭黑海頭白」。

一　五六四頁上一一行「者也」，[徑]作「者」。

一　五六五頁上八行「圈圓」，[徑]作「圈匱」。

一　五六五頁下一四行「古殿照明月」，[徑]作「寶殿藏明月」。

一　五六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二　賞二

明　憨山德清　閱

雜記

一日於比部言一屠牛者牛將屠忽跪而求生淚墮不止屠不勝怒遂剌其兩目牛死未賞三移時屠剔牛肯綮刀忽躍剌其目斃馬鳴呼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故以大道觀之天地我伯仲也以天地觀之萬物我伯仲也我戕伯仲則伯仲戕我何尤哉

蘇長公跋張無盡清淨經曰作止任滅佛言四病無盡言作止任滅是四法門長公則曰無盡若見法門應無是語紫栢老人試拈問麟郎麟曰兩頭不着老人曰尚未信汝再道麟汝見車輪否者麟則崖柴笑而已老人謂麟汝見車輪否能引重致遠千里徃復輪若掩地則一轉不賞二能也汝知此謂四病四法門果是兩頭語然汝還欠一籌者殊不知即兩頭耳

夫龍之爲物也隱顯莫測變化無常以故世多奇之殊不知有豢龍氏者駕之若牛馬驅之若犬羊夫復何奇豈非有欲則易制無欲則難馴耶豎而趍者靈出萬物謂之人設有欲亦弗靈矣昔有鸚鵡效僧念佛久之一旦無疾而化既檢其餘燼得舍利若干粒燦然奪目聞而未知奇者將非黑業酒醉父母撼而未醒乎當湖有僧誦法華經有年數矣一蝦蟇聞經聲忽作拳跽狀者移時衆見怪而厭之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達觀道人能獻珠聞而奇之以爲法華會上八歲龍女能獻珠得佛獨擅其美而斯蟲復能數千載之下追其芳躅是不奇又孰爲奇夫茫茫宇宙人豈少哉人弗能而蟲能之則有愧於牛馬多矣雖然誦經不誠音難悟物覩蝦蟇而後信誦者之誠也我聞唐修雅法師曰佛之意分祖之髓吾之心分經之旨合目冥心仔細聽醒醒醐醐滴入焦腸裡若然者則是蟲豈非醉醒賞二而熟睡者耶

達觀道人乙酉歲之伏牛山道出滁陽遘丁太僕時方炎暑與二三法侶納涼於滁之龍泉寺一時侍御幷鄒鍾二司馬俱問法於道人道人應機率性適忤鍾司馬司馬大怒威作百態道人未能以慈心三昧攝伏之終有愧焉使鍾君邂逅於今日必以道人爲春風主人矣惜其即世早無及此緣也龍泉元封相去八十餘里故結夏馬寺主東州與杜生善道人於是始識杜生將七易寒暑矣田侍御兩司馬較諸二善友雖顯晦未始同條然皆識道人於乞食之初可無念哉乃今惟杜生不遠千里謁道人於曲阿于生之別墅余甚感之乃囑杜生曰汝識吾面莫若識吾心汝識吾心莫若識吾無心之心識吾無心之心又莫若識汝之本有心識得本有心雖復輿臺走卒軒冕莫若也如未識之急須識取

予登峨眉徃返幾三年以貪觀山水鬚髮不暇剃除遂成頭陀焉既至曲阿于觀察北園時比部爲地主常熟緣生吳江周生並在予以暑熱乃剃髮而留鬚髮幾四寸許以一蠹紅花裹而藏之攜至清涼授開侍者寓清涼半載除夕鬚亦剃除亦授開侍者惟左右髮命衆閹之時慈航渡子遂得其右一微淵禪

人得其左葉航江禪人閩畢特請於余曰願得分少鬚髮供養子覩其眉宇真色藹然乃分向授開侍者所藏髮一束與之雖然老漢以十方世界爲一縷髮且道全身向什麽處安着以十方世界爲全身且道一縷髮向什麽處掛着道得亦三十棒道不得亦三十棒如何即得不受棒去咄雲山萬疊水潺湲窣堵稜層頂如削

嘉靖初蒲之萬固寺背七里許峰巒攢秀處有古剎曰讚嘆其中老衲義秀者温里人精進敦實日課阿彌陀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間五十餘年至於經行之所磚砌成漕或穿及底人試補之乂復成漕今猶在也初有貧寒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乂見其動靜弗佳因呵曰汝真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然亦微矣因死噫當垂絶之際佛聲不斷至於股折能跳跃而逝非五十年志氣堅强勁正烏能至此又有白居士者亦往來蒲城傭役得值不擇僧俗悉施與之一日灌園汲水忽遺身心鼻息平絶有老嫗不知其定多方强救之醒七日旋定如初後遊陜定於盩厔冷廟中將九十日村人謂其死也而埋之鳴呼秀老精進而取殺居士禪定而活埋皆多生夙殃也

五祖演和尚一日云我者裡禪似個什麽如人會作賊止一子其子一日忽問云我爺死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其爺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即鎖却父乃尋先竇而去其兒子在櫃中計無所出故作鼠嚙聲其家點燈開視櫃纔開賊兒聳身跳出人不及措手得脫隨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追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且道怎生得出兒具説所以爺云恁麽却儘做得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閲及此篇妙師捧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忘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録之

迦旃延有慧辯善説法要於大衆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來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叩隨應以其内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嘉靖間夔州萬縣象鼻岩下有一庵禪師書華嚴經一日日暮殘陽已没尚徐徐書之不已侍者報曰日光乂没何書經不止禪師聞則伸手不見指矣嗚呼本有常光無擇凡聖賢爾情生暗相現前余追思一庵之精誠於書經之際此光忽露因綴之以偈曰筆頭無火夜生光了了徐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緑樹東風吹散百花香此偈余忘之矣適萬縣福城庵行行上人詣吳請華嚴經聞余書法華於金壇于見素之墨光亭特過信宿燈下

偶及此于憬然因再綴之以偈曰萬縣吳門
共一天書經誰後復誰先夜深偶舉陳公案
者段常光又現前
松陵丁慈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句師拶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丁生唯然
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聞否答曰聞師曰此
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
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既而
師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
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 丁生名法鱗

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
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
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
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
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
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爲坤
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爲坎自何
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
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
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
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總手與足而數之
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
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
得復爲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
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
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
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爲器也唯
情無常則器可復爲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
即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即性而攝情
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
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
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
不復也然易有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
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
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與
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
陰被五之德厚矣未有被其厚德而不懷報
者也予以是知一陰五陽而陽服其信順尚
賢之德併甘心爲其用也不亦宜乎
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蓋水
不至下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
與空水火之極也如噬嗑之初九惡六二之
乘已也怒而噬之由膚而至鼻而六二以至
柔之德自持以中正之道自安恬不爲介意
然終非初九之福也故天道損有餘而矜不
足也又六三之惡九四乘已也亦怒而噬之
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卦名大有蓋一陰而居尊位備有信順尚賢
之三德而羣陽心服自歸之故名大有也唯
初九處遠而不能通五故若有害也九二位
與五應陽以柔通三以陽居陽位勢可以通
天子復有上九冥而援之則其通上豈不易
哉四則近五而三又非强梁者則專而附五
矣而五自知柔不能獨立得上九而附之五
既附上又能容四與三二乃本配專輔五而
不憚勞可信也以此觀之初九雖則處遠其

是不知九四六五皆至堅而難噬者也六三由是而力窮矣然九四六五不推六三之力窮亦併力噬之則六三也欲敵之則力不勝欲安之則心不甘唯懷毒而已然則六三之力窮乃九四六五之福也九四六五皆堅而難噬則又六三之福也而六三得福不知唯懷毒焉可謂愚而陋矣若九四六五果知六三之有毒噬而能止則九四六五得福亦多矣唯上九也處噬之終不知戒而以噬爲事則處終者凡噬之禍並歸之矣其荷校滅耳不亦宜乎嗚呼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時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由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改而可改也然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即此觀之井夷不夷井潔不潔皆由人而已井何預哉故井無得喪而人有往來汔至則瓶入井而未得水未繘則瓶得水而未出井如繘而出井則有功而無凶未出井而羸其瓶則有凶而無吉也然皆存乎人不由乎井井惟應之而已又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爲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一卦而爲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果有情哉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爻也爻乃虛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老龐曰但願空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良有以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是一義也

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既不獲誰復我名我既無我人又誰見吾故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

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甚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變而爲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侍者問余咸艮之占余將拄杖擲其足失聲叫疼余徵之曰汝知咸艮之占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擲即不應汝若不止擲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無所疑蓋卦寓性爻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即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者即爻之意也大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

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蓋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治染尚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

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象與形皆在在之邃廬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既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夫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之立蓋凡有國有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爲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爲既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强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銘

樊城仁王寺建大雄殿碑銘

蓋聞西方般若一名而含多義中國無一名多義之名以翻譯之故存梵而畧華也般若有文字有觀照有實相三者同名實異苟得其實名豈能淆又般若有八部惟仁王般若乃波斯匿王首問釋迦如來護國祐民之法波斯匿又名月光月光所問訊曰寺不幸而火浴之又幸楚唐襄三令主不忽祖宗之志復同脩建敢乞先生一言光三主之德予曰某人家者不以爲前茅則七大不祥相繼而起不徵言輕曷敢當此且楚才地顧攜布鼓於雷

門公愀然久之復率住持等衆再問訊曰叙事記土木不無其人若夫考名審實暢般若之玄旨非師筆恐不大快余曰諾夫心外無法文字性離文字性離則觀照微密觀照微密則所謂無思而契同者得非實相而何大哉般若一名多義孔得之而治六經述春秋老得之而二篇作列子得之而立論王通得之而作經李翺得之著復性之書新建得之揭良知之訓雖然有真般若有似般若真般若者了色即空了空即色故不死於枯槁不蕩於情波了知而修故修無所修以修無所修所以當境緣順逆之衝習染消而我無所修也似般若則解而不精忽修以逞見一旦危疑交至解失而氣喪境奪識情事敗醜布遺笑千古此逞相似般若之咎也凡一切黑白倘有志於般若者苟不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惟負我迦文聖人實負波斯匿王與夫楚唐襄三王世世金湯建寺之德銘曰寺名仁王緣起月光五忍之立立銷不祥自西而東法傳華中襄陽樊城是有禪宮宋景定間實始創焉綿歷既久三王扶顛子孫繼護金湯彌堅龍飛漢水仁皇易題堯天佛日萬古光輝般若一名多義所存檢名審實妙不可言密在汝邊在我即粗離我我所翠竹真如火龍浴之殿堂灰飛三王併建波斯之遺予願吾曹顧披方袍戒根清淨地產靈茁鬼神呵護梵刹堅牢晨昏祝聖地久天長舜田秀實覺樹花香世出世法光洞八荒凡有心者根塵頓忘靈燄熾然共徹真常

足軒銘 有引

夫大道不癡無夢夢非獨有以癡爲媒遡流窮源本末洞悉順而不返狼頓有無是以善觀者富有天下而無受貧等餓夫而有餘故小人絕窺上之心君子無多求之玷置三才於末世發大曉於重昏出者若魚投春海處者如獸老雲山禮樂用而不知日用運而忘照公忘私私忘公公私相忘如心忘身不見有餘不足誰待不足生足足忘不足始能惟足惟軒足乃充十虛而常愜軒乃示萬有而常無地待空浮水隨天到四時予奪一念雌雄花茂園林草芳崗阜進退魚鳥坐卧得之者則頭頭自在失之者則處處乖張玄黃勞其目力好惡搖其心光當足而不能足足爲欲師當軒而不能軒軒爲我主名實難欺根塵易昧故去來無常賓主互用粗妙在人軒惟嚆矢銘曰

一念不生諸塵無待光景無邊豈須錢買七情熾然蔽虧本天煙雲起滅以馬作船載諸顛倒狂醉寧了聲塵萬端枕上失曉聲色無櫃櫃惟耳目耳目無主主者不足惟無我者衆妙簇簇兼善一切獨立無欲

足軒銘 有序

愚讀過秦論知賈生進退英雄雌黃强弱意獨在秦餘者不過倚數而已由是而觀秦已過矣然不知足至於鞭山填海希冀長年社稷且不爲子孫有況他哉博浪離椎毫不醒悟既而陳勝吳廣之徒掉挺崛起秦爲之板蕩今麟郎於此土堦茅茨粗衣糲食出不爲喜處不爲憂借風月以陶

情假詩書而理性於四部洲中六天之下較秦所逞乃太倉稊米耳於六天中有天曰兜率此言知足嗟乎知足則茅茨土堦雖瑤宮金屋不能過之不知足雖處九天之上若在溝壑雖然有身而無心榮辱誰知有心而無身苦樂誰受身兮心兮一報之蘧廬橫謂我有自是靡患不至矣若然者身心猶非我有始爲知足況身心之外者乎古顏氏之子墮體黜聰合於大同大同則天地非大塵毛非小即此而言知足待不知足而名如無不知足則知足亦毛焉而已雲門大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三句一句得失在人此又足軒之證據也銘曰

三句一句達人自知足軒之舌風行水瀰

麟室銘 有序

龍爲鱗蟲之長虎覇千峰之中獅子爲百獸王哮吼震衆至於腦裂鳳凰飛鳴羽蟲雲從麒麟之性不受羈繫仁而無欲東西自如無欲近剛仁則近慈惟剛唯慈乾坤乃備用九用六出入自在故麒麟出聖人生焉麒麟死聖人悲焉嗚呼剛以慈濟威而不猛慈以剛克寬而不濫兩者不虧聖德乃全聖人初人明勇自强千屈不折終至邁常在鱗爲龍在羽爲鳳在毛錯變異其行藏今以麟名子室子念人初碌碌童稚屯蒙未詳一旦啓正靈竅發光以明明德即心作佛言有異同義無中邊善思則無書不經不思則無經不書書記姓名經常無變變者受滅不變不生不生之心斷常莫侵百工技藝觸處行深老龐有言日用無別惟吾偶諧諧則佛魔受役況其餘乎銘曰

龍之與虎水陸疆土獅子麒麟各遵其路鳳凰飛鳴羽蟲生光麒麟産野瑞符聖王在物既然人當自强君子小人初無常種情理相攻勝敗漆桶楞伽之洲梵川之島鷗閣凌虛窓吞月曉此室麟名小子無驚佛魔在握以理治情

佛智泉銘

佛智深渺能消熱惱飲從眼入動念枯槁蒼石之下雲林之杪湛然本狀神會可了覩影知渠我惟顛倒兩存無功靡往非道

鵬沙彌塔銘 有序

鵬子少爲書生含毫弄舉子業及學爲古文詩賦精陰陽纖緯之術皆臻其奧又以宿習現行復知歸敬大法既而游學燕京觸事感懷遂決薙染瘦骨稜層抱喘疾破積雪不怯嚴寒深雲而登清涼於萬曆辛卯十一月望日訪道人於妙德庵中遂克初志明年四月十日奄然而逝嗟哉俗壽三十二歲僧臘一百四十五日道人哀鵬志有餘而壽不永特銘之銘曰

抱志未克死生變更耿然一念有願必成古之今之何殊晝夜之辟一指高下尻之與脊本無中邊求其兩端以黃爲玄鵬子了此匪滯假真以誓爲轂轉大法輪骨埋嘉福雞園爭秀舊佛新祖誰左誰右鵬其有靈當處速鑑三際同時普振清梵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師名鎮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師生多禎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犖年十二依黎城縣洪福菴瑞禪師之高足惠忍爲受業師居無何棄去登伏牛禮補陀既而入代之五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器焉爲嗣法弟子及還故山瀋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即當以仁義輔弼明主澤流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慚爲男子顧吾於二者之間一無所有瀋王雖勤厚濡滯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山宛平縣盧溝橋東菇茨採椽聊爲諸方息肩之地亦額資福者示不忘瀋王也

師豪貴臨門不少屈故性嚴冷不喜阿世即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某年至某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者迎陀勤苦澹泊不爲世采我分耳復何尤王恭妃亦聞其風而敬之遣中貴易茅茨採椽爲金碧師方暢志樹功德幢爲聖天子祝延聖壽徼福蒼生迨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行矣積年勞勤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當併心常住無乏方來粥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端坐而逝諸檀信貪謂師預知時至倍加皈向焉師生於嘉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竺法閣毘其顧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達觀代謝心無今昔

則端師豈不爲大過人者哉銘曰

大悲菩薩多臂多目解并銘

凡有知者皆爲欲馭生因欲乘死因欲去唯世疑大悲菩薩臂目廣多互相驚怪蓋不師異此去來乘願勞勤死生不爲欲販自生以理察橫以情觀苟以理察之則人人自至老老而愈壯周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抱畫剖鬼神鑑臨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岡普爲諸方生資以食死以骨藏燕山可磨恭妃聞師德風篤信皈依師其有靈保此英檀福壽無疆萬世奠安爲佛金湯廣建道場龍象蹴踏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信不暇豈獨疑於大悲乎如我一身之眇毛孔八萬四千布植森如六尺匪狹正當毛孔森顯則一身弗留一身現前則毛孔皆隱隱顯互換而一多歷然適此之時豈不有非一多之數所能牢籠繫綴者存乎

若環輪之無竟應萬物而無窮大悲獨有而我獨無此情也非理也故以理應目則象帝之先我得而徹視也以理應耳則八荒之外蚊蚋之音我得而徹聽也我常靜坐忽然身心都遺耳目無邊遠近情化古今夢破始怪大悲臂目甚寡而世猶疑爲多不亦癡乎雖然南人不信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有萬斛之舟蓋其信情而不信理故也殊不知禍福死生物我廣狹古今代謝清濁浮沈皆情有而理無者也倘能以理折情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我臂與目也若然者提挈四生智周萬有初非勇與明所能預者也銘曰

本一精明暫應六根應而不返望流迷源大悲菩薩教我觀音不以耳聽目視禪深禪深莫測一六陳跡錦繡芻狗既陳勿惜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事理無成慈及萬物循業發現我本平常三十二應塵剎放光若出有心菩薩病狂鼻祖東來眉山奇才大悲閣記捏聚放開卷舒自在理徹無礙桄榔林中長公放顆熊羆虎豹視以儕輩出怒入娛了不驚怪吾生公後知公三昧得自禪老語言黼黻曄若春花春容衒態不善觀者離花覓春春不可得泣岐沾巾文字語言道之光華何必排擯始謂不差

韶石銘

視端神凝牧豎在郊尼父見之悟其聞韶愀然鞭後至則樂凋不以耳聞音鳴寂寥初無古今寧有近遙是石舜心連雲岧嶤

丁南羽結綠硯銘

混沌之精昌谿之骨南羽得之象罔不識玄池天啓彩筆龍游彈指之間諸佛雲湧莊嚴淨土熏炙羣生若見若聞當處解脫誰促大地成此片瓊囊括十虛現諸希有須彌爲舌難盡贊揚口即太虛渾吞不出丁氏諸子互相寶之譬若眼珠明不可失

于中甫宋端硯銘

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太古之色中有玄泉雲出無盡魚龍可眠若人得之造化同堅

臥牛硯銘

溪山無盡春草有餘饑渴弗擾憨臥超如毛頴爲鞭一聲觫然頸尾屈伸蹄角柔堅噫鶴背輕危龍背滑歸來牛背穩如船

孚泉硯

辭修誠立信貫金石卓錫泉飛臥氷鯉出用無聖凡名有黑白甘冽異常孚翁血脉

瓢銘

納十方之虛不爲大勺四溟之水不能溢實濟渴之勝具乃補饑之妙器其餘滴餘粒可以飽龍蛇足虎豹是謂鉢之良輔

獨高菴銘

爽塏之陽卜居斯祥風度疎林香濤琅琅飯訖無事讀天竺之章間或得意身世都忘本真揭露雲淨月光散步庭除薜衣清涼城市焦煩一刻十霜王侯兮若夢爭如落魄而徜徉

竹瓢銘

若之爲物兮堅而有節虛而能容雅分溪邊之月閒挂石上之松偕而老兮萬壑千峰

雲笠銘

頭上笠人不識譬如片雲覆松梢夜鶴歸來巢莫覓

無巴生傳自寓

無巴生自言生於青草灘灘即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予從無巴生遊甚久每於無巴行藏所忽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巴受性超放不耐世故於習俗繩墨了不相拘予嘗規之無巴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審實耶名檢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實即主也主即實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隙不待鑒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爲吾拈得一莖眉毛出乎予曰不能無巴舍然大笑曰子雖從吾遊甚久然不我知若是謂之相知可乎子不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即此觀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實即主也主即實也實則主未嘗主主即實則實未嘗實主未嘗實實則我與物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已者其惟聖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孔隙皆不得無巴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情斷子謂我有巴鼻可乎如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既妙矣有巴鼻可也無巴鼻可也雖然莊周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孔隙鑿而巴鼻形所以鈎索得而秘之矣今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巴鼻太多於是乎聲色鈎索於外好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巴鼻者始不得自由矣故以無巴字我者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實即主也主即實也實則主未嘗主主即實則實未嘗實主未嘗實實則我與物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已者其惟聖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孔隙皆不得無巴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實即主也主即實也實則主未嘗主主即實則實未嘗實主未嘗實實則我與物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已者其惟聖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孔隙皆不得無巴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而退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五七一頁下一三行「鑑智」，[徑]作「智鑑」。

一　五七七頁下末行經名，[徑]無。

明憨山德清閱

書

復王宇望叔姪

書經之事本老漢私恩豈可累弟子古有僧實三
或荷母而行旁人憐其勞頓欲代荷之其僧拜而辭曰吾母寧敢勞君由是言之弟子圖治經壇設暹速亦奚罪且接歲薦饑人力疲極雖素稱阿堵翁者爲之艱難而況王生家向清寒首出延陵者哉日附仲淳此簡情真而言朴亦老漢見汝叔姪於北園請書經之心情真色悚誠可裂石所以久淹留都未他游者恐負叔姪初心也或者解傳溢言聽復不察比來此流觸處洋洋汩人耳目使聞見倒置爭鬪橫起情少弗合視如胡越情少苟合胡越同心是皆我剌堅固佛手難拔矣可笑老漢不識時務將一片熱心出乎委曲强欲拔之剌不能拔反受剌剌此非人過過在老漢修行無力天猶不佑也自今而後惟圖自治弗敢照人若起照人之念卽我失照失照不照謂之卽昧昧而不反更復尤人罪真大禹賢叔姪幷痛感吾言日用之中精進學啐欺覺得啐欺有歇喜處便是學佛靈効若書經日期俟晤再定

與王宇泰

所受三戒命根金湯凡百行止切切護念如或放逸其畏非言可喻想此箇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且凡夫情習濃厚卒難卽除嘗如蠛蠓過須彌力雖微弱必期逾頂而後已須彌之高蠛蠓之微以常情觀之過也必難矣據其初志則蠛蠓與我何別惟吾宇泰常以蠛蠓爲師志必須逾頂可也然衆生情習積刼熏久高厚煩惱之山又過于須彌遠矣

與王後石

暮地相逢雅同舊識非頂門具眼病犯烟霞二者寧有此哉願親別後抱寂芙蓉高誼如雲過我豈暑妬青山耶聞上人來金壇一詢起居知令孫女已遊九原矣云先生追傷成疾世外野人亦覺愴如雖然死生者造物之遽廬也死者旣歸嬉笑家山先生皇皇未已何曾求鳥於廬舜禹且有先生而有令郎而有令孫女猶在在而求之則令孫女先生能善逆之則令孫女猶在在而求之請謂頭上晏蹟也聞上人風便謹奉解手幾一刺敬乞服之盡

與王方麓公

睡眼乍開日高三丈餘睡未盡拭眼讀手偈旨趣清遠滌除睡魔何啻天外長風杯中春茗也但一微涉動起滅萬端喜怒戰酣苟不以一微之前者督之則血流漂杵長刼無已是皆一微待中境界苟不以一微之前者吸之不過能觀者一微萬起萬滅者特一微待也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此古人萬古不欺之言也本卽一微之前者此尚不可以有無求況可以起滅觀之哉又心不知心如巳眼不見巳眼作麼生知旣不可知則古人又道知心體始合貧道辱方老過奬屢矣無以報德敢以諭次直心請餘則披晤再請教不盡

與王方麓公

夫有身必有心有心必有知故摇胸則胸知摇背則背知摇首則首知摇足則足知如是一紙摇則不知矣今此身從頂至足特不過五尺耳此知即五尺則有知離五尺則無知又爪髮髭屬皆五尺之分皆摇而不知由是而觀則此知但能周五尺此知果是我心我心何小哉此知非我心則離此知別無有心且自古及今建大勲勞慮周萬物果周五尺之知之能耶或離此知別有所能者耶嗚呼此知甚微孰肯審而究之如究之得其所以然則中庸之未發大學之在明明德一以心言一以性言此聖賢之深慈也若未發可以五尺拘已發亦可以五尺拘未發非已發可知何以故已發之知但周五尺豈周五尺者能知未發哉貧道與方老或披晤或促膝談笑之間若皆處乎無我人之鄉苟非兩下超情安有此等光景今方老年高貧道鬢毛亦須白矣恐此一別不知再晤何期所以深坐而不忍即去茲以周五尺之知請教方老願方老不負貧道狗馬之心儻一檢之或有小補未可知焉

與陸五臺公病中

昨日見門下顑然抱疾而卧及客至復能强起支應噫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宜有閒精神周給人情哉直當痛念無常視自身爲罪藪知自心爲惡源苟罪藪未空惡源未竭萬古然明教大慧俱不免貶摩況其他乎本朝隆慶間如偏融法界二師操履光耿亦不下古人而皆遭細人之讒至於抵獄既而讒口卷舌心事頓明初雖受誣於一時終大取信於天下無擇智愚聞二師之風者莫不引領願見如肉佛然比勞盛亦遭誣陷吾曹有不知大體者亦隨脚跟乘風鼓謗流言充斥扇惑清聽殊不知松栢不歷風霜黃金不經鑪冶道人不涉逆境孰辨眞僞嗟哉髡奴徒捐髮鬚不諳大體滅華倡胡浮雲散盡明月還孤光徹宸宇汝面泥塗辱書荅此可諦躊躇情中理白邪正皎如古人有語誣人自誣事未定而先見情難辨而理區千載晨昏何疑之有

復敬郎

夫樹高必招風名高必招忌非但人間世如此即出世法中亦所不免者故明教嵩大慧杲皆見道明白問學淵博行不負解出言成章心光耿潔近則可以照一時遠則可以光萬古然明教大慧俱不免貶摩況其他乎本朝隆慶間如偏融法界二師操履光耿亦不下古人而皆遭細人之讒至於抵獄既而讒口卷舌心事頓明初雖受誣於一時終大取信於天下無擇智愚聞二師之風者莫不引領願見如肉佛然比勞盛亦遭誣陷吾曹有不知大體者亦隨脚跟乘風鼓謗流言充斥扇惑清聽殊不知松栢不歷風霜黃金不經鑪冶道人不涉逆境孰辨眞僞嗟哉髡奴徒捐髮鬚不諳大體滅華倡胡浮雲散盡明月還孤光徹宸宇汝面泥塗辱書荅此可諦躊躇情中理白邪正皎如古人有語誣人自誣事未定而先見情難辨而理區千載晨昏何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焉

謝于見素公惠塵尾

結夏曲阿影棲于圓食殘蕭散稍復經行匪涉神奇咸投玅會清池白月洞剖禪心沃野嘉禾滋培佛種卷風塵於觀力廓泉石於情根魚躍波鳴蟬啼樹響即喧領寂寞妙關麤併有無而通幽齊遐邇以開務辰丁賤誕天賜清涼法侶雲臻時逢雨足既除煩暑坐榻生寒主人儼臨高賓翔集惠我塵尾舉揚真風豈惟動識雷驚應使無情夢破顧慚薄劣敢弗銘懷

寄趙定宇

石頭一別南北殊踪心境依然初非損昔想吉人多福動履勝常胸中之天身外之累信莫能翳問音久寂積抱常懸

與丁勺原

滁陽一別嗣後絕音時復逆思宛然一夢黑頭俄白悲境奪歡日勝日輸苟不以自重爲主則眩我者多矣奇男子家如知名重而不知身重知身重而不知心重知心重而不知性重是不知類也貧道雖不敏每愛足下倜儻殊衆骨氣清深動止嚴謹惜乎於此道不甚留意比因來慈道者過江西勒此聊叙疏濶來慈於此道操詣清深行履光耿極可與語者南皐近有書見招但貧道病瘧未愈不遑赴耳湯若士尊公近清勝否聞佳郎秀爽特羣圓通大士一幅附贈倘令郎夙昔曾親承大士未可知也春深時序清和教子著書是天下極樂事且得重而遺輕蒼蒼或厚待足下足下當歡喜承接不宣外附法華合論一部此書能啓廸本光譬如長風驅雲天月自顯塵心濃者亦不易讀

荅請主法事

比遣果清問訊足下而足下所荅書意況不甚清朗想二郎之母病重擾之耶大都死生榮辱皆命所定夫命業也業不離心故外心與業而論病本者非也古人有言曰三界塵勞如海濶無古無今鬧聒聒都向自己心念生一念不生即解脫此語極真但衆生不知自心是何物在何處所以治心無效耳治心既無效即古人言上生疑疑生則不信於古人分上且疑而不信況今人哉又百千中誰有治心之志男子尚甘昏昏而待盡況女人輩乎承大令郎見招爲母作佛事佛事作而無效奚若不作雖然效不效誠不在佛願其作者發心淺深如何耳如病苦有十分非二十分深心作此斷無有效果以深心作之病苦不消無有是處若令郎發心果如道人意敢弗赴之道人如孤雲野鶴去來凡百現成但慮作之無效反退病者與賢子心耳

荅竺生

得書讀之亦甚憮然言實出於赤懷而鬱憤之氣卒不能自勝此所謂志雖有而理不察故也如能察理則得喪榮辱皆我自致雖天地之大造物之神亦不能陶鑄我自致之情此情必須自鑄且道自鑄之方從何鑄起凡向日所不能克者痛當克去所不能全者痛當全去然不耐心而究理則心昏而神濁情豈易鑄哉思之

荅于中甫

十二月初四興勤持手書至資福購燈讀之淒然痛人都下風習險詖誠如所言於世間

法則公道誰亮於出世間法則得少爲足且
頭緒不甚清楚道人見此光景亦不喜滯留
第以既爲佛子當報佛恩如報佛之志方自
見定而於禍福死生又生心計較則定志何
在所以風波迭經總視覺後之夢行住任緣
初不預料也但念汝連年境風浩然於不堪
忍處強力支持一切拂逆譭謗翻成受益之
地餘喘幸存此又今道人寥然中生歡喜耳
法朗尊公臨逝光景斷非此生習氣乃前生
夙習也果如是則道人與汝等亦有助不淺
卓頭陀胸次灑然未必無根根在見地不虛
不審法朗見卓受益何如渠舍宅爲寺言不
可輕發蓋風不可輕起以風無形而能鼓物
故也言如風可聽而不可見所以與風同勢
聞之必遠遠則難挽如不言而事成活機在
我言則死已

二

天厚其人衆患煅之天薄其人衆幸誘之汝
連年親涉衆患天實厚汝而煅之儻不能歡
喜領受便是薄福種子也直以忍辱爲海割
舍爲刀斬我相根株汪洋包納則將來受用
未易量矣

三

德卿不意至此殊令人嗄噎幸汝周旋其兒
子輩此又老人合爪痛感靡即者也骨藏何
所知忍能念之否幸致老人意光公急宂相
宗勿礙度時陰比見學佛緇白骨節不甚硬
稍觸逆境即如野狐變人作怪一聞犬聲故
體頻復犬始知其是狐敢恣口咬之儻人形
尚存犬決不咬惟卓吾非狐變之人也故不
頃潑日之勢安能却迷事無明乎故曰境大
般若大如般若威神頓損殊爲笑具
與元鑑

少年爲客以技博供供養父母是須筆筆寫
着古人真處自然即技入道儻謂技道有別
此所謂把髻投衙者也思之

四

凡讀汝來書則句意自然可悲可喜以下字
不礙故能令人搔中若汝觸不可意事如裁
書下字法則不可意事之機即天機之資也
儻知而未能却順逆之境風得無增吾憂乎
苛男子須割愛愛不割則墮軟暖魔網矣
與李次公

世間人自有法度出世人亦自有法度世間
人禮義不可苟出世人縣用不可縣禮義但
人界照用統九道如忽九道而從人界不免
觸不可意自然以平時所見治之終不得力
蓋平時所見者不是自家固有但從本子上
拾來耳孔聽來非是寒泉滴地明珠萬斛倒

不透徹所以一逢逼拶自然手脚忙亂且道真實心如何發善財初見文殊即獲根本智然後徧參知識雖則門頭次第不同要且換他鼻孔不得何以故有本者如是耳今時人雖說發心學佛大都如瞎公鷄相似他也不知天明不明但聽得他鷄鳴亦隨胡叫一上撞着個孟嘗門下會假鷄鳴的賊冷地叫一聲亦即隨他鳴去學佛的人見地不透徹見人嘴皮動他心上鬧知鬧解即掀出許多來殊不知總是意根上的影子此點影子熟睡的人熟睡去了或被跌的人跌悶去了或臨平然利害開頭意識照管不到處都總用不着這三箇境界較之臨命終時孰險孰夷想其輕重好惡幼輿必定辨得出既辨得出必知活時此點影子尚支吾不來臨命終時豈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反聞聞自性做工夫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真得我且門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自性若在性外性非有外離性外有聲塵決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謂之真性殊不知此是由塵緣知應境影子前境遷謝此亦隨沒以此當本來面目此所謂喚奴作郎皆非佛旨若要真實會得耳根圓通的消息我拈個榜樣你看古德問僧隔壁聞釵釧聲即爲破戒且道作麼生持其僧云好個入路幼輿會得這僧入路處麼若會得方見善財見文殊的境界方可參天下善識取網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網宗乃宗門之命脉而有志于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此未嘗不痛心疾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者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僧寶傳林間録智證傳三書雖亡者糟粕而五家典刑網宗係焉以故急爲梓行意在廣傳今天下豈無豪傑挺生遇此書頓斷命根洞豁網宗荷擔法道不顧危亡必有以宗風中興爲志者出焉則我寂音尊者千古之下若旦暮遇之也達觀于居士中時時舉揚而薦此者希惟汝雖不能始終徹然然亦知好惡承順觸犯奈汝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不能如好堅木出地

二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反聞聞自性做工夫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真得我且門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

寄沈德興

達觀自匡廬下江南二三年往來吳越間初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心竊謂宗門寥落法道陵遲假我門庭熾然以魔習爲傳以訛繼訛真僞不辨天下遂謂宗門光景不過如此而不求真悟至于少林奉朝廷欽依以傳宗爲名而崇尚曹洞臨濟濫仰法眼雲門五家網宗亦不辨端倪不知設此胡爲則宗風埽地可知矣嚴頭喪云但識取網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網宗乃宗門之命脉而有志于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此未嘗不痛心疾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者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僧寶傳林間録智證傳三書雖亡者糟粕而五家典刑網宗係焉以故急爲梓行意在廣傳今天下豈無豪傑挺生遇此書頓斷命根洞豁網宗荷擔法道不顧危亡必有以宗風中興爲志者出焉則我寂音尊者千古之下若旦暮遇之也達觀于居士中時時舉揚而薦此者希惟汝雖不能始終徹然然亦知好惡承順觸犯奈汝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不能如好堅木出地

頃刻千尺垂陰如蓋作衆生疲熱避凉處此皆是往因願力輕鮮感報不宏故也自今切不可埋沒此生直于逆順關頭利害之際如風過樹如雲行空即常光時時現前如投夜明珠於金盤之中宛轉橫斜莫測方向特不出盤耳從上祖師以綱宗爲盤以見地受用爲珠有珠無盤則非人天眼目有盤無珠則自沉情海虛張綱宗擬欲度人則龍天不祐佛祖所厭福日消而罪日長慧雲散而情風熾一旦業報盡來請隨無常殺鬼受指揮去那時始悔心地未徹妄拈綱宗之所致也悔之何及此等忌諱諒汝必知今書此遺汝雖達觀隔遠展之示有志於宗乘者則達觀未嘗不在也比日舟過吳江汝曾索開示當謹受持不可錯舉若要相應我語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於此不能透徹吾此葛藤何異說夢

與平廓

莊周有言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夫人不以此而稱相知者忘也不佞與座下周旋甚久受座下益甚深今座下行思無以報敢割肝膽吐一言願座下采聽座下素研精教乘而宗乘亦未始不留心不無領會處然命根情窟未能翻空截斷者其過安在古人云一則不透則千則不透千則不透則一則不透座下得無坐此乎哉惟座下於五燈中留神一上或有一機半緣與座下相仇讐卒不能消釋者決不可放過挨排久之而一朝爆然拶破則向所謂仇讐者翻爲骨肉矣

答汪仲淹

辱惠書讀至比來業重災生處達觀亦不覺爲仲淹愴然久之遂亦爲仲淹喜大抵人苦不能自反既不能自反不但達觀救不得直教諸佛亦無下手處仲淹獨能自反則苦根將拔矣惟仲淹一反永覺於愛憎關頭死生境上挺然獨立拚命捱將去了不失脚正當苦時即推苦根爲自心生耶爲從業生耶爲心業共生耶爲離心業生耶若從心生非業則心本無病若從業生非心則業本無主若心業共生初於自他兩者推之既無生處又將何物而共生耶若離心業而無端生更無謂矣仲淹果能觸境諦察深推於四生中何生中生是苦根一旦推功極處苦根披露到此地位仲淹方體得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熬煎也不妨仲淹若不能擔當做得去則所問若宗若教何日暮途遠尚有閒工夫及此耶雖然達觀一則古人葛藤聊爲仲淹病苦中作個消閒的方子一日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達觀將此問仲淹病時亦有人看仲淹否仲淹亦能看渠否於此句中若仲淹罔措不薦則病熱命光遷謝之時敢保至愛的代你不得在江山修阻雲月長新南羽康虞信來復此以爲山中音耗耳

與陸太宰

大法丁艱殘燈幾滅僅憑墻塹保障緇林是以安禪無狼虎之驚集講有龍象之慶然則百尺竿頭非進步之階千峯頂上豈窮年之地檀越位高爵厚任重心勞雖則　帝渥靡

涯懸恐精神有限事繁食爾德茂年尊莫教眼下蹉跎直向胸前便判鳥未倦而知返雲將歸而始閒不失早見之明全收自知之譽功留三寶蔭庇諸方此世外野人延頸檀越者也

答李虹霄

讀手疏服筆力雄健辭旨精朗但神迹之論尚墮於常習世謂迹粗神密殊不知迹是何物神又何物苟神迹果殊聖人曷能會萬物歸於已哉是以移舊染擴本光必理行事行如車並輪如鳥雙翅始能運遠騰空今公獨抱理行弗重事行何異鳥之折翅車之廢輪又執事習氣偏用事行則有益偏用理行則無益大都事行難逃於寔迹理行則易資乎空譚貧道探討此道頗有年矣少見不真決不敢橫斷惟高明思之

與雷雨居士

人有小技謗階自設況吾爾抱出世之道而陵厲塵奴則其不悅自引也又何介哉

二

人若不生病則空談可當修行人若不有好惡境界則真心學好無可辨驗汝生得這點病便覺受他不得根在何處只爲生病日子少無病日子多故耳勿厭此語當味之

與鄒南皐公

燕山無量寺風月不減西江仲淳近當行蹤飄泊之際足下能不忘燕山之舊一旦爲渠東道則西江風月乃無量之故物也牢山亦自燕山來縲絏隆冬將有萬里之行究其所自因弘法被譴亦可哀已然觀其眉宇自有一段不可言處使人意消心化今渠道吉水足下當一晤之鐵佛菴有佛名而無佛寔如南皐即佛不必別鑄雖然也須大經鑪錘一上始不負名此貧道犬馬心也聞仲淳堪輿役忙峰頭澗畔葛藤無量倘失脚絆倒足下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誰昔潙山勘仰山曰當此境界鐵佛也須汗出夫此汗出境界從上聖賢苟不以了知爲前茅隨順心體爲急務此汗亦未易出

與李君寔節推

易傳有宋刻無一字訛者惜未得也聞屠田叔有之田叔亦曾親老漢瓶錫今在福建如得渠的本證抄本之訛剔蕪沒之垢俾列聖不傳之妙即文字而傳傳之者始知無所得也知無所得則一切衆生可以交神之道見之見之者乃痛民饑即我饑民寒即我寒如未見之不過率情之痛非率性之痛情屬生滅性無生滅故以有生滅者痛民終有倦時惟無倦者率性見之不見之在李郎而不在老人也

與湯義仍

浮生幾何而新故代謝年齒兼往那堪躊躇靜觀前念後念一起一滅如環無端善用其心則麤者漸妙不善用其心則妙者漸麤妙者漸麤麤將不妙於不妙處了不覺知是身存而心死矣所以古德云暫時不在便同死人夫身存而心死則不當存者我反存之不富死者我反死之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又曰介然有知惟施是畏即此觀之大患富除而我不能除真心本妙情生即癡癡則

近死近死而不覺心幾頽矣況復聰聊其聽馳而不返則種種不妙不召而至焉至人知其如此惟施是畏顏子隳肢體得非除大患乎黜聰明得非空癡心乎大患除而癡心空則我固有法身本妙真心亦不待召而至矣

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根塵迥脫妙心昭然故潙山曰靈光獨露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至此則麤者復妙矣遠者習近矣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急而他急此所謂不知類者也寸虛受性高明嗜欲淺而天機深真求道利器第向來於此路頭生踈不熟或言及此未見渴仰此點消息乃羽毛鱗甲之媒三塗四生之引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此半偈三假全備三假者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是也如上根利器纔入因成覺不隨流謂之不遠復如天機稍淺流入相續漸媿知返謂之流復於相續中尚不驚覺勢必流入於相待矣既流入於相待則以習遠爲重反以習近爲輕夫近者性也遠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謂之輕道如唐德宗不能自

反迷而不悟終致大盜以亂天下此遠公所謂成此頹山勢者也又因成是何義蓋妄心不能獨立必因附前境而生故智鑑曰能由境能此能乃妄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不善之前茅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果如此謂之不遠復無祇悔不亦宜乎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其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昔有貴人以上妙素帛求黃檗直書平時得意之詩檗直曰庭堅亦凡夫耳詩縱得意亦不妙遂書此偈遺之且囑之曰七佛偈乃禪宗之源今天下黑白譁然望流迷源庭堅旁觀不禁書之贈公願公由讀而誦由誦而持由持而入由入而化則自在覺在公日用而不在此偈也山谷楚人寸虛亦楚人茲以楚人引楚人則楚人似楚人以謂吳人似吳人則似易倘吳人引楚人則楚人不知楚人也若相續假以因成錯過本來面目便將錯就錯不惟不知因成之前心本獨立初非附麗即其照無中邊之光初不夢見彼照而應物偶然忘照流入因成以不知是因成復流入相續相待相待是何義謂物我對待兀然角立也嗚呼相待不覺則三毒五陰亦不明而迷矣故知能由境能境能此能乃妄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不則能非我有能非我有豈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則情消情消則性復性復則奇男子能事畢矣雖死何憾焉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是故也如生死代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衆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終不聞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聖人之常情乃衆人之常聖人就衆人而言故曰反常合道耳據實言之衆人之常豈果真常耶野人追惟往遊鹵山雲峰寺得寸虛於壁上此初遇也至石頭晤於南臯齋中此二遇也及寸辱寸虛胃風雨而枉顧棲霞此三遇也及寸虛上疏後客瘴海野人每有徐聞時寸虛方講徐聞尉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買舟絕錢塘道龍遊訪寸虛於遂昌唐山寺冠世絕境泉潔峰頭月印波心紅魚誤認爲餌虛白吐吞吐吞既久化而爲丹衆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

魚中之仙唐山禪月舊宅微寸虛方便接引則達道人此生幾不知有唐山矣然此遇四遇也今臨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雲水相逢兩皆無心清曠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踈山石門並龍象禪窟冒雨犯風直抵石門黎明入寺然寺有名無實故址雖存草萊荊棘狐蛇淵藪四顧不堪故不遑拋瓣香熏圓明而行圓明山谷最敬之每歎東坡不遑一面然圓明敬東坡不在山谷之下今石門狼狽至於此使東坡山谷有靈亦其所不堪者也大都眞人大士之遺跡乃衆生開佛知見之旗鼓也蓋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既一目即耳可也耳即目可也目可以爲耳則旗非目境耳可以爲目則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廢此謂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爲君六和合爲臣臣奉君命無往不一無往不一謂之獨往獨來獨往獨來此即妙萬物而無累者也此意悼卤兒名序中亦稍泄之嗚呼野人與寸虛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虛謂之瞞心

潙山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且寸虛賦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則世緣必濃世緣一濃靈根必昧年來世緣逆多順少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虛了此大事野人二遇於石頭時曾與寸虛約曰十年後定當打破寸虛舘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即此觀之有形最大者天地無形最大者虛空天地生於空中如片雲點太清虛空生於大覺中如一漚生大海往以寸虛號足下者蓋衆人以六尺爲身方寸爲心方寸爲心則心之狹小可知矣然衆人不能虛重以日夜而實之爲貴寸虛稍能虛之且畏實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虛以四大觀身則六尺可遺以前塵緣影觀心則寸虛可遺六尺與寸虛既皆遺之則太虛即寸虛之身與心也至此以明爲相以勇爲將破其釜而焚其舟示將相於必死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塲忽然報捷此野人深有望於寸虛者也願寸虛不以野人道淺學少略其玄黃而取其神駿神駿者即野人望寸虛之癡心也又野人今將升寸虛爲廣虛升廣虛爲覺虛願廣虛不當自降吳臨川野人往字以始光蓋取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東爲動方能以眉光照之則不必釋動以求靜動本靜耳蓋方有十舉東一方則餘九方不待舉而可知矣方有十而知則一知即能由境能之能方即境也境有動靜能無動靜能若是動則不知動能若是靜則不知靜惟能非動非靜所以能知動靜耳肇公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野人則曰知動動壞知靜靜敗動靜壞敗有無都遣則始光大而爲圓光矣此圓光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光有邪正善用則謂之妙光不善用則謂之黏妄發光如吳臨川已知野人動靜廣虛當以此書附達之如是則不惟野人不負五遇之緣亦廣虛不負五遇之緣也

二

屢承公不見則已見則必勸僕須披髮入山始妙僕雖感公教愛然謂公知僕則似未盡也大抵僕輩披髮入山易與世浮沉難公以

易者愛僕不以難者愛僕此公以姑息愛我不以大德愛我昔二祖與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此等境界卒難與世法中人道者惟公體之幸甚又年來有等闡提忌僕眼明多知凡所作爲彼謂終瞞僕不得殊不知僕眼亦不甚明智亦不甚深此輩窺僕不破徒橫生疑忌耳如其一窺破之縱使有人教其疑忌僕彼亦自然不生疑忌矣但彼以未窺破浪作此伎倆也且僕一祝髮後斷髮如斷頭豈有斷頭之人怕人疑忌耶

答吳臨川始光居士

五金八石世以爲寶始光獨不寶之不以剩語爲笑具而復珍之且顧淘其粗存其精此心何心哉然不知粗者旣去果復有精者存乎呵呵呵

二

喜哥受性靈奇終非火宅種草緣盡長逝當觀往因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況凡夫與喜哥乎此理也非情也道人頴始光力以理折情毋以情昧理且喜哥形有聚散有死生不可拘束而去來自由隨業感報者安知今日去遠之機非異日來遠之機乎但再願始光於世緣牽絆交加處踢達道人自楞嚴東靜室始識賢父子信知賢父子與道人有菩提緣者於是卽囑君實誤於佛天慈嚴光裏流出一兩個有福慧兒子慰汝喜哥之痛亦補喜哥金湯之職又卽喜哥復來未可知也思之道人於此月十九始承賢父子追道人於王江涇值驟雨淋漓而聞喜哥長往之音亦不覺悲楚難禁時臺泉賢父子曾無懈心此非有卓倫之見者斷不能也茲幸奉命出典潯陽潯陽乃古禪窟比丘

二氏不得相資而救弊則必相毀而弊愈生焉道人初自吳門來南康止開先而未入湓陽者此意非淺淺以爲君實素頗卓倫焚疏之舉斷非常人所能爲竊謂臺老之後有趙公定宇繼二公者必君實矣君實自今而後於相傳溢言之際或於書柬之間大須要審察諦觀此書柬言雖粗率然察其心爲我真而無他腸者此書柬言雖甘然察其心未必真爲我而口爲者於此兩者若瞞不過此便是佛心也又人情雖變態百出能以理折情精而衡之則真僞似不可逃焉又真心爲人必先以姑息德業順性姑息順情順性則照用齊到所以染習消而不自知順情則照用俱昧所以染習不培而日深矣噫嘻三界之內非情重衆生決不生之故色界無色界雖勝於鬼獄四空四禪雖勝於無色四王忉利雖勝於四禪據實觀之而勝者必情重於劣者以勝者恒處順境故劣者恒處逆境則苦極苦極則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苦樂之根了而不昧於了而不昧之時忽推苦樂之前苦樂之根畢竟根於何處推久誠積誠積心開則知向來極苦極樂斷非此外有耳自是便解將苦樂之前者於境緣逆順之衝橫拈豎弄弄得熟了則入地獄也是好事生天堂亦不作希奇想也然後痛念我同體之流苦海日深火宅烟濃燒然三界流蕩七趣强猥四弘誓願克克方休四弘誓願不難發惟强之一字最難荷擔耳若能直下荷擔得這箇強字牢靠則世出世間法縱不憂深遠慮亦無往而不克矣道人於這強字着實勉力荷擔每滑肩不少矣此蓋衆生習熟佛祖習生衆生習熟則我根難拔我根難拔則此肩便不是金剛肩矣所以被利害得失轉却了苟能衆生習生佛祖習熟不但肩是金剛肩即戲罵譏訶皆金剛雷也此雷出地何蟄夢之不破何擔之不可肩耶此等言句說易行難故溈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又佛法不以禪定爲要惟以智進爲本故曰智進全名餘度皆進又近日世態於至親骨肉中倘觸了他毫不顧惜直欲陷死我便快此言不信佛法者即信佛法人偶有無心之失觸了他情所護處他且把佛法拋在一邊百種生計害人我有日在我佛所謂未法鬪爭堅固是也夫鬪爭已是不好了更加堅固之力持鬪爭之心則此鬪爭不入阿鼻不已此亦理勢然也道人願君實將智進兩者强於此等境界大昭鄮王江涇遺雨時心韋馱前焚疏時心更以護法爲已任則報君報親靡不盡矣君實勉之餘不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三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七九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二」。

一　五八四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忘」，徑作「妄」。

一　五八五頁下一六行「暫時不在」，徑作「乍時不到」。

一　五八九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明　憨山　德清　閱

與黃慎軒

近得王宇泰書知慎軒已出長安想還家有日茲有臺衆上人保持華梵諸祖道影安置峨眉普賢光中永遠供養道影乃新安丁南羽雲鵬手寫而精神慈注風致靜深實希有勝事也欲作一記此必出公手方愜道人意徐彦文遂作九原之客令人心痛碧雲無恙燕山如昔死者不知何往生者不知何事每念至此悲喜交集不知慎軒會道人意否中甫尊公忠厚邁俗斷息時初無昏亂其平生雖不能作清淨行想得忠厚之力有此效驗夫忠厚則不欺不欺則自無偷心偷心少則日用瞞心處不必提撕自少矣故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忠厚之力尚如此況開佛知見以知見治習者乎慎軒前書來以爲佛知解作障於日用中不得力果如此則臨濟曰但得知見正當便可橫行天下若臨濟是則慎軒非矣若慎軒是則臨濟却成不是又有一

喻慎軒嘗歎恩之有一武人與賊戰不勝退而私忿曰我武藝太多所以不能勝賊如我無武藝則不受武藝障礙可勝賊矣道人知公讀至此必捧腹絕倒也宋大慧禪師每謂士大夫曰聰明固是好事亦是不好事聰明非佛知見則八難中一大難也良以聰明屬非量非量者於理不相應之謂也佛知見上則屬現量次則屬比量現量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比量者雖出思惟比度而知於佛祖聖斷量中相契不甚惡所刻大智度論必大放般若光在道人念公忠厚無大偷心所以因囑讓持諸祖道影忉怛至此倘公不以道人癡野見笑爲法自重幸甚

與于中甫

謝孝還家嘗發心作喫臭醋郎游方僧習痛須漸消去老漢教汝兩者汝若不能勉强力行汝便當除却于宇始憑汝可也汝頂着于

無實法近見董思白拶及此事渠於不知不覺中佛法習氣漸覺生踈橫口褒貶古德機緣判寂音決非悟道之僧道人從容謂渠曰汝信大慧果禪師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徹的又問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脫寂音果見地不真大慧難道作人情仰長他耶思白俛首無語又有一種人見地萬不如藕長公握一根毛錐子東刺西撾謂東坡這裏又說道理便撾一撾這裏却不涉理路便圈幾圈殊不知東坡於普賢毛孔中鼻笑如雷曰我不恁麼汝却恁麼我恁麼汝却不恁麼長公是慎軒鄉老慎軒肯爲此老一雪否即流注真如也不甚惡所刻大智度論必大放般若光在道人念公忠厚無大偷心所以因囑讓持諸祖道影忉怛至此倘公不以道

應之事必有義者多恣情忽略感激中出來
所應之事必無義者多凡有義事自然不覺
不知屬醒悟門攸無義事則屬散亂門攸
南嶽思大師於一佛性中開違順二門順門
即醒悟門也違門即散亂門也又違順二門
非南嶽新設實本馬鳴起信論中真如生滅
二門來今天下學禪習講求生淨土兼所謂
講道學者此四種人難道無有一人真心學
好者但俱不肯憂深慮遠所以禪非達磨之
禪講非如來之義求生淨土以爲愛根不拔
汎然亦可生者講道學初不究仲尼之本懷
蹈襲程朱爛餿氣話以爲旗鼓欲一天下人
之耳目見學老學佛者如仇讐相似殊不知
扎老與佛果三人耶果一人耶此等斷案孔
老俱通而未精深佛典者且謾度量於三家
頭腦俱不曾一摸便談儒談老談佛這一隊
暗驢隨處鼓揚醋臭倘然狹路相逢若生不
耐煩心應酬他便是不能喫酸臭醋樣子即
游方僧習氣終不會消老漢受性纔聞酸臭
之名魂驚萬里即游方僧習氣老漢初出家
時較汝更甚年來痛念佛恩難報痛恨自已
受性剛烈徐以佛祖知見治之不免酸臭醋
也緩緩喫將去則烈習也痛克將去汝若如
此兩者不能痛行則汝結果可知也老漢吐
此語時方口痛又在行促之中而忍痛不得
不喋喋者不知汝讀老漢此語時動甚念頭
這裡倘忽略了則狗馬不若矣麟郎麟郎痛
念吾囑

與王宇泰

所天皆在高年而令兄與令弟並受性踈曠
不能奉湯藥光公苟不任此孰能任之此事
理然也老漢但念光公晚得一子則事有繼
倘事親而無繼不惟家門之光無有傳者即
心燈之光後燄難續矣此苦不獨人間有之
天上亦有之故曰人間有絕嗣之痛天上有
無子之悲或光公若能準之因果直下不疑
反以無累爲作觀之資則無子之苦乃光公
大師也苦何有哉但恐識得破忍不過終被
習纏所牽觸世態炎涼處又不知不覺忽生
無量感慨矣正當感慨時拭回鼻孔向父母
未生前尋些水草突則感慨之情又光公無
生之紹介也此五轉汝能次第置於日用中
橫來豎去恒作是念曰此我本師不遠數千
里之外重疊風波遣人持來者於我求名耶
求利耶要我好耶不要我好耶真心爲我耶
假心爲我耶此六耶字汝能不忽仔細咀嚼
之或於汝憎愛關頭作個道場亦是本色不
爲分外光公勉之

答于潤甫

十林詣燕得手書徐讀次掩卷思之方覺渡
江五易寒暑矣汝自覺悠悠送日於正法中
不殊聾盲人無可舉似此果出誠痛惕然不
歇憤然勇進則惡無大小罪無重輕皆導師
與不請友也若志稍懈力稍緩則暫時洗然
有清涼處未必非三障嗇矣耳三炬真能頓
豁情塵心味老朽剩語將往日無可舉似者
審誰使之於無可舉似中一旦無明障心於
不知不覺時恬然造惡惡既造成終難省報
無明障心即煩惱障恬然造惡即業障終難
省報即報障此三障造就如源與流流與波

名雖有三而濕則一矣老人問三炬一是悋
麽若識得渠卽徐察渠之前所造三障是苦
耶樂耶於苦樂根源果徹底不疑則三障便
是三炬本來面目老朽不惜忉怛追究汝一
之前者倘不知重輕直下翻身不得怎生是
好要於三寶中攘身捨命護法如過楞嚴頂
禮聖像見朽草破席覆之不覺偏體芒刺汗
發淫穢者此片念力能消十惡五逆之罪雖
千萬金之施不若此念力功德不可情智測
度也但此念力能始而終之則本郎與開郎
雖死生有先後而其心事亦了矣刻藏事體
終有荷之者勿慮卽康直指跋乃三伏天松
風潭月能不清凉老朽肝肺乎爲仲淳致聲
無縈懷老朽年在耳順未能聲入心通愈自
扼腕奚煩遠念惟念汝兄弟中我相勝負如
大
攫金人只見其金不見其主大須恕之寫至
此老朽固乃解空之凍膿亦於不知不覺中
思汝等父母在時光景淚欲迸流强止不能
蓋父母汝等之本也俱肯念本則分別之情
忘情忘則無我之天不煩舉目而昭然在上
也卽汝三兄雖向稱于氏之賢者渠失照較
汝更多老朽旣爲汝提明白此後牢持怨字
若逆境順境憤力挨熟得則向後受用不滅
炬郎炬郎毋以老朽之言爲迂闊痛力勗之

二

大丈夫處於大塊間本分事元無多端不過
經世出世而已若於經世無心縱得富貴亦
何用之若用之於飲食男女乃造罪也非用
之也若於出世留心苟不能檢攝身心究竟
性命之學則大道終不聞矣噫人爲萬物靈
果於經世出世兩無所就又甘與愚痴人競
無明更錯矣思之思之有省則宜收拾世故
自別有受用地幸莫忽

與陸太宰

去歲聞門下一切屏置唯勤念佛此暮年本
色然得勝淨之緣資之則念頭易得綿密而
勝淨之緣莫過乎佛緣法緣僧緣也佛像在
前經卷列之更得僧徒一二人朝夕親炙自
然勝淨之緣殊勝矣但僧徒之中求人卒未
易得卽貧道亦東西南北之人曷能恒爲淨
助故請丹青丁生寫此跋陀羅尊者道影意
在代貧道助門下念佛也厥門下以眼根聽
其說法當下萬緣坐斷念頭現前此貧道所
深望門下者也年光飄忽剎那不住況頭白
老翁乎永嘉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況不精
勤乎噫緣之差別惑亂正念雖有見透者每
遭其埋沒況見未透者乎願門下莫爲鄙人
語不近情而忽之幸甚

復董玄宰

緣起無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萬
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於此獨能
信入非夙具靈種緣因熏發那來現行暫露
之也若於出世留心苟不能檢攝身心究竟
性命之學則大道終不聞矣噫人爲萬物靈
何快如之來書謂初頗暢快茲又不活潑若
將失去病在何處此旣現行暫露熏力稍微
自然隱沒不必生疑惟宗門語句不可草草
若以足下信入者擬通其關棙所謂魯君以
已養養鳥也昔兕率悅問張無盡宗門葛藤
有少疑否無盡曰惟德山托鉢因緣未了兕
率厲聲曰此旣有疑其餘安得無疑遝入方
丈不顧無盡由是發憤參究然後大徹今足

下十有二三不透則去無盡尚遠極當發憤
此生決了不得自留疑情遺悞來世來示又
謂念念起處索頭在手敢問足下爲念起處
本卽無生爲了念本空乃契無生若念起本
卽無生則知無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
契無生則了者謂有念了耶謂無念了耶有
念則早垂無生無念則無生誰契於此透脫
無疑庶幾草菴借宿猶非實所第來示所謂
如何踐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試驗
云云自知時節未至卽未豈待貧道饒舌貧道不惜
口業如此總是鉢盂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
或教乘中大着精神作個仇讐務必摟破其
窠窟擣其棲泊再共商量未晚

與丁勺原

凡榮辱得喪皆念後事也向煩潯陽邢來慈
持八行詣足下良欲足下緣得喪而求念緣
念而求念之未始念之未始旣得然後可以
駕未始之航來往於榮辱得喪死生之津博
運罕有安置彼岸不意足下報章未久則
聖天子之椎輪又至矣此實天以厚足下非
薄足下也惟足下力承之且雲外散人於世
寔泊然一無所求而拳拳爲足下如此者寧
無微意願足下以瘴鄉爲苑囿刁斗爲遊觀
加攝自重散人脫有曹溪之遊再詢起止不
悉

答陳五岳

辱問無垢之義鄙人魯鈍寧足以酬然無垢
之說多矣不審居士所問者何種也夫喪齊
以不食周粟爲無垢魯仲連以解人危周人
請教

與雷兩居士

病體稍愈卽當默誦八識頌此頌乃相宗綱
骨相宗乃性宗五臟如五臟相克不明則一
身便調養不來至轉識成智之旨若相宗恍
惚斷不能精了此旣不精了旣高論玄微剳
真剔秘若觸境鬪機照用便提不出來矣且
吾此到巢陵非是小緣但衆生泛常之見觀
之竟不生大奇特想世故非堅人情翻覆橫
計無常染習難滌宜須痛迸心魂志凌金石
少有出頭分瞥爾因循知苦未有盡日時在
與于中甫

大都學道人能未窮知變則變不能驚窮不

能困噫此三昧非見幾而作者孰能用之

與趙乾所

禍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貧賤之人聞得生則喜若登天聞得死則悲若入淵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觀死生榮辱之境不惟死生榮辱之境不得奪我之志且彼境寄爲我不請友也故大丈夫平居無大苦迫楚之時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耳如此一着子忽略放過於平居時猛涉不可意事交錯在前則我之志嘗取全被境奪矣即李卓吾雖不能從容脫去而以速死爲快竟舉刀自刎權應怒者之忿亦奇矣今直心之事終不至喪身失命極處不過放歸田里而已又造物以逆境成就我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則竭計酷謀排陷我之輩恐造物使之然此等意思若以衆人之

心領會便錯過矣直以佛祖聖賢之心虛懷平氣勉強領會一有肯首處則無我而靈者頭面露焉如此際不信聖賢而信衆人則我終莫聞道也人忝物靈道不聞可乎願熟思之

適得手示讀之亦不覺傷心然立意擺布人者萬恐氣力不猛計謀不深一味欲直心生無隙地死有餘波此自古至今衆人之常態如是故君子涉此境界倘感激心生弗堪受之痛當自訟者以君子見過之生於自心故訟極得力時方見過不生於人心再乞痛思之

二

古今禍福皆初無常直以天理與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滅否無不驗者若以天理折斷人情則公道明設以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時則中外防閑布置彼之用心未必不周密於私忿周密之中而忿者且衆決死生之機何如此非人力可以陰挽也然直心必無傷命之理自然老蒼亦不忍事後或徵耳

三

凡禍福人我之根根於已發若以未發照察之則禍福人我之根本無有地也已發情也未發性也故以情觀禍福人我之事則有我而昧者愈重矣重則厚厚則深深則畜畜則決難輕泄故報復人我百千萬劫卒不能了此必然之事而愚人不曉此理於人我禍福之根不但不能拔反着力栽種之恨未能深殊可痛也故佛祖聖賢要人聞道見性別無他意不過要拔斷衆人之情根而已情根一拔則向之禍福人我之事皆漸漸化爲妙用矣以妙用慧眼觀衆人禍福人我爭競殊不足怪也直心於今日人我場中若不能開心洞肺受野朽之教則汝墜墮但可流涕也思之又功名富貴根於身此身極壽長不過百年而百年中享富貴快樂又被愁多喜少占大半去了故百年中享富貴快樂亦不多時禍福人我之情便甘把本性昧却至人以本性觀是非榮辱不異太虛中微雲散聚耳奚暇介懷哉汝於今日多故之際野朽不惜口業種種開解直心情抱如於野朽口業中錯過這些慈悲熱腸則直心受苦時刼正方長在咄大丈夫情性關頭若認得真矛則今日與直心爭競害直心者皆我善知識也苟有此見何妨惡衣惡食了

我生死大事去豈弗樂乎汝名法復正爲今日耳

四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雖多終不能化凶爲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又曰自心之力可以顛倒天地設信此不過別尋外助斷無是處野朽凡遇禍害更無他術但直信自心之外安有禍害一涉禍害皆自心所造還須自心受毒此理甚平法復思之思之

五

別來甚久思念甚深不知近來一切境界或有意或無心種種交衝能以觀音大士大悲大智鑄逆順爲自受用三昧否此三昧初貴知得透次貴行得堅再次必期證而後已又再次證而能忘忘而用始全矣大丈夫何暇論儒論釋論老是皆古人已用過了不殊已陳芻狗耳豈有閑精神理會他雖然若自家本有無生之心倘未知得透則儒釋老白文要緊經書又不可不痛留神會之貧道每於好山水行坐時未始不觸勝思廣虛也又思初與南皋勺原寸虛聚首石頭光景邈不可得比趙乾所亦嘗披晤但渠氣勝於理則不免逆順境風搖蕩亦可憫然忠直不減古人也

六

持忠而遭黜命也惟知命故恬黜而無悶如黜而懷悶則向之所謂忠者果忠乎若人之不忠我必知之此智也非明也惟我之不忠於自心了了不昧此明也非智也今直心之忠與不忠惟天知之亦惟直心自知之耳且人將欲置直心於死地幸得爲白衣郎此莫大之福也又何悶之有大丈夫屢遭黜辱不必爲介願直心以大丈夫自任終必相見有期去年有書寄海若書中已言直心終必遭黜倘晤海若取書徵之由是而觀爲白衣郎不在今日也直心直心休再沉吟萬緣歇却樂最甚深以此送行大地黃金

七

自正月二十日得手書搖心頓歇未得手書前以傳溢紛然雖有定見亦不覺稍受搖眩此人情之常也但直心向後於筆札不必與人極力辯清濁是非辯則失其大大失則局量便小了且清濁是非自直心離長安後未嘗不漸皎然明白也比來亦有人爲直心扼腕者惟直心直置身心於無何有之鄉饑來喫飯困來眠便了倘豪逸習病發作一味看得自大了則我相不異乎無何有鄉矣且道這個時節豪逸習病置之何地幸無忽此此是奇男子家常茶飯外此別求皆即外道直心果能見此透徹觸境用得則向之與直心爲怨府者皆直心入道之資也何怨府之有哉湯若士近有音耗否渠比來亦有思之者老子曰寵辱若驚以老子之意觀寵辱驚則等也然此等字非隳體黜聰者斷未易知也直心如知之再出頭來於世出世法中方許橫衝竪撞做得去也西風正高空林落葉更深夜靜故人之思何如哉

莫憎人海風波惡心外何曾有浪頭豪習登

時消不去禪書飯飽細鑽求

八

大都人情時事於可意不可意之間必有業使之然業卽命也倘信情而不信命則感激百出矣故至人知人情時事變幻奪人之志所以必先於窮理理窮則見定見定則人情時事之變幻不能奪其志矣志既有定所謂生死榮辱交錯於前雖未能無心應之而持吾志順理制情力用不怯則情自消而理日開理日開性必徹徹盡也故曰窮理盡性此一路話頭向曾數提直心直心以爲別有口訣不傳將此澹話塞人全置之而弗究及觸不可意事卽不堪人作賤便欲拚命與人決個雌雄豈大君子之所爲哉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直心若不能諦信無我而靈之理力制有我而昧者則昧終不旦夫思之至此際野朽猶提此澹話恐澹中有不澹者存焉

與周金吾

居士三請謁矣可謂勤至然覩吾相不若得吾心且道如何是吾心馬嘶楊柳春風暖人對曇花慧月涼能薦此再晤不暮

寄繆仲淳

男子出世一番畢竟何事要緊卽拜讖一節若任情識支吾不拜既拜拚窮性命剋去之奚益昔有士人子死痛傷不止因自疑傷心剖膽哀號像前惡習偏處直下挽回既回痛妨道乃問妙喜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道乎妙喜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片刻不可間斷纔間斷卽如水銀詐死復活要在順逆火中橫煆監煆死到真處方可貧道今日之語吾語似近不情若窺究竟或有理焉惟門下體之北轉行止想自有定衡然貧道又有說焉官當司寇者握死生之柄能忍哀一行拚一條老性命救得幾人不當死者亦不可思議功德也且能治獄以情則神人悅服神人悅服則陰陽和順陰陽和順則年穀豐年穀豐則民樂生之心重民樂生之心重則刑教易施苟刑教可行則於治道有補大矣奚必濡滯哉某久託道中敢以此可說自在現成話或未到此當堅固想念不可少懈教法

答某司寇

辱手示知愛女新亡榮遷多擾適當炎暑情緒難堪雲外鄙人無能一代勞痛徒爲長歎而已雖然貧道又竊爲門下賀夫萬苦所集皆從愛生愛者既亡則苦本已拔且死者不愛生者而長逝矣而生者猶愛而哭之哭之能使其復生則宜哭哭之未必能復生者哭之奚益昔有士人子死痛傷不止因自疑傷心剖膽哀號像前惡習偏處直下挽回既回痛妨道乃問妙喜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道乎妙喜曰子死不痛豺狼也以妙喜言較貧道今日之語吾語似近不情若窺究竟或有理焉惟門下體之北轉行止想自有定衡然貧道又有說焉官當司寇者握死生之柄能忍哀一行拚一條老性命救得幾人不當死者亦不可思議功德也且能治獄以情則神人悅服神人悅服則陰陽和順陰陽和順則年穀豐年穀豐則民樂生之心重民樂生之心重則刑教易施苟刑教可行則於治道有補大矣奚必濡滯哉某久託道中敢以此奉勸或當與不當亦其曝背心也

答某居士

得手書讀之兩過而居士所疑所見無不了了所謂我若無心餘者俱了嘻此心豈易無

哉縱能當下卽無亦非此中正事又云了得煩惱卽菩提決乃疑此復爲居士生大恐怖昔法眼益公事長慶久甚次見地藏老深始徹頭耳長慶高弟昭公昉公皆不平法眼率衆徵之曰公燒誰家香益公曰地藏汝何辜負先師眼曰吾不會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句昭曰汝問我我爲汝決破眼問曰獨露身是揀萬象不揀萬象昉曰不揀益公申兩指曰兩個我問居士既是不揀恁麼却成兩個若曰生心於不揀上墮情了故成兩個如此見識要摸法眼鼻孔所謂冠章甫而化越矣安得恰好昉公不揀一塲懵懂則居士煩惱卽菩提與不揀便攘矣不知居士又作何出身之計跳過懵懂塲去若人果眞知生死極大此事必須了當且把尋常大家到得的解會一坐坐斷吞一個無味丸子不管味不味悟不悟日嚼不破加之月嚼月嚼不破加之年嚼年嚼不破便挼此生不了他生難道不破則此中可來入得保社若無個等志氣個等耐煩切不要提起雖然是裏既不能措脚亦當於精要內典中着精神搜索一上則解路自精粗浮習氣自然蕩也粗習既蕩則靈根藉般若津之澆漑自然茂秀始可於作家手裡討個實果子終須不難筆舌卒難盡意倘披晤有期重新拈起亦不爲纏擾蓋做了此等蟲豸我也須耐煩也若不耐煩不惟堂前草深一丈管取達觀窮性命了在汝等業鬼手中

與馮開之

云何忽生之前初無生佛寧有人我柰何忽生之後凡夫根識庸常纔染人天小樂便移多生本願本願旣移豈惟小樂難長享用只恐牛頭阿旁操籗湯爐炭之俱俟渠久矣夫本願者旣稱佛子苟不以開佛知見爲已任大願自斷善根榜樣先生不以金湯大法爲椎輪便是牛頭阿旁作戲具的樣子吾言不妄先生當痛念本願毋忽

二

前狀因文字冗鄙叙事揚塵不惟不能發先德之幽光反足掩亂本色如得其菩薩心者譬惹黃頭蠻子恣白眼也耶此言吾曹出處之分蓋如此若在家菩薩則不然有親則以親爲事有君則以君爲重倘其本願不忘卽假君親爲金湯嵩矢委曲多方護持眞乘置得失於情波之外化利害於願海之中心如虛空骨等金剛千磨萬折堅強不摧如是則增一倍護法之心消無量罪長無量福何以故本願不傾善根宴長故也故以六凡較之惡多善少於善少之世不幸不逢正像又值末法稍有靈根者徐而察之管取身毛皆豎在降是更有何言客歲初晤先生於吉祥再晤靜海別後道人抱病潯陽百餘日再閱歲之曹溪禮六祖復買舟東還忽勞盛事生義當北上爲白其寃上諸公書已乃復南返適又值先生至此似乎彼此本願因緣力故於無期會中宛如期會道人不以開佛知見爲家務便是忘本願自斷善根榜樣先生不以金湯大法爲椎輪便是牛頭阿旁作戲具的樣子吾言不妄先生當痛念本願毋忽

三昧於千古再覆廣長舌相於十虛則大明無乏高僧之談而覺苑有傳心燈之光矣貧道往復思惟雖能言者代不缺人至於剔冗化鄙善鼓天風海濤清洒朽骨全本色剖幽光非先生之筆將文則失實實則無文而理事軌逸矣惟先生念我戒壇佛祖慧命所係即爲我抖擻根塵堅智願力大舞筆頭三昧成就孚翁普現色身利單無方幸甚

與阮三城

老漢向來不解生病忽爾病生遇一切熱時若火輪洞刮寒時無異寒氷地獄寒熱交作時其苦復烈於單寒單熱時使老漢一片情識卒支持不下始返病不無端而生生必有自大都推病由業推業由心推心由不心者既推至於斯則能推之者觸不心而歌所寒寒熱熱者隨歌而歌惟初不寒熱者固自若也此等言句向不曾受病者漏之何異木札

與丁孚汝遠訊從實復此

與王宇泰

中甫人來得手書甚慰懸想但書中云參禪不易若只將心等悟縱任貪嗔廢漸修之功豈不兩成躭悞只得隨緣制伏蓋言前薦得而自損減然此亦必以證悟爲心柰功不勇屈我宗風是教將心等悟縱任習氣貪道最猛流至於此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可也使但與宇泰舉揚時未始有此不知宇泰何處得只隨緣制伏而絕無求悟之心則習氣終不可除而佛道終不可成矣何以故種麻端的此知見若眞心要出生死與人商量不得須要自家討個分曉貧道雖宗門種草若論見不生禾故取法乎上非其因故

答樂子晉

孚手書讀之何志大而憂深哉使吾神愴不已法道凋衰吾曹妄庸誠如所言顧惟魯鈍道不勝習才識亦復不甚遠濫混緇林無補其教人患不自知能自知則餘想自歇矣魯鈍雖不敏年來亦頗自知短有餘而長不足世好諛而我好直誰能容我人不容我而我不自知持方投圓寧不倒置哉且粗豪如舊憨放不移知我者以爲渠胷中無他不足較不知我者以爲狂傲無稽恨不即阽之死七力久心漸開通又謂之依通識解修悟者宿有聞熏曾少開解但未得實受用今生出頭爲快以故魯鈍只宜佯狂詐風不拘山林城市飽食橫眠苟延此生耳但有負高誼慚愧來或假修習忽然疑情頓斷受用現前證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剎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何如尊慈齒長而子晉爲客有年甘旨不能遂而相知中亦不能及時周旋多口抱餓於

故山之墟而一身羈紲數千里之外凡相知者豈有聞之而不急見之而不痛哉由是觀之則向所稱相知於子晉者果相知乎故曰相知不易易不相知耳雖然有深知子晉者而力又不給而力給者未必相知信乎子晉命之窮也密藏間於禪誦之隙爲老漢舉似之青山白雲亦爲之變色況有情者乎又子晉慨世法出世法交喪不堪憤欲剿染然剃染一事如見不徹持不固亦非易者痛思之孫武有言曰少算不如多算況無算乎想子晉言必不苟發預非多算安能便爾耶昔崔趙公問徑山欽禪師弟子出得家否欽正色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子初讀此以爲老欽恃高尚而忽榮名及親驗之乃知此老以真實心吐真實語果不我欺夫情根積固豈崑崙須彌之可並識浪奔騰豈滄海岷江之可齊將相雖非人傑不可爲然夾情做事而少有才識者人可爲之惟出家一路乘短生而欲拔長劫之情根倚蝗螂之臂而欲扈竭滄岷之水靜而思之始知可否矣

顧子晉直以我言爲贅疣大笑而割之我亦無憾清涼大雅非他名山可並倘能稍擺塵事一登何快如之且有法門一兩事急欲面商之潭柘機緣具堅默書中不備

與吳臨川始光居士

性宗不精則不免墮事障禍禍相宗不精則不免墮理障禍禍禪宗不了則不免墮葉公畫龍禍禍近世黑白並乏憂深慮遠之心所以性不性相不相禪不禪且性相禪三宗各有網宗如天台八教賢首五教皆毫不可紊者也豈禪宗獨無網宗乎禪宗若無網宗則功名尚如此況求出世法乎以此言之則見地不高明淨業亦未易修也思之又思之又淨業一切恒如此非無見耳

三

臨汝別來奄忽近歲舟中光景獨影昭然信乎一微包羣十世若必然者達與臨川未始睽違也雖然兩順一逆之關未能掉臂則性變爲情情復成性所以然之說斷不可不痛究之且黑白親近知識賴有此段瓜葛耳否

活者也

二

到家果能打屏人事專力淨業乃第一義第恐淨業理未徹必受多生染種現行困折行終難副言也大抵有志淨業切勿厭煩厭煩

則方外之賓絕物則高染物乃畢此亦自然之勢也

四

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音聞卽文字三昧也此三昧又名文字般若又名緣因佛性如(實四)刻藏之舉正所謂緣因佛性耳蓋衆生所習(三丟)無常以緣因衆生性熏之則衆生知見發現以緣因佛性熏之則佛知見發現能熏如風所熏如谷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

五

臨行匆遽中而事無不周用情可知此非夙植靈根兼有深心視名聞爲唾涕者不能也第勞累始光於小善細緣亦心所不忍耳意在小善不忽爲大於其細也法華云以衆生有種種欲佛以種種因緣譬喻利導之亦此意耳由是言之但患衆生無種種欲心如有欲心則氷外無水之義立矣此義一立又患氷少水不多也幸深思之近來黑白或有不知此義者善雖不擇動而行之乃人天果報(實四)及魔外因緣耳小乘則視衆善爲勞累棄之若火灰恐其燒手故也是以善無大小直以破愛憎之坑未易出離故有此喻也於此兩唯心觀之則德行未嘗不神矣果如此則勞者未能解脫則談玄說妙渴山謂之口解脫累亦何獨不神哉

別汪居士

林下野人受性猶介嗇於希世行止踈慵徒益英俊之笑談茂補聖流之玄化雖托於孤清之舘寧忘乎寂寞之濱暫謝白雲終慚丹嶂將回瓶錫敢報軒車乞惟遂其猿猱之情亮其犬馬之暗得還初地求祝遐齡

與婁生

別後寒暑屢遷去者不可追矣每一念此則(三六)然可死之心必因前塵而有既因前塵而有如能達塵無地則心不死未之有也又達塵無地者闕子有似達塵有眞達塵凡似達塵之知見謂之藥汞銀見火卽飛去矣曷能(三七)切舊染失其檮杌而本心自全精神不勝用終吾事汝自今去必要到眞達塵境界則功名性命當必克願汝痛無負達道人慇念

與馬君俔

夫雨有天雨人雨不禱而雨者天雨也禱而雨者人雨也此古人成訓而人之禱天在德

不在爵又非奇術可能也誠而已矣大藏之中有請雨經三帙乃大覺聖人慈悲真誠濟旱之良方也明公既以蒼生爲念誠發於中則精徹天地雨可必致然須擇請戒行高僧設壇淨地依科奉行請雨之法必得雨以爲期隆興寺僧能課頗亦真誠行著鄉黨當敦請主壇加以僧官能錫輔弼奔走建壇之後再得一禪僧夜夜放焰口斛食一筵亦得雨爲限良以亢旱所自必由乎所屈屈而不伸則抱鬱而怨生怨生則悖戾之氣作下有所感上必應之若不仰仗大覺慈光實力神呪并守土諸侯畢躬虔禱則屈不可伸怨不可解雨烏可得哉然有多種難卒備言即人情而推之可以意悉惟明公大虛已靈臺照野人之衷曲凡壇中一切費用資具項件但憑主壇者所須在處公所當供養大悲雲生如來聖位至於命各州縣禁屠又皆明公指揮之下也且禁屠大都有名無實童蒙孺子尚不可欺以不實況上天之高明哉此又當榜以哀慘告示徧曉州邑至檠至檠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九一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五九二頁下一〇行第一五字「方」，徑作「乃」。

一　五九四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既」，徑作「即」。

一　五九七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全」，徑作「公」。

一　六〇一頁下一行「氷稜」，徑作「氷崚」。

一　六〇二頁中卷末經名，徑無。

明　憨山德清閱

詩　五言古

宿洪福寺懷古

浮生若電露豈有山河壽磨笄高入雲還同
天地久其誰張麗筵夜半操銅斗逐鹿不畏
險攬金宰顧醜滹沱鎮長流覆宿千峰首骨
肉靡暇念侈心若淵藪霸功高幾許直道難
箝口野寺秋風清塔鈴解獅吼燈前聞草蟲
更復悲蒲柳

山居

鳥道曲復直迫遁通幽寂枯松學龍舞怪石
疑僧立香雲襯足柔清磬聲歷歷老衲笑相
迎有意非言說

宿可休堂

野人無心來寧復有心去來去總無心白雲
知所趣幽篁一徑通落葉四簷聚念此夜露
寒草蟲鳴不住

紺園即事　二首

無風水自定水定涵太虛四岸交清陰竹槐
何翳如游鱗戲樹杪天影看却倒去者亦幽
人有情難盡道夕陽澄紺園淺港動蘭棹
卜居在野曠寂無塵俗想疎鐘深夜聞六根
瀉清響晝讀天竺書幽窓思恍惚犬吠桃花
陰麥浪人來往最愛晚雨晴空林反照爽

芙蓉寺跨雲梁

白雲不知亟折竹爲輕帚幾度掃復合流泉
觸石吼望中峰巒奇欲往未敢走老衲駕津
梁去來恐怖否患媒以有身墮體無堅朽達
者既知此死生何好醜經殘磬亦歇豈更聞
鷄狗

龍潭靜室

睡起帶微昏拭眼出禪戶碧天紅日高雲山
光可睹倚闌聽流泉橋上孰爲伍岩側立奇
石向我石欲舞衲僧傍弗禁於石生忌妬汝
本無心物如何解玄路生公昔教汝吾今擬
椎破一憎一愛之且道誰福禍了此得佛心
未會大莽魯

舍下邳弔留侯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屠
圯橋翁翁怒竟弗納復進心如初苟非天地
量報韓計即疎佐漢功已成超然掉臂行青
山去不返爲答赤松盟月夜泊下邳忽聞流
水聲尚疑先生在感激無盡情

山居

潭柘溪山深那聞空谷音凍雲雷忽鳴日月
其誰心塔前解放光此照無古今老人不負
渠影響渠有餘渠能不負老在處皆迢如

白仁岩

誰云山路險我覺山路幽空林鳴落木斷壁
瀉寒流徑曲難可記雲閒時復留樓臺斜礙
石松栢老成虬拭蘚讀殘碣遠公豈凡儔五
篇悟今古六事羞王侯危峯代主人玉雪泛
磁甌蓮漏滴弗涸棋枰局未收悲歌曳杖去
日暮不勝秋

夜坐上方山即事　三

頭戴古人笠夜禪松露泣怡然醉還曠想是
多生習雲鎖虺隤門人來撥雲入瑤梯知幾
層攀援鐵繩急舉眸見樓臺重疊峰巒岈磬
韻瀉空翠清泉道者汲水窮路亦盡相見惟

合十茶罷揮麈尾雄談匪暇給中岩月未沈
謝法且長揖貪睡但畏曉那復顧衣濕

潭柘山一音堂寄懷靜光滑居士

世路多崎嶇悠悠寄巖谷去來惟白雲天地
亦茆屋渴有泉可飲慰饑松克祿明月上東
峯貝葉聊披讀會旨忽喪我虛心而寔腹愛
生死媒進忘所能豈獨辟若古寶鏡無塵光
自復松邊坐良久介爾一成六天水本不遠
亦寧非五竺行蹤顧難留薦茗誰擊筑邂逅
雖可期江山阻人日搓搓莫盡思卷來托茲
幅

晨起蕭岡納涼

煩暑不可滌扶笻傍溪光偶然值幽陰輕風
發林芳新荷浮湛露閒雲停蕭岡遠山既以
淨遠水亦以長眠鷗驚復定吾與我亦忘寂
寂花暫落浪浪溜鳴廊雖有合塵心其如法
中王爲問西來意倒影泛虛堂

日暮歸自龍潭

利名非烟霞牽人不辭遠泉石非美酒醉我
不知返狂笑出重幽殘陽没松坂

長松館夜坐

禪庭就跏趺草徑遠塵寰有時鳥相語無人
來叩關江聲雜松響飯訖聽潺湲習漸將洗
靈臺似近閒許詢解設難支遁答非慳莫問
城樓月濤陽照碧灣

山居即懷 賞五

峰泉本嚴好何必修飾之疏食飲水外白雲
可悅怡放言慙末德危行竊與期麋鹿散還
聚詩書忘復思相知嫌地遠誰共嚼紫芝

仲夏攜覺生受食芙蓉山中

閒將飯袋子共爾納涼此雲鶴棲高松池魚
玩清水有心豈得妙無念墮寂止前識古不
貴朴哉智之始歸鴉點暮烟杖屨懷故里

覺生訝講絳二韻險絶難賡和予應聲
賦此 一首

明珠藏老蚌蕩漾吳門港一旦誰剖之圓光
照佛項談經不須舌直示但用棒高枕臥頹
巖松濤代晝講
松窓匪貴絳常以雲爲巷雨歇千山寒流泉
隨勢降林鴉噪夕陽碧漢浮彩虹村落牛羊
歸晚鐘何處撞人生特寄耳埋骨無賢蕙

題骨香庵隆公靜室畫梅

萬木凍欲死枯槎銜春色禪房午夜寒明月
挂枝側彷彿暗香浮鼻根不可識支郎定初
回瘦影橫癯肋此意向誰言氷魂自相得鹽
梅非所望投老終佛國

悼無相容公

是身如卯井聊以命爲綆有誰省輸他達道人
條見形即知影去來有異同諠寂靡炎冷刀
斗聲弗停沙門觀力猛未死恣昏動含識豈
超頴遠公之清塵師殁孰爲整

悼如超

往曾見吾影寔未得吾心見影雖植因得心
道可尋死生非細事神寂昏不侵苟非得道
骨安能無浮沈難消是五障易失惟一音新
塚遍芳草松風多悲吟誰有堅固經鳴此無
生琴

哭素菴師

棲霞久岑寂泉石漸光霽願力洒心血禪宮

始壯麗青山色不老碧水流無滯舌相與德
容見聞安可契師來春着物師去猿亦涕愧
我徒識師弗堪支傾替東南法梁折苦海浩
難濟小子瞻白雲幾回淚沾毳

長松館西風吟

朝來坐庭除木葉墮不歇未是西風高千林
如脫髮林林成比丘遠近坐几几無口舌豈
勞妙音從手發門人聚白雲聽法誰敢忽以
眼爲耳根聲塵迥超越長松强出頭夜靜挂
明月萬籟寂不喧月明滿禪窟閒中度朝暮
所見何賞罰

燕山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寺

青山不易老白日何其短葉落黃金臺誰人
行急緩四泉清且深五乳秋雲滿取汲豈有
心爲霖濟枯旱苟非善用之雖正亦復反鉢
樹既成抱帝座香未散椎輪久失主賞罰貴
明斷祖令試全提波旬應左袒焦螟泊火聚
燕雀秋鵲卵直下不生心聖凡俱納款

芭蕉菴偶成

誰謂城市諠我居若空谷晨昏雞犬聲誤聽
作岩瀑庭際羅雲石微風撼疎竹故人家務
忙誰共法海沐

石門寺

我愛石門寺臨川清曠處業當水月深道益
魚龍助帆影亂幽窓櫓聲搖靜慮南山及峨
嵋併換終不與

讀法華經

一室住峰深樵夫猶莫尋日永閒不徹獨轉
蓮花經自誦還自聽問渠誰賞音反復細推
究本來非二心如何根塵識三者各有因使
我疑難解取決白雲岑白雲亦弗答隨時變
慈光

風塵通觀

風塵齊水月染淨但唯心試看匣中鏡澹然
坐來軟有茗向誰啜有心向誰展青春感逝
光靜深一朝縣高臺萬像等照臨好醜纖不
眛未嘗煩沈吟予心得如此寧畏風塵侵

葉杖

椰栗何所生托根峨嵋石偶然棄此山尊者
何得失且以四塵觀推之本無質寧惟此杖
哉萬物同一職

選道人偶飯茲細雨濕蒼蘚理棹向何處北
園少鷄犬

過石鐘寺

長江水不淺湖口山不深雲石多奇巧疑生
丹青心予偕二三子取次望春林何異畫圖
上歡笑發空音假山與真山象始可相尋

過匡廬棲賢橋

我昔遊峨嵋峨嵋青雲間巴江瀉天上千里
一日還今來匡廬陽峰巒潛復翔玉淵溢必
泛三峽何鏗鏘行倦坐橋側鳴珮聲琅琅聞
遺心獨清觀音舌相長幾人度流水即影見
慈光

風塵通觀

風塵齊水月染淨但唯心試看匣中鏡澹然
光靜深一朝縣高臺萬像等照臨好醜纖不
眛未嘗煩沈吟予心得如此寧畏風塵侵

葉杖

椰栗何所生托根峨嵋石偶然棄此山尊者
何得失且以四塵觀推之本無質寧惟此杖
哉萬物同一職

贈馬子善

堤上垂垂柳堤下青青草等閒清遊時文章皆極妙不假彫琢工天然而自巧借問此何來胸中無煩惱

贈明月寺皎如 賞五

古寺負靈岩湖山最深處微塵固難近心遠本非預流水解清談白雲好來去經殘坐松下調息澄俗慮明月懸高天空床任箕踞莫憎青白眼身世等飛絮

山中即事

粥殘無所事策杖尋幽去岩下聽流水冷然爲誰語天寒茗弗熱霧重晝匪曙此本龍蛇鄉廓然忘怖慮談笑殊未休日暮難久據月上還再來何必生猶豫

過天寧寺 有序

余讀唐李長者決疑論是知無爲而成者天也應物而不亂者寧也故古人有以攖寧自號者亦此早春攜二三法侶謁李長者於方山既而還清涼以濾沱冰將泮徘徊未渡少憩天寧遠公禪房賦此

年華不可留齒髮豈堪倚既少終必老逝波力難止無生則無死有末必窮始屼柳夢欲醒桃花尚含恥同誰遊寶地歡茗談莊子一嘯出門去千峰興方起

方山金剛泉 賞五

丈夫患軟暖任事不耐長一歇金剛泉形骸頓堅強視生與死等視苦爲樂場此觀久成熟身心俱清涼

送得心開士遊五臺

牢山去五臺相近亦相遠近則在刹那遠則雁涯岸生心禮文殊何啻太虛電轉眼光已沈掌紋不可見秋高風色寒落葉情無限望望孤雲逢令人增眷戀讀經曾敷蓮陸地清馨遍今昔倪仰中千里寧隔線大士笑相迎茗貯玻璃碗鼻風生浪華香光搓臺殿無錯箭鋒機掉頭空絕嘯

月下讀書

天高秋露寒玄侶皆寢歇油濁燈頗昏讀書借明月得朋古始初會理心自愜釋卷夜已深清光滿岩穴

過龍門靜室

羊腸路高低深林秘禪宮既到坐門次重叠皆雲峰剡木三百尺閣石架虛空寒泉委曲瀉點滴落厨中昨見僧頭上水聲來匆匆相看拍手笑王維難形容惟有無心者會旨超塵封

春日登清涼

昨來進幽谷草木時雨足欣欣向人笑紅黃間紫綠揮戈日難返流泉去甚速正思東家卯川上嗟不復

蚤春謁李長者著論處

高人李長者風致久欽尚問法蒲衣子從茲乃西往青山不改色白足遞酬唱人代付流水雲巖獻奇狀芙蓉繞禪室貝葉生佛想春雪被四野玄津滌五障華嚴佛始談大論誠快暢恨我生何晚不遑奉巾杖猶欣侍尊者龍象共趨蹈夜寒山路幽再宿解悽愴

尚朴崖

子非太古人君是太古石今昔甚懸遠一朝此相識因悲世道衰尚友千古客奈有峨嵋

遊匪遑久侍側雲邊言別離杯茗瀉憀惻敢
企明月心常相照行識

飲鳳林寺有感

昔人依寒巖虎豹常爲伍片心委寂寥頹然
混沌父古木不知春鳥不驚樵斧一旦陽光
回白雲化丹圃我老欲投杖已生峨嵋羽

食萊

臭嫌萊味淡淡中趣甚長長者可以久久則
耐歲霜人謂梁肉美我愛萊根香東坡曾有
言大丈夫須嘗淡泊滋高明奢侈泪心光節
儉可成家費則近淫荒聽我冷吾言天下亦
可康

山堂夜坐

空堂澄佛火寒月照僧笠俯仰天地間氷壺
喻不及微雲淡欲斷野鳥雪枝集迴嶺互明
滅流泉凍弗泣相將坐達旦行者頻乞入所
樂既難齊滄浪豈牛習

秋夜宿積善庵洪上人禪房　號大宗

微雲散空碧片月當天縞獨聽草蛩鳴遺塵
契深奧緣粗而得精精化合常道目擊猶千
峰語言豈可到虛窓涼初高擁毳坐來好黃
葉飄秋風夜中誰復掃

潭柘一音堂即事

三界如旅泊比丘寧敢着去來類孤雲足跡
難可摸樹下只一宿遲回恐生縛雕梁與畫
栱眷顧詎非錯末世風俗澆鬚毛徒剃削酣
然醉大欲男女飲食樂雖復着袈裟諸方亦
行腳研窮本色事癡默執熱惱自消因名之曰歡喜泉復見一泉淙
淙然瀉諸龍吻若枯禪大龍神遊覺海慧
濤洶湧之中而不撓乎澄潔之性有即動
而靜彷彿乎禪定之象名之曰禪悅泉後
庶無負名二泉之心乎

歡喜泉

千峰有流水一見何皎皎歡喜油然生相將
山月曉掬之開妙觸直下無不了夜靜鐘磬
歇清音瀉叢篠更聞洗鉢殘惹得游鱗遶

禪悅泉

商者見利喜農人得雨悅空山萬籟寂老衲
默無說所樂雖不同適懷寧優劣寒颸吹微
雲凡聖情波徹

過某公禪房

鑿破千尺氷雲邊結方丈漁樵絕往來天地
同俯仰不見喧笑聲但聞流水響山深遊子
稀夜靜明月上把袂論素心忘機冥大象爲
烹虎卯茗已接鶴膝杖何處動疎鐘此時誰
撫掌人生若漚泡莫使煩惱長高豎精進幢

共超無明網

寶珠泉 有序

嘉靖間有禪者不知何許人雲行鳥飛足跡滿天下而愛杭之徑山山有凌霄峰高出羣嶽石少土多可以樹藝然以乏水棲者不能久此禪祖於龍神一旦泉湧成搠更三日泓然厭沃龍象矣萬曆壬辰仲春自杭來五臺言其始末如此遂賦之

寒流迸絶頂清冷遠泥淳午夜微雲空氷輪印滄洞誰披破衲頭分王注爐鴨熾炭三沸初浪花明珠並試傾磁甌中一啜禪夢醒

芙蓉寺

千峰有流水碧沼有明月承坐香雲柔此心何所闕美人秋思深肯向岩隈歇麋鹿去復返孤鴻天際没滿城夜露寒燈火照佛國鏡裡浮幢新山河壯禪窟

重過樓煩寺

至人將欲誕寶地湧靈脉飲者無賢愚俱然消諸厄一朝産金芝佛日生大夕千古鳴法雷舌根等堅石樓煩師之里爾我悲陳迹廬嶽秋風高東林正蕭索聰明泉未枯勝井塵土積搔首共躊躇哀鴻催白髮敢承聖者光分酸照蠻貊況復中華生自來霑法澤慚余道力衰匪及爲輝赫

玄岡山店別寧武諸法侶

偶然飯山店法侶勤正念反視身與心豈殊速閃電百年喻朝露日出花即斂寵辱鏡上塵本光謾相染秋風催馬蹄去去情無厭

過清涼義塚園示某禪人

艷姬遊花林過者誰不讚白骨亂荒草見之誰不嘆從來百年中好醜隨時判嘆者未死時容儀何粲粲讚者埋黃土白骨同一貫佛說女三昧即身成境觀比丘住尸林攝念厭分段如觀一枝花洞悉春無畔

過華嚴巷

流水青山曲誅茅拭心鏡法界雖四重了之凡可聖風高鐵磬寒月上松窓淨莫謂故紙厚鑽研力須勁一塵忽剖破大藏頓究竟且說春光深杏花正當令浮生能幾何誰悟身爲病

驅旱魃 有序

子道興善寺覩麥苗枯槁知魃鬼爲祟遂賦詩驅之期兩足爲驗

苗麥仰甘泉赤子饑念乳我自清涼來久離熱惱伍行中覩枯槁魃鬼握炭斧喜旱暢淫習羣生失所父民以食爲天麥枯將誰怙聖哉大悲覺雲澍滋朽腐遐邇聞雷音妖嫚墜幽苦

偶成

長年只蕭洒靡事可牽掛山河喻蒼狗生死齊野馬曹劉無幾豪榮枯轉頭罷輪與世外人金剛虛空畫

五言律

開化寺有感

建勝自隋唐燈傳不計霜幢高文字古碑臥鮮苔蒼雨過金容泣花開鐵釜香登臨曾感慨槐冷鎖斜陽

散髮受食芙蓉山中

散髮長林下清歌傍碧渠水流天影在風靜竹聲虛路出雲松杪心遊象帝初上方誰送

供香飯及池魚
客多勝閣
寡欲地終偏忘機趣自玄帆檣爭碧浪日月
走青天耳寄江聲外心遊象帝先人間通衢
路登眺石門邊

日暮二首
風落春時葉增生雨後苔門前雙樹老竹外
片帆開高塔嘶沈日抵林隱鏡臺遙看情不
盡宿鳥促歸來
日莫泊灘頭隣船燈火浮地高疑傍斗天暗
自停舟春煖衣初減江清興更投殊方皆逆
旅鄉語信蘇州
雪中有懷
寂寞空山裡連陰雨雪重鶴愁巢樹折猿慮
洞門封草木應難辨山川彷彿同誰能明此
意夕霽上方鐘
潭柘元日聽泉
一年今日始寒谷煖初生松下浮天色雲邊
領磬聲翻然辭絕壑此去向滄溟吾道秋風
冷波光浴日明
山居
住在萬峰深遊人何處尋斷崖能障路流水
自成吟白髮生空想青山冷世心那知城市
裡正晝攫黃金
過報恩寺
一棹到禪居溪山春兩初宿雲橫古砌遺像
臥荒墟斷碣迷唐額空梁得宋書同游皆法
侶誰可振門閭
明月池
老衲閒消遣雲邊斫此泉淺深不可測今古
但澄然照影渠看我涵虛地壓天夜寒羣籟
寂明月幾虧圓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偎家所住處長日少人踪水月四時有雲山
幾萬重黃猴偷紫芋白鶴立青松夜靜成孤
坐燈前孰所從
遊張公洞有序
暮春與二三子遊張公洞王女潭舟中披
閱支公小品序倦而舒目忽見舟前碧翠
浮空波光映几時高論者清難雲搆虛懷
者瓶瀉而酬次復舍舟策杖尋蹊徑而入
既至蒼松夾道修篁點黛怪石亂出清泉
滴響仙源幽勝應接不暇時有小作雜記
其事雖無鷄園鹿苑法咏之倡和亦一時
之良遇也
微波搔樹影颯好片帆輕望裏千峰秀行邊
一水清高言消永日搜閟托幽情相去桃源
近時因法伴登
北園雜咏
閒來無所事觀化適幽情鳥路生明月魚程
混太清蒼山常問寺濁世不留名雲外存知
已前峰鐘磬聲
泊湘中
日暮停舟處蒼茫古渡西雲霾江上月雨濕
客中衣行侶鄉音異隣船燈火微故山千里
隔迢遞不勝悲
巖居即事
潛壑堆雲處寒泉不斷流千峰長鎖翠六月
只如秋蟻鬬驚天地人空恣馬牛山林與城
市心歇便相投

留別慈公

大道久荒涼離歌東海旁行踪將萬里津渡
正微茫白日肝腸苦青山骨肉香相逢即相
別揮淚欲沾裳

示于潤父

寂寞英雄地浮華計不深好花開萬品古木
獨千尋路盡生奇智言窮得自心封侯西海
上白骨博黃金

過邢匡石居士

朝來居士家一路踏烟霞會理花非待開池
水有涯石橋當戶險山郭帶江斜飯罷無餘
事空窓轉法華

同開侍者繆仲淳宿洪福寺 有序

昔思大禪師登南嶽恍若舊遊因掘地得
髑髏及瓦鉢道具遂創招提以三生名之 十八
貧衲與二三子過洪福寺四顧躊躇亦若
舊遊第不知前生髑髏何在雖然即非髑
髏瓦鉢思大前身爲南嶽風月主人猶信
也洪福由唐迄我明廢興不知凡幾其寺
僧慈峰朝公今復力舉廢墜而貧衲與二
三子阻雨得假信宿朝公索詩題石遂賦
此以結三生之緣時萬曆丙戌夏六月十
有一日也

信宿中流寺行藏支許從禪居開水月佛火
照魚龍石吊英雄跡雲埋今古踪廢興無限
意問取舊栽松

牢山海印寺

珠林完舊物天子錫靈文鳥道懸丹嶂僧堂
讓人忙飯飽松花粉烟浮栢子香流芳如可
待公道屬侯王

我自別人間空山擬投老松風六月涼潭月
千古皎黃獨兩後肥白雲不煩掃來時路正
忘欲出問誰好

少林晤高竹川襄陽復晤却贈

一別幾經霜相逢鬢共蒼行蹤雲聚散此道
路低昂多病知禪觀無才損世忙少林今夜
月應復照東廊

秋日與黑白諸法侶遊衍恩寺

石門前代寺澤國隔塵氛四面皆流水孤峰
獨出雲寂音陳世界長者列經文舟到黃昏
裡鐘聲皷後聞

偶成 四首

折葦來初地漁人枕浪眠塔鈴閒自語僧蒭
醒忘緣井竈魚龍窟風塵水月天雖非親眼
見澄照尚依然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
剪舊煤照心翻貝葉襯足護蒼苔久斷風塵
路何人問大梅

草坐白雲寺閒中自較量利名非我事歲月
讓人忙飯飽松花粉烟浮栢子香流芳如可
待公道屬侯王

我自別人間空山擬投老松風六月涼潭月
千古皎黃獨兩後肥白雲不煩掃來時路正
忘欲出問誰好

少林晤高竹川襄陽復晤却贈

一別幾經霜相逢鬢共蒼行蹤雲聚散此道
路低昂多病知禪觀無才損世忙少林今夜
月應復照東廊

秋日與黑白諸法侶遊衍恩寺

石門前代寺澤國隔塵氛四面皆流水孤峰
獨出雲寂音陳世界長者列經文舟到黃昏
裡鐘聲皷後聞

偶成 四首

折葦來初地漁人枕浪眠塔鈴閒自語僧蒭
侶誰解說無生

咏風

乾坤全賴爾萬物恣翻騰撼樹惟聞響排雲
不見形吐吞真有力來去本無情一種呈奇
處空山送磬聲

臥龍菴

寺藏青樹密路轉白雲深山帶前朝色人多
上古心浮塵不可見流水自知音滿目東西
意題詩期再尋

秋夜宿水月庵

黃昏泊釣臺坐聽草蟲哀水濶天無辨堂成
月自來已醒蕉鹿夢肯使海鷗猜對岸人如
粟登臨念自灰

登那羅延窟

菩薩僧常住皈依上翠微山高疑日近海濶
覺天低島嶼屏中國波濤限外夷重來防失
路拂石一留題

金輪靜室即事

縛屋依金刹時聞鐘磬聲種苗非博飯鋤草
代經行春水涵天碧雲山當戶青斬蛇誰取
性拭眼證無生

新秋念開郎

客裡逢秋早林間宿雨涼小鮮猶聚樂侍者
却甘忘莫謂千山隔須知一脉長狂心終自
歇含淚禮香床

題張公洞

清曉探靈蹟行歌入翠微山光開眼界泉響
淡塵機去路非難進浮生不可期洞門雲不
鎖出處未成迷

題玉女潭

長松夾道陰幽勝許吾尋樹老寧知歲潭清
喻此心同遊俱法侶消歇聽鳴禽杳藹天將
酉時聞簫管聲

漯陽莊結夏念開侍者

閒中無箇事鐵鉢貯清泉鏡面浮天色禪心
空世緣人生既不久幻影豈常堅相見難相
悉開郎尚未旋

過多寶寺弔玄庵穆居士

塵中開覺路訪勝夜登臨貝葉依然在蓮花
誰復尋行踪寄軒冕名姓落珠林一片青天
月先生萬古心

出佛兒門別潭柘山嘉福住持佐公兼

諸法侶

靈脉來何遠溪深知幾回雲山常忽斷天日
頻重開道大終難隱名高不可埋行當尊貴
下空翠湧樓臺

贈王太古

旅底逢王子風標迥不羣身家流水葉心事
遠山雲任俠猶存劍陶情但屬文何如俱屏
却世外一期君

慰徐覺非

暫息還鄉思同來聚雪岑雲山常在目妻子
不牽心月下搜禪觀閒中學梵音更憐豪縱
習鑄作大悲針

國山寺訪了虛不遇

迢遞來烟寺松門夾道生青山太古色流水
自然聲石上癡龍跡林間怖鴿鳴西江相去
遠誰慰客中情

登天目山頂

歷盡巉巖路中峰地忽平捫蘿重陟險坐石
看雲生有欲人方忌無心道自成相將登絕
頂更覺此身輕

馮元甫書室

逃塵寧是隱養素在蒼生湖水硯池碧秋山
筆架青烟雲通藻思風浪雜書聲永日人稀
到惟聞幽鳥鳴

舟次石門吊古

筠溪任黑風折葦石門通一水中浮玉孤林
兩抱峰津梁勞佛臂舟楫濟禪宮歲莫探陳
蹟悲歌寒霧濃

梵川穀居 二首

水國厯禪庭微舟不可輕波光搖閣影松吹
學潮聲魚小知常恐龍癡睡未醒莫言城市
近隔岸遠山青

閒來坐池館乘月弄潺湲驚嶺浮天上漁舟
放樹間鳥喧因論法龍出未歸灣已少尋幽
者柴荊不用關

螺髻山送傳廣居

窈窕不知深誰同此一尋聽雲天地耳抱寂
聖賢心漢室青山在韓祠白日陰那堪離別
泪春洒海螺岑

偕諸居士登墨光亭

地僻無隣並同來日已暝穿雲驚宿鳥帶月
到幽亭近水堪資觀虛窓可寫經漁舟催早
渡風冷夜波腥

喜于中甫再入潭柘

喜爾到山中雲門一破封聽泉身世盡坐石
坐難聽是秋風

示吳虞

此生卽曉夢寵辱兩俱非三棹何時息千峰
早晚離乾坤鏡裡象身世鼻端泥去去春程
遠烟花示密機

圓常寺次松窓宗室韻

欲濟況無舟名林亦可留樓臺片雨歇河漢
淡雲浮水靜月方定心空境自幽慧燈明徹
夜日暮不須愁

夜讀楞嚴有感

軒冕增人相松泉冷世情微官五嶽重大道
一毛輕石淨雲生倦窓空月愈明殘經翻未
了何處曉鍾聲

訪鹿野坪徹空禪師

林叟持高節幽居淡世情閒朝觀鶴色靜夜
聽泉聲行道一身健翻經兩眼明自慚投社
入寺烟霞古金繩鎖梵宮譯經人不見呪水
鉢成空漂母河邊草韓侯墓上松夜深誰共
坐難聽是秋風

示吳康虞

此生卽曉夢寵辱兩俱非三棹何時息千峰
早晚離乾坤鏡裡象身世鼻端泥去去春程
遠烟花示密機

圓常寺次松窓宗室韻

欲濟況無舟名林亦可留樓臺片雨歇河漢
淡雲浮水靜月方定心空境自幽慧燈明徹
夜日暮不須愁

夜讀楞嚴有感

軒冕增人相松泉冷世情微官五嶽重大道
一毛輕石淨雲生倦窓空月愈明殘經翻未
了何處曉鍾聲

訪鹿野坪徹空禪師

林叟持高節幽居淡世情閒朝觀鶴色靜夜
聽泉聲行道一身健翻經兩眼明自慚投社

幽谷深雲裡樓臺知幾重茜裙歌夜月緇衲
醉秋風鷄犬聲將遍猿猱跡豈同因思張相
國一怒淨龍宮

燈下懷憨山

支郎昔住此水雪記流年已就屠龍技猶卷
二十五
伏虎禪法雷鳴十地花雨散諸天信宿空心
累焦桐擬徹絃

山居喜雪霽

一室萬山中何人問遠公雪迷樵子路凍合
蟻王宮照性知非染無思始契同朝來饘粥
罷海日上東峯

一微泉懷法侶游上方喜雨二首

路斷千峰隂雲門忽破封好山知幾疊幽草
自成叢石徑通林杪寒泉出壁中下方諸法
侶誰得此相從

仲夏偕諸法侶游上方喜雨二首

路向平田始蒼崖似削成有天當絶頂無地
可兼程避世雲非淡忘機水自清同來逢好
雨鐘磬報新晴

結屋近青天居高地自偏鳥鳴階下樹龍出
洞中泉山月通宵白松風拂暑炎遥知城市
裡枕簟不成眠

五言排律

過知郎澹然齋

地僻資心靜池空悟世忙廻觀兩未有強謂
是常光樓閣窓中影松泉鏡裏香雲山終不
老水月爲誰涼天破魚吹浪書抛客臥床去
來情不染喧寂路俱忘莫厭茆齋小風塵別
道場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〇三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三」。

一　六一二頁中一七行第一五字「洞」，徑作「潤」。

一　六一三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二十六　　賞六

明　憨　山　德　清　閱

七言古

釣竿峰

漢家失鹿爭相逐江上一絲山水足夢裡龍蛇戰正酣羊裘之外何所欲釣竿偶擲化危峰掛月撐雲曾不曲君不見渭水垂綸一釣間享年八百資亭毒先生一釣成何事萬古令人仰高躅

夜宿肝江太平橋南

昨夜太平橋北宿今宵太平橋南眠橋南橋北只一水一水何曾有兩船若得詰朝天氣好從姑山上訪神仙初亦是凡女欲海情枯斷愛纏一斷愛纏蛇爲龍飛行自在獨超然

野鶴

千峰道人天邊鶴三年狀頭籠中雀天邊野鶴自在飛籠中飽雀甘束約松雲軒冕病不同幾人知病能服藥自笑少學屠龍術伎成無用渾棄却瓶錫裝裘到處遊楊枝漱口朝自嚼苦中有味頗清涼龍肝鳳肺輸寂寞

梵川問月携麟郎即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月圓缺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顯肯爲迷雲汨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八高人聚風月無邊鳴咽聲噫噫名藍未復心豈忘心不忘兮道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擲滿地珍珠在場最憐秋風苦雨歇汝師來徃山之岡

靈峰觀泉

山水無心衒靈奇遊人分別生幽思幽思之處有心不是無心時我遊靈峰峰不語淵默雷聲耳欲遺驚頭戴我欲飛去拄杖挑雲何所之

七言律

山居

莫謂雲林是化城相逢幾箇世緣輕青山不解隨人老白髮偏知逐歲生萬境本空心作障一眞無待道方成長安若問開先勝飯罷閒聽瀑布聲

仲夏同諸法侶禮多寶寺五百羅漢適有情

送鶴林寺海祥禪人還南

千年常住一朝僧汝師獨爲常住死蚊蠓雖微尚貪生人而安能不愛此吾悲死者賦此詩莫言朽骨無所知幾回竹院月明夜幽魂鳴咽聲噫噫名藍未復心豈忘心不忘兮道在場最憐秋風苦雨歇汝師來徃山之岡

有禪人跪讀法華經於像前靜而聽之
若流泉寒瀉聲聲入耳靈臺澄徹樂而
賦此

白日來叅伏虎禪衲衣誰共染香烟風塵有
路通心地水月無人問性天空想玄庵翻貝
葉遙知雷雨護金田冷冷松下聽寒泯萬刼
情根一洒然

咏懷

少小狂歌混狗屠翻然一旦醉醍醐胸中日
月光無盡身外風塵患已祛虎豹由來山寺
犬王侯誰悟利名奴閒朝何事堪消遣飯罷
看雲獨倚梧

天啟禪房

石磴盤迴不記重亂峰深處隱禪宮泉從劑
木雲間落僧住高岩眼界空欲了殘經還待
月偶成半偈暫吟風歸來不覺烟霞晚谷口
初聞定夜鐘

感懷二首

山重重兮水重重迷悟須知路不同寞寂場
中幾以虎長安道上馬如龍白雲自解歸青
嶂明月誰將掛碧空若使貴人能不死從教
桃李笑春風

風塵那得此中幽萬壑千岩鎖一邱白髮不
栽偏易長紅顏欲駐却難留飛禽有跡空中
覓老衲無心物外遊試問故人槐國夢五更
霜冷解惺不

瑠璃燈

誰把氷輪擲下方老禪拈取掛虛堂升沈雖
復憑他力內外從來本自光未點金容猶冷
淡纔燃寶座愈輝煌莫將龍燭堪相比不照
人王照法王

過楞伽州遺麟郎

孤巖面面生雲烟無限魚龍鬧水天欲遣百
非煩問答那消一句蕩中邊不須設險人難
到但若無求地自偏大慧日長何所事經殘
月偶成半偈暫吟風歸來不覺烟霞晚谷口
初聞定夜鐘

感懷二首

山重重兮水重重迷悟須知路不同寞寂場
中幾以虎長安道上馬如龍白雲自解歸青
嶂明月誰將掛碧空若使貴人能不死從教
桃李笑春風

風塵那得此中幽萬壑千岩鎖一邱白髮不
栽偏易長紅顏欲駐却難留飛禽有跡空中
覓老衲無心物外遊試問故人槐國夢五更
霜冷解惺不

瑠璃燈

誰把氷輪擲下方老禪拈取掛虛堂升沈雖
復憑他力內外從來本自光未點金容猶冷
淡纔燃寶座愈輝煌莫將龍燭堪相比不照
人王照法王

過楞伽州遺麟郎

孤巖面面生雲烟無限魚龍鬧水天欲遣百
非煩問答那消一句蕩中邊不須設險人難
到但若無求地自偏大慧日長何所事經殘
月出山豈肯染塵埃杖頭挑向諸方去席卷
魚龍擔取回

聽松

水光山色世情空偶聽松風更不同無夢却
遊天地外有身豈落死生中名高自古生心
累道在何妨徹骨窮謖上棄飄嫌聒耳寧知
聲是大悲翁

舟次石門東岸訪寂音靈蹟兼懷廬山
歸宗常禪師

行盡溪山興未窮扁舟聊繫石門東金輪雨
露承千古玉曆春風自九重髮髮不愁連夜
白身心已悟本來空何妨城市山林處瓶錫
飄飄訪臥龍

山水榮廻妙莫窮烟濤空翠着禪宮石門有
路憑舟楫金地無人候飯鐘雨助溪聲吞寂
寞雲拖海色淬虛空重來一上楞伽閣徙倚
抱膝看鷗眠

詠開先寺瀑布遺仲堅行脚作探竿影

草

隱隱隆隆天上來白雲重疊不能霾剪裁無
地容刀尺慣便乘風作雨雷到海終須涵日
閱世歸來隱半峰茅茨小結虎溪東了知我
相無安處直得緣心當下空花落花開成敗
月出山豈肯染塵埃杖頭挑向諸方去席卷
魚龍擔取回

聽松

水光山色世情空偶聽松風更不同無夢却
遊天地外有身豈落死生中名高自古生心
累道在何妨徹骨窮謖上棄飄嫌聒耳寧知
聲是大悲翁

舟次石門東岸訪寂音靈蹟兼懷廬山
歸宗常禪師

行盡溪山興未窮扁舟聊繫石門東金輪雨
露承千古玉曆春風自九重髮髮不愁連夜
白身心已悟本來空何妨城市山林處瓶錫
飄飄訪臥龍

山水榮廻妙莫窮烟濤空翠着禪宮石門有
路憑舟楫金地無人候飯鐘雨助溪聲吞寂
寞雲拖海色淬虛空重來一上楞伽閣徙倚
抱膝看鷗眠

詠開先寺瀑布遺仲堅行脚作探竿影

草

隱隱隆隆天上來白雲重疊不能霾剪裁無
地容刀尺慣便乘風作雨雷到海終須涵日
閱世歸來隱半峰茅茨小結虎溪東了知我
相無安處直得緣心當下空花落花開成敗

夢滙生滙滅是非蹤相逢若問平生事坦腹
高歌大塊中

墨光亭

選得幽居傍領龍竹牀苔徑少人蹤閒朝有
鶴松梢立靜夜無雲月正中夢裡山河乘想
起眼前榮辱即緣空名香自燕書經罷猶見
陶泓墨氣濃

遺聞堂夜坐

來往風塵老客顏揭來高臥萬峰間從教世
路千重樂那得禪心一片閒空翠有情留白
足炎蒸無夢到青山蔌漿一任能驅暑石上
聽泉未可攀

登岳陽樓懷呂仙翁

見說先生醉此樓任教呼馬亦呼牛無緣濁
世誰青眼得意滄波有白鷗一劒寒光天闕
冷半瓢明月洞庭秋君山笑我登臨晚知爾
還同旦暮遊

早渡嘉陵江登錦屏山

日上長灘渡彩虹隔江烟樹古蠶叢危峰欲
墮松根抱浩露初殘花影空山水不殊前代
色衣冠猶帶野人風白鷗解我登臨晚來去
飛鳴錦浪中

冬夜墨香庵懷方麓先生

卜宅江村遠市塵相尋朝暮但栖人水邊稍
坐鏡中影月下經行夢裡身黃葉不須童子
掃白鷗偏與野僧親著書日久知成癖好到
禪房一養神

新秋

行踪誰料去還留洞壑俄驚夏已秋佛性喜
隨雲自在禪心懶與水爭流身貧方外吾常
來多懶癖主人疎朗更相忘閣中棋局敲殘
月池上峰巒接半堂鷗鳥不知塵世事飛來
飛去看人忙

過慈壽寺有感

分病少閒中福最優桐葉儘教飛萬片道人
悩亂禪心魔是詩怪將歲月廢浮辭念頭未
起光無量情識生時苦不知抱甕灌園休道
來自黃州老此身青山流水隔風塵心同日
月難逃謗名滿乾坤不救貧遷謫幾番生似
無事可生愁

過陽羨蜀山弔蘇長公

萬竿竹影掃波光野曠風微麥浪香我輩自
夢文章終古氣如春清秋何處堪悲弔蜀阜
荒祠一愴神

山居

相逢多勸罷仙遊行脚終難可到頭片月在
天光不斷千峰當戸翠常浮消閒石上題黃
柴門不遣白雲封來去何須問主翁方寸高
明千古鏡萬緣空寂一聲鐘涼生肝肺蓮花

葉解渴雲邊飲碧流潦倒那堪聞此語感懷
方且暫淹留

往曹溪暫憩長松館

幽居卜得在城中竹浪松雲徑通習靜何須違萬化隨緣應不昧雙空燈前誰是青衫
客月下時聞白社鍾路債仆猶償未了曹溪
禮鉢看降龍

過陶居士精舍不遇

高臥青山絕世埃柴門終日閉蒼苔雲連樹色室中暗竹引泉聲空裏來凡鳥不題遊佛地主人何處醉仙臺相逢未及抽高論閒對玄猿一悵懷

初冬有感

炎威未已又寒來催得頭毛雪作堆樂事盡從忙裏錯憂懷應向靜中開死生若使饒尊貴道德應看等土埃情理皎然如黑白窮通壽夭不須猜

石門夜泛

撥草瞻風豈偶然百城迫遇舊因緣中流水月深還淺兩岸雲山斷復連諸子兢誇天上坐片帆疑在鏡中懸石門鐘鼓相將動耳聽何如眼聽玄

示王宇望

壯志稜稜髮未蒼男兒莫負好時光清晨一念埋靈種白晝諸塵化德香世樂從來刀上蜜浮生迅速草頭霜超凡有路非天外日用明明不覆藏

夜坐聞于繆二生論友道

殺命仇讐恨未深相知辜負最難禁堅持劫外精勤願常省燈前感慨心世諦業緣非骨肉慈門靈種是眞因此嗇失却菩提子苦海茫茫不易尋

唐奉常疑菴見訪次及楞嚴子喝之以爲禪者多不遜不揖而去賦此嘲之

雲林何事逵相尋破我蒼苔豈賞音蕉鹿夜來非好夢火牛古始救重侵多緣薄世尊危爵未必高言止衆心既見不煩增傲想王生一叱直千金

謝劉司丞

但當淨意等虛空何必頻來訪達公王事若將家事做世心便與道心同須知一死難高下自古浮雲易始終每笑閒身無所用縱觀山水走西東

宿方山昭化寺有序

夫靈而最良者人也毒而最猛者虎也人乎虎乎人乎必有知言者予聞長者之風有年矣快瞻遺像賦此

千峰寂歷路迢遙長者菩龕乳虎號背嶺霜崖雲尚凍向陽林壑雪初消齒光法海澄松月舌相天風吼夜濤一自妙嚴投筆後雜華誰復繼揮毫

同傳侍御汪將軍禮方山大像

從來天地是岩龕妙相巍巍獨面南萬古燈傳憑日月一毛散影徧江山獻花野鳥飛空下出水蒼龍聽法酣回首白雲封絕頂證明功德共誰參

述懷

江湖浪跡幾經霜不學禪狂學楚狂白髮有讐催我老青山無事笑人忙情消豈是將空

遣習斷還須作觀忘杖屨飄然隨所住攀緣
澹處即家鄉

偶成

逵來水面覓遺踪道學西天龍樹同揮斥古
今眠坐外雌黃凡聖笑談中書成紙價一時
重理徹文章萬世雄更有一般蕭洒處死生
無夢入心中

山中偶感

住來曾不見風塵野鹿常客伴法身碧海偏
閒雲外客青山冷笑世中人六龍朽索終難
逐二鼠枯藤斷易鄰若使王侯知此事掛冠
未必待清晨

秋日同澄公開侍者宿南臺

丹梯宛轉路迫遙興亟寧知杖屨勞明月滿
臺淆雪色白雲橫谷誤江濤金壇端許藏眞
骨寶偈能將化毒蛟吾道只今寥落甚爲誰
流涕濕緇袍

睡起讀圓覺經

翛然草榻伴雲眠夢覺簷頭月正圓起念除
嗔嗔轉熾生心捐妄妄尤添有無不立非爲
妙人法雙忘亦未玄至道空虛誰敢擬思量
已墮二三邊

奉答萬思默學憲

潦倒無心作解嘲乾坤誰復可論交澄潭信
是蒼龍窟華屋終非野鶴巢飯罷祇堪閒坐
香床未到禪

閒中感懷示廣郎

臥詩成何必苦推敲遙知大范虺光景靜裏
清虛恐未拋

墨香庵即事示元廣 二首

雨過何人策短笻道生擁毳自從容碧空無
際雲初斷明月常來水不窮問法應須超意
路尋香終是落行蹤吾家別有通玄處牢繫
泥牛嶺上松

日暮瀟湘舟中

萬里歸來杖屨輕附舟又得坐經行櫓聲帆
影供詩料水色山光副客情弔古烟波殊有
恨忘機鷗鳥自無驚黃昏停泊知何處雲外
遙天月正明

結夏金壇之北園兼懷侯鐵菴

納涼何必獨夫容水木清幽趣亦同世上共
高肥馬價林間單放病僧慵苔痕鶴過偶成
穿月影魚吞不解空更憶澹虛亭上夢寒雲
片片嶺頭逢

吉安舟中望白鷺書院

樓臺一片水中央白鷺蕭蕭知幾霜兩岸青山雖不語千秋黃髮仰遺芳烟騰梵宇燒龍腦波撼書燈過客航莫道登臨終有日芒鞋踏遍使君腸

詠懷　賞六　十三

少年屠狗混春秋誰料披緇作比丘俠習自慚忘未盡眞脩方喜進無休安禪雲石爲床坐說法松風代舌頭唯剩閒身何所事山川重疊恣遨遊

喜王生元廣問法

四圍松竹護禪關布衲蕭蕭遠市闌清磬一聲塵夢斷白雲幾片道心閒天邊高鳥應須慕塔下蒼苔不可刪金地夜來誰問法共分燈火照癡山

仲冬懷覺休

暑往寒來老易驚乾坤誰復慰衷情花非得露終無色松必因風始有聲任道自來千古重離家常若一毛輕相逢欲問黃河水少小曾經幾度清

大覺寺訪桂峰禪師

行盡溪山到梵居空林落葉遍階除閒消歲月燒龍腦功盖吾曹賞髻珠鴻信杳間懸貝葉鴉籌水上看芙蕖尋常飯訖無餘事自掬寒泉洗鉢盂

訪袁坤儀有感

擬採蘋花屢此遊桃源忽爾又清秋空巖簫瑟松杉老澤國蒼茫蘭杜幽紫塞斷鴻雲外夢青山片雨客中愁維舟欲負無風樹黃葉飛飛卒未休

喜于中甫過龍泉

瓶錫聊將寄此山千峰迤邐問巖龕長松影裡塵喧寂流水聲中月色寒靈骨不從身外覓神珠共向掌中看相逢有日休相負自古朝花露易殘

山中偶成　賞六　十四

因厭風塵此閉關寸心清冷喻寒潭芟松放月墻頭上引水移天屋角間惟有禪書消白日更無人跡到青山相知莫笑謀生拙浩蕩乾坤幾箇閒

瀑布　二首

誰家千尺素絲抽高掛雲端永不收已悟源頭來處遠肯將根脚混常流從他妙手應難剪許我閒心分自投此去定當歸大海待看波浪潑天浮

欲投滄海作波瀾豈憚千重鳥道難响奪聲雙劍冷光吞月色一鑪寒銀河倒瀉青天外玉樹孤懸碧嶂間幾度天風吹不斷爲留雲壑伴僧閒

秋日禮清涼塔

人代風烟知幾霜石函靈骨自珍藏珠林倒影天垂蓋寶塔鳴空地擁幢澤被乾坤歸夢杳春廻岩谷煉泥香重來盡敬增悲慨落木秋高舊影堂

山中雜咏　二首　賞六　十五

大乘何必斷攀緣小隱還須遠市廛習定水邊觀皓月消閒樹裡看青天心中有欲山非靜世上無求地自偏恠底相知歸計緩巢陵寂寞鎖重烟

野曠風高一壯觀爲誰談笑斗牛間憑欄自乾坤幾箇閒

覺青天近下界寧知白日開岳色橫空簾外
墮海濤喧闐坐中寒登臨未盡狂奴興茗碗
悲歌行路難

山居咏懷 二首

補袖閒中拾斷麻肯將泉石易浮華光生甕
牖東山月香散經壇上界花夢裡英雄勞白
起古來驕主笑夫差隆冬富貴欺高國自鑒
池氷自煮茶

茫茫苦海正波濤莫若逃禪計最高世路已
驚心不死功名猶夢髮冥先凋因甘白粥忘枯
淡却恠蒼苔分寂寥樂極只緣貧到骨巢由
未許讓前茅

贈永慶寺秀峰法師

塵機少小便知休瓶鉢蕭然隱伏牛明月有
光難自晦白雲無累易相留狂猿不可驚禪
虎攫獸何曾異海鷗說法年來煩水石斷崖
瀑布爲誰流

招隱

死生兩字事非輕恠底癡人不自驚萬里黃
金窮口腹滿頭白髮戰功名閻公豈貴屠龍
技田子何須學狗鳴早晚歸來雲外寺夜深
松火閱傳燈

雪中登蘆芽 有序

予寓吳中楞嚴忽夢登一山疊嶂重巒萬
松映雪覺而舉似開侍者且曰吾今號松
雪矣開曰願以雪松字開跋而請甚堅遂
許之茲登蘆芽訪妙師適逢大雪宛然當
年夢境也感而賦此

數年杖錫走江湖一旦逢蕭化淨居虎踞岩
頭闕世路泉飛樹杪入天廚每因煮茗煩燒
葉猶愛看山嫩讀書夢境曾來同鉢食只今
松雪竟何如

與蘆芽主人談世故有感

雲屋寥寥氷雪重燈前盃茗論英雄情關未
破塵無失世路相遭豈易公共飲每憐愁不
共同床未必夢相同年來多少傷心事總付
瞿曇妙觀中

寄袁了凡居士水齋

華嶽山人辟穀方先生獨得已休糧懸知天
上增仙藉豈戀人間轉燭光玉液常吞肝肺
潤金丹能轉鬢毛蒼青山不遠終相見知已
新添一少即

龍嘴 有序

日光之前有嶺稜稜垂於礀旁勢若亂然
曰龍嘴嘴上茅庵初結喜其清曠且有二
禪者轉經於此一雜華一蓮華予由梵仙
而下適聞音響冷冷賦此

鳥道盤迴不易登此中清曠愜幽情陰籠翠
嶺春雲度影落空潭海月生山菜儘堪供厓
鉢道人偏喜聽蓮經冷冷滴向焦腸裡寶所
休將喻化城

曲阿書經即事

敝廬故有不誅茅況隔青山遠市朝野衲披
雲常自到主人護法豈知勞孤燈花落搓紅
影萬竹風生涌翠濤若使貴人能駐景巢由
豈肯臥蓬蒿

秋夜石經山禮琬公靈骨 有序

凡血氣必有知有知則有欲有欲則有生
有生則有死唯至人能以無生治人欲欲
空則知不廢而妙用無方矣隋琬公閱南

嶽思大師發願文知末法運窮三灾倏起
一切法藏皆當盡滅喟然嘆曰有天地不
可無日月有作息不可無衣食有人生不
可無佛法然日能照晝不能照夜月能照
夜不能照晝衣能遮人之寒不能使時不
寒食能濟人之饑不能使年不饑惟佛法
之妙不惟使天地終古長旦羣有生死無
患以至鑄凡爲聖即暗爲明達生無生以
大願力兼萬有而普濟之則廣大殊勝豈
可思議者哉乃刊石爲經續佛法壽延及
慈氏行恐古今代謝巖壑變遷以佛舍利
幷巳骸骨藏諸石窟填撫茲山矢大法藏
永刼無毀子感公之憂深而慮遠也含涕
賦此

月夜青山謁琬公石堂無語對千峰蓮花片
片皆心血貝葉行行奪化工靈骨可埋名不
朽法身非相用常通那堪更向蒼崖上鑿室
藏經示不窮

問竹亭即事

策杖深林問此君空亭誰復謝塵紛青山不
禁長年住流水何須獨自聞髮髮如霜難遣
黑利名非酒大家昏輸他定起千峰裡倒握
琅玕掃白雲

五言絶

蕭崗望方茅諸山
有濤可傾耳何必千尺松偶此藉芳草春山
當遠空

咏雪

出谷幽雲細成花大地陰盡翻桃李夢潔白
本來心

禮拜石

幔幢高須彌能折必自重安得離欲尊頻來
此獻供

洗衣泉

松邊剪碧霞偶爾成袈裟披久亦何染閑將
飄浪花

觀流石

路在層峰外扶笻向深壑跏趺水聲中靜看
飛寒瀑

同遊法侶散坐松岡叔宗忽浮小舟入
柳陰宛然有孤鴈沒空之致賦此
春水望無際乘舟向何處杳然花柳陰日暮
忘歸去

樹禪

空山木上座坐石不知年歲月無心記風柯
舌相全

鐵袈裟

天造福田衣何年施禪伯厭重拋雲邊風吹
與日炙

爾庵雜咏

竹靜雨初歇風和鳥健鳴書殘成獨睡無夢
繞江城

芭蕉菴

月臺疑近壑鱗石欲生雲誰謂塵囂裡幽居
讀梵文

楞伽洲

斷澗蒼山裂飛梁老樹眠朝來扶杖處雲度
水中天

題畫

水曲山頻合春寒花倦開盱江來復去人在

畫圖回
題竹塢石室
何處無青山片心灰冷難片心灰冷易智拔
萬重關
講經臺
尊者身相空舌根何所寄松風與流水說盡
無生義
祖師亭
面壁不說法此心誰復傳神光三拜後震旦
五燈懸
錢資蕩三首
青山點樹杪斜日照溪灣試問錢資蕩滄波
長夜寒
望裏水高船却疑空墮天既到平如掌人聲
鏡裏傳
見水心即了逢山眼便開生平窮伎倆此外
復何懷
利刀
利刀日切泥鋒芒漸鈍置若向沙石礪斬鐵
如斫水
夜坐
夜坐空階寂清言絕妄機回看雲樹杪不覺
月沈西
雲墮石
飛回因閒世墮此不知春擬欲挑將去恐驚
林下人
望玉臺即懷
一峯秀雲外玉立望不厭坐此未須臾六虛
方寸瞻
題萬玉庵
誰將崑崙峯一斧千百塊散洒天目間古今
無謝代
說法石
清清澗水邊冷冷奇石下大哉衆中尊爲說
無生話
單傳崖
少林曾斷臂五乳血腥高末後誰三拜中雲
雪並腰
示匡石居士
拈書相示處石火電光遲纔擬生心荅松風
知未知
山中咏松
絶頂凌峯寂長年不改青幾回良月夜倚杖
聽濤聲
天啓石
行到深雲裏沉冥孰可識不見太古人只見
太古石
崑石
崑崙太崔巍飛劍斬其頂置之几席間烟雲
朝夕暝
過嚴灘
帆飽客舟輕由來飲德名難逢今夜月見月
見先生
獅乳臺
飛者不敢飛走者不敢走箕踞寥廓中靜聽
獅子吼
歡喜泉
愛爲煩惱根愛盡煩惱空方寸同此水誰無
歡喜容
清深崖

萬物始乎水六情始乎動一心苟不生清深
在日用

甘露泉

寒流我慣枕消渴非口飲雖弗愛長生心地
清涼甚

朗公石

朗公初不死謂死不知朗試看朗公岩頹然
誰觀想

托鉢峰

誰伸黃金手笑托碧玉鉢歡喜施將來福源
求無竭

本湛泉

石縫瀉流水見之心湛然是誰掬欸齒吸肅
空中天

韋陀峰

賞六

我笑乂頭石爭如韋駄峰儼然大悲側草木
增威風

重遊黃花洞

棄馬陟危峰盤迴知幾重蒼岩開石室共聽
雜華鐘

贈龍泉關劉善友之峨眉

五峰與三峨相去路無多想念纔生處蒲衣
笑薛蘿

爾庵雜咏

鶴解聽僧語魚爭候梵音海門明月上何處
讀書聲

冷巖

源從雲外來豈止千萬折憨臥冷巖上一嘯
驚天闕

綠瓊

行倦逢綠瓊欣然欲一坐縱橫紫翠亂噴薄
晴雲破

湖心寺懷堅光趙居士

海上明月生大空浮雲橫清光照衡門須待
天風鳴

贈海通居士

殘臈逢高閣溪山烟霧深當勤持半偈終出
海通心

玄帝閣望石門寺懷湯遂昌

白雲本無心有期則有跡何如無期好隨風
靡不適

登虎卯

我愛虎卯雲去來初無心遊人嘆蜀葉削壁
多微唫

其二

我愛虎卯月清光鎮澈澈悲欣幾萬重普照
無分別

其三

賞六

我愛虎卯石談經解點頭生公去不返長抱
白雲幽

偶成

胸次千竿竹眉邊萬頃梧清音常染耳遺聽
即爲魚

其二

顧留犬馬骨努力報慈恩猶若湘江水滋乳
更潤坤

贈海通居士

殘臈逢高閣溪山烟霧深當勤持半偈終出
海通心

玄帝閣望石門寺懷湯遂昌

白雲本無心有期則有跡何如無期好隨風
靡不適

登虎卯

我愛虎卯雲去來初無心遊人嘆蜀葉削壁
執賞音

開先龍潭

地裂潭杭就天開瀑始懸老龍如不在何物
起雲烟

元素庵坐栢

酒客窺簾下雲禪坐栢根不因摩詰手誰復
寫元眞

貯碧軒

萬竹疑空翠方池貯碧流小橋通別圃抱石
白雲幽

讀茅山志

夜讀茅山傳無生有幾人都來長視者花落
一年春

佛香子曰觀此詩意若使無生則不有死
如既生矣欲鑄生不死恐無此理若欲長
生先須忘生良以生忘則死媒絶矣如能
無生則忘生之說又在下風耳或萬年爲
一年或萬年爲一日或三百六十日爲一
年或以頃刻爲長刼此皆念後事也如能
非計龜之生毛乎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六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一四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六一五頁下一四行「榮迴」，徑作「縈迴」。

一　六二四頁上卷末經名，徑無。

明　憨山　德清　閱

詩七言絶

龍華坐雪呈瑞菴貞公

地從朝市入空山玉屑霏霏萬井寒茗碗爐香圍磨坐六龍無首臥澄潭
賞七　一

曉過天然老禪別室老禪睡未足恬然

憨臥賦此贈之

海天紅日照東窓床枕高眠一切忘客到是誰魂夢裡蓮邦遊賞興偏長

真州別丁南羽吳康虞

世夢由來水上漚顛毛誰解鏡中秋相逢相別休相負門外長江日夜流

贈潭柘龍泉寺柘林藏主

布衲蕭蕭抱寂寥遍探龍藏荅清朝山深自是桃花晚紅白枝枝祖意饒

贈正菴靜主誦蓮華經

昔日匡廬曾見來黃龍潭上暫徘徊于今又遇燕山裏車大蓮華舌底開

擬登峨嵋

舟霄高入翠峰孤聞道從來徧吉居萬里翩翩追白象平羌曉渡浪花踈

贈靜淵秀公

孤鸞寂寂久棲桐凡鳥雄雌鬧棘叢羊肉風高三萬里等閒清韻徹舟空

龍泉念仲淳

曉露風高便結霜氷凌入夏襲衣裳人間暑氣渾無有五頂經行少繆郎

示白侶

六月耘田水似湯農人肩背盡生瘡僧倫飯訖無情思揮麈雲間倚竹窓

西臺掛月峰

地入寒空天倒垂芙蓉萬朵麗招提君王翠輦曾留此松下千官月正西

清涼有感
賞七

因悲熱惱入清涼白髮頭陀粉黛香應是秋深霜露冷白雲明月共繩床
二

其二

翠卷輕烟紫陌中東風一夜掃殘紅相逢盡道春歸去誰料寒巖春更濃

開侍者自清涼迎至彭城以此示之

白日青天爾到來猶疑是夢復驚猜須知人世如朝露曼室光中住一回

其二

寒雲重疊萬峰深誰把明珠慰遠心只恐支郎情未暫夢中按劍是知音

題蘆芽山萬佛崖

一片蒼崖古佛胎殷勤鑿出萬如來寒泉晝夜無休歇鼻口同聲喚蚤回

寄陸太宰

黃塵未已復青山階下流泉去不還到海縱教爲巨浪輸他幽石抱雲閒

陸太宰以寶帶施清涼賦此贈之

一語參差寶帶輸等閒笑倒老文殊金湯吾道山河舊入覺聊將抵鉢盂
賞七　三

雙峰寺

古殿蕭蕭門徑開雙峰如劍列香臺夜深流水酬孤調雲外禪人一愴懷

龍泉寺毀茶

一帶秋泉斷復流向陽迴壑厭珠樓是誰小

歇雲邊石刦外龍團啜七甌

懷諸法侶

望裏雲山知幾重更聞流水與松風那堪人代攀緣苦南北車塵夢未空

示大道禪人

大道阿誰行不得那知障礙自身心若將兩者推無地到處白雲流水聲

同朱彥吉登玄墓法堂口占

翠微縹緲紫雲樓萬里湖山一目收攜手偶經禪誦處範峰落葉不勝愁

訪湛堂禪丈五臺銅瓦殿

方丈蕭蕭倚鷲峰顯通久寂講經鐘更憐銅瓦風霜老秪恐重來不易逢

過抱雲堂懷印郎

搗雪敲氷不怯寒凍雲深處幾盤桓夜來獨對前峰月試問華亭可一般

清涼山懷陸太宰

重疊寒雲住底人世間無路可相親期君不至長嘯去楊柳桃花處處春

弔無邊師

紛紛桃李鎖寒雲桂折秋風不忍聞莫使餘香飄澗底暗隨流水出前村

臥病長松館有懷

白雲端老有宋僧中龍也觀其圓通座上一喝包腰而去人天百萬追之不返耿光照映千古臥病潯陽去能仁不遠未皇參禮靈踪先賦此以舒積懷

城市何人問白雲長松月夜獨思君五陵公子機鋒別接得貧儒自絕羣

萬杉寺

爲訪超公入遠峰慶雲散盡萬杉空曾聞聖主親題墨一片樓臺紫翠中

過萬壽龍巖

卜宅重巖計不疎象先有路莫躊躇泉聲岳色是何物纔復生心蚤失虛

寓皖太平寺示濯凡居士

科頭三拜是何心不見翻成見更深山色江聲君舌相隔垣猶復領清音

詠畫水

望裏滄溟湧火珠驚濤何處覓龍魚玉樓但覺寒生粟却喚兒童燒地鑪

雙劍峰

雌雄誰把插丹霄時有光芒拂斗梢若使老僧拈起用世情斬斷沒絲毫

辭賜紫以讓憨公

三十年來江海遊尋常片衲度春秋自慚貧骨難披紫轉施高人福更優

過天花傅母塚

鳳凰城畔問仙居水遶天花十里餘生氣若教乘鎖骨海鷗亦復解詩書

于峰

聞道于峰有深處于峰行盡更難尋桃花片片隨流水只是不聞幽鳥音

送孫仲來赴館新安

夫士之爲龍爲蛇何常顧其志如何耳所志在道德則必先以悟心爲主所志在功名則必先以精藝爲梯兩者見定神識內凝放心自住何往而不可哉今子當溽暑涉崎嶇赴新安而不能一日千里一夕十年則其志安在子其勉之

夏日蒸泉處處湯千峰夾道暑偏藏憐君此去魚投沸但念無生當處涼

觀北園假山

樹高山矮世間希抑樹扶山癡上癡高者自高矮者矮就中亦自有天機

過梅圖訪見素居士不遇

主人不遇竹先逢曲徑微風響自空若使有心聽此調耳根瞎却眼根聾

偶成

羨酒醉人醒不貪利名人醉死猶甘浮生果使如春夢枕上歸來肯自慚

冬夜泊漏澤寺寄梅禪人

黃昏停棹問尸林月滿寒空秀水深說法不須煩舌相耳根豈解領玄音

重遊漏澤寺

重來豈是做仙遊最愛春波浴白鷗自笑黑衣非宰相却從覺苑覓封侯

漏澤寺閘鐘

何處烟霞鳴曉鐘道人行色又匆匆片帆風飽吳江近歌吹樓船調不同

于圖偶感

波臣曾不着袈裟解乞園亭作歇家直得主人窮計較籧篨千片代籬笆

唐山寺禮禪月大師

行到山窮水盡頭斷崖塔院天台深處覓高人幾度登臨無一身却上唐山寺裡看池清影現妙通神

禮高峰塔

三十餘年抱死關那來魂夢落青山臨行白骨無藏處擲向金毛舌上安

其二

示某居士

浙江靜夜月中峰總是吾師管子龍畫出如不向君心覓我心茫茫滄海定難尋魚龍若使聞消息無限風波總陸沉

池上觀荷三首

紅白蓮花知幾多應齊尊者弄清波臨風欲語誰相委茂叔當年愛長哥

晚遲龍藏須信湯休願不灰

夜坐偶成

踏入千峰去復來唐山古道足蒼苔紅魚早每憐世上少人間笑口頻開復更難睡起披衣誰共坐蠶琴蛙鼓月明閒

悼如印

六月樹陰坐一息更有荷風水面來試問長衣非宰相却從覺苑覓封侯

感夢

昔年共看雲間月今夜月明照曲阿誰道此回竟長別燕山月色滿松蘿

曲阿夜坐懷休即

苦海寬深浮復沈所天淪溺最傷心幾回欲拯愁無力躑躅灘頭淚滿襟

道成無事業青山誰復憐君去不還湖口江

曇華峰

此華不開聖人隱一旦復開聖人出拂拂天風生大虛香光無際奉佛日

弔吳江某禪師

孤城一片太湖東誰料吳江出此雄坐斷聖凡無走路兒孫千古泣途窮

懶去巖

走遍天下不肯住揭來此巖懶復去禪餘拳枕臥蒼苔就裏有心向誰語

最勝泉

從來大旱了無竭爲雨爲雲散自歇山下爭如山上泉出處孤高難勝越

謁五臺大賢村蘇子廟

古廟蕭蕭鎖萬峰寒雲踏遍覓遺踪殷勤再拜不忍別自笑衆寥是舊容

日暮龍潭即事

巖端待月一天靜石上聽泉萬慮空笑問同來二三子是誰行樂有無中

飛雲泉

蒼巖一隙瀉寒流欲究根源志未酬莫使天風飄出去混同大海作潮頭

過楞巖廢寺三首

萬花叢裏畫樓新玉女憑闌天上春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

長松館遇雪

樹樹有花皆一色枝枝無葉但多光朝來莫道人踪絶亦有東隣送炭忙

有感二首

滾滾雲濤不轉頭使君因建鎖江樓緋衣未必長爲主塔頂何人一啓眸

香城開士舊名林流水松濤演梵音端爲此山形勝好等閒昧却大夫心

弔妙峰覺講主

金翅盤空萬里風有門入妙古人同朱陵止觀橋頭月不挂天台挂別峰

雜吟

髮毛種種日維新逝水滔滔更愴神獨有月明流不去蓬窻此夜照幽人

勸大川李善友求生淨土

熱惱清涼本不差何妨荆棘與蓮花相逢幾箇知歸者薄暮鐘聲送落霞

天地分明是一螺何殊此館在烟波閒來折葦登臨者獨立蒼茫自詠歌

悼鵬郎

瘦骨稜層上五臺頓除須髮斷塵埃出山不見入山去惱殺文殊淚滿腮

潭柘山一音堂謝諸法侶

夢裏青山夢裏身那堪去住別疎親何須醒後觀憎愛始信龜毛第七塵

遺聞堂喜晴

夜來風雨滿巖阿樹杪泉聲百道多無限好山雲蔽盡那知今夕更嵯峨

過弘恩寺

門外千峰寺裏燈一光三世照金繩老禪飯訖無餘事靜聽松濤没愛憎

過昭慶寺

迴合青山鎖梵宮階前階後象王踪懸知超世非無本法雨香雲不記重

賞七　十一

大悲閣別陸太宰

馳驛還家聖主光憑虛一嘯萬機忘手中有眼應知響耳處聞聲豈妙常

其二

金身七尺有餘高柱石乾坤不計勞自是君王憐朽骨放歸雲外聽松濤

過潼關

黃騾初不異青牛關吏何須作路讐西向秦關同此去神珠大夜向誰投

彭城洪福寺月下懷仲淳

盤馬山前月正明烟波渺渺片帆輕清光不減金臺夜禪室南冠少繆生

登戲馬臺

掀髯一笑火咸陽衣錦長歌歸故鄉莫問當年橫槊地蕭蕭秋草帶寒霜

送仲淳奔喪南還

風樹蕭蕭千里歸兩行血淚染麻衣送君有意難爲語那可燕山聞子規

夏日遊清泉寺

寺裏清泉戶外山波光空翠盡生寒獨憐大士無端錯用心不觀色相却觀音寒流若使離聲入千尺雲濤覓一針

讀桃源記

夾岸桃花知幾深漁郎何事解相尋此回出去輕饒舌負殺丁寧一片心

晉王羲之曬書堂

竹帛古人心血在肯教魚蠹更生塵自知南士翻經館狐兔黃昏自徙還

彭城題蘇公黃樓

渡無歸日獻與如來轉法輪

示徐符卿孺東子告還山

一片孤城捍怒濤幾回隍壑舞黿蛟祖龍曾此求周鼎不及黃樓意自高

題福嚴師子峰

滄浪辛苦幾經秋一片丹衷竟未酬偶向簸林尋白足談空猶自夢春疇

夜泊義興城下
烟濤空翠雨濛濛一片孤城山水中我欲尋
幽向深處黃昏停棹但聞鐘

哀路南塘先生示路抱赤
貧寒徹骨更連喪開士聞之亦感傷江上麥
舟誰肯棄兒孫絡絡產南塘

聞泰直指禁令
野禪若使是妖僧敢惜殘年瀆聖明便請一
刀彰國憲何妨痛處了無生

中秋泊蘇長公祠下
維舟祠下露沾巾雪漲銅棺月色新歌笑不
須刀布換閒中開口許何人

壽雙山先生
軒冕松雲路不同雙山高出大夫松天風一
陣來何處吹走雲濤響碧空

過漏澤園
髑髏此地莫言多法界都來毘富羅更看陌
頭誰氏塚幾回歡笑幾悲歌

題金沙寺岳武穆王碑陰 碑中有陪僧寮謁金仙之句
將軍何事謁金仙弘忍精忠本一源不具殺
人真手段安能截斷世間纏

長者庵定起
微雲淨盡天如洗定起經行月色中無限風
光向誰道庵前庵後碧山重

長者庵讀決疑論
善財童子不辭勞五十三參粉寂寥不是當
年李長者瞿曇安得有皮毛

示大賢村諸善友
世人都怨日間忙夢裡波波醒後忘何者真
今何者僞大家爲我細推詳

早春謁方山李長者還清涼招陸太宰
風姬花笑馬蹄千里踏紅香

特賦此二絶
飯喫黃精衣着麻長菘七碗勝芽茶相知若
問山中事定起巖前掃落花

過漏澤園
五峰氷雪古來深春滿乾坤冷莫禁曼室老
人虛別室遥知端不負登臨

謁方山李長者還定襄道中 有序
余慕唐李長者有年數矣而以參學未暇
一訪遺踪萬曆壬辰發春三日自清涼山
携開江彩三子特禮覲之既而揮鞭還清
涼春雪繽紛千山裘玉逆思長者音容笑
貌恨不與之同生得事巾拂感而賦此
十年如渴仰高風神福山原訪道踪春雪紛
紛遍南北杖藜何處倚寒松

過聖壽寺三首
郭外青山兩岸斜禪房寂寂鎖烟霞佛前燈
火誰相剔分得清光照萬家
看花若使待花紅無限春光逐晚風着眼直
須天地外持竿竟海辨魚龍
柳條何事漏春光蜂蝶紛紛過短墻只恐東
風姬花笑馬蹄千里踏紅香

送魏覺樗
飯喫黃精衣着麻長菘七碗勝芽茶相知若
富陽江畔別君時此別蘭谿月尚微明月無
心能兩照錢塘渡口使人思

過七里灘
富春山水杳無窮誰着羊裘隱此中若使劉
郎不相喚後人何處覓遺踪

北園見紫薇花有感

未見花時已落花雨前雨後兩無差紛紛蜂
蝶來還去一段春光被眼遮

秋夜半室崖閒法雲庵居士讀經

片雨初收生夜涼半峰跌坐石爲床忽聞松
下讀經響清磬敲殘斜月光

題廟壁 師遊衡山過此廟遇廟傾邦人伐廟樹脩葺因題此邑侯見詩遂止不伐且勒詩於石

修廟還災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空無如留
却青松在逮得長生老化龍

夜坐

後夜空山坐入禪那知明月照寒泉無端失
伴猿相喚瞥地身心又宛然

示覺迷居士

髮毛如雪骨如蒿若問長生路轉遙淫殺且
將根蒂斬蟠桃只在自心苗

慰傅居士

重疊青山古樹多一庵高結在松蘿通幽別
有池邊路居士空床獨抱痾

禮香山臥如來

兩脚長伸只管眠那知苦海浪滔天相忘莫
問雙林夢幾度春深啼杜鵑

來隱標

當年三士隱脩禪鶴在松梢龍在淵我老一
來尋勝跡莫愁破竈不生烟

登說法臺 賞七

鳳頭老漢一登臺萬壑千巖笑面開說法若
教煩舌相雨花蒞得帝天來 十六

題戒壇九松

五岳三山曾遍遊此中松樹更無儔馬鞍雲
散之中光大喜燒竹達旦日輪重轉和氣
翁集中光其有所助歟因感而賦此

盡戒壇出風月龍蛇舞不休

大賢村長者庵懷江南諸法侶
爆竹聲中一別來桃花谷口幾回開堯天佛
日重光處莫把浮生送酒杯

碧雲寺禪房見迎春花

階前屋後盡青山苔徑蕭蕭遠市囂來往風
一段風情自不同道人皆見萬緣空最是松
塵頭共白爭如雲外聽潺湲

燕京別文卿中甫之峨嵋

三義廟前楊柳青垂垂無語不勝情從來木
泉明月夜清香浮遍梵王宮

長松館

帝難爲主莫厭閒中風雨聲君家幾個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從
教千萬斛此中一坐自然消

夢端師子

懷弁山居士

夢中曾見端師子瀟洒風流自不羣一片皮
太空歸來事事幽散花天女豈全牛雲遮水
兒蒙却首等閒哮吼萬重雲

木同誰賞隱几無心對海鷗

潭柘懷繆仲淳

悼無盡禪伯

坐破蒲團知幾枚世緣見說久成灰春深巖畔花狼籍百鳥空啼喚不回

上方別守愚座主紹宗天恩開士之峨眉

省

大家都是異鄉人相送殷勤骨肉親回首白雲重疊處巴江行色洞中春

梵川西爽樓兩中即事

屈曲池塘楊柳風浮空漚閣雨烟中誰將半偈拴心馬夜聚魚龍水月宮

曲阿梵川即懷

流金爍石雪漫漫豈但危峰與峻巒秦道巴江千萬曲蘆芽雲樹帶氷看

示王中貴

江南江北盡叢林惟有龍神願最深身命肯將拋此地盲龜值木芥投針

與大光禪人

瓶錫飄然歷萬山境風逆順片心閒若將水月同行跡刻畫虛空作道顏

舟行即事

兩岸好山青不了一溪流水碧無窮布帆風急浪花白飛入千峰與萬峰

寄嘉禾李培秀才

武塘一別幾經秋萬里雲山兩地愁惟有吳門江上月清光不逐水東流

洗硯池

洗硯池頭試問津波光激灩墨花春一心清白居雲屋人世于今有幾人

法華寮玩月有感

寂寞空山夜氣澄長天邓得片雲生不知身在清光裏猶乞傍人指月明

遊太湖

平生那得此遊奇夾岸風高落木稀一水征帆千萬片青天鏡裏浪花飛

贈一光趙居士

暮路相逢喚喫茶杖頭有眼辨龍蛇誰知避近秋風後南國疎梅又着花

與大光禪人

登牛首文殊樓

高樓憶昔撫長松塔勢稜稜雲壑中間笑一聲天地外行踪髣髴在虛空

偕魏李沈三子登釣臺

雲外釣臺高若許桐江萬古一絲垂水寒夜靜魚龍睡誰聽先生歌紫芝

華嚴嶺

丹楹畫棟鎖凡蜂絕巘盤迴有路通一部穠花垂古調龍蛇曾此領眞風

悼石頭洪濟寺守心禪伯

夕陽歸鳥向江濱猛浪聲中共息身大樹無何風折倒一回過此一沾巾

識禪客

寶塔凌空衆鳥喧那來英物解飛翻一雙鐵翮天生就夢裡曾驚燕雀魂

靈巖過傅居士舊遊處

嗜酒狂歌問狗屠禪房白日醉呼盧溪山不改前來路香飯空庭讀佛書

題用師靜室龍供泉

把茅誰縛萬峰頭絕壑寒泉日夜流一自用師歸去後老龍玉髓竟還收

登伏虎崖

豈是來尋伏虎踪爲看巖底列羣峰笑將四

大分千影處處山頭有衆膿

歡喜泉

鳥道盤迴知幾重寒泉潤吻想龍宮呼童試斫雲邊石止渴梅林亦有功

過活埋庵十首

山林清淨本無塵那得泥灰埋此身莫如老死娘胎裏省却寰中觸惱人

試看父母未生前可有形骸倚樹邊自是堂頭無出路腥臊炙地更薰天

髑髏窟竟本來空空可埋藏空有蹤未審吾師作何見無端捕影與關風

逼塞虛空不厭高何須掘土壑山腰應知世眼無多大肯把皮囊刺爾曹

大患從來爲有身不如埋却免生塵青山白石爲棺槨作箇閒中活死人

生死何曾是兩條活埋未必掩腥臊從教逼塞虛空去萬戶千門處處高

鼻孔撩天不可藏被人牽拽轉慌忙何如未死先埋却也勝林梢掛角羊

埋身未必勝埋心直下無生絕古今巖谷市朝皆大隱吾師何事遁雲深

埋身何必在青山但自無心萬境閒惟底老禪太多事白雲深處立重關

自古名高累不輕飲牛終是上流清吾師未死先埋却又向巢由頂上行

弔月公杉

經殘手自植雲邊摩拂風霜知幾年毫末眼看成合抱越王慢道破吳賢

過雲陽館

聞道雲陽已得仙盡看白日上雲天是誰却恨相從晚華髮蕭蕭讀老篇

有感

二十年來勘此心無分淨穢任浮沈相逢謾道輕繩墨除却青松孰賞音

簡魁禪客師事雲陽

一從別後感同袍少室論真爾獨高不謂年來愛狥舉却將解脫博逍遙

答禪客

藜杖春風入閣來此中心事謾相猜誰家樓上如花女倦倚欄杆手托腮

貽南竺僧　葛鍰

聞道慈心及昆蟲降龍曾不假神通相逢莫問途中事蔥嶺春深雪未融

佛手崖

茫茫三界總成迷孔老雖能力尚微不是瞿曇舒大手衆生淪墜孰提携

趙州關

蜀道雖難尚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舉目真如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過懸珠塔

清谿委曲抱樓臺金地空閒絕點埃聞道當湖舊林鳥無枝可宿亦飛來

龍光寺諸文學開講見招有荅

雨過空林生午涼衣冠高論洗心堂遥知此道今收住不屬禪家棒喝旁

擬偕開公之匡廬度夏

千尋絕壑夾龍潭旁有長松片石寒避暑開先誰是伴臥看飛瀑瀉雲端

供花

誰把金刀費剪裁殷勤雙手獻如來雖然不上如花女倦倚欄杆手托腮

藉春風力紅白枝枝次第開

偶成二首

野牛鼻孔本撩天去住從來不受穿水草鮮明隨分足行期早晚漫相憐

松毛着火餘初騰逐逐趨光競北行未及更深烟盡散歸來都怨筮無靈

贈某禪人斷指

利斧輕將斷指頭百花林裡萬緣休只今舉似湘江上鮮血翻成碧水流

宿文殊寺懷鳳林禪伯別諸法侶

覆宿風高白草萋孤桐空在鳳先飛月光如水清人夢杯茗相看動所思

感懷

鬢毛歷歷幾經霜越鳥燕鴻倍感傷行盡江湖三十載買船無限客如常

賞七 二十三

欲過麟卽別墅先此示之

連日天陰今日晴杖藜躍躍南園行主人池上笑相待茗碗相看香浪生

同王方老過子成別業因悼子成

夕陽煙水對荒墳亦有人來掃白雲今日倚欄同啜茗蕭蕭落木不堪聞

別如曉

莫道來朝各一天溪山雖異月無偏若能心水常如鏡處處清光在眼前

訪萬延老禪

三箇柴頭品字燒支郎擁毳暖偏饒千巖雪覆人蹤絕惟有梅花慰寂寥

華亭顧浩寺微笑堂

澤畔桃花歲歲紅幾回帶醉笑春風年來莫問靈山會夜半吟殘曉寺鐘

僧買蟹供橙越聞而有感

汝輩橫行已積年成羣白日海沙田今朝捉去爲媒妁百沸湯中謾叫天

喜遇王居士

見說終南幾萬峰春來一雨瀑千重茆茨欲結最深處可有陽坡着凍膿

偶成

故山初不改蒼茫萬隴縈迴得氣龐自笑草萊埋不盡空中頭角尚昂藏

冬日上歌風臺

峨嵋應拄萬重天歷盡氷霜到絕巔憎愛當頭風過樹象王行處自超然

難勝泉

脩羅愛酒海爲器釀乃不成遂大怒豈若此泉清且甘一歃令人忘衆苦

賞七 二十四

太古峰前懷許使君

相對頹然幽思生鹿泉此去隔雲層更聞白佛山中事蒼石誰留不朽名

蕭岡納凉二首

納凉觸處藕花風望裏青山知幾重恠底蕭岡秋色早炎蒸不到綠陰濃

五老峰頭結夏難日間無暑夜愁寒城居六月心遊此鑠石流金總是閒

懷楊慈湖先生三首

曾讀先生所著書明星朗月照禪居夜來頭面渾呈露知我慈湖浪裏魚

其二

那個男兒不丈夫念頭纔起便模糊試看白日青天上雲翳從來一點無

其三

慈湖今日尚長清誰謂先生有死生何處風
來波浪起依然不斷講經聲

秋日偶成

少年走馬過邯鄲俠客聞風毛骨寒飯罷日
長無個事斷雲自剪補衣殘

賞七　二十五

春遊

隔岸桃花血染紅誰家犬吠水聲中不因雨
過春江濶一扣柴扉問小空

開先瀑布

黃巖老衲經行倦瞌睡觸翻淨瓶水化作長
虹千萬丈潺湲今古鳴不止

送懷慈之南海

每聞南海風波濶未得身心空莫遊浪翫小
舟如芥子財童雲裡爲擔憂

過趙州柏林寺

花木蕭蕭春色微庭前柏子舊來機只今誰
復重拈出無限人天領旨歸

題畫

千松斷磵絕飛梁松下何人問老龐花落不
隨流水出那知深處有春光

盧山夜坐

雲吞瀑布有無間錦閣歸來日已闌法侶二
三談坐穩磬聲流水共潺湲

月下偶成

靜夜無雲月正中清光何處不相同江南江
北閒臺殿幾箇心閒曉寺鐘

宿靈隱山房有感

長松九里接飛來碧岫雲濤吼法雷猴鳥無
端驚斧鑿一回登此一傷懷

登丹陽玄覽亭

松矮看山松色蒙待成千尺自疎通南湖西
嶺清秋夜月下看來更不同

示吳元石

孤光一片本圓明纔復心生便隔程紙上相
尋尤可笑畫龍安得解通靈

賞七　二十六

醒夢

夢裡悲歡知是虛醒中境界豈真乎常將醒
夢細推勘逆順關頭便自如

示密藏

潛行密用道階梯纔露聰明早自欺醒處未
能違現行夢中安得不昏迷

咏懷

年來心事隨流水一到滄溟不復還剩得靈
臺無所着境風順逆鎮常閒

憶孫仲來隨余過祖堂尋懶融尊者

策杖同誰問竹房千山空翠染衣裳獻花鳥
去無消息却使延陵道更香

玉板橋留度門

一片寒璆跨碧流行人到此忽驚秋莫教飛
出人間去爲雨爲雲不轉頭

承天寺懷古

風塵何處問羅家入德池頭見覺花庭下叢
蘭今寂寞更生留得破迷邪

賞七　二十七

峨眉送人遊清涼

氷雪風塵路不同出門拄杖便成龍朝來何
處桃花浪片片香雲接五峰

過十八灘二首

孤蓬終日翠微間纔過前灘復一灘直入深
山更深處曹溪猶在嶺西南

兩岸青山月滿川篤師貪瞌不行船此時意

味清如許法句難將口吻宣

草寺別顧南宮

馬嘶楊柳春風煖人對曇花慧月涼此別不
知何處見片帆縹緲渡滄浪

住山

厚篾三條束肚皮住山誰飽復誰饑幾回獨
自隨荒隴不學曹溪滾是非

吳城舟中

黃梅未已復紅梅滇水歌殘吉水來若使東
林堪卓錫聰明泉冷滌紛埃

過關

挑雲橫雪嶺南來流水青山幾日回關吏何
須扣疲馬囊中無物惹塵埃

偶成

長松之下坐片刻直抵紅塵三百日豈知一
念未生前空虛懸塊蒼苔石

題楞伽山海圖

陝代峰泉曾見來這回所見更奇哉雲濤空
翠皆無盡一任人間辨刼灰

夜泊星子朱堤

浪刼南康城脚時往來舟檝命如絲新安不
產朱夫子誰向湖邊築此堤

過南雄遺貴善人

南來豈止千重嶺終日烟霞伴客行滇水西
流誰解道廣長舌相說無生

登二祖說法臺

鼻祖當年此說經尋常花雨慧風清只今臺
殿蕭蕭裏惟有封龍不改青

挽守心禪人

十年辛苦在叢林六月葵花一片心雲過龍
泉秋雨歇寒流多是斷腸音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秋初久雨忽新晴雲屋寥寥片月明爽氣逼
人眠不去經行誰共聽泉聲

夢覺偶成

夢歷峰泉興正濃萬松失在一聲鐘覺來空
翠猶堪掬纔復生心趣便窮

題好堅木圖壽王司冠

牛羊不敢臥其陰出地高升壓衆林堅直不
隨秋氣改無情豈昔負初心

秋日過多寶寺懷陳平江侯穆文簡公

魚龍不改舊波濤多寶撐雲壯寂寥陳穆遺
踪何處覓斷碑殘碣草蕭蕭

哀福聖寺古栢

香葉玲瓏翠作陰幾回風度瀉清音簷前寶
地依然在無復朝來報曉禽

夜登中臺

師子峰頭縱大觀翻身直上碧雲端一聲長
嘯乾坤外五頂風生月影寒

喜姚侍御問法

烏臺白足笑曾登柱史焚香問大乘佛性自
來無貴賤有心男子即通靈

過鶴林古竹院二首

深雲偏種碧琅玕小結茆茨亦可安一任流
金并鑠石老禪擁毳尚憎寒

其二

青山有竹千萬竿聽雨時來一倚闌暮地耳
根尋不見主人喝下破癡頑

入湘陰

自古巴江學字流湘潭水出更深幽三十六

灣來似去不知誰是共行舟

咏懷

盖世功名豈足談時人所貴我如閒誰知別有登科處不在文章紙墨間

陽羨舟中即事

來往風塵兩鬢彫青山冷笑世人勞平生碌碌成何事一片年光夢裡消

示僧

衣中難着是袈裟龍袞貂裘未必佳若使爲僧心不了何須祝髮住烟霞

過大庾嶺二首

空拳出嶺一樵夫得鉢歸來上祖圖鼻孔大頭還向下支那翻作葛藤窠

紅梅林下黃梅鉢夜半誰持過嶺南無限好山青不語箇中一句若爲參

贈本來和尚

前後千峰去復來幾回蠟屐破蒼苔只今懶向諸方走飯罷和雲臥石臺

過張文學茂木

竹林流水讀書堂更愛清風送午涼喜怒未萌誰是主香雲片片度長廊

哭千松座主

茫茫宇宙總他鄉像季驚摧正法幢南望江梅愁不盡千松深處落寒香

柏老人集卷之十四」。

一　六二五頁上四行「瑞菴貞公」，徑作「瑞菴禎公」。

一　六二六頁中三行第六字「脩」，徑作「脩」。

一　六三一頁中一〇行第二字「戒」，徑作「盖」。

一　六三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末揆卷）。

望鞋山

無勞針線自成鞋萬古驚濤不可埋世上有人能着得輸他沒量道人來

悼穆玄菴

悼底玄菴老覺翁春光漏盡樹頭空慚余一片紅蓮舌無地輕搖此辯鋒

九江舟行

春風楊柳問前途南北關山萬里孤一片月明照江水此時心事有中無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二五頁上一行經名，徑作「紫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八　賞八

明　憨山德清閱

登吳江華嚴寺塔

漢武何須問劫灰只今滄海舊塵埃塔燈誰點吳江上直得魚龍瞎眼開

賞八

空堂夜坐

趺坐空堂如水清靈機歷歷自超情百年三萬六千日安得須臾此地行

詠于三公觀察十郎竹

秋風疎影搖窓冷夜月清香引坐深更愛諸君能抱節不因霜露失初心

弔鶴林寺松

從來說法有松濤老衲無煩舌相勞誰料一朝都伐盡幾回歸鶴夜尋巢

寄吳江諸法侶

吳江明月舊時同萬里迢迢向蜀中寄語長橋流水道莫催塵世白毛翁

寄仲淳

去去峨眉萬里餘掉頭東海意何如但將親骨埋平地到處青山好著書

贈姚國賓

柱史歸來一篋霜其誰問疾到東昌汾河片影巢陵月千里關山不盡光

悼大千老師

八功德水最清涼飲者能消熱惱狂不二樓高雲散盡十千龍象益悲傷

靈巖喜汪將軍傳侍御至

却掃風塵進白雲空山流水靜中聞九重天上人多少遍數那能及二君

佛香院

佛香院裏過清明門外垂垂柳正青怪底曉鶯啼不斷廣長舌相蕩風輕

二

宿東臺

絶頂風高白日寒雲山重疊檻前看夜深徙倚南樓柱喜見滄溟湧玉團

賞八

題玉女潭

仙肌香潔本無塵未必臨潭浴此身自是山公嫌寂寞裝成幽勝引遊人

吊玄晏

桃紅李白春光好誰料東風夜半狂玄晏先生非寂寞萊根滋味古今長

過玄晏草堂

春鳥啼來花已深草堂可得靜居心逝川既去不復返幾度臨風淚滿襟

示姜士華

火宅焦煩豈久居髮毛成雪費驅除故山相去無多遠車大蓮花衣裡珠

示端雍

花落花開幾度春此身如夢亦如塵曉來聚散東風急紅黙蒼苔色不新

示傅公肅　四首

江上芙蓉向曉風霧華初染色偏濃人間樂事眞堪笑歌管樓臺寫鏡中

白髮從來不怕人侯王頭上曉霜新還家莫道關山遠一念回光凍地春

日月升沈不解停髮毛鏡裡雪花明何如掉臂風塵外閒伴樵漁過此生

三

逝水滔滔日夜鳴浮生誰復解心驚青山常在人頻老紫陌紅塵歌不可聽

示韓生

螺髻山中雪色寒綉衣雲外有渾冠韓生也解聞鐘磬消盡聲塵領八還

寄鐵庵居士

天雄山色武夷同負約尋來入夢中怪底維摩常抱疾八行無鴈有誰通

遊海門二首

嶽宗朝會古來聞此日尋源到海門寄語行邉碣石上圖南還有北溟鯤

青山結伴好忘機春水桃花一色緋鵬翼自憐風力細鼓魚先向海東歸

避暑蕭岡

利名不識有何親累殺世間多少人在處松泉堪避暑肯將白足走風塵

偶成八首

烟波堆裏道塲開車馬終難踐碧苔清梵竹雛關不住磬聲飛出水雲來

山頭百畝鉢盂田聞道英檀據有年此日雲居得新主彫胡食盡好垂憐

裏江一水曲何多兩岸桃花色未酡莫道春寒楊柳怯乘風也解弄烟波

建昌山水勝臨川縱使王維畫不全風大觀成君試看直將吹放小西天

祖庭秋晚覺花空祇樹蕭條鎖梵宮幽鳥似憐無縫塔幾回腸斷叫西風

四顧乾坤一洞然長江萬里片帆懸潯陽此去無多路五老雲開翠滴天

野水去來六七里小舟黑白兩三人兩餘自是烟波潤歸去清歌月色新

遇玉河觀音寺

一徑秋雲到薜蘿隋唐陳迹問烟波重來誰起祥公定馬上行吟五噫歌

慈壽訪勞盛主人不遇

千巖披月到風塵一訪那羅洞裡人莫道過門余不入香雲騰處示全身

過玉河觀音寺即事

客東雲居寺即事

軒寬松雲調不同那堪簫鼓雜疎鐘一聲長嘯出山去野鶴從來無定蹤

顯靈宮聞邢煉師語有感

仙源窓邇蓝珠宮雲盡天壇月正中松露鶴翻會濕袖相逢莫笑野烟濃

過西雲居寺有感

萬里峨嵋去復來古碑無字洗蒼苔琬公慧命誰將續淚洒青山染刼灰

南嶽觀音沼

流泉豈是世中聲妄想紛飛聽不成試把耳根暫拈却雲邊別有路通明

鏡虛

鏡裡虛空花上春未生心處却投眞若教蜂蝶紛紛集只恐東風解作嗔

望普說殿

廣長舌相覆虛空佛與衆生吞吐中隔壁釗聲生殺柄清涼熱惱辨雌雄

尊者堂

雙松盤據萬峰腰靜夜微風學怒濤龍象百千相次禮捲簾喜見鳳頭高

戒壇偶成

黃金不記築爲臺兜馬能牽樂毅來絶壑築壇傳佛戒大雄家具凍雲雷

結冬永慈寺贈蘆芽主人妙公 六

莫測深林虎豹居道高何事費驅除危峰環列聽禪觀流水潛洞學梵書

悼壽禪堂師

宿草平興共度關只今靈骨塋空山瓣香飛奠秋風裡流水聲中塔影寒

芙蓉閣偶成

白犢溪頭過小舟布帆風惡浪花浮煙深不識歸何處時聽歌聲到畫樓

約王泰宇登茅山因未返賦此

處處東風弄柳條行蹤猶未上三茅華陽洞口春將老愁殺遊人歸路遙

吳中夜泊

涼生蘋藻動秋風萬里無雲一鏡空今夜孤舟繫何處吳江清淺月明中

吳氏廢園 二首

汾陽門第晉風流縹緲湖山感勝遊今日松蘿誰是主斷雲殘月鎖江樓

一庵高結翠微間千尺飛泉萬仞山月夜爲誰歌白雪遥聞清響落松關 七

贈天竺僧

大方禪伯上堂

與鄒南皐居士

葛洪山訪澤上人

路當斷澗倚寒松重疊峰巒擁梵宮未過竹橋清磬歇老禪扶杖笑相逢

西沼晚泊

扁舟日暮泊孤村何物吹空天上雲卧看月明照清淺是誰遥指水晶紋

憶山居

勞勞白足走風塵纔別青山秋復春重疊雲深巖畔屋寂寥空鎖久無人

訪鄭春寰不遇

湖州城裡風光別一半人家烟浪中惆悵仙翁醉何處柴門岑寂水雲封

贈僧

十萬程途數載通沙頭彈舌授降龍五天到日頭應白月落斜西半夜鐘

寓匡山黃龍潭寄賓陽老禪

白雲一片解深藏家醜雖多慎播揚松谷老禪真面目太行山色自蒼蒼

孤松高倚大江頭日夕波濤蕩去舟野鶴幾翁忘晝夜醒時只把夢時看

回翔欲下風枝縹緲未能留

過向城廣福寺

萬箂雲山擁佛宮璇題藻井草菜封夕陽墟落向城北幾度鐘聲送晚風

潭柘懷繆仲淳

谷口龍泉一片雲去來誰復見離羣夜深唯有滄溟月無限清光不可分

懷燕京諸居士

羣籟消沈片月西阿誰寫出未生時長安不在春光外夢裡浮華幾箇知

別開侍者

日光寺前日已西空山搖落語離違行塵埒埒兩條路頭上青天不可移

咏石乳泉

石乳高懸不記秋半空珞珞瀉寒流遥知此去歸滄海大作雲濤浴巨舟

志夢

獨惜無人萬斛舟風波恍惚卒難留誰知岸上持竿者幾度斜陽淚濕裘

示諸沙彌

赤心片片爲諸人痛棒難禁滿腹嗔只恐出門三十里恨心竟作水中塵

囑蘆溝橋資福寺住持本公

十年拚命死挨排逆順相逢莫動懷待過隆冬春自到千紅萬紫一齊開

山居二首

獨自經行未欲眠夜涼明月照松泉好茶一碗昏方歇踏破虛空別有天

萬疊寒雲抱寂寥日高猶自懶伸腰楞嚴十軸誰相送一炷名香笑裡刀

謝太初靜主惠楞嚴集註

莫嫌奇特障靈泉大用臨機不現前媿我妻心行未徹賺他男女落廉纖

般若泉

獨坐苔龕萬慮空瀼然一脉瀉層峰從教龍象如雲集供佛澆花用不窮

月夜登海藏樓懷江南諸法侶

頭上青天四面山一樓高聳翠微間空窓最愛無雲夜溢目清光只獨看

睡起示道開

粥罷正憐方夢醒日高猶自打鼾眠開即已刀山皆清涼慈忍地惟太宰久入是法門

故能於生死榮辱出處之際縱橫自在耳

余少太宰二十二年辱太宰不以齒少貧病託於道義之分今將別而之晉陽披晤未期感而賦此

春過丈室維摩疾夏到維摩丈室安此別不知何處去浮生開口笑多難

謝太初靜主惠楞嚴集註

萬疊寒雲抱寂寥日高猶自懶伸腰楞嚴十軸誰相送一炷名香笑裡刀

自肯寮自訟

莫嫌奇特障靈泉大用臨機不現前媿我妻心行未徹賺他男女落廉纖

般若泉

獨坐苔龕萬慮空瀼然一脉瀉層峰從教龍象如雲集供佛澆花用不窮

月夜登海藏樓懷江南諸法侶

頭上青天四面山一樓高聳翠微間空窓最愛無雲夜溢目清光只獨看

睡起示道開

粥罷正憐方夢醒日高猶自打鼾眠開即已刀山皆清涼慈忍地惟太宰久入是法門

解隨慵懶伸脚無端裩布穿

自肯寮

年來足跡遍江山五頂清涼未欲還却笑今朝心自肯河沙龍象任躋攀

爲新剃可禪人字止臺 有序

昔人有言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馬大師住山時獵人石鞏逐鹿過其前問曰鹿何之大師曰汝一箭射幾鹿鞏曰一鹿大師曰吾則不然鞏曰師射幾鹿曰一羣鞏聞而駭之大師乘其駭而啓廸之曰汝能射鹿何不自射鞏遂反弓自射曰直無下手處大師曰這漢千刼無明當下氷消去也若然者信知人易而自知難人能自知如已眼見眼苟非就中人則石鞏之無下手處寧易言哉禪人名常可余字之曰止臺以渠剃染清涼誡無忘文殊老漢并其受業和尚之德耳雖然止臺能自知則臺可止臺可止斯恩不負人壽幾何老而知反脫不能於空閒寂寞之濱氷枯雪老之地以終其志非夫也止臺勉之

世上稀逢七十人羨君老大出風塵慧刀舉處情根斷去住無忘五頂春

再遊潭柘寺

峨嵋萬里去重來法雨香雲遍九垓誰料昔年荆棘地空山已復湧樓臺

雲盡見石門山

此中山水如西子手抱琵琶面半遮若使風流渾看見今朝雲盡孰驚嗟

悼栗庵居士

武夷不改舊山青十卷楞嚴講未成慚媿自言還自食但將一頌寄延陵

悼王方麓先生

前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頭難辨別還同竹篦勘癡禪

盱江舟中望從姑山

學得長生固是奇身存影逐有誰知何如只學無生好我既無生死自離

曾爲紫栢巢中鷇和好音聲總不如今日一編重舉似血痕沾洒透珊瑚

滿腹春工着處栽含毫聊當一枝開是誰管領無絃曲雙經迢迢庾嶺梅

丁卯秋日閱刻紫栢集弟子元廣分預其役每見當時拈似處失聲而泣因成二絶句漫綴於末不自計其詞之工拙也

歌

願僧歌

君不見大塊內大塊外凡屬有形皆聚沫風卷滄溟徹底枯皮既不存毛奚賴今與古知幾代搜剔興亡多感慨鏡裏豪華草上霜日出浮光竟安在大道喪仁義起愚智遑遑分彼此七雄五伯殺氣驕楚狂悲鳳譏孔子李伯陽爾胡爲去華取實亦支離欲返眞淳盤古心時人未必解相隨窮百家討衆論傍門駢户增迷悶精閑文武戰功名究竟空餘千載恨自秦來不可說力并山河流杵血雖然美惡不同觀到頭名分慙先列千算計萬思量古往今來夢一場寒暑相推毛易白爭如削髮禮空王空王業貴人紹生死中流施櫓棹有緣拍手便登船一念不生等麤妙死井

水豈藏龍巨靈一撥泥沙通百千三昧總心源橫拈豎弄振家風有等人眼睜睜欲心如火覓長生誰知生是死之媒媒在終難藥物成縱成得必有壞有壞修之非所解少年自笑學飛昇一段風騷幾爲賣多算勝少算敗

算來算去爲僧快五蘊身心水即波聖凡坐斷無罣礙一擬一鉢海山寬雲行鳥飛恣歌唄願爲僧願爲僧世世生生繼祖燈四弘爲轂法爲輪碾斷衆生愛與憎杜鴻漸王欽若生願爲僧死負約不榮國相貴爲僧達者自知解與縛青山曲碧水灣松竹風來益道顏相逢若問爲僧事須信爲僧非等閒

喚鳥歌

道人天放度浮生城市山林信脚行除却着衣并喫飯眼前無事可留情雲邊松松下石枕錫橫眠消白日從他花鳥報年光鼻息如雷睡正容忽醒來持鉄鉢狂謌出谷眞快活望烟乞食向前村一飽那分精與爛風塵中境界別憎愛紛紛難了絶輸與心空及第人遇緣好醜何煩熱知不知漫自癡蕭梁陳迹草萋萋兩輪日月如飛擲竹馬兒童鬢已絲貧與賤富與貴冷眼看來無面背狂奴自是賣高名平等光中生忌諱簑衣不着着羊裘七里灘頭成浪費這段光見不見日用堂堂同掣電直饒師曠與離婁竭盡聰明隔一線訪道易悟道難相逢幾個委心肝些兒拂意便生嗔神珠肯把與君看得此珠大事了我本不生誰復老流水聲中喝哩囉斜陽影裡喚歸鳥罷罷罷及早休千峰古木足清幽莫待飛高勸始下羽毛零落道難修

弔開先湖月鑑公種樹歌

君不見開先老僧號湖月羅公見之不敢忽贈之湖月非無取清明在躬體外拙湖上山月邊窗朝暮往來行不歇見人斫樹即哀號跪拜其前求莫伐毫末全抱霄壤然損我一枝拔我髮君欲伐者便一時老僧視之如斫髮毛斑報道當人死消息死消息我若無生骨願君頓發菩提心留與禪林壯門闕夏月遊人來道涼冬來風雪難埋沒更有神颸天外來樹響泉聲當面咄男兒咄面解謝身凡聖情塵彈指刷

示覺皤居士歌

去年花落開今年花落開明年花開花落知幾回有誰能窮未生前未生前痛究竟死生憎愛登時淨覺花開遍菩提樹香滿十虛耳根領

病病歌

五行四大是何物解寒熱兮解生克風寒水濕互交馳情根未拔遭渠惑遭渠惑幾度尋渠渾不得一片虛明礙口門千言萬語吐不出馬駒兒日面佛月面佛洞山暗裏同軌則看他有分有誰知拈轉頑心赤骨立赤骨立從教五眼難窺識却許狸奴白牯流寒熱鑪中間跳躑君不見桃花紅李花白纔得春光便增色昨夜東風過短牆朝來滿地空狼藉眼前榮能有幾二鼠侵藤墜復起等閒鏡裏髮毛斑報道當人死消息死消息我若無生枝拔我髮君欲伐者便一時老僧視之如斫媒不入這些病痛向誰言多少男兒甘自忽鐵面閻君解羅織三途一報刼五千甘自忽鐵面閻君解羅織三途一報刼五千出得頭來終費力又不見高張富貴震天地頭白黃金買不去南山北嶺塚纍纍見說蓬

蒿穿眼裡憨憨子能病病夢中拾箇破沙盆
醒來却是談禪柄曲折松枝隨手應天風偏
向手中吹霹靂一聲頭却聳

桃花歌

君不見桃花開桃花落開時何芳穠落時何
寂寞誰知本無殊人情有豐約南青阡東紫
陌無限桃紅與李白玉樓人醉喚不醒夢裡
南柯郡政積不知何處曉鶯啼醒來紅日懸
天碧追思枕上榮辱事兔角龜毛爭仲伯古
與今休與戚動靜一條橫喧寂堯舜巢由鏡
裡花春深風雨間吹笛牧童豈有悲歡心有
心聽之心如摘桃花開桃花落開落恣無常
道人卧巖壑壑之上巖之東偏多翠栢與蒼
松長風忽然遊太虛雲濤滾滾鳴千峰耳根
無何聲洗脫我乃喪我我無踪無踪是我我
是誰斜陽西去自鳴鐘鐘中鼓聲如可雜曉
來何以破昏蒙桃花落桃花紅分別情空代
謝同我是如來眞骨肉肯將妄語誑寰中

示如印觀身歌

君不見如花女子誰不戀只緣面嫩怕風吹
幾回躲避桃花畔又不見吳王樓船載西施
蕩樣中流衒顏色一朝越兵過行春等閒笑
裡姑蘇失這肉塊害殺人古今無限沒風塵
老僧有箇降魔術不是英雄不解識常將此
心觀此身此身畢竟是何物今日觀明日察
內外搜求沒搭殺皮裹肉肉包骨橫筋竪絡
互相織三焦五臟細復推蟯蛔以爲極樂國
膿爲漿糞爲食終日醺醺自爲得一朝報盡
幻軀燒總隨烟焰風飄失能觀者是我心所
觀者是我身能所何曾有疏親譬如吳越各
江山癡人無智認爲一觀之久觀力漸熟成
抖擻一道神光照厠坑蛆蟲滾滾希延壽臭
穢中不堪處爭名奪利誰思止萬兩黃金買
粉頭直謂風流長不死悲哉業鬼與婬妖不
道東風夜半生猶謂春光常若此

紙襖歌

君不見天上六銖衣人間宮錦袍纖柔交錯
固無比爭若溪籐道味高西風起誰不怕凜
凜侵人如箭射寂寞千巖披坐時恣爾寒雲
覆房瓦夜將半牕月白侍者莫能辨青赤誤
認霜猨擾余禪驀地當頭打一策曲兮曲直
兮直凡聖情忘難可測化毋機梭織不成那
堪羅綺較顏色行着輕坐着燸坐卧相應便
舒卷八風一任作風濤道人豈改菩薩面挂
松枝晒屋角穿窬見之亦不捉隆冬獨壯老
僧懷一片虛明謾描邈又不見紙衣道者亦
奇特生死去來何自在却被曹山痛斥之念
異便與玄體昧中峰老亦紙襖橫拈竪弄無
不好即衣說法聲如雷自是聾人耳昏耗比
年來俗愈薄狐兔成羣亂穿鑿柳絮蘆花翳
眼睛解脫光明甘束縛紫栢生見弗忍逆即
逆兮順即順夜叉菩薩面無常刦化癡即悟
心印也不管你青州衫重七斤也不管你溪
籐襖無四兩一條性命等微塵賞即罰兮罰
即賞

悼徐文卿太僕

避暑何須萬峰去虛堂寂寂多山趣飄風驟
雨須臾過屋脊瓦溝流泉注萬壑千巖孰卷
來等閒却向城中開秋雷轟轟鳴法鼓無限
勞生夢裡回君不見開門綠自到望處紅如

牧即色知非相風塵蓮夢春不數日徐彦文
匆匆束裝朝聖君訃音一旦聞意外空解未
深淚繽紛前船便是後船眼莫道他死我不
管驀地臨到我頭上電光石火徒悲歎隨順
無明起諸有英雄百戰爭好醜若不隨順諸
有離佛手何曾異我手

觀牡丹念來慈

未花主人何處去正花猶自不歸來倘然一
夜風雨生可憐艷冶點蒼苔君不見富貴貧
賤本一條花開花落徒嘈嘈槎芽未發試著
眼搖落孤根煖獨饒

韉鏡歌

君不見桃李華鮮且軟紅白枝枝風未捲公
子停鞭勒馬看等閒一片飄清淺河邊水去
不返可惜朱顏日漸損從教把鏡玩髑髏笑
殺癡心生繾綣又不見潘安宋玉貌最美一
息不來成棄委青銅知道落誰家不照兒即
照婆子

山居歌

逕觀顛逢觀顛衆人所愛渠弗憐閣裏抽身
委躁君疎狂一味樂林泉撩起行未甚錯矗
孔孤危不受索世路崎嶇行道難算來肥遁
是高着大率進莫若退行藏愼密終無累簪
衣懷寶寧負癡人不知我我則貴住深山敢
偷安火種刀耕度歲寒飯訖虛窓禮佛書幾
田明月借光看置殘卷雙足欽水韻松聲耳
不攬一塊圓明忽現前瞥爾生心即不見眼
中釘腦後楔不是輪扁難出脫相應約莫徐
疾間放過依然成兩橛無手人解行拳輕輕
擊破趙州關五家祖印落掌握生殺縱橫豈
等閒羅緺嶺石孤硬鳥道懸空常寂靜萬壑
千巖一線通龍泉幽邃多潭洞可棲身可滌
心覺路蕭蕭缺嗣音狐兔成羣白日嘷夕陽
碧殿下秋陰君不見都來間費力三月桃花雨後看殘
紅滿地悲狼籍大將軍五大夫榮名無故落
用蒼虬一蟄萬三冬出水雲雷自相送烟霞
趣莫謾舉古往今來挹巢許衡山懶瓚枕流
眼丹詔連徵不解起這家風勿外通若將此
意透王公管取當頭失高貴涕唾功名學苦
空

梵川問月攜麟即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
月圓缺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
顯肯爲迷雲汩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
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八高人聚風月無邊
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擲滿地珍珠
誰拾得此情難借虛空喻摧破虛空須着力

清涼寺雙栢歌

君不見古清涼伯仲千霄知幾霜窓前倏忽
神颺生翠濤吼喚寒焦腸此時趣誰領略積
刦情塵俱廓落堂堂一片舊靈臺塞破虛空
無處着好家風謾從聾浮生如夢夢如空今
昔豪華鏡裏狂勸君莫負主人公淮陰功留
侯策究竟都來閒費力三月桃花雨後看殘
紅滿地悲狼籍大將軍五大夫榮名無故落
江湖爭似清涼堤下栢難兄難弟世中無又
不見鸞鳳高去去來來愛此巢香葉玲瓏韻
獨奇靜聽流水滌心苗俗漸薄眞可哀幾人
癡想製棺材金郭玉廓終須壞木板安能保
久埋勿短見取勢便呼奴喝隸逞好漢直謂
青天亦可欺青天較汝更會算大張羅任他

鑽到頭一一結公案何如當年即回光留取
清陰後人感

示張春堂

丹衷雲外尋知已赤脚塵中覓信心二十年
來霜雪苦寸腸愁絕爲誰吟爲誰吟吳門風
月最知音知音不在念生後一道神光貫古
今聞我行惠雙履萬里烟雲生足底烟雲總
是相知心去去懷君寧有已寧有已瞥爾生
情早不親願君護念常如死死人坐斷攀緣
時槁木寒灰未足比猛然大地回春光頭頭
處處皆芳紫信手拈來總藥經問君何處留
經註唯願龍神常護持普與衆生作良劑

姜節婦歌

項羽强猛誰敢並恣暴縱火燒咸陽烟燄亘
天三百日視之談笑畧不傷想必肚腸生銕
鑄又同木石無情思及別虞姬便動情歌罷
傷心淚如雨又不見漢高大度天下聞抱病
呻吟欲斷魂戚姬難舍死不顧撫床相視淚
紛紛這兩漢氣吞當世眞罕見羅絡英雄如
小兒使貴即貴賤即賤觸着虞姬與戚姬不
殊生銕遭火煆方圓曲直任鉗鎚又如籧篨
任舒卷楚霸王漢高祖大度强猛何足數愛
欲關頭皆受降臨死戀戀猶相顧反不如嘉
禾城東姜氏女亡夫節抱金石固彈指高樓
五十年不異羈旅寓旦暮又如枯木倚寒巖
春光荏苒心如死唯有清貞不變常遺風永
永鎮頹世

遊善卷洞

性僻平生愛泉石天下山川遍曾歷搜奇討
異幾經秋佛窟仙源靡不識靡不識善卷幽
靈更殊特香藹崆峒別一天雕巖刻岫綴雲
煙石田丹竈尚依然仙人一去不復還人物
森森儼若生遊人把翫何多情造物變幻固
難測以道究之亦可明自是遊人不悟心却
于心外生情執生情執隨境遷流何日息此
心明曠本無涯昧之無故生欣戚臨泉坐石
便歡然把酒高歌自比仙須臾興盡復塵勞
一段幽懷變縈纏何如直悟本有心信手握
土總成金大地都來一隻眼不知何處可安
針若有一針可容得此心之外必有物有物
安能無愛憎愛憎既起迷眞識吾之愛山水
從來不斷此踏遍名山不着塵看盡江山又
何色撩天鼻孔任昂藏去住無非無有鄉不
知誰薦此中旨國山寺裏禮空王空王禮畢
出法堂千峰迴合已殘陽扁舟縹緲向何處
夜泊烟波萬里長

汝堅歌贈項子

有形堅久惟天地水火風災終飄沒此乃如
來眞實言不是等閒相誑惑天地間事雖多
升沉光景暗消磨一一已過不復計榮辱牽
人情不枯情不枯逢春歡喜遇秋悲古往今
來皆若斯不思天地不長久但見所欲皆可
守天地數窮尚傾頹須臾榮辱我何有春花
雖媚終必凋容顏雖好終必憔君不見偷桃
曼倩頭解白寒暑催年不可逃可逃惟有一
看子天地有壞他不死不在深雲遠壑求不
離現前日用處穿衣喫飯莫放過生心早是
路頭錯一路光明變識情改頭換面由渠作
瞥然悟識情即是金剛座一切萬物屬生滅
惟有此座常堅固不是英靈大丈夫阿誰占

之得安妥得安妥汝字汝堅不虛度我歌信口不思量傍人讀之笑我狂惟有汝堅信不疑晨昏吟咏遣時光遣時光春花爛熳香何處不用鼻嘗用口嘗

白衲歌爲馮開之作

此色不異奔荼棃來往風塵不染泥願君此心如此色一點孤明常歷歷又同日月破幽宵昇沈宇宙無踪蹟此衣披之不顛倒願君此身常皎皎朔風吹雪天不寒又作蒼生黃綿襖此衣又同青山雲卷舒自在爲甘霖一切枯槁被恩澤無情亦生懽喜心與君聚首不甚久知君心地少塵垢臨別遺君此衲頭願君精神常抖擻耳根如銕捲不轉相逢依舊春風臉黑白叢中標格奇魔外望之心膽戰我去矣君須記雲影天光總我情閒朝靜夜休相憶休相憶絕情識一點孤明常歷歷此色不異奔荼棃願君此心如此色呵呵呵咄咄咄到頭光景何消息白白白黑黑黑君之脉

懶瓚歌贈曾金簡

我聞君家住衡嶽出入常隨猿與鶴消閒更解弄潺湲絕勝風塵爭奕博又聞衡嶽有懶瓚只會穿衣并喫飯衆生苦海正浮沉隈藏巖畔渾不管丈夫兒既出世不爲衆生作何事焦芽敗種非大根唯堪打殺餧狗子普天之下皆王土汝獨潛心恣懶惰假使天下都學汝衆生淪墜復誰度懶病不除害非淺此風從今不可扇君不見天子懶惰社稷亡丈夫懶惰家不昌農夫懶惰致餓死蠶婦懶惰蠶必僵汝這漢沒思算專以習懶爲慣便懶病既成無藥醫平生一事無所辦汝不聞如來呵懶爲毒蛇昏蔽靈臺苦無涯頭出頭沒生死中幾能得覩優曇花君既歸懶瓚想必舊相知爲我殷勤致此說從今勿以懶爲辭聞此說仍不改猶復松蘿貪自在與我一拳打殺伊敢保長刼無罪債只恐君力量小反被懶瓚到打倒一場敗闕天下聞惹得兒孫聚口笑

子房山歌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沉人代迭終始君不見人生大塊能幾何黃河東逝無回波豪華過眼曉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楚漢雌雄一夢勞其餘蹄涔安足多世謂先生見幾蚤侯印棄之如腐草超然故托赤松遊到頭那得韓彭惱此據先生跡安知先生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忻秦亡心事了不去何沉吟又不見功名長生不相遠棄彼取此識亦淺我知先生天機深刀圭羽翰都非戀因登古寺賦此歌偶將墨跡灑煙蘿先生莫笑太多事男兒志氣情難磨難磨若是蒼蒼嶓河遷谷變無定軌惟有先生一片心恒與茲山增秀美

龍蛇歌

君不見龍與蛇本無常龍若有欲即爲蛇蛇能無欲鱗蟲王世人所欲固雖多飲食男女爲六疴若以飲食較男女男女又爲欲之戈漢高祖之大度楚霸王之强悍一火咸陽心不悲虞姬別時情何軟淮陰功高尚忍誅戚姬臨決苦躊躕能將欲海輕掀倒自古人間幾丈夫西施不知是何物傾城傾國無多力

當時若使留于越越覇諸侯亦未必又不見
五百仙人善馭雲去來空際盡超羣繞聽宮
女一聲曲神力俱遣欲火焚蘇子卿持漢節
吞氈噉雪命欲絶死生朝夕不可保胡婦生
兒猶所悦欲之難斷有若是難斷能斷須男
子男子斷欲尚多難婦人失節何足耻言雖
反意甚切字字分明心吐血是男是女能斷
欲誠爲世上眞豪傑扶人倫整世道苟非豪
傑寧堪造饒有周公伊尹才未能斷欲終顛
倒大可笑大可笑好漢多迷尿屎竅臭皮袋
上巧莊嚴相看莫不稱爲妙殊不知四大合
成身四蘊攢爲心若以四四觀身心何處尋
煩惱海豈有邊龍蛇出没足雲烟人欲關頭
雷雨深等閒換骨阿誰先

舊路嶺龍泉寺普同塔歌

君不見隆興東龍泉西稜層窣堵倚雲霓山
高靈骨鱗蟲長地發琳瑯鸞鳳棲老別傳頴
行堅峨嵋補怛咸周旋戒珠圓潔光飲日興
福十萬幷八千了此心非一生十方三世時
精誠誰料髑髏無着處清涼山裏伴緇英金
閣嶺亦曾住再來矢願立標幟可憐一片好
心腸深即徒剖鑪肝肺照法師涅槃義皮肉
相連無斷際生公盡道是前身來往白雲知
幾祀臨終時顯大機講堂端坐稱阿彌十氣
未殘神獨逝蓮花國裡誕嬰兒義禪客實難
得天生一段混沌質無論早晚話頭勤採藥
林間忽禪寂紅日暮不知歸虎豹羣中身正
然趨之者猶如夜蛾之投燄哀哉及先生
足加帝腹恥纓紱而激清颸延至李膺范
遺兒孫滿望阿爹還燈燭相尋鳥道迷古澗
邊定松烟癡兒一見叫蒼天如何連日不歸
家却向深林伴虎眠既喚醒忘所證猶道須
臾無片頃爾曹無故惱老僧好場瞌睡多破
烈也今幸過祠下因寄短章一弔先生吟
所始始忘本折枝葉裹前人辛苦成何事話
到此肝膽裂知恩報恩須豪傑春來寺外桃
花開前後殘紅亡者血

弔子陵嚴先生 并序

自洗飲風微至馬上得天下之雄而功利
智勇波震塵飛君臣交猜朝富貴夕誅夷
然趨之者猶如夜蛾之投燄哀哉及先生
足加帝腹恥纓紱而激清颸延至李膺范
遺兒孫滿望阿爹還燈燭相尋鳥道迷古澗
邊定松烟癡兒一見叫蒼天如何連日不歸
家却向深林伴虎眠既喚醒忘所證猶道須
臾無片頃爾曹無故惱老僧好場瞌睡多破
烈也今幸過祠下因寄短章一弔先生吟
曰
三召兮不能榮先生一退兮不能高先生榮
高既外兮則先生不可得而名唯山高水長
兮一瞻先生之眉宇悵然而行

銅犢歌 慰公遺在龍門者

扶桑之西墨水之東勞盛袤厲海色朦朧音
嚴異壑曲澗巨峰煙雲深處驚濤振空中有
美人寂默禪宮予曾扣關如桴擊鐘不慮而
酬即問而通見斯蒼犢背負仙翁展卷勿收
意托冲融神遊混茫之初跡符既判之後長

者緒言久承下風覩物思人眞懷忡忡

上方山夜坐懷孫仲來

明月在青天流泉在碧山素輝與寒響靜聽有無間我有所思兮美人紛未還時陰固難待奄忽髮毛斑結屋松蘿深況遭清溪灣輕舟飄白波漁父多軟頑既去仍復來華鱗得非艱欣然換濁酒一醉忘萬般拍手喚不醒遊魂江海間風濤未可測彼岸宜早攀

警世

嗟哉世間人所計何其短但欲遂目前終古竟不管形骸有敗壞眞光常自在不滅必受生生必酬業債今生弗如意前因所招待貴賤雖有殊業鏡寧假借形端影必佳面惡形必怪少年如春花既鮮豈不萎常將萎事看安俟零落吾

哀靈巖寺僧歌

莫謂出家好山居絕間擾年來苦更多開口向誰道山地枯山田瘦枯瘦豐收能幾斗往來賓客强支持分外徵求何所有況復三年兩度荒每日吞饑如餓狗說到此淚如雨莫若離山托鉢去翻思佛祖舊叢林難將一旦委荒楚君不見靈巖寺大小禪房皆廢棄老僧乞食未歸來白骨不知葬何地流泉聲難可聽誰謂靈巖四絕英松風今作斷腸吟木偶聞之亦淚零

悼棲霞素庵節公　并引

師之所得以無得爲得所以處失而未始失也以其未始失故凡莊嚴淨土崇麗緇林者觸願而成雖雲山可磨岷江可竭師之德容充如也一旦棄我而逝寧無悲乎故以辭悼之辭曰

師來兮以慈悲爲釣師逝兮師骨流水兮師笑余煽哀兮垂照法梁折兮孰肖鄙詞辭香兮一弔

登方山歌

君不見晉陽方山李長者愛虎馱經不用馬大賢村頭高山奴一見至人便能下嗟哉世道哀斯文竟成假空聞冠盖名已乏舊風雅馬家古佛堂土室久荒涼長者去不返佛日誰洗光慚小子生何晚雙林那堪紹緇衮見賢思齊非憚勞尋山問水叩玄關我曾聞華嚴經十方如來之典刑四重法界難思議孰能揮毫無留停譬百川爭赴海萬里雲濤煥文彩又如春光在萬物洪纖濃淡皆自在理法界喻夫水水結爲氷事相似互成互奪等

屈伸千舒萬卷不離指最難悟後一種事無拘非襍酥輸與文殊阿逸多當陽頌出價增重懷州牛嘉州象張三吃草李四脹更兼空手把鋤頭明暗相參呈伎倆日用中露形容含毫臨紙何匆匆星霜五易論告成世傳天女俱騰空又聞長者初來時囊挈經書歷險危風霜一夕震林谷老松拔去泉如飴至今巖僧仰饑渴聖師厚德寧忘之達觀憨出菩龕蚤春結伴下寒嵐芒鞋踏破幾層雪神福山原試一叅廣眉朗目躡上峰丹唇紫臉髯不同身長七尺有二寸天開法海眞英雄殷勤再拜不忍別行行回首煙雲重

式廬歌　有序

我聞太樞老人乍夢之後而兩儀始行自是特立環立於大塊間者惟山焉耳震旦

中祖崐崘高三峨尊五嶽奇傑牢盛神異蓬萊今有易崐崘退三峨隱五嶽進匡廬而獨式焉者盖匡廬之山清深憨秀故也清則離垢獨立深則幽討莫測憨則近厚秀則遠媚若人取之有以哉憨憨子聞而爲之歌曰

清兮本無染兮深兮難討測兮憨兮且有容兮秀兮遠媚兮奚獨全此四德兮予其望之厚兮

澄公泉歌

君不見高山巖曲有流水煙鎖雲藏人不覷白足窮幽偶識之倚杖徘徊不忍去泉泉泉何其玄儼若欲語聲弗全又不見伯夷清巢父潔若喻此泉難我愜澄公講餘來彈舌蒼虬作雨潤枯渴令人長憶胥靡君泥塗板築龍蛇穴

江水歌

江水忽起兮江水忽伏兮起兮伏兮是誰所使兮心水本澄忽然怒生怒既爲媒兮所謂喜者不煩介紹自然而相賡是事甚易知兮奈何觸事而迷起伏無媒風哥作戲蓬蓬然而來寂寂然而去來兮去兮其誰之命說者曰有陰陽而後有動靜風兮風兮陰陽未判兮廓然昭徹兮此爲渾沌之老敢問此老之先曰太極無極耳嘻無極之先孰名無極或曰無極之後名德始興憨憨子抱膝而歌曰名兮寔兮相互而窮兮所謂無極也者太虛塗彩耳喜兮怒兮一心未生兮果異果同兮喜怒既發兮有待無待兮知有無者果然眞兮果然妄兮有能析兮則江水之起伏富兮貴兮貧兮賤兮皆春風中小兒騎竹馬耳知此則風之所始在我而不在物矣昔人有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燈前喜怒自起倒敢問西隣知不知咄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

燕山送雷雨居士奉使入楚

君不見湘水湘山天下希煙濤空翠交相輝片帆杳然向深處掉首方悲人世非賈傅韓生曾去來滿前幽勝成思歸好山好水不解賞此道遥知未入微又不見懶瓚憨眠石枕頭禪心如水清無休千峰但覺芋火暖那知世上有王侯君承王命辭燕山拂拂秋風兩鬢斑岷江洞庭遠更濶虎兕魚龍日夕環覺有心見有身無端明鏡忽生塵騰今耀古光自在相逢幾箇用天眞莫道此言淡無味無味之中無限春朱陵高久寂寥回鴈峰前荊棘饒狐兔成羣笑復哀驅除剪拂金湯勞臨行更勸一杯茗兩行熱淚沾緇袍

再過澹庵居士園有感

勺水何必滄海水愛石何必太山石此石此水意甚深白雲碧草誰復識誰復識誰復識見說先生手自壘一花一木皆自植吾雖無心來此中恍若先生共相揖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八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三八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六三九頁下一六行第二字「會」，徑作「曾」。

一　六四二頁下五行「也」，至此，徑卷十四終，卷十五始。

一　六五〇頁下末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九　賞九

明　憨山　德清　閱

皮囊歌

這皮囊無好醜空色從來莫能脩自是當人情未消千零百碎分淨垢君不見玄沙老髑髏（賞九）髓面前金剛倒費盡精神扶不起使人常夜徒悲懊岑大蠱逞家風快言業障本來空一朝拶着難伸訴業障依然障不通兩禪伯心路直血血刀刀無愧色公案分明請試觀冷灰豆爆知恩德透此關便不難掉臂縱橫恣軟頑但得胸中無夙食從教藥病自般般聖凡情頓坐斷不住中流豈兩岸須知死水不藏龍雷電光中看胡亂看胡亂看胡亂末上通身出臭汗生殺交加意氣閒大底輸他本色漢

送靜庵知客之燕京造佛像歌　有引

靜庵上人將鑄銅爲像一旦辭予出山予問此行奚爲曰造佛去予曰佛如可造空可青黃若知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乎莫若鑄心爲佛大水稽天弗能漂刼火洞然弗能燒顧不偉哉焉用範銅爲乎上人曰我聞氷可以爲水色可以爲空土木銅鐵皆可以目得之色乎非乎若然者心無形段空無邊際即空即心即心即空空兮心兮孰得而思議之範銅爲佛有何不可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指何爲銅予曰善哉子行矣乃作歌以壯之歌曰

刼火洞然天地灰毘嵐吼擊三禪隤鑄銅爲佛不可壞常光千古破晉埃此行秋深時漸寒歸來應是桃花殘文殊老人頻相喚夢裏春光興易闌君不見鴈塔稜層高入雲龍藏稀奇難可聞等閒莫把年光玩老病休將口舌分呵呵呵會得麽剥皮刺血苦何多豈是古人無所見行遍早晚細思他

二

悼無塵開士　（賞九）

沁水諧觀兮不遷遥入潭柘兮獨還白雲忽散兮寧堪不遠悼蘭兮義完生爲死媒兮奚歡死爲生毋兮奚難了此而超然兮即羣動而固閒公若有知兮懸解於去來之間

寄弔陳內翰良軸　三

我登廬山時東林訪君子別後不幾年君子取高第黃梁夢未全忽聞已棄世花開終必落人生終必死花落還復開人死竟不起此情向誰言耒陽有名士以人還自驚無常無

彼此縱活一百年不過先後耳君子君子兮
望雲空相思聰明泉不枯聲咽何時已

觀放花炮歌

君不見富貴人所喜貧賤世所厭古往及今
來升沉寧有限惟有達道人榮辱俱如幻漢
高祖楚霸王爭鋒氣勢何昂藏正眼看來總
是空長安彭城俱荒涼亞夫塚蕭何墓荊棘
深深眠狐兎山河不改勛業盡奚必從前多
勞苦大不若林間叟寵辱胸中曾不有白雲
去住本無心泉石城隍恣遊走或愛靜或任
喧超然直下了非關萬籟寥寥夜月寒何妨
花炮共相看聲悅耳色供目聲色叢中誰解
悟常光生滅兩俱遺千峰寂歷心如谷又不
見張相國馮司禮光燄輝輝貴無極一朝福
盡草頭霜日出何曾睹涓滴古如此今如此
相逢誰是奇男子聽炮觀花洞世情掛冠岩
穴尋高士薦大機聞塗毒彈指根塵成石火
羽化還同氷夾魚陽回大地俱憾懼學無生
即無死生死從來互相起生若無生死亦無
孤明歷歷照千古要會得須豪傑一切情頭
都斷絕譬如香象脫羈鎖縱橫不受人牽拽
人聽炮我亦聽人觀花我亦觀就中別自有
玄端妍醜交加慧鑑前片心湛湛喻寒潭寒
潭水清徹底富貴貧賤如泡翳碌碌珞珞有
何期輸吾枕石和雲睡

病中歌 有序 賞九 四

皮毬道人以四國王相勝負而未調或以
火攻或以土遏水風二帥復激而鼓之大
戰不休是以陰陽弗和結爲寒涎病求醫
於盧扁賈術於華陀皆爲之縮手且曰此
病根於混沌之初發於太極之後證自而
相須有識而致之非我曹可以療也皮毬
道人側聞而笑之遂發而爲歌
皮毬道人抱痰火咳嗽寒涎朝暮吐四大相
凌未易調一呼一吸無常主達此理真快活
謾言天地爲棺槨此是莊周夢裡談無生路
上渠難摸既無生寧有死一切屈伸皆幻耳
乾坤亦是臭皮囊囊中濃滴奚相惜千萬刦
如一瞬南嶽關門何太鈍由心造業業生灾
勞頓儂家失本分君不見一念不生佛亦幻
既生有覺覺生情常寂光中受磨難離圓覺
無六道廢六道無三乘增減關頭理不明醫
王設藥聊蕩洗皮毬道人一身輕一身輕健
如狗衛主譊譊不歇口相逢誰悉片肝腸濕
草功勛亦曾有罷罷罷變毛骨曼殊大士騎
未足於今只上峨嵋山象王隊裡超拳拳又
不見遺二道人最相愛燈前爲我償筆債一
行兩行寫病單皮毬道人常不壞常不壞太
自在房山深處覓春光巨桃易杏誰偷賣孫
郎藥貴近來風飄零鮮蕚無人曬身既爾物
亦同痰火機關萬法通造化莫嗔漏真訣誰
家園裡杏非紅

憨郎撓柴歌

撓柴好撓柴强古人標格誰敢忘無分老少
與賢愚一聲梆響下禪床下禪床看轉變欻
忽更頭并換臉人人圍片破簟肩翩翻隨衆
出門遠一步高一步低孤懸鳥道路蹺蹊風
團冷氣攻心腹日照氷凌滑似泥到雲深稍
停息天寒地凍難久立揀得枯株竊喜輕誰
知雨打中心濕撞着了重也罷安上肩頭逐

步下高坡峻嶺轉折煩幾廻蹉脚心驚怕不
做過寧知苦往往偷安恣懶惰直待親身經
一番從今去後知回互喫熱飯睡暖炕也要
田光暗自想大家若不共勤勞安能有此清
福享撓柴强撓柴好居山莫要閒炒鬧衲僧
既欲煉昏沉撓塊柴兒勿生惱

與開侍者

龍泉侍者名道開白雲飛去又飛田山深迢
遞勞去來蕭蕭祖道生塵埃羊蹄馬跡遍蒼
苔優曇枯悴不復開幾番搔首憶黃梅輪椎
斵出梁棟材竭力晚季支傾頹犒汝特賜茶
七杯

弔虛白師

我正生兮五蘊本空師方滅兮一真無待本
空則生而無生無待則滅而非滅生而無生
師不異我滅而非滅我不異師師我窮極炎
鑪雪飛此中有旨誰復提撕我今哭師非悲
之悲師其有靈鑒我寸思

燕遷壘避佛歌

余寓傅侍御之紺圃以時事多感又見其
俗尚强喜誇詐殺伐故淹留日深冀以化
之一日禮佛聞嗚嗚聲視之則見梁燕巢
佛頂者遷壘于偏掖矣余不覺泫然盖余
挂錫幾三月此方疑信朝暮無常燕乃知
罪福避佛遷巢則佐我化多矣豈羽蟲之
欲累輕而靈隙猶存不若人心凶昧本心
蔽盡歟因悲慨作歌

誰謂羽蟲愚羽蟲人不如年年壘巢當正梁
今歲自遷偏掖居大爲主人供聖像竊恐糞
穢罪難除細思想誠可悲飛鳴之類何知機
人乃最靈萬物首腥臊唐突入禪期我重此
燕異常鳥形雖昧略信三寶倘爾聞經悟自
心羽蟲可作慈悲棹慈悲棹紅日落幾回渡
頭待行客無明浪裡作津梁始信羽蟲人不
若來紺圃讀此歌歌中滋味苦心多莫謂喃
喃口海濤急要人人出愛河這段緣非無端
只因燕子成此篇由是觀之鳥我師師恩師
德敢不傳

蘆芽山閱法華論懷開侍者

君不見北帝震怒寒颸生蒼雲彤霧馳太清
木榻林扉睡起時出門一片瓊瑶明懷美人
欝幽思策杖孤遊飄泊子地凍山氷草木强
獸踪鳥跡渾莫視明窓下法華論焚香坐閱
陶所悶紙勞字故念衫澄非思量處牛眠穩
寂滅體光明腰三周九喻皆皮毛相逢若問
渠頭角萬壑千岩雪徑遥纔眨眼即不見行
步如風又如電惱殺揚鞭喚不回熊窩豹窟
多坑塹荊棘林煩惱域憎愛交加埋自已蘆
芽清勝異風塵早晚歸來眠露地歸來兮勿
帶伴火宅衆生心路險同床合被尚相猜何
況烟霞沒量漢沒量漢兮閒不徹冷看侯王
營黑業至死不聞知見香茫茫苦海何時竭
又不見生天上猶有墜人間富貴能幾日春
花雖好豈常鮮到頭零落風雨急夫差驕句
踐辱卧薪嘗膽勤報復只今吳越舊山河年
年惟見芳草綠爭如七軸妙蓮花深雲淨室
頻翻讀頻翻讀兮塵習斷靈山一會曾不散
凡聖交叅赶鬧場拈華微笑頭陀慣如是相
無委曲和盤托出寧掩覆自是衆生情見深
醍醐上味翻成毒開侍者頗可惱杖屨翩翩

何處倒齊魯風高落木寒長更那得黃綿襖
好歸來聽此經籃前共看天花落

湛綠亭歌　有序

昔人有以利爲病者則重名以藥之病名則藥以重生病則藥以重忘殊不知利
不自利名不自名生不自生忘不自忘皆相待而有也故白黑紅綠初非有色而或者色之豈非忘湛醉綠歟紫栢先生偕二三子問狄生疾於湛綠亭覺非子進曰大師來不一發藥乎先生舍然大笑曰紅綠白黑聲聲色色乃至飲食男女萬物精粗如寘湛而不昧綠孰非良藥覺非曰若然者奚不曰湛六而曰湛綠先生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意耶夫象者似也故綠即六也九方皐之相馬畧其玄之以茅山吟

茅山歌送思燈還松陵　有序

吳江江上月此夕照茅山茅山山上雲送汝吳江還人生乃小夢逆順徒悲歡試觀心未生何缺復何完茅山雲吳江月父子恩情卒難割卒難割到頭恩愛終有歇君不見五世後慶不賀喪不弔使汝由之不爲道霜毛頃刻隨刀空昨夜頭痛長五峰得道歸來撐渡船兼載寃親無我中

佛香庵夜坐

今夜佛香庵前坐明朝瀕陽江上別今夜月明照坐客來宵月明照行役行踪去來故無定月明在處常相識常相識犬吠雞鳴報消息月明若使堪把翫海上神仙肯蛻骨

壽仲堅尋李生佛歌

人事卒難遂年光不可留是非橫刦掠使我土去異鄉丁生舍然大笑曰三界以名言爲體名言以因緣變而有浮生於因緣變中變態萬狀子也父也親也疎也榮也辱也死也生也辟如氈毛繩兔角杖繫風挑道死生付波流何況榮與辱不殊雲空浮君不見豬揩金山金愈光小人君子各有長小人懷惡則忘善君子懷善惡必忘終來善惡不到處自是君子快活堂一夫快活天下安莫自由豈惟今如此往古恐相侔但若得聞一夫愁戚天下難丹山碧水益道心金釵換酒王公寒又不見李彌遜李生佛崇學祠前虎渡橋行踪月明猶髣髴山僧本是方外賓竹杖芒鞋何所親却言遠尋李生佛七閩寧復畏嶙峋

鳳頭歌　并序

道人往年乞食京師諸中貴紛然爭飯道人中有年少未冠者諺呼爲鳳頭邇來抱病房山而鳳頭者又不遠來飯道人則已冠矣嗚呼梵志白首而歸隣人謂昔人猶

在梵志曉之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皆驚愕其言道人感鳳頭不畏巖谷崎嶮敬持主命飯道人於深山遂賦此

昔鳳頭今鳳頭誰云今鳳頭是昔鳳頭來者且未至去者不可留來去既非有眼中見鳳頭嗟哉世上人當面昧鳳頭鳳頭復鳳頭橫計如奔流滔滔正莫返無風爭覆舟大覺不忍看垂手援癡牛夜光暗投人按劍誰非讐嗟哉世上人何人識鳳頭

題淨業堂徹天師卷

經殘老衲無餘事手自窓前拂竹几一卷橫鋪非等閒烟濤空翠何窮止君不見斷岸孤村富花卉容顏零落妬山鬼又不見一片閒雲度碧空舳艫千里疑銜尾浪巨風高帆互飛黿鼉出沒如螻蟻看來性命微塵輕弄險收成能有幾半峰上石磊磊春去幽枝含蓓蕾彷彿吳姬擬笑時貪觀日暮不知悔前王塚後王墳秋雨蕭蕭欲斷魂相逢莫問雌雄事得失還同谷口雲今與古柳生肘富貴功名非我有任他造物亂翻騰殷勤抱住無生

帚鴟與梟鸞與鳳麒麟香象同一甕長松雪重鶴巢傾誰知打破漁人夢烟霞曲隱龍宮鐘梵喧喧震太空聞聲幾箇解入流萬劫根塵當處融運筆端憑覺觀念未生時誰所判和盤托出與人看始是英雄豪傑漢咄咄咄勿漏洩落霞孤鶩兩俱絕水色山光一鏡懸通天別有超情訣

靜樂縣萬花山清涼寺歌

君不見萬花深處清涼寺山迴水遶清佳處昔有幽人此練心黎羹藿食知幾祀一旦荊棘化樓臺青蓮寶座踞如來等閒忽作師子吼魔外妖獸腦裂開哲人既出成草莽狐狼野干鳴如雷琳宮金砌卧牛馬其誰見之弗生哀我愍往者心血枯蒿萊力盡成精廬相去未有五百世寧能忍之不扶持又不見布金太子芳名久給孤長者隨方有讀我歌信我語便是祇園賢檀那慨然出手爲之整兒孫管取多魁渠呵呵呵智者誰清涼一念未生時萬花開處六門香若人聞之領大機領大機勿生疑業重終難味厭離厭離二字聖賢命常人聞之等糠粃唯有英雄調不同相逢一見便相期畜生無有厭離心安得爲人秉彝倫爲人無有厭離心安得聞道出苦津不厭財被財殺不離色被色縛殺縛由來厭離缺諸君欲邁風塵路洗心厭離是真訣

眉山歌

君不見眉山高入雲霄際翠靄氤氳三萬里其誰度夏清涼深雪飛六月寒侵肌銀鈎掛懶能拭一任垂垂壯風骨南衡老漢調不同時可入兮時可出顯與晦豈有常譬如一手握復張癡人見之有開合了得寰中總不妨巴江水龍翻石夢裡徒勞分遠邇何處青林鳥忽鳴醒來白象仍師子山中樂聲聞縛大隱何須生執着去住閒雲恣卷舒從人笑我無圭角五羊皮一釣竿無底盤中弄彈丸浮空落地謾留碍宛轉橫斜着眼看秋風高暑氣消棧閣岩巒道路遥翩翩瓶錫漢關險二三法侶俱腰包一箇下一箇上松畔田頭渾畫樣足倦團圞坐樹間滿前黃葉扶清曠坐復起過幽曲流水泠泠絕塵俗却憶淮陰算

計多陳倉刁斗喧空谷出不意備不及席卷
中原無許力英雄不見空聞名玄猿月下啼
山色今即古古即今行人怕聽斷腸音輸我
胸中無所慮萍蹤江海儘浮沉

過樓煩寺有感　賞九

君不見五胡亂華綱紀裂君臣相啖如蛇蝎　十三
晉室翻成累卵危奸雄竊保逞豪傑老與少
弗忍道骨肉流離委荒草中國瓜分屬犬羊
腥羶滿地將誰告仁與義咸廢棄七經二篇
成故紙佳兵尚武殺氣驕直謂山河馬上治
佛菩薩閔此輩鑄頑爲良慈雨沛谷隱龍飛
紹佛圖樓煩豹變昭羣類隨方設化順機宜
貴賤從風啟蒙昧姚秦石勒悟初心蒼生塗
炭承茲濟又不見勝井金枝秀異常揚光將
表醍醐瑞三草二木均受霑鼓聲那入闡提
耳投鞭斷流狹長江强梁狠顧恣吞噬出師
安公諫再三符堅伏軾佯瞌睡一朝兵散霸
業空取笑千古真成戲飄風驟雨刁斗鳴生
民無奈樵蘇計廬山高五峰峻翠靄氤氳趺
座穩五篇六事邁巢由天子潯陽詔不准貪
夫懦夫聞此風孰不剛明消鄙吝利世從來
功績高昌黎吉水猶猜忿烏紗巾天在上雌
黃人品休鹵莽休鹵莽人禍天刑指諸掌我
勸爾慢弄文凋淳損朴文爲君是非顛倒誠
堪惜鸞鳳驅入鴟梟羣引後生祖輕薄短什
豐童播唇舌大方君子自有見肯逐兒童營
黑業習鑿齒劉遺民襄陽匡阜挹清芬片言
一偈相酬唱流光足啟萬世昏邊風勁侵骨
冷杖履翩翩尋勝井白草黃雲古殿寒遠公
芳躅蕭條盡蓮華漏石棋枰東林白社空留
名自慚小子道業疎坐觀成敗難支撐悲歌
涕泗拽杖去滹沱滾滾愁堪聽　十四

長歌送廬山黃龍潭湛上人遊學　并序

古人之志於學也學則必成今人雖志於
學迄未有成者豈古今人知覺不同耶蓋
古人之學也專而勤勤而恒恒而思思　賞九
而明明而行於是六者斯須不敢怠也而
其學成矣今子將遊學四方亦能於此六
者持之有常則古人不遠聊贈以歌作長
決戰從來貴捍死決學從來貴自强捍死臨
敵心慷慨慷慨之者敵必亡自强不息學必
成寧慮中途無主張所以古人志於學尋常
臉上生氷霜美惡境界付虛空不留方寸蔽
心光心光不蔽慧自生慧生觸理無不明理
明覽教自相契自然吐語佛智冥佛智既冥
天有梯知君到此不生迷歸來高隱黃龍潭
白足蹈遍萬峰西相逢月下論疇昔始證予
言無不寔無不寔也是無端太狼藉不是鎗
旗惑亂人要術儂家沒巴鼻

登天目徑山作

天上富貴人間慕人間富貴天上嗤從來惟
有達道人天上人間都覷破櫪栗一條橫瘦
肩窮山採水不知年兩丸日月誰拋擲滄海
桑田幾變遷君不見崑崙腹飛來浙江號天　十五
目一枝搖擺向東滇怒馬方馳忽頓伏雙徑
縈迴雲霧深五峰盤踞星辰簇天所作地所
藏待人而興名始揚欽師一受龍神施深湫
漲爲行道場道成德厚動天子王侯奔走爲
金湯須信開池莫待月池成水滿月自光又

不見幽岩樹歷盡嚴霜春未遇一旦陽和驀
地回嬌花嫩蘂紛相附自塵來至於今烟霞
朝市幾浮沉何事東風撼塔鈴殘紅流水澹
人心龍與蛇無常居山頭老漢八十餘夜叉
佛面振家聲正令當陽肯讓渠白兔踪靈難
冢暖足功高報曉勇豈可人爲萬物靈逢緣
不布菩提種放生池金蓮開異香時復染樓
臺微風閒吹石上松定裡初驚聲若雷聲與
色休妄測眼聞耳見不可即所者既然法法
同凡夫作佛無多力恠底歎即業垢昏青天
白日生疑惑石解喝螺解活情與無情一機
括試將輕線石下牽橫來竪去皆通達螺既
死仍復生百沸鍋中別路行若人於此知消
息劫火毘嵐一任烹且拈小喻其大了得頭
頭本非昧前朝後代祖師禪善解施爲何利
害趙州狗無佛性相逢舉着誰不病一朝徹
底忽掀翻救却瞿曇窮性命一大事饒將相
管取懸知弄不上非是欽師惑亂人情斷輪
他本色匠子房謀淮陰功楚漢爭雄春夢中
飛沙何處鳴刁斗醒來自笑兩成空遮空相

元清淨無邊刹海虛明鏡一微涉動太山崩
今古紛紛憎愛柄莫若早直下休千頭萬緒
付溪流明月溪邊跌坐時雲空臺殿自清秋
嗟祖道轉荒涼狐兔成羣白日狂三衣瓦鉢
是何物逍坊酒肆較低昂水山勝無過此絶
頂纔登收衆美浙江濤接海門潮觀音舌相
拖牀被大慧老慈悲好白雲却許紅裙掃遊
人若恠烟花迷敢保先生未聞道迷在我不
在人境緣順逆陌根塵逈脫根塵光獨露閒
花野草大家春聊暫遊未能留阿誰追我雙
溪頭孤燈達旦話疇昔臨別瓶窯情更綢丈
夫胸肯閒踏蓮花藏板期永納分付山靈善
護持萬古蒼生無畏塔

奴歌 并序

予聞萬物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耳故
未超情者解奴人而不自奴何殊東施醜
嫫母哉因而信口歌此

君不見蕭梁求爲佛家奴五體投地拜泥塗
至今天下聚口笑誰知就裡存遠圖又不見
張子房圯橋進履人呼狂少年不恥拜白頭
強秦一旦爲之亡死生於人亦大矣若比强
秦難此彼不笑留侯笑梁武西施貌惡嫫母
美嗟世眼見何短是近非遠徒毀讚塵劫不
憂憂頃刻緩者反急急者緩子房亡秦爲報
韓秦亡心事都已完超然且托赤松遊流水
青山天地寬人生大患莫若身老子立言寧
不真既悟此身爲大患忘身事佛豈凡民勸
君夜氣清明時細將兩者較疎親蕭張所存
志遠近何殊青天與黃塵衆人見小不見大
蟻垤龍峰等一巾又不見眼爲色之奴耳爲
聲之奴鼻爲香臭奴舌爲鹹酸奴身爲觸之
奴意爲攀緣奴巢許爲名高之奴堯舜爲天
下之奴老子爲三寶之奴孔氏爲仁義之奴
釋迦爲衆生之奴達觀老漢爲沒巴鼻之奴
長亦奴短亦奴美亦奴惡亦奴古亦奴今亦
奴大道未判何爾汝凡落朕兆皆爲奴嗟哉
濁世顛復倒不奴於汝謂我奴辟如魚龍在
水中分疆割界嚴異同殊不知離水覓魚龍
魚龍何所從又如大地上培壒與崑崙離地
辨高低瞎子笑盲人呵呵呵會也麼若知此

可來同度苦海波

漯陽結夏歌

漯陽莊漯陽莊地廣天低野色蒼碧樹塵希
晝作陰翠簾月上夜生光凭淨几對明窓飯
罷喃喃讀竺章慧風颯爾卷迷雲一輪靈鑒
照無方喜長夏荒林僻游子那能覓踪跡鉢
水鑪香魂夢涼共誰箕踞恣幽適君不見寵
辱陌患得患失驚俗骨華髮蕭蕭孰解休等
閒氣斷空悲泣兒與孫縱滿眼黃泉路上苦
無限自家造罪自家當悔恨生前欠營善慈
陰槐翠蛟軒培植構來知幾年從聞閣覆垂
玉堂飛紅一片浮青天朝與暮勤功課鐵磬
聲中亡者度右丞別墅改招提輞川千載王
氏做嘆古今錯用心懶積白業積黃金滿頭
雪色買難消歌舞樓臺變荊榛吳王墓齊王
陵年年歲歲記空名金棺銀槨屬豪客行人
弔古柱車停爭似聊城傳居士爲爺生子續
傳燈

房山歌

房山奇勝天下寡羣峰梁棟青天尾四圍翠
壁鎖空明就中幽邃難圖寫行鳥路多恐怖
挾策捫蘿防失悞禪流欲透死生關百尺竿
頭須進步撑跌殺危機竭虎穴龍宮皆寂滅
對境無心方寸閒懸崖跳躑須豪傑閻老子
見此華業鏡分明罪難配從來不落朕兆中
鄧公碾折馬駒腿據尊卑明彼此丹霞燒佛
亦合宛誰知禍着熱心人院主眉須甘墮耳
宛不宛屈不屈生殺那論祖與佛驢糞相逢
換眼睛夜光翻作路旁物君不見雲深處兜
率鐘聲等刀鋸白拈老子解田互明暗相參
向誰語言不言知不知雲邊老樹礙人枝月
夜幾回橫瘦影驅烏錯解作蛇兒行未里頻
滴瀝點點有聲何處覓一聲既爾萬聲同眼
聽清音太古笛禪家樂調自朴不屬官商辨
清濁去聖遠兮邪見深紛紛魔子寧知覺笛
既爾琴亦然子期千古卧黃泉料難拍手喚
得起伯牙安忍再整絃高山上有流水一斗
之名何代始曾聞大旱爲雲霓三草二木生
悲喜一六合水可見未合已前浪更險若言
龍去水即枯性空真水成虛謊如是觀名正
觀魔外從教心膽寒一大既然三大等事事
同條莫自瞞頓悟了識轉智六七因中分等
地觀門逆順痛自強年光宜惜莫虛棄補處
尊相宗祖知足天中施法雨上方臺殿信玲
瓏龍象當年成隊伍寒岩下異草青纔說興
亡不可聽空門尚復有消歇人代安能無朽
榮漢高祖楚霸王山河百戰爭雌黃請看而
今安在哉龍樓鳳閣草萊荒笑淮陰輸留侯
自成自敗誰之由只爲當頭一着差滿盤棋
子未央收奇男兒不見快開眼却教婦人責
相逢多少稱英雄事到頭來皆納敗春夢曉
聞啼鳥古往今來事多少昨夜東風過短墻
殘紅滿地誰相眺初立表華嚴老法界精深
試尋討前三可以學解知後一從來没頭腦
殃及兒孫卒未休天開林叟分青皂皮毬道
人强證明也是自起還自倒房山好任行坐
峰巒面面如花朵石磴蒼苔笑馬蹄冷看遊
人攀鐵鎖上者上下者下流芳自古不可把
老病不與人相期莫待臨時淚空洒因有身
招寵辱因有心生好惡苦海茫茫難濟度直

將兩者等乾城那怕房山路頭錯

兄伯歌

羊生虎犬生牛指鹿爲馬誰所尤大抵人情
反復間波瀾未必喻能周勢所臨利所在血
口論交心尚昧況復相酬杯酒中伊能便肯

傾肝肺君不見有形大者惟天地包羅萬有
纖不棄暑往寒來興與亡未嘗有心爲軌則
孔方兄勢耀伯威福年來甚輝赫骨肉相逢
狹路中宛生榮辱恣所役孔夫子李老君釋
迦文乾坤三老最超羣直得於今伎倆窮相
看品坐淚紛紛青者黃白者黑直者枉兮枉
者直禮樂詩書過耳風五千十二乾蘆菔孔
方伯勢耀兄英雄彼此互崢嶸證今作古古
作今仰憑神力無不成自笑從來不安分淡
視二兄如土糞同儕盡道且狗時賦受剛褊
情不近窮性命直甚錢東拋西擲信前緣寸
衷苟有真機在頭上安能無青天雲山中風
塵裏出處何曾有定軌士庶公侯一道看境
緣逆順何悲喜言之易行之難好惡關頭戰
歲寒自心未了强磨磨到底情根未易拚破

鉢盂折柱杖一息不來都棄放單單剩得臭
尸骸從他蛆出爛如醬爛如醬銀椁金棺無
兩樣南北山頭多墓田未死誰非勢利匠吾
所言大似正歌之恐犯伯兄病伯兄從此肯
田光迷雲鑠破呈心鏡心鏡明便自信向來

勢利真罪孽即將此念擴充之伯兄直下俱
堯舜又不見君子小人豈有常魔佛還同雪
年不相見幾曾離得上新河然無船主爲把
柁普門尋得觀音哥觀音老哥我不異今寄
觀音到廣城廣城亦不異船艙我公朝莫富
歡情此情情在象帝先千磨萬折觀音憐故
特分身作三老長年爲公撐此船此船撐到
安穩處何怕風波浪潑天浪潑天浪潑天寶
船厥裏結因緣我聞南海寶最衆公載衆寶
船滿乎船若不滿重相見觀音老哥意何如
意何如意何如巨峰海月明如鏡照破支郎
不丈夫

山居歌遺堦率寺隆禪人

山居春花木氤氳氣象新幽鳥一聲啼曉夢
等閒喚醒本來人

山居夏雷雨龍蛇爭變化戶外階前雲水深
禪人憨卧長松下

山居秋石上裁雲補衲頭一任西風頻落葉
園林芋栗已全收

山居冬雪覆千峰與萬峰茅屋夜深成獨坐
地鑪達旦暖烘烘

寄憨師觀音歌

石頭船艙大幾多我與公坐寬如何一別三

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
長康畵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麗公爲人不
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五
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耳我性不飲
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所事
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
作亦不止寄與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
塵洗墨無池筆無塚聊以作戲恍吾爾

岷江歌

藍袍不服服緇袍身處塵諠慕寂寥山水移
來杖藤上閒消那得白頭毛頭毛白雪覆層
峰趣難得從教熱惱化清涼娑婆不異蓮華
國但將憎愛付岷江龍堂寺裏龍初出龍初
出千山萬山雲墨黑火星撞見老比丘伎倆
難施空自泣

古澗歌

直下千峰與萬峰山中一雨瀑千里流來深
處湛然滿分出池平映遠空君不見源遠流
長出處高終歸大海作波濤此言雖復尋常
句得意忘言理水遥又不見言說法身無精
麤忘言得意皆真如白雲重疊流水聲側耳
聽來有若無自太宰與諸君麤言細語如蟲
食木偶爾成文有心無心路既窮流水泠泠
出白雲達觀道人健行脚海北天南遍模索
青山飽飯卧松下泉聲咽石催夢覺夢覺眼
開天地寬寒暄何處不安樂偶然乞食來荆
楚淨業禪房竹几角禪人笑而示此卷兩耳
泉聲洗煩濁橫疑身在烟霞中禪房何日誅
茅縛溪聲果是廣長舌說法何勞口聒聒

髡丁歌

恣軟頑恣軟頑去聖遠兮無羞顏髡丁六羣
與七羣飽食遊談胡亂攀或攀佛或攀祖佛
祖吾曹當踵武羊質虎皮徧諸方爲非往往
煩官府官不知橫生疑玉石俱焚一同看遂
謂緇林無靈芝三家村七里店善惡賢愚皆
可驗檢名審實情難瞞善者賜香惡賜劍嘗
罰明奸莫逃難將黑白昧絲毫空門廣濶人
烟衆荆棘梧桐各有條鳳棲棘鴟聚梧鳳鴟
自然精神殊莫因棲止眩毛色鴟豈能作鳳
鳴乎佛知見貴戒律背則凶兮奉則吉爲僧
若不斷葷羶如來呼爲髡頭卒城市裏山林
間名藍真宇指可頒相將十九廢七八疎山
石門徒悲潛推所自廢寺由不因黃冠因髡
頭髡頭若使守戒珠福田自然多秋收實相
米飯如雪嚼破一顆狂心歇狂心歇處本菩
提光還自照無圓缺僧如此孰不敬敬僧檀
那心亦正僧俗心光照不窮疎山石門行正
令正令行兮神鬼泣當機佛祖難攙柄陳瑩
中人中龍天台教觀有門融上藍長老世英
勘宗教精深覺範翁

登那羅窟有感

君不見太樸未鑿混沌始情與無情無彼此
瞥然一念是誰生骨肉山河成礙窒那羅窟
甚深密底裏空明不可測見說神僧向入中
雲遮千古遺包笠聞其風我亦來幽岩感慨
增徘徊自慚身見仍還在菩薩有門不爲開
一直上莫分別凡聖都盧乾屎橛當頭若許
着思量石人腦後重加楔由是觀休外眾眼
聲耳色髑髏寒常光一片色非色乾坤攝取
一毛端又不見維摩丈室十笏許百千師座

皆容處若言老漢弄神通分明瞌睡成錯去
這妙用孰不有吃飯穿衣記得否自是男兒
不丈夫超踔金毛變癡狗風吹草本非賊望
影狺狺吠不已及乎大盜刼主人煩惱刀鳴
遂竄匿業酒醉何日醒碌碌浮華俱酩酊輕
裘肥馬送時光愁殺相知多此病且由他各
管自沐猴性躁方痛治好惡關頭林木深上
下何曾有定止鞭其後即回首叱去呼來不
敢扭掌中繩索尚相持禪翁謾笑狂奴醜明
道易履道難習水情潭豈易乾不是一番拚
命做說時似悟用時瞞話到此淚如雨滴滴
皆從肝肺出相逢罕遇箇中人愁人莫向愁
人語既有苦必有甜陰盡陽回峒口乾閒來
暴背解麻衲寧知身在重巒間夜來趣忘人
情萬里烟波海月生設使侯王知此境便教
敝屣視功名

皮囊歌

恠哉四大誠吾患害孜孜給其所需念念從
其所愛未嘗少頃而哀矜胡迺忘恩之莫大
正欲策進于清虛反招增損於勤怠正欲忘
彼於無何有之鄉不覺遷移於愛憎之態幼
而累父母匡扶長以藉師資教誡晝則役我
如馬牛夜則昏我如蟲蠆登山兮氣喘神疲
涉水兮足寒腰瘵動時纔覺得其所宜轉眼
以成無能靜時方欲憩其幾微倏爾千條萬
派我之恩德日隆汝之過愆日敗從今識破
這寃家任我縱橫俱自在或赴火或投崖終
不爲汝生驚恠或中矢或嬰矛豈復還爲汝
罣碍但願人人出此情何分九蓮及三界若
還一念被他迷管取來生償業債

石門多勝閣啜茗問月歌

連宵明月在何處明月今宵始見汝我問明
月月佯聾清光湛湛嬌不語誰知不語意更
深明月無心解相與海角天涯在在逢根塵
逈脫月爲侶月明若使有盈虧拾得寒山肯
輕許李白把酒問月明月明石門翻問予予
無所荅指溪山溪山明月常所處我心即月
月即我我兮月兮謾寒暑盧仝七碗生清風
予啜三甌問吳楚吳王楚子安在哉章臺餘
艎夢空舉雪消巴蜀春水來羅岕龍團試重
煑瓦爐湯沸學雷鳴凍壑一聲忘我所

臨川文昌橋水月歌

君不見文昌橋上月幾回圓兮幾回缺月缺
月圓非無心要知黑髮成白髮髮白若使不
復黑無拘貴賤終埋骨金棺銀槨與籧篨骨
朽到頭總俱沒又不見文昌橋下水逝波一
去不復返花開花落知幾遭流水送花無近
遠近送前川花自沉遠送東溟花始損雖分
遠近皆殘紅樹底悲歌何太晚月兮花兮是
何物盈虧榮落信還屈扣其兩端情自枯情
枯自然智亦訖智訖情枯着眼觀月明流水
如湯沸如湯沸文昌橋斷應黼黻黼黻文昌
功最高津梁萬古何崎崛何崎崛利害關頭
情貴拂情拂理通津梁成頭顱水底休悲鬱
文昌橋上月明時法食徧拋無煩乞管教一
飽忘百饑髑髏夢覺心非佛

遊飛鰲峰悼羅近溪先生

雲峰如花公如春春歸花自少精神高山流
水初不異風月無邊欠主人主人一去不復
返笑予何事來遊晚梅花落盡浪花浮片帆

風飽來亦遠舟停山脚望山頭橋橫半空跨
絶巘見說羅公橋上行仰看青天橋上偃身
心已視等虛空虛空豈復有增損翻身橋上
東復西下方人見驚不穩羅公浩歌行雲停
聲滿乾坤誰復隱歌聲全落麻姑泉泉化爲
酒解愁愁本莫過利與名利名又以身爲
鍵身忘患忘神始全神全風塵即閬苑何必
雲深覓從姑却被麻姑笑凡混羅公心曲歌
中剖摩利支天司北斗一身多臂手縱橫各
執法物心豈有有心兩手勞不勝無心千手
妙自偶羅公此妙孰能傳能傳問君有受否
有受心外則有法根塵亢然神復走身心翻
作是非巢利名鳥雀爭好醜鷓鴣一枝身以
安肯學烏鴉開惡口惡口不開善口開開言
終與理不乖橫說豎說萬竅號天風寧出有
心哉無心根塵何彼此如去如來莫亂猜羅
公此意得無得暗將無得化春雷春雷出地
羣蟄醒醒後三家蒙自田君不見儒釋老三
家兒孫橫煩惱羅公一笑如春風無明樁子
都吹倒盱江三月放桃花兩岸紅頰知多少

莫道羅公去不歸雲峰古路無人掃

悟道歌 并序

古人謂悟道難予甚不然特作歌聊泄微意

君不見牛與馬只愛憨眠不愛打草肥水美
情更歡蹄角饑焦難可惹水中魚樹上鳥一
笋爲抽蛇奴雖鈍亦登真滿天下老和尚一
片舌頭橫贊謗一千七百葛藤窩都將截斷
隨風颺喫飯穿衣誰不能死生榮辱奚欣愴
荒墳見鬼不生疑便是金毛師子樣

棕履歌

破棕履聊相贐蹈遍千崖與萬仞試看脚尖
未舉時聖凡側耳雷電迅勤警策勿懈困好
把年光惜分寸塞北邊南往返勞不明大事
千生恨又不見老達磨手持隻履過寒岳嶺
頭相見果是真熊耳開棺事更訛何如老漢
這棕鞋浪跡雲山與薜蘿直饒大悲千手眼
管教摸索火中波又一事謾再卜來去如毬
轉轆轤東村大伯最相知幾回正笑翻成哭
是凡是聖從宰割這些子真妙術掃却迷雲
妄念起不須覺信步茫茫最真朴若離大地
覓脚根何殊離石求其璞誠實語若斟酌失

却木梳問鋤鑺向上程途有路行賸煞呆郎
自擔閣

登徑山歌

紫栢老紫栢老一枝笻杖探奇奧但除中國
未經封勝水佳山無不到惟此山未嘗攀春
來絶頂叩禪關五峯盤踞諸天上雙徑榮迴
萬壑問唐國一號初祖芟茅剪棘開茲土燈
傳終古慧光寒龍象繩繩爭步武這擔板不
可綰是聖是凡一切刬直饒劍刃解翻身早
被儂家笑杜撰法王孫喻鸞鳳豈逐山雞鬧
打關羊角風高十萬里世間榮辱誰能控朝
出將暮入相一息不來皆莫仗拆天勳業目
前雲罪過闇羅肯輕放君不見留侯揮臂入
千峰不事君王事赤松不是好花開未遍等
閒臺殿起秋風

虎卯圖

海湧崔嵬高入雲青松白石遠塵紛烟蘿深
處前朝寺鐘磬風清時忽聞我曾投策禮大
覺殿堂金壁光輝發誰將龍腦焚寶爐香雲
繚繞沾摩衲今日君家見此圖當年勝事宛
如昨人生韶華能幾何常年行樂不爲多君
不見吳王盛時强已極觀兵中國誰敢逆黃
池敗闕歸來遲吳門山川帶羞色英雄夢在
瞬息平地宮花變荆棘劍池今已屬遊人惟
有魚腸伴枯骨又不見勾踐得意渡錢塘如
花吳女滿舟航蛟龍欲得不敢奪越王載之
亦如此看花幾箇心花開心花開色本空從
還故鄉只今會稽仍復在竹箭蕭蕭變人代
來富貴花在風風中艷冶與馨色兎角龜毛
豈不同眼見色耳聞聲聲色場頭多愛憎榮
即喜兮辱即悲茫茫苦海岸難登看花好看
花好寒暑相催人易老從今熱惱化清涼莫
使清涼來熱惱花即心意最深相逢幾箇是
知音文殊隊裏解翻身塵塵剎剎皆黃金花
障眼眼生花分明本是却成差境緣好醜心
外無天上人間一朵花看花去看花去凡聖
有無切莫住從來花相權最奇既解放開又
揑聚問君把柄憑誰力看花歌意休輕舉

題某公禪房歌

贈戴升之

君不見戴卿短小膽氣豪不畏岷江濤不畏
羨公所居兮高曠而遠塵機重巖閒寂兮麋
鹿同棲遲白雲抱幽石兮未可以有無知明
月留清泉兮豈可以去來期雪竇撫髀兮薦
此機者稀余拽杖出山兮孤松芳蘭牽所思
牽所思兮在離微離則不可言說求微則不
可心想推既不可求推兮天地一指萬物一
馬渠即是我我即伊我即伊兮何所思

看花歌

看花來看花來花開花落幾多廻人間富貴
看花來看花來花幾箇心花開心花開色本空從
亦如此看花幾箇心花開心花開色本空從
來富貴花在風風中艷冶與馨色兎角龜毛
豈不同眼見色耳聞聲聲色場頭多愛憎榮
即喜兮辱即悲茫茫苦海岸難登看花好看
花好寒暑相催人易老從今熱惱化清涼莫
使清涼來熱惱花即心意最深相逢幾箇是
知音文殊隊裏解翻身塵塵剎剎皆黃金花
障眼眼生花分明本是却成差境緣好醜心
外無天上人間一朵花看花去看花去凡聖
有無切莫住從來花相權最奇既解放開又
揑聚問君把柄憑誰力看花歌意休輕舉

贈戴升之

君不見戴卿短小膽氣豪不畏岷江濤不畏
盧山高憿然駕孤蓬意思何飄飄輕截蛟龍
窟閒尋虎豹巢長松之下拜老衲老衲無印

佩瘦腰戴郎所爲爲何事敢挹玄津滋靈苗
靈苗一抽千萬丈天風忽起摩重霄見說稻
花香十虛金湯大法安辭勞又不見戴郎裘
敝黃金盡衆人相逢無不哂誰知屈乃伸之
機頭角崢嶸待雷震泥蟠設無冲天志丈夫
雖生何異死又不見勾踐報吳痛嘗膽孟明
拜賜心不反破釜焚舟決一戰晉人堅守出
不敢戴郎別我將十年鬢毛相見驚蒼然精
神不似觀河時負車猶困羊腸巔自慚本是
解空叟不覺飲泣獨良久青春古道不再來
戴郎此去莫甘朽廬山山色鎮長青岷江江
濤鎮長吼焰光一朝燒杏花三尺烏紗也不
醜再來五老望鄱湖莫言心事今朝剖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九

子房山漫歌 重前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沈廢興不可數
君不見人生天地能幾何黃河東逝無回波豪華過
眼曉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楚漢雄雌一夢勞其餘
蹄涔安足多世謂先生見機蚤侯印棄之如腐草超
然故託赤松遊到頭亦得韓彭惱此據先生迹安知
先生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欣秦亡心事了不去
何沈吟又不見功名長生不相遠棄彼取此識亦淺
我知先生天機清登仙冲舉皆無戀因登此山作此
歌倡將墨跡灑烟蘿先生聞之謂我何男兒意氣情
難磨難磨惟是山與水河遷谷變無定軌惟有先生
一片心恒與茲山增秀美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五二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換卷）。

一 六五四頁上一二行與一三行之間，徑有子房山漫歌，茲附録於卷後。

一 六五七頁下一三行「榔栗」，徑作「栗榔」。

一 六六二頁上一一行末字「滴」，徑作「滴」。

一 六六五頁上一三行「鄱湖」，徑作「番湖」。

一 六六五頁上末行經名，徑無。

一 六六五頁上末行後，徑有紫柏大師集跋文，見卷一校勘記。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賞十

明　憨山　德清　閱

園中語録序

園中語録録紫栢道人居園語也録語者浙西吳生彦先也彦先儒者何慕爲此耶吾儒賞十宗孔孟輒云闢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滅倫畔道也苟可以裨性靈廓聞識補吾聖教所不及者即伶人婺婦之辭昆蟲草木之變無往而非道裨官博士徃往不棄至采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儒與二氏分馳門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稱一世大儒力排異説原道一篇凜凜乎與日月爭烈及居潮時貽大顛書累幅至留題留衣又何兩截也彼其所以非之者非其流於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者也故曰通於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栢道人字達觀早失恃估廿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苦行持戒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遊遍天下脇不至席者三十年像若彌勒心若寒潭聲若洪鐘口若懸河靜慧玄朗名傾海内薦紳貴倨每折節下之道人内大慈悲外嚴戒律世擬爲臨濟尊宿復出云於人無貴賤大小持平等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容貴者大者目爲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皈依不得其門而入者間爲排詆道人故以此得名亦以此賈禍道人自謂有義命存焉吾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有禍福也此可以槩其生平矣歲庚子玉芝子與南康子同繫福堂閒談名理南康子喜誦佛經予獨不喜誦佛經每朝云即心是佛耶即口是佛耶南康子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音贊示予兩人相賡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寄予茶貽予半偈予酬和之又爲予作石佛渡海記語語皆明心見性又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恨不一見以償夙心無何訛言搆大獄興蔓延善類中外震悚道人亦以罣誤下於理兩人幸相見之晚也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笞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乎施一盂飯一蒲團一衲衣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匣累繫者扣之隨人啟迪無非接引向善不勤空談幻語惑人宜當代賢豪樂與之遊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授彦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論朝聞道章甚有解脱處化之日説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人莫解天明戶啟呼薑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坐衆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衆走報道人逝矣予往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着麼道人復張目視予自啟手扶兩足跏坐而逝舁出閒地經六晝夜旋風曝日陰翳嚴霜飛沙落垢摧折備至儼然端坐神采煥發現光明狀予與園中人靡不目擊嘆異焚香頂禮佛聲浩浩及埋瘞土穴中七越月啟骸南還幻身如生不毀世末曾有此評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等嘉其神異治龕藏魄歸葬初修山寺中道人逮繫彦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録園中問答語偈以授舊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

緣乞予一言敘之予惟佛氏不立文字此録不足爲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靈異如此非修持於一世者可得而驟至也又豈末世緇流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王芝子湘源曹學程撰

園中語録

示潭柘寺僧衆

水緣濕燥山以高崩此有因所致爲福致殃爲惡致祥此何因耶因自多生凡夫不覺耳老朽出山山門無恙欲不待請主先往焉彼必以餘事累汝等姑待之洪輩遇境慎勿驚以因不屬汝輩故也雪寒蔀屋亦不惡饘湯爐炭苦痛呻吟總是意樂三昧不信請於老朽瞑目地驗之

被逮答檀越

逮朽既被逮已有世智辨聰董憤然謂余曰和尚厭離塵界宜脩然無累何載遭白簡猶戀戀京師致今日之苦耶曰檀越以何物爲塵界何物爲苦乎深山大澤虎豹龍蛇居焉事無大小理無淺深聲入而心通矣奚疑之蛇虎未嘗不苦人也然探淵者則得珠鑿山者則獲璧是見珠璧之爲利未嘗知有龍蛇虎豹也吾諸大乘沙門以利濟爲事方冒難以救援安知塵勞之可出無上大寶失之於窮子方矢浩劫以追求烏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喻未喻耳不患衣之頻易也朽乘此解脫其軀殼豈但解脫鵰臭弊衣乎內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檀越言苦異乎朽之爲苦矣

與曹直指夜談

曹直指舉蘇長公羅漢贊曰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晏坐石上安用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尊者曰入道之機機則透微微透則手杖皆離故曰離微入道之真機直指曰東坡東坡手杖如何有時用也有時捨作甚麼尊者曰撐天拄地

示吳彦先

觀夫名利之來非無所本也若以四大觀身前境觀心則身與心何殊焦穀芽石女兒哉以衆人不知此觀不醉乎名則醉乎利矣殊不知緣名利而逆觀乎身心緣身心而逆觀乎身心之前者名耶利耶身耶心耶吾不得而知也

示郢中仇文學

咄咄胡爲睡螺蜬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此偈釋迦老子爲弟子阿那律陀正聞經時貪睡交眼警其昏惰而說也嗚呼五欲之重莫重於睡故睡重者雖西施唼其唇春雷奮乎地不知聲色爲何物夫聲之與色此衆人之常習也及乎睡而聲色當其前有眼不見有耳不聞由是觀之則睡酒之醉人較其餘醉其芘大矣故曰昏魔不斬散魔不召而集蓋昏之與散必根乎念念必根乎感知念根感念本無我我既無我則受感者誰知屬觀無受屬止觀足以鑄昏止足以汰散昏鑄則明散汰則靜明與靜固有之性德也以性變而爲情昏散生焉若然者明非固有昏則無源靜非固有散亦無地衆人不知以

昏散明靜爲兩物所以情之復性卒不易也

警大衆

皮毬子曰時不可忽一忽時則昧心心昧則何事不昧哉由忽生怠怠習一長則氣爲主心爲奴矣故卧薪嘗膽非虛設也謂勾踐能之我不能此不知自重耳若知自重則天地萬物皆素也我本也雖然性既變情則自無待而爲有待則物我亢然順習則喜逆習則瞋此情爲政而性隱矣性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累故能會萬物爲一已一已則已外無物物外無已以物外無已故我用即物用也以已外無物故物用即已用也知周不勞形充無累復何疑耶經又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由是論之我能轉物謂之如來則我被物轉謂之如去如去即衆人也如來即聖人也聖則無我而靈凡則有我而昧昧則忽時忽時之人憂不深慮不遠不知自重皮毬又何言哉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別潭柘寺偈

寒潭古柘映青蓮野老經行三十年留偈別來衝雪去欲乘爽氣破重玄

出潭柘示僧衆偈

臘月初五日從錦衣衛過刑部偈

達觀老漢出山去堂内禪和但放心頭上有天開正眼當機禍福總前因

大賈闖入福堂來多少魚龍換骨胎恐怖海中重睡穩翻身驀地一聲雷

聞柝

堯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却沈豐蔀更冷然

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皷候古來魂夢更紛紜

同曹侍御諸文學集吳彦先夜談

白法剖微塵翠濤生嶰嚼何妨真與俗兩采夜深賭一見原來是故人同心何必在同身者條擔子誰輕重兩道眉毛綽有神

傾蓋白頭匪兩人秖緣岐念總同身兩間擔子誰堪任箇有生來一點神

贈吳彦先

江南知識隔風塵獨影郵從暗地親長嘯一聲空界裂誰知針芥在羈人

羈人敢必全無罪要識生機即死機覷破死生原一貫羽還走也足還飛

相逢不必問前因藻鏡離塵萬象新花藁故

園應自好溪聲山色總宜人
日高三丈尚憨眠絕勝雲林鼻觀禪却被頭
陀閒擾醒夢魂無地更留連

寄示法密

閻羅可是執金吾火鑊氷山事有無試問密
即何所解區區六尺等交蘆

色空偈示楊中涓

閒居徒自伴花眠誰謂花神解說禪空色兩
關留不住春風幽鳥領三玄

添數珠偈

一線穿珠百八偶然一珠墮落何須物外追
尋即把覺迷添着

臘月十一日司審被杖偈

三十竹篦償宿債罪名輕重又何如痛爲法
界誰能薦一笑相酬有太虛
坐來嘗苦虱侵膚支解當年事有無可道竹
篦能致痛試將殘胜送跏趺

十四日聞擬罪偈

夙業今緣信有機南中蓮社北園扉別峰倘
有人相問師子當年正解衣

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傀儡提撕豈有神長別莫
談身後願好從當下剖微塵

憶卓老

去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
須論好惡寂光三昧許相同

十五日法司定罪說偈

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
拾娘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

十六日臨化說偈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
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
南北經行三十年鈍機仍落箭鋒前此行莫
謂無消息雪夜先開火內蓮
盡稱達老鼓風波今日風波事若何試向明
年看老達風波滿地自哆和
潭柘雙青謾說龍相依狴犴更從容主人歸
去香雲冷好卧千峰與萬峰
幻骨吾知無佛性從來稱石總虛浮夜深寒
照吳門月翻笑生公暗點頭

幽關寂寂鎖難開那道沙門破雪來饑鼠何
妨霑法喜凍膿早許委黃埃
夙願平生未易論大千經卷屬重昏恠來雙
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
啟龕須記合龕時痛癢存亡爾即伊不必燕
雲重眷戀此身許石肯支離
山鬼不必賽水神胡可解枯木冷重雲獨見
田侍者人生那忽死死者生之府法門何所
聞付諸塗毒鼓識所知
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
老朽休矣不得載見特此爲別付與小道人
持執示覽護持三寶楞嚴徑山刻藏事可行
則行不可則止癸卯年十二月十六日

不佞少事鉛槧從諸名賢遊即聞紫栢尊
者德風籍籍以爲肉身大士竟媿火馳方
內無從快覩劫外青蓮也壬寅歲彥罹白
簡逮繫比部獄明年癸卯冬聖天子以奸
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忌亦
掛彈章比聞難一衆股栗而師從容笑語
如平時乃以佛法開譬僧衆夷然出山赴

詔獄無何入西曹彥幸養皈依焉初聞師嚴冷不易親及見則深慈等悲沁人心髓彥因炷香求心要師焉拈毘舍浮佛半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令又又持誦且爲決了其吉曰是身無從合由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境更何所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爲情之旨隨情起執生死浩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有哉彥惟時如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雪斷臂而彥罪累凡愚沈迷牢戶乃忽聞萬劫出苦之因法乳恩深即損頂踵不足明報也師既居園又之彥時時從間同曹直指沈令尹郢中諸文學闡抉儒釋性命之淵奧如河決川委隨宜說偈衝口而成及被訊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師雲閒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圜輒又渠渠佛法勸發一衆蓋其定慧精嚴壁立萬仞如此臘月望合爪說偈徐語彥曰道人將去彥愕然曰師不念法道不念衆生耶殷勤啟請而師顧笑曰去得快來得快旋即爲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彥以倉卒未之録也越二日既曙園扉啟師遽出戶仰視曰辰刻矣因呼薑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毘盧遮那佛數聲衆驚扶坐榻上遂瞑直指君聞之倉茫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着麼師乃更徵睇直指君啟手斂足轟然而逝即十七日辰刻也隨舁坐露地霜風塵沙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如未度世既出獄以師遺言毋斂僅周以蓁棘而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四郊如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者鳴諸當事得歸龕陸北部西源於孟秋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之土未乾疑師且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不變一衆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網踞獅子窟斫梅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釅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颺者視睨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廻步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搥碎無生關

不壞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刑楚了不入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苦海有如拯溺救焚目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如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真聖賢則凡古之聖賢皆不足信也師入圜中隨地隨時隨人橫口法施若決藏海滔滔滾滾香象鼷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録各各攜去而彥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南法屬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少轉生歌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妙音豈違咫尺哉

萬曆甲辰中秋朔竺靈居士吳中彥彥先甫和南記

茶栢大師像贊

鄧山德清贊

山陰錢伯子持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爲贊時予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呵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日鬚鬢猶存今日眉毛不換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園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師真於此窺他顏面雖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連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爲駕部郎時乃予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比部瞿洞觀太常傅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予意未已至是晤馬師鬚鬢不剪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懽然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思肅如試舉予坐定侍者設席予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然受之不爲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徹過又論一二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頃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乃鴻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囬之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日與予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偵予所至則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衙有叩問者詢之爲師二徒余出迓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濶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恠余具覩如此奇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爲予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爲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爲錢子題贊詞更爲叙相見始末且更噓唏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篦廿下鳥去遺音香飛落灺真箇達師僧繇難畫

余久向紫栢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真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明喆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讖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趂打擲呵詈之袁景債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趍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

人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顱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
妙智具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
谷拔劒虎邱埋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
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頹然雙頰河漢爲口風雷爲舌汲
汲波波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
豪傑賢愚終古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
不省時加棒喝恁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
可說休問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
在天堂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
作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爲法津梁既
遇吾師曰真法王皈依叅請篤老皇皇忠得
夤緣巾瓶侍旁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
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詫
即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
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
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
是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
法乳難酬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逝嗟
乎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
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
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日牢户
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顴西原夏瘞淫
澇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齧
風穿南遷啟龕載覿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
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
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覩此奇異允
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
紫栢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有大醫王治癡暗病入泥入水拍拍成令喚
醒夢宅接續慧命爲法忘身高提祖印
香光居士董其昌贊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
壞不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不捏怪這回方
驗真持戒要與人天插箇標何妨地獄還些
債咄債已還有甚待端端坐待老憨來打破
從前舊皮袋一道神光火電飛風流鐵漢今
疎快
聞聞居士陳繼儒贊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顛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
開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
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
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
師見之矣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
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
世居吳江太湖之攤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
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
時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
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
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髫年性雄
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

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
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
不能拘嘗有詩曰屠夠雄心未易消年十七
方仗劒遠遊塞上行至蘄州閶門天大雨不
前偶直虎邱僧明覺相顧盼覺壯其貌知少
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
食驩甚相得閒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
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
在此中耶即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
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
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
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
趺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
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
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囘虎邱歸即閉户
讀書年半不越閫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
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
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爲奇
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
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
德寺掩關三年復囘吳門一日聞覺曰吾當
去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
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
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
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
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
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
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躾安用如何如何過
極之三年大干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
匡山窮相宗與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
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
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
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
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
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
來此作麽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麽曰貫通經
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
不染一層融命褫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
脫了一塵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挂搭時知
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
復歸虎邱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
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
子不懌子一日捆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
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
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
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莖二
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
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
極之三年大干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
林戒如葦往叅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
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
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
太宰陸五臺弱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
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
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凡百委悉之
郡城有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
侵爲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
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
法開公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
堂五楹既成請師命一瞻師曰若不究心坐
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謂當

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陋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公冏卿汝稷瞿公等議各驟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綱維之居四年以氷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協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濮居鐙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恭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參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囑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迓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贊名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地裂其

澹居其庵今蒙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志復之啟石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適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因請舍利入内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遊回即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予遊觀石經遂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居於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吊之有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録予與師約往

濬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聖怒詔逮清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滸是年十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吳寶秀不奉令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繯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閹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吳公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爲涕下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

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絶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圜中語録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語在録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

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

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子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徙身浮葬於慈慧寺外次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適子弟子大義即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啟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恠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葬師全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弟子法鎧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峯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訃即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頂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閫則盡命立不近閹隶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剎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剎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至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貞以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劒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然師實有焉師性躭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納無餘無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國初以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賁志而徃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捉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子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潙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興

則尚存頃五十年來獅絃絶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以前無師泯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此證之則師之不忝爲轉輪真子矣姑録大畧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示門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驚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黄梅仮半老盧窮逃誰料嶺南有此獨僚南嶽青原擦膿涕漢多少凝人被他誆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熏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户孤單命存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筭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虚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時大明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昏教德清稽首誤

祭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昏教德清謹陳香積之供致祭於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順解脱而去去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脊骨純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迦不讓德山臨濟爲人極盡慈悲臨機絶無忌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和合便是真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華影裏初訪子於東海也頓脱形骸既再晤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子禍之未形也備告之以隱微及子難之既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酬夙約於曹溪將扣閽於帝里冒炎蒸於道路今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子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抱程嬰杵臼之心師之爲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比子荷皇仁之薄罰今在師心之猶未已予被放於嶺表今師佇候於江泚一見歡若更生今如九原之復起予與師作永訣今甘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以寧志今冀幽扃之再啟予揮涕以臨長路今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今日月若矢心知師之不我忘今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今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焰今不顧放身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今不惜隋珠之輕抵將扣君門今九重倏遇颶風今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衢今忽遇長蛇與封豕皇天實鑒其衷腸今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今聊以發其蘊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今信前緣之固爾師悲五

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盥漱以趺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攖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故撒手便行全無擬議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奉師以南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訃以摧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曜翹勤兮延佇哀哉尚饗

舉火

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唯紫栢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冤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鋼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兮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兎角龜毛柱杖拂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撒下贓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兮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麼以火把畫○相云柱杖挑開雙徑雲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爲根本最初毘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號祖師禪證之者即如來果紫栢大師持此半偈普印衆生若干種心四十年胁不至席手不停揮爲初學人談法相義爲久習聾開般若門爲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雷轟電掣截斷衆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著地隨機赴感未曾一鍼鋒許出得半偈道場謂法友憨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後十餘年師以佛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山劒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熏生身不壞可謂空假泯合心境一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演半偈重玄之妙旨毘浮舌相徧覆三千持與持者同時寂滅誰謂師非七佛所遣化人廣淪覩面緣慳聞名種熟清淨明誨私淑有年甲寅秋仲卒業遺教增上聞恩雖漩澓驚濤目不得瞑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枯禪消歸自己長爲窮子辱負婆心聊作頌辭克窄堵波最下劣供七金山下羽毛有同色之奇兩足舌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善根自熏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煩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　心境不二亦不一
兼二爲一一亦亡　即假悟真真乃徧

髮毛爪齒及涕唾　暖氣動轉諸浮根
我說即是金剛王　幻化空身皆實相
地水火風和合聚　明闇色空相待搖
識心吸攬鏡上痕　若虧其一必無兩
十方三際本虛玄　無相無名無有邊

一切時處入一塵　半偈重重羅帝網
紫栢得此三昧門　從大涅槃示生死
來以口光說半偈　風林墻壁皆雷音
瓴瀉雲興文字禪　一一衆生毛孔吼
去以身光說半偈　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即堅固　皮囊劫火恒宴然
於去來中逆順行　夢入他心令覺夢
悲智交叅禪教律　發揮半偈無有餘
巍巍雙徑窣堵波　師坐其中熾然說
佛偈即師師即偈　徧在衆生心想中
我從遺編獲髻珠　不歷百城持供養
傳師半偈即傳衣　一切如來同鼻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私淑小子廣瀹優
婆塞吳應賓和南謹述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六六頁上一行前，徑有紫柏大師集序，見卷一校勘記。

一　六六六頁上一行經名、二行閱者，徑無（未分卷）。

一　六六六頁上三行「圜中語録序」，徑作「紫柏老人圜中語録序」。

一　六六六頁上九行「婺婦」，徑作「婺婦」。

一　六六七頁上七行「圜中語録」，徑作「紫柏老人圜中語録」。

一　六七〇頁上一七行「了無一事」，徑作「了無一了」。

一　六七〇頁上一八行第一一字「精」，徑作「稍」。

一　六七一頁中一一行「叩問」，徑作「叩門」。

一　六七三頁中一七行「一層」，徑作「一塵」。

一　六七三頁中一八行「一塵」，徑作「一層」。

一　六七四頁中一六行第一五字「墻」，徑作「擕」。

一　六七六頁上七行第一〇字「熱」，徑作「熟」。

一　六七六頁下八行「一納」，徑作「一衲」。

一　六七九頁上末行經名，徑無。